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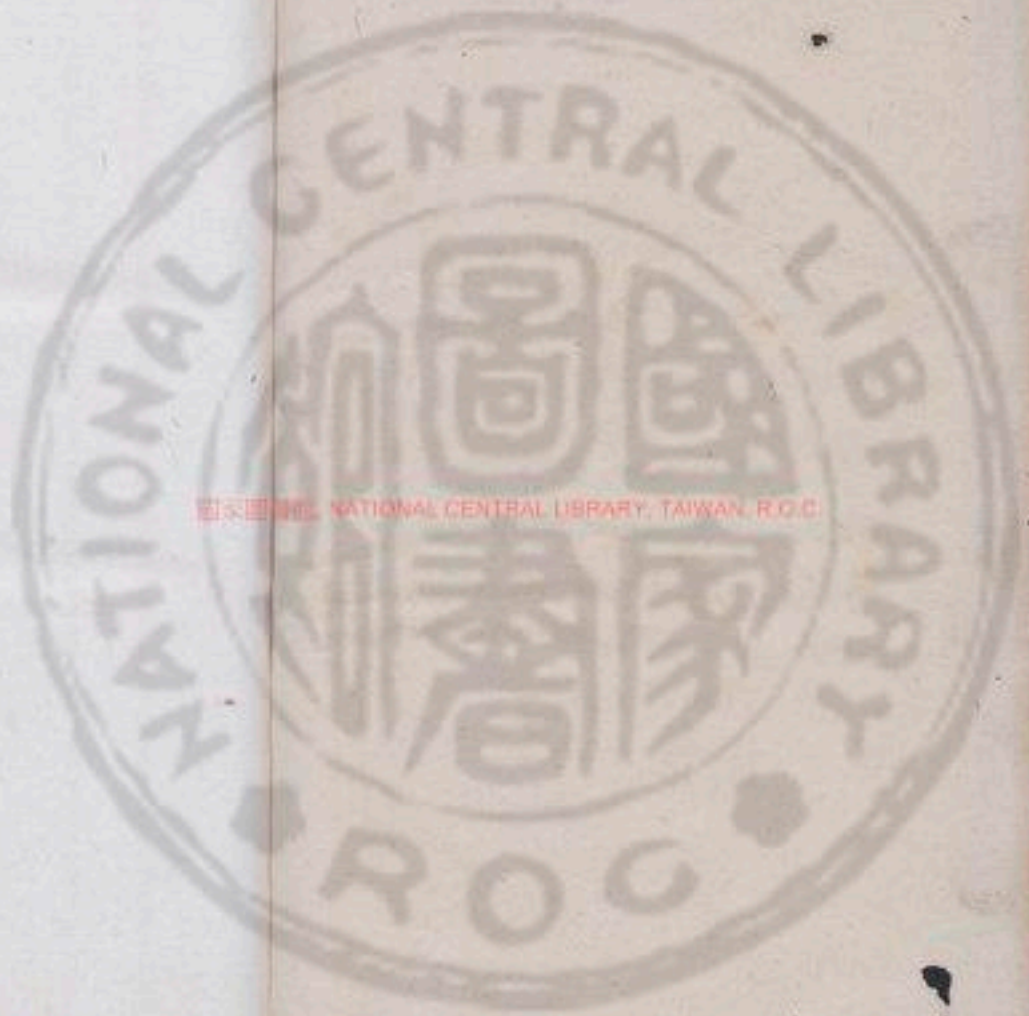
Digitized by Googl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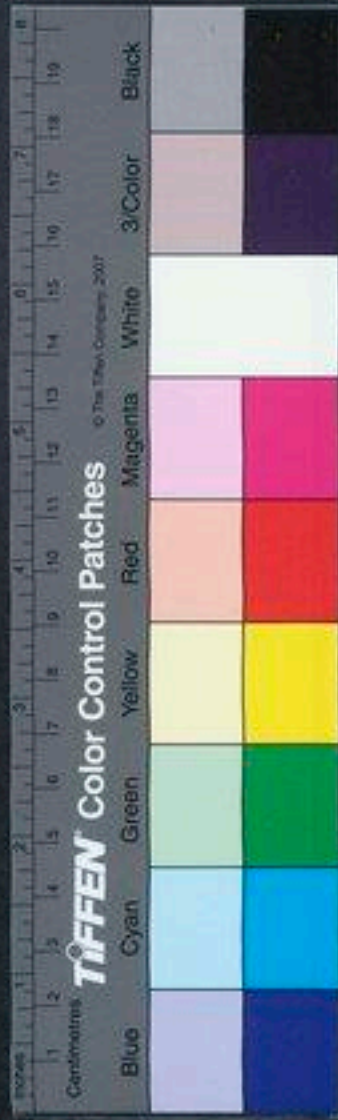




3474/32 w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以孔孟為師師者道之  
所存其文則六經之書也  
講習以窮理躬行以達用  
斷乎不可易者宋儒票而  
負立互有異司而象





氏始倡爲高遠驚世之論  
謂此本明不假言議惟  
當自求以得之凡講學即  
是異端六經皆吾注腳一  
時間人風靡從之獨慈溪

黃東發氏尊信周程朱子  
之說以上探孔孟六經之  
旨一切反之躬行以爲實  
用於士必以操行自立於  
官必以職業自見凶讀論





語而於孝弟忠信之可  
以教人者蓋佩服終身焉  
故自強仕用明經家法取  
科第禮州縣吏能歷監司  
郡守所坐有異政仁民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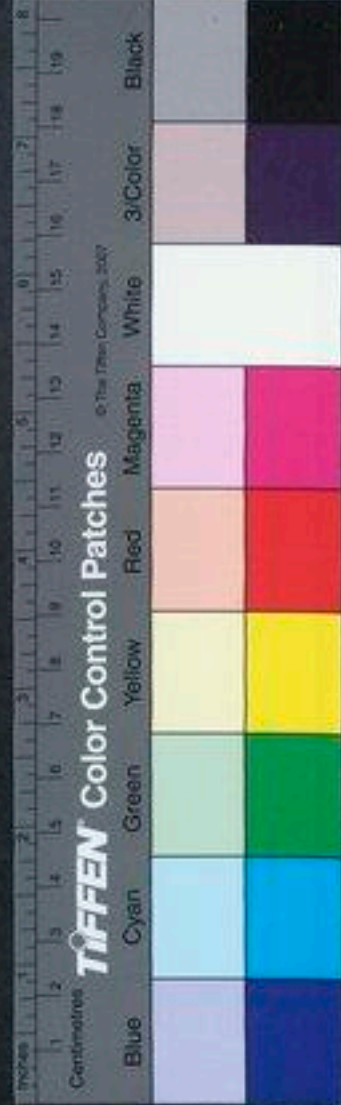
俗一本之禮義立朝諤諤  
敷對無隱情雖遭讒去國  
未究其設施而言論氣節  
千載有光斯可謂不負所  
學者矣公殿所覽經史





書隨手考訂并奏劄中詩  
勸誡等作凡百卷名之曰  
日抄鈔梓行于世中值兵  
燬諸孫禮之懼祖訓之失  
墜購求搜緝補刻僅完屬

予序之予惟科目利誘之  
弊至趙宋而極其以道學  
云者又皆從事空言而於  
躬行大業或未之能然彼  
其立異矯時固爲賢智之





過望而可知其非百餘年  
間未有以折衷猶韓先生  
詳辨力詆著之方冊俾  
孟周程朱子正大之學燦  
然復明如杲日行空沈陰

積霽廓焉為之一清有目  
者皆可覩也方陸學盛行  
慈湖楊簡氏宗陸者也於  
公為鄉人公未嘗苟後末  
俗皮蕩中卓見定力一人





而已世之師若弟子玩味  
是書必若公之於文公真  
體而力行之而後可以言  
學顧予淺陋何足以知先  
生會秩滿將歸禮之請之  
益勤敬書于卷端以爲願  
學者勉若其文詞論述浩  
瀚峻潔特公之餘事茲故  
可略云至元三年歲在丁  
丑四月之吉廬江沈達序





菴溪黃氏日抄分類目錄

○卷一

讀孝經

○卷二

讀論語

○卷三

讀孟子

○卷四

讀毛詩

○卷五





讀尚書

○卷六

讀周易

○卷七

讀春秋一 隱公

桓公

○卷八

讀春秋二 莊公

閔公

○卷九

讀春秋三 僖公

○卷十

讀春秋四 文公

宣公

○卷十一

讀春秋五 成公

襄公

○卷十二

讀春秋六 昭公

昭公

○卷十三

讀春秋七 定公

哀公

○卷十四

讀禮記一 曲禮

曲禮

○卷十五





讀禮記二 檀弓

○卷十六

讀禮記三 王制 月令

○卷十七

讀禮記四 曾子問

○卷十八

讀禮記五 文王世子 禮運 禮器

○卷十九

讀禮記六 郊特牲 內則

○卷二十

讀禮記七 玉藻 少儀 明堂位 喪小記 文傳

○卷二十一

讀禮記八 學記 樂記

○卷二十二

讀禮記九 雜記 喪大記

○卷二十三

讀禮記十 祭法 祭義 祭統

○卷二十四

讀禮記十一 經解

○卷二十五





讀禮記十二 中庸

○卷二十六

讀禮記十三 表記

○卷二十七

讀禮記十四 緇衣 奔喪 問喪 問服 射義  
三年問 深衣 投壺 緇衣

○卷二十八

讀禮記十五 大學

○卷二十九

讀禮記十六 冠義 昏義 鄉飲酒義 射義  
燕義 聘義 喪服四制

○卷三十

讀周禮

○卷三十一

讀三傳 左氏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卷三十二

讀孔氏書家語 孔叢子 闕里講義

○卷三十三

讀諸儒書一 濂溪 明道 伊川 橫渠

○卷三十四

讀諸儒書二 晦翁文集

○卷三十五





讀諸儒書三 晦翁文集

○卷三十六

讀諸儒書四 晦翁文集

○卷三十七

讀諸儒書五 晦翁語類

○卷三十八

讀諸儒書六 晦翁語類

○卷三十九

讀諸儒書七 南軒

○卷四十

讀諸儒書八 東萊 勉齋

○卷四十一

讀諸儒書九 龜山 上蔡 和靖

○卷四十二

讀諸儒書十 橫浦 象山 樓齋

○卷四十三

讀諸儒書十一 溫公 元城

○卷四十四

讀諸儒書十二 上 延平

○卷四十五





讀諸儒書十二 祖徠 安定

○卷四十六

讀史一 史記

○卷四十七

讀史二 漢書

○卷四十八

讀史三 三國志 南北史

○卷四十九

讀史四 唐書 五代史

○卷五十

讀史五 本朝名臣言行錄

○卷五十一

讀雜史一 蘇子古文

○卷五十二

讀雜史二 汲冢書 國語 戰國策 吳越春秋  
越絕書

○卷五十三

讀雜史三 春秋世紀 春秋臣傳

○卷五十四

讀雜史四 東萊大事記

○卷五十五





讀諸子

老子 莊子 荀子 揚子 文

曾子 子華子 管子 列子 墨子  
女子 亢倉子 閔伊子 鵬冠子 鶡冠子 商子  
韓非子 鄧析子 真子 公孫龍子 尹文子 淮南子  
抱朴子 劉子 整廋子  
化書 子家子

○卷五十六

讀諸子二

呂氏春秋 素書 新語 賈誼新言  
新序 說苑 春秋繁露

○卷五十七

讀諸子三

論衡 申鑒 乾坤鑿度 易緯稽覽圖  
易通卦驗 參同契 古三墳書

○卷五十八

讀諸子四

孫子 吳子 司馬法 李衛公問對  
尉繚子 三略 六韜 陰符經

○卷五十九

讀文集一

韓文

○卷六十

讀文集二

柳文

○卷六十一

讀文集三

歐陽文

○卷六十二

讀文集四

東坡文

○卷六十三

讀文集五

南豐文

○卷六十四





讀文集六荆公文

○卷六十五

讀文集七涪翁文

○卷六十六

讀文集八浮溪文

○卷六十八

讀文集九石湖文

○卷六十八

讀文集十水心文

○卷六十九

奏劄

○卷七十

申明一初任吳縣尉司

○卷七十一

申明二初任諸司差委 浙西提舉司帳管

○卷七十二

申明三分司鎮江府轉般倉

○卷七十三

申明四分司鎮江府轉般倉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申明五 吏館 通判 黃德軍 通判 紹興府  
申明六 知撫州

○卷七十六

申明七 撫州兼江西提舉 江西提刑

○卷七十七

申明八 浙東提舉

○卷七十八

公移一 紹興府 撫州

○卷七十九

公移二 江西提舉司 江西提刑司

○卷八十

公移三 浙東提舉司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講義

○卷八十三

策問

○卷八十四





書一

○卷八十五

書二

○卷八十六

記一

○卷八十七

記二

○卷八十八

記三

○卷八十九

序

○卷九十一

題跋一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啓

○卷九十四





祝文

○卷九十五

祭文

○卷九十六

行狀

○卷九十七

墓誌銘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一

讀孝經

漢興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是為今  
文孝經魯恭王壞孔子屋壁得孝經二十二章  
是為古文孝經鄭康成諸儒主今文孔安國馬  
融主古文而今文獨行唐明皇詔議一家孰從  
劉知幾謂宜行古文諸儒爭之卒亦行今文明  
皇自註孝經遂用今文十八章者為定本我朝  
司馬溫公在秘閣始專主古文孝經作為指解  
而上之至以世俗信為疑古為言愚按孝經一





祝文

○卷九十五

祭文

○卷九十六

行狀

○卷九十七

墓誌銘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一

讀孝經

漢興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是為今  
文孝經魯恭王壞孔子屋壁得孝經二十二章  
是為古文孝經鄭康成諸儒主今文孔安國馬  
融主古文而今文獨行唐明皇詔議一家孰從  
劉知幾謂宜行古文諸儒爭之卒亦行今文明  
皇自註孝經遂用今文十八章者為定本我朝  
司馬溫公在秘閣始專主古文孝經作為指解  
而上之至以世俗信為疑古為言愚按孝經一





耳古文今文特所傳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魯子侍古文則云仲尼間居魯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志德要道古文則云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則云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於大義固無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通爲一章古文則分爲二章今文聖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與父子之道天性通爲一章古文亦分爲二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古文又分爲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過如此於大義亦無不同古文又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無之而古文自爲一章與前之分章者三共增爲二十二所異者又不過如此非今文與古文各爲一書也若以今文爲僞而必以古文爲真恐未必然至晦庵朱先生因衡山胡侍郎及玉山汪端明之言就古文孝經作孝經刊誤以天子至庶人五章皆去子曰與引詩云之語而併五章爲一章云疑





所謂孝經者本文止如此而指出為經其餘則  
移置次第而各之為傳并刊其用他書竄入者  
如孝天之經地之義至因地之義為春秋左氏  
傳載子太叔為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如以順則  
逆以下為左氏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如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之言  
遂以孝經為出於漢初左氏傳末盛行之前且  
云不知何世何人為之凡係先儒考孝經之異  
同如此愚按孝經視論語雖有衍文其每章引  
詩為斷雖與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文法祖類

而孝為百行之本孔門發明孝之為義自是萬  
世學者所當拳拳服膺他皆文義之細而不容  
不考至晦菴疏剔瞭然矣嚴父配天一章晦菴  
謂孝之所以為大者本自有親切處使為人臣  
子者皆有今將之心反陷於大不孝此非天下  
通訓而戒學者詳之其義為尤精愚按中庸以  
追王大王王季為達孝亦與此章嚴父配天之  
孝同旨古人發言義各有主學者宜審所躬行  
焉若夫推其事之至極至於非其分之當言如  
梅菴所云者則不可不知也

今將事見公羊傳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一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

讀論語

聖人言語簡易而義理涵著無窮凡人自通  
文義以上讀之無不犁然有當於心者讀之  
愈以則其味愈深程子所謂有不知手舞足  
蹈但以言語解着意便不足此說盡之矣故  
漢唐諸儒不過詁訓以釋文義而未嘗敢贊  
之辭自本朝講明理學脫去詁訓其說雖遠  
過漢唐而不善學者求之過高從而增衍新  
說不待意味反淺而失之遠者或有矣至晦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一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

讀論語

聖人言語簡易而義理涵著無窮凡人自通  
文義以上讀之無不犁然有當於心者讀之  
愈以則其味愈深程子所謂有不知手舞足  
蹈但以言語解着意便不足此說盡之矣故  
漢唐諸儒不過詁訓以釋文義而未嘗敢贊  
之辭自本朝講明理學脫去詁訓其說雖遠  
過漢唐而不善學者求之過高從而增衍新  
說不待意味反淺而失之遠者或有矣至晦





庵爲集注復祖詒訓先明字義使本文坦然  
易知而後擇先儒議論之精者一二語附之  
以發其指要諸說不同恐疑誤後學者又爲  
或問以辨之我輩何幸乃獲蒙成敬受熟誦  
體之躬行庶不負先儒拳拳之意耳近世闢  
晦庵字義者固不屑事此其尊而慕之者又  
爭欲以注解名家浩浩長篇多自爲之辭於  
經漸相遠甚者或鑿爲新奇反欲求勝豈理  
固無窮耶震自幼蒙先父之教常讀晦庵論  
語長師宗諭王貫道先生見其朝夕議論常

不出晦庵論語謂晦庵讀盡古今注解自音  
而訓自訓而義自一字而一句自一句而一  
章以至言外之意透徹無礙瑩然在心如琉  
璃然方敢下筆一字未透即云未詳震自此  
益信受誦讀但知喜悅而不能宣諸口今年  
踰六十遺忘是懼官所竊暇復讀而間記集  
注或問偶合參考及他說不同者一二以求  
長者之教餘則盡在集註矣

學而篇

學而時習章





近世有石齋學於晦庵門人李闕祖作四書疑義  
謂晦庵注此章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  
先後爲有病必言氣稟有清濁故質有昏明而覺  
有先後愚謂此於文字上生枝節實則覺有先後  
則清濁昏明者已在其中矣晦庵折衷諸家而歸  
之簡淨讀集注者何必更以求多爲哉若陸象山  
嘗謂論語有無頭柄底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  
時習者何事及其門人楊慈湖又改時習爲不習  
其說不知何如要之學者且當尊信吾聖人之訓  
有子孝弟章

按論語首章言學次章即言孝弟聖門之教人莫  
切於孝弟矣此章象山斥其爲支離固不可知程  
子言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  
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其說性尤精  
而性中曷嘗有孝弟之語後學乍見亦或以爲疑  
蓋實則父子之道天性而其說微覺求多於本文  
之外也晦庵或問中云孝弟則固仁之發而最親  
者此語爲婉而切似當收置集注使學者知孝即  
仁之事而仁即性之有可也因嘗思理一而已聖  
賢發明則愈久愈備大舜時止說克諧以孝未曾





說仁湯時方說仁乃與寬對說孔子說仁又多與  
智對說至孟子方說仁義禮智四者而理益大備  
程子謂曷嘗有孝弟蓋以孟子之說釋有子之說  
爾要之有子時未有四者之說亦未專主於說性  
孝弟爲仁之本理脉固自渾融且孟子雖分仁義  
禮智爲四端他日又嘗謂仁之實事親是也聖賢  
立論惟理是務亦未嘗拘一端其言仁義亦未嘗  
不根於孝弟故孔子嘗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  
有所當也

曾子三省章

集註首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  
已足矣次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  
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惜其  
嘉言善行不盡傳竊意用心於內者無形動求諸  
身躬行也其所指之一虛一實已不同蓋心所以  
具萬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  
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  
禪學之說耳後有象山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  
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皆外入  
之學非孔子之真遂於論語之外自稱得不傳之





學允皆源於謝氏之說此說今視晦庵殊不準  
晦庵集註於今日謝氏之說不知亦收載否二說  
雖集註所並收然不可不考其異  
入孝出弟章

晦庵於或問載蘇氏之說云今之教人者引之極  
高示之極深教者未必能學者未必信務以誕相  
勝風俗之壞必自此始夫晦庵豈不悟蘇氏此語  
之爲譏伊川哉而載之或者其懲伊川門人之弊  
歟

三年無改章

晦庵於集注取尹氏之說曰如其道終身無改可  
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  
所不忍故也次取游氏之說曰三年無改亦在所  
當改而可以未改耳其於或問則斷以尹氏得用  
心之本游氏得制事之宜又設或問曰必若尹游  
之說則夫子之言得無有所不盡者乎蓋不可改  
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又非常  
之事不可以預言矣此又晦庵足尹游之說而完  
其義者也愚按尹游二說皆因禮有三年之喪而  
釋三年爲親喪之三年因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





父之政而釋不改爲親沒三年之間不改其行事  
竊意此章本意本不爲親沒而發特三年字與不  
改字與它處說人子居喪事偶同耳夫人子於其  
父之道誰不知體之而持久爲難父在之時隱於  
志者三年無改其道父歿之後見於行者三年無  
改其道則其拳拳於親而不敢違始爲可知耳三  
年者槩言其久似與顏子三月不違仁語脉相近  
且夫子旣明舉父在與父歿兩事而言則非獨指  
居喪而言也明言於父之道又非獨指其居喪行  
事而言也必如古者之說徒主其三年之文而不

暇顧其父在之文矣三年有成三年大比三年成  
都三年視敬業樂群皆要父而言豈徒三年之喪  
稱三年哉而必以三年爲居喪耶  
知和而和章

本意不過禮以和爲貴和又當以禮節之耳范氏  
以知和而和屬之樂而晦庵取焉禮樂雖相關但  
恐於本文有添

因不失其親章

集注以爲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宗而  
主之矣是一章三節各自爲義也或問以爲因一





二者而不失其所親則爲可宗則下一節承上二節而言也恐不若集注爲徑然此一節終覺未易曉先師王宗諭貫道嘗講此章云宗者人所取爲宗師宜超然卓立之人也因者因仍於古而非自立者也惟因而不失其可親之人則源流既正亦可宗之也此語似於集注有發

爲政篇

民免無耻章

集注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耻或問謂范呂謝尹氏皆以苟免爲言殊失文意蓋所謂免正以其革面而不敢爲非真有免於罪戾耳豈冒犯不義以至於犯上作亂而脫漏憲網以幸免於刑誅之謂哉愚按二說似微不同實則經文惟言免字晦庵言苟免字以發之恐後學者看苟字粗淺故於或問故再發以足之此等似當入集注

十五志學章

程子謂孔子自言進德之序如此此語盡之矣諸儒議論疊出皆因待聖人過高謂聖人不待學故也然聖人亦與人同耳晦庵斷以非心實自聖而若爲是退託此語尤有味而學者宜知所勉矣





攻乎異端章

孔子本意似不過戒學者它用其心耳後有孟子  
闢楊墨爲異端而近世佛氏之害尤甚世亦以異  
端目之凡程門之爲佛學者遂陰諱其說而曲爲  
回護至以攻爲攻擊而以孔子爲不攻異端然孔  
子時未有此議論說者自不必以後世之事反上  
釋古人之言諸君子又何必因異端之字與今偶  
同而回護至此耶

舉直錯枉章

舉直錯枉而民服詞義曉然自不待注所不可曉  
者諸字耳兩語交互歸宿正在諸字若單云舉直  
錯枉舍諸字不言則不可耳今集注以諸字作衆  
字說如諸侯之諸是云衆枉衆直也然晚學亦未  
易曉或疑諸者助辭即之於二字之連聲錯者置  
也如賈誼置諸安處則安之類錯諸者猶云舉而  
加之也舉直者而置之於枉者之上是君子在位  
小人在野此民所以服或舉枉者而置之於直者  
之上是小人得志君子失位此民所以不服庶幾  
此章兩下相形之意方明未知然否若如舊說則  
舉者用也錯者不用也二字相背若如今說則舉



者舉則加彼之舉也錯者置之於此之名也二字相因其義訓皆不同矣

八佾篇

右子無爭章

辭義曉然本無可注近世立高論者回護爭字其說雜然晦庵本注疏舊說射禮爲證其說始平於是知好議論而忽注疏者可戒也

使民戰栗章

蘇氏謂公與宰我謀誅三相而爲隱辭以相語有以問尹氏者尹氏艷然曰說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矣此論最於說經有益聞者當戒

胡氏因郊社之文以社爲祭地之禮晦庵曰未可知也然其言有據存而攷之可也愚謂社固祭地也然所祭指吐生百穀之土與稷爲此則舉地之一而言之自王社以下皆然故春祈秋報皆于社焉若王者父天母地之大祭全舉地而言恐又不止此社而已

三歸

集註云三歸臺各事見說苑而或問載舊說婦人謂嫁曰歸三歸云者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諸侯





之制也愚按說苑謂管氏避得民而作三歸殆於蕭何田宅自汙之類想大爲之臺故言非儉而臺以處三歸之婦人故以爲名歟

反坫

鄭註謂坫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按今世釋奠反爵乃以四方板而圓坎其中或云此反坫之餘制然坫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設之者歟按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雜記旅樹而反坫鄭氏亦以樹爲屏以反坫爲反爵之地然內則載饗食之制云士於坫明堂位載朝會之制云反坫出尊崇

坫康圭士虞禮載苴茅之制云饌于西坫上是則累土而爲之者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如臺門而旅樹反坫當是立反坫於臺門之內如今行在所之騏驥院牛羊司與九營壘多於臺門內立土牆之類歟鄭氏之釋反坫皆本論語其指坫爲反爵皆本好之一字意兩君之好爲飲酒故云耳然以坫之反爲爵之反似異於經文又按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註云反坫外向室也則反坫又非反爵之也反主坫言非主爵言也反殆向外之名坫殆



別設大門屏之名豈兩君之好必欲容其儀衛之  
衆而爲此外向之室歟世遠不可知若據郊特牲  
以反坫與臺門相聯汲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聯  
則論語以反坫與樹塞門相聯恐均爲宮室僭侈  
之事

里仁篇

里仁爲美章

注以焉得知爲失其是非之本心理固如此但本  
文自明白此語恐覺微重耳

安仁利仁章

謝氏謂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  
而自不亡竊疑此佛氏心學之說若夫子本旨不  
過謂仁者安仁與仁爲一耳又謂知者未能無意  
竊疑此亦佛氏絕意念之說若夫子本意不過謂  
知者知仁之爲羨慕而行之耳異端之說皆從莊  
子寓言死灰其心一語來近世諸儒或慕其高而  
言之然人決不能無心心決不能無意心是活物  
凡動處皆是意特意有美惡耳雖仁者安仁此心  
亦何嘗不流行哉於吾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  
踰矩可知矣





無適無莫章

君子於天下無必欲爲之心亦無必不爲之心惟義是從而已此本旨也無此兩者惟有義耳謝氏謂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則於兩者之間參酌其義又是一意與經旨微不同

吾道一以貫章

聖人之道泛應曲當無非此理故曰一以貫之忠以盡已恕以及人則此道之所以泛應曲當而能一以貫之者也異端借一貫之字以證不二之說近或推之愈高謂道本自一不必言貫此固非後學所敢言諸儒疑一貫之道大而忠恕不足以當之至有天人體用等辨恐亦不若平心只味本文也

公冶長篇

乘桴浮海章

程子謂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晦庵於集註錄之於或問言其未盡善因知經旨之本明白者不必贅辭也當從或問

非爾所及章

諸說以仁字總罩一章之意因而說仁恕不同於





本文似不曾解竊意理雖一定而人情不齊在已者可勉在人者不可強我欲無加諸人可能也欲人之無加諸我不可必也故以爲非爾所及耳故夫子言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盡其在已而已大學言所惡於上勿施於下以至左右前後皆然亦盡其在已而已必欲強人之我若而彼此皆平則豈可得哉姑誌所疑以俟請問

性與天道章

子貢明言不可得而聞諸儒反謂其得聞而歎美豈本朝專言性與天道故自主其說如此耶要之

子貢之言正今日學者所當退而自省也

令尹子文註云聞穀於菟

石廣云穀本作穀乳也借作穀

雍也篇

居敬行簡章

集註云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或問云夫子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矣仲弓乃能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夫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





以深許之也愚按二說皆出晦庵而不同恐當從或問之說

孟之反不伐章

集註載謝氏稱孟之反無欲上人之心及孟之反可法之語或問以謝氏爲過且云恐非夫子之意夫釋經亦順其本旨而已合參或問之說

祝鮀宋朝章

范氏說無鮀之佞而獨有朝之美協於不有至而有之文晦庵以巧言令色不得分輕重而去其說且以無禮憚獨而畏高明此此句之句法然舊云

無者總爲禁止之辭禮憚獨而畏高明是一句而平下兩事兩事相比也此句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相反者是一句而兼下兩事兩事相反也句法似亦不類如以辨佞爲充足以苟免亂世而宋朝自然之美色與人爲之令色亦不同則范氏分輕重之說恐亦自通學者更詳之

何莫由斯道章

洪氏將何字少歇而以人莫能由斯道晦庵獨取之蓋云世之不由於道者不少也程氏等說謂人何能不由此道若曰日用常行者皆道也蓋衆說





說得道字輕指天下之道也故以爲莫不由之洪  
說說得道字重指道之踐履於身者也故以爲莫  
能由之恐合參考

人之生也直章

集註獨取明道云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  
幸而免爾或問則盡辨伊川以下諸說爲未然愚  
意罔對人而言蓋罔罔然不知所以爲人者也幸  
而免對生也直而言蓋僥倖苟免不能直者也人  
之生也直而已罔之生也不能直幸免而已幸而  
免者低回委曲苟全其生者也

迷而篇

子所雅言章

程曰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  
識之也愚按本文未嘗及此

怪力亂神章

以怪力亂非理之正而別指鬼神爲造化之迹非  
不正是一律而分輕重然載謝氏之說謂語常不  
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不語亂語人不語神一體  
平說尤於經文協也

泰伯篇





秦伯至德章

觀三以天下讓之說則商德日衰周德日興太王父子兄弟已曉然知天命人心之有歸預視天下為周之將有矣書稱太王肇基王迹詩稱至于太王實始剪商與夫子之言皆合至歐陽公作秦誓論始為周人追諱其事竊意聖人明白洞達初無可諱者故晦庵集注惟直述其事或問於三讓亦始舉禮辭固辭終辭而不敢質其說蓋三辭乃飲食賜予之事故晦庵不敢確言以為三讓天下之說三讓事○或問有疑秦伯父死不赴傷毀髮膚

皆非賢者之事晦庵辨以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憎愛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秦伯去之而不為猶王季受之而不為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為不孝使秦伯而不有以深自絕焉則亦何必致國於王季而安其位哉愚按王充論衡謂秦伯知太王欲立王季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秦伯還王季再讓秦伯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以為宗廟社稷主王季始知其不可而受之此其所載頗詳且與吾夫子三以





天下讓之說合可以破或者信史書言秦伯父死  
不赴之疑或問又載蘇黃門謂子夏言秦伯端委  
以治吳則未嘗斷髮文身愚按黃門作古史專據  
左傳以闕史記然世遠安知此是而彼非耶今其  
主左傳謂至仲雍而後斷髮文身則惑矣秦伯仲  
雍始入吳而斷髮文身者隨其俗也秦伯果端委  
於其先矣仲雍繼之爲君而方斷髮文身豈人情  
耶且斷髮文身者始入吳之事也端委而治者吳  
人尊信之後秦伯君吳之事也髮雖嘗斷何妨復  
長身雖嘗文何妨被衣兩義固不相害也其始隨  
俗及得位則臨之以禮理固然也若謂秦伯端委  
至仲雍繼位而後斷髮文身是謂仲雍不肖也爲  
君而不肖者有矣未有下同庶民者也且時仲雍  
已老矣髮星星何可斷身黑者何可文耶

子罕篇

子罕言利章

集注惟載程氏之言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  
之道大故皆罕言愚按自孟子不言利世以利爲  
不美字而此章以利與命仁並言故世疑之惟或  
問中晦菴言利者義之和全於義則利自至若多





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命者天之令修  
已以俟然後可以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修而  
反害於命矣仁者性之德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  
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憑虛躡空而反害於  
仁矣三者皆理之正不可以不言而憂深慮遠又  
不可以多言也此言似合入集註可免世俗分輕  
重美惡之疑

鄙夫空空章

或問謂空空指鄙夫而言此語合入集註蓋集註  
未嘗明言空空指誰

先進篇

先進於禮樂章

晦庵以先進為前輩野人為郊外之民後進為後  
輩君子為士大夫此甚平實引程子曰先進於禮  
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愚謂若  
以先進為朝廷邦國行禮樂之人則宜如程子死  
轉其說若泛言前一輩人而於禮樂亦止泛言於  
禮樂之事則程子之說視本文為有添矣或止云  
先輩質朴故於禮樂之事猶野人也則與晦庵叶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四子侍坐而夫子啓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試  
言其用於世當何如也三子皆言爲國之事皆答  
問之正也曾皙孔門之狂者也無意於世者也故  
自言其蕭灑之趣此非答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  
救世爲心而時不我予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  
寂寞之濱乃忽聞曾皙浴沂詠而歸之言若有獨  
其浮海居夷之云者故不覺喟然而歎蓋其意之  
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嘆者豈惟與點哉  
繼答曾皙之問則力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  
自樂爲賢獨與點而不與三子者哉後世談虛好  
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嘆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  
之始末單據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爲  
道妙甚至謝上蔡以曾皙想像之言爲實有暮春  
浴沂之事云三子爲曾皙獨對春風冷眼看破但  
欲推之使高而不知陷於談禪是蓋學於程子而  
失之者也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  
事此正論也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  
是堯舜氣象此語微過於形容上蔡因之而遂失  
也曾皙豈能與堯舜易地皆然哉至若謂曾皙狂  
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遂以





浴沂詠歸之樂指爲老安少懷之志曾皙與夫子  
又豈若是其班哉竊意他日使二三子盍各言爾  
志此泛言所志非指出仕之事也今此四子侍坐  
而告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專指出任之事而  
非泛使之言志也老安少懷之志天覆地載之心  
也適人之適者也浴沂詠歸之樂吟風弄月之趣  
也自適其適者也曾皙固未得與堯舜比豈得與  
夫子比而形容之過如此亦合於其分量而審之  
矣

顏淵篇

顏淵問仁章

註云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愚按此章前曰  
克己復禮爲仁後曰爲仁由己此註恐指爲仁由  
己之爲仁耳蓋以語脈而詳之克己復禮爲仁云  
則爲乃用力之字語雖相似而脈則不同也要之  
爲仁之工夫即是上文克己復禮盍更詳之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章

註云謂棘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愚按上文棘子  
成曰君子質而已矣故子貢指其說君子恐非其





所言別有君子之意也合審

子路篇

仲弓問政章

程子謂仲弓問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小大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與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耳愚按仲弓正問舉才之方而孔子教之耳程子豈意其不欲舉才而推其弊至此歟范氏曰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况天下乎恐亦衍文

憲問篇

霸諸侯

註云霸與伯同長也萬意息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爲天下所歸則王平聲聲轉而爲王去聲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齊其諸侯則伯聲轉而爲霸皆有爲之稱也正音爲靜字轉聲爲動字

商周之初諸侯猶未強大故有德易以興周衰諸侯強大地醜德齊莫能相一管仲輔齊僅能以智力總率之使之尊周攘夷其濟世之功亦不少故





夫子稱之若孟子之言則又存萬世之常道  
孔子沐浴而朝章

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愚謂孔子於義  
盡矣此事果可先發後聞則夫子亦為之矣不待  
胡氏發其所不及也此言似不必附集註

衛靈公篇

有教無類章

註專主變化氣類愚恐夫子與進互童孟子來者  
不拒之意皆在其中也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章

集註云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  
屢叛或問載蘇氏考究定公十年子路為季氏宰  
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則伐顓臾在季康子  
之世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  
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  
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恐當以或問所載為正蓋  
顓臾在邾域之中難指其為遠人而夫子此語正  
因季氏將伐顓臾而槩及當時之國事謂他有當  
理者尚多也所謂遠人非正指將伐之顓臾也





性相近章

陽貨篇

性者此理素具於此心人得之於天以生者也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子以賦子於萬物人爲萬物之靈其性之所自來固無有不善而既屬於人則不能以盡同故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性相近也至孟子當人欲橫流之時特推其所本然者以曉當世故專以性善爲說自此言性者紛紛矣由今觀之謂性爲相近則驗之身稽之人參之往古攷之當今上探之聖賢下察之衆庶無一不

合信乎其爲相近也謂性爲皆善則自己而人自古而今自聖賢而衆庶皆不能不少殊雖禹湯文武之聖亦未見其盡與堯舜爲一孟子蓋獨推其所本然者以曉人也言性之說至本朝而精以善者爲天地之性以不能盡善者爲氣質之性此說既出始足以完孟子性善之說世之學者乃因此陰陋吾夫子之說而不敢明言其爲非則曰性相近是指氣質而言若曲爲之回護者然則孟子之言性何其精而夫子之言性何其粗耶竊意天命之謂性所謂天地之性是推天命流行之初而言





也推性之所從來也所謂氣質之性是指既屬諸人而言也斯其謂之性者也夫子之言性亦指此而已耳本朝之言性持因孟子性善之說揆之人而不能盡合故推測其已上者以完其義耳言性豈有加於夫子之一語哉且天下之生凡同類者無有不同而纖悉則不能盡同此其所以爲造化之妙如桐梓之生一也而枝條花葉之橫斜踈密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桐梓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人矣人之形體一也而耳目口鼻之位置美惡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人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其無形者矣人之能言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下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人聲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推人之性矣其賦自天何有不善自陰陽雜揉屬之人而謂之性宜不能粹然而皆善此相近之說也柰何獨主性善之說而遂廢性相近之說耶故嘗謂夫子言性相近惟指其實然者故他日言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生而知學而知人品節節不同皆與相近之言無戾孟子專言性善惟推其本然者故他日言二之中四之下性之反之先





覺後覺人品亦各各不同終歸於夫子相近之說  
學者亦學夫子而已夫子未嘗言性言性止此一  
語何今世學者言性之多也無亦知其性之相近  
而戒其習之相遠可乎

孟子言性性是性不能  
皆善而忍亦習之義也

匏瓜

黃勉齋宰臨川刊臨川人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  
星其下註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  
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  
漿同義又建昌吳觀附此於四書疑義未知然否

微子篇

虞仲

註云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窟荆蠻者愚按仲雍  
嘗治吳為君恐不可言逸民亦無隱居放言之事  
兼仲雍生伯夷叔齊之前使虞仲果仲雍也亦何  
為反序次於夷齊之後恐先儒自有所據耳

堯曰篇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集註載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  
之多仁人或問刻曰范氏之說因上文而以司親





為周室之親亦善但於書文不愜愚意於言不飾  
不為於本文則協且免得添紂字與多字又免得  
改周字為至字似當兩存耳又按古註孔曰親而  
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管蔡微子來  
則用之此說雖大賚之初未有管蔡之事而狀不  
如意甚明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三

論孟子

梁惠王上

梁惠王問利國孟子言利之害而進以仁義之效梁  
惠王問沼上之樂孟子言獨樂之患而進以與民  
同樂之效齊宣王問威文則黜威文之無足道而  
進以行王道齊宣王有不忍一牛之心則反覆言  
之而使推此心保四海及教齊梁以王道又皆歸  
之耕桑孝弟之實無非因其機而詩進之晦庵集  
註已各發其旨趣之歸辭意瞭然熟誦足矣





為周室之親亦善但於書文不愜愚意於言不飾  
不為於本文則協且免得添紂字與多字又免得  
改周字為至字似當兩存耳又按古註孔曰親而  
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管蔡微子來  
則用之此說雖大賚之初未有管蔡之事而狀不  
如意甚明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三

論孟子

梁惠王上

梁惠王問利國孟子言利之害而進以仁義之效梁  
惠王問沼上之樂孟子言獨樂之患而進以與民  
同樂之效齊宣王問威文則黜威文之無足道而  
進以行王道齊宣王有不忍一牛之心則反覆言  
之而使推此心保四海及教齊梁以王道又皆歸  
之耕桑孝弟之實無非因其機而詩進之晦庵集  
註已各發其旨趣之歸辭意瞭然熟誦足矣





梁惠王下

齊宣王好世俗之樂非也而孟子不之非廣四十里之囿非也而孟子不之非不毀明堂非也而孟子不之非好貨好色皆非也而孟子不之非惟一切因其機而順導之使無不與民同之以歸於行王之道焉蓋齊大國也可以有為於天下故誘進之如此此孔門之所謂權者也滕小國惴惴自保而其君又賢則惟以正對而不為誘進之辭凡其旨義則皆集註備之矣

按史記載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始至梁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十年齊伐燕孟子在齊古史乃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梁襄及齊湣王晦庵序孟子謂未知孰是晦庵又謂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卿等書皆不合通監以伐燕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見齊宣王亦未知孰是按史記齊伐燕有一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註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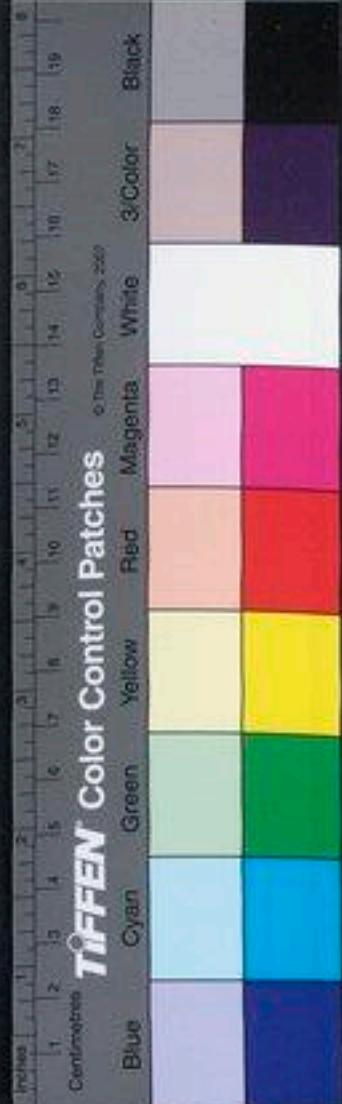
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孟  
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歟者也此又一  
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謚之  
可稱趙歧註亦止稱王也燕噲遜國在齊宣卒後  
九年湣王伐燕在齊宣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  
非齊宣甚明孟子以周顯王三十三年見梁惠王  
齊宣王以周顯王四十五年卒其子湣王立  
在位四十年孟子初見梁惠王已稱為叟姑以五十歲  
約之又後之二十三年齊湣王方伐燕孟子當年七  
十四五歲距湣王之卒孟子約一百餘歲孟子當

不及見湣王卒故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  
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篇止說  
齊王蓋嘗考究古史通監少誤近世師儒援爲王  
留行事有謂區區齊宣不足爲聖世道說者遂亦  
誤指伐噲爲齊宣王事故私記之以俟考古者質  
焉

右係齊人藉  
監簿曉之說

公孫丑上

前二篇皆載游說齊梁之說此篇因公孫丑預設當  
路於齊動心否乎之問遂明不動心以及知言養  
氣之說繼以王霸之說繼以仁不仁之說又繼以





不忍之心而發明四端之說凡皆多前聖所未發  
有益萬世者其指要已備於晦庵之集註讀之瞭  
然後學不待贅一辭矣

公孫丑下

孟子游說齊梁備於前篇否亦多因言齊事而發之  
此篇惟首章言多助寡助之分豈亦爲齊而發者  
歟餘則載游說齊王始終進退之節蓋孟子拳拳  
救世之心雖齊宣不足以共此而其因以垂訓萬  
世皆因齊王發之也

滕文公上

齊梁既不偶始邂逅滕文公以世子過宋因與之交  
際其始末皆備此篇然告齊梁皆以權宜告滕文  
公皆以正對文公天資甚美而國小力弱故教以  
太王治岐之政而不及湯武救民之事矣然其告  
齊梁亦未嘗不歸宿於王政之本如治岐之云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

註以此爲言滕然上文以三代教養之法而言恐  
此所謂是爲師云者指三代而言蓋以三代教養  
可爲王者師使滕君行王政而師之未必遽期滕  
之爲王者師也後有王者亦未必捨三代不法而





必待滕之所行爲師也

有若似聖人一章

門人以有若言行氣象類孔子而欲以所事孔子  
事之有若之所學何如也曾子以孔子非有若可  
繼而止之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宜非有若之  
所可繼而非故賤有若也有若雖不足以比孔子  
而孔門之所推尚一時皆無有若比可知咸淳三  
年升從祀以補十哲衆議必有若也祭酒爲書力  
詆有若不當升而升子張不知論語一書孔子未  
嘗深許子張據此章則子張正欲事有若者也子  
張之未能爲有若昭昭也陸象山天資高明指心  
頓悟不欲人從事學問故嘗斥有子孝弟之說爲  
支離柰何習其說者不察因勦攻之於千載之下  
耶子張有靈回顧有子恐不自安其位次耳江漢  
秋陽之喻曾子蓋甚言夫子道德盛大彰著灼然  
非他人可擬之狀而講象山之學者又往往襲取  
以證精神之說恐本旨亦不如此在學者詳之

離婁上

一章言爲政必因先王之道而先王之道仁政也二  
章言爲君三章言爲臣盡臣道而在仁與不仁也三





章言三代之得天下失天下而其得失在仁不仁之分也四章言天下之本在身五章言德教之行先巨室六章言諸侯耻受命於大國惟好仁則無敵於天下七章言不仁者樂其所以亡八章言桀紂毆民歸於仁君九章歎自棄自暴者之可哀也孟子此篇反覆救世之說無一不歸於仁十章言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發明仁之足以救世至此而徑易昭白極矣繼此言誠身之道言誠思誠之道皆受業子思之言也又繼此言二老來歸則欲諸侯之師文王言冉求聚斂則痛當世率土地而

食人肉餘言事親善親之事一一明白熟誦而已

巨室

古者卿大夫皆世其官所與其社稷者故曰巨室人君當以至公率先之否則卿大夫世家皆以為不可矣故曰為政不得罪於巨室後世誤以兼并之豪為巨室以屈法縱惡為不得罪善後世惟見兼并之豪為巨室無復見卿大夫之世家也惟見豪民誇詐驅逐長吏之為罪而無復見士大夫執古誼爭時政之事也眩流俗而釋古書陷於非義者多類此學者謹之





無責耳矣

註謂人之輕易其言以未嘗遭失言之責故耳或疑無責只是不足責之意所以甚鄙而警之也耳矣云者輕收之語辭

離婁下

此篇多乎居講貴之言而欲其自得一章工夫次第爲尤詳蓋云功深力到自然而得故言欲其自得晦庵於或問發明已備而世乃有以自得爲已之獨得至或傲然特立異論而不顧者可深省矣十九章言舜由仁義二十章言禹湯文武周公二十

一章言孔子作春秋二十二章自謂未得爲孔子之徒而私淑諸人蓋歷舉列聖相傳之事而企焉自任與承三聖意相近特每更端而言之耳當通爲一章而誦味之也餘皆叙孟子之言行以繼之末章乞墦之喻警士大夫求富貴掩其苟求之迹而反敢以富貴驕人者最爲切至

施施從外來

施施二字注以爲喜悅自得之貌造語精矣或疑施是施之於人不反顧收斂施施正是驕其妻妾之狀未知然否





惠而不知爲政

或問云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非不知爲政者也晦庵舉其師之言謂子產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而爲耳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其流弊必至廢公道而市私恩故深譏之愚意子產君子人也未必暴私惠以悅於人其濟處亦未必真有深淵須橋梁之地其時亦未必冬寒之時而相國之乘輿又豈有常出於外捐以濟人之理或者

子產乘輿偶出乘輿已濟而小民有涉水者因就以其乘輿濟之小民感悅世傳爲美談孟子因而廣之言此不過一時之惠自有歲時常行之政耳若夫徒枉成輿梁成恐亦農隙歲一修之若謂他時無之而此時始成又豈政也哉凡此類皆不當以文害辭

舜明於庶物章

註謂物者事也人倫指君臣父子以下五者言之也以物爲事蓋謂於事上明理其說甚當或疑上文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而繼以舜言之明於廢物似即承上文人異禽獸幾希之言察於人倫似即承上文廢民去之君子存之之言人物皆天之賦明於廢物則知自異於物矣應上文人異禽獸幾希之言也人皆爲物之靈察於人倫則又知自異於衆人矣應上文廢民去之君子存之之言也旣明於廢物又察於人倫此其所以能由仁義行也未知然否

三自反

楊氏謂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一不校晦庵言自反之說正學者所當用力若反之未至而遽欲以

不校爲高恐陷於苟且顏墮愚恐亦流於釋民忍辱晦庵此說極救近世談高就簡之弊須深味之  
萬章上

此篇言舜之孝親以及舜禹之有天下以及伊尹之相湯以及孔子之進退而終於辯百里奚之自鬻鬻皆發明聖賢之心迹以釋世俗之疑議至若以瞽瞍亦允若就指爲舜之父不得而子以堯舜其君民就指爲伊尹之要湯皆即世俗之說而精其義以堯之授舜爲天以禹之相益爲薦於天皆推義理之極而高其說此則孟子因機誘說之辭也使





舜浚井之事晦庵以爲不必問其有無益避啓之  
事蘇黃明極言其妄晦庵謂三年喪畢還政嗣君  
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  
宜耳蓋求仁得仁又何耻之有哉

萬章下

此篇因三子之偏而論始終條理所以示學者作聖  
之功精矣自孟獻子有友五人以至交際以至仕  
非爲貧以至士不託於諸侯皆士之所以自守者  
周至班爵祿

集註謂與王制周禮不同而不敢質其說此謹之

至也然孟子生周之末其詳已不聞漢文帝時作  
王制果何爲而反得其詳漢衰而周禮出於王莽  
家之劉歆恐尤難與孟子較異同也當以孟子之  
說爲正而闕孟子之所未詳

告子上

言性莫善於孟子孟子言性莫詳於此篇然爲辯告  
子發也非無故而言也已而繼之以人心得養失  
養之分齊王一暴十寒之喻究詰於舍生取義本  
心之真反覆乎宮室妻妾外誘之惑辯析乎養其  
小體養其大體之孰重孰輕無非歸之實踐履以





全其在我者也。性學之說至本朝愈詳而晦庵集其成。今觀孟子之言性如此。晦庵之發其指趣。又如此。學者宜熟誦而深思矣。尚勝口說者何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

情指惻隱之類。才者能爲之名。可以爲善。故又以爲才。

告子下

此篇五霸三王之罪人一章。以至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警切世變。極爲痛快。自戰國風俗一變之後。行於世者。滔滔皆若人。徒飾以三王以上

之議論耳。

盡心上

行不著習不察。

此章似承上章而言。反身而誠上也。強恕而行次也。行不著習不察。由之而不知者衆也。

舉一廢百

集註云。爲我兼愛。執中皆舉一而廢百。愚按。文勢似止言子莫執中。讀者更審之。

棄井

集註云。猶爲自棄其井。蓋主掘井者言之。以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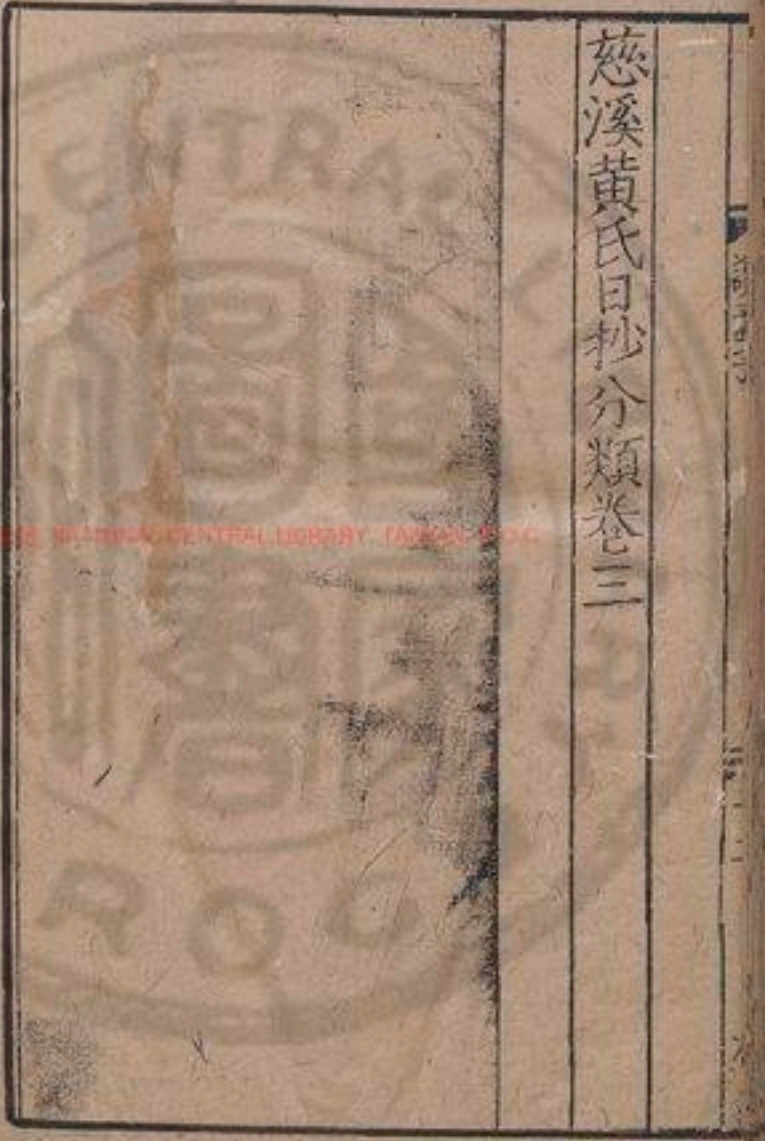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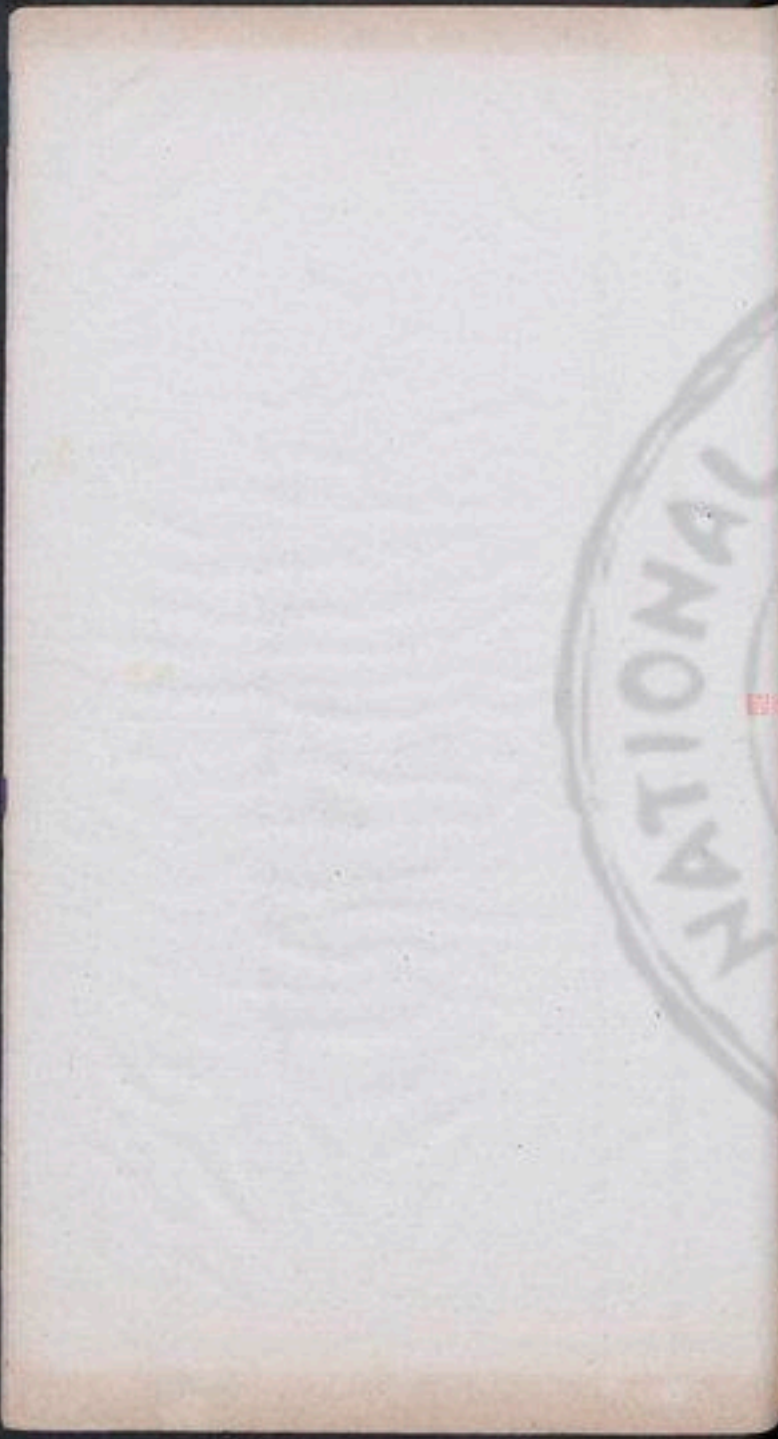
也若味本文恐只是廢棄無用之義蓋鑿雖深而不及泉猶爲無用之井故井必以及泉爲期孟子勉人之意已在其中

盡心下

篇末叙自昔聖賢相承有功萬世孟子平生衛道之切自任之勇皆自此來韓昌黎得此而作原道程伊川明此而作明道序

中行之道惟聖者能之故顏子具體而微其學猶無傳傳者必其剛毅有立如曾子子思皆然三傳而至孟子遂能尊孔氏而闡揚墨明王道而黜霸功卓然有功萬世焉嗚呼盛矣而世猶或譏之然李泰伯以富國強兵爲學其譏孟子宜也如司馬公大儒亦譏之豈非孟子說誘時君變化百出溫公守樸意見所不合歟吁此可與權之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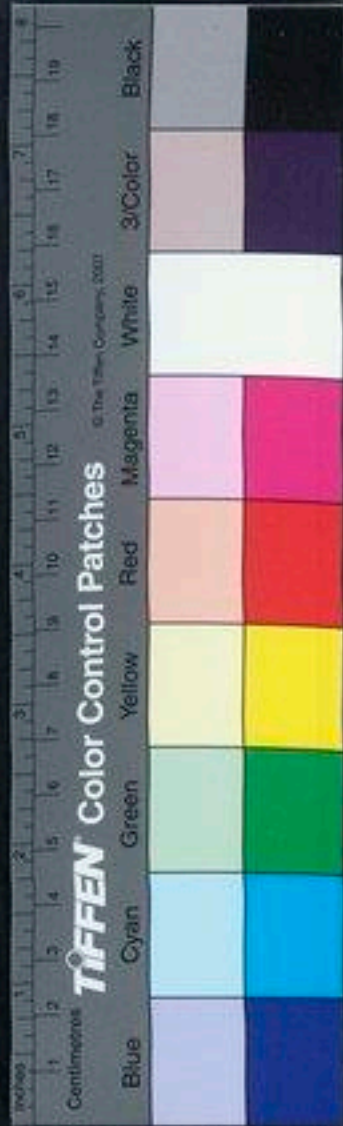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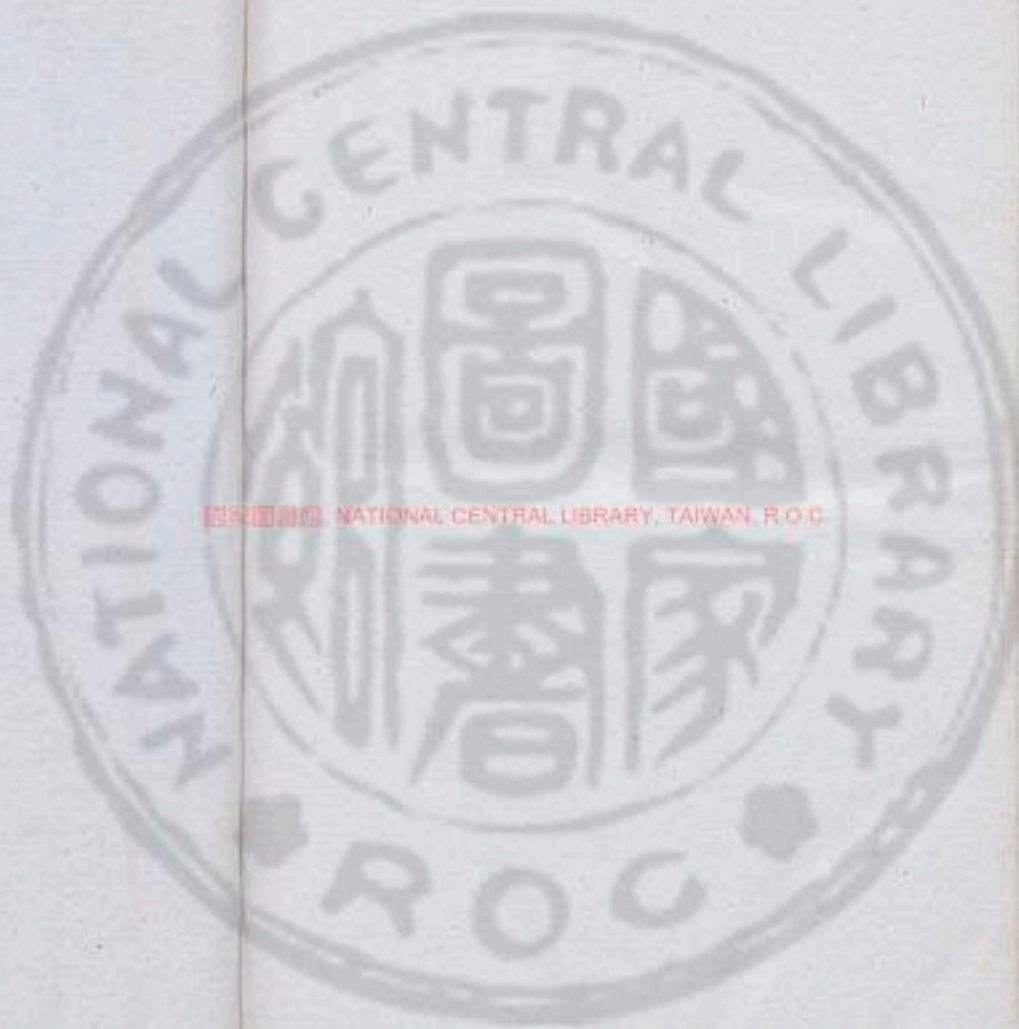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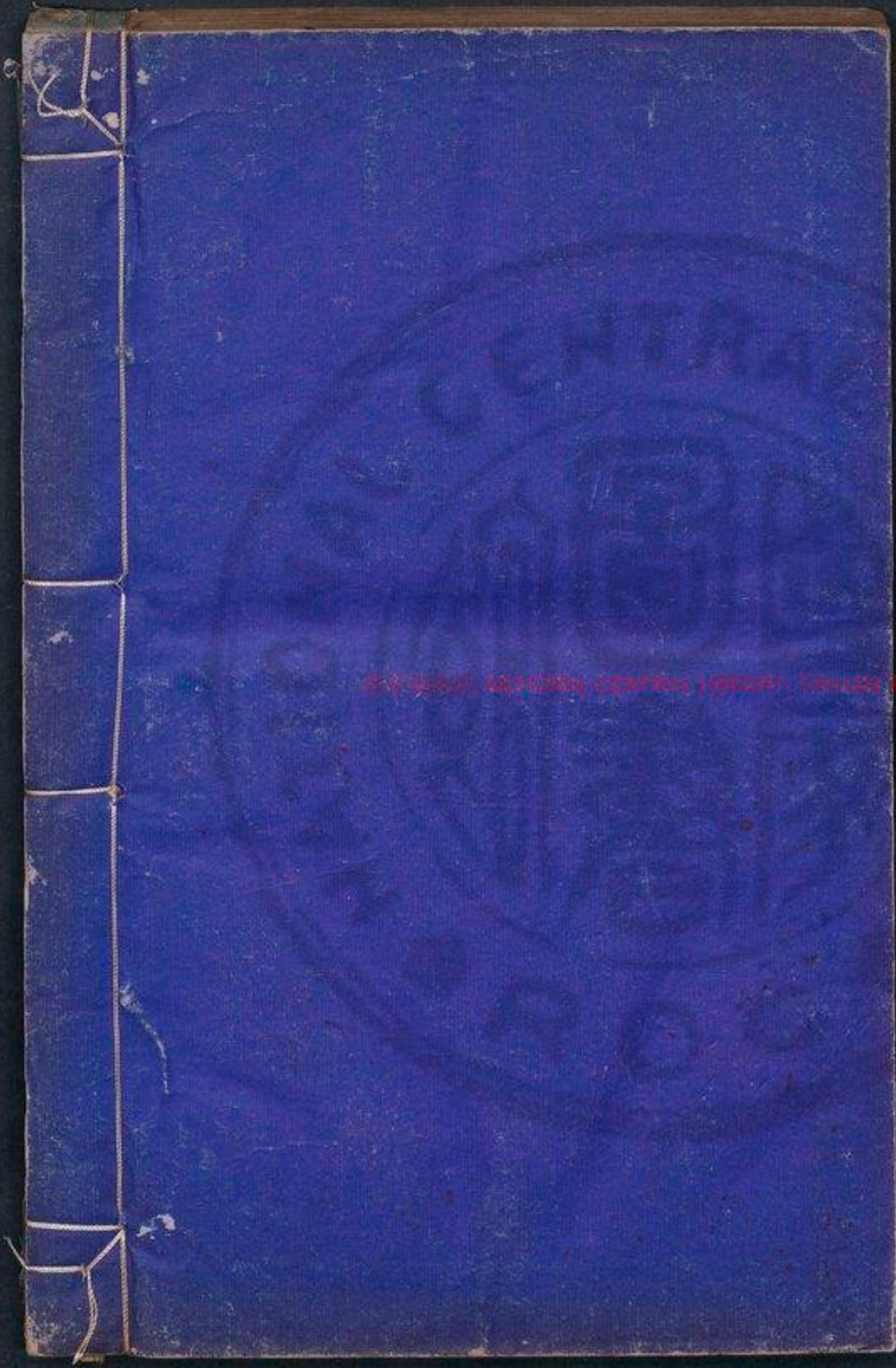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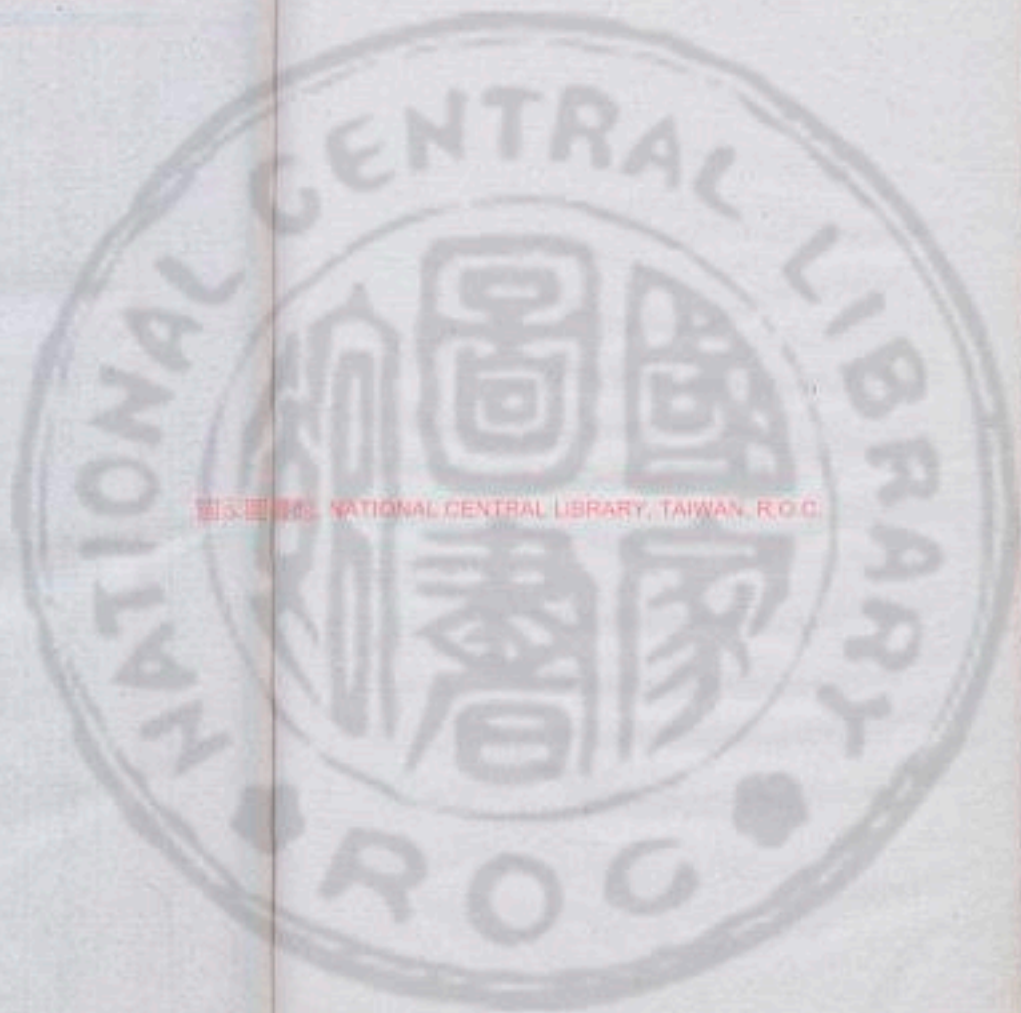






249413

v.2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四

讀毛詩

毛氏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  
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氏之未  
及者至孔氏疏義出而二家之說遂明本朝伊  
川與歐蘇諸公又爲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  
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辯而去取之南軒東  
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少詩  
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爲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  
詩記之法爲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爲詩緝





諸家之要者多在焉此讀詩之本說也雪山王  
公貨夾溲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  
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  
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  
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  
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亦難  
事然其指彛中溲洧爲鄭衛之音則其辟曉然  
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  
篇皆非刺詩自令讀之皆諳然治世之音若謂成  
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實出於國  
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  
知若其發理之精到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  
然亦孰有加於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晦  
庵詩傳爲主至其改易古說間有於意未能遽  
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

二南

晦庵謂文王治豐以岐周舊地分周召周召者采  
邑之名周公掌內治召公掌諸侯之治化皆南被  
故曰二南王雪山謂周召官也自二公爲之後世  
相承不改此詩當是此地所採南樂歌名南大夏





也取純陽愚按雪山以樂言而晦庵言其所以被於樂者

### 大序

此本閔睢之序而併序三百篇大旨以故語或不倫晦庵易置其次以詩者志之所之居篇首爲大序而別取其言閔睢者居後爲閔睢之序於義正矣而非復古人之本文嚴華谷依本文而逐章各疏其所以然讀者且合從嚴氏國史掌書而不掌詩大序乃謂詩作於國史孔子言閔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惟此詩得

情性之正而大序乃謂不淫其色無傷善之心此大序之失也晦庵闢之當從晦庵

### 關雎

關雎荇菜皆因興而寓比之意寤寐轉展即所謂哀而不傷也琴瑟鍾鼓即所謂樂而不淫也樂得淑女古以爲后妃思得嬪御之賢晦庵以淑女爲正指后妃太姒后妃爲文王之配而自求之者蓋設言愚意若如晦庵之說則詩人詠之之辭也

### 卷耳

王雪山去序言詩至以爲后妃勞媵妾之歸寧晦





庵詩傳以爲后妃懷文王皆以婦人不預外事也然詩人特詠其情如此耳豈預外事哉書坊詩傳折衷有晦庵新說亦從衆說合從衆說以爲后妃之志

蝨斯

戴岷隱云蝨斯喻子孫非喻后妃愚按蝨斯羽振振兮是詠子孫宜爾字方是指后妃

芣苢

芣苢諸家皆以爲治妊蓋因詩序樂有子之言也王雪山云芣苢重前子婦人服之下血非可治妊

蓋米取以療疾耳晦庵曰未知米何用得之矣戴氏謂此詩見一時同輩相與之樂此語蓋得其氣象

翹翹錯薪

晦庵云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爲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此已盡一詩之意箋謂喻女之尤高索者嚴氏詩緝取之恐求之過

干嗟麟兮

晦庵謂嗟美公子是乃麟也嚴曰麟之趾指麟言





也于嗟麟兮指公子言也猶楚狂接輿稱孔子爲鳳兮也

召南

鵲巢鳩居

雪山云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後人必以爲常此談詩之病也

采蘋

諸家謂蘋爲萍萍藻也嚴華谷考本草水萍有三種大者爲項毛氏以爲大萍是也郭璞以爲即藻誤也雪山謂祭之菹皆取水產取其繁也故菹字

從草從水

有齊季女

諸家以季女爲拍大夫妻蓋已嫁者也古註以爲古者先嫁三月教于公宮教成祭之戴岷隱取其說云與昏義合

甘棠

古說謂召伯聽訟不欲勞民而就之也岷隱謂召伯行省風俗偶憩棠下非必受民訟亦非有意於不擾晦庵雪山華谷並合

行露





岷隱謂男有強委聘者女不從而訟引列女傳為證雪山曰暴男侵貞女女固可尚男為何人豈文王之化獨及女而不及男邪合此二說則詩序侵陵之說殆非也特不成婚而訟耳

德如羔羊

晦庵詩傳云德如羔羊一句衍說耳折衷新說曰大夫羔裘而居德稱其服亦如羔羊尔恐當以詩傳為正呂氏則以為如羔羊之詩華谷主之取好賢如緇衣為證然愚恐語脉不同

標有梅

諸家皆以為天子之情岷隱云不我庶士擇婿之詞父母之心也合從之

三五在東

晦庵云星小而稀

不我以其後也悔

岷隱云不我以正是置之於無所與事之地非遇勤勞也已乃寬釋曰久當自悔且有以慰我嘯歌以俟時不必過為戚戚也無所怨尤此為媵之美愚按此說得之諸家皆涯序文

野有死麕





雪山云媒妁之來尚欲使舒徐無誼動貞女可知  
當是在野而貧者取獸於野包物以某護門有犬  
皆鄉落氣象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古說謂平王爲武王平者正也或曰即平王宜曰  
曾莊元年王姬歸于齊蓋平王之孫嫁齊襄公晦  
庵並存其說

騶虞

毛氏以騶虞爲義獸諸家並同晦庵詩傳亦從之  
此一說也晦庵又於詩序載歐陽公曰賈誼新書

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陳氏曰禮記射  
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則騶虞爲虞官  
明矣獵以虞爲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  
此又一說也凡皆晦庵兼存之嚴華谷乃取月令  
七騶咸駕及孟子虞人之說以爲騶御與虞人而  
謂爾雅無騶虞之名騶虞非獸也愚按歐公之說  
甚明而晦庵特於詩序兼存之者以騶虞詩與麟  
趾相應麟爲獸則騶虞亦當爲獸故詩傳以毛說  
爲主耳華谷析騶虞爲二恐未安雖以禮記天子  
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爲據以騶與虞兩者爲備





然云樂官備者  
以有騶有虞為官備也

邨

柏舟

晦庵主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以柏舟之堅自  
比華谷援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  
不可易謂非婦人之詩晦庵據列女傳以變毛氏  
華谷又據孔叢子以變晦庵愚按汎彼柏舟古註  
謂汎汎然流水中似與經文合初不見所謂堅守  
之意且合依毛氏古說以仁人不遇為主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諸家日月虧盈之說費力雪山云日月愈又愈微  
所謂但見有不如也似平易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古說多未明惟岷隱云自憐其誠切而意不得伸  
也愚按詩云洵美且異則洵為誠信之意岷隱近  
之

百爾君子四句

東萊說極徑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嚴華谷云谷風來自大谷之風怒風也又習習然  
連續不斷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所謂曠曠其陰  
也皆喻其夫暴怒無息且云舊說以谷風爲生長  
之風習習爲和小雅谷風二章維風及頽非和也  
三章言草木萎死非生長也愚按毛氏以谷風爲  
東風本不可曉特言之熟而不覺耳今嚴氏以谷  
字尋意又以小雅之谷風爲證似覺明白故錄之  
以俟知者然習習於是和意恐不過感興未必以  
風之暴比夫之怒也

胡爲乎泥中

中露泥中諸家皆以爲辱在塗泥是也古註以爲  
二邑名李迂仲以爲無所據愚恐亦無一身處二  
邑之理合從諸家

旄丘

雪山云丘之多草木者也星名旄頭言光芒多冠  
名旄頭言羽毛多

不瑕有害

鄭曰瑕過也嚴曰歸衛未過有害也何爲而不可  
乎張曰不大有害愚按此說近人情

北門





雪山云隨其所出之方不必言背明向陰  
敦我

箋云敦猶投擲也晦庵取之蓋與王事適我相協  
若以爲厚則難說矣釋文訓追我亦相近

北風

程氏謂非百姓携持而去乃君子見幾而作詩記  
詩緝皆取之然既亟只且則事勢已迫非見幾者  
也見幾必於其初者也恐合且依舊說

靜女

本刺詩也毛鄭因靜之名轉而指爲賢女李于中  
本歐陽公始以爲男女相贈遺如漆洧死丘之類  
但云惟彤管難通以左傳歌此詩取彤管焉又似  
美事耳晦庵詩傳華谷詩緝亦皆以爲男女相贈  
遺之詩貽我彤管女贈男之物也自牧歸荑男贈  
女之物報彤管之贈也晦庵則於彤管云未詳何  
物李氏謂古者針有管樂亦有管詩緝又據解頤  
新語曰古者后夫人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古以  
刀筆未有用豪毛者安得有管故書謂之畫蓋以  
刀筆刻畫於簡至秦蒙氏始以豪毛製筆故自漢  
以來始有簡寫之之說左氏所稱取彤管止取贈





物之意非有取於女史也。凡皆詩緝所援之說如此亦足解李迂仲之疑矣。至於靜之爲義詩緝又援曹氏謂靜女仕族處幽閑者今亦相約於城隅隱僻之地似亦有此理。愚意靜女其妹乃奔者自爲相稱美之辭豈必泥此而謂其真有貞靜之德哉。

濛除戚施

雪山云濛除今龜曾戚施今馳背

俊壽

折衷新說與李氏云壽無效於兄而重父之過此固至論也。然愚意壽竊節先往真欲代兄之死亦不之兄亦徃死者非初料所及也。以是罪壽壽重不幸所謂求全之毀歟。

鄰

髡彼兩髦

自古皆謂指共伯共伯爲衛武公所殺而共姜不嫁也。折衷疑武公賢君未必有弑奪之事。史記未可據。東萊辨此事計武公立時已四十餘則共伯兄也。年又加長兩髦者子事父母之飾小斂則脫之。史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安得猶謂髡彼兩





鬢以是知武公未嘗有弒奪之事華谷謂兩鬢之制男角女羈今共姜守志不嫁不事膏沐髮然垂其兩鬢如幼時之狀實我癡居之容儀至死誓無他心以此告於母耳

紕

諸家皆以紕爲去祥爲暑氣謂縹緜能去暑氣也惟晦庵詩傳以紕祥爲縛束之意謂以展衣蒙縹緜而爲之紕祥所以自斂飭也愚意縹緜何嘗能去暑特以暑熱宜此輕踈之衣耳紕字從糸非從水之世也何所見而訓紕爲去祥字從衣非順暑之煩也何所見而訓祥爲暑夫子當暑袵絺綌必表而出之尚不欲其露肌膚况婦人乎晦庵以紕祥爲斂飭其得之矣

桑中

自詩序至毛鄭至禮記以桑間濮上爲亡國之音皆以此詩爲淫奔者之詩故近世晦庵詩傳岷隱續詩記華谷詩緝言人人同獨東萊呂氏力辨此爲雅音謂寧有編鄭衛樂曲之理其意以爲雅樂祭祀朝聘之所用而夫子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也然風之用於燕饗者惟二南而列國變風未





嘗被之樂也。夫子所謂正者雅頌而未嘗言及變風也。此詩明爲衛之詩。詩之名明以爲桑中詩之辭。明言淫奔。後世安得反爲之諱。而指以爲雅音也。古人採民風。傷世變。故錄之云爾。

景山與京

古注謂景大也。諸家皆從之。晦庵傳以景爲日影。以旣景乃固爲證。然恐語法不類也。合從衆匪直也人。

此語難曉。惟晦庵云。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所蓄馬亦已。至於三千矣。文義方通。華谷云。說于桑中。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蓄首其人。也。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塞實淵深。故能致國富強。至於駉牝三千。覺於上下文尤協。

衛

重較

車中俯而憑處爲式。式上平立而憑處爲較。故曰重較。呂和叔云。

永矢弗諼

程以爲弗忘君。但後章弗過弗告。處難通。今詩傳詩緝與岷隱皆謂不與世接。弗諼者不忘此樂也。





碩人

只是形容而意自見詩緝以爲比喻恐拘此詩當從朱傳

氓

此序云華落色衰復相棄背蓋據此詩有及爾偕老老使我怨之語也華谷言詩云三歲爲婦是三歲而即相棄所云老使我怨者言始也將與汝偕老今我未老而已見棄若我從爾至老暴戾必有甚者愈使我怨也其說似得詩人之意愚按以我賄迂則女有資財三歲食貧則男反無以養之比婦人一時爲其所誘已即不堪遂反目而相棄令不以正婦遂復還非獨氓之逐此婦也

竹竿

此篇亦詩緝得之但駕言出遊之駕當從衆說爲乘舟詩緝以爲駕車則與上文不協

能不我甲

毛曰甲狎也釋文曰韓詩作狎東萊曰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似得詩意程朱諸家以甲爲君長雖就甲字起義而須展轉恐且合從毛呂之說爲徑諸家諱言狎者以狎爲不美字然此非藪





狎之狎乃親狎之狎正謂惠公驕傲而言不當以  
文害辭

有狐

綏綏毛以爲匹行貌朱反之以爲獨行求匹貌李  
迂仲祖毛說云狐尚匹行而女乃無夫家戴岷隱  
以綏綏爲安閑不迫似皆得詩意諸家祖朱說而  
反古說者特以狐非美物不欲以綏綏爲安閑言  
其善狀耳然恐詩人托物起興不以此拘也心之  
憂矣之子無裳諸家主古說以爲婦人欲嫁之辭  
民意謂國人作也云未有妃耦猶之可也衣帶之

屬無與治之此可念爾亦覺優游得詩人之意在  
湛之厲傳謂深可厲之厲恐不若王氏謂岸近危  
曰厲

木瓜

議者律齊威以專封之罪李迂仲載劉內翰之言  
曰專封者天子黜之諸侯封之則爲專封若戎人  
滅衛威公救之亦霸者之所當爲也謂之小惠亦  
不可也愚按管仲處世變之極而能一正天下功  
莫大焉故夫子許之其後孟子闢之者蓋勸時君  
以行王爲萬世立訓耳自春秋而降唯漢高祖功





在管仲之上、惟諸葛公義在管仲之上、惟周世宗  
行事在管仲之上、餘皆在其下、至我藝祖雖湯武  
未可比矣、若管仲之可議者、聖賢寧不爲而仲則  
苟於爲之耳、管仲救世之功、何可當也、而世以其  
救衛爲小惠、且罪其專封耶、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古注云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  
也、疏云政教頗僻、彼子在家不與我戍申、是怨不  
均平也、至歐陽程蘇則以爲國人怨諸侯不戍申、  
言周人不當遠戍也、詩記詩緝皆從之、晦庵傳獨  
從古注云、彼其之子戍人指室家而言、夫室家豈  
有同戍之理、而詩人云爾者、思之情然也、故曰懷  
哉懷哉、曷月子還歸哉、蓋若如衆說以爲怨諸侯  
不戍申、即與下文懷哉不貫、晦庵其亦味之矣、  
尚寐無吡

古注吡動也、蓋寤則憂寐則不知、故欲無吡無覺、  
無聰付世、亂於不知耳、近世釋以爲欲死者過也、  
葛藟

晦庵謂此去其鄉里、家族流離失所者、自嘆之辭、  
雪山謂棄與他人、或出繼其旁族者、華谷云舊說





平王以他人之父爲父者非也

采葛

古以爲采葛去君側故懼讒特采葛非人臣之事於事情未通惟歐陽氏以積少成多爲聽讒之喻而李氏取之晦庵傳以爲淫奔者托以行然亦意之之辭至詩傳折衷載晦庵新說仍以采葛比聽讒愚按晉風采芣之詩亦以比聽讒則此說近人情而不反古說

大車穀則異室一章

晦庵傳以爲畏其大夫之辭於義爲正詩記詩緝段氏集解皆從古說以爲能使男女有別者恐迂蓋與前章畏子不奔之意不類

彼留子嗟

古以留爲氏或以爲滯留之留口兩存之以俟知者

鄭

善善

黃云父子相繼積善有素朱云武公有善而天子善之二說不同學者更詳然竊意序謂明善善之功本不成文二說亦就其文而意之爾





獻于公所

晦庵以公為莊公華公遠以為叔段在鄭從莊公  
出田暴虎以獻氣陵其兄愚恐叔段強恣于外未  
必入鄭肯從莊公田叔段君臨大邑未必可身自  
禮湯若段果從莊公之狩而獻于公所正是退守  
人臣之分安得言相陵邪城隱曰言勇力之士暴  
虎以獻于叔也此詩御中節射中度既事而退意  
甚閒暇知暴虎者非萌叔言也愚按公所之公非  
公侯之公也段為京城之主其所寓即公所也此  
句九人衣民意說此乃言叔段在京城田狩之事  
故詩曰叔于田安得改釋為莊公之田而叔從之  
以暴虎耶

狡童

王雪山曰鄭忽言行蓋亦近賢不可以成敗論人  
所謂狡童當有他人當之非謂忽也嚴華谷曰忽  
以世子為鄭君不得目以狡童正指忽所用之人  
耳晦庵則謂忽之辭昏未為不正有女同車山有  
扶蘇擇兮狡童四詩皆非刺忽凡皆公議不感於  
繼序講師之說者也

齊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古說皆謂賢妃欲其夫之早起誤以蠅聲爲雞聲  
晦庵云心常恐晚聞其似者而以爲真至曹氏始  
謂哀公以雞聲爲蠅聲嚴氏宗之云蠅以天將明  
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戴氏曰哀公  
荒淫雞鳴矣乃託辭曰此蒼蠅之聲爾東方明矣  
乃託辭曰此月出之光爾一以爲賢妃之言一以  
爲哀公之言未知孰是然讀者且當從古說庶三  
章之意聯貫

東方朔曰  
以日爲喻君然詩中似無此意惟戴氏隱  
云男女相奔不夙則莫日出早也月出莫也此爲  
近事情

魏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古說謂女嫁三月廟見方執婦功女者未見廟之  
稱而使之縫裳是爲儉急晦庵亦從之特好人提  
捉古說亦以爲新昏之婦晦庵則以爲大人云大  
人之儀容如此若無可刺惟褊心爲可刺耳至雪  
山岷隱華谷三家則以古說爲未然雪山云今細





民草履不問寒雪安有葛屨不可履霜又安得朝  
見三月方可執婦功女子亦有下衣安得女子不  
可縫下裳此詩言婚嫁太速使夫力婦功以濟其  
家而不虛度所以爲褊而可刺也岷隱云謂葛屨  
可以履霜不計其厚薄謂女手可以縫裳不擇其  
能否織夫細兒矜情衣服顧影自喜時亦有之彼  
非不楚楚然可愛惟是褊心是以爲刺也華谷云  
男子葛屨履霜祈寒奔走而不休未嫁女出爲人  
縫裳而利其傭資皆急於趨利也愚按詩本文但  
言女子而毛鄭猶爲己嫁未朝見之故若以爲富  
貴家之女三月而後反歸者則必無縫裳之事必  
不與葛屨並言若以爲民間之女亦安得盡拘三  
月而後廟見廟見而後縫裳揆之人情似未允合  
今三家之說如此故錄之以俟來者

園有桃其實之肴

毛以爲喻國有民得其力是特釋序文不能用其  
民之語詩中未見此意鄭以爲不取於民食園桃  
而已則天下無此理也惟晦庵不以爲比喻而以  
爲託興詩意不過如此而已

碩鼠





鄭箋以碩鼠爲斥其君非矣華谷以爲指聚斂之  
臣又不若晦庵謂託言大鼠害人而去之尤平易  
也

唐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說謂相叔將傾晉而民爲之隱蓋欲其成嚴華谷  
云自相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  
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逾六七十載迫於王命而  
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蓋  
反辭以自慰故世其謀欲昭公知之也  
有命者迫城之辭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  
也

如此良人何

詩傳云如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至也張  
橫渠曰言國亂不得見也二說相反蓋詩傳去序  
而言也要之旣曰變風合從張說東萊亦曰有感  
於男女失時故歎息而言

王事靡盬

盬字諸家皆訓不攻緻以盬與盩字異義同但於  
靡字不曾總說惟李迂仲云王事靡盬者勤於王





事而無不攻緻也。意方全。

無衣

無衣之詩晉武公篡逆而賂周釐王以成其奸者也。詩序以為美晉武公。俗儒遂因為之曲說。其所  
以黨惡右奸開後世亂臣賊子之門甚矣。惟朱文  
公之辨曰：序以為美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篡國  
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  
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  
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賦餌貪吏以  
求私利，其罪雖重而猶可貸。是乃猶賊之尤耳。以  
是為美，其罪雖重而猶可貸。是乃猶賊之尤耳。以  
文公之辨足以植萬世之綱常矣。世有為朱文公  
詩傳折衷者，乃黜前說而載其新說曰：武公篡逆  
之人，徵求命服，要君無上。王法所當誅，然此詩美  
之而孔子錄焉，何也？曰：當是時天下無主，僭竊禮  
樂，何所不至。非復知有王命也。請命之大夫獨能  
推明諸侯之命服出於上則安，是不以小善為無  
益而不為，亦所以見王命之尊嚴為天下後世法  
也。嗚呼！使此言果出於文公，則亦恕矣。然前說何  
可廢也。今不惟集折衷者獨載新說，凡集詩解者





亦無不獨載新說而盡黜前說正論湮微世俗驚  
憚乃如此至嚴華谷則併新舊說不載而自爲之  
辨曰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晉兵攻桓叔而立孝侯  
是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曲沃莊伯弑孝侯晉  
人又攻莊伯立孝侯之子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  
人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共立鄂侯  
之子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不與也至武公  
虜哀侯晉人復立哀侯之子爲小子侯此武公四  
舉而國人不與也及武公誘殺小子侯晉復立  
侯晉人特迫於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豈以武公爲  
可美哉且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篡弑大  
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于天子之使豈  
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  
能定晉也夫王不命焉而請之非禮也不聞請于  
王而請命于其使尤非禮也此正與唐藩鎮戍其  
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又以賂王而  
得之烏取其爲美也聖人致嚴於各分之際陳成  
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





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  
序言美之者特其大夫之意耳愚按華谷之辨論  
雖不若文公之激烈而事情則悉矣大夫爲之謀  
而大夫自以爲美此黨賊者奸謀也彼自以爲美  
天下萬世不當以爲美也至若詩中之詞則戴岷  
隱得之曰已不請命於天子其大夫乃爲之請命  
乎天子之使蓋武公自嫌強大不肯少屈使其大  
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觀其詩詞傲然可憤豈曰  
無衣自詭強盛也不如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衣  
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當提持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當提持者天子之命朕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辭也外示  
強大中實歉然真情所見不可掩也三昧此說則  
晉不容不假重於周又不肯甘心輸情於周周王  
之受賂正墮其奸謀無衣之詩尚足爲美也哉嗚  
呼以天子禮樂征伐之權而反爲亂臣賊子弑君  
篡國之地使當時人心鬱悶而不可爭後世議論  
淪染而不知非是則重可痛也已

載儉歇驕

諸家皆以爲田大名長喙曰儉短喙曰歇驕王雪  
山巖華谷戴岷隱三家以爲田畢而遊園載儉於





輶車以歇其驕逸王曰字不從犬也嚴曰田犬無短喙者也未知然否

矜其車甲

晦庵曰西戎者秦不共戴天之讎也秦人所以樂爲之用戴岷隱曰襄公志在復讎婦人閱其君子無怨詞焉段氏昌武曰孔曰襄公以義興師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怨

龍盾之合

傳曰合而載之必載二者備破毀也愚按盾者今應前牌之類缺而車廣不爲不足爲衛必以二盾比而合之盾足爲衛非防其破毀也與二矛重弓意不同

權輿

權輿釋文曰始也詩緝載陳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

陳

宛丘

古說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郭氏謂中央隆起與古說背馳王雪山云如此恐是宛轉之狀補傳以爲也愚按旁高中下則於登遊眺望非便今陳





國於此聚遊恐郭說爲是而俗因其宛轉之狀以名其地也歟

子之湯兮

湯他浪及爲是蓋堂字去聲至今俗亦有浪湯之說與下文上字望字叶韻。子字舊云斥幽公晦庵止以爲指游蕩者得之

市井

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爲廬舍因爲市以交易故稱市井

穀曰

古說穀吉也差擇也言擇吉日也竊意其未然蓋

此詩指婆娑市井而言世未有擇吉日而後游市井也果擇吉日當曰差于穀且今日穀且于差語倒不成文矣謹按差字有數義易差之豪釐差之言舛也孟子愛無差等差之言等也詩旣差我馬差之言擇也莊子自差觀之又曰差數觀矣差之言觀也此詩刺游蕩者也與下章穀且于逝詞義一同穀且者如後世言良辰美景之良辰也穀且于差穀且于逝約以良辰而往遊觀也疏以穀且謂無套雲風雨蓋近之也必如此說然後穀且于





差南方之原兩句意聯

檜

樂子之無知

晦庵詩傳以子指萋楚言草木無知也然下章樂子之無室無家恐難指萋楚東萊曰所謂赤子之心也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此意得之以此知詩不可盡去序說也

匪風發兮一章

古說謂匪風非有道之風匪車非有道之車周道

猶謂之故於匪風之飄忽心非車之疾驅而使我心不安畏之此言非風之飄忽心非車之疾驅而使我心不安

但顧趨周之路而傷心爾晦庵詩傳之說同

曹

蜉蝣

蜉蝣朝生而暮死岷隱謂非朝生暮死乃生於土中朝出而暮死喻微有浮驕鮮不速亡者

掘閱

說謂掘地而出升騰游翔王雪山云管子曰掘閱得玉恐當時常談如此掘閱挑撥貌不遂其熯





張橫渠以遂爲稱以繻爲寵不稱其恩寵也晦庵同合從此說與上章不稱其服相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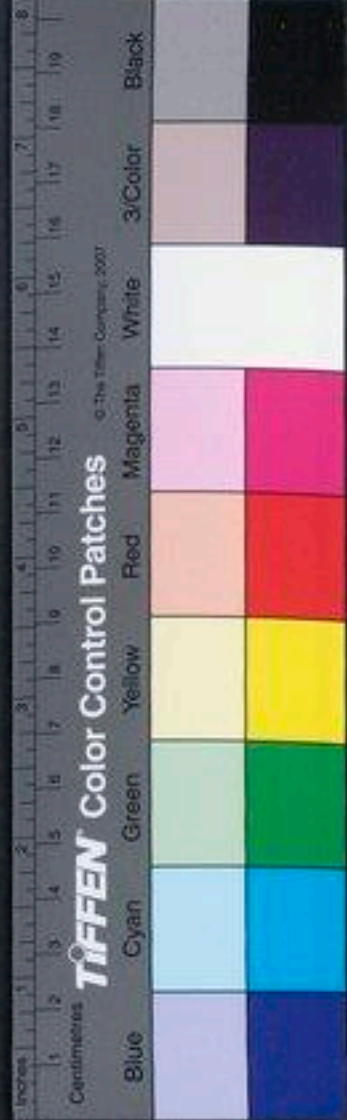
下泉

古說皆謂寒泉而浸稂蕭著爲喻今陰雨而膏黍苗爲喻古嚴華谷曰田野荒蕪所見惟稂蕭蕭著之類因思周之盛時五穀熟而風雨時芄芄然盛之黍苗得陰雨以膏澤之四國既有明王又得郇侯爲伯以勞來之傷今不復見也其說不必比喻而氣象寬平矣然未及洌彼下泉之義也王雪山曰稂蕭著者稂草也水澤因思盛時上有明王下有郇伯氣候皆正雨澤皆調蓋君臣皆良故天人相應也愚按雪山去序言詩多無歸宿而此說頗近人情故錄之以輔前說

幽

周公遭變

鄭氏謂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愚按注傳周公無避去之事而此時周家亦未有東都已於金縢書附其說矣晦庵詩傳載黃氏曰先儒以七月爲周公居東而作者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國者方風諭而成其德是未居東也此亦足證鄭說





之非

一之日二之日

岷隱曰一日二日說者以爲周正。豳風先公之事  
周末建正也。夫數窮於十。自正月至十月數之窮  
也。故詩人以十有一月謂之一日。自一而數之避  
月而言日者。懼其與月相亂也。愚按晦翁云一之  
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  
二說相參。方備。蓋主於陽復而再起。數雪山亦云  
一之日至四之日。皆以陽長而言之。

岷隱曰此詩三言公子。獨以同歸爲女公子。亦恐  
不然。癡女子覩公子之貴。庶幾與之同歸。亦人情  
之想念也。雪山曰。公子適野。隨其後而還也。九皆  
嫌於以公子爲女耳。晦庵曰。公子。邠公之子也。蓋  
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  
於蚕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  
而遠其父母爲悲也。此說不以公子爲女公子矣。  
然於同字之意。差緩。程子曰。庶幾得如富貴之子  
及時而行。此說最平易。近人情。似不必過求。  
猗彼女桑





毛云角而束之曰犄孔以左傳晉人角之請戎犄之為證愚按犄角之犄從才犄彼女桑之犄從才字義皆不同犄犄也就桑而取其葉不斬其條朱說為精女桑朱云小桑嚴云小者曰女如小墻亦曰女墻然則前云桑桑指桑葉之小者此云女桑指桑樹之小者

隕籜

注釋落也然則與隕字之義何別當采說文之意乾葉為籜

改歲

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  
隱曰十一月謂之改歲者蓋十二辰至于亥而止復起於子故謂之改歲非三正之謂也孔氏曰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愚恐詩意不過以年窮歲極大寒之將至故預為塞墻之計非必謂塞墻之時為改歲之時也

納禾稼

雪山併納之凌陰皆以為納之公家云幽人遇事先公後私愚按此說不與眾同姑錄之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程曰絢所用蓋屋諸家並同惟嚴華谷謂茅不可索絢書取茅草將以蓋屋宵作索絢將以縛屋蓋指田廬言之爲明年又播百穀之地

幽風幽雅幽頌

鄭氏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爲幽風以介眉壽以上爲幽雅萬壽無疆以上爲幽頌周禮籥章逆暑迎寒歛幽詩祈年于田祖歛幽雅祭蜡則歛幽頌故鄭氏之分如此王雪山謂一詩如何分爲三籥章所謂幽詩以鼓鍾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禮記

禮記春官大司馬以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故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全用七月之詩特以器和聲有不同爾至晦庵則有三說一說幽詩吹之其調可風可雅可頌一說楚茨諸詩是幽之雅噫嘻諸詩是幽之頌一說王介甫謂幽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愚按楚茨諸詩於今爲刺幽王之詩噫嘻諸詩於今爲成周郊社之詩未易遽指以爲幽若如介甫謂幽詩別自有雅頌則幽乃先公方自奮於





戎狄之地此時安得有所謂天子之雅頌耶惟前一說謂吹豳之聲可雅可頌為得之而其詳則雪山之考訂精矣

東山

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東山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諸儒以為居東二年暨歸則三年矣鄭氏獨以為其初居東二年避流言於東都也其後東征三年定三監淮夷之亂也愚按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是即東征之役也若止避也何云罪人斯得而後三監既叛而後出其德來已及三年既歸而後三監既叛而後出

東征又復三年于此則周公攝政七年之間無非奔走道塗之日更於何時輔成王致太平而制禮作樂耶

伐柯九戩

晦庵以伐柯為東人喜見周公之辭九戩為東人願留周公之辭東人終始之情如此而朝廷之不知在其中矣諸家因朝廷不知之語謂伐柯之邊豆為朝廷當待公以此禮謂九戩之衮衣朝廷當被公以此服然迎公之禮豈在邊豆而衮衣固周





公之所素被者也前未嘗有禡今安用以為迎耶  
鹿鳴之什

燕群臣嘉賓

嚴曰儀禮注云鹿鳴君與目下及四方賓燕之樂  
歌也故序以群臣嘉賓兼言之朱曰於朝曰君目  
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目之厚於此見矣  
視民不怵

諸家本鄭氏皆以視為示曹氏曰視民與視民如  
傷同義嚴曰其視民則不薄之此說免改視為示

周道使邊不違將父

當如毛氏云岐周之道不違將父諸家皆以將為  
養戴氏曰將非養也扶持奉侍之謂

靡盬

戴云苦而易敗謂之監苟成必易敗故出使之不  
可亟歸者謂王事之不可使易敗也

皇皇者華

華合從孔疏為草木之華蓋起興也

周爰咨諏

歐陽曰周徧也雪山晦庵華谷並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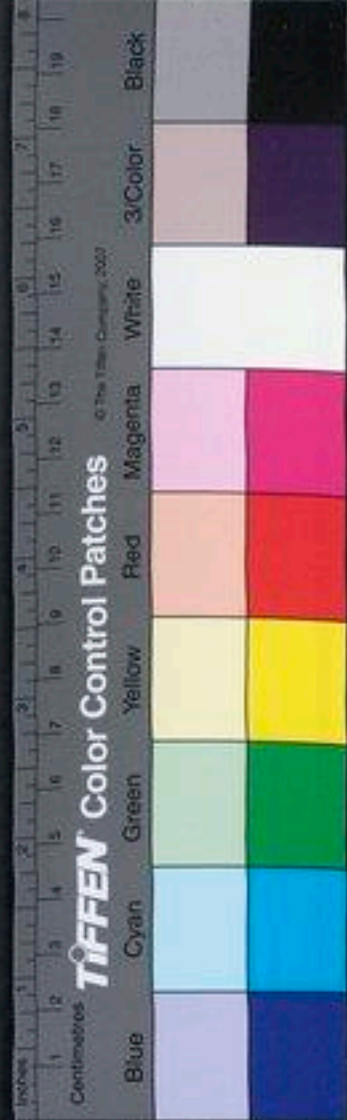


醜酒

毛氏云以筐曰醜以藪曰涓皆去其糟之具耳近世引春秋傳無以縮酒恐祭祀用茅與此釀酒用茅者不同宜詳

小人所腓

朱傳云腓猶芘也又云隨動吳伯豐嘗舉以問先生曰腓爲先足而動不當引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芘之云得之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所腓爲芘先生答曰兩說誠不合當刪去愚按朱傳固不當兼取二說伯豐尤不當去隨動之說而存猶芘之說也毛氏初釋腓字爲避字正義又演其說曰避患也李迂仲云以腓爲避患不知何據諸家固無有從其說者也鄭氏知毛氏避之說難通也遂云腓當作芘當作者蓋改腓爲芘非訓腓爲芘也改字乃鄭氏箋詩之大弊又豈可因其改字遂訛以爲字訓耶若以腓爲隨動雖祖程說而程非自爲之言也字書腓者脛腓易之咸艮皆取象於腓以著其隨物而動伯豐何乃以先動爲疑世豈有足不動而足肚自先動者乎足者人人之所有豈必稽之古書而後信若生民詩牛羊腓字之正以





牛羊足不踐棄路之舉見以足肚回護而過之若  
字愛然爾亦不當援爲比義之證故此詩腓字朱  
傳止當獨留程說雖非大義所係姑因伯豐之辨  
記之

王命南仲

王與天子諸家皆以爲指殷惟李迂仲云以王爲  
殷王則與序不合以王爲文王則文王未嘗生時  
稱王此詩序爲可疑者也至晦庵去序說則意指  
爲周王而未嘗明言所以非殷王者今若以爲文

王時詩恐且當以王命之王爲殷王耳  
胡不旆旆

自東萊主建而不旆之說學者多從之晦庵不以  
爲然嘗答東萊書云向見所集說解說戒嚴之日  
建而不旆不知此有何證蓋左傳建而不旆蓋言  
治兵而東萊引以言受命出軍之初也然兩說猶  
未定近世嚴華谷主晦庵之說而辨之甚明謂繼  
旆曰旆旆以全帛爲之續旆末爲燕尾者各之爲  
旆言旆之本体也左傳建而不旆言張旆也此胡  
不旆旆乃飛揚之貌生民荏苒旆旆亦揚起也

魚麗





王雪山謂後有魚麗之陣陣凡五每陣又各有五敵入其中者無有不著然則留者曲薄也雖不盡與陣法相似而曲薄周匝魚之入其中者亦無得而脫也為魚麗之陣其殆取魚麗之詩之義乎

華黍六詩

自劉原父按儀禮鄉飲與燕禮皆以笙入與歌相間以為笙者有聲無詞詩非亡失乃本無其詩黃氏因之雪山亦云唐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喙七曲有聲無詞毛晦菴云六詩曰笙曰樂

詩記詩緝也所用者乃皆不從其說以爲其辭之亡非有無之無也愚按古者亡即無字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亡即無字也亡其辭之說云出於毛公毛公漢人漢世以亡為無王雪山云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若詩記之辨則曰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蕭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蕭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故亡為失亡之亡愚謂國語言歌則鹿鳴三篇有辭之可歌也儀禮不言歌則南陔六詩無辭之可歌也此不足疑也又詩緝之辨則曰本





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序本因其詞而知其義後  
亡其辭則惟有序所言之義存耳愚謂古之樂章  
今之琴譜類也琴譜有操辭具存者鹿鳴之詩之  
歌也有徒存其譜而無辭曲之可歌者如長清短  
清與長側短側之類雖無其辭未嘗無其義也此  
亦不足疑也

南有嘉魚之什之谷風之什

南有嘉魚

古說以嘉爲魚名出丙穴王雪山曰出漢中沔南  
長川即嘉魚也似取其義恐或是因詞取名然不必提其名  
木名則此嘉魚亦非魚名愚意周都西北以南方  
之魚爲美故曰南有嘉魚未必獨指丙穴之魚也  
丙穴之魚飲乳泉而美亦未必元名嘉魚也自詩  
傳引丙穴之魚以釋嘉魚之詩世遂名其魚爲嘉  
魚好事者遂又名其縣爲嘉魚縣皆以其有經目  
託之爲美談耳王曰或是因詩取號此說得之也

罾罟汕汕

諸家皆以爲取魚之器雪山云罾胡郭反魚圓幹  
水聲汕魚上水貌皆羣行自得之意未知然否按





說文亦以汕爲魚游水兒雪山博學必有據也  
南山有臺

雪山云占國占家多即草木而觀周之草木氣象  
如此則人君聲華福祿豈有窮也

在宗載考

朱傳謂宗室爲路寢之屬是也世或以爲同姓之  
宗者因宗字而誤爾

載沉載浮

載沉載浮者特言舟泛泛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

故曲爲之錄載功於宗室者後定以此詩爲之

采芑

毛以芑爲菜朱以爲即苦蕒菜而詩緝力主芑穀  
之說按李氏云旣謂之采則不宜謂之穀愚意其  
不以爲菜而以爲穀者蓋疑行軍所仰不徒在芑  
菜而芑菜亦不應如是之多耳然詩人不過因菜  
芑而起興

鉦人伐鼓

伊川云鉦人擊鉦者伐鼓擊鼓者以一句說兩事  
其義自明近世混爲一事遂多疑議





庭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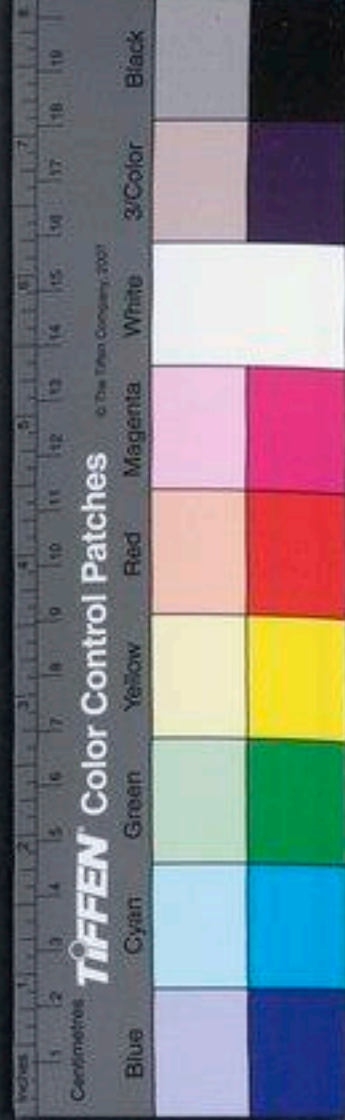
夜如何其古說皆謂宣王夜興而問早晚王雪山曰人君數問夜亦非休恐是殿陛之間宮掖之內執事者相為問答之辭禮雞人夜嘒旦以警百官漢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相傳未明衛士起唱所謂雞鳴歌或是此曹戴岷隱曰夜如何其非宣王之間也詩人見庭燎之光聞鸞和之聲知天子之視朝問夜何時乎夜猶未央也董氏曰傳曰百官官箴王缺此詩其司烜之屬所為乎嚴氏

句夜已何如乎乃夜未半也庭燎已設而有光

侯已皆來朝鸞聲將將然是太早也所以箴之愚按王朝之報早晚自有司存不待人主親問而後知也縱夜未央為人主所問則其後浸怠浸晚至於鄉晨是正人主不問所致亦安得指為人主親問若人主每每親問如初則不至於嚮晨矣始勤不流為終怠矣此詩人自設為問答以形其新不如初可知也。歲鉞針同見內則與荷子歲鉞義取鉞砭

鶴鳴

此詩不明言所主毛鄭以為喻求賢且合從之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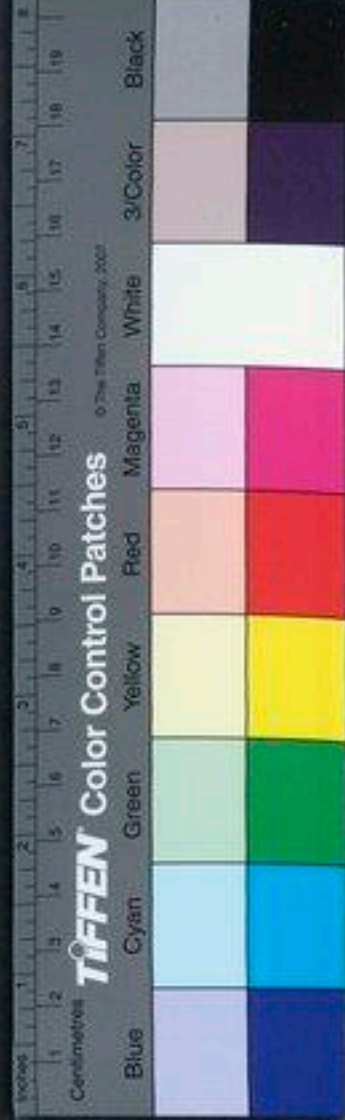


山以爲魚鶴園木皆賢者所退處而自樂者說亦  
有理若主誨之一字而隨事以明理則晦庵之說  
精矣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

此二句古無成說東萊以爲責在位之公侯曰賢  
者去朝時事可知爾公侯猶逸豫而不知懼乎其  
說已爲明白戴岷隱亦云公侯不以賢才爲念逸  
豫無度賢者不肯留至嚴氏以其與下文謹爾優  
游之爾字不歸一而不從其說今以爾爲指白駒

大者王小者侯也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  
終不我顧哉雪山曰此必舊爲公侯而今遁山林  
者也度斯人浪適其來無期少致丁寧頌禱之辭  
愛賢之深也華谷曰已去而彼留於是羨賢者退  
居之樂謂爾賢者若爲公爲侯則將勤勞國事無  
有逸豫之期今爾肥遁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願加  
保重耳愚按三說後來者笨近之而雪山爲徑蓋  
謂今日去國之賢即前日之嘗爲公侯者故皆以  
爾而指之庶與上下文相協但雪山謂斯人浪適





其來無期則來字爲添似改逸豫無期爲其來無期恐微有未安耳宜曰爾公也爾侯也今乃逆豫自適而無期乎謹哉爾之優游勉哉爾之遁思惜賢者之去而又體賢者之不容不去寄興悠遠矣秩秩斯于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王雪山云言面勢物色皆嘉也蓋如非比喻之如乃拔舉之辭耳

乃占我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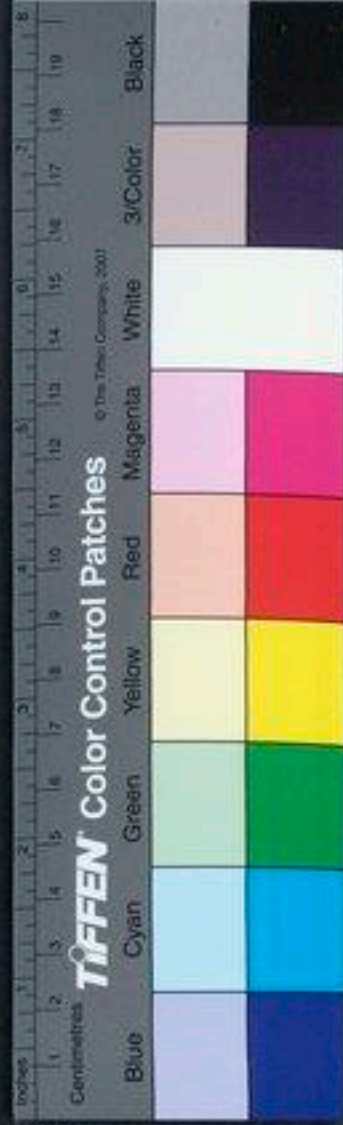
嚴氏謂皆頌禱設爲之言非真有是夢

古說屋紡磚也今所見紡無用磚者而屋亦與磚爲二物恐風俗古今不同爾嘗見湖州風俗婦人皆以麻線爲業人各一尾覆膝而索麻線於其上歲久尾率成坎古亦豈有此事而詩人因指之歟考牧

嚴云作牧養之牢而落成之

螟蛉有子螺贏負之

螟蛉青虫螺贏蠃蝓古說皆謂螺贏負螟蛉之子爲子置空桑中七日而化如揚子雲所謂類我類我者嚴華公岳載解頤新語曰近世詩人取螺贏之





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育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自為螺贏之形穴竅而出非螺贏以螟蛉之子為子也愚戊辰考試省闈聞同官官教台州董華翁云螺贏負螟蛉埋土中而寄子其身如雞抱子暖之而使生然其子即螺贏之子非以螟蛉之子為子詩之說得之揚子雲則失之耳時有監簿求嘉戴侗聞其說亦云嘗親見蠶蠟負螟蛉入筆管有兩蠶蠟互飛而共營之初非獨陽

宿其子而後復成其子則自能成而遺其子矣

因腐草出最精於物理

谷風

古說以谷風為東風嚴氏方以為大谷之風後章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則非東風矣嚴說良是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古說皆於序文不得終養父母上立意恐不過睹蓼莪之生意而興感耳

小東木東

古說謂小大皆取之於東晦庵獨以為東方小大





之國華谷從之於文義爲長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發爲殘賊莫知其尤

山有嘉卉爲栗爲梅我反廢爲殘賊莫知其罪感  
再木之得所而已不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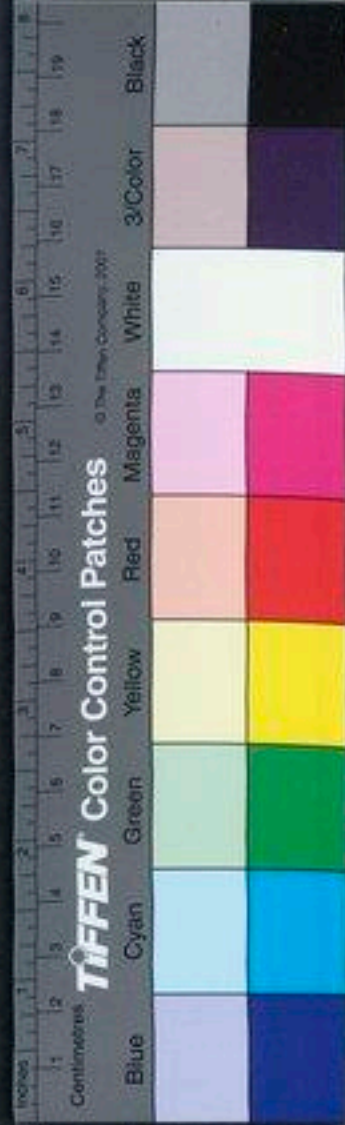
滔滔江漢

滔滔江漢尚足爲南國之綱紀盡瘁以仕而上之  
人曾莫我有是上之人不能宗主綱紀乎我而興  
感也

我從事獨賢

戴云詩意未嘗及小人非悔將小人也世既亂矣  
力微而挽重無益於事與無田甫田之意同朱云  
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愚按序言悔將小人本  
不成文蓋世有將二軍之說矣安有將小人者哉  
况詩亦初無悔用小人之意合以上二說詳之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

諸家多謂今日楚茨抽棘之場即自昔我藝黍稷  
之地蓋主序文傷今思古之說也然此詩與信南  
山等篇始終皆稱美豐登祭祀之盛無一豪幾微





宗應篇首二語獨歎田菜之荒而其後無一語相應也治世之音亂世之音豈能掩於言辭之間哉毛曰抽除也鄭曰代除茨棘以樹黍稷也雪山曰拔除茨棘而藝黍稷岷隱曰去茨棘而藝黍稷合此五家之說觀之抽乃抽去之抽非抽出之抽篇首二語非傷今矣愚按若如諸家以抽為枝條抽發則抽字當在棘字之下如其葉滑兮之類棘自抽耳非以人而抽其棘也今日言抽其棘與言刈其楚語意正同是以人力而抽之刈之也

非物之抽是抽荒之說為疑

華谷曰郊特牲天子植瓜華不斂藏之種是不稅瓜於民也此言民喜時物之新不忘君上思欲獻之愚意古者公私之田同一井天子植瓜亦必借民之力亦必於疆場而植之作詩者但序其瓜之所從出不必以稅民為疑也

甫田之什

歲取十千

毛曰十千言多也鄭氏謂一成之田十萬畝公田十萬取十千晦庵從之雪山謂孔氏言





九詩之作非如紀事之書必詳度量之數甫田言  
蒸取十千亦猶頌言萬億及秭皆舉盈數且叶韻  
耳愚謂鄭以制度言詩不若王以人情言詩也至  
嚴華谷一變其說以爲百取十焉萬取千焉則分  
十千爲二事而各爲之說幾於臆度又不若鄭氏  
言制度之有據矣晦庵又以此詩爲士大夫食祿  
采邑者之數未知采邑可有萬畝之收否晦庵又  
以篇末萬壽無疆爲上祝下恐合且依古注以爲  
民祝君也然自楚茨至甫田大田諸詩古說皆以  
晦庵之說爲長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按詩此本迎新昏之辭而詩序以爲思得賢友以  
配君子者也景者大也行者路也高山與大路類  
也此言親迎者之迎新昏也高山在望則仰之大  
路在前則行之于以駕四牡之駢駢振六轡之如  
琴由斯塗用斯禮以親迎云耳特述行道之所見  
而非有他義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  
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





後已表記之言蓋斷章取義以爲嚮往而興起氣象廣大使人拱挹不盡固所謂善言詩者也唐明皇因表記嚮往興起之義其序孝經遂有景行先哲之語似以景行二實字爲人心嚮往之虛字表記善於言詩而明皇不善於讀表記矣後世緣此遂有景慕之說是不以景爲大也音釋者又或以行作去聲是不以行爲路也皆始於明皇之誤非經旨矣

魚藻之什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藻豈樂飲酒

此詩與王在在藻同因詩序以爲刺幽王將不能以自樂諸家遂強以愁歎之辭釋之然本文之和樂氣象終不可改但外添一語云傷今之不然爾至嚴華谷方就本文造意生說謂在藻爲淺水而魚失其所依蒲爲近岸而愈失其所三味此詩初無此意說者自爲巧語而文致之讀者謹勿悅其新奇也雪山曰治世亂世辭意氣象自可見如下篇采菽詩亦初不見其爲刺

采菽

詩多託物起興如采菽則以筐筥承之君子來朝





則將何以予之蓋物必各有以處之故因以起興云爾說者乃謂采藿以待燕賜曲生枝節意味愈短此最讀詩之病姑舉其際云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古說以爵爲爵祿或以下民無爵祿之可爭也又以民爲人之通稱華谷主錢氏之說以爵爲酒爵云民之相怨各執一偏或因孟酒失歡至亡其身詩蓋爲持平之說以解之也愚按此說稍平易

黍苗

詩中明言美召公而詩序乃以爲刺幽王此類亦何評略庵之去序耶若下篇陽桑則詩中真有思見君子之意序非自爲之言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詩傳謂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露即其散而降下者其說甚工然有雲之夜必無露有露之夜必無雲蓋露乃天地清氣之合儻無翳隔即草木上自然凝結非待自上而降如雨雪之比也今所謂英英白雲露彼菅茅當是覆露之露非雨露之露

絲蠻黃鳥止于丘隅





詩傳謂縣蠻之黃鳥自言止于丘隅而不能前恐不若諸家謂役人見黃鳥得所止而感歎也  
有豕白蹄丞涉波矣

古說皆以爲將雨之證而未有明言其所以爲雨之證者王雪山云豕江豚也猪首魚尾有兩細足微白湖湘間多有之出則雨兆月近畢亦雨兆此說蓋考將雨之證也嚴華谷祖張子之說以爲豕性負塗雖有白蹄而不見今見豕白蹄羣然涉水是久雨而停潦多故豕蹄濯其塗而見白停潦尚多兩豕未久而雨雖下畢天又將雨矣其說甚工然非以爲將雨之候也

文王之什

假哉天命有商孫子

晦庵詩傳曰文王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愚按文王詩惟晦庵傳最爲理精語潔獨此二句之說於上下文語脉微有未順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此二句一意言文王之德也假哉天命有商孫子此二句一意言天命初本商之有也下文再言商之孫子其體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此四句一意言商之孫





子雖多今天既命周德殷之後反皆臣于周也一章八句語脉相生而其間條流次第絲豪不紊今若曰文王之敬如此而天命集焉是上之第二句與中之第一句跨涉而取義也又曰以商之孫子觀之可見是中之第二句與下之四句亦跨涉取義也且云觀之則可見又似添語補足而本文未必有此意也更在學者詳之若華谷以有商孫子臣有商家之孫子則鑿耳

永言配命

傳云配合也命天理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

嚴云配命謂王者與天爲配天之賦予萬物謂之命王者宰制天下亦謂之命按嚴說於經文爲近上天之載

新定邵氏禮記解曰載字訓詁不同說詩者曰載事也釋中庸者音栽謂天之造生萬物也俱所未安載猶地載神氣之載言上天所載之道無聲無臭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毛傳謂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晦庵傳謂明明德之著赫赫命之著愚按此詩至





中間方說文王爾嚴氏云首章專述天命喪殷之  
事故首二句且先泛言天人相與可畏之理味其  
次序當從嚴說

造舟爲梁

造七報反言造詣以舟代梁之地也晦庵以造訓  
作徐氏元有此音謂作舟爲梁也文王之親迎其  
造詣已成之舟其造作新舟固不可考毛氏因謂  
親迎之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  
則曲說也舟所以濟險無時不設豈特爲親迎設  
也地險不同舟隨宜而爲之制豈爲尊卑而立等

差也親迎而涉津渡特偶然耳豈必一一親迎于  
津渡而立爲舟梁之定制也

陶復陶穴

古謂陶爲窞復爲重複之窞穴爲陶其壤而穴之  
言土室也蓋謂古公亶父居於窞窞土室之中如  
此愚按窞窞者陶瓦之地非人生所居之地也王  
雪山曰陶今之土擊也以陶爲蓋於其上謂之復  
以陶爲基於其下謂之穴此言以土擊爲居也戴  
岷隱曰先陶于復穴將以營室家此言以未有室  
家而陶也二者視古說不同而稍近人情覺岷





隱之說爲尤近

榛楛濟濟

國語引此詩止言盛世氣象

求福不回

古說回者邪也愚謂回非邪也回乃入於邪之所自始也人生乎君何嘗不正不宜一旦禍福在前計較之心一萌卽爲回轉若自謂枉尺直尋以苟濟目前者不知正直之探一有回轉卽入於邪不可復返自昔喪名敗節之士如此類多矣學者讀求福不回之詩可以銘心而誓之終身也

生民之什

履帝武敏歆

鄭氏謂姜嫄履巨人跡歆動而生后稷近世大儒如晦庵東萊皆從之惟歐陽公嘗斥其誕至華谷復力主歐陽之說然如諸儒之說姜嫄正因履巨迹而主子而驚異之也是以棄之隘巷棄之平林棄之冰是以名之曰棄是以曰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何乃居然而生子也則其訓釋於上下經文皆協今華谷力排履武之說止以不難產爲坤異而亦襲用諸儒之語曰上帝豈不寧





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使之安然而生子也則其說不通矣蓋不難產正可言獲神之祐豈反以此疑天之不康禋祀耶不難產正人情之所喜豈反以爲怪而棄其子耶難產者偶然不難產者皆是也豈獨后稷而異之耶且無災無害特詩人形容后稷始生之一事此詩豈專爲不難產而作耶有相之道

鄭曰若有神助此語未爲怪也諸家乃多不從之不知詩人形容鋪張設爲之辭如降神降種之類多矣此乃詩人之體雖今時亦然今恐其涉怪止

以去草爲相助此乃農人之常耳豈所以誇后稷

實發實秀

發者苗之長盛秀者苗之吐華

即有卽家室

古註謂卽爲稷之母家先儒疑卽必自有其君或絕亡或他徙李迂仲曰此皆臆說無所考據今據此詩后稷封於郃其事甚明若以卽爲稷之母家則未之敢信愚按李之說是矣然意先儒之爲此說者以詩有卽之語卽者就也故以爲就封於母家不知卽乃遽然驟得之義稷乃始封故云爾





以祈黃耆

晦庵以爲祝壽的矣諸家尚因繼序以爲乞言俗見傳染之難回如此

令終

言善終如始者是言考終命者非

公尸

天子必取孫列之諸侯入爲卿大夫者爲尸故云公尸見孔氏禮記疏

假樂

諸家以六句爲章岷隱華谷四句爲章文義甚順

洞酌

晦庵云行潦尚可鑄饔豈弟君子豈不爲民之父母乎此起興也詩之本旨也凡謂薄物可以格神由厚德可以厚民者本繼序之說也

卷阿豈弟君子

晦庵諸家皆以君子爲指王嚴氏破其說謂若以指王則於來游來歌說不通然晦庵意召公從成王游歌而叙其事則亦未嘗不通也此詩第五章有憑有翼方引入用賢之意第七章鶉鶉王多吉士方明叙用賢之事古人作文次叙不可誣也





戎雖小子

晦庵以戎爲指同列雪山以小子爲名少年合二說方備

蕩之什

鬼方

古說鬼方遠夷也不知何方雪山謂楚俗多鬼指楚也愚按易言高宗伐鬼方詩言高宗伐荆楚則鬼方即荆楚可知矣

維德之隅

毛曰隅廉也蓋矜持修飭即此德之方正形見者

自鄭氏取譬於宮室有由外知內之說諸家始多費辭晦庵止云隅廉角也視毛說尤精明

寧爲荼毒

諸說皆云安爲荼毒惟詩緝云民苦於虐政欲其亂亡故寧爲荼毒而不之卹愚按經文自明白因訓寧爲安而多事今詩緝得之

征以中垢

此句本難曉詩緝云良人本爲善彼不順者攻以內行污垢之事於文義亦通

靡有子遺





諸家皆泥說文以予爲無右臂之兒恐不若徑以  
子訓獨蓋經文但云無復子然而獨遺者耳  
無不能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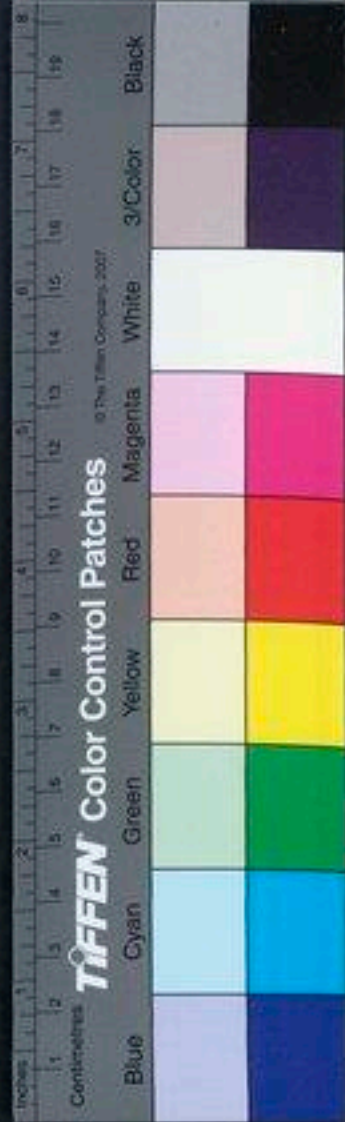
此句極難曉毛曰言無止不能也李曰未嘗以不  
能之故而不敬也戴曰靡有不能而止者朱曰無  
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爲也嚴曰言毋謂不能而  
止不能也然於本文終未曉然或疑此章歷言羣  
臣盡力救旱故於章末結之云靡人之不周盡矣  
以其用力言之無不能止過其旱勢者不知上天  
云何而不感格也未知然否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舊說皆謂姜氏之先主四嶽之祀故嶽神祐之既  
生穆王時之甫侯又生今日之申伯以申甫皆姜  
姓也詩緝非其說謂詩不過設爲神異之辭以形  
容仲山甫申伯之生此詩本爲申伯作而借山甫  
以大申伯也豈有遠取周室始衰之甫侯以匹中  
興之申伯耶此說覺於詩意寬平

往近王舅

近鄭音記諸家從之王雪山獨云王舅非獨申伯  
一人故云往近王舅當是諸舅先在謝者今與





昭假于下  
相近審如此說則近當如字讀不必改音記矣

朱云昭假于上天而監在下嚴云有周之德昭明假至於下愚按主天監而言則周德之昭假在下似不必增字爲說本文極明白矣

袞職有缺

方博士解王制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也云袞雖三公可服非有加則不賜詩言袞職有缺惟仲山甫補之蓋謂是也此言袞者人目之極常缺之而不服惟仲山甫加賜而得之是常時所缺而今

則補之也此說有據而理通說詩者未有此故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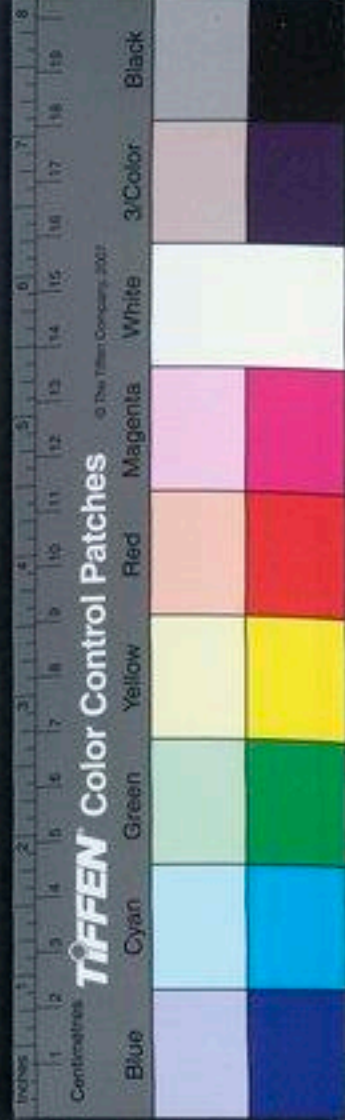
潰潰回適實靖夷我邦

諸家皆謂刺其以小人而任安邦之寄獨雪山云靖夷寂寞也以爲佳語者非

周頌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三句言天文王之德之純以下始言文王中庸以於乎不顯屬之文王蓋亦斷章取義





彼徂矣

詩意似不過謂太王文王雖已往而流風善政猶存耳鄭氏以彼爲指萬民已覺多事晦庵又以下句之岐字綴彼徂矣共四字爲句而云彼徂矣岐恐無關大義但上云彼作矣下云彼徂矣自相對今以歧字綴徂矣之下恐驚俗也

成王不敢康

古注以成王爲成此王功蘇氏謂若以成王爲成王誦之成王則下文云基命成王非基命之君李氏謂書云成王畏相亦非言周之成王然國語載叔向引此詩云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也此在古注未作之先晦庵力主國語之說歐陽公亦云以爲成王誦則文理易通凡二說在學者詳之

維天其右之

晦庵云神坐東向在饌之右然諸家皆本古說以爲右助此亦非大義所係且合從衆

維

序以爲禘太祖於詩文無之於禮於論語則徹祭之樂歌詩中烈考皇考或以爲文王或以爲武王





華谷考以祭法考乃祖父之通稱右烈考之右晦  
庵亦以為左右之右云尊也按古注亦以為右助  
之右未知孰是若雪山則曰右非尊也蓋先也左  
靜右動動者於用為先故漢右丞相先左丞相然  
非古義也

陟降庭止

古以庭訓直晦庵以為若見其陟降在庭義極明  
白戴說同

酌

晦庵與諸家多謂酌即舞勺之勺也嚴華谷破其

說謂勺者成王之樂若酌頌果為勺舞之勺當述  
成王繼承之事今此詩言告成大武非舞勺之樂  
章矣愚甲午歲游學姚江試時純熙矣至載用有  
嗣五句題以載用有嗣為成王主司湛太博得之  
大喜以冠諸經此時愚方弱冠未考經書但據尚  
書成王四征弗庭與方行天下等語因謂成王初  
年天下猶未定未嘗不繼武王之武以定天下故  
創為此說耳乃今考開諸家經解如晦庵則曰後  
人寵受此王者矯矯之造亦惟武王之事は師如  
雪山則曰遵養時晦謂文王也我龍受之謂武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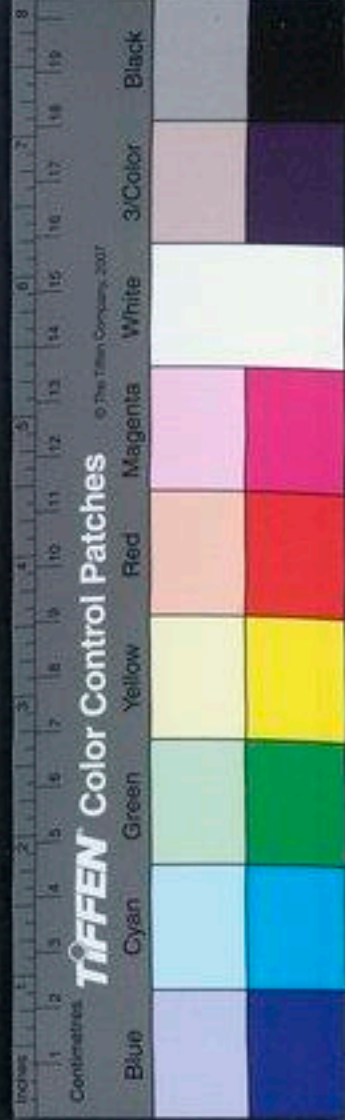
也載用有嗣謂成王也當時偶然之鄙說乃與暗  
合竊意此詩正爲成王作也我亦主成王而言之  
也上文養時晦用大介皆推其本始以起之也文  
王之時如此武王之時如此今日所以嗣之者又  
如此此其所以爲酌而序所謂酌先祖之道者也  
華谷謂非成王之勺豈未細考歟讀者更詳之

魯頌

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愚按行父文公六年如陳如晉至襄公五年卒其  
見於經者凡五十四年使行父壽踰七十計其死

文公時年方弱冠僖公者文公之父也行父安得  
追事僖公而爲之請命于周若史克又後行父十  
年方見於經恐亦未必追事僖公也且序之爲此  
說者以魯有頌爲僭而行父魯名臣也謂其嘗請  
命於周則魯非僭耳然魯之僭莫大於郊矣明堂  
位言成王賜伯禽以天子禮樂使世世以祀周公  
審如此說亦未必使之郊天行天子之事也况呂  
覽明言魯惠公請郊禮於平王而史角往魯呂覽  
作於秦明堂位作於漢是成王賜天子禮樂之事  
未必有之故自伯禽至莊公十七世未聞有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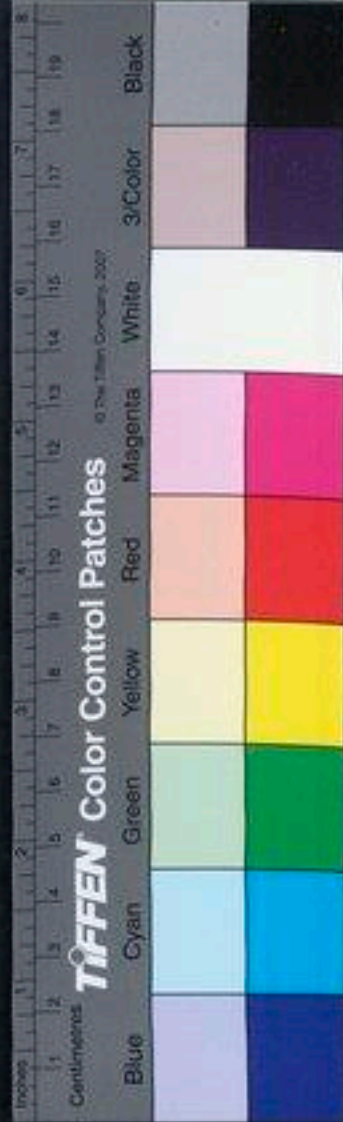
者僖公三十一年始卜郊而卜不從繼此若宣若成若定欲郊則牛輒傷禮之不可僭神之不歆其祀如此魯人曾不知媿反以郊爲盛事而張皇之序者尚欲避頌之爲僭何異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耶且魯頌非周郊廟之頌也臣子祈其君而後世序詩者加頌之名以代列國之所謂美耳郊僭也不以爲僭詩非用之郊者反以爲僭而請之乎且此詩作於誰而請之也謂作於僖公僖公不應自頌其美謂作於臣子臣子不應專達於朝然則序詩者之言特未可知也

劉元城嘗言我 藝祖不事虛文至 太宗朝方  
用兵河東羣臣已作詩歌淮夷固魯積患也僖公  
僅嘗從齊威公會諸侯于淮反因此見止於齊明  
年乃得歸可蓋之甚者也魯臣反作詩歌以誇大  
其功雖曰祈願之辭然亦此魯之所以不競歟

商頌

湯孫

諸儒皆以湯孫爲指時王之主祭者岷隱始謂詩  
曰於赫湯孫則湯孫不應自誇遂指爲商世之先  
王然下文云湯孫之將則先王豈自奉祭祀耶樂





以悅神故曰於赫湯孫穆穆厥聲以侈言其樂之美如飲食云苾苾芬芬以侈言其飲食之美凡以悅神非自誇也武王之祀山川也自稱有道曾孫古人初無後世之嫌直以契合神心而已

駿尾

古說駿天也尾厚也是曰為下國大厚於文義既不通於前章為下國綴旒語例亦不叶董氏謂齊詩作駿駮謂馬也晦庵取其說蓋上章云為下國綴旒喻也示勇下國之心也此章云為下國駿尾亦喻也為其負載下國之任也若曰馬非所

以為喻則旒旒亦可足為喻矣斯可以喻於妃鳴飛可以喻古人託物取義固不嫌其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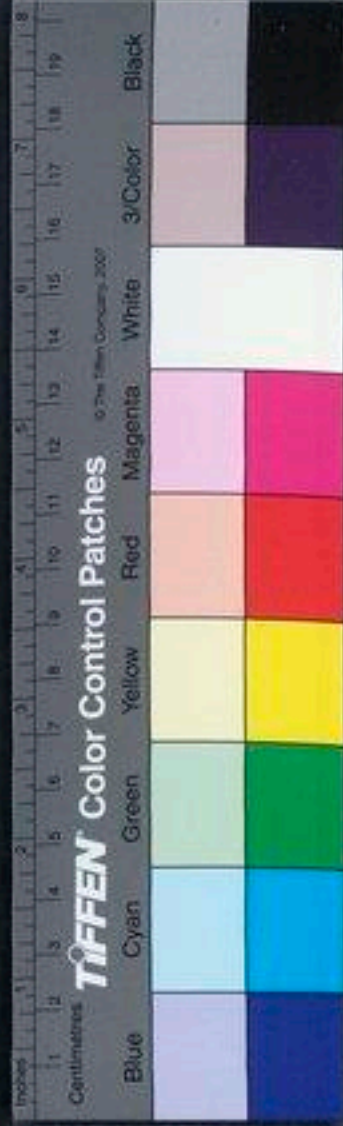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曰抄分類卷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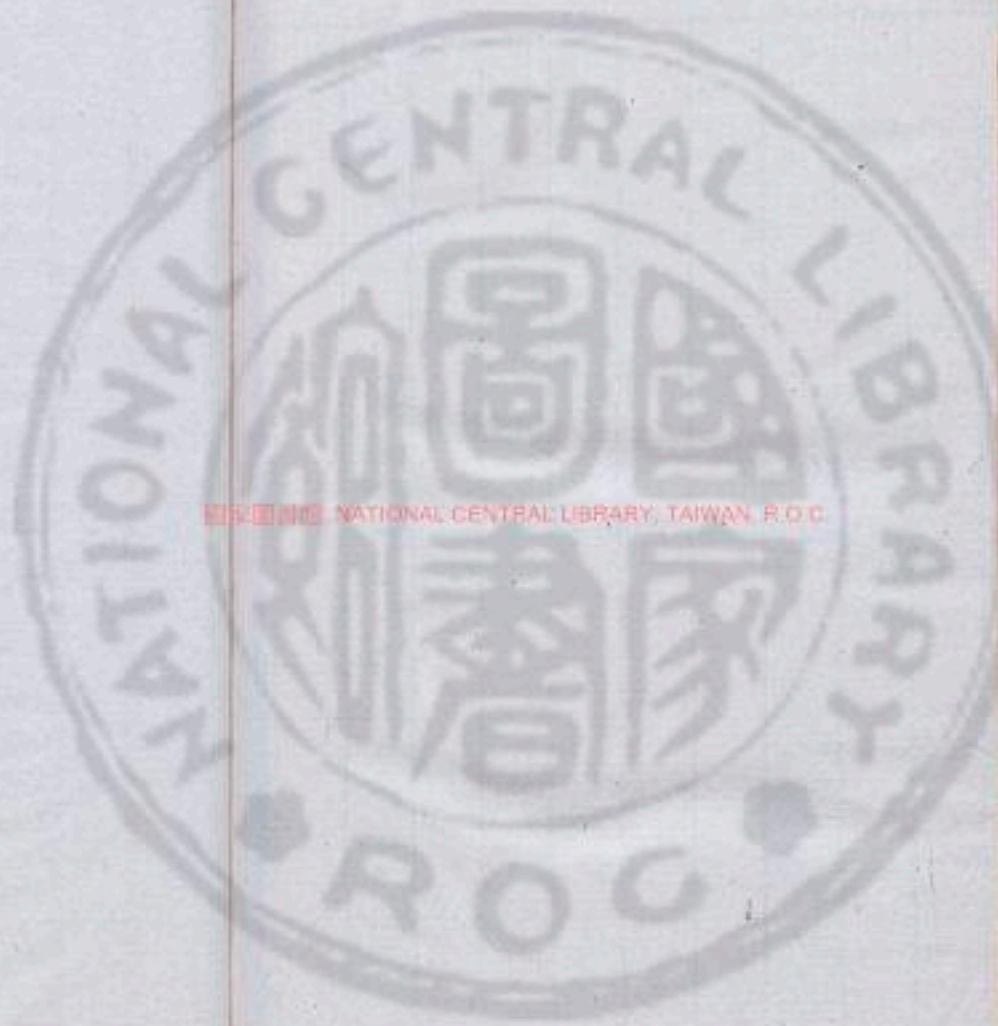


NATION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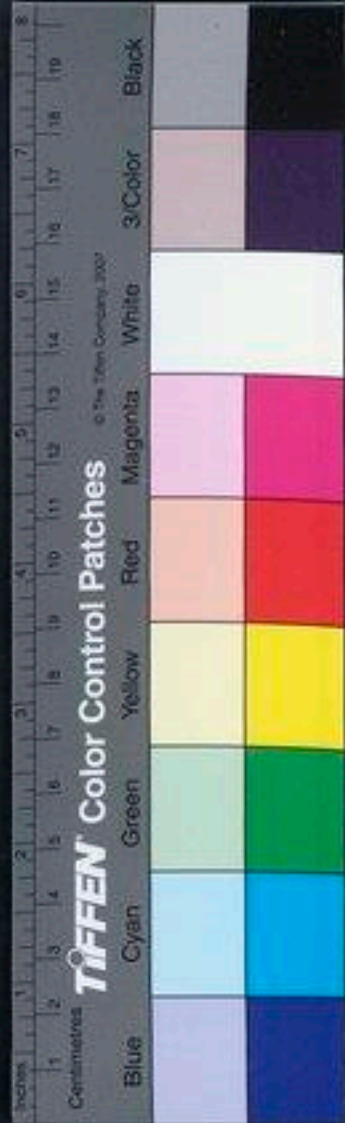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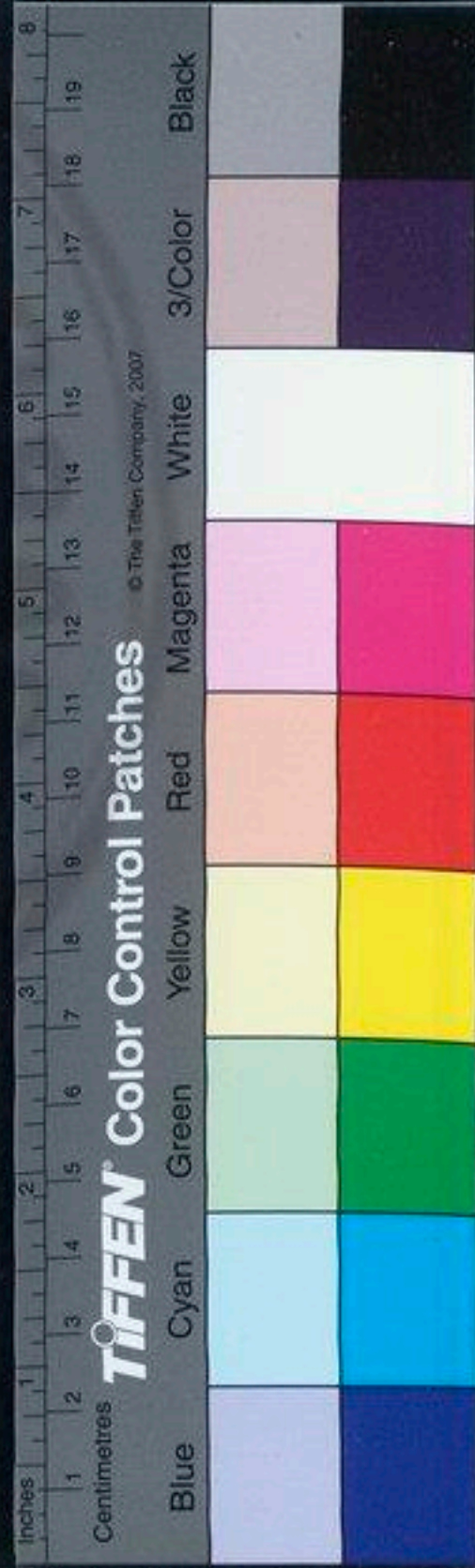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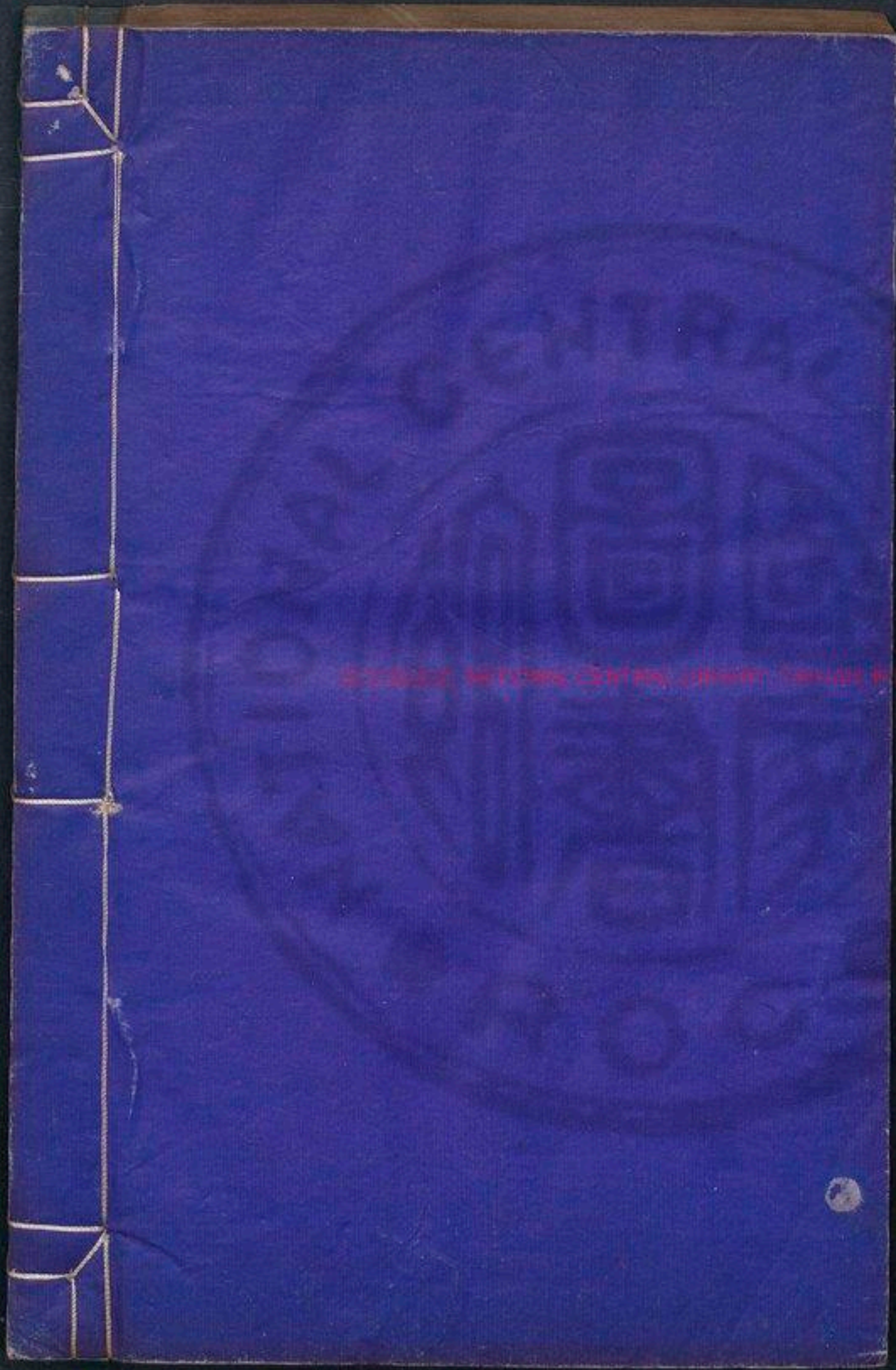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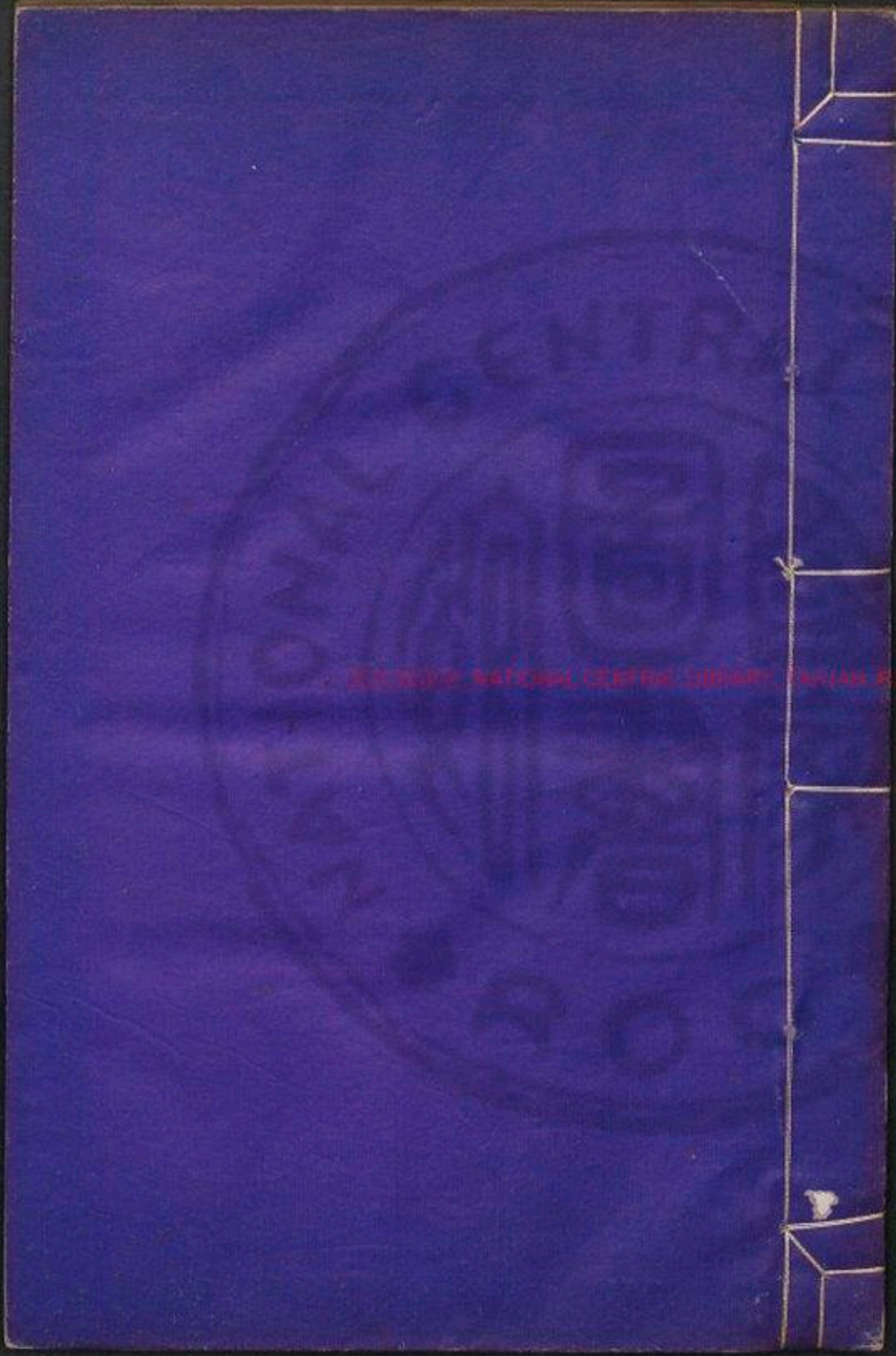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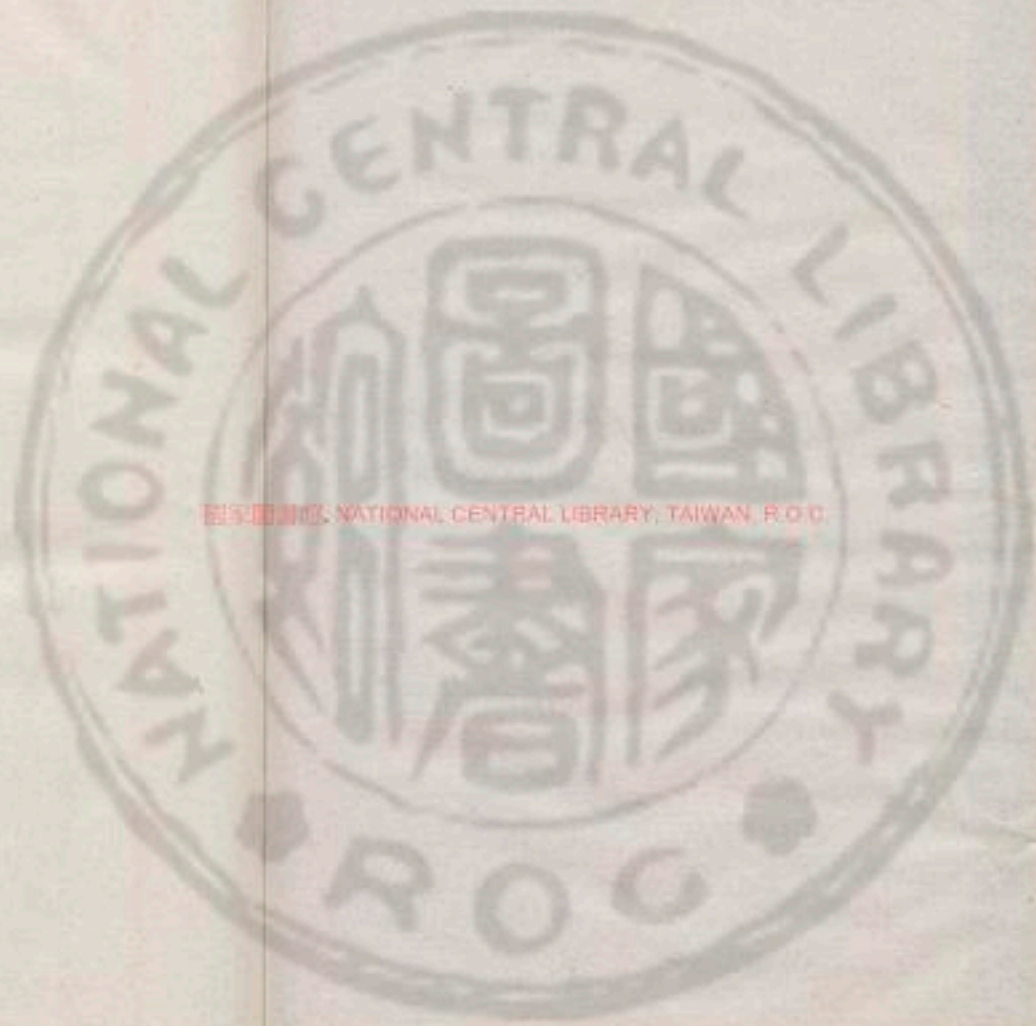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74476 23



國立中央圖書館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五

讀尚書

經解惟書最多至蔡九峯參合諸儒要說嘗  
經朱文公訂正其釋文義既視漢唐為精其  
發指趣又視諸家為的書經至是而大明如  
揭日月矣今惟略記一二

堯典

欽明

東作  
按堯與始終皆主欽字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云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然以南訛西成朔易類之疑平秩主人事而言東作主時至氣應物類興起而言作如土膏墳起之類

蒼三百六旬有六日

三百六十日一歲之常數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行速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會視三百六十日多五日有奇各氣盈月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行一月始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有奇視三百六十日虧四日

有奇名朔虛合氣盈朔虛而生閏蔡解極精

舜典

人心惟危一章

此章即堯嘗授舜之辭舜申之以授禹而加詳焉耳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蓋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授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舜加無稽之言易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祿永終之上又所以防警之更勿至於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





辭也皆主於帝堯永終敷語而發於執中之訓正  
說也永終之戒反說也正反相因章旨該貫蓋舜  
以始初所得於堯之訓戒併平日所嘗用力於堯  
之訓戒而自得之者盡以授禹使知所以執中而  
不至於永終耳豈為一意設哉近世喜言心學捨  
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撫道心二字  
而直謂即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  
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九峯之作書傳嘗  
迷朱文公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  
不以治之之法而併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

皆在峯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  
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  
乃因以三聖傳心為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  
字為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為據依矣愚按心  
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  
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  
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  
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  
而相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乎理而皆  
無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源於此而滑稽戲劇肆





無怠憚之語懼理之形彼醜謬而允聖賢經傳之  
言里者皆害已之具也故以理爲障而獨指其心  
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此蓋不欲言理爲此遁辭  
付之不可究詰云耳聖賢之學由一心而達之天  
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  
同歷千載越宇宙有不期而同何傳之云縱以舜  
之授禹有人心道心之說可曰傳心若堯之授舜  
止云執中未嘗言及於心也又安得以傳心言哉  
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借書其  
所見如此

臯陶謨

無教逸欲有邦

漢王嘉奏封事引書云無教逸欲有國劉元城疑  
教字轉寫作教字

禹貢

海濱廣斥

古說以斥爲斥鹵蔡解引許慎云東方謂之斥西  
方謂之鹵而云斥鹵鹹地愚接管子斥者新蜀所  
生之地鹵乃鹹地於斥不相下今嘉興府瀕海人  
呼垂蘆之地爲斥墜





三江既入

三江之說極衆程尚書盡闕其說主蘇民指豫章江為南江以足經文中江北江之數愚按豫章江於經未嘗稱江審如其說則三江皆在上流於揚州何豫焉蔡氏闢其說而主唐仲初吳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其地名曰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蔡之說的矣愚按越絕書云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為越伐吳之路五湖既共今之太湖則三江豈外於今

之松江又秦語云越王擒之於三江之浦越語載子胥曰三江環之民無所移及越欲釋具范蠡諫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則三江與五湖相連又可知矣然愚嘗泛舟松江至海口不見吳都賦注之婁江東江也吳志載青龍江白蜺江今皆塞姑錄之以翼蔡氏之說

涇屬渭汭

古註謂水內為汭諸儒皆從之蔡解獨以涇渭汭三者皆水名而汭入於涇愚按若如古說涇入於渭水之內而涇沮既從渭水攸同皆主渭言之文





意俱協若以汭爲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者是  
涇既入渭汭又入涇下文涇出之從灋水之同孰  
從孰同耶兼經云涇屬于渭而乃云汭入于涇文  
恐相反又下文會于渭汭若二水則不以會言矣  
恐渭汭合依古說也

職方氏其川涇汭易氏辨云汭非禹  
貢之汭禹貢言汭皆水內此川名

東爲北江

蔡云北江未詳愚恐漢江自北而入大江故云耳  
非他有北江也

朔南暨聲教

古註以聲教斷句諸家皆從之余友蔣榮甫云昔

徐履赴試道涓求水村舍有老士人教四五童蒙  
以朔南暨爲句徐言其誤老士人者怒曰獨朔南  
暨聲教而東西無預耶東西皆有所止之地故以  
海與流沙言朔南地廣故以暨言而下文總以聲  
教訖于四海耳使如衆說當云聲教暨朔南何云  
暨聲教耶徐用其說魁南省

胤征

仲康肇位四海

林氏謂羿廢太康而立仲康而仲康即位之始即  
能命胤侯徂征掌六師

權使仲康盡失





其權則羿之篡夏豈待而後耶愚按史記載  
太康失國太康崩弟仲康立若果廢太康而立  
弟豈待太康之崩耶近世燭湖孫季札立薛常州  
士龍之說謂常州考以地理羿拒太康據其都太  
康不知所終仲康乃之洛地自立今拱州太康縣  
是也仲康既在五弟之數後于洛汭不在舊邦不  
爲拜所立明矣是太康失邦自在河北仲康別立  
自在河南仲康沒而相繼之拜使其子澆侵相於  
河南相遷于帝丘後竟滅之相后方身逃歸有仍  
生少康夏乃中興此說與經文距于河五弟御其  
毋以從之說合林說雖免羿假王命攻異己之嫌  
又不若薛說之爲辯

臣扈

蔣榮甫謂其伯父尚書嘗聞前輩言扈者啓同姓  
之國見堯舜皆賢而啓乃繼禹扈不服大戰于  
甘自是終夏之四百年不臣夏至湯伐夏而後扈  
來臣於商或作臣扈之五成湯放桀于南巢巢國  
不義之終商六百年不來朝至武王高而後巢  
伯來朝於周故作旅巢命之旨是說也嘗於經經  
奏 先皇帝理宗云





仲虺之

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湯不得已而伐夏自以爲慙此心如書曰不自上茲慙德也乃所爲實德歟

續禹舊服

古註云繼禹之功統其故服蓋指弼成五服之服以繼有天下言也蔡解以爲繼禹舊所服行恐亦寄搭義理耳本文未必其然合從古註

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

吳氏以用爽厥師簡賢附勢意不貴疑有脫誤愚

按上言天命湯伐夏下言與夏桀同惡者不樂之也若止據兩句似乎不貫若合上下文未嘗不貫何脫誤之有

小大戰戰固不懼于非辜

愚按湯誓言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是湯之衆安於湯之德謂桀之暴無如我何也此云小大戰戰固不懼于非辜是桀之衆皆疾湯而湯之衆皆震恐也二義正相反蓋湯誓者誓衆之辭當時必衆言猶有未同者故湯諭之如此仲虺乃寬釋湯所德之辭謂夏商已勢不伐非湯得已也





各有在不富以文官辭

盤庚

汝何生在上

古註以上為人上蓋指在位言也諸家從之蔡解  
以上爲天愚恐生在天三字爲文意未安若主民  
庶言之以上爲指耿邑猶可耳若曰汝全不遷邑  
且圮矣何能生育於其上耶

說命下

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遷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  
沮亳暨耿終罔顯

古註謂高宗自言既學而中廢業遂居田野河洲  
其父使居民間知民事故也蘇氏始謂甘盤遂于  
荒野而諸家多從之蔡氏謂無逸言高宗舊學于  
外爰暨小人國語亦言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與  
此皆合若以台小子語脉推之蘇氏之說非是此  
論精矣世猶有不喜其說者以暨厥終罔顯非所  
以言高宗也愚按蔡云高宗歷叙廢學之因而嘆  
其學終於無所顯明其說亦本古註初并蔡氏自  
爲之說且自言學罔顯而下文求使說爾惟訓  
朕志文義必順無可疑也





顯則上文既言宅于河又自河祖毫路顯  
甚明豈得言罔顯耶且蘇氏雖以豚野爲甘盤而  
小蘇氏作古史亦以豚野爲高宗也

高宗彤日

夫既孚命正厥德

高宗彤祭而有雉雉之異祖已遂訓以天之於民  
降年求不求惟其義如何天既信其命令賞罰無  
差而民猶以爲無如我何此民之愚也王之事天  
正此而已豐祀何益此彤日一篇之大旨而古註  
得之矣蔡氏疑高宗之祀如漢武五時祀祈年請  
命之事謂孚命者天以妖孽而譴告之謂言民者  
不敢指斥高宗而托民爲言恐皆意之耳此書明  
言典祀無豐于昵蔡氏亦明言昵爲禰廟豈有若  
漢武五時祀之類哉近世忽漢唐古註而欲自生  
義理故或思索之過如此

微子

我舊云刻子

王充論衡作我舊云孩子謂識紂惡於孩子之時  
泰誓

觀政于商





古註與諸家皆謂觀商政之善惡或以爲觀兵者  
非矣蔡氏以商書萬夫之長可以觀政爲據謂以  
諸侯之向背觀商政之得失恐亦不若古注爲徑  
商罪貫盈

貫者串物之名即今錢貫之貫貫盈者積而至盈  
也古注謂惡貫已滿是矣蔡解以貫爲通恐貫通  
與貫滿各是一義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古注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蔡解云過者責也  
百姓責我不正商罪此說雖於伐商爲順而在字  
無歸着以語昧當從古注大意不過自任以天下  
於伐商意亦不背

王乃大巡六師

蔡氏云天子六師是時武王未備六軍於牧誓叙  
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辭也愚按牧誓所  
叙三卿乃指友邦家君之三卿安得以爲證若武  
王止三軍史臣安得增飾爲六師而周王于邁六  
師及之詩人又何所指而言耶竊意曆數有歸天  
人胥應武王旣可於伐紂何獨不可於六師然世  
遠莫可考且依經文讀之





洪範

王省惟歲止月之從星一章

或云此四五紀之文錯簡在八庶徵之後蓋九疇皆有演辭而四五紀獨無之王省惟歲以下正叙四五紀之說而於庶徵無關移此置彼文義方順

二曰富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其貴所謂祿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為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游氏禮記解云

五曰惡六曰弱

古註謂惡醜陋謂弱底劣蔡以惡為剛之過弱為柔之過恐合從古註

金滕

我之弗辟

古註辟法也蔡氏本鄭康成音辟為避謂管叔流言周公避居東都及成王迎公西歸管蔡懼而反成王始命公出東征所以明周公之心善矣但世遠恐難質言爾書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未見有歸後再出東征之次第若居東止是避流言則罪人斯得亦不當即繼於居東二年之下鄭





氏於七月詩序周公遭變亦注云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正義云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愚按管蔡流言之時未有東都也不知鄭氏何據而有此說若依古注以辟爲法辟之辟則蔡伸之命云乃致辟管叔于商正與此辟字同

康誥

周公初基止乃洪大誥治

諸家皆以爲成王命康叔以篇首有周公之語也然成王而謂叔爲小子封謂乃祖文王爲文考且稱其父爲寡兄皆不通今蔡氏以篇首爲洛誥錯簡王若曰以下爲武王命叔文意方白非車識不及此又謂梓材非命康叔之書蓋錯簡亦良是蓋惟篇首王曰封數語爲命康叔今王惟曰至子子孫孫求保民皆臣告君之辭甚明

酒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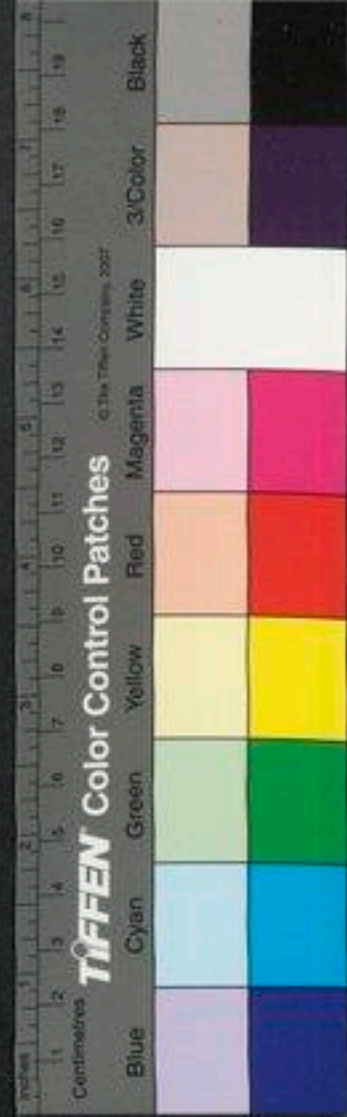
爾大克羞者惟君

古說養老君之事蔡云惟君未詳且合從古說

召誥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古註云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蔡云所處所也猶





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無往而不居敬  
矣古說作一句讀所作虛字說蔡說作兩句讀所  
作實字說然古註不費力

洛誥

朕復子明辟

古說成王幼周公代爲君辟至是復還於王蔡氏  
以康誥篇首周公作新大邑於東國洛一章爲洛  
誥之篇首而以此章爲公遣使告於成王復乃復  
命之復明辟乃稱成王之辭成王未嘗一日不居  
君位何待於復王葬居攝潛移漢鼎皆儒者誤言  
復辟有以啓之愚謂此說不獨考正文義其有功  
於天下後世名義大矣

命公後

舊說以洛誥命公後之語爲公欲明農而成王爲  
公立後於魯以留公蔡氏謂成王回鎬京而留周  
公於洛若封魯則已久方周公東征之初已有魯  
見費誓矣舊說多士本書序以爲成周既成遷頑  
民蔡氏謂其遷已久此乃周公治洛而告諭之辭  
愚按成周即今洛陽是爲洛邑之下都保釐大臣  
如君陳畢公皆居之畢命之書曰今予祇命公以





周公之事又曰周公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則周公治洛無疑九皆合從蔡說蓋朱文公師友之考訂者精矣

無逸

君子所其無逸

近世諸儒皆以所爲處所謂君子以無逸爲所說理雖精思恐讀得太重於本文似立說生意蓋無逸之書最爲明白終篇無一語埋意用字如後世苦於作文者之爲此語若曰君子所能無逸者以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故雖身居

安逸而此心終不敢自逸耳所字疑只是虛字平一平說過如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滯于觀及時人否則有愆先儒多以則字訓法則之則疑亦皆虛字平心讀之自見其無他也又書中誕字肆字惟字多是古語助辭今誕必訓大惟必訓思多有不通而自爲之說以形容之惟肆字訓故字處多協

惠鮮鰥寡

古註云加惠鮮之鰥寡之人是鮮訓少鮮爲鰥民之鮮合作上聲是鮮與鰥寡二字相連恐於文末順諸家泛言惠及鰥寡皆置鮮字於不說惟蔡氏





云惠鮮者鮮寡之人垂首 喪氣齊予凋給之使  
之有生意是鮮爲鲜活之鮮合作平聲是鮮與惠  
二字相連於文方順然蔡說微近於巧愚按詩云  
鮮我方將鮮亦上聲訓善今仍以惠鮮二字相連  
不必改爲鮮活之鮮文義自協

君爽

故殷禮陟配天

古說升配天蔡說以陟爲升遐恐未安升遐主人  
而言升配主禮而言

則商實百姓

古以商實百姓爲句云使商家百姓豐實蔡氏以  
商實絕句云國有人則實而以百姓屬之下文王  
人罔不秉德通爲一句遂指百官爲著姓王人爲  
微臣愚按王人本言王者王人求多聞是也謂王  
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者後世之說書中無此謂  
百姓爲百官者亦後世注堯典之說晦菴已指平  
章百姓爲畿內之民而蔡氏用之矣

顧命

顧命

諸說顧回首也回顧而發命愚恐若言回顧卽爲





回首而顧凡單言顧者正是目在之耳若顧諟明命顧畏民暑之顧亦豈回首者哉成王憑玉几命羣臣羣臣在其前成王無回顧之事

畢命

旌別淑慝。

殷人心不服周周公征伐定之又分治成周以慰安之繼以君陳更三十六年而畢公繼之尚以旌別淑慝為政是殷民猶未盡服必俟生長於殷世者老死至盡而後人心定耳東坡於多方之解謂殷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其論極正我朝兵不血

刃以無心得天下而一切以恩撫之嗚呼聖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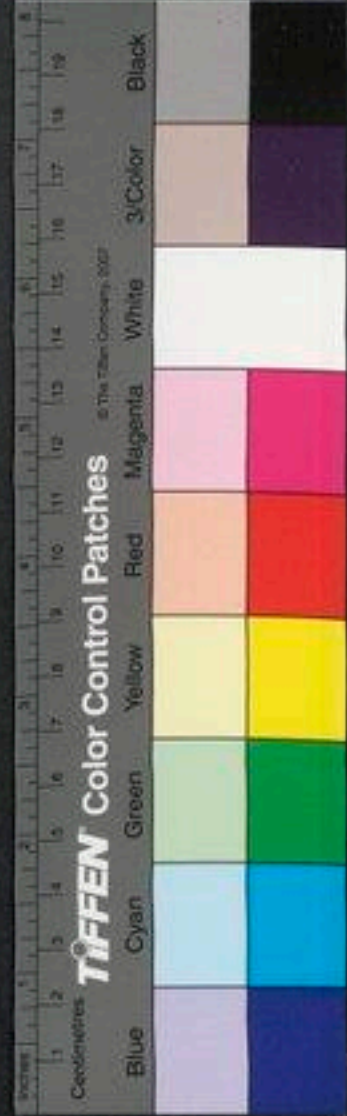
藝祖待八國降王以禮而武王親斬紂使 藝祖為周意殷民未必若是之久擾也

君牙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一章

古說多謂民情難得使人主思其艱而圖其易務卹民情耳蔡氏以怨寒暑為小民自傷其生以圖其易為衣食之恐局於一端而為君之大德亦非以衣食與人也 在學者詳之疑合從古說為平易

秦哲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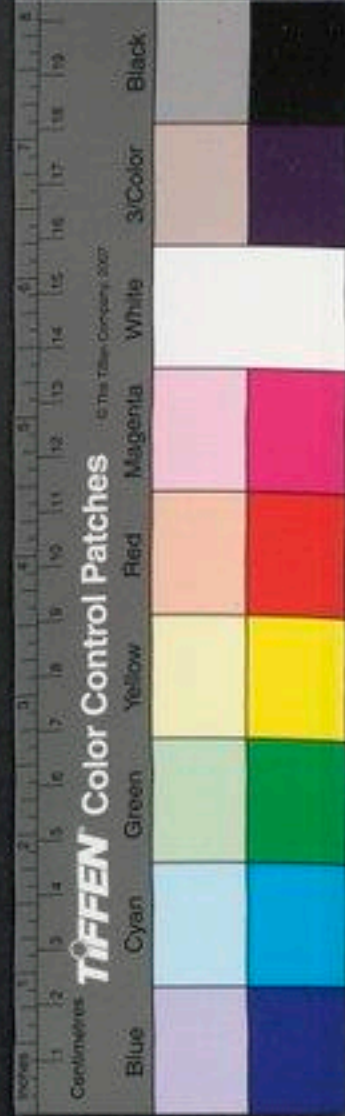
番番良士一章

蔡氏云良士謂蹇叔（男士）謂三帥（論言謂杞子先  
儒皆謂穆公悔用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  
之言愚按於良士云我尚有於勇夫云我尚不欲  
於論言云我皇多有恭釋云我皇暇多有之哉以  
上文二尚字觀之語脈車歸重於論言則蔡氏之  
說精矣蓋穆公殺之師實杞子啓之也然殺之始  
禍雖在杞子而成之者實在孟明（孟明違父誤君  
再敗秦師焚舟之役亦終無寸功自此秦晉連兵  
數十年不止殺師之一役其罪又重於杞子亦不

當以三帥並言蔡氏特以釋誓文之意論者不可  
以是薄孟明之罪

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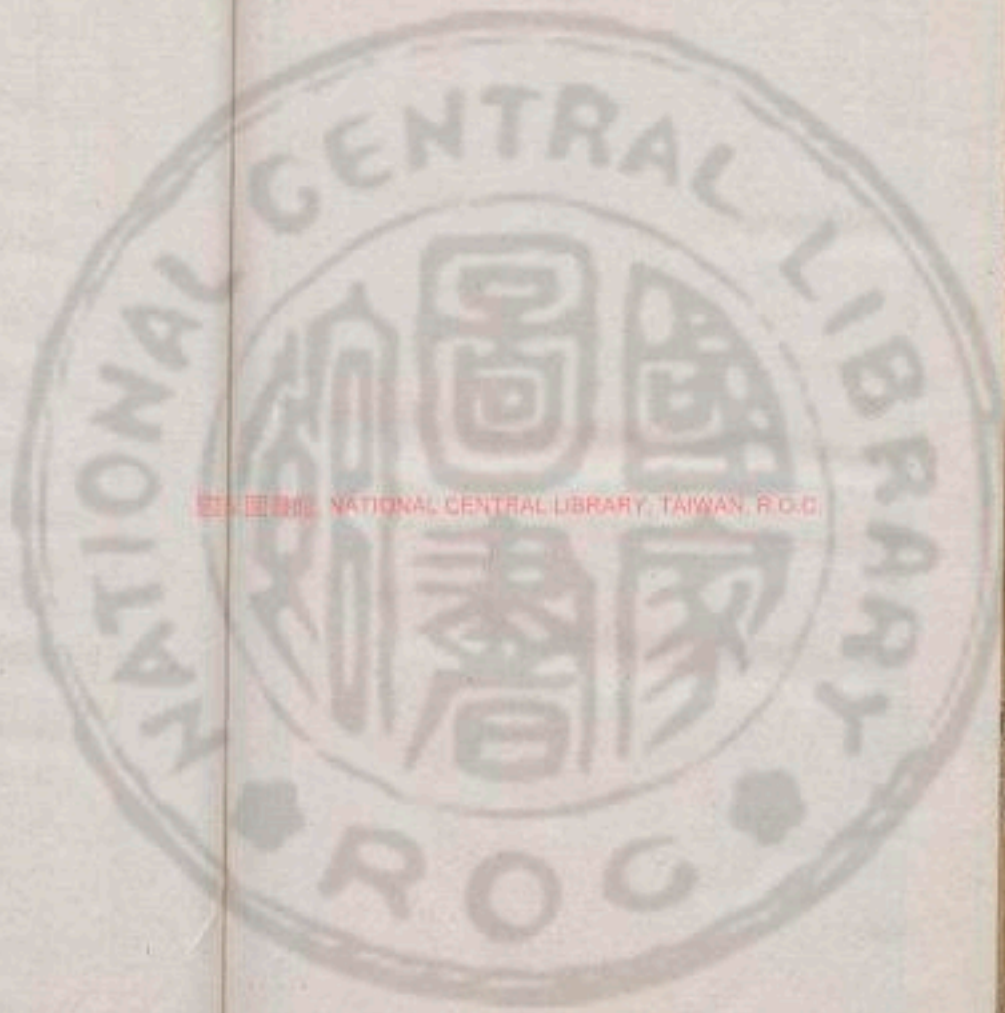
蔡氏云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愚意若以上文  
若已有有之之例似不過謂好人之彥聖如出於我  
耳宜從上說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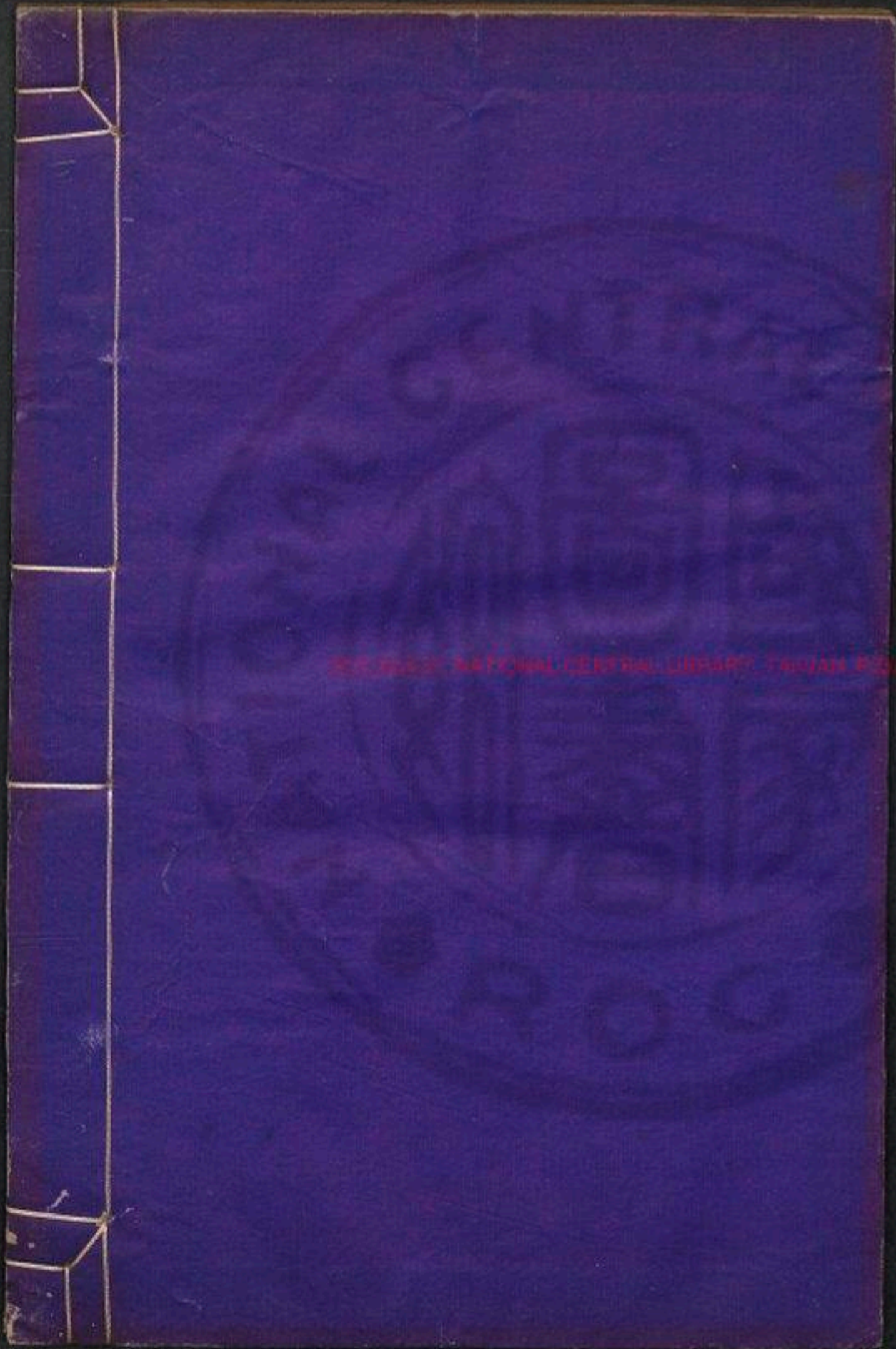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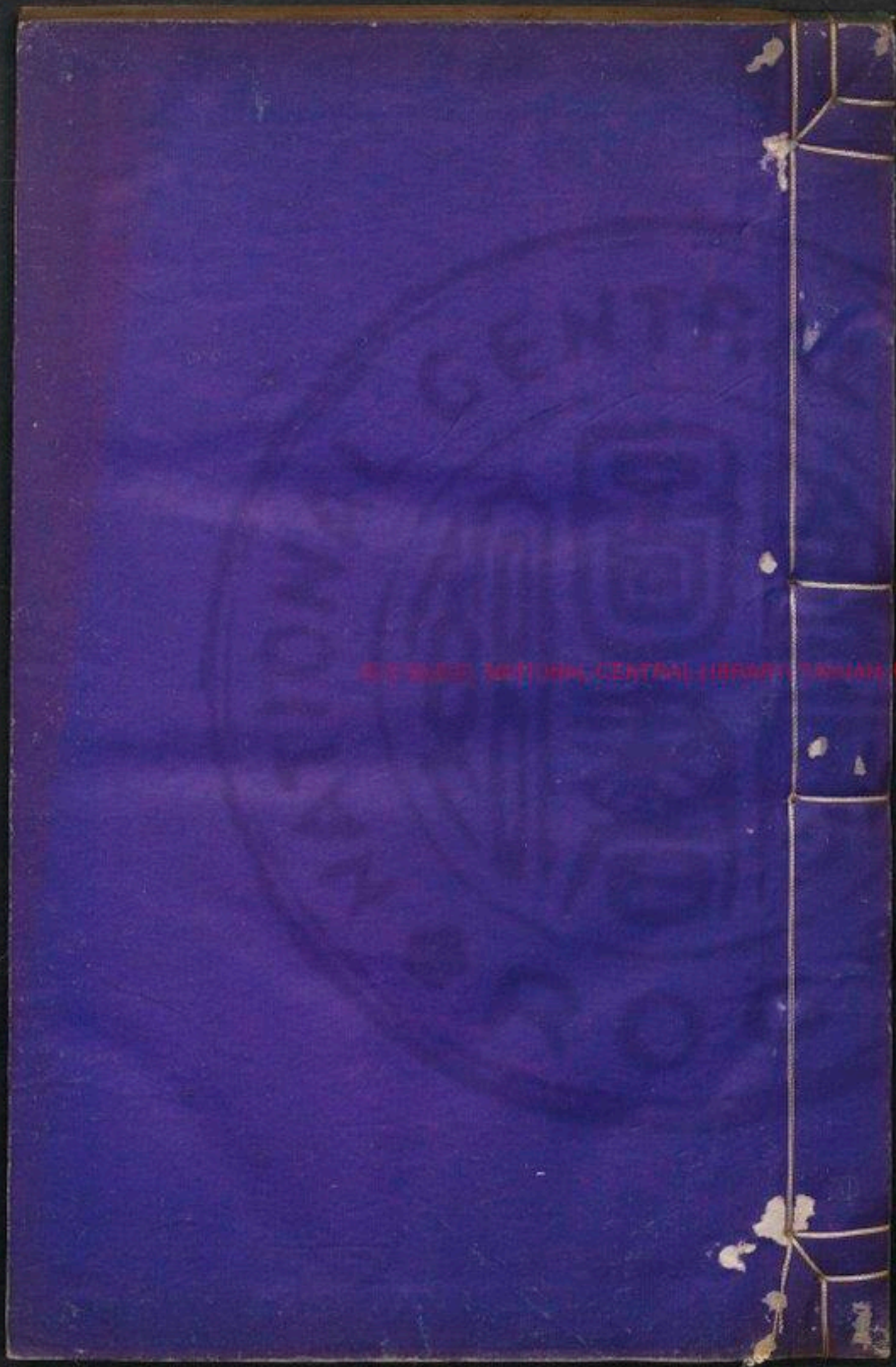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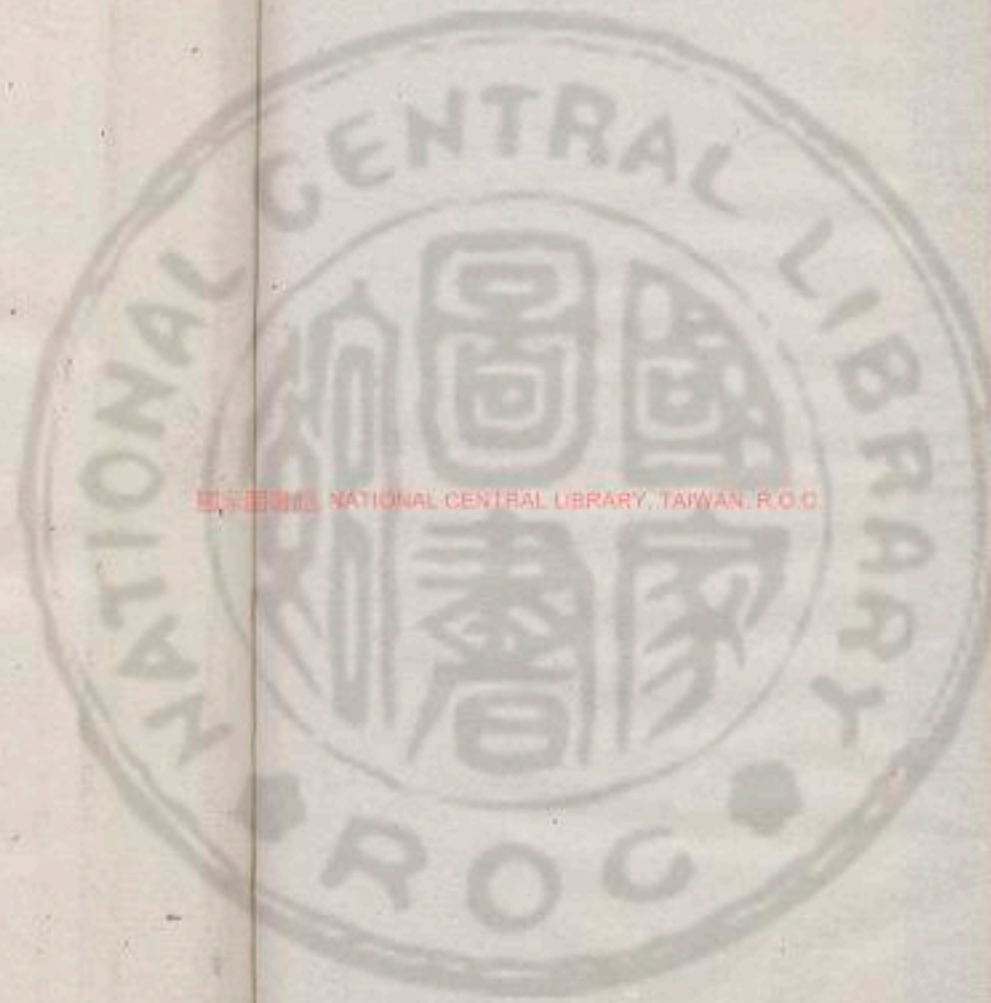
2025.003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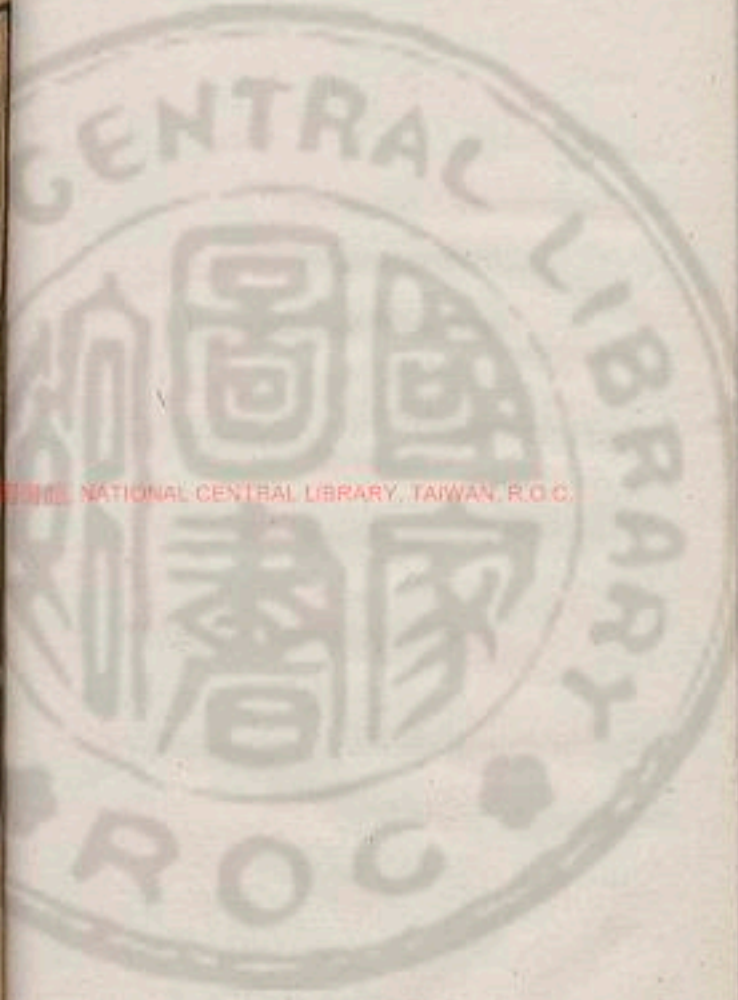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六

讀易

易聖人之書也所以明斯道之變易無往不在也王弼間以老莊虛無之說參之誤矣我朝理學大明伊川程先生始作易傳以明聖人之道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而象與占在其中故其為傳專主於辭發理精明如福日月矣時則有若康節邵先





生才奇學博探蹟造化又別求易於辭之外謂  
今之易後天之易也而有先天之易焉用以推  
占事物無不可以前知自是二說並興言理學  
者宗伊川言數學者宗康節同名爲易而莫能  
相一至晦庵朱先生作易本義作易啓蒙乃兼  
二說窮極古始謂易本爲卜筮而作謂康節先  
天圖得作易之原謂伊川言理甚備於象數猶  
有闕學之未至於此者遂亦翕然向往之揣摩  
圖象日演日高以先天爲先以後天爲次而易  
經之上晚添祖父矣愚按易誠爲卜筮而作也

考之經傳無有不合者也爻者誠爲卦之占吉  
凶悔吝者誠爲占之辭考之本文亦無有不合  
者也且其義精辭數多足以發伊川之所未及  
易至晦庵信乎其復舊而明且備也然吉者必  
其合乎理凶悔吝者必其違乎理因理爲訓使  
各知所趨避自文王孔子已然不特伊川也伊  
川奮自千餘載之後易之以卜者今無其法以  
制器者今無其事以動者尚變今具存乎卦之  
爻遂於四者之中專主於辭以明理亦豈非時  
之宜而易之要也哉若康節所謂先天之說則





易之書本無有也雖據其援易爲證者九二章亦未見其確然有合者也其一章援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先天之卦畫於是盡改易中伏羲始作八卦之說與文王演易重爲六十四卦之說而以六十四卦皆爲伏羲先天之卦畫其法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此章有之否耶其一章援易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風雷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先

天之卦位也於是盡變易中離南坎北之說與九震東方卦兌西方卦之說而以乾南坤北爲伏羲先天之卦位其說以離爲東以坎爲西以兌巽爲東南西南以震艮爲東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言南方炎爲火北方寒爲水亦未見離與坎之果屬東與西而可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也易之此章果有此位置之意否耶且易之此二章果誰爲之也謂出於孔子孔子無先天之說也謂出於伏羲伏羲未有易之書也何從而知此二章





爲先天者耶圖方畫於康節何以明其爲伏羲者耶然聞先天爲演數設也夫易於理與數固無所不包伊川康節皆本朝大儒晦庵集諸儒之大成其同其異豈後學所能知顧伊川與康節生同時居同洛相與二十年天下事無不言伊川獨不與言易之數康節每欲以數學傳伊川而伊川終不欲康節旣歿數學無傳今所存之空圖殆不能調絃者之琴譜晦庵雖爲之訓釋他日晦庵荅王子合書亦自有康節說伏羲八卦近於附會穿鑿之疑則學者亦當兩酌其

說而審所當務矣伊川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讀其傳犁然即與妙合康節言數而數者康節之所獨今得其圖若何而可推驗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明理者雖不知數自能避凶而從吉學數者儻不明理必至害人而言天此宜審所當務者也伊川之言理本之文王孔子康節之言數得之李挺之穆伯長陳希夷此宜審所當務者也窮理而精則可修己治人有補當世言數而精不過尋流逐末流爲技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故學必如康節而後可創言先天之





之易學必如晦庵而後可兼釋先天之圖步雖古以上筮而未嘗聞以推步漢世納甲飛伏卦氣凡推步之術無一不倚易爲說而易皆實無之康節大儒以易言數雖超出漢人之上然學者亦未易躡等若以易言理則日用常行無往非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

乾卦

六畫即正經彖辭文王作文辭周公作文言繫辭孔子作皆所以解此六畫餘仿此

用九見羣龍無首吉

(伊川)云用九者處陽剛之道見羣龍謂觀諸陽之義無爲首則吉也晦庵本歐公說以用九爲陽爻之占法云六陽已盛如羣龍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無首則吉是欲剛而能柔也諸家或異或同皆自用九以下取義愚按伊川之說蓋本經文用九天德不可爲首爲言晦庵之說蓋主卜筮爲言然六爻可以言占若用九於六爻之外以總明六爻之九則不屬爻位不係占卜恐無羣龍無首之象亦未必有所謂吉之占也臨川鄒氏以用九見羣龍無首吉總爲上九之爻辭屬於亢龍有悔之下



云上九之亢雖有悔矣而猶有善用之道焉自初至五潛見飛龍謂之羣龍皆以無首而吉至上九則爲首矣能見羣龍之無首而亦不敢爲首焉則悔可亡而反吉也愚按古註云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見羣龍之義夫以剛健居人之首物所不與也故乾吉在無首鄒氏蓋本古註此說於程傳所主經文不可爲首之義既合於晦庵卜筮取象之義亦合

重剛

九三重剛以陽爻居陽位也九四亦曰重剛晦庵疑重字爲衍鄒氏云九四非以陽居陽而在三五重剛之間故亦曰重剛愚恐乾之内外卦皆陽剛而三居内卦之極四居外卦之始實處兩陽剛交際之地故皆爲重剛而皆不中歟

坤卦

直方大

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爲說晦庵止云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其說徑淨節齋蔡氏直者發於内而無私曲之謂方者止於外而有定則之謂内直外方其德乃大於釋字尤切實亦釋晦庵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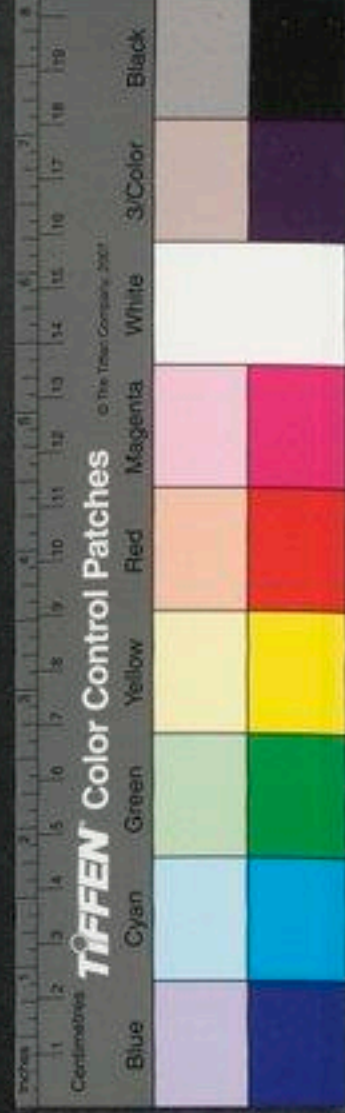
黃裳元吉

六五於坤爲最吉之爻伊川言外生意乃謂婦人居尊位之戒女媧則天是也晦庵非之云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其象如此其占爲大吉於經文爲順矣鄒氏云天玄地黃衣上裳下君臣之辨也臣當守中處下六五居人臣極位故必黃裳而後元吉此亦體伊川言外之意而不外經文必有餘慶

慶當作平聲與下文殃字協韻上文乃終有慶亦與應地無疆平聲相協睽卦志行也往有慶也亦

協韻益卦其道大光中正有慶亦協韻他如井困豐允凡易中慶字無不與平聲協韻者又如詩云孝孫有慶萬壽無疆我田既臧農夫之慶黍稷稻粱農夫之慶維其有章是以有慶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則篤其慶載錫之光皆以平聲協韻詩與易皆以韻爲句也韓昌黎銘劉昌裔之墓云維德不爽後人之慶爽音霜慶音恙亦平聲協韻今江西人皆呼慶字作恙音今慶與爽二字禮部韻平聲十陽皆有之

屯卦





利建侯

程謂屯難之世當建侯以自輔蔡本朱說謂建已為侯蓋主初九以貴下賤之得民初九為卦之主而建侯者又初九之爻辭也然屯難之世自立為君似難形於言朱之易本義惟曰立君而已語錄方有立已之說而蔡說宗之鄒氏謂初九能得民建以為侯分民而治庶幾人得其主而有所統一則屯難亨矣龜山亦曰使人各有主而天下定愚按此說於朱說立君者可相通而無自立之嫌姑錄之以俟知者

求而往

諸說皆謂四以陰輔五之君位才不足濟屯故下求正應初九之陽與之俱往以輔五節齋蔡氏云待初之求而後往似又簡淨可於正應上無添說

蒙卦

利用刑人用說桎梏

程謂去昏蒙之桎梏固似未安龜山以說桎梏連下文云脫桎梏而縱之往則吝矣是欲囚之終身乎蔡節齋云刑人治之也說桎梏改而止也覺明切





需卦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上六入于穴

龜山曰血陰傷也出自穴不安其所也上六處一卦之外遠於陽故入于穴穴陰所安也鄒氏曰穴以況陰之所居六四不足以過三陽之進雖見傷而未甚故出自穴以避之三陽既克六四以進九五與三陽同類無所復事矣故上六因得以自安是謂入于穴三陽來則敬之終吉愚按二說相備視諸家似穩鄒之說實本古註其說尤明故撫而錄之

師卦

師或輿尸

諸家皆謂師不可以衆主晦庵獨本古註以爲兵敗輿尸而歸未知孰是然蔡節齋本出朱說凡晦庵與伊川不同者多從朱獨此依伊川必嘗審思者也按六三師或輿尸猶可言兵敗若六五弟子與尸言兵敗於文義未協合詳之

丈人

程云尊嚴之稱朱云長老之稱揚云丈者忝侖尺引之積愚按王充論衡云人形以一丈爲正故名





男子爲丈夫，尊翁媪爲丈人。此說亦可。輔諸說若淮南子謂老者杖於人爲丈人，恐未必然。

比卦

後夫

程謂來比而後，雖夫亦凶。朱謂不必如程說，但指居後者。愚按彖文曰：後夫凶，其道窮也。此只是本文之解，恐朱說爲平易。古註與蔡節齋云：後夫指上六，按六陰也，陽爲夫，恐非指六。

小畜卦

程以西爲陰方，雲自西而東，不能成雨。朱以西郊爲文王自指。岐周蔡節齋朱學也，亦以西爲陰方。而近世徐古爲作易傳附說，明言岐周之說爲非。學者恐且合從程說，然在學者更詳之。

牽復

程以九二與九五爲牽，朱以九二與初九爲牽。按下卦乾陽爲上卦巽柔所畜，而陽有復之義。若以初九復自道與九三與說輻觀之，則當從朱說。蓋初復之最善者也。二牽挽於初而得復者也。三不中而適陰不能復者也。似皆主三陽之進而言之。





履卦

履虎尾

蔡云兌有虎象三為兌終故曰虎尾徐云虎屬金之一陰故有虎象不啞人亨主九四言之此說視諸家為詳然晦庵云以陰攝陽所以曰履虎尾是虎又指外卦之乾陽而下卦之兌履之也若據六三九四皆言履虎尾則合從晦庵蓋六三若自為虎之尾不應虎自履其尾也

六旋元吉

旋字上連視履恐是旋踵之旋

泰卦

拔茅茹以其彙

彙字絕句與茹協韻而以征吉為占辭晦庵本郭璞易林之說辭義甚明

勿恤其孚

程朱皆以孚為所期之信龜山主人臣食祿而言以勿恤其孚為不阿意以取信於上惟徐云勿憂而孚矣以下爻不戒以孚例之又覺簡易

用馮河

蔡云勇者亦用也與程說不同





大有卦

初九無交害

程朱皆謂處卑而未涉平害揚龜山出於程蔡節齋出於朱乃皆謂因無交而有害愚按象曰大有初九無交害也此即是釋上文初不見有害之意合從程朱元說

謙卦

地中有山

鄒氏云此亦實象如深谷為陵是地中有山而深者可以獲益故為謙之象亦有理然天在山中豈必實有其事此特就卦取象耳

豫卦

盱豫悔遲有悔

程曰盱上視也三不中正上視四不為所取故有悔然四為豫之主遲而不前亦有悔此說諸家從之朱以盱豫為句悔遲有悔為句蔡節齋從之未知孰是然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則盱豫悔宜為句程之說經之文也

由豫大有得

程曰九四為豫之主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





朱以占爲大有得未知孰是然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則大有得爲得行其志程之說經之文也又徐云六三不中正故有悔又解之曰以其遲而有悔盱豫者介于石之反遲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反此說從六二爻起義說來而合兩悔爲一亦有理但不曾及盱之義併錄之以俟知者

隨卦

大亨貞無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晦庵云王肅本作天下隨之隨之時義大矣哉今當從之蓋以隨時爲誤也然象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自有隨時之義晦庵解此語亦曰隨時休息澤中有雷

晦庵云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隨時藏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不知舊人曾如此者不愚按龜山曰雷在澤中其動息矣故君子以是嚮晦入宴息亦此意也臨川鄒氏曰澤中有雷此收聲於兌之時也與尤切

臨卦

九二彖曰咸臨吉無不利未順命也

程云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朱云未詳蔡云





二以剛中得時行道有從道不從君之事鄒云九  
二之應六五非專以順命爲感其間容有未順者  
而無害其爲成也未者特未定之辭

觀卦

盟而不薦有孚顒若

程謂居上者當莊嚴如始盟求神之初不可使誠  
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孚誠顒然瞻仰朱  
謂聖人出治天下自化如盟滌而不待薦享有孚  
已自顒若視程之說精矣蔡節齋因其說併主在  
下之人言之謂天下繫手起敬正如承祭之時但  
不薦耳恐下之人非無因而孚耳象曰下觀而化  
愚意此其所以孚者也又按古註本論語既灌而  
往吾不欲觀之意故以此盟作灌說然盟與灌字  
義各不同又既灌而往吾不欲觀者天子特主魯  
之失禮而言所謂有爲而言之者也若薦者亦豈  
皆誠意盡散而可盡少之耶恐程因古注而不暇  
改耳

噬嗑卦

雷電噬嗑

程朱諸家皆言於卦合云雷雷今云雷電者字相





辨而誤惟鄒氏謂象亦云雷電合而章不必以是  
疑經文愚按此卦雖離上震下然陽氣將震發乃  
閃然成火故雷與電止一氣而雷為主電者雷之  
精光如爆杖火一出而聲即透亦主在聲雷電非  
其他判然二象之比彖言雷電合而章語意絕好  
經文未必誤也

滅趾

傳云滅傷也愚恐止是滅沒如過涉滅頂之滅加  
校於趾滅沒其趾而不見與滅臯滅耳同與傷字

蓋異義也

九四得金矢六二得黃金

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而言也黃中色  
金剛物以六五居中處剛而言也諸家皆從其說  
惟晦庵主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之說  
以經說經固尤有據但恐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  
必盡皆周公之真若先要取其金而後與之聽訟  
雖昏亂之世不為况成周之治哉或者劉歆輩欲  
假此為惟貨張本已而即激天下之亂不及施行  
也耶金矢黃金皆象也非真也合且從程說

賁卦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交交吝終吉

古說以爲聘賢固於卦外立說程傳以丘園爲上九以束帛交交爲受其裁制亦未見其確然有合者晦庵謂務農尚儉按龜山忌微有此意鄒氏則與晦庵暗合宜詳其說

剝卦

山附於地剝

程傳云山高起於地而反附着於地地剝之象也諸家以疑山附地有安之象與剝義正相反故各又自爲之說朱云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此說可釋厚下安宅恐亦未及剝之名義愚意山特出而遠於地者山之常也此不以附言也而曰附於地此山之變也如梁山崩之類是也故經言山附於地剝而伊川釋爲地剝之象也君子以厚下安宅者觀地剝之象而厚其基本使不至於剝也剝之名卦未嘗與山附於地相反君子以厚下安宅亦未嘗與剝之名義相反

復卦

出入无疾

程傳云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微陽生長





無害之者也。蔡節齋曰：出由剝上出而為坤也，入由坤下入而為復也。鄭氏曰：出入云者，昔之出而今入也。其說可以相備。但蔡與鄭皆以无疾為不求速，與程相反耳。無疾合依程說。若以无疾為不求速，則下文明來無咎，豈以無怨咎之者耶？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蔡云：商旅至賤也，后至貴也。上自后下至商旅，皆以安靜為事。愚按此說，諸家未之及也。蓋若不如此兩下總提，則先王與后分為兩主人矣。

物與形類

程云：雷行於天下，發生萬物，其所賦與各正性命，無有差妄。物與无妄也。朱云：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與之无妄也。二說皆以與為賦與之與。近世有作物與之以无妄者，恐非。蓋天下雷行，物與无妄造化而言。對時育物主先王而言，不當以中間物與字生物而言也。此句甚難曉，故錄之。

不耕獲，不菑畲。

程謂：不耕而獲，不菑而畲，為不首造其事，以首造





爲妄朱云不耕不穫不蓄不畜無所爲於首無所  
覬於後未嘗起私意以作爲以文脉言之合從朱  
說若如程說各句須添而字万通也

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程言有得則有失朱云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  
遭詰捕之擾視程說爲明矣鄒云或者繫牛於此  
自以爲固矣繫脫而不知牛之所之已出意外牛  
爲行人所得而乃責得於邑人豈邑人之罪哉此  
爲无妄之災也覺於經文尤切

大畜卦

天在山中

程止言所畜之大朱云止以象言不必實有其事  
合從其說他說有謂芥子納須彌者此異端誕語  
有謂草木皆天者又是生說皆不必惑若居四山  
之中而仰視天亦可言天在山中然象意不指此  
也

曰閑與衛

曰陸音越諸家從之鄭作日程與朱從之合作日  
月之日讀

何天之衢亨





程以何字爲誤加諸家遂生別說朱云何其通達之甚也此說極明白只依經文讀之

坎卦

樽酒簋二

程傳曰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爲器質之至也朱本義乃用鬼以道之說以樽酒簋爲句或用缶爲句其說曰既曰樽酒簋又曰用缶亦不成文理又曰其實無貳簋之實陸德明自註斷愚按貳用缶恐亦不成文理徐云權輿以四簋爲盛須以二簋爲約邵云樽酒者一樽之酒簋貳者以簋食副之其說尤精天下義理無窮未必陸氏可以註斷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此本經正文初未嘗以樽酒簋斷句也合且依此經文以樽酒簋貳爲句

離卦

離麗也

古說皆以麗爲附愚恐亦兼文明之意如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皆有華麗氣象不特言附着而已

明兩作離





程與諸家皆以明兩為讀晦庵用水洊至句法以明兩作為讀愚按明兩作之句出釋文兼解卦亦云雷兩作句法相似尤為切證合從晦庵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程以離為麗云六五之言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蔡云柔居尊位故為離之王公然則不必改離為麗文理自通

獲匪其醜

古註云除其非類此語盡之程云所執者非其醜類則無感暴是欲增說義理也然欲言無暴當曰非執其類可也今日所執者非其醜類則語意未明反若禍及無辜豈得云無殘暴耶蔡云獲非其類者而已此語視古註尤明

咸卦

咸其脢

古註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進不能大感退亦不為無志其志淺末故無悔而已按此說自咸其拇次第而上說已明白近世程朱諸家皆云脢背肉也與心相背然朱與諸家以為與心相背為無思無為之地無係累故無悔而程又以為背其私心





私心二字似又添一層說於經文非順竊意當以諸家與古註相參而義備

遯卦

莫之勝說

說王肅如字徐吐活反程從王音云不可勝言於勢順易朱與諸家從徐音作脫字說恐不若從程也

大壯卦

六五喪羊于易

程曰六五喪羊于易位進六五以和易特之使無所用其剛是喪之于易也朱曰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亦無所悔易者忽然不覺其亡也蔡曰羊自謂也易者寬閑無拒之謂為剛所決故曰喪羊愚按程說以六五能喪羣陽並進之壯朱蔡以六五為羣陽並進而自喪其壯二說未知孰是然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言位不當則居羣陽並進之衝為其所決者似矣若能以柔勝剛宜曰位當豈得言位不當耶兼旅卦喪牛于易與此義例一同程解亦云以忽易自失其順未嘗以為喪失他人之順





維用伐邑

晉卦

程傳凡伐邑皆釋為自治晦庵謂伐邑如墮費墮  
邱之類易中言伐邑皆是用之於小愚按世無稱  
兵自伐其邑之理釋為自治恐未安古者諸侯各  
自為國其大夫則有采邑采邑容有不順者則伐  
之故為伐邑鄰國相侵則為伐國古有此事故有  
此語合從朱說

明夷卦

有言

初九居陽之始飛者去之也垂其翼行不敢顯也  
三日不食不暇食也此古注大意如此與象曰義  
不食也意相合近世以垂翼不食皆為傷困之極  
恐初九未至此亦與義不食之意殊矣大率爻象  
正是孔子解經之語不當背之今以經文之象曰  
為正

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程謂言姦邪得君之深朱云未詳疑六四居暗地  
尚淺猶可以得意而去愚按朱說於象曰獲心意





也一語意義相協當從之但程說窮極小人之情  
狀自是為世戒不可不熟玩爾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愚意明夷之極是日入于地故曰不明則晦矣日  
之初登于天後乃入于地日大明也一失其中則  
尚如此人宜何如其自畏矣

睽卦

其人天且劓

六三居二陽之間而上應上九故古注與晦菴諸

家皆以見輿畏為二陰於後以其牛擊為四阻於

前以其人天且劓為上九猶狼而重於之升惟程

傳併天且劓歸之九四而不及上之正應按晦菴

依古註恐合從其說

解卦

解利西南  
古注西南衆也程朱皆以西南為坤體廣大安靜  
然象之釋此句元云往得衆也程朱之說乃是所  
以得衆之道合兼詳之

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風吉

古注云無難可解則來復有難而往則以風為吉





蓋兩開其端也程傳乃云其始未暇有爲既安定則爲可久之治晦庵非之蓋或爲或不爲惟其當而已合從古注

六五君子維有解言有孚于小人

古注云以君子之道解難小人猶知服而無怨程朱皆以君子之解信驗於小人然按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則古註爲平順蓋易之有象曰是即所以解易者也

損卦

初九已事遄往無咎

古註云事已則往不敢宴安乃獲無咎程傳云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無咎也朱本義云上應六四之蔭輟所爲之事而速往以益之無咎之道也按三說雖不同而皆主於初九自損以上應六四爲說諸家乃以已事爲止其事恐未安合詳之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自右註以至本義皆云獲益而得十朋之龜若本義則又明以或益之十朋之龜爲句蓋謂兩龜爲朋也惟程傳以朋爲助以十爲衆云衆助之公雖





龜卜不能違是或益之爲句十朋之爲句龜弗克  
違又自爲句未知孰是然若如本義分句則弗克  
違一句主何而言似火歸着若如程傳分句則龜  
弗克違即書云龜從之意主龜而言庶有歸着在  
學者詳之要之程以理言朱以象言也

得臣無家

諸家皆謂得臣無間遠近惟蔡氏鄒氏謂得臣之  
國爾忘家者姑錄之

益卦

古註以陰居陽而求益物所不與故凶則免患按  
文義已順特語未瑩耳程傳云三當宜承於上安  
得自擅爲益唯於患難可以應卒遂以守令救荒  
凶爲言晦庵非之謂六三不當得益有益之以凶  
事者蓋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蔡氏宗之然恐  
警戒未可據言凶事耳龜山謂用凶事者亡所以  
保其存凶所以有其吉故曰固有之也亦是一說  
要之古註爲易見

莫益之偏辭也

程云非有偏已之辭也恐上添非有字未知如何





朱曰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也上添求益亦未知其如何意若戒之曰莫益之凡求益者皆偏辭耳

夬卦

告自邑

程朱皆以為先自治理固然矣然恐自乃自從之自非自己之自知云告戒自其居邑始欲人人知謹也

居德則忌

此句頗難曉程傳云居德謂安處其德也則者約也居者禁也約立防步而無遺散是以前字為法則之則然未能使人曉然也朱云未詳龜山云以德厚自居則忌之所集鄒氏曰澤止於天勢必將決於下流君子觀此象以之施祿則可以之居德則不可愚按此二說近之故錄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程朱皆以惕號為句愚按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則分句合依諸家有戎勿恤為句正在本經非諸家自為之說也

獨行遇雨若濡有愠





遇兩九三獨應上六也然若將爲兩所濡而有愠  
色則九三雖與上六應實與諸陽並進而羞與陰  
比所以無咎則雖應亦不與之應矣

姤卦

初六繫于金柅

古註以金柅指九四謂初六遽遇之始以一柔而  
承五剛散而無主自縱者也臣妾之道不可以不  
貞故必繫于九四之正應乃得貞吉金者至堅之  
物柅者制動之主也廣雅柅止也說文作柅絡絲  
而指爲堅物以此繫於彼意亦曉然矣程傳不以  
九四正應取義但欲戒陰之進謂柅爲止車之物  
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又是一義然恐又繫之之  
語與經文繫于之意不同耳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程傳以爲求賢而天降之賢於爻象未見其的然  
者朱本義以杞爲五之陽而包下初生之瓜以防  
其潰含章以俟可回造化亦未知其於爻象果何  
如緣此文辭乃懸空設象人各以意求之耳其餘





紛紛尤更各出惟蔡節蔡謂丘與初無相遇之道  
猶以高大之杞包在地之瓜惟當自蓄其德以待  
之其有隕墜乃出於天非人所能為也雖未必然  
於交義差近姑錄之以俟知者

萃卦

萃亨

程朱皆以身為衍字蓋以彖文不及亨字而下文  
又有利見大人亨也鄒氏曰萃者聚也民富物阜  
財力有餘之時也萃則亨矣然則依經文於萃之

程傳發至誠不事外飾之義甚備然此句語脉自  
有兩節蔡云未孚而用禴有簡薄之嫌必待其交  
孚而後用鄒云用禴在既孚之後愚按二說於經  
文為順蓋九二剛明之臣應六五柔順之君當升  
之時理當然也

困卦

初六 困于株木

程傳謂無所託而不得安其居朱云譬在株木上  
不安可知視程尤徑





九二困于酒食

古註云以陽居陰謙以待物物莫不至不勝豐衍故曰困于酒食是言困于酒食之多也程傳謂酒食所以施惠二以剛處困未得施其惠是言困于酒食之少也愚按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是九二乃好交初無困吝不足之意古註之說為順若程說則又成一義矣朱以困于酒食為厭飫之意此足以發古註之未及也

朱紱赤紱

程以朱紱君之服九二上應九五之君故云朱紱為柔所揜故曰困于赤紱晦庵非其說然蔡出於朱亦祖程說蓋晦庵亦未有他說以過之而二爻相形程說已明也合且從程

井卦

木上有水井

程傳謂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晦庵謂其象只取巽入之義若如汲水器之說則與後面羸其瓶之義不合木上有水者津潤上行露水直至樹末此即木上有水之義却汲上供人食





用愚按此義當從晦庵蓋古以甕汲程傳出近世見近世以木桶汲泉而云木爾徃歲有沈計議雄飛說井底須置木板以隔泥汚而木板終不朽今作井者皆然自謂此可明木上有水爲井之說愚恐亦據目今所見言之未必古人皆然亦未必作易者以此取義也

君子以勞民勸相

程傳云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愚按相字合作去聲其義爲助若如程傳勸以使相助則相字合作平聲而其下又添助義似無相關竊意上下之情本以勢隔君子觀井之象勞徠其民而勸勉之相助之使得上通有如汲引蓋取井之義云爾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程傳云有才未得用如井潔不見食旣以不得食爲惻豈免有求故求王明而受福晦庵云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並受其福也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爲惻愚按朱





說於爲我心惻之義甚明蓋爲我者指他人言之也合從朱說臨川鄭氏釋行惻之義亦與朱說暗合古爲徐氏云求王明者豈九三自求上哉惻之者爲之求矣此義亦足以發

### 六四井甃無咎

程朱皆謂六四以柔居大臣之位才弱不能濟物故取修井爲象是矣鄭氏曰甃所以禦惡而潔井徐氏曰此在井壁恐有井谷之處因勉以井甃無咎愚按二說可裨程朱之細故錄之

出井故曰井收收者汲取也收亦作去聲臨川王氏專主收作去聲云古者以收名冠以收髮爲義井收者井口之曰亦一井之体收於此也掘井及泉滌之使清甃之使固自下而上至於井收則井之功畢矣井甃者所以禦惡於內井收者所以禦惡於外收以禦惡而非杜人之汲也故禁之使勿幕按此說異衆雖未必然而於事情爲切故錄之以俟後來者詳焉審如其說則幕者即以井收而覆井之名非幕布之幕世亦未有以幕施於井者





也

革卦

水火相息

馬云息滅也程朱皆從之蔡節齋本王弼注以為生息之息不知水火不能相生也程云物止而後有生朱云滅息而後生息其推演已明蓋生息又自息滅而始也此章本旨正為滅息之息

鼎卦

正位凝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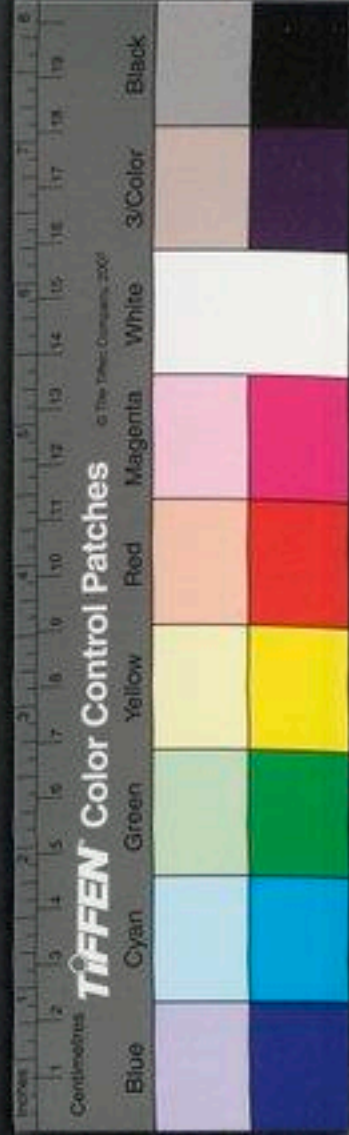
震卦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程傳主長子言之云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也臨川鄒氏曰天子巡狩親征諸侯朝覲會同皆世子主祭震為長子故此卦以君出子在為言不雜君父共國時也愚按此說釋程傳之意為明晦庵云出謂繼世而主祭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無喪有事

古註往則無應來則乘剛皆危也處震之時而得





尊位乃有事之機也而懼往來將喪其事故曰億  
無喪有事也程云往來皆危隨宜應變在中而已  
故當億度無喪失其所有之事所有之事謂中德  
朱云以六居五而處震時無時而不危故無所喪  
而能有事患按三說相近至朱而愈精鄒氏云剛  
動二陰之下欲以威加者也初九一震六二喪貝  
勢則然也九四之震泥矣五自億度知其無能爲  
也吾之所有事者可無喪焉故曰億無喪有事五  
之柔中能勝天下之剛其事在此象曰其事在中

艮卦

艮其背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

兩艮各止其所諸爻皆無相應晦庵語云這箇卦  
各是一箇物不相秋采內不見己是內卦外不見  
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愚按艮卦本旨恐不過如  
此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背後自不見其身也行  
其庭不見其人者相背亦不見人也靜止之義理  
無窮固皆在其中矣

山上有木漸





程以山上有木其高有因爲漸晦庵謂木漸長則山漸高似勝有因之說矣鄒云山上有木止於下而漸於上者也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豈一朝一夕而遽致其高大哉似於文義尤切

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

程以儀爲儀法恐儀法非可于鴻而言朱以儀爲羽旄之飾或疑亦未當于其飛翔而言古註云峨峨清遠儀可貴也似得飛翔雲路之意然朱之說於可用字爲切合古註與未說參之氣象斯可見

九一巽卦

程朱皆以牀爲人之所安巽在牀下爲過所安有不安之意程以史巫爲通其誠意誠則吉朱以爲竭誠於祭祀之占鄒氏云牀尊者之所據也巽在牀下則其屈己已甚屈於人者非怯則諂皆不免有咎惟用之於史巫則吉而無咎蓋祝史通人意於鬼神巫以鬼神之意告于人皆交於神者交神豈容詐哉是以雖尚口而巽紛然其多不過通其誠意故得無咎蔡云史巫皆善口舌紛若丁寧煩悉之意巽過乎實惟用於史巫則吉徐古爲云史





巫達其卑下之忱不厭其忸怛之意其說亦與鄒氏合此可貫通一文之意合從鄒說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程傳謂六四乘承皆剛宜有悔而悔亡者如田獲三品遍及上下也晦庵謂此說牽強且當闕疑臨川鄒氏曰惟悔亡然後田獲三品也巽若無能為者易於有悔六四得巽之正非巽懦無立者故悔亡田以講武且除苗害興事之大者田而有獲則為有功故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愚按此說與象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蔡氏曰十干自甲至巳為陽陽主生甲於時為春自庚至癸為陰陰主成庚於時為秋先庚三日丁也丁者丁寧之義後庚三日癸也癸者揆度之義鄒氏曰蠱卦先甲後甲此創始之事也記曰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故甲以創始為義巽卦先庚後庚此變更之事也漢志曰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故庚以變更為義愚按晦庵已發此義而二家可輔其說故錄之

渙卦





六三渙其躬無悔六四渙其羣元吉

程云六三止於其身可以無悔朱云六三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己之象能散其私以得無悔程云六四天下渙散而能使羣聚可謂元吉朱云如程說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祖老蘇之說謂群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渙散之時各相朋黨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下文渙有丘則混而爲一之義也愚按文義皆似朱說爲順又六三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與朱氏散其私相合若如程

說則終志在外之語不功矣

程以九五能渙汗大號居王位爲稱而無咎朱以爲散其積聚愚按六三六四曰渙其躬渙其羣其者有所指而散之故朱說爲順此文乃渙汗大號之下獨言王居不成文故再提卦名渙字曰渙王居者言九五渙之君位也故象曰王居無咎正位也似無散積聚之意且合從程說

節卦

苦節貞凶

程云固守則凶朱云雖得正而不免於凶愚按卦





薛云苦節不可貞則程說本經意也

未濟卦

上九有孚于飲酒無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程傳謂上九剛明之極居未濟之極當樂天順命飲酒自樂若耽樂過禮至濡其首如是則於孚爲有失也朱本義云剛明居未濟之極時未可有爲而自信自養以後命無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臨川鄒氏曰既濟之極入於未濟未濟之極反於既

濟上九以剛明居天下之事可以辭矣惟飲酒

宴樂信乎其無復災咎也故曰有孚于飲酒無咎若懷其宴安沈湎無度則又將入於未濟而飲酒之樂信乎其失之也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易六十四卦以未濟終之未濟六爻又以飲酒濡首終之此易之爲道懼以終始歟愚按此章雖晦庵亦疑其難說今鄒說於經文似明須謹錄之以俟知者問焉濡其首冒上文飲酒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之變化見矣

晦庵云天尊地卑一截是說造化實體乾坤定矣





一截是說易書臨川王氏曰此言易書未作以前之易雖未有乾坤之卦自天尊地卑而乾坤已定此言自然之易

剛柔相摩以下

晦庵謂此言易卦之變化南軒謂易所以斡旋造化之間者王氏謂言自然之八卦

乾知大始 云云

王氏謂此言乾坤以造化之用付之六子而其所自處者甚易簡也

易則易知 云云

晦庵謂此言人法乾坤之道

聖人設卦觀象以下

王氏云前言易書之未作此言易書之既作也晦庵云此言聖人作易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 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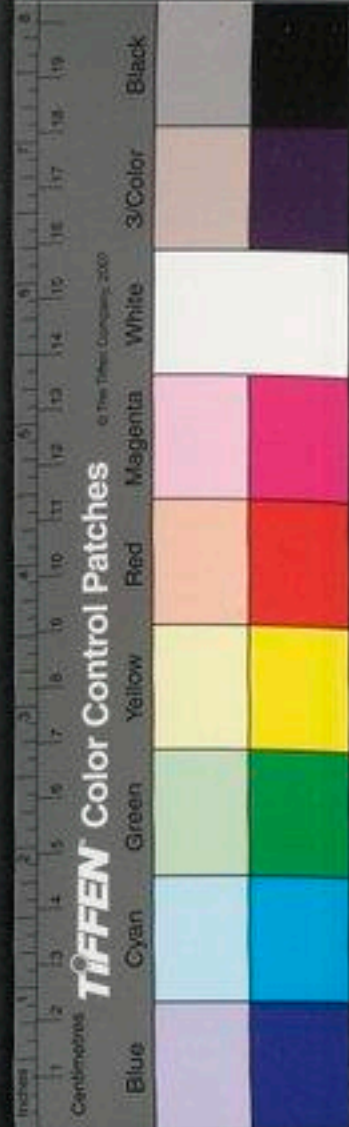
此言君子學易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 云云

此言君子用易

彖者言乎象者也之各指其所之

晦庵云此章釋爻辭之通例王氏云此因前之義





而言聖人設卦繫辭學者觀變玩占之要也

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

王氏云前言易之書此言易之道晦庵曰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仰觀以下窮理之事與天地相似以下盡性之事範圍天地以下至命之事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所謂裁成之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之君子之道鮮矣

愚意此言道原於天而賦於人

顯諸仁之陰陽不測之謂神

愚意此言易道之妙用處  
者即是乾效法於乾者即是坤自此言易之卜筮妙用處

夫易廣矣大矣之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贊易道之廣大至德晦庵指為在人之至德楊氏鄒氏皆云中庸之至德惟伊川云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

子曰易其至矣乎之道義之門

鄒氏云此章言聖人體易之道而與天地相似易與天地同出而聖人獨得其要成性存存南軒云





因其存而存之晦庵云成性本成之性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之盜之招也

王氏云此言聖人推其所獨見者立象生爻使天下皆有所見而得以善其言動也舉鶴鳴在陰以下七爻晦庵曰此下七爻則其例也○賾幽深也諸家皆然晦庵獨以爲雜亂蓋以下文云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故以爲雜亂然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其形容則是幽深之理難見而聖人獨能見之也擬者形容使幽深者可見而人比目得見之也若曰雜亂則人皆得見何必聖人允雜亂者具有形質何得擬諸形容如以惡字非所以言幽深則凡易象所以形容其幽深者若載鬼一車之類甚多聖人假象以明理自不見其可惡耳合從伊川及諸家之說以賾爲幽深且與經文探賾索隱之意合

大衍之數五十之可與祐神矣

晦庵移天一地二五句加其前而下粘其

所爲乎合爲一章云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卦用求卦之法蔡節齋亦移天一地二爲章首於理甚





順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章言易之神主著龜而言所云無思而為者亦言著龜無心而能應或者因以為人不可有思者誤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之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此章言易之用亦主著龜而言

易曰自天祐之之無不利也

此釋大有上九之爻古以屬之前章本義為之後章云恐是錯簡王氏曰疑在下繫諸爻之後

子曰書不盡言之鼓之舞之以盡神

此言聖人作易

乾坤其易之蘊耶之或幾乎息矣

晦庵言是陰陽卦畫王氏云此言自有天地已有

易易與天地相無窮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之事業

王云此言聖人用易致治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之存乎德行

晦庵此言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





而明之者在德

繫辭下

八卦成列之禁民為非曰義

晦庵曰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又云天地之大德以下乃各自說去王氏云此言聖人以仁義參天地而全其生生之用也

古者包犧氏之蓋取諸夫

晦庵曰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王氏曰言聖人居太寶之位然後能用易以致利於天下

蓋取者益章蓋字

此章言蓋字之義是德地又云亦曰其大意云

讀漢書所謂獲一角獸蓋麟云皆疑辭也王氏曰取諸益之類當時未有是卦蓋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且以益言之雖未有益卦而巳有異與震矣合震巽則為益蓋取云者夫子知前聖之心而言之也愚恐夫子言於巳有六十四卦之後若曰古人制其器合於今日某卦之理蓋取者推其理云耳

是故易者象也之立心勿恒凶

此章言爻象之動而舉爻以明之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之以明失得之報

晦庵曰繫辭自此以下皆難說本義亦畧矣愚按自此以下張南軒蔡節齋之解多分曉王氏之解亦足以輔之然終當以晦庵缺疑之義為主難質言也

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此晦庵疑其有誤者也南軒曰行健爲乾之類當其名也名既當則剛柔之物辨矣言天下至賾之類正其言也言既正則辭之所指者可斷矣蔡曰

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也利貞之類正言也吉凶之類斷辭也易書備於此也王曰聖人作易所以開明未悟者名舉其當言舉其正所以開明之也未形之物不可辨必以名之已立者辨之是謂當名未然之辭不可斷必以言之已驗者斷之是謂正言愚按南軒以兩項各相因蔡說以當名辨物正言斷辭作四項王作兩項未知孰是姑以晦庵所未解而錄之

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此亦晦庵所不解者也蔡曰因民疑貳未決而易入之時以濟其善行明著其失得之報失得謂吉





凶也。王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民行之所以不能自濟者，以其不知吉凶之所在，而疑貳之心交戰也。聖人作易，使知所爲之失者，其報必凶；所爲之得者，其報必吉。懲其失而矯之者，雖凶亦吉；恃其得而忽之者，雖吉亦凶。以此濟民行也。

易之與也。巽以行權。  
晦庵曰：此章三陳九卦，以明憂患之道。易之爲書也，不可遠之道，不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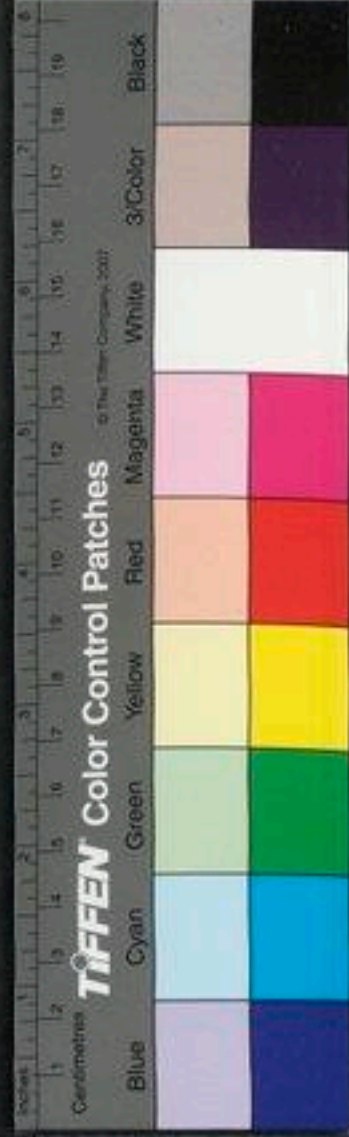
主言此章言易書所以載道，非其人則不自行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往入謂爻自外而來，以度謂出入皆有節度。外內使知懼，如夬之變乾，出外而知懼也；如剝之變復，入內而知懼也。王曰：下卦爲丙，上卦爲外，自內之外，爲出，自外之內，爲入。卦示人以出入之道，使人知所懼也。

不可爲典要，既有典常。

晦庵曰：上文既云不可爲典要，下文又云既有典常，都不可曉。愚恐上文言易道之變遷，故曰不可爲典要；下文言人能率其卦爻之辭，而揆度其事。





情所向之方則既有典常矣上主在易而言未定者也下主在人而言得占而已定者也未知然否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之其剛勝耶

此章言六爻之不同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意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

晦庵云曉不得說一箇噫字都不成文章蔡曰雜物撰德雜陰陽二物以為德也辨是與非辨其德之是非也得位則吉失位則凶要之以此則可知其是與非也王曰合於理者為是是之應為吉為吉非於理者為非非之應為凶為凶不必至於存

亡吉凶而後知辨是與非則居可知矣居可知者若曰可坐而知也聖人所以歎之曰噫

易之書也廣大悉備之吉凶生焉

此言六爻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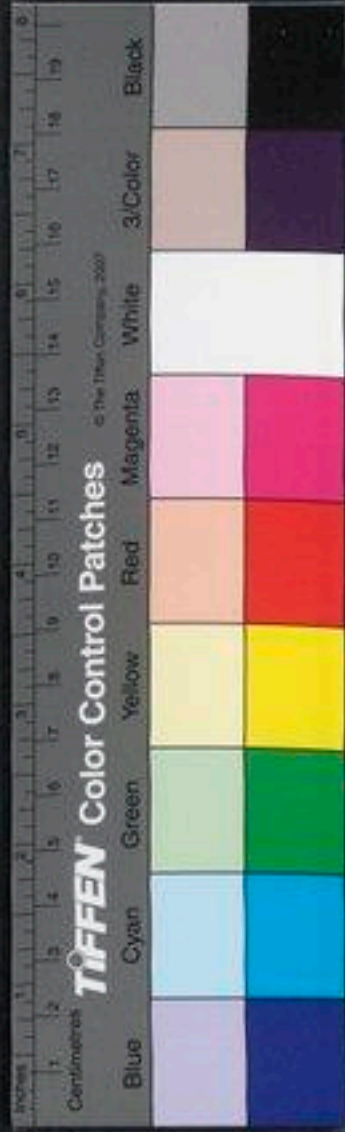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之易之道也

言文王繫易多述夏商之事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之其辟屈

此章皆從乾坤簡易發意王氏逐節解之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朱曰侯之二字衍文蔡本徑去侯之二字而以說諸心研諸慮並言愚按王弼畧例亦曰說諸心研諸慮則侯之二字爲衍文明矣但當仍古本而讀者自以義理省此二字而讀之可也古本元有此一字而去之不可也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之至於命

此章言蓍卦爻義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海庵解能贊化育天下和平而蓍生蔡氏曰神明蓋渾然未形者聖人繼而贊之則知有繫然之理故大衍之蓍所由以生王氏曰蓍神物也天地生其形聖人生其法方其蓍法之未生則蓍之爲物特庶草之一耳豈知其爲神明也哉天地神明不能與人接聖人幽有以贊之而傳其命於是起大衍之數愚按晦庵說極簡明但此章正言聖人用蓍恐未必說到蓍未生前聖人贊化而致蓍生之事故又錄蔡王二說以參之

倚數

晦庵以爲揲蓍時依倚在這裏蔡云依也數依乎





天地王云數無常用人倚之而有所託焉愚按若如蔡說既參之兩之而又倚之恐於天地在意重合從晦庵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晦庵謂此聖人作易之極功止就易上說凡就人上說者借之也諸家多同蓋經旨如此

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之六位而成章

此章言易之六爻蓋兼三才而皆所以順性命之理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之兌說也

天地定位者天尊而上地卑而下其位一定而不

可易易取其象於卦為乾坤九二者為天地之氣

之統宗譬之父母雖若無所施為實主宰乎一家

而居其尊者也山澤通氣者山澤一高一下水脈

灌輸而其氣實相通通之為言貫也易取其象於

卦為兌兌雷風相薄者雷風一迅一烈氣勢合翕合

而其形實相薄薄之為言逼也易取其象於卦為震

巽水火不相射者水火一寒一熱宜若相息滅而

下然上沸以成既濟之功乃不相射不相射者言

不如射者之相射音害也易取其象於卦為坎





九六者皆天地之氣之爲譬如六子迭相運用而  
悉出於父母者也聖人設此章以釋八卦之義似  
不過如此而已歷漢唐以至本朝伊洛諸儒未有  
外此而他爲之說者惟邵康節得陳希夷數學創  
爲先天之圖移易卦之離南坎北爲乾南坤北曰  
此取易之天地定位也然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  
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則離南坎北經  
有明文矣天地定位於經未嘗明言其爲南北也  
何以知其此爲先天之卦位言徒以卦言位或彼  
或此猶固未可知今以事理之實可見者考之則  
風一從南則益然以滄風一從北則冷然以寒南  
方屬夏其熱如此北方屬冬其凍如此離南坎北  
信乎其如今易經之言矣康節移之以位乾坤將  
何所驗以爲信耶康節既移乾坤於南北又移艮  
以居西北移兌以居東南曰此取易之山澤通氣  
也然易曰艮東北之卦也又曰兌正秋也則艮居  
東北兌居正西經有明文矣若山澤通氣特言其  
通氣而已於經未嘗明言艮爲西北兌爲東南也  
康節何所考而指此爲先天之卦位若以事理之  
實而考之山必資乎澤澤必出於山其氣相通無





往不然豈必卦位與之相對而後氣可相通耶康  
節既移東北之艮於西北遂移震於東北而移巽  
於西南曰取易之雷風相薄也然易曰震東方也  
又曰巽東南也則震居東方巽居東南經有明文  
矣若雷風相薄特言其相薄而已於經未嘗明言  
震爲東北巽爲西南也康節何所考而指此爲先  
天之卦位若以事理之實考之震惟居正東巽惟  
居東南逼近而合故言相薄若遠而相對安得相  
薄而東北爲寅時方正月又豈雷發之時耶康節  
既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乃移離於正東移坎於正  
西曰取易之水火不相射也然南方爲離北方爲  
坎經文萬世不磨若水火不相射特言其性相反  
而用則相資耳於經未嘗明言離爲東方之卦坎  
爲西方之卦也康節又何所考而指此爲先天之  
卦位說者雖指火爲日遂以离爲東指水爲月遂  
以坎爲西然按說卦先言離爲火然後言離爲日  
獨言坎爲水而未嘗言坎爲月蓋日乃太陽之精  
非特可以離言月乃太陰之精非特可以坎言月  
雖陰而其出必於東日雖陽而其沒必於西周流  
運轉晝夜不停非若水火之定位於一方者比也





又可借日月以代水火爲言耶。易畫於伏羲演於  
文王繫於孔子傳之天下萬世惟此一易而已未  
聞有先天後天之分也。雖曰未有天地已有此理  
然而作易始於伏羲不言先天康節特托易以言  
數諸儒未有以此而言易者也。晦庵以理學集諸  
儒之大成原聖人因卜筮而作易始兼以康節之  
說而詳之。若據門人所錄語類乃因康節之先天  
而反有疑於文王孔子之易。及有疑於伊川之易  
傳且有疑於易經此章八卦之位。然按晦庵先生  
答王子合書明言康節言伏羲卦位近於宋鑿附

會且當闕之。以此槩彼門人所錄其一時之言  
抑錄之者未必盡當時之真耶。蓋易所言者道  
康節所言先天者數也。康節雖賢不先於文王孔  
子也。康節欲傳伊川以數學伊川堅不從則不可  
以其數學而反疑伊川之易學。又可知也。學者且  
當以晦庵親答王子合之言爲正。毋以門人記錄  
晦庵之言爲疑。

語錄云文王八卦不可曉處多文王八卦有先天  
旁卦氣不取其畫只取其名或謂此因康節先  
天而不能無疑於文王者也。又曰潛龍勿用何  
也以下大擊冬乾也。要說便說或謂此因康  
節先天而不能無疑於孔子者也。又曰程子之意  
節卦上疊成六十四卦與孔子說異。蓋康節此





遠不曾識與經  
康節先天而不能  
乎巽不可曉曰坤  
西此亦不可曉如  
之氣如何言萬物  
而不能無疑於易  
所錄非出於晦庵  
之成書未知然否

乾為馬之兌云云為羊

南軒節齋說甚詳明晦庵云此章廣八卦之象其  
間多不曉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愚恐此是古者  
占卜之雜象如今卦影然每卦各有不一之象占  
得其象者即知為其卦故於每卦總言之未始然  
否

序卦

此言易之序不待注釋本文已明

雜卦

王氏曰序卦先後有倫雜卦則揉雜眾卦以暢無  
窮之用愚按序卦之後有雜卦猶既濟之後有未  
濟所以昭易之無窮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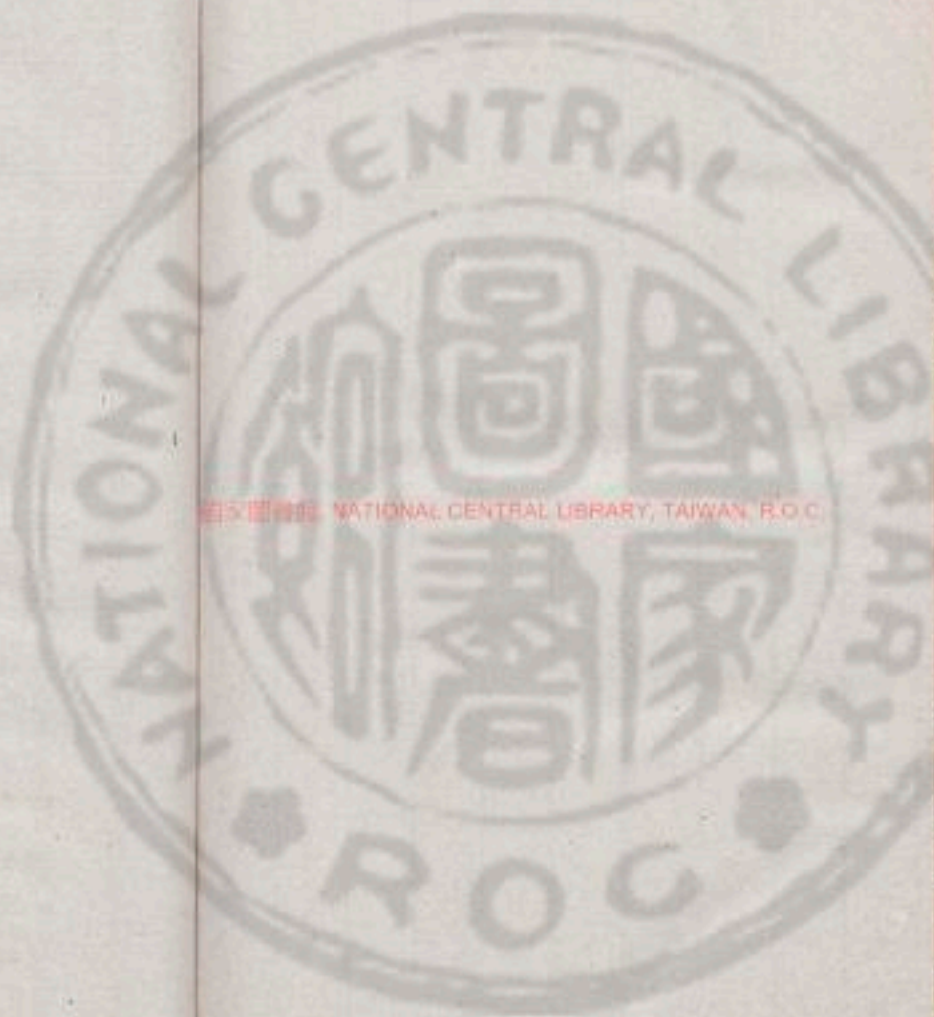


NATIONAL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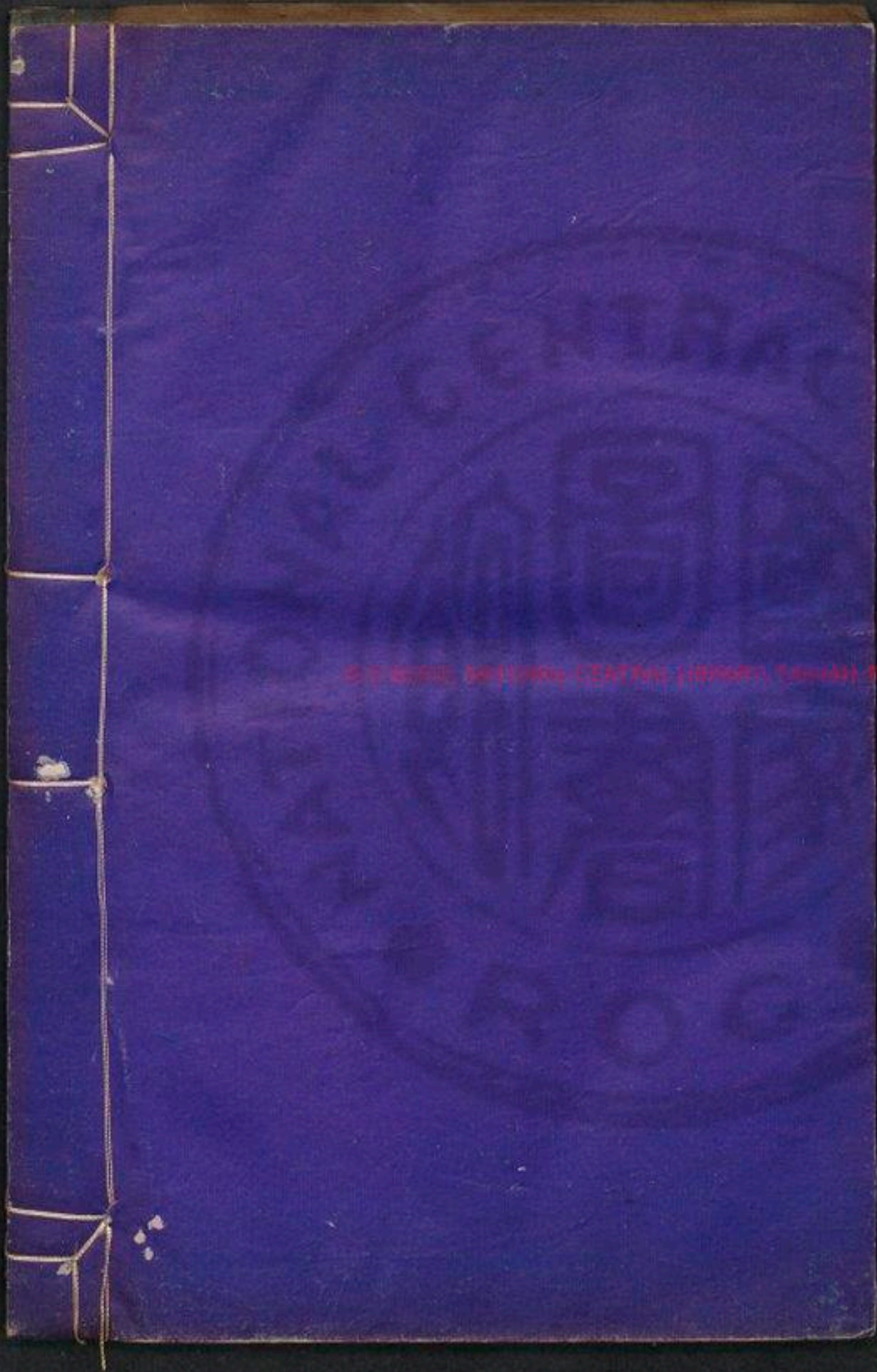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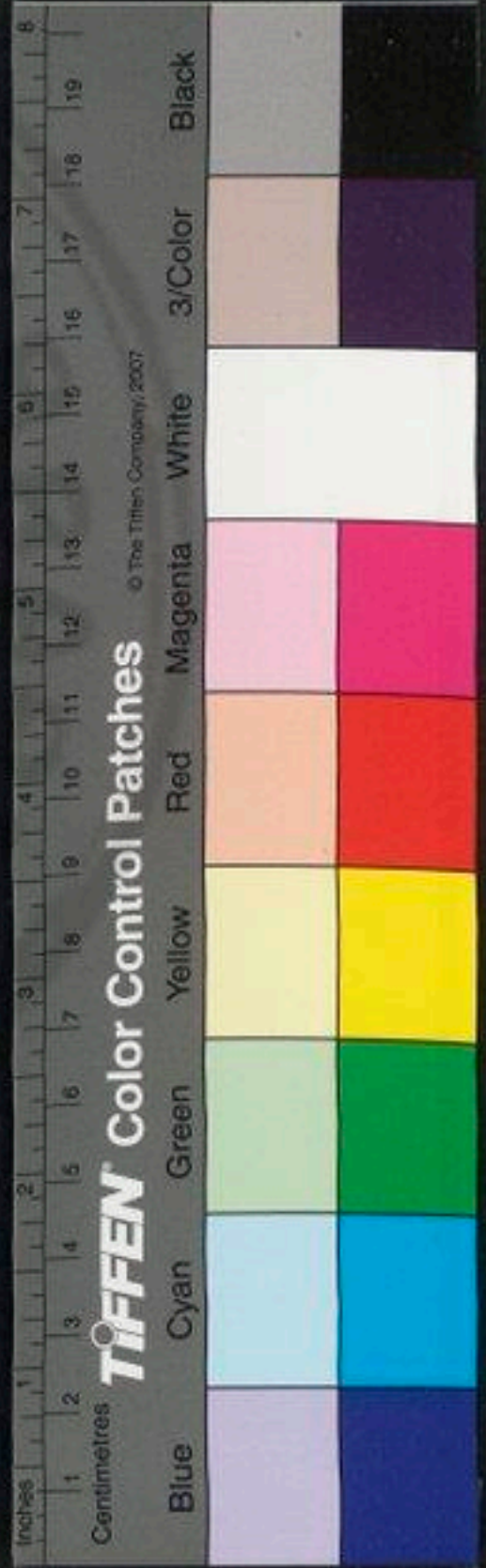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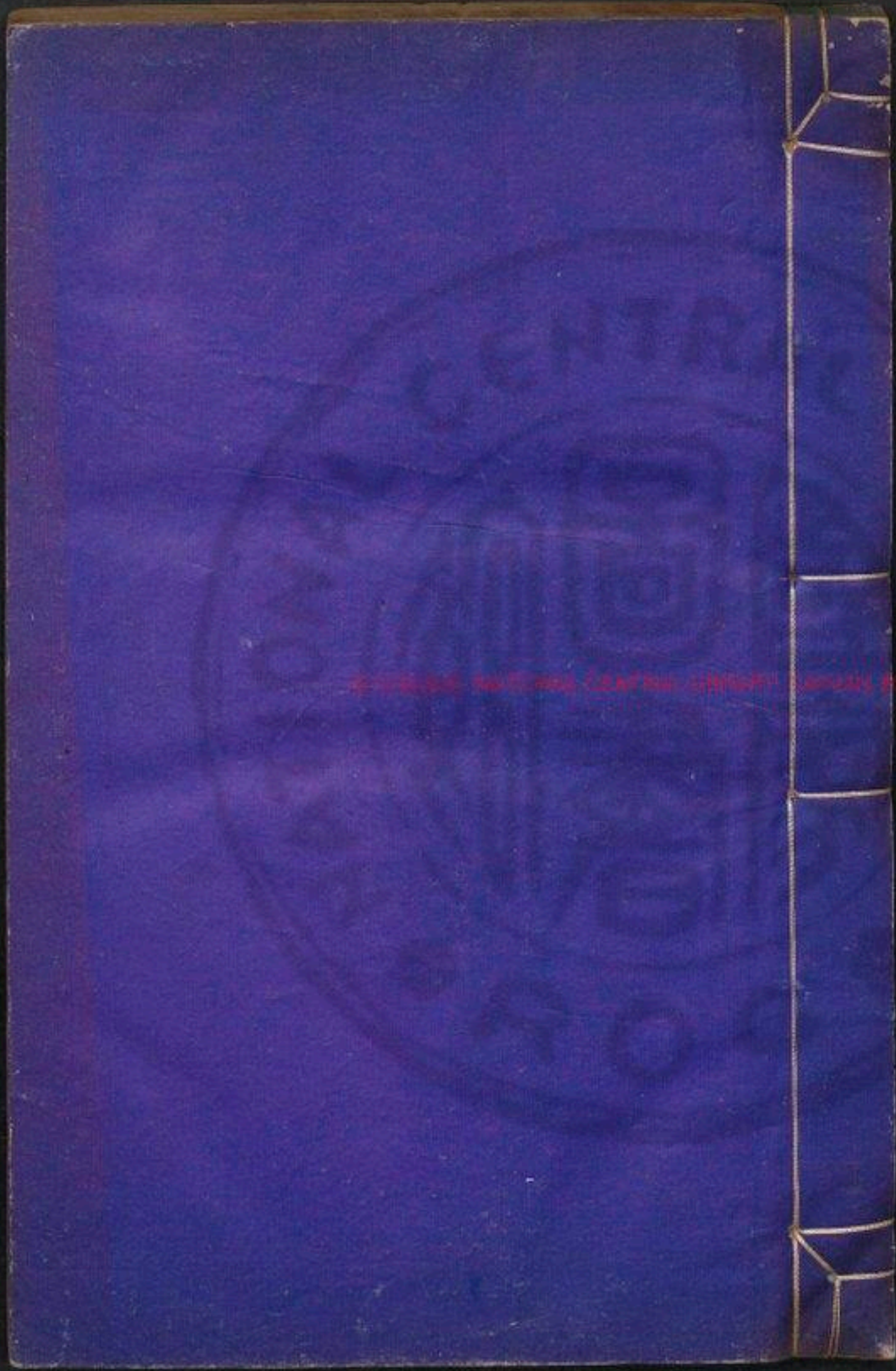




© 2007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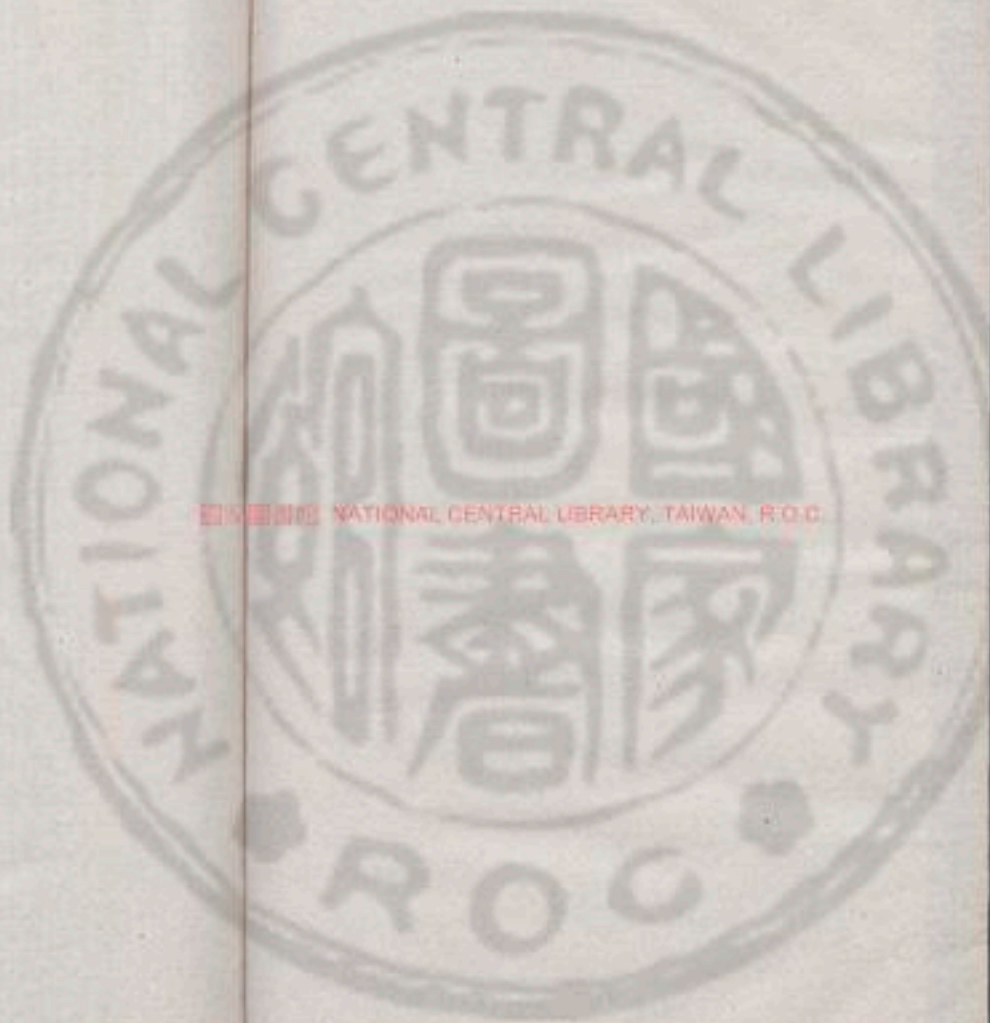








57 251423 v.5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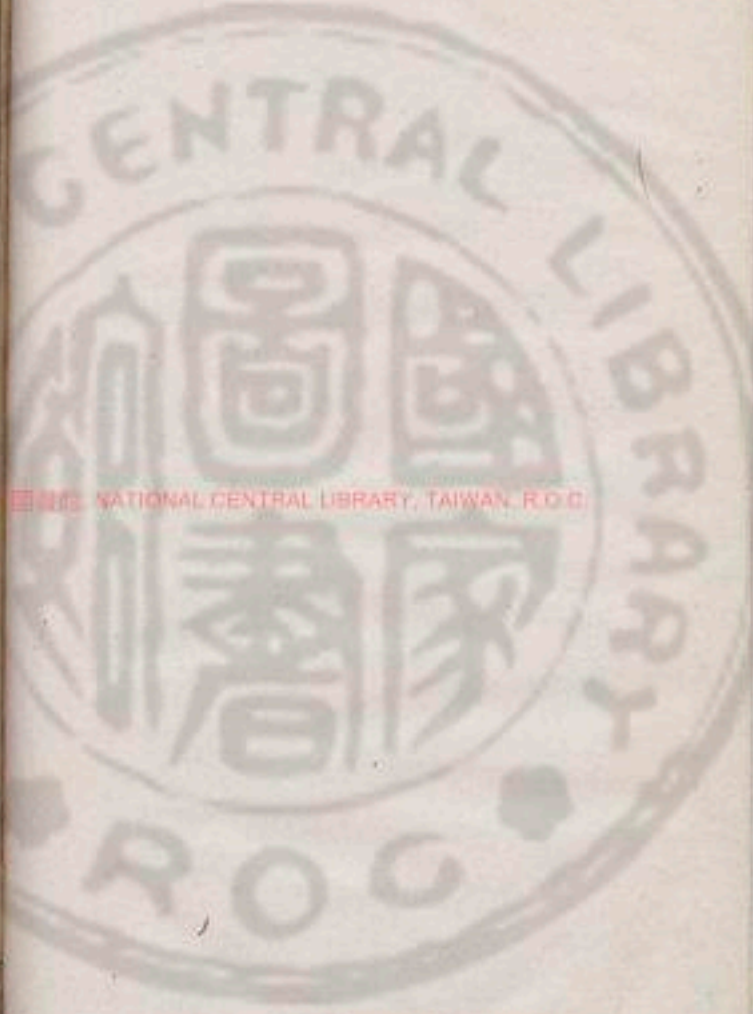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七

讀春秋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方是時王綱  
解紉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  
是約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  
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  
反之正此其為志此其為天子之事改春秋  
無出於天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論春秋  
者矣自褒貶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





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月日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則又爲之遁其辭是則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

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耶春秋正次王王次春以天子上承天而下統諸侯弑君弑父者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叛以其邑來奔者書明白洞達一一皆天子之事而天之爲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自知如優戲之所謂隱者已大不可况又於褒貶生凡例耶理無定形隨萬變而不齊後世法吏深刻始於勅律之外立所謂例士君子尚羞用之果誰爲春秋先立例而聖人必以是書之而後世以是求之耶以例





褒貶

求春秋動皆逆詐億不信之心愚故私撫先  
儒凡外褒貶凡例而說春秋者集錄之使子  
孫考焉非敢爲他人發也

夾深鄭氏漁仲曰以春秋爲褒貶者亂春秋者也  
晦菴先生曰春秋大旨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  
夷狄貴王賤霸而已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  
字加褒貶於人不過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自  
見又曰目前朝報尚不知朝廷之意況千百載之  
下而欲逆推千百載上聖人之意

凡例

徂徠石氏曰稱人者貶也而人不必皆微者亦  
稱人稱爵者褒也而爵未必純褒讓者亦稱爵繼  
故不書即位而相宣則書即位妾母不稱夫人而  
成風則稱夫人失地之君名而衛侯奔楚則不名  
未踰年之君稱子而鄭伯伐許則不稱子會盟先  
主會者而瓦屋之盟則先宋征伐首主兵者而魏  
之師則後齊母弟一也而或稱之以見其惡或沒  
之以著其罪天王一也或稱天以著其失或去天  
以示其非





愚按晦菴先生嘗云聖人欲率天下以尊齊  
晉且謂楚在春秋時非威文過之則周室爲  
其所并此蓋尚論其世者也聖人能與世推  
移世變無窮聖人之救其變者亦無窮春秋  
之世王室微諸侯強其始故抑諸侯以尊王  
室及諸侯又微而夷狄強則又抑夷狄而扶  
諸侯尊王室固所以尊王也扶諸侯亦所以  
爲尊王地也聖人隨時救世之心如此而世  
儒乃動以五帝三王之事律之此議論所以  
繁多聖人書法其簡隨字可以生說此議論  
所以愈見其繁多實獲貶凡例之說得以肆  
行其間也今惟以春秋之世而求聖人之心  
則思過半矣孔子曰其事則齊相晉文其義  
則其竊取之

隱公

名息惠公之子母聲子謚法不刀其位曰隱  
始隱

伊川先生曰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  
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泰山孫氏復曰平王





迨隱而死夫生猶可待也死何所為春秋始隱者  
天下無復有王也末訥趙氏鵬飛曰非始乎隱也  
始丁平王之末也凡諸儒欲以一事而當春秋之  
始者皆妄也徂徠石氏介曰春秋以無王而作孰  
謂隱為賢且讓而始之哉愚意春秋特因魯史而  
修之非為魯作也為天下萬世之王道作也故謹  
錄諸儒之說如后凡他有所指者不復錄

元年

元年者魯隱公之始年也夾滌謂諸侯舊用天子  
之年至平王失政諸侯並稱元年陳上齊傳良亦  
同其說謂古諸侯止稱世意諸侯所謂奉天子  
正朔者謂以子丑寅為歲首講朝聘耳未必使諸  
侯皆以天子之元年為元年蓋封建之法肇自黃  
帝諸侯之世守其國固有出於三代興王之前者  
有王者興特以禮相與諸侯各自有其國各自即  
位則亦各自有始年安得一律以天子之年為年  
其曰古諸侯以世計者恐世遠難考姑舉其世次  
歟或謂書元為春秋大法者亦未必然自唐虞三  
代皆以始即位為元年矣

春王正月





自杜氏注左氏傳有周正月今十一月之語先儒  
遂多指春秋之春爲冬建子之月至文定公胡康  
侯講春秋始謂前平周以丑爲正書元祀十有二  
月知月不易也後乎周以亥爲正書元年冬十月  
知時不易也建子之月非春明矣聖人語顏回以  
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  
月蓋以夏時冠月垂法萬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  
位不敢自專也然文定以春爲夏正之春建寅而  
非建子可也以月爲周之月則時與月異又存疑  
而未決也故晦菴先生以爲若如胡氏學則月與  
時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也  
此事晦菴考之詳矣尚未嘗質言之豈後學之敢知  
近世惟岷隱戴氏溪在東宮講春秋常以夏正爲  
說於時事亦未見其甚背竊意三代雖有改正朔  
之事而天時恐無可改遷之理今所抄集姑依戴  
氏在來者擇焉

不書即位

左氏謂隱攝公羊謂隱爲相立穀梁謂隱讓然謂  
其讓爲成先君之邪則似求之過也或謂其讓命  
爲正而正者不必書或謂不稟命而即位聖人故





繼奪之而不書皆無所考戴岷隱以經之所無而  
付之不言惟劉焯謂惠公愛少子立為太子國人  
不與而立隱隱曰吾將讓焉太子蒯後望十年不  
獲而羽父弒隱於是栢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  
栢之欺故曰攝公穀信隱之詐故曰讓俱失之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者魯附庸之國儀父其字左氏曰名克書月不  
書日者先儒以為遠也盟非美事而春秋亂世相  
與結好之常聖人不過因事而書諸家或以為褒  
或以為貶皆不可知然既盟而又伐之則非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鄭伯莊公也段其母弟莊公迫於母命封於京而  
反莊公以兵勝之克者戰勝之名也穀梁曰賤段  
而甚鄭也謂不書弟而書克也胡安定曰兄不兄  
弟不弟交譏之也左氏曰如二君故曰克胡文定  
曰克者力勝之辭愚意大指不過如此或文致鄭  
伯以滔天之罪者似恐求之過蓋鄭伯不幸處母  
子兄弟之變而不學無識不善處之其初黽勉以  
從其母其後妨其母不敢遽制其弟後遂至難制  
而伐之耳左氏罪鄭伯失教段果可教者否即鄭





莊之大惡在伐周末必在克段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通時阮反

仲子者魯惠公再娶之夫人也伊川謂不曰夫人

曰惠公仲子者妾稱也穀梁謂禮贈人之妾不可

凡皆正論也木訥謂魯以夫人赴故王來贈云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也或曰不書公諱與大夫

盟也岷隱曰宿者國名意其為宿而盟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

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為周大夫

公子益師卒

益師者孝公之子貴戚之卿卒故書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說者多謂譏公不當與戎會是責人於難也岷隱

謂周衰戎狄雜居中夏會有疆場之交不得不會

之也愚謂亦公不能自強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與向皆小國左氏謂莒娶於向向姜不安於莒

而歸故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公羊謂入者得其國

而不居按左氏據史為傳當是事實公羊則據文





立論耳然言入則以兵可知宣四年公伐莒取向  
則向後爲莒所并可知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者展無駭也極小國也木訥曰莒入向向近  
魯魯人疑莒爲東鄆之侵故以此示威其後因紀  
子帛爲密之盟遂與莒結浮來之好愚按入向入  
極二事聯書木訥之說似得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說者亦多以此貶公惟木訥曰以文王之聖而事  
昆夷以太王之賢而事獯鬻等公何能爲盟盟  
非得已也愚謂不得已而與盟可也終不能自強  
則非矣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此紀來昏於魯也說者皆謂譏不親迎伊川曰諸  
侯親迎迎於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  
逆婦者乎戴岷隱亦謂文王親迎時爲世子韓侯  
親迎亦因入覲然則凡皆因事實書非有譏貶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左氏謂子帛者紀裂繻之字公穀二傳皆以帛作  
伯左氏見國史當從左氏木訥曰莒自入向有窺





魯之心紀子帛往來莒魯之間於是道與莒子盟于密爲魯謀也卒之八年爲浮來之盟莒魯交好子帛之功也馬按紀新昏於魯爲魯謀有之也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羊謂隱公之母穀梁謂隱公之妻伊川安定劉氏權衡皆以爲妻蓋隱公自有妾母明年書君氏卒此言夫人薨則其妻明也或又以爲桓公之母仲子蓋以子氏而言之後書考仲子之宮故也然元年已書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則仲子之卒在前

鄭人伐衛

初鄭伯克段于鄆段之子公孫滑奔衛衛爲伐鄭取廩延至是鄭遂伐衛木訥曰管蔡之亂周公誅其父而錄其子今鄭莊克其弟而不守其子又加兵於衛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伊川曰日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木訥曰春秋書日食災變凡以垂人君畏天之戒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立五十一年崩父爲申侯引犬戎殺之不





言父讎而反屯戊申侯以報私恩周之所以不復  
西也胡曰崩者上墜之形木訥曰書崩不書葬者  
周赴而魯不會葬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左氏謂君氏者隱公母聲子也為公故曰君氏若  
曰君母氏云爾公穀皆作尹氏諸家多從公穀然  
以君為尹不免改經文恐且當從左氏

秋武氏子來求購音

諸家多謂譏周王失道穀梁曰歸生者曰購歸之  
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

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  
知之辭也交譏之木訥曰諸侯有貢天子無求禮  
也平王崩魯不會葬至來求購而卒不會為則購  
之得否又未可知也魯在春秋未為強暴之國以  
魯觀之諸侯又可知矣書生之論乃以不書天王  
為天王諱惡至九十五年天王求車又曰書天王  
以示貶噫周之微甚矣不容負天下之罪如此此  
豈仁人之言哉凡書求購求車求金皆誅諸侯不  
貢而天下無王也尚何責天王哉先師宗論王貴  
尊嘗言周凡三求求購以平王崩求車以桓王將





崩求金以襄王崩皆以喪事之有闕賻賜之不供也魯不盡臣子之職致周五下求謂魯秉周禮可乎武氏世卿也武氏子未爲命卿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穆公也說者多以書卒爲略外諸侯甚者至以爲諸侯專恣聖人於其死奉天討而貶黜之特書曰卒惟木訥謂外諸侯書卒從赴也赴曰卒謙也魯史因其赴而書孔子因魯史而書說者以爲夫子黜外而尊內非也

石門齊地也魯與齊盟于石門  
之物宋鄭爲仇而宋與衛爲西黨鄭與齊爲東黨魯則徘徊於二黨之間初嘗比於宋及六年艾之盟則從齊而附鄭書此者爲艾之盟張本

癸未葬宋穆公

初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亦舍其子馮而立與夷其後馮遂弑與夷左氏美宣公知人公羊則謂宋之禍宣公之爲也木訥曰分義天下之大閑也故非朱均雖竟舜不苟遜益非不賢而禹傳啓杜亂原也隱公欲遜允而亂吳王將遜札





而亂宋宣穆再遜而再亂篡奪二世迄襄公如定  
襄公不悛又欲遜目夷幸目夷不受否者又亂愚  
按公羊木訥之說為萬世垂戒也而左氏之說亦  
不可全廢也蓋宣公遜穆公穆公終以遜宣公之  
子是穆公不可謂非賢宣公不可謂不知賢其後  
馮之弑逆罪在馮耳雖春秋責賢者備豈可盡沒  
其賢而反加以始禍之惡名哉且謂宣穆再遜而  
再亂亦未當其實宣之遜穆初未嘗亂穆遜殤公  
而馮始為亂耳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夏之後在厲為三  
惟牟婁杞邑木訥曰莒最爾

東夷自入春秋首加兵於向今文扼杞之弱稱兵  
而攘其封邑至允十二年公會杞莒于曲池而後  
釋今日之憾莒之橫甚矣然至昭五年莒卒  
以牟婁來奔岷隱曰以不義得之以不義失之徒  
為叛人之資爾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  
侯蔡人衛人伐鄭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  
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一月衛人立晉  
州吁者衛莊公嬖人之子有寵而好兵公弗禁也





錯諫公弗聽至是弑桓公自立欲求寵於諸侯  
鄭欲納公子馮於宋遂告宋伐鄭晉及宋遇于清  
爲衛謀也宋與陳蔡衛伐鄭鞏又率之伐鄭皆爲  
衛也先書宋與鞏而後衛說者謂罪其黨惡率兵  
也鞏即公子翬其後弑隱公者也州吁如陳衛以  
石碯之謀始克殺之於濮說者謂稱人衆詞也稱  
于濮譏失賊也州吁殺而衛人立晉說者謂書立  
譏不當立也晉即淫亂之宣公焉按隱四年全記  
州吁之亂故併叙於此凡謂譏者亦書法之當然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公穀皆作觀魚矣亦陳而觀之也穀梁曰魚字者  
之事也伊川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氏曰衛亂是以緩蓋諸侯五月而葬此十四月  
秋衛師入邲音成

左氏曰衛之亂邲侵衛今故衛入邲木訥曰邲被  
鄰國之兵自衛始至隱十年齊鄭連兵入邲莊八  
年公又及齊師圍邲而邲降於齊文十二年邲伯  
東奔自此不復見於經許失地而奔國遂滅矣





謂衛入邾固非邾小國也先侵衛挑釁尤非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仲子者惠公元妃孟子禮諸侯無再娶則仲子不得爲夫人故別立宮考者宮始成而祀也書初獻六羽者先儒言魯僭天子禮樂用八佾此別立宮初殺其數不言六佾者婦人但用羽不用干

邾人鄭人伐宋

宋取邾田鄭與宋惡故邾人請鄭伐之而邾爲兵主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彊苦侯反

臧僖伯也魯孝公之子隱公之叔父嘗諫觀魚實戚之賢者也公不能聽其言而葬之加一等

宋人伐鄭圍長葛

木訥曰四年宋兩伐鄭五年邾請鄭伐宋勝負已相當公柔文伐鄭圍其邑憾何時釋耶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左氏作渝平渝變也渝前日之平猶絕交也公穀皆作輸平公羊曰輸平猶隨成也敗其成也穀梁





曰輸者墜也不果成也是公穀雖作輸義亦與左氏之渝一也然諸儒多從公穀作輸而不從其訓曰輸納也輸誠於我以求平也蓋以經考之前年公子翬伐鄭是嘗有憾而未嘗有平初無平之可渝言渝平者非也鄭與齊黨魯與宋黨今宋伐鄭圍長葛懼魯從宋而鄭益殆偶鄭嘗伐宋宋求救於魯使者失詞魯怒不出兵鄭乘此隙致平於魯以離宋之黨故今年春鄭來輸平今年夏公即與齊盟已而公與齊鄭又會于中丘以謀伐宋是前所致言輸平者非也

而已蓋許八年所歸之枋田也輸之意若曰魯能不從宋而反兵救我當以枋田饋魯也然鄭徒言之而枋未入魯故魯雖不從宋亦未救鄭有所要也愚按此論尤精但輸平在六年歸枋在八年謂輸平為預許枋乃意之之辭但鄭急於求魯而魯緩於許鄭至歸枋而後魯鄭合則明甚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氏曰始平于齊也木訥曰艾之盟鄭故也自石門之盟而知齊鄭為與國宋伐鄭齊將救鄭則地





隔於魯不求魯無以救鄭春鄭來輸平鄭使反命而齊即為艾之盟為鄭求魯也魯終未救鄭者初未入也

秋七月

無事亦書首月備四時也木訥曰或不書者傳授脫之

冬宋人取長葛

長葛鄭邑去年冬圍之今年冬取之直書而宋之罪自見然亦以鄭求魯而魯不救故卒為所取

木訥曰其後紀之滅宗廟在鄭歸奉其祀不以存亡虧婦道叔姬之賢也故此首錄之愚按莊二十九年書叔姬卒八月己亥書葬叔姬聖人拳拳於其終始如此

滕侯卒

左氏曰不書名未同盟也陸氏纂例曰春秋諸侯卒不同盟者五十二人不書名者九人餘皆書名然則凡例之說其可信也哉伊川曰卒不名史缺也





夏城中丘

左氏曰書不時也高氏閔集注曰鄭既輸平魯宋之許故城中丘以備之十年而會齊鄭於此蓋中丘近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木訥曰齊侯前年為艾之盟為鄭求魯也宋取鄭長葛而魯不救故齊復使弟年來聘下進退焉年歸反命而鄭賂卒不至是年秋公故為宋伐邾以動鄭鄭知魯兵不空出明年春遂以枋來歸年之

秋公伐邾

木訥曰邾嘗從宋伐鄭鄭輸平於魯以離宋而鄭賂不至魯故為宋伐邾以要之既得鄭賂即從鄭伐宋今日為宋伐邾明日為鄭伐宋特以賂故而邾橫罹其毒故終隱之世邾不復通於魯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木訥曰春秋書是王下聘者凡八責諸侯不朝而





坐受天子之聘也。隱在位十一年而天王聘魯者二，亦何有一介之使如京師以答天王之勤哉。愚按諸家多責天王反聘諸侯爲非禮，然是時王室微弱，諸侯強大，孔子作春秋正以扶王室，豈有反責天王之理。天王亦豈得已而下聘哉。若木訥之說，亮人情矣。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氏曰：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不賓，然則凡伯亦有以致之矣。木訥曰：古者王臣治事，事畢則歸，歸則受幣，禮也。戎猶嫌以聘楚丘，不在疆，不致衛而衛不加禮，戎得伐之以歸，所謂司寇詰姦之法安在乎。穀梁曰：國曰伐，此一人亦曰伐。犬天子之命也。胡安定曰：楚丘衛地，書于楚丘者，衛不能救書以歸者，凡伯辱命，愚謂凡皆直書而意自明。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氏曰：齊侯將平宋，衛宋以幣請衛先相見，故遇于犬丘。注：犬丘，即垂地，有兩名，在衛。任氏曰：齊侯將平宋，衛於鄭，衛侯既不敢違齊侯之命，又不能釋鄭國之怨，有異志焉，故先遇於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庚寅我入枋宛於既反枋必詆反

(宛)鄭大夫也枋鄭從天子祀泰山時湯沐之邑也

枋公穀皆作那木訥曰魯初睦於宋宋伐鄭齊恐

魯助宋故為鄭求魯魯不應之反為宋伐邾故鄭

使宛歸魯枋魯得枋始奉社稷以從鄭岷隱曰枋

者鄭湯沐之邑許田者魯朝宿之邑周衰不巡狩

朝宿湯沐邑皆無用枋近於魯許田鄰於鄭鄭伯

利在得許田未敢直取之於魯故先使人歸枋為

異日取許田之地魯隱不悟其計受而有之故春

微嘗為鄭人訪而後歸

鄭而得枋也若如岷隱是鄭詐魯而歸枋也二說

不同而皆精於考究竊意二說皆是也木訥主前

此而言也以魯不救鄭也岷隱主後北而言也以

鄭假許田也要之魯鄭皆懷利以相接者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書卒從赴也不名者史失之也呂氏云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瓦屋)周地齊侯為鄭平宋衛故盟諸侯參盟始此

有參盟則有盟主而伯之漸萌矣





八月葬蔡宣公

杜預隱二年注云魯使大夫會葬故書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來公穀皆作包來紀邑也初紀子帛為魯故魯盟莒于密左氏故以此盟為成紀之好木訥曰前日莒嘗窺魯子帛盟之莒卒不敢加於魯今魯既受鄭賂將空國以赴鄭之求恐莒人之議其後故成紀好而盟之此盟公在焉而莒以微者淮執牛耳豈莒人敢抗公哉公自辱也愚按魯大莒小隱

災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無駭即違其君而帥師入極者也公孫之子未賜族卒書名或曰貶故去其族然按左傳無駭卒後羽父始為請謚與族是凡例褒貶之說蓋意之也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季周大夫南氏季字也諸儒多謂諸侯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今刑則不舉而反遣聘王之不王如此禮樂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





然不思時至春秋周之衰果何如哉此何異祖父  
衰病垂絕不責不孝子孫之不養而反責祖父之  
祈哀耶木訥曰諸侯之抗周室之微極矣聖人著  
天王再遣使之節所以誅魯不再朝之罪也愚謂  
隨事實書而魯之罪自見諸儒反以罪周者過耳  
夫春秋固尊王之書也

三月癸酉大雨雷電庚辰大雨雪

左氏曰大雨雷震書始也大雨雪書時失也於雷  
震言始於雪言時失夫三月而有大雪又見於大

雷之後八日之間陰陽皆變如此書之紀異也穀  
梁曰震雷也雷變也庚辰曰震也光也故安免曰

震霹靂也電者陰擊陽為雷之光也

挾卒

音

挾魯大夫也未賜族止書名公穀皆作挾穀又以  
為所挾注云所其氏也

夏城郎

木訥曰郎逼宋魯將北會齊鄭伐宋恐宋搆虛故  
城以備之不暇顧天時民力

秋七月

書備時





及公會齊侯于防

左氏曰謀伐宋也防公羊作那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報古反

會中丘謀伐宋也鞏先合諸侯以攻之公即乘虛以襲之不淹旬而取二邑既取防於未伐宋之前又取郕防於既伐宋之後鄭宋兩失其邑魯隱兩獲其利矣然何以逃君子之譏木訥曰隱公其先

蓋其親也

枋來歸即君臣掃境以從鄭伐宋擒縱擊搏惟鄭所使由枋田之路也視枋為利則視千乘之魯果能脫然歸其弟乎宜菟裘之老不見信於允而公子翬得以行其譖也利之溺人如此我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穀並作載左氏稱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伊川曰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故盡取三國之衆諸家多從其說安定曰鄭伯無仁





心乘戴之弊而伐取之與前說不同未知孰是惟  
劉氏則斷謂三國之師衆矣鄭何以能悉取之且  
三國伐戴爾不入戴也何以能取三師假曰三國  
已居戴鄭來圍戴則各自去何爲共守此地而爲  
其所取耶或又云鄭伯伐三師取戴而歸復爲附  
庸非滅也戴今之外黃居鄭北鄙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

木訥曰郟當齊宋之境上計郟必附于宋而不事  
齊故齊脅鄭伐之左氏以爲討違王命於經無所

十一  
考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九

泰山孫氏曰滕薛陋弱不能與魯抗也木訥曰非  
天子不旅見諸侯今滕薛旅至魯庭魯侯亦旅見  
之聖人書曰滕侯薛侯來朝而魯侯之罪著矣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季公及齊侯鄭伯入  
許

時來公穀作祈黎左於傳又作郟會時來謀入許  
也木訥曰時來之會鄭志也至入許則以魯主兵  
蓋成鄭志者魯也岷隱曰鄭處許叔于許西偏後  
十五年許復國故書入不書滅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翬請公誅桓公弗許翬懼反使賊弑公而立桓  
杜預曰弑而書薨史策所諱隱與桓皆惠公之庶  
子也隱長當立而欲遜桓欲遜即予之矣而至十  
一年不予方欲窮兵貪地古謂不斷者來譏賊之  
口若隱公者亦可戒也

隱公春秋之初也春秋之初未有伯也而伯之  
漸已萌蓋是時惟齊為大國惟魯為望國齊以  
黨鄭伐宋而求魯魯以受鄭妨田忘鄭孤壤見  
從齊則天下其庶矣乎然則伯之萌齊釐之為  
而魯隱助之也其初盟邾而後伐邾初盟宋而  
後伐宋皆利於鄭之入祊而反覆若此尚何以  
名秉禮之國而遇多事之萌耶

桓公

名執史記亦名允惠公弟丑仲子益法





辟土服遠曰栢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氏曰栢公墓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岷隱曰栢公志在得國諱其故而偃然行即位之禮春秋即其實而書之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木訥曰允公賊隱而立懷危懼心故鄭欲會而允無不從鄭欲田而允不散拒伊川曰公欲結鄭好以自取也故杜氏曰栢公志在得國諱其故而偃然行即位之禮春秋即其實而書之

無及木訥又曰謂假田因入枋則有之謂易枋則非也鄭有宋兵不得已而歸魯以枋既得魯援則勢不可以責償故以璧假為名而實責償枋也胡氏曰既歸枋矣又加璧者枋薄於許也先師嘗言許田魯朝宿之邑近許而鄰於鄭有營洛汝潁浸灌之利鄭莊久欲得之故以枋歸之取宋之郟防以予之得許而讓凡皆以投隱公之欲而異許田之得也隱公雖受枋取防郟而辭許鄭無得而強之隱沒而栢以篡立急於結援自固故許田卒為





鄭所得

秋大水

志災也大者非常之辭春秋書大水凡九嘗居其  
八其一言宋

冬十月

書以備四時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  
父

左氏謂華督將弑殤公先宣言謂十年十一戰皆

公無能改於其德然能死於其難亦可謂賢父  
者正其名也劉侍讀謂賢而名之者名其君於前  
不得不名其臣於後

滕子來朝

滕侯爵而稱子或以爲賤或以爲謙岷隱曰小國  
爵尊而貢重者多自賤以從其卑春秋從而書之  
不沒其實也愚按自賤之說晦菴主之以子產之  
爭爲證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





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伊川曰宋弒其君而四國共成之天下大惡也岷  
隱曰書成亂於前書取鼎於後不待貶絕而惡自  
見先師謂郟鼎郟以祭其祖之器也宋不可取之  
郟魯不可取之宋左氏曰齊陳鄭皆有賂魯遂相  
宋公

秋七月杞侯來朝

岷隱曰杞公爵弱而以侯禮至杞公穀皆作紀  
蔡侯鄭伯會于鄧

然鄧且不能自保庸能比蔡鄭乎卒之蔡鄭常當  
其衝無歲無楚師岷隱曰楚滅鄧復滅蔡鄭亦幾  
亡然鄭伯牽羊以逆而鄭復存子產執玉帛以抗  
楚楚亦不能加小國能自強也

九月入杞

左氏謂祀朝魯不敬此討不敬也木訥曰朝未旋  
踵兵已入境難哉小之事大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左氏曰修舊好也然隱嘗與戎盟戎伐凡伯矣今





桓公再與戎盟戎何信之有而可云修舊好耶  
三年春正月

自桓三年至九年皆不書王說者謂桓篡弒無王  
公會齊侯于贏音盈

左氏曰成昏于齊也木訥曰允之娶齊急於得齊  
以固齊援也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晉命者此而已或以爲褒  
則舉之三王之上謂不盟不誓結言而退爲近乎

以舉其德也

謂衛連帥兩不相下而晉命或又以爲交相推長  
而晉命然此時齊猶未伯衛又非能連帥之職者  
木訥謂隱八年齊欲平宋鄭故先與宋衛盟而鄭  
不從十年齊從鄭伐宋而衛亦從宋入鄭齊衛不  
過各附其所與實未嘗有怨至允二年宋遭華督  
之禍而衛其所附齊鄭會于稷以成宋之亂而宋  
已附于齊是時衛既願和於齊齊亦欲成好於衛  
無仇可解何俟乎盟故以交相見而書之曰晉命  
爾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郕魯地公羊作盛杞侯公穀作紀伯岷隱曰魯嘗入杞杞來求成故會于郕其哉杞之可念也威公之時杞侯來朝歸而見入左氏曰杞不敬也僖公之時杞子來朝歸而見入左氏曰杞不共也杞小來朝豈不敬其良由微弱不能備禮故身雖行禮而不免見伐於人尤可念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杜氏曰歷家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

不見公羊曰既食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會于贏求婚于齊不當親而親非禮也公子翬如齊以逆女當親而不親非禮也齊侯送姜氏于謹越竟送女非禮也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是齊侯送姜氏公受之于謹亦非禮也使其弟年來聘致夫人也由齊侯寵愛之太過亦非禮也卒之二國之亂皆基於此故春秋備書其事

有年





穀梁曰五穀皆熟爲有年公羊曰以喜書也或曰  
記異愚恐求之過也謂桓不當有年爲異而書則  
又蝨與大水無水皆當爲桓之常又何爲書春秋豈  
專記人之凶荒而不幸人之豐熟哉各書其再爾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穀梁曰遠也張氏曰魯之大野乃田狩之地而遠  
涉郎見桓公心不在民而志於行樂木訥曰郎今  
之單父魯臺也地近宋昭公九年築郎圍其後遂  
爲田獵範圍之地蓋基於今日之狩

木訥謂太宰字而不名渠伯糾是也劉氏胡氏張  
氏皆曰伯爵也糾名也宰天下者不名今名賤也  
未知孰是木訥又謂王臣下聘者八聘允者獨三  
允之罪尤著而周之聘尤亟以是知周之自取微  
弱也杜預曰不書秋冬史闕文

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

左氏曰陳亂再赴也陸淳曰甲戌下脫文木訥曰  
先儒疑甲戌下有陳佗殺太子免一事蓋明年直  
書殺陳佗若無張本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曰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紀以微國一旦二大國之君無故來朝能無疑乎疑而備之齊侯不得志而歸聖人書之為紀侯大去其國張本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周大夫也仍叔之子父老子代從政也不官未命者也實書焉世官若任子弟與輕王命皆可意見仍叔穀梁作任叔木訥謂來聘徵兵也鄭伯不庭王將伐之徵兵諸侯鄭莊於齊魯蒙齊之託

葬陳桓公

使會葬故書

城祝丘

書不時也集注曰莊十四年姜氏合齊侯于祝丘是齊魯兩境上之邑也時齊將襲紀魯嘗謀紀之難畏齊之來討城此以備之也

秋祭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鄭伯不朝天子率諸侯親征從之者三弱國而已又不能無畏齊比鄭之心故不能躬擐甲冑而以





微者行胡氏謂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  
不書敗又以存天下之防也

大雩

旱祭也書記災也天子雩帝用盛樂謂之大雩魯  
僭用天子禮樂故大雩春秋書大雩者二十一侍  
讀劉敞曰說者皆曰成王康周公故賜魯以天子  
禮樂吾未知其然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  
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  
始爲墨翟之學由是觀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

書災也夾深曰古曰多蟲今曰蝗

冬州公如曹

張曰州河內地邑名也戴曰州公畿內諸侯嘗爲  
三公伊川曰不能保其國如曹遂不復戴又曰畿  
內諸侯不能自存此春秋大事故書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州公名來者自曹來魯承上文故簡或曰闕文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謀齊難也齊欲圖紀魯甥也以魯婚於齊故求





魯而公會之成穀梁作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氏曰簡車馬也注謂備鄭戴氏曰仲冬教兵名曰大閱大閱非諸侯所得爲也況以秋八月行之蔡人殺陳佗

伊川曰陳佗弑世子而竊位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相公殺陳佗而立之佗天下之惡人皆得而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書曰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

公惟莊公爲嫡長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故得書於春秋

及紀侯來朝

左氏曰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岷隱曰焚林而田也古者昆虫未蟄不以火田仲春之月蟄虫已啓萬物孳生豈容以火田耶劉氏曰咸丘邑也火田而咸丘焚也杜氏以爲火田非也禮有火田豈得譏其盡物哉今云焚咸丘豈止





火田而已乎公穀皆謂火攻謂咸丘爲邾之邑劉氏辨之曰若誠火攻當曰伐咸丘焚之今止曰焚咸丘無兵意木訥亦曰豈有邾邑而不書邾咸丘耶然則因火田而焚咸丘者近之集注曰咸丘魯之近齊者孟子以咸丘蒙所問爲齊東野人之語先師謂咸丘即鉅野郛之近地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葉石林曰穀伯鄧侯失地之君也諸侯失地以奔來者書以奔以朝來者書以朝木訥曰穀鄧皆在魯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及邾而朝於魯蓋爲楚所逼失地而奔越大小七國而不見容者懼楚也至魯遠於楚而容之故朝於魯以朝禮見故書朝以失地故書名終春秋不復見於經意其滅於此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陸氏纂例曰趙子曰周雖以建子爲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胡氏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公至於敬授民時巡狩





承享猶自夏為惠意天時無可改易之理聖人無  
謂冬為春之事商之建丑以異於夏周之建子以  
異於商皆以革命欲整一人心故以此月為歲首  
受朝饗耳其建丑之為十二月建子之為十一月  
固自若也建丑建子之為冬建寅而後為春固自  
若也聖人作春秋書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  
月正以順天時正人事所謂行夏之時見之行事  
者也周實未嘗改天時孔子亦初非改周制也自  
漢儒有三正之說杜氏有周正月今十一月之說  
之事隨筆案說以春秋為非時而議之今以夏時參之

未見其有非時者若此所書正月烝正以烝乃冬  
祭春正月行之非禮耳春秋非夏正而何哉杜氏  
得汲冢書亦皆夏正

天王使家父來聘  
岷隱曰威公即位八年矣天子之使三至于魯周  
之無政魯之不臣不亦甚乎木訥則謂家父此來  
謀紀之婚也愚謂王室弱諸侯強禮之倒置固甚  
矣然其來聘亦必各以其事魯強無求於周而周  
弱反有求於魯此其所以下聘之頻數或譏天子





反下諂不臣之諸侯然周之君臣亦何故無爲而  
行此此亦當論其世諒其情也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曰烝也穀梁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禮也  
岷隱曰春正月烝已非時况五月而又烝乎

秋伐邾

泰山孫氏曰不出主名微者也東萊呂氏曰微者  
也其事不可得而詳也天子在上諸侯擅相侵伐  
君子以爲無王此春秋所以作也岷隱戴氏曰隱

正論也總論也而戴之說亦其一事之戒

冬十月雨雪

岷隱曰孟冬之月陰氣始凝驟有雨雪陰氣盛也  
愚按諸家多以冬十月爲今之八月雨雪非時今  
岷隱以夏正冬十月言之理亦未嘗不明嘻果八  
月也聖人恐未必誣天而書秋爲冬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劉氏權衡曰天子娶后當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  
祭公逆后于紀使我主其禮也岷隱曰祭公至魯





遂往逆后此天王之命非祭公自爲之紀魯錫也  
咨謀於魯而行木訥曰齊將滅紀紀託於魯魯勢  
不能庇紀於是爲之謀俾納女於王託王爲重焉  
蓋自五年齊欲襲紀紀懼求魯六年會于成秋又  
來朝今春家父來聘則謀婚也今祭公來因不反  
命而遂逆王后齊侯繼此不復犯紀僖公沒襄公  
始滅紀納女亦延紀數年愚按劉以禮言戴以情  
言趙以事勢言可以參考過於諸家之專主譏詆  
者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此祭公所逆王后也此際曰方其逆也

自王命言之也及其歸也謂之季姜由父母家言  
之也

夏四月秋七月

書以備四時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杜氏注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攝胡氏曰曹何急  
於朝魯而使世子攝哉木訥曰使不幸未還而曹  
伯卒則國非其國也

十年春王正月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泰山孫氏曰此年復垂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夾  
漆鄭氏曰桓公立五十五年卒而莊公射姑立五  
月而葬得葬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衛自宣公即位未嘗與魯通至是為會期而終背  
公更與齊鄭故弗遇桃丘衛地黑意郎之戰兆此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鄭忽有功於齊而魯為班後鄭鄭怒請師于齊齊  
以衛師助之安定曰言來戰者不予三國加兵於  
我也戴曰主兵者鄭也而首齊齊公鄭故忘齊國  
之好合師來伐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既來戰又為此盟以謀魯木訥曰其後齊信  
鄭莊衛宣皆至死不復通於魯則斯盟固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  
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鄭莊公立四十二年卒初娶鄧曼生世子忽又納  
宋雍氏女生庶子突莊公卒忽嗣立是為昭公宋  
莊誘鄭權臣祭仲執之使廢嫡立庶於是突入而  
忽出奔伊川曰忽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辭





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愚按鄭莊伐王大逆  
不道身死國亂者二十五年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大夫未之命者蔡叔蔡侯弟也 臧隱曰威公方  
與齊衛鄭為仇遂求宋陳蔡為好而使大夫盟其  
君可乎木訥曰內大夫專伐自無駭始內大夫專  
盟自柔始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于闕

氏音桂

木訥曰突以不義而篡其兄宋以不義而責其賂

魯統囊為魯故平與鄭而宋不從宋莊公八年也亦  
之賂器於宋安能使宋不求賂於鄭耶石氏曰此  
年至明年公凡五會宋欲平宋鄭而宋卒不從故  
明年與鄭盟武父而冬與鄭伐宋愚謂鄭忽嘗求  
齊伐魯今突入鄭而忽出奔故魯桓拳拳黨鄭者  
欲固突而拒忽爾夫鍾郕城公羊作夫童

十有二年春正月

書春正月以存四時之始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隱公四年莒伐杞取牟婁自是遂不與杞比夏魯





東鄰故爲盟以平之曲池魯地公羊作駝蛇杞公穀皆作紀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宋既執鄭祭仲使立突責鄭賂不已魯又爲此盟欲平之燕南燕穀丘左氏於傳又作句瀆之丘乃鄭所取故戴之國會早此蓋俟鄭而鄭不果來也先師嘗言宋鄭無可平之理魯相非能平之人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躍厲公也蓋佗之子立七年卒初桓公死子完不得立而弟

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于穀丘于虛于龜公皆就宋地會之宋猶不從故與鄭盟謀伐之

丙戌衛侯晉卒

再書丙戌杜曰國史成文也孫泰山胡安定皆曰羨文也鄭夾祭曰丙戌一日也不應再書丙戌非後申則前子也衛侯晉者衛宣公也立十九年卒晉殺伋壽而立朔國人出朔而立潞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魯五為會欲為鄭平宋而宋不從魯鄭所以不平而連師伐之戰于宋者魯鄭深入伐之而宋應之故戰耳諸家以既書伐又書戰言褒貶者不一愚恐聖人亦書其實爾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於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胡公安國以為齊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之戰則待讀以為前年我師及鄭伐宋故宋今歲來朝然蓋以然也先此書會莫終以

書及之戰者四國而不書戰之地故諸說各得為之辭孫泰山胡安定則皆謂齊以郎之戰未得志于魯今因宋鄭之仇故帥衛燕與宋來伐魯魯親紀而比鄭故會紀侯鄭伯以敗四國之師不書地戰于魯也此說視眾說尤明白愚按此役用師者凡七國魯紀鄭為一黨而魯為之首若紀則懼齊欲滅紀者也若鄭則怨宋責賂於鄭者也魯則紀其自出鄭其所黨故書曰公會紀鄭此魯為首也齊宋衛燕為一黨而齊為之首若齊衛於魯則有





戰于郎之怨若宋於魯則有戰于宋之怨若燕則  
比宋與兵謂魯穀丘之盟為不信而齊則欲滅紀  
又德鄭忽而助忽攻突且怒魯之屢盟以平突是  
齊於魯紀鄭皆有憾故書齊為主兵此齊為首也  
三月葬衛宣公

衛惠公先從齊伐魯而後葬宣公

夏大水

書災

秋七月及于月

書會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岷隱曰魯隱與宋為怨故一意與鄭為好木訥曰  
鄭突之立雖以宋宋責賂不已而憾之所與者魯  
而已前年因魯敗宋德魯益深故今春會公夏又  
來聘同惡相濟舍魯無可求援也會于曹杜氏謂  
曹預會集注謂鄭伯欲結曹好故公往會之也

無冰

諸家皆以周之正月為今之十一月十一月無冰  
為災故書然使果十一月無冰則尚有十二月尤  
寒冰之有無方於此決未可遽以十一月無冰為





災而先書之也蓋至十二月無冰及春正月東風  
解凍終於無冰則無冰決矣始以災而書爾杜氏  
曰無冰書時失也岷隱曰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  
三之日納于凌陰二之日今十二月三之日今正  
月也十二月取水正月藏之今威公春書無冰無  
藏冰也去年十二月時燠無冰今年之春無冰可  
出春秋於是時而書之以此考之則春秋之正月  
殆即今之正月歟

夏五

說文曰夏五傳疑也胡氏謂疑而不益見聖人之  
謙也孫泰山胡安定皆曰聖人專筆肯言不能刊  
正後人傳之脫漏耳胡又曰或言夏鄭伯使其弟  
語來盟其五之一字為羨亦通愚按合從傳寫脫  
漏之說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木訥曰鄭突之立內恃祭仲而已國人不與也外  
恃魯而已鄰國不與也使其弟來盟或者諸大夫  
不心乎突也語穀梁作禦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之亥嘗

御廩藏穀盛者也嘗秋祭也御廩災三日而嘗左





氏謂書不害也公羊乃謂遇災不如勿嘗劉氏辨曰見災而懼可矣豈可廢宗廟之祭穀梁又謂以災餘者祭為不其來滌辨之曰廟祀必十日戒享越三日而嘗則滌盛已出禋之亥嘗非災之餘也嘗當事不書為御禋災而嘗故書諸家乃以八月為六月謂夏不當行秋嘗而譏之不知嘗以秋八月此正可為春秋用夏正之驗何紛紛為

女十有二月齊侯祿父卒

祿父禧公也立三十三年入春秋者二十五年子

王陽紆以備王祿父莫之象長髮有圖大之心

才不及適為擾而已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氏曰宋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木訥曰勢不敵者資於人宋於鄭非不敵也乃連五國之兵以伐之且出忽立突者誰歟已立之而已疾之不仁哉宋莊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左氏曰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泰山孫氏曰諸侯貢賦不入周室財用不足也愚謂天子錫諸侯以





車公至無車而反求之諸侯可悲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相王也入春秋三年而立立二十三年崩嘗因鄭莊無禮而伐之繻葛一敗周益以衰既崩而喪禮不備七年乃葬可悲矣太子佗立是為莊王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自十二月卒至今五月而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祭仲專突使其壻雍糾殺之泄突乃出奔晝伯後

得鄭也書名公羊謂奪正也馬謂突忽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書世子書復歸正也然始見逐終見殺故不成其為君

許叔入于許

隱十一年鄭分許使許叔處東偏今鄭莊沒而鄭亂故許叔得入許蓋許之失國者十有五年

公會齊侯于艾

左氏曰謀定許也先師嘗言初與鄭入許者齊魯以許與鄭者亦齊魯今謀定許者又齊魯齊魯二





君非能蓋前人之愆魯本與突許實怨鄭定許所以撓忽也木訥曰自即之戰齊不通魯齊僖卒魯會葬襄公立會于艾齊復通彭生之禍始此艾穀梁作蒿公羊作鄩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皆附庸也旅朝諸侯事天子之禮魯不當受旅朝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音

夾深曰櫟鄭別都左氏載突因櫟人殺檀伯遂居櫟二年而昭公弑又一年而子亶殺至莊十四年

使人說傳殺子義而自櫟入鄭是為葛公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權侯陳侯子彘伐鄭氏反

彘宋地公羊作侈左氏曰將納突弗克而還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去年冬伐鄭納突未克今再納突也納突非正也

伊川謂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王氏曰突之

未出也宋欲有所責故嘗伐之突之既出也宋懼

無所得又欲納之始鄭不和魯嘗以鄭伐宋及突

既出魯又與宋伐鄭反覆皆私也左氏曰書至自

伐鄭行飲至之禮也伊川謂以見勤勞於鄭突





冬城向反失亮

左氏曰書時也謂城以冬也自漢儒言三正而公羊杜預謂周之冬今之秋諸家遂一變其說反以爲譏非時不知周之改正不過以建子之月行朝饗之禮以示不訟商耳天之四時豈可改也哉天豈以周建子而改冬爲春也哉向木訥謂隱二年莒所入之向也計其後爲莒所滅地在魯莒境上故城之魯莒之爭自城向始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立四年左右公子惡其嘗讒殺壽公殺之故逐之而立黔牟八年而齊襄公死衛侯朔奔齊十有五年乃定公羊謂朔得罪於天子張氏疑公孫因而逐之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黃齊地盟者爲紀平齊也齊之圖紀於是十有二年矣魯爲紀納后於王故紀雖從魯鄭敗齊而齊僖不敢報怨齊僖猶畏義也僖公卒而襄公立春與魯盟于黃夏與魯戰于奚齊且無魯豈爲魯存紀故紀卒爲齊所滅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雒翠軌









之誤也惟安定曰爵稱侯正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曰宋志也注曰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趙之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不日缺文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左氏載公將與姜氏如齊申馮諫不聽如齊齊侯通焉公諱之以告齊侯諫殺公春秋此年如齊

詳書此事戚之也辭雖婉而跡自著姜氏蓋預弒

傳稱桓公預弒隱公而立其既立也成宋之篡

亂而納鄆鼎因杞之來朝而入杞國天王之來

聘者再而未嘗遣一介之使如京大雩天閼僭

也焚咸丘伐邾不仁也不及隱公之賢多矣三

年娶于齊十年因爲班後鄭鄭忽有功于齊請

齊伐魯與齊戰于郎婚姻之誼幾絕自齊禧公

卒而襄公立十五年魯復會齊于艾十七年雖

有奚之戰十八年再會于濼姜氏與齊襄有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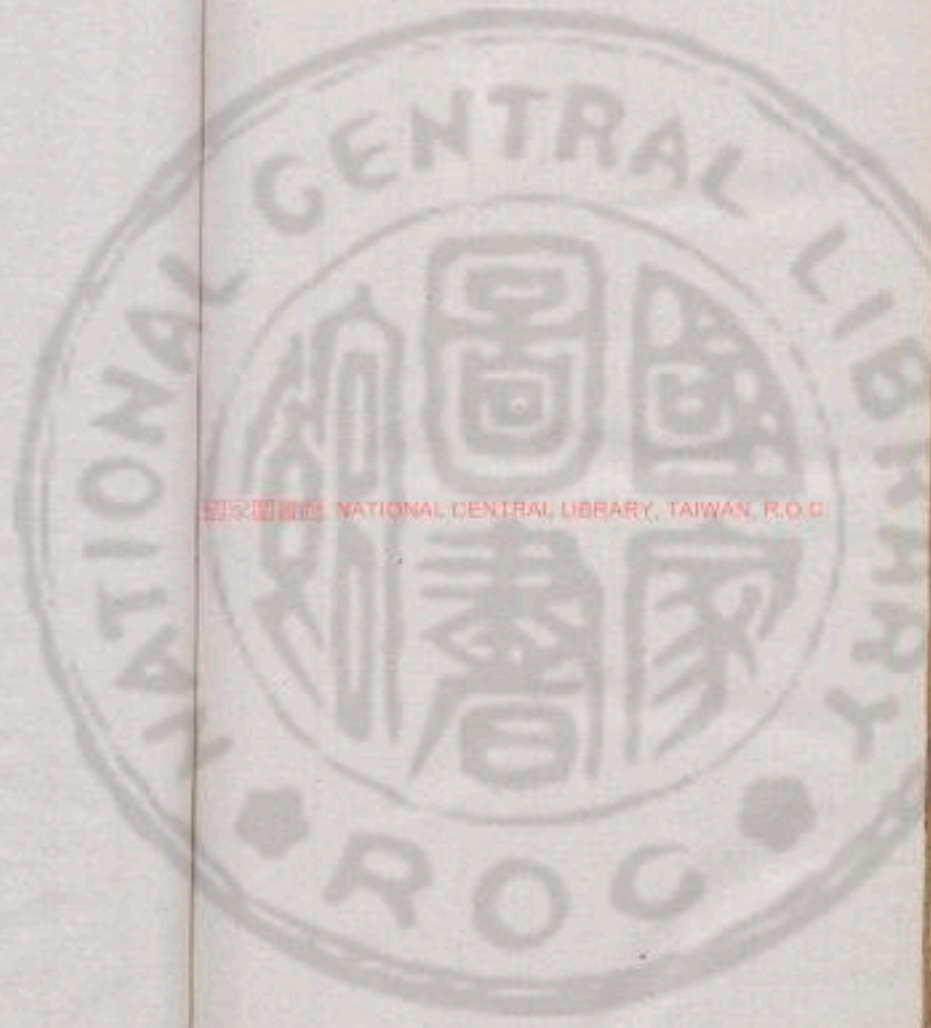




獸之行相公竟見殺于齊此相公始終之大槩  
也其間會宋公陳蔡以圍糾合乎其大盟杞侯  
莒子以齒糾合乎其小右不正之鄭突平宋鄭  
之交兵六求宋而不得一轉而與宋仇雖志在  
諸侯而發不以正徒擾擾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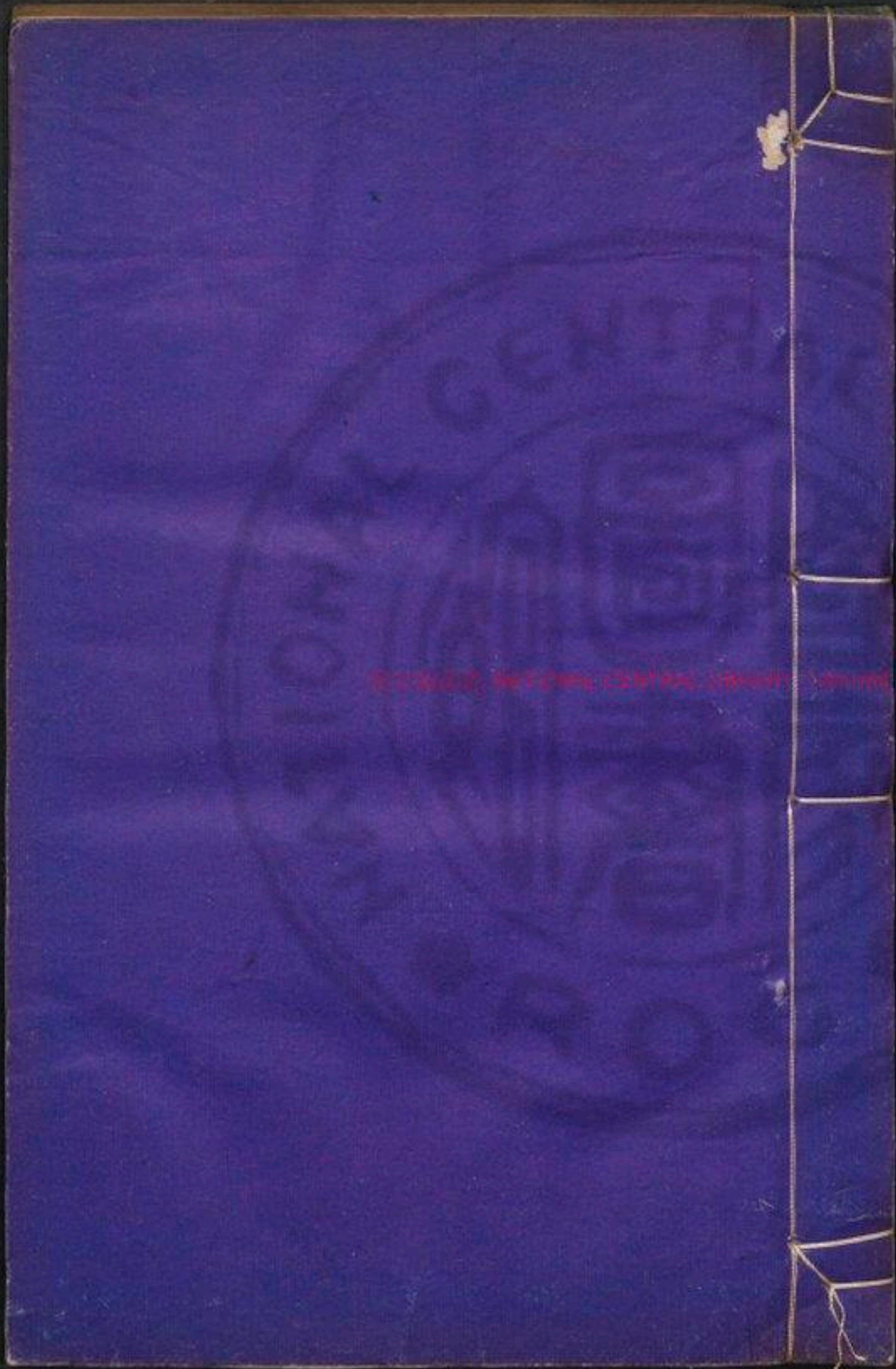












Digitized by Googl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八

讀春秋

莊公

名同栢公子母文姜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先儒多謂君弒子不書即位愚恐國亂不行即位  
之禮耳父見殺於齊母預殺而留齊未返即位何  
忍故左氏曰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亦  
遜

奔也諱之曰孫孫道也以預弒君故奔左氏謂不





稱姜氏絕之也然明年仍書姜氏此恐承上文省之耳

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音

單伯周大夫也王將嫁女子齊命魯為主然君方見弑於齊故築館于外穀梁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襄麻之服非所以接弁冕也孫氏曰不若爾而勿立。單伯公穀皆以為魯大夫送公穀皆作逆諸家多從之。岷隱曰魯無單伯其為周之卿明矣然諸家多從公穀似難質言也

冬十月乙亥陳卒

莊公也立七年晉虜會諸侯伐鄭納突餒卒而宣

公杵臼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止齋曰桓篡立終其身不請命而追錫命故王不書天孫氏曰不書天者脫之愚謂孫說是也豈有貶天王之理

王姬歸于齊

魯主之故書

齊師遷紀邢鄆

魯音丁反鄆音吾

杜氏注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會之故書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莊公庶兄也莊公時年十五於餘丘邾邑也胡氏曰莊公幼年即位慶父首主兵卒致子般之禍許氏曰堂堂之讎國弗圖而伐於餘丘木訥曰孟氏之孽其基於此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曰曷為錄王姬之也擅弓曰莊公為之大功此則知有齊而不知有父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

左氏曰書姜氏也齊地公羊作郛

乙酉宋公馮卒

馮皮水反

莊公也立十九年卒而閔公捷立馮得位於弑君之華督黨鄭突以傾忽其突賂而伐鄭魯桓丸六請平而不許蓋亂而貪者也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魯公子衛侯朔在齊會齊伐衛謀納朔也朔不正之種得罪於王豈宜納之穀梁曰惡其會伐讎伐同姓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乃葬捷繼立而葬之也

五月葬桓王

左氏曰緩也蓋七年矣周之事勢可想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季紀侯弟也鄆紀邑也自齊遷其三邑紀已不可

為國紀侯將去其國先使弟季以鄆入齊為附庸

以存宗祀知必不得免擇禍而取其輕寧身無國

無寧前人無祀也春秋蓋非其意而書之

冬公次于滑

公將救紀而鄆齊難故次于滑而止齊鄆也公救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杜氏曰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或曰

享必于廟此亦為之名耳岷隱曰甚矣文姜之惡

也始焉孫于齊猶有所愧中焉會齊侯已無所懼

今焉享齊侯于祝丘其無忌憚甚矣祝丘魯地

三月紀伯姬卒

泰山孫氏曰紀伯姬隱二年紀裂繻所逆內女也

書其卒為紀侯大去其國而齊侯葬紀伯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





岷隱曰齊欲滅紀幾二十年至是與陳侯鄭伯遇  
于垂意將以入紀也紀侯度不能自全故一旦大  
去其國夫去者棄其國之所有盡室而逃焉按左  
氏謂紀侯不能下齊分國與季使入齊而後大去  
其國故先儒多謂存祀故不書滅公羊乃謂此爲  
齊能復九世之讎昔哀公享乎周紀侯譖之也然  
譖非手刃之也何名讎况九世乎齊侯未嘗有是  
心春秋未嘗有是言允言春秋復九世之讎者誤  
也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齊襄公殺魯桓公  
而遷死而後公與齊有讎亦不在後嗣齊襄公殺魯桓公  
虛耗天下者此語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陸氏微旨曰齊人并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豺狼  
之行而爲婦人之仁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諸若

王氏曰始與讎接也禚公穀並作部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岷隱曰齊侯出師在外姜氏往會之故書曰如齊  
師婦人在兵間施面目於三軍中豈容以人道責





哉木訥曰前日會于禚亨于祝丘猶曰託享會之禮也今三軍之衆而掩然無忸怩之心無取極矣秋郎犁來來朝

○郎微國或曰附庸犁來其名書朝能以朝禮見也其後卒能從齊桓尊周室王命爲小邾子郎公羊作倪犁公穀皆作黎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伐衛所立之黔牟以納惠公朔也天子惡朔不使朔後衛明年春王人子突救衛則諸侯之納逆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

安定曰諸侯伐衛以納朔天子不克救朔卒爲諸侯所納天子威命盡矣先師謂猶愈乎不救書王人子突之救以王法尚行於此也勢旣已去烏能必勝哉正月公羊作三月

蝥

書災

冬齊人來歸衛俘

齊人主兵伐衛故分俘獲於諸侯俘三傳皆作寶





諸儒多從之胡氏援倬斲寶玉爲說合以經文爲正然皆不過以倬獲爲賂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氏曰齊志也蓋齊入魯之地齊襄之惡尤甚矣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爲日月星辰麗焉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恒穀梁作黃隕公羊作實

秋大水無麥苗

岷隱曰天水者陰氣盛也木訥曰無麥苗說者以麥苗爲二物麥且未艾安得復有苗焉謂木訥以麥苗爲一物是也謂麥且未艾則非也若春秋之秋果爲今之五六月則麥已熟於四月其刈之矣固不應與稻禾之苗同時爲二物然五六月之間苗方向茂又豈可謂麥且未刈安得復有苗耶愚按經文本明白天時無可改之理周雖建子無改夏爲秋之事春秋之所謂秋即今日之秋麥種於秋始種爲苗秋有大水故無麥苗耳苗凡植物





始生曰苗藥亦曰藥苗麥苗即麥之苗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岷隱曰春會于防猶魯地也冬會于穀則齊地也  
一歲再會稔惡已極無知之禍行且及矣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秋師還

呂氏曰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陳人蔡人卒不  
至故甲午復治兵至夏而後師及齊師圍邾也木  
訥曰魯之與邾不嘗有一日之憾莊公無故出師  
而次于郎比何名哉故陳蔡有所不從故邾雖不

支寧降於齊而不降於魯夫邾介齊魯之間魯疑  
與齊伐邾邾將服齊而不服我故先遠求陳蔡及  
二國不至不得已而求齊齊至則邾固非我有矣  
岷隱曰兩國之師圍邾邾降齊而不降魯魯人之  
愧不亦甚乎齊師方銳魯師已老迂延日久不還  
何待崔氏曰歷三時而師還春秋所以始終其事  
而見其惡傳謂師還而君子善之者誤矣治公羊  
作祠邾作成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無知者僖公母弟年之子有寵於僖公禮秩如適





襄公紂之連稱管至父戌葵丘請代弗許遂因之作亂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初無知虐雍廩至是遂殺無知書齊人者先儒謂討賊之辭夫人而得討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斂

其器反

謀納公子糾也既公穀皆作暨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魯方納子糾小白自莒已先入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九月方葬齊亂故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乾音

乾時齊地小白已入公不知退以自取敗公羊反謂伐齊為復讎木訥曰為齊主昏矣從齊伐衛矣受齊送俘矣及齊圍郕矣豈今一旦背好而復讎且莊公所納者正讎之子而名復讎可乎愚意惜不能以此師復讎而以納糾爾呂氏曰書我師敗績則九例謂內不書敗者謬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崑崙曰言魯人拱手就命齊人取之猶一夫耳木





訥謂縱之可也殺之已甚威公但欲絕亂原而不顧  
冬浚洙

洙魯城北水浚之深備齊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上酌反

說者謂報乾時之役也然長勺魯地也齊兵先涉  
吾地魯潛知逆而敗之耳據傳皆曹劌之為然惜  
其不用於齊襄之世以復父之讎也

二月公侵宋

長勺之勝蓋亦偶然莊公遂因之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宿微國木訥曰宿宋之附庸介於魯宋魯侵宋宋  
疑宿之微為魯所逼遂遷其國使內近於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乘丘魯地

魯方敗齊侵宋故齊宋次師于魯之郎次者齊方  
謀伯念不得魯無以合諸侯故宿師于郎將以紿  
魯爾魯用公子偃之謀乘宋師不整先敗之覺亦  
還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楚也吞噬中國始此於傳則息媯過蔡蔡侯曰  
吾媯也上而見之不實息怒請於楚而伐之舞榘





梁作武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歸也諸侯皆賀譚又不  
至故首伐之然伐其失事大之禮可也滅之何耶  
岷隱曰齊威反國以無禮滅譚晉文反國以無禮  
侵曹伐衛伯者用心類如此况望其以公滅私乎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鄆魯地也宋報乘丘之役來侵魯乘其未陳再敗  
之

秋宋大水

杜曰公使弔之故書魯雖再敗宋而猶不幸其災也

冬王姬歸于齊

歸齊桓公也書我主之也二王姬皆莊王女其一  
既歸齊襄其一又歸齊桓姊妹為婦姑非順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鄆音

紀侯既大夫其國而紀季先以鄆入齊宗廟在鄆  
故叔姬歸奉其祀岷隱曰紀侯去其國至今七八  
年叔姬之隨其去與其所寓皆不可知惟書其歸  
又書其卒又書其葬勤勤懇懇若有哀於叔姬者





君子是以知叔姬之賢也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萬者南宮長萬多力之士也乘丘之敗嘗獲於魯  
閔公不復敬之及是與閔公博遂弒之仇牧聞而  
往萬又批殺之左氏譏仇牧不知警言公羊賢其不  
畏強禦穀梁喜其衛君諸家或以書宋萬爲國氏  
或以書及爲壯其節又或以爲累議論紛紛愚謂  
聖人不過書其實苟有義例若書萬而不書宋則  
爲何國之事既弒其君又殺其大夫不書及則將  
何以爲文試逆如此尚待義例而後見其罪也哉  
捷公羊作接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安定曰八月弒君十月出奔臣子不討賊可知按  
傳桓公立請萬於陳臨之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之會齊威圖霸之始也左氏以爲平宋亂或  
者因之以起事歟衣裳之會十有一北杏實爲之  
首故書爵列於諸侯之上自周東遷諸侯紛紛若  
鬪獸今而後知尊周室以信義相維矣孔子曰九  
合諸侯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朱文公曰禁





在春秋非威公過之周室必為其所并

夏六月齊人滅遂

北杏之會遂人不至齊遂滅而戍之蓋借以恐動諸侯然滅之何甚也此其所以為霸歟

秋七月公會齊侯盟于柯

安定曰公不及北杏之會齊既滅遂公懼其見討故為此盟岷隱曰齊威圖霸其先結宋其次結魯宋魯從而小國皆從之矣故為此盟說者或以為譏魯忘父之讎再通于齊武夷胡氏辨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今易世矣威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子若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爵以為釋憾而平可也公羊載曹子干盟齊為歸汶陽之田謂齊威信於諸侯自柯之盟始木訥趙氏辨之曰經不書歸田况汶陽之田至鞍之戰而後能取此無足據者蓋蘇氏亦嘗謂此春秋之後好事者之說也然公伐齊納公子糾正齊威所讎魯又敗齊于長勺郎之次齊又不得志而還齊宜怨魯者今釋前憾而為是盟宜諸侯之心服謂齊威信於諸侯自柯之盟始其說是也其事非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左氏曰宋背北杏之盟也齊請師于周故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木訥曰宋背北杏之盟齊若釋而不伐宋則諸侯攜矣岷隱曰會以結之伐以威之而後宋之從齊益固挾天子以令諸侯則威公之本謀也單伯周大夫或曰魯大夫未知孰是然左氏見國史若魯大夫也恐不應春伐宋而夏方會伐胡氏曰稱入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節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

能南權強楚西抑秦晉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爲與齊稱人誤矣

秋七月荆入蔡

左氏載蔡嘗請楚滅息楚子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而猶未言楚故伐蔡以悅之泰山孫氏曰荆入蔡齊威猶未能救中國也木訥曰先治內而後治外霸之序也齊威圖霸三年得魯而失宋諸侯蓋未協也而荆又入蔡齊威蓋患之而未有以制也其後九十二年諸侯協從中國無釁而後伐之亦足見楚之強不可俄而服而齊威之持重有謀





不為不審之計以敗中國也或者於此責威公不能服楚蓋書生之論非燭理者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音

左氏曰蓋衛朔自違王命入國不通諸侯者九年鄭突自遇垂以來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亦不敢不至矣宋服故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音

左氏曰齊始霸也木訥曰宋也踰年再會于鄆懼諸侯之離也霸當在十六年幽之盟爾

夏夫人姜氏如齊

石氏曰襄公既死又如齊失禮甚矣許氏曰禮防

一弛復起越竟之恣而遂成如昔之姦張氏曰文姜播惡於魯襄之時齊威圖伯絕之義也以欲求魯定霸而不之拒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鄭人侵宋

鄭宋之附庸而叛宋故齊為宋伐鄭宋主兵故序宋在齊上鄭以宋舊怨間之故反侵宋是背齊盟也故明年宋齊衛伐鄭鄭突處標者二十年一旦得鄭遽興修怨之師猶未知世有伯也鄭公羊作兒





冬十月

書以備四時

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鄭嘗侵宋故齊率諸侯爲宋伐之而宋主兵許氏曰中國諸侯宋爲大既爲之服鄭又爲之報鄭宋自是與齊爲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

秋荆伐鄭

鄭伯突自櫟入而緩告于楚楚故伐之木訥曰楚將熾陵中國蔡鄭當其衝首罹其害自鄭從幽之

盟楚不敵窺鄭者十有餘年齊相霸之力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後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

滕子同盟于幽

齊始霸也前此未有書同盟者至此始書同盟公羊曰同欲也穀梁曰同尊周也止齊曰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春秋諸侯紛爭至此始合一生民之幸孔子稱其功者也說者乃謂天子巡狩諸侯因同盟於方岳之下今書同盟爲僭其亦不量春秋之時之苦而忍於毀者矣又或謂書會而不書公會爲魯諱也魯遣大夫也魯背盟也按公羊本書公會崔氏張氏謂當從公羊





邾子克卒

杜注曰克儀父名穉子者齊桓請王命為諸侯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故見執管仲嘗言  
叔詹為政鄭之良也諸儒皆謂齊之執詹非霸討  
也然公穀皆曰詹鄭之佞人也穀又曰以其逃來  
而志之也按下文詹自齊逃魯則公穀之說有證  
夏齊人殲于遂

左氏曰齊滅遂而戍之遂因氏領氏子婁氏須遂

氏鄭魯齊伐齊而殺之張氏曰聖人伸逸人以死復  
繼之志而考桓公不仁至於自殲其眾也殲者其也

公羊作藏

秋鄭詹自齊逃來

木訥曰詹不逃歸鄭而逃來則知其為鄭之罪人  
也審矣惡於鄭執於齊逃而奔魯而魯受之任氏  
謂魯不當受何休謂魯信其計取齊潘女丹楹刻  
楠卒為後患然未見所據

冬多麋

麋鹿之大者安定曰麋魯常有但以多為異耳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泰山孫氏曰不言朔不言日日朔俱失之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氏注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岷隱曰自是而後魯伐戎戎終不能為魯患豺狼之性畏威則遁豈盟誓可結哉

秋有蝥

或音

左氏曰為災也張氏曰蝥名短狐含沙以射水中人影中輒病或至死江淮以南水濱有之魯所無也禹意此其所以書有也

冬十月  
書以備四時之終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鄆音

媵送女也鄆衛地也以魯女媵陳侯之婦也結出竟遭齊宋謀伐魯遂便宜而與為盟然二國有謀非媵臣所能釋故書媵為遂事起也書遂事又為今冬齊宋陳伐我起也于鄆頗難曉伊川曰鄆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未知然否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注非父母國而往書媵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襄陵許氏曰公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鄭詹未討齊宋在鄆將以陳人伐我而結知之故權國重而與之盟示先下之以禮齊宋以公子之盟未足以結成也故卒來伐而取服焉愚按此說寬平而近事情諸家多謂齊宋怒結抗君而來伐若止怒結之抗不受其預盟足矣伐我者必其素謀爾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姜氏至是亦老矣連年如莒何甚也

夏齊大災  
天火曰災天災者皆不學履歷以書之辭也公羊注以為疫

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襄陵許氏曰戎自春秋之初即見荆乃後起故攘中國之患宜莫先戎齊桓既霸七年諸侯略定自是始伐戎愚謂荆大戎小量力亦當自戎始也張氏又曰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鄭夾荼曰厲公也立四年奔而昭公忽入立立二年遇弒而子亶立立一年齊人殺之而子儀立立





十四年傳瑕殺之而納厲公厲公復入七年卒而  
文公捷立張氏曰突鄭莊公之孽子莊公既卒即  
奪忽之位而篡之中間雖爲祭仲所逐旋入于櫟  
卒取鄭國春秋不復書忽魯儀之在位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文姜之惡極矣春秋終始以夫人之禮書之然則  
孰謂春秋奪人之爵或至貶及天王哉亦實書其  
事而善惡自見耳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八月乃葬緩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崔氏曰書稱眚災肆赦又稱宥過無大則肆大眚  
之義可知矣岷隱曰春秋二百四十年獨莊公書  
肆大眚蓋春秋予之木訥曰罪有過有故過者當  
宥十二公獨此一書則他公未嘗宥過而過與故  
盡殺之莊公鞠其過者而肆之也是亦春秋美事  
聖人安得而不書夾漈曰眚災也天眚者大災也  
凶荒札瘥之謂乃釋繫囚存長幼恤貧窮使之復  
其居不常令也春秋肆大眚者一而已柰何欲治  
之君而屢赦愚謂夾漈之說是也肆大眚也非大





肆皆也凡謂公大奸巨惡俱赦之而廢天討者誤矣責公羊作省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書文姜之葬如此然則孰謂不書葬者為貶哉常山劉氏曰婦人從夫者也不尸善名不當別謚如宋共姜者為得禮如文姜私謚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何休曰書者殺其君之子重也禦公穀皆作御

夏五月

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先儒以為下脫文或五

字誤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

木訥曰盟于防謀昏也父仇不報母喪未除而求昏於齊非孝也納采不以大夫而親行非禮也張氏曰莊公生至是三十六年制於文姜必齊女而後娶至於失時今喪未畢即納幣求昏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如齊納幣而歸也

祭叔來聘

岷隱曰祭叔畿內之大夫也親來聘魯祭叔之私





交也非有王命故不稱使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張氏謂齊自襄公二十四年因社蒐軍使客觀之故今公往觀之伊川曰昏議尚疑故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穀梁以為尸女注尸主也主為女往爾愚意公欲求昏每事媚齊而親之也

荆人來聘

荆入春秋三以兵加中國今來聘稱人說者以為進之也木訥曰說者以為進之聖人豈樂其僭聘問之禮哉變之益甚也若直書荆來聘則若舉國皆來於文不順故書人字以成文耳不然二十八年荆伐鄭何以復書荆僖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書人亦豈進之而書人耶是年楚成王即位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張氏曰為昏姻而齊難之數為之會然後與之蓋遇者禮之簡公亦自知數會之煩擾而簡其禮以遇于穀亦為姻好也木訥曰莊公既求昏於齊則六禮之行有大夫存焉而公皆親之往返如織非禮甚矣蕭蕭爾附庸因公在穀而逆朝之蓋亦失禮之招也





秋丹桓宮楹

楹柱也穀梁曰天子諸侯黜堊丹楹非禮也或曰將以誇示齊女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莊公立三十一年卒而僖公赤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伊川謂要姻好也張氏謂至此又盟以結其信而後許之也岷隱謂莊之媚齊不遺餘力一年之間親如齊者再遇齊者一盟齊者一其切於昏姻之好若此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楹椽也諸侯之楹鄒之斲楹非禮也義與丹楹同

葬曹莊公

五月而葬

夏公如齊逆女

張氏曰諸侯無越竟逆女之禮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夫人哀姜也安定曰婦人從夫者也公親迎于齊





夫人不從公而至失婦道也。大夫宗婦者同宗大夫之婦，非謂大夫與宗婦也。覲者見夫人也。用幣者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今婦人而用男子之贄，莊公以誇侈失禮也。岷隱曰：莊公生於威六年，至是年三十有七矣。求昏於齊，如恐失之，親如齊納幣，再歲而後逆親，如齊逆女，既歸而後至，又使其大夫之妻執幣帛以行，私覲之禮，違越禮制，以為媚悅，無所不至，甚矣。莊公之庸繆也，向也威公娶于齊，致文姜之淫亂，威公不免其身，今也莊公娶于齊，致哀姜之逆亂，魯又幾亡其國，春秋備書，早無辭煩而不殺，為萬世戒也。

大水

岷隱曰：莊公即位三十餘年，書大水者三於君年，公為最甚。天水陰氣之盛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杜注：羈，曹世子也。赤，曹僖公也。羈之立踰年矣。戎人侵曹，羈倉卒無備，懼而出奔，赤遂以歸于曹。故說者以為戎納曹。

郭公

杜注：闕誤也。岷隱謂說者以為郭亡有二證，齊桓





公嘗問管仲郭何故亡一也春秋嘗書梁亡此正其類二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音

左氏曰始結陳好也注曰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舊有好故女叔來聘冬季友報聘女叔陳卿女氏叔字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惠公也立三年爲二公子逐之而立黔牟黔牟立八年諸侯納惠公公復立二十年卒明年懿公赤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岷隱曰日食奏鼓以充陽也用牲于社則非禮矣崔氏曰社隱也而用牲焉是求於陰非勝陰之道矣張氏曰莊公於充陽之本藐然矣雖鼓何益乎安定曰日食三十六書鼓用幣者三

伯姬歸于杞

伯姬莊公女也集注曰若時君之女則加子字以別之此桓公未歲所生女公之姊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傳曰非禮也凡天災有弊無牲非日月之實不鼓





木訥曰古者救日月無救水之禮張氏曰大水九  
此特書鼓用牲

冬公子友如陳

季友莊公母弟如陳報女叔之聘也內大夫出聘  
自友始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襄陵許氏曰隱相以來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  
變渝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木訥  
趙氏曰戎為魯患舊矣今日之兵實為曹伐之

何以知其然前年久戎曹曹驪出奔陳及陳女

而春遂伐戎為曹可知矣愚按許正說也趙雖臆  
度然以經之次第考之勢或然也

曹殺其大夫

岷隱曰曹自莊公既沒驪出而赤歸曹之大夫必  
有不與赤同心者故至是而殺之孫泰山曰不書  
名氏者脫之木訥曰公纔至自伐戎而曹遂殺其  
大夫是魯為曹伐戎戎有辭於曹曹殺其大夫以  
悅戎也愚謂果如其說是魯為曹驪伐戎曹大夫  
之不與赤者預聞其謀故赤殺之耳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胡氏曰伯禽嘗征徐戎徐爲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必徐與戎表裏爲魯患也木訥曰徐偃王偕稱王穆王滅之別封其系以祀伯繫其地今之臨淮是也蓋介於魯宋之間爲二國患故今宋主兵而公會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記灾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洮乃

恨意曰夫人會諸侯古無是事也文姜數會齊侯不以爲異杞伯姬踵而行之莊公亦安而受之先

儒謂伯姬莊公女恐非也崔氏曰伯姬公之姊妹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曰陳鄭服也注曰陳亂而齊納敬仲鄭文公又獲成于楚二國皆貳於齊今始服也木訥曰同盟于幽至是十年矣威公懼諸侯久不合則離於是復講同盟之禮焉然前日同盟者九國今四國不至用是知諸侯不可不屢合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也季友越國而送外大夫葬非禮也





胡氏以爲私行

冬杞伯姬來

孫氏曰歸寧常事不書此直曰來無事而來也胡氏曰春會于洮矣冬又來故知其不當來也劉氏曰伯姬之來已亟非禮也

莒慶來逆叔姬

慶莒大夫也劉氏曰莒慶非有君命叔姬非適諸侯范甯曰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杞伯來朝

張氏曰杞侯也國小力弱降爵自齊於小國自侯而伯自伯而子蓋沒以微弱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岷隱曰城濮衛地也幽之盟衛侯不至會于城濮謀伐衛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幽之盟衛不至故伐之衛人不服罪故戰力不敵故敗

夏四月丁未宋子瑱卒

瑱者邾子克之子也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按左傳楚令尹子元因文王夫人之言無故以六百乘伐鄭鄭示以間暇諸侯救鄭楚師夜遁書救者善之也楚與中國爭鄭自此始

冬築郟

郟魯下邑築者新創大曰城小曰築郟公穀作微大無麥禾

說者皆謂麥熟於夏禾熟於秋而書無於冬者歲杪計食不足方書蓋以麥禾為二物而曲加之辭耳麥者稻梁之助若果二物並書不應麥先於禾也若麥與禾並書當曰年餘不應舉一物而書也竊意麥禾猶麥苗麥苗者麥之苗則麥禾者即麥之禾也麥種於秋故無麥書於秋麥茂於冬故無麥禾書於冬耳

臧孫辰告糴于齊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也左氏謂饑而告糴禮也公羊謂不稱使私行也穀梁謂責其無九年之蓄則不量時之高論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廩

延廩馬閑也穀梁以為法廩木訥以為古無此名





也木訥謂或以延爲廣然既曰新之又曰廣之非  
文也或曰天子旣未知果然不豈其延者固魯旣之  
名耶新者有故而新之也說者多謂用民力於麥  
禾大無之後故書之恐亦因經文而意之爾

夏鄭人侵許

許氏曰許以近楚自齊之霸未會諸侯故鄭侵之  
蓋自是後許從中國矣木訥曰許介楚鄭之間鄭  
逼於楚每以許爲藩蔽鄭不達權虐許不已許一  
入楚則楚之入鄭如襲無人之墟矣今楚方仇鄭  
而鄭侵許其後八年之間楚伐鄭者三失許援也

秋有蜚按

劉氏曰蜚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行水則竭  
行草則死見則國大疫公羊注曰臭惡之虫南越  
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書有者記異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蘇氏曰紀雖滅而叔姬守義於鄭故繫之紀賢而  
錄其卒葬

城諸及防

諸防晉魯邑及者先諸後防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鄆者





辨疑趙子曰魯蓋欲會齊圍鄭至成待命聞鄭已  
降故不行然疑事無質但當存而勿解岷隱曰穀  
梁謂欲救鄭而不能夫魯之事齊不遺餘力齊欲  
降鄭魯欲效其力者安敢言救不然次師爲齊聲  
援爾次公穀並作師次鄭小國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以賢錄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孫氏曰救日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

及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濟水名也爾雅魯界在齊界及齊濟在魯界爲魯

濟蓋魯地也遇于魯濟左氏謂謀山戎也以其病

燕故也未訥曰山戎去中國遠在舜之營州古孤

竹國之地東距遼北距燕夾滌曰北燕之不通於

上國山戎蔽之也桓公爲之伐而燕始達許氏曰

齊桓伐郟伐鄭伐徐皆以宋主兵先與公會城濮

而後伐衛又與公遇于魯濟而後伐山戎其用兵

資武於宋桓而取策於魯莊其治國一則仲父二

則仲父遂能力正天下澤濟生民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氏注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  
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  
弗爲劉氏傳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

夏四月薛伯卒

張氏曰薛始稱伯降班以告終也

築臺于薛

杜氏注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公羊曰威我也岷隱曰非威我也魯濟之謀莊公  
與焉捷獲而過我因歸功於魯云爾敬慎獻功諸  
侯事天子之禮也齊與魯皆失之

秋築臺于秦

孫氏曰一歲而三築臺妨農莫甚愚謂荒於政而  
惟事遊觀矣

冬不雨

崔氏曰志災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范甯曰小穀魯地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小穀  
城孫泰山之說同胡氏曰孫魯人也考此詳矣惟  
左氏以爲齊地魯爲管仲而城之杜預指爲魯城





木訥辨之曰昭十一年楚申無宇言齊威公地而宣管仲故左氏因莊公偶有城小穀之事而附之然此城小穀安得改為穀城且魯何與於管仲而為管仲城邑耶孫氏曰去年三築臺之不雨今春又城小穀荐饑而輕用民力此其所以書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氏曰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故遇于梁丘張氏謂齊侯不以霸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木訥曰春秋之世諸侯強大者齊晉宋也晉估其強終齊威之霸未嘗一

同其會盟宋於晉亞也故威公賴宋為多比杏之

會宋人一叛則諸侯首鼠齊兵再伐而後得之既得之則再會于鄆以堅其心又為之伐鄭以悅其意自非大盟會大征伐齊不敢先之必推之以為主所以為諸侯之倡而就霸功也幽之再盟於是又五年矣齊侯懼諸侯之難故遠遇宋公於梁丘梁丘宋地去齊八百里齊侯不遠八百里而遇之者蓋求宋以下諸侯之從違宋無貳心則不必會諸侯也梁丘杜在高平昌邑穀梁傳以為在曹邾之間此以為宋地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公疾問後於牙對曰慶父  
林問季友對曰以死奉般季友莊公同母弟而般  
莊公子也於是季友以君命使鍼季甄牙曰飲此  
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而卒立其後  
為叔孫氏張氏曰叔牙黨慶父而萌篡弑之心故  
季友正其罪以君命討而誅之又以親親之義不  
彰其惡唐陸氏謂恩義俱立權而得中故夫子書  
其自卒示無譏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般音班

般莊公子季友所奉而立者慶父初欲篡之不果  
般嘗鞭圍人犖故慶父使犖賊般季友奔陳立閔  
公般見殺而書卒說者以為諱也已未公穀作紀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自莊公即位已專兵柄今弑般而如齊杜注  
以為求援諸儒以為公然而行無敢討之也後再  
入又弑閔公

狄伐邢





狄北狄刑周公之胤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  
狄又次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當惠王世戎  
狄荆楚交代諸夏使無齊相攘服定之豈復有中  
國哉

閔公

名啓方莊公之子母叔姜謚法在國遭難曰

閔

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曰不書即位亂故也蓋莊公卒于殺弒閔公  
生方八年絳君之慶父立之岷隱亦謂魯國有亂  
段公尚幼不行即位之禮故春秋不書即位

齊人救邢

據傳管仲言於威公謂戎狄不可縱諸夏不可弃  
燕安不可懷援詩簡書之義請救邢故先儒謂書  
救者善之而張氏謂孔子以民免左社之功歸管  
仲蓋救諸夏攘夷狄皆仲發之也先師謂威公重  
於治楚若狄患止於河北不過應之未嘗動大衆  
此管仲所以請之而後救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張曰國亂子弒嗣君幼弱十一月乃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左氏謂落姑之盟請復季子故季子來歸季子者公子友之字慶父弑般而季子出奔陳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木訥謂慶父歸自齊而立閔公故奉閔公以盟齊侯結齊好閔公纔八歲安知季子之賢忠而能出盟齊侯以復之且慶父逆賊豈肯復季子之賢蓋主少國疑季子自來歸季子歸而慶父弑君以逃矣左氏但見落姑之盟與季子來歸文相連蓋以爲慶父請之歸非也落公穀作洛

公孫仲孫來

傳所謂仲孫湫來省難歸告威公魯猶秉周禮而使親之者也其來名曰省難實則覘魯故但曰來按公穀皆指仲孫爲慶父按慶父後爲孟孫而此乃仲孫慶父公之子未應言孫慶父魯公子不應繫之齊然諸儒亦多從其說莫曉也懋子反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齊逼而遷之使近於國爲附庸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天子禘諸侯祫魯僭天子禮故禘夾祭謂禘者三





年喪畢初見新廟之主于太祖之廟喪未畢而禘又禘不于祖廟而于莊公皆非禮也杜氏謂致新主迂遠主至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安定云審諦

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載公之傳奪卜齋田公不禁慶父使齋賊公于武闈今書薨者劉氏謂史策諱之仲尼因之也左傳載慶父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慶父之弑閔公哀姜與知之故哀姜孫于邾而慶父奔莒岷隱謂閔公書薨而斷以夫人之孫慶父之奔則罪之

在哀姜慶父昭昭矣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齊大夫高傒也魯比三君死曠年無君威公使高子將高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諸儒多謂威公使來謀魯高子至而後結盟以歸美高子十有二月狄人入衛

衛懿公好鶴而棄其民狄人滅之止書夏者齊威救之而衛復興也

鄭棄其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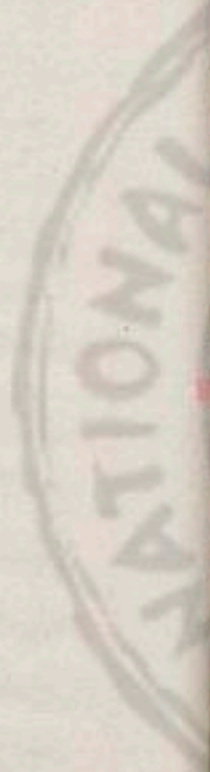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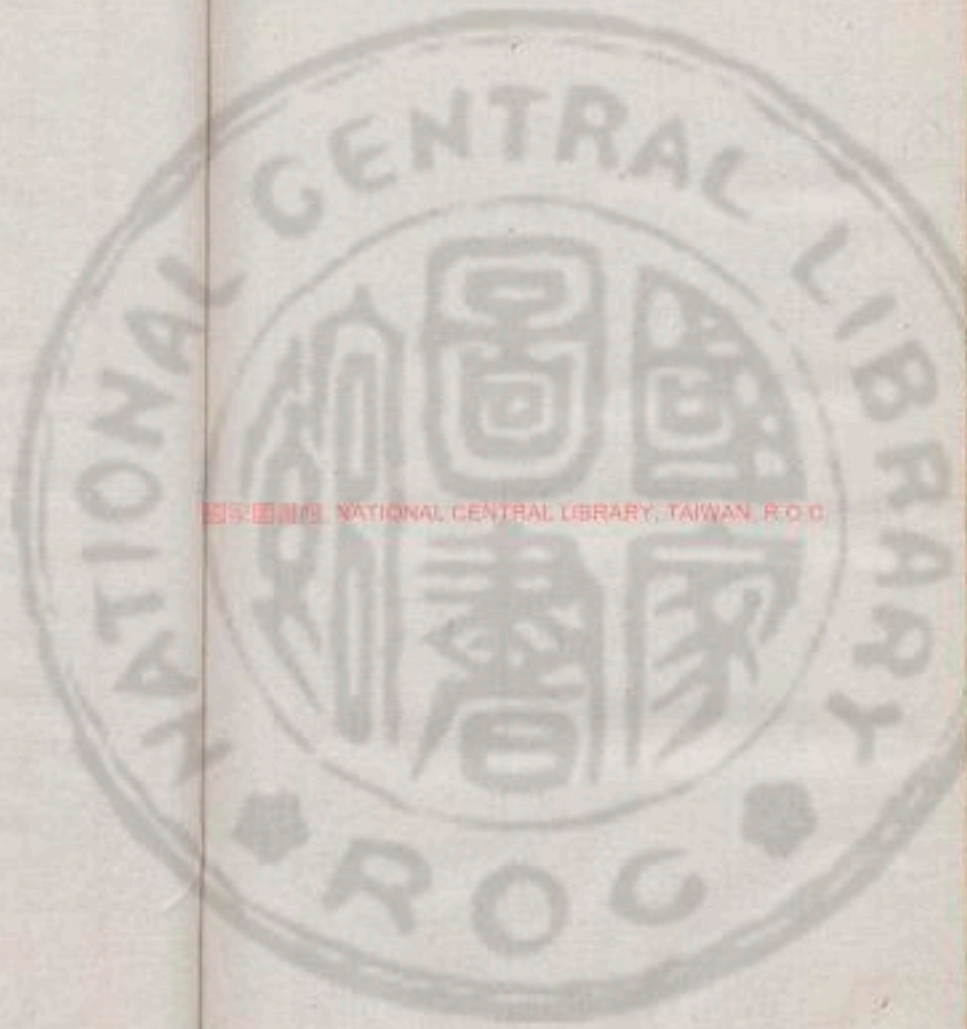
文公惡高克使陳師河上而散先儒謂書棄其師者聖人特筆

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播其惡於衆又忘父事讎求昏於齊致哀姜通于慶父叔牙公沒而謀篡弑二出殲焉雖賴季友柄國再安而慶父之後爲孟孫叔牙之後爲叔孫季友之後爲季孫三桓擅政祿去公室魯之衰自莊公始矣閔公生八歲而慶父立之立二年而慶父弑之使內無季友外無仲孫湫言於齊魯且爲慶父所篡閔公蓋可閔而未有是非之可議也

卷八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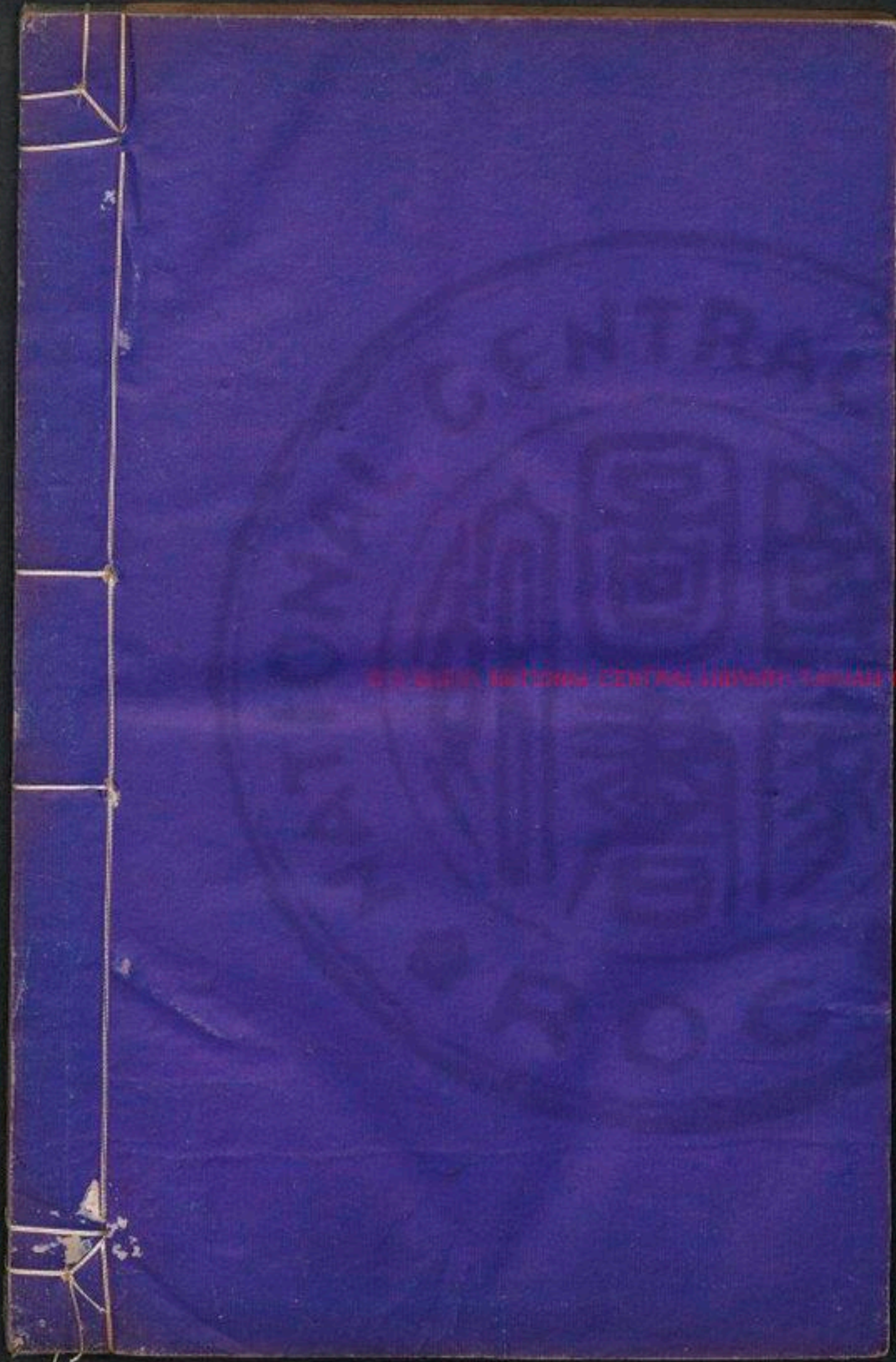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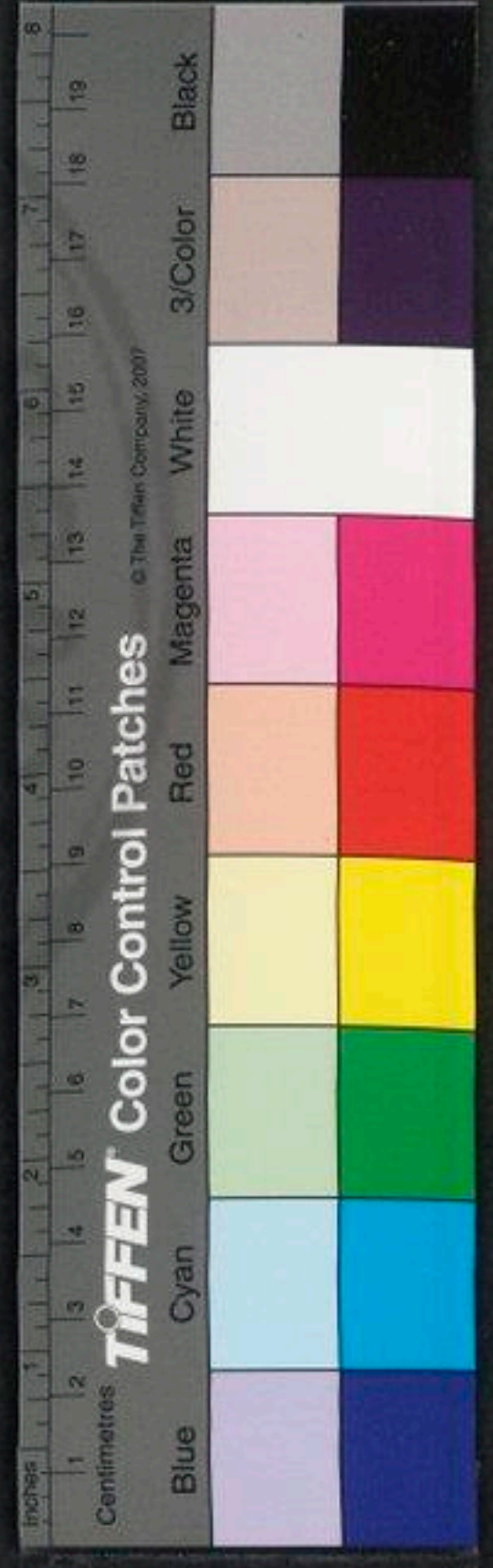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東洋文庫 中央図書館蔵









3A9978. v.1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九

讀春秋三

僖公

名申莊公子母成風閔公之庶兄謚法小心  
忌畏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岷隱曰不書即位者魯方有亂僖公入自外不行  
即位禮愚按此本左氏說諸家近多異說岷隱平  
心觀理始復其舊爾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氏曰諸侯救邢邢潰出奔師師逐狄人具邢器  
用而遷之師無私焉遷之夷儀而城之救患禮也  
張氏曰次于聶北者屯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相  
公用兵主於持重杜氏曰古之用兵觀勢而後動  
次于聶北為之聲援蓋救邢也威公攘夷狄而安  
中國卒復衛邢傳言次非救以誤矣愚按經曰救  
邢說者安得他為之辭夷儀公羊作陳儀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姜氏齊威之女在魯魯逆殺二子幾亡國故威公  
召而縊殺之于夷以其尸歸魯

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楚伐鄭傳謂鄭即齊故也會早榿傳謂齊謀救鄭  
也楚荆也今始稱楚者先儒謂楚至成王令尹子  
文得政國益強改稱楚以交于中國從其自稱非  
春秋改之也謀救鄭而先會諸侯者先儒謂楚方  
強威公重於抗楚而謀之審也木訥曰鄭今在會  
何救之有益謀伐楚也楚成仇鄭至再不可不伐  
齊威以近諸侯難從而江黃未至謀有未周則楚





未可伐故明年先城楚丘岷隱謂三年後方有次  
陘之師種公羊作打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傳謂姜氏孫干邾齊人取而殺之魯怒其以姜氏  
與齊故敗之于偃木訥曰非也齊欲姜氏邾能抗  
而不與乎此雖魯有所不敢尚何責邾藉今責之  
何不責之未會檀之前而乃責之於既會檀之後  
蓋邾本附庸於魯不敢外交諸侯雖邾子瑣受王  
命其幽之再盟亦不敢與蓋猶附於魯也今檀之  
會邾人始顯其列故八月同會而九月伐之責其  
從齊而不復附魯邾愚按世遠莫知其詳此說雖  
異而頗近理姑錄之

又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力

挈女居反  
又女加

慶父弒逆而奔莒莒人逐之慶父縊于汶上莒人  
以爲得賊而求賂於魯魯弗與邾師來伐公子友  
敗之于鄆獲莒子之弟挈木訥曰鄆魯地也兵端  
在莒公子友敗之正也非詐也特未陳而敗之耳  
鄆公羊作挈穀梁作麗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齊殺之魯請之也不書姜戲文也木訥云

二年春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狄滅衛諸侯城之將以遷衛張氏謂齊威分役而魯往城之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春秋書哀姜終之以禮如此則上文姜氏偶闕姜字而指以爲貶者亦過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欲取虞虢先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受其賂而導陽滅則虢亡而虞隨之矣虞受晉賂故先虞師下

陽公穀作夏陽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江黃近於楚楚與國也齊威將伐楚故先遠交以孤楚之勢木訥曰威公之謀可謂遠矣北杏之會至是二十有四年諸侯已無二心伐楚何患不克必待江黃之來而謀始定蓋師出萬全霸王之舉不勝則禍及於天下故不可不謹也江黃之心服而伐楚之事成矣貫公羊作貫澤

冬十月不雨





記異也。夾漈於明年春夏不雨注之曰：前冬十月不雨，不應書，其書爲此始也。

楚人侵鄭

張氏曰：莊三十二年，楚成王殺子元，用子文子文毀家紓國，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威兩年間專以圖楚爲事，必未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亦不在僖公十九年之後矣。

三年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自穀梁謂因僖公閔雨而書，諸儒遂多以爲公能

憂民之憂

徐人取舒

六月雨

杜氏注示旱不竟夏，謂該上文春正月夏四月不雨一語而盡之矣。自穀梁謂因僖公喜雨而書諸儒遂多以公爲能樂民之樂，或者因詩頌僖公謂僖公爲賢而然也。然詩特頌禘之辭，初無其實於春秋則未嘗見其賢也。竊意雨不雨關民命故





因其實而書幸六月之雨足以救四月之不雨耳  
豈爲僖公而書哉四月不雨六月雨爲雨不竟夏  
是四月六月皆夏正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張氏曰去年盟江黃定其交矣今歲再會申伐楚  
之約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木訥曰聽伐楚之期也

楚人伐鄭

不可曰齊方勤我衛德不祥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音

岷隱曰齊威圖伯二十餘年至是始有事於楚猶  
未敢聲言伐之也以侵蔡召諸侯借侵蔡以出楚  
不意此威公之謀也木訥曰蔡自莊十四年荆入  
蔡蔡哀侯折而事楚已易世不通中國今二十有  
四年矣蔡已入楚則次及于鄭蔡鄭當楚之衝華  
夷之門戶也故齊侯不得蔡無以及楚侵蔡伐楚  
勢當然矣諸侯之兵安能飛越蔡城而伐楚哉公





娶蔡姬公怒歸之未絕也而蔡嫁之說者遂謂齊侯以私憾加蔡不知蔡以中國陷於楚得蔡而後楚之戶門啓矣嗚呼一問而楚詞屈兵不血刃堂堂之楚攝如鳥鼠而中國不爲左衽者威公之力也孔子稱其一正天下遂以仁許之正陘之師也陘楚地先師亦嘗言威公怒蔡因爲名爾且蔡不與中國盟會已二十餘年亦罪矣因諸侯之師震而潰之遂事伐楚如破竹然不與楚角力而示之以形勢以全取勝相之功偉矣

夏許男新卒於其國說者謂病於師歸卒於其國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木訥曰楚知齊兵不可抗於是遣屈完下齊而乞盟焉故來盟于師楚子意也盟于召陵齊侯意也屈完至師而言乞盟齊侯知楚子之服無用戰矣於是退召陵而與之盟禮也嗚呼一鏃不遺而服亦張之楚八國之師橐橐而歸威公之績大矣先師亦言來盟于師楚有盟心退盟召陵齊有盟禮從容不迫春秋之盟未有懿於此者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轅濤金盧齊師歸自陳有供億也誤之東歸陷沛  
澤中故怒其不忠而執之及江黃伐陳者魯受齊  
命也轅公穀作表

八月公至自伐楚

木訥曰策動於廟為得其實此因其實而書之然  
則與其他至者名同而實不同矣服楚而歸中國  
同慶也

葬許穆公

即新臣也穆公羊作繆

人曹人侵陳

張氏曰再侵者陳近於楚伐而未得其成則陳必  
不服故侵以列國之師待其服而後已茲公羊作  
慈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晉獻公嬖驪姬欲立其子奚齊驪姬譖申生而殺  
之其後奚齊亦見殺晉亂者二十年故穀梁謂斥  
其殺者惡晉侯董仲舒謂為人父而蒙首惡之名  
杞伯姬來朝其子

相朝諸侯禮也時杞伯在而杞伯姬乃攜其幼弱





以來朝魯岷隱謂伯姬庸視其夫越禮違制會莊公於洮朝其子於僖失為婦之道矣

夏公孫茲如牟

左氏謂娶於牟木訥謂茲公子牙之子牟微國茲前年伐陳已專兵全如牟疑私交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周惠王愛其子叔帶將易其世子鄭故齊侯合八國之君會王世子以繫天下之望又諸侯自盟而

之力也時惠王欲易世子故不悅威公此舉使周公謂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志在從楚而喜於王命故逃歸不盟張氏曰威公之舉天下之公義也惠王之命一人之私心也逃者匹夫之事也鄭伯徇私違衆行同匹夫故書逃歸不盟木訥曰世子之位已定鄭固無關輕重然威公二十餘年輯寧中國僅能服楚於召陵鄭伯一逃楚即滅弦鄭文豈特威公之罪人天下之罪人也及諸侯討治之至九年王人齊侯等會





于洮鄭伯乃乞盟春秋於其叛書逃於其來書乞  
賤之極矣先師嘗言首止之盟齊侯從義不從令  
也逃歸鄭伯從令不從義也此殆要語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氏曰於是江黃道拓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  
恃之而不事楚又不修備故亡張氏曰弦黃同壤  
而黃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矣木訥曰  
楚滅弦自鄭伯逃盟始鄭不逃楚未敢窺中國楚  
之貪婪在所不治而鄭文深可誅也愚按諸家多  
罪齊不救弦然齊蒙北海楚在南海齊積二十年  
間之力僅能盟楚于召陵弦近楚滅之旦夕耳豈  
齊救之所能及而楚豈易伐哉書生以口代兵言  
之易易耳使爲齊威而觀此未必不重禍生民一  
敗塗地也夫弦非黃比也弦誤黃受伐歷三時而  
不救此則齊之罪爾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書災

冬晉人執虞公

虞貪賂同晉滅虢晉師還館於虞襲滅之岷隱曰  
虞公貪賂自取滅亡書執如執一夫然言其易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齊以諸侯伐鄭討其逃首止之盟也伐而不服故圍新城以待其服楚欲救鄭故圍許以攻其所必救諸侯即釋鄭以救許而楚退先儒謂抑暴救患此齊威之義也伐鄭遂救許而獨書公至自伐鄭者伐鄭其本謀也左氏載許男面縛降楚木訥曰許不旋踵與泚之會豈有服楚之理愚問先師王宗諭貫道曰遂救許則許圍解安得面縛見楚之事哉左史楚人辭多右楚失之誣爾愚按左氏傳秋

救許而楚子已還至冬而乃面縛見楚夫面縛者圍急而出降之事也安得圍解數月之後無故而行此左氏雖欲誣而其言無理恐識者亦不信也七年春齊人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嘗伐之而猶未服也木訥曰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搖首止之盟寒而楚人亦有以議中國也故急於服鄭

夏小邾子來朝

即邾犁來也齊威請於王命為小邾子故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侯本自楚來鄭故導鄭背齊從楚鄭將復歸齊故殺申侯以悅齊左氏謂陳濤塗怨申侯反已於齊譖而殺之木訥謂若然則申伯蓋忠於齊者殺之是怒齊也何名爲悅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母之盟謀鄭也鄭先以世子聽命以卜齊之意世子乃反欲背鄭管仲以其不義勸齊拒之明年齊爲之請王人而講兆之盟木訥曰齊之於鄭期於服之而已

曹伯班卒

昭公也立九年卒班公穀作般

公子友如齊

木訥曰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聘聽伐楚之期而涖盟焉其後凡三年公不朝則季友聘終齊威之世不怠也惟六年伐鄭自春徂冬不暇朝聘故七年公子友如齊自是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六年公子友卒十七年而齊威即世當齊之霸公與公子友同心事齊五年一聘之節未嘗廢愚謂木訥之考訂詳矣然事霸主





而不事王公與大夫更迭皆春秋之習而魯不能  
自拔也

冬葬曹昭公

七月卒冬而葬時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  
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洮他  
刀反

此所謂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者也左氏謂盟  
于洮謀王室也惠王崩襄王立慮叔帶不敢發喪  
而告於齊也然按經今年十二月丁未方書天王  
崩會洮乃在今年之正月於謀王室之說不合左

氏則謂王崩在去年冬閏月至今年十二月方發  
喪而告未知然否恐祕喪不發難於經年而叔帶  
乃襄王親弟非外國遠人亦難以祕喪為欺爾葉  
石林曰鄭殺申侯以謝首止之洮則服罪矣然審  
母之盟以世子來而鄭伯不至則諸侯猶未信也  
故洮之役以王人會而鄭伯始乞盟木訥曰審母  
及洮兩合諸侯皆為鄭也鄭塞華夷之衝其地虎  
牢蓋天下之險武姜為大<sub>大</sub>叔請制制即虎牢在漢  
為成臯在今為汜水天下之形勢繫焉楚得之則  
倚以抗中國中國得之則恃以扞楚鄭即楚則虎





牢在楚故必得鄭然後收天下之險其後十有五  
年鄭不叛而楚不窺中國者虎牢之險在中夏也  
愚聞之先師謂前所圍鄭新城即齊賜申侯之虎  
牢

夏狄伐晉

襄陵許氏曰晉持強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木  
訥趙氏曰狄之爲諸侯患久矣前日狄伐邢齊救  
而城之狄入衛齊徙而封之今狄伐晉齊威如不  
聞蓋自齊之霸晉歷三世未嘗一窺齊侯之壇坫  
齊不伐晉幸也何狄之問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左氏謂致哀姜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  
赴于同不禘于姑則弗致也蓋僖公以姜氏之惡  
不敢致其主於廟遲遲八年大舉禘祭從而致焉  
本朝胡氏孫氏劉氏張氏崔氏皆祖董仲舒劉向  
之言以夫人爲成風而致夫人者立妾之辭也蓋  
成風僖公之母莊公之妾也木訥謂二說皆非也  
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則夫人爲  
姜氏而僖娶于齊審矣夫人者時君之夫人也未  
知孰是然以禘而致恐非夫人廟見之義合從左





氏爲哀姜耳先師亦謂哀姜之惡僖公不敢致其  
主於廟渾之八年大舉禘祭因而致焉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立二十五年崩而襄王立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御音悅

桓公也立三十一年卒而襄公茲父立御公穀皆  
作禦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  
丘

宰周公者天子之三公宰孔也宋子者桓公未葬  
而襄公出會禮未葬稱子繼父之義也張氏曰宰

周公天子之爲政者不殊會之宰權雖尊非世子  
貴有常尊之比也陳止齊曰桓之會有天子之事  
三於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於葵丘亦  
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  
但不同盟而帥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  
以子桓也愚謂此春秋書法之精也先師謂宰孔  
先歸諸侯自盟尊冢宰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說者謂內女許嫁而卒以成人之喪治之所以篤





兄弟之義此僖公女兒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孟子曰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母易樹子母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毋忘賓旅四命曰仕母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毋專殺大夫五命曰毋曲防毋遏糴毋有封而不告曰九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近世張氏洽曰一命之詞三綱所繫蓋修身正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教臣子無民末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故穀梁氏謂陳牲而不歃血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其提綱挈領以正率人蓋春秋之所未有木訥趙氏鵬飛曰襄王即位適丁齊威之方霸威公於是率東諸侯會宰周公于葵丘宣天子五禁以令諸侯是會實爲春秋之冠王室賴之多矣石林葉氏夢得則曰襄王之立非惠王意而惠后猶存襄王未知得終安其位此霸主之所當憂王亦出內臣以臨之無易樹子載之初命如是而僅終喪猶有子帶之難則齊侯之慮不得不預也武夷胡氏安國亦曰觀孟子所載初命之詞則知桓公







翼戴王室之事信矣。愚按孔子稱威公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孟子說諸侯以行王始力貶齊桓於葵丘之會，猶力稱之如此，則葵丘之會之盛可知。至公羊氏乃謂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左氏亦載晉侯將如會，宰孔言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以止其行，反皆於葵丘之會有疵焉。何耶？蓋盛之極衰之始，而霸者本源非正，吝驕易生，誠亦有如二氏之譏云爾。然叛者九國不見其實，而宰孔之言亦過矣。春秋生民之免左衽，正以桓公伐戎伐楚之功，而宰孔反以爲非，齊之不能大

戰楚人而滅弦滅黃，力不能討者，正以晉大國之獨不協力也。奈何晉方欲如會而反止其行，或者襄王雖立而子帶傍睨，宰孔雖身預其會，陰有貳心者耶？然則九國之叛無實，而宰孔之言非公也。甲子晉侯倦，諸卒倦九委反

獻公也。立二十一年卒，而惠公夷吾入立。甲子公羊作甲戌，張氏曰：前已書戊辰，不應甲子在戊辰後，合從公羊，倦公穀皆作詭。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遂公子夷吾，重耳而寵嬖孽。



奚齊使荀息輔之獻公荀息皆非也故獻公卒而里克殺奚齊里克雖不應殺而奚齊不應立里克心在立正故不書弑君而書殺其君之子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左氏曰始朝齊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畿內邑司寇蘇忿生之後居之故稱溫子左氏曰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伐之王不救故滅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里克既殺奚齊晉國無君荀息與國人立奚齊之弟卓卓立踰年已為君矣克又殺之故書弑其君高氏閱集注曰殺奚齊不怨則後世忠臣無以行其志弑卓不正其罪則後世亂臣得以肆其姦愚按荀息為獻公傅奚齊與卓而許獻公以死者也公羊嘉其不食言然先儒謂其從君於昏又罪其無益於君而自取勦滅是自經於溝瀆者愚謂驪姬亂其國神人共憤奚齊與卓豈有可輔立之理荀息受其託孤蓋愚人耳既誤其君又累其君之子而又自禍其身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岷隱曰威公既霸諸戎恐懼至是獨與許男伐北戎意者其為許伐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殺奚齊與卓夷吾賂秦竊入而立左氏謂殺里克以說明已非篡也然里克本重耳之傅故穀梁曰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是以殺里克先儒多謂克當獻公廢立之初不能庭爭而中立以及異日之禍此至論也

秋七月冬大雨雪

岷隱曰書夏而不書月其為深冬未可知雨雪而至於大其寒極矣民物必有凍死者故春秋謹而書之愚謂雨雪常也書者書異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崔氏曰是里克之黨欲立重耳而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者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杜氏注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與公俱會齊侯非禮岷隱曰魯桓與夫人姜氏如齊遂有彭生之禍魯之子孫當世為戒今僖公不特借





如齊也又同會齊侯于陽穀此何禮也夫婦失道甚矣張氏曰諸侯會霸主而婦人與焉威公霸業遂衰而僖公怠棄國政亦自此始

秋八月大雩

旱也大雩借也

冬楚人伐黃

黃恃齊不事楚楚伐之齊亦力不能救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杜氏注不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黃

左氏曰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穀梁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木訥趙氏曰冬伐黃夏始滅黃黃待齊救也三時而齊救不至黃尚何以存齊之霸業於是乎木克終矣伐楚之謀黃實濟之楚將滅黃而齊不救蓋畏楚尔愚謂威公結黃伐楚不過假以濟事然使管仲尚在必勸其救之今伐而不救無以宗諸侯





悉如仲之言是霸業之成在伐楚之役而霸業之隳亦根於伐楚之役也苟濟一時弊固應爾黃若有遠慮附齊之後亦當修楚貢乃曰焉能害我此固有取禍之道然滅而不曰奔必其上一心以死社稷豈不悲夫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宣公也立四十五年卒而穆公疑立杵公羊作處卜有三年春狄侵衛

岷隱曰自楚立既城之後狄人不敢侵衛者十有餘年至是復侵衛其後衛數有狄患齊威於是不能及遠矣許氏曰相政始衰自楚伐黃不救則狄有以量中國矣木訥曰前年狄滅溫溫子奔衛今狄侵衛以衛納溫子也既滅其國其君遁窟尚欲得之以甘心焉狄之橫甚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五月而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氏傳曰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孫覺經解曰王室之事不載於經而明年經書城緣陵則謀杞之說與經合矣木訥趙鵬飛曰鹹之會謀城杞





也說者疑其夏會而明年春始城之謂城緣陵非  
會鍼之諸侯不知預戒事乃所以爲得時也鍼衛  
地

秋九月大雩

胡安定前年秋八月大雩之解曰春秋書大雩者  
二十有一非秋則冬無有在夏者左氏謂龍見而  
雩過則書之然知其一未知其二九言大者皆僭  
天子之禮

冬公子友如齊

張氏曰陽穀甯母及鍼之會凡既會後公子友皆  
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足以見  
友專魯政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諸侯即會于鍼之諸侯再言諸侯者中隔秋大雩  
及公子友如齊之文也不再叙者前目而後凡也  
緣陵杞邑也左氏載淮夷病杞將遷杞於緣陵以  
避之也木訥謂淮去杞踰千里無病杞之理惟莒  
與杞鄰公羊言徐莒齊之當是避莒爾然公羊以  
此罪齊威之專封諸家多從其說。愚竊以爲此





非專封也。夫昔未有國，今始有國者，封也。自古及今之故國，惟興王革命之初，取亂侮亡以其故地分建親賢，如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始可謂之封。否則如宣王封母弟于鄭，亦一二間見耳。若邢若衛若杞，皆古諸侯，皆以王室衰微爲夷狄所侵而莫之救，威公出而率諸侯爲之改營他邑，使避患耳。何嘗封邢封衛封杞而以專封爲罪也哉。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左氏以季姬爲鄆夫人歸寧而公怒鄆子不朝故

季姬使之來朝，公穀謂季姬先遇鄆子而使之來朝，以請已。按季姬前此未嘗歸鄆，明年乃始歸鄆，左氏之說於經不合。西疇崔氏曰：後書季姬歸于鄆，是始嫁之文。則此時季姬猶未嫁也。乃與鄆子遇，又終歸之於鄆，此何義哉？張氏曰：季姬不繫國，是未適人也。而與鄆子遇于防，蓋僖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其失父道而不謹於男女之別甚矣。岷隱戴氏曰：季姬驕蹇，縱恣欲自擇，其對故與鄆子遇于防，旣當其意，使來請已，而明年歸于鄆，未訥。趙氏曰：季姬不繫之國內，女之未嫁者也。蓋期鄆





子于防而鄆子遇之也使鄆子來朝以請昏于已  
故明年而季姬歸于鄆如其意也始遇于防而公  
不制中使鄆子來而公不恥終歸于鄆而公不拒  
嗚呼淫風流行桑中大車之詩不作於魯而駟與  
有駟之篇猶以頌僖何哉蓋夫子於魯詩存頌而  
略風爲魯諱也春秋天下之大法豈容盡諱哉文  
姜哀姜鄆季姬之事備著於經雖無魯風可也鄆  
穀梁作繒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晉山名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變幾亡國木  
訥曰不書國係天下也夾漈曰沙鹿不盡盡晉地也

通衛狄

狄侵鄭

石氏曰滅温侵衛又侵鄭狄強甚矣木訥趙鵬  
飛曰赤狄白狄皆在西北今侵衛而至於鄭則  
與楚合矣諸儒皆以是罪齊桓是也然愚按地醜  
德齊而相侵并勢則然也商周初興嘗一正之隨  
復侵并故禹之萬國至周興纒千八百周之千八  
百國至春秋纒七十餘其間侵并誰以罪商周之  
君哉方春秋之初夷狄交侵諸侯亦紛紛如閭獸





齊桓公積二十餘年盡心力經營輯睦諸侯盟  
楚伐戎以少殺其侵并之勢年至氣衰鼓舞既倦  
戎狄荆楚之間作亦勢然矣豈皆齊侯之身事而  
責之備也哉嗚呼世亂而賴王者興王迹熄而賴  
霸者興今霸者又衰矣是可重為世道嘆於何乎  
歸罪

冬蔡侯勝卒

穆公也立二十九年卒而莊公甲午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崔氏曰至是始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  
徐

左氏曰徐即諸夏也岷隱曰徐前此取舒舒楚屬  
也故楚伐徐按徐遠楚而近齊齊不得不救盟于  
牡丘謀救徐也次于匡畏楚而不敢救也使諸大  
夫往救姑為救徐之名也徐卒為楚所敗公孫敖  
慶父之子

夏五月日有食之





日與朔史皆失之故止書五月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與國也力不能伐楚而代厲又非攻其所必救

八月螽

災也螽公羊作蠧

九月公至自會

至自會欲救徐不能楚師未退而先返已歷三時矣

季相歸于郕

至是而始嫁也不言來逆已成於防之遇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晦朔之晦夷伯者公子展伯其字也無駭之祖季氏之陪臣公羊以爲季氏之孚蓋所信任者也震者雷擊之左氏以爲有隱惡

冬宋人伐曹

左氏以爲討舊怨蓋莊十四年曹嘗從諸侯伐宋然已易世矣岷隱曰杜丘之盟宋齊皆在伐厲之師宋與齊俱宋襄公不以救徐爲念不以盟會爲信退而伐曹以尋舊怨持此命霸不亦難乎薛氏





曰諸侯伐厲而宋人內叛陳止齊曰諸侯相加兵自莊公十九年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宋襄爲之也木訥曰齊威之霸至是三十年諸侯無有擅相侵伐者宋人加兵於曹而諸侯攜貳威不能制矣愚謂此宋襄公已有齒霸之心也然欲繼霸而首壞齊威之所以伯者伐諸夏而恣楚之橫此其所爲楚執

楚人敗徐于婁林

諸侯救之不能而徐終爲楚所敗左氏曰牡丘之盟爲無益伐厲之師爲徒往矣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氏載晉侯之於秦也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不報秦故伐晉晉不知遜乃逆而請戰一戰而敗是以見獲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木訥曰異在石隕鷁退五與六先後之辭史之舊文聖人無損益焉高郵孫氏曰書是月者別非戊申同日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友立僖生而賜氏至其孫曰季孫行父行父之後世以季爲氏至意如而出昭立定專擅魯國而有其二其強蓋原於季友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高郵孫氏曰春秋內女適諸侯者書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高氏閏曰公子牙之孫叔孫戴伯也茲公羊作慈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氏曰謀鄆且東略也將城鄆及病不果而還所云謀鄆者岷隱曰鄆未嘗與會盟且未聞有他難

獨以魯昏姻之故至勞諸侯其會亦不足觀已齊威衣裳兵車之會蓋終於此所謂東略者木訥曰淮夷今臨淮也東鄰魯西逼宋與徐有疆場之交前日徐爲楚所敗齊救不及齊懼淮夷誘徐爲魯宋之患故爲兵車之會合諸侯以觀兵於淮亦未嘗有伐功然則此齊威垂未之舉事已可憐僖公不過嘗預會而魯人至借以頌僖公何哉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

英氏臯陶之後楚與國也齊與徐伐之左氏謂楚





前年敗徐而報之英氏也。崔氏曰：敗徐豈英氏有力，兵滅項不書，誰之師？左氏以爲魯，公穀以爲齊。胡安定以爲上言齊人，徐人伐英氏，下言滅項，齊徐可知。蓋謂既伐英氏，因師以滅項。春秋承上文而書之也。木訥亦謂項亦楚屬，伐英氏不免移兵滅項。二說未知孰是。按春秋不稱國者，多魯之事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

夫人，聲姜齊桓女也。左氏謂齊以滅項，故止公聲。

會齊，公得反國，最遠謂去冬會佳。今年夏始滅項，會淮之後，公易於會齊，必有以也。經年於外國，事廢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木訥，趙氏曰：齊威五霸之盛，其初會北杏以求諸侯，諸侯未和，伐宋而爲鄆之會，伐鄭而爲幽之盟，諸侯無二矣。而後伐戎，伐徐，徐戎率服，則救鄭以示威於南，伐山戎以示威於北，定魯之難，救邢之危，衛滅而齊還之，杞滅而齊城之內之諸侯一德，事齊可以南征楚也。則會江黃以掎楚之後，取舒庸以折楚之臂，然後興次陘之師，成召陵之功，則





攘夷狄之功成矣外雖定而王室未寧於是爲首  
止之會定世子之位以示諸侯尊王之心襄王踐  
阼又爲之合葵丘之會率諸侯以聽於冢宰與曠  
世不行之大禮以令天下而王室亦定矣內和諸  
侯外攘強楚上定王室威公蓋以三王之功不我  
過也則怠心生狄滅溫齊不問楚滅黃齊不救狄  
侵衛齊不知既而楚謀知其怠而易與也於是深  
覆東夏而伐徐威公合八國諸侯於牡丘顧望不  
進乃命大夫救之而徐卒底於敗伐厲伐英氏威  
公昔不親也卒之內寵如林闡明無法一身未瞑  
六子爲仇鈔不以禮葬不以時一威公耳而前日  
之威公非今日之威公何也勤怠之殊也勤怠之  
意何從生修外而不修內也穀梁氏曰衣裳之會  
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丘車之會四  
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注云會北杏會鄆又會鄆  
會幽又會幽會榿會曷會陽穀會首止會審母會  
葵丘凡十一會洮會鹹會牡丘會淮凡四西時崔氏  
曰齊威之霸自莊十六年盟于幽至僖十六年會  
于淮凡十有二會而孔子稱威公九合諸侯者舉  
其不以兵車者而已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





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國會于榿。二年四國盟于貫。五年八國會于首止。七年五國盟于甯母。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洮。九年宰周公與七國會于葵丘。十二年七國會于鹹。凡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狄救齊。八月丁亥。葬齊相公冬。邾人狄人伐衛。

魯魚

齊威屬孝公於宋襄。易牙亂齊。立無虧而孝公奔宋。故率諸侯伐齊。以納孝公。蓋亦齊之亂。欲繼

齊之伯也。曾雖救齊而不力。齊卒敗績。狄救齊意

亦思齊威之德也。邾人狄人伐衛。伐衛亦所以救齊也。凡救齊者。亦以宋襄之故。非盡公於齊也。齊以亂故。威公九月方葬。齊威立凡四十二年。國亂而宋納孝公。繼立名昭。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秋。宋人圍曹。

劉氏曰。宋襄公欲合諸侯而執滕宣公。又使邾文公用鄆子。一會而雪二國之君。岷隱曰。首執滕子





已駭觀聽會盟曹南鄆子後至未足深罪也遽使  
邾人執而用之會盟曹南曹不致餼亦微罪也口  
血未乾繼復圍曹以此求霸豈不綽哉

衛人伐邢

報邢之伐衛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氏曰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相之德  
冬盟于齊修相公之好也注曰宋襄暴虐故思齊  
相愚按諸侯不肯從宋而楚與中國之盟始此此  
宋襄暴虐之所以見於春秋也

梁亡

梁亡梁自亡也左氏謂好土功而民潰何休以為  
峻刑穀梁以為淫酒要皆以失民而亡梁亡而秦  
取其地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僖公改而大之也閔子騫於長府云何必改作則書  
此可知

夏鄆子來朝

公羊以為失地之君木訥曰隱十年公敗宋師取  
鄆取防允三年取鄆大鼎于宋則鄆為宋滅久矣





今而來朝必曾別封之以爲附庸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以爲魯小寢蓋諸侯三宮天火曰災

鄭人入滑

滑小國鄰於鄭服衛鄭故伐而入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曰爲邢謀衛難也

冬楚人伐隨

漢東之國隨爲大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故楚伐之

傳謂隨不與力  
二十有一年春秋後衛

前年衛伐邢去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以謀衛難故今年狄侵衛者爲邢故也往者邢與衛皆嘗有狄患齊威皆却狄而封之今孝公反與狄盟而致狄侵衛故襄陵許氏曰中國無霸則諸侯力攻四夷衝決民被其災此書伐衛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者著無霸之患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初宋欲





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人從欲鮮濟木訥曰鹿  
上宋地也召楚人於境內而盟之引虎入閨闥其  
脫搏噬幸矣而秋又會之虎口其可屢逃哉宜其  
見執也愚謂秋之見執已萌於春之見許宋襄愚  
而妄作楚特以戲視之耳

夏大旱

記災之甚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  
公以伐宋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

孟之盟楚嘗許宋以諸侯而今盟之也楚稱子而

序於陳蔡鄭許曹之上者止齋謂宋楚初爭長也  
此行實楚執宋公而序諸侯以執之者蘇氏謂宋  
不度德量力而爭諸侯諸侯之所不予也公伐邾  
者邾嘗從宋伐齊魯救之不克又邾魯之親也而  
邾執鄭子用之故怨邾特邾與宋盟未敢伐今宋  
為楚所伐故乘間而伐邾左傳謂邾滅須句故伐  
之或言其非是也楚人來獻捷者魯不與孟之盟  
楚故假宋捷以威魚魯懼而赴薄之盟故楚為之  
釋宋公公羊謂目夷歸宋修繕而釋宋公理亦兼





有之也。獻捷不言宋之捷者，杜注謂秋伐宋，冬來  
獻捷，事不異年而從可知。諸家或以爲諱，或以爲  
貶，或以爲存中國而抑夷狄，各以意度之也。木訥  
曰：鹿上之盟，宋幸脫虎口者，以齊在也。今齊懼楚  
而不至，陳蔡鄭許皆楚之黨，而曹又宋之讎也。見  
執固無疑矣。楚之執宋公，所以求諸侯，魯獨不至，  
獻捷以威之。魯懼而後從之，魯至而宋公釋使魯，  
不從楚，未必釋宋公。岷隱曰：齊威公霸業已成，猶  
不敢輕視楚。宋襄公一旦圖霸，輕於挑楚，於是楚  
與之會，謀不致之，至則執之，執其君以伐其國，如  
玩嬰兒於掌股之上。宋人俯首聽命，罔敢或違，不  
言戰不言敗，拱而勝之。爾楚人使宜申獻捷于魯，  
蓋是會也。魯君不與獻捷之意，將以風魯。魯侯懼  
而往會，與諸侯盟于薄。既盟之後，宋公僅免而歸，  
蓋在會之諸侯，惟楚命是聽，或執或伐，或盟或釋，  
一無所與焉。愚按岷隱之論精矣。然春秋書諸侯  
者，亦以宋襄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先爲中國諸侯  
之所共嫉。楚故因得以乘間，尤執之釋之，亦楚與  
諸侯之所同不可謂諸侯一無所與也。合依經文





列叙諸侯爲正孟公羊作霍穀梁作雩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其俱反

左氏謂須句國也邾滅之公伐邾而取之反其君焉禮也木訥曰若是則魯之美事春秋當書邾滅

須句須句子來奔公伐邾歸須句子于須句如書

歸邾子益之文然後明白今直書公伐邾取須句

如莒人伐杞取牟婁之類則須句乃邾之邑魯伐

邾而取其邑安可以須句爲國且今旣取之則滅

矣至文七年安得公又伐邾取須句耶則知須句

邾邑今伐而取之以書其不報其服則又反之至

文公之世又伐而取之也愚按胡安旣於此後升

陘之戰亦曰魯伐邾之國又取其邑致此之戰其

惡可知則安定已指須句爲邾之邑而魯取之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氏曰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

禍在此矣孫氏曰齊桓之世莊十六年荆伐鄭二

十八年荆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

三年楚人伐鄭鄭不即楚此而即者宋襄不能與

楚抗也木訥曰鄭人從楚力不支也宋襄公乞不

能抗楚甘就執辱何書鄭之弱而附楚岷隱曰宋





襄被執之後歸反其國當痛自痛省為卧薪嘗膽  
之計乃以鄭之朝楚起而伐鄭楚師救鄭卒敗于  
泓崔氏曰宋公釋乎執而遠伐鄭所以怒楚而致  
戰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木訥曰升陘魯地也邾伐我也公二年之間再伐  
邾一取其地宜邾必有以報魯左氏載我師敗績  
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伐宋以故鄭宋與之戰敗而傷殺七月而卒在  
愚取禮尚自矜仁義之師蓋以意林以為無異盜  
蹠以分均為仁以後出為義也劉氏傳以為宋公  
之愛人也無異於殺之也師氏謂其敗齊師執勝  
子圍曹伐鄭其於仁義遠矣及戰于泓乃以不擒  
二毛不阻隘為辭適所以敗其衆也木訥謂彼方  
脫囊鼓之餘以歸不能責躬自咎內輯其國外和  
四鄰修德養威待時而動而招楚兵自取敗亡乃  
假區區婦人之仁以要大義之名公羊遂以為文  
王之戰吾不咎其與宋襄之過而切憤其恃文王  
之薄也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左氏曰討其不與盟于齊也注謂十九年盟齊以無忘相公之德而宋獨不會故今討之岷隱曰宋襄雖失道然納齊孝公實有德於齊今敗于泓而死諸侯之所同念也而孝公首伐之既伐其國又圍其邑是以知孝公之背德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左氏曰傷於泓故也不書葬者諸侯畏楚且疾之無會葬者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稱子者左氏謂其用夷禮公羊謂貶其為徐莒所脅穀梁謂其為時王所黜未知孰是嘗聞先師王貫道云杞病於夷雖賴齊威城之僅安然幾於非國故降伯而以子自貶然則亦從其赴而書之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

鄭入滑王請於鄭鄭反執其使故王使狄伐鄭

秋七月天子出居鄭





天王襄王也左氏載王子帶之事言避母弟之難也木訥曰叔帶者惠王陳嬀之所愛也若殺父母之所愛則與鄭莊公何異故寧避之而出居于鄭文武之靈未泯天下必有勤王者若不得已而遜于叔帶是亦文武之子孫耳此襄王之心也蓋帶之亂衛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故出居鄭其書天王出居于鄭志出入之實爾三傳繫書為異論曰天子無出且出入人之常豈天子獨能入而不能出耶又曰王者無外故不言出出失天下也夫一視同仁王者之心此所謂無外也豈謂王音一出而遂有外乎舉足而出天下遂非其有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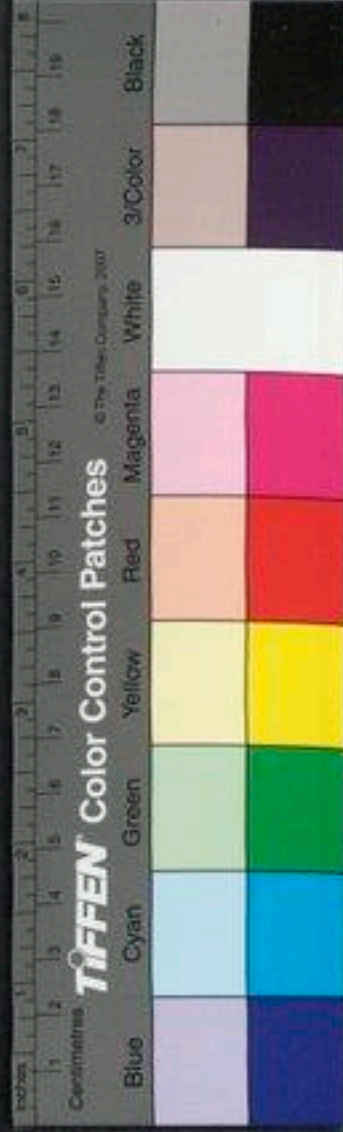
書曰王出郊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外易曰王用出征夫聖人書天王出居于鄭志天王出而天下無勤王者非謂王不可出而出也曲禮有天子不言出之文蓋生於三傳

晉侯夷吾卒

惠公也子圉嗣立為懷公秦納文公入而殺圉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諸家皆謂衛滅同姓故罪而生名之書衛侯燬滅





邢朱文公曰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本訥趙氏曰下有衛侯燬卒之文後世傳授以類誤耳春秋書滅同姓者有矣而未嘗名虜滅下陽楚滅夔皆同姓也何以不名楚子虔誘蔡侯殺之此非同姓也何以反名之且書滅國則其惡自著同姓非同姓後世自辨不在書名而後知其滅同姓也曲禮遂曰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吾嘗考小戴禮多漢儒雜說援春秋三傳以立文也且衛之滅邢固甚矣而邢之滅齊有以自致之國既安則以拔狄可也邢乃叛衛遷而城之之國既安則以拔狄可也邢乃叛衛從狄又脅狄以伐衛衛抗狄猶懼不支邢狄合而攻衛衛蓋危矣衛固無以制狄故衛滅邢所以奪狄之援紓國之病也然謀則善矣如滅國之罪何聖人自十八年以至于今書邢衛之事甚詳所以著邢不當附狄伐衛衛亦豈當從而遂滅之二者均有罪也愚謂書滅則衛罪爲重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魯女嫁宋蕩氏來爲其子逆婦以姪從姑也先儒謂娶妻必親迎而伯姬爲子逆婦非也諸侯





嫁女於大夫以大夫同姓爲主今公以愛其女而自主之亦非也

宋殺其大夫

杜氏注曰其事則未聞胡安定曰以泓之戰不死難也崔氏曰豈嗣君三年喪畢既臨事而治泓戰之罪諸大夫有以衆死者乎木訥曰宋爲楚所敗宋襄自取之也安可以責其臣乎襄公死成公立晉文即位二年方圍伯宋將託於晉乃歸罪於其臣以滅先君之耻而殺其大夫愚按此皆以宋之

事而竟度之若謂所不知當從杜注

頓迫於陳頓子奔楚楚圍陳而納之中國虐小夷

狄反借爲義舉

葬衛文公

立二十五年卒而成公立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泚

他刀反

木訥曰莒自僖元年魯獲罕之後未嘗通魯怨亦深矣衛成公斬然衰經中爲泚之會以平之蓋有比小事大之義然莒子不至以慶如會何益於平蓋平之意出於衛莒疑魯之未肯平故以大夫聽





命焉。明年向之盟而後成矣。岷隱曰：衛文公新卒，嗣子未踰年，非有甚不得已之事也。何至匆匆亟爲此盟？范甯曰：衛穉子在喪，兆魯地。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木訥謂莒不知魯肯平，故莒子親來衛，知魯肯已可平，故在喪不再行，而使大夫岷隱曰：左氏以爲尋洮之盟也。洮之盟纔一月，何盟之尋？僖公謂前日之盟，莒子不親至，不足以爲平，故復會于向。不

如能之盟，莒子不至，公與大夫盟，已夫體矣。今衛又效尤，使大夫來公，自輕亦甚矣。平首非大事，何汲汲若此乎？

向莒地，速公羊作邀。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初怨魯，救無虧，至齊之盟，宜釋然矣。魯齊甥舅之邦，乃乘其不備，潛師侵之，怨其來追，夏又伐之。衛之伐齊，爲魯伐也。魯之乞師於楚，將伐齊也。公子遂者，東門襄仲也。鄆，公穀作雋。

秋，楚人滅夔，子歸。

夔，楚同姓國，楚虐其小而滅之，傳謂夔不祀而見。





滅故楚雖滅同姓而不名劉氏意林曰楚祖鬻熊  
夔祖熊摯諸侯祀不過其祖夔不祀祝融與鬻熊  
非其罪夔公羊作隗

冬楚人伐宋圍緡

傳謂宋恃善於晉而背楚故楚伐之岷隱曰前者  
齊伐宋嘗圍緡今者楚伐宋又圍緡緡之百姓何  
以堪命此皆宋襄之餘孽也緡穀梁作閔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齊雖首兵魯乃以夷狄攻中國其失多矣僖公負

齊雖首兵魯乃以夷狄攻中國其失多矣僖公負

岷隱曰杞或稱侯或稱伯至于稱子極矣故春秋  
因其自賤而書之僻陋用夷庭實有關魯人重物  
而不重禮公子遂所以入杞也責其不共杞何敢  
爾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孝公立十年卒杜注曰三月而葬速襄陵許氏曰  
齊桓既沒諸侯思之如周人之思召伯也孝公不  
能藉之以興觀其間楚人之勝以圍宋襄又侵伐  
魯僖不已與桓公下宋桓魯莊之意正相反霸業





所以隨矣愚按桓公務却狄摧楚孝公首盟狄盟楚不克紹如此無足責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崔氏曰春接其君秋入其國以內爲過於杞無譏木訥曰魯怯於齊而虐於杞怯者吾則乞師必取其邑虐者吾以偏師直入其郛僨公自公子友死而用公子遂善惡判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圍宋之怨故復之伐之以言致楚也書公子買

戍衛不卒戍刺之者曾先使買戍衛今因晉伐衛故託名不卒戍而殺之以悅晉也書楚人救衛者楚爲晉所誘致也書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者執楚之黨算楚之仇以怒楚使戰也書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殺其大夫得臣者得臣強復取敗而楚子歸罪於得臣也書衛侯出奔楚者楚教之不克欲與楚而國人不可故奔楚也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者功成定霸以盟諸侯陳後至而不





及盟也書公朝于王所者王在踐土而朝之也書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者衛之出  
奔元咺奉其弟叔武以守今晉赦衛侯得歸反殺  
叔武故元咺訴於晉也宋訥趙氏曰晉文之霸功  
與齊威同而勢與齊威異齊威之興天下習襄周  
之弊而莫識所謂霸者故齊威求諸侯為難必屢  
會屢盟訓諭告戒而後諸侯服從然欲制楚則楚  
方張其侵犯不過蔡而已故諸侯既合則一問而  
楚服晉文之興則諸侯蓋習於從霸惟時無其人  
則無所適從晉文起而號召之一揮而至矣然楚  
之強則非齊威之時也齊威之時楚不出蔡鄭而  
今直蹈齊魯之郊魯宋曹衛陳鄭蔡許自東以南  
皆楚矣晉文將起而收之不其艱哉故齊威伐楚  
至於召陵楚地也晉文敗楚止於城濮衛地也自  
楚及衛蓋千里却楚千里之外以收魯宋曹衛陳  
鄭許蔡半天下之諸侯其用力為如何論者不察  
而妄疵晉文以為不及齊威此不識天下之勢書  
生語也齊威制楚以三十年之久故合諸侯以正  
閭罪之名期其服而已晉文則解倒垂之急於旦  
暮之間故務以謀必於勝之而後已二者又勢





之不同也踐土之盟平溫之會天王皆在天王下  
居成周而出次于外踐土之盟聖人惟書公朝于  
王所不書所以出之故不若溫之會書狩而後朝  
之有序也三傳遂有天王下勞晉侯之說此不可  
信傳而不稽諸經也經於僖二十四年書天王出  
居于鄭自後未嘗書歸于成周踐土即鄭地也則  
天王蓋居於是久矣何下勞之有或者棄經任傳  
謂左氏有晉侯納王之事遂以為實春秋以周為  
重安有晉侯納王而不書者哉天王之歸蓋因今  
後世之說也

陳侯款卒

陳侯立十六年會于踐土以病歸卒是為穆公子  
共公立





秋杞伯姬來

莊公之女此私來也

公子遂如齊

魯嘗以楚師伐齊取其邑齊怨深矣今齊既易世已同踐土之盟魯故修齊好亦以晉既勝楚而畏晉故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左傳謂晉文召王者也木訥曰溫之會天王時已

而執諸河陽侯也給諸餼至在黃真寶障於楚晉

侯勝楚得鄭而取日於虞淵前日踐土之朝是也今天王復辟所以德晉者甚重而晉將朝焉於是襄王出狩而就見之所以勞晉文之來也然則禮乎曰非禮甚矣諸侯朝王禮之常天王受朝亦禮之常自入春秋百年之間無復修朝見之禮晉之朝王曠世盛典也於是屈而出見之託狩為辭焉蓋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迄今又百年則循而至此亦勢之必至說者不知踐土之盟襄王尚在鄭既以為天王出勞則疑河陽之狩不容再出故以





晉侯召王爲言且晉侯方以尊王市名於天下今  
反召之以買抗君之罪必不然矣又嘗以地考之  
而知河陽之狩非晉文召王也河陽今之孟州河  
陽與溫皆孟屬邑孟距王城纔七十里而不舉趾  
如王城哉然則孔子稱晉文譎而不正何也夫譎  
以謀言也如侵曹伐衛執曹昇宋執衛侯歸京師  
皆譎也晉文果召王則天下之逆節聖人將不齒  
之矣豈特曰譎而不正哉愚按岷隱嘗云使宋人  
賂齊以告楚分曹衛之田以畀宋私許復曹衛以  
譎也然則魯譎擯魯視魯以微狩莊公怒然此皆譎  
質言而果召君則不止於譎誠有如木訥之言也  
譎固自有在也崔氏曰河陽之狩三家皆謂再致  
天王似誤矣溫之會天王未嘗與自爲河陽之狩  
耳何以言之彼踐土之盟加朝之日於盟之上知  
既盟而朝同在癸丑之日則王在踐土明矣此則  
先書溫之會又書狩于河陽然後書壬申朝于王  
所三者似異日則溫之會天王不在溫亦明矣然  
河陽遠矣王適以諸侯會溫之時而遠爲河陽之  
狩是王實欲會諸侯微狩之名以行爾溫者河陽





之地也於諸侯會以其邑言於天子狩以其地言  
晉文行霸帥諸侯朝王以尊周室春秋予之此所  
以志公之朝也愚按召王者左氏之言而下勞者  
後世之說木訥破召王之說而猶以王之狩爲下  
勞若以經文爲正則諸侯之會在温天王之狩在  
河陽諸侯既會而復以壬申日朝于王所其事不  
過如此若王室微諸侯強天王因出狩而就見其  
迹亦曉然可知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衛成之奔元咺奉其弟叔武守衛衛成歸反殺叔  
武元咺訴於晉晉執衛成歸京師元咺復歸衛立  
公子瑕故衛成再入而殺之元咺許君而專立有  
罪矣衛侯鄭亦書名者先儒謂殺叔武公子瑕皆  
非其罪而戕天倫也或曰魯請於天子而天子使  
之歸故名也竊意瑕亦嘗立故各書名爲別如突  
忽歟

晉人秦人圍鄭





崔氏曰鄭不會翟泉之盟時秦晉方睦故相與圍之愚按諸家多據左傳謂晉文舊嘗過鄭鄭無禮而報然木訥曰踐土于溫之會鄭伯皆在越五年同既盟且至是而始青翟泉怨哉蓋安定亦云詩翟泉之不會此說是也

介人侵蕭

張氏曰介再來魯求援而後舉兵也木訥曰蕭附於宋介附於魯石氏曰蕭姬姓宋附庸後楚滅之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盟謂書及而不書公及者為魯諱書人者貶諸侯也按公穀二傳所載經文皆作公及而左氏於傳亦作公及獨左氏所傳之正經無公字其闕文未可知會者既非諸侯不書人而何書聖人實書其事善惡昭然未必陰為譏詆如九例之云也翟公穀作狄

秋大雨雹

陽氣方盛而陰脅之為雹大者過甚之名春秋書大雨雹者二





冬介葛盧來

春之來公圍許未至未見公也故冬再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

左氏謂狄間晉之侵鄭也故侵齊岷隱曰按僖公十八年狄救齊二十年齊狄盟于邢三十年三十年狄皆侵齊侵起於盟盟起於救也夷狄豈可使有功於中國而與之盟會哉木訥曰齊威之霸狄伐晉而齊不救者憾晉之不從今晉文之霸狄侵齊齊已從晉晉何辭而不救此晉文之老而懈也

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許自二十七年從楚圍宋踐土之盟于溫之會許

又獨不與故晉以諸侯圍之曹伯又拘于晉晉文

感侯孺之言使之復國曹伯未至於國遂即來同

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東夷國葛盧國君之名書來不書朝公羊謂不能乎朝也

公至自圍許





木訥曰公會于溫朝于王所而後遂圍許今獨以  
圍許至則九例謂後事小則以前事致者於是不  
通矣愚意承上文言之無他義也說者鑿爾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

翟直  
翟反

左氏曰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  
陳轅塗潯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  
伐鄭也木訥曰翟泉周地以大夫而盟王臣於天  
王之側抗可知也岷隱曰春秋之諸侯不知有王

在如翟泉之禮莊公不有取也然則翟泉之禮尚何

諸侯可抗也木訥曰子遂如京師而遂如晉則是  
魯以事鄰國之禮事周也魯蓋以宰周公之來本  
乎晉侯以戎朝王而致故既已聘周不可不如晉  
以報其私焉是聘使之勤出於周而勞問之恩歸  
於晉也然自隱至莊天王聘魯者五卒無一介之  
使如周則今日公子遂之行已為非常之禮尚何  
責其遂如晉耶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

左氏謂晉分曹田取之也如晉者拜曹田也公羊





謂晉取曹所侵而瑛之諸侯也任氏黎氏諸家皆以爲曹田曰非其有故書取也石氏劉氏諸家皆以爲魯田曰不繫國則我之有也趙木訥又曰魯兵嘗追齊至濟西我之地也宣十年又書齊人歸我濟西田歸我則本魯田也惟黎氏以爲非曹非魯不可追治其田之自來蓋自周衰相吞滅而致魯本封百里耳至鄭夾深則曰魯之濟西比曹北比齊晉文討曹而分其地魯得濟西之田此語覺深徑矣

夏禮曰郊之制不從乃說性禮三望

用僖公首舉之故卜之下之至四而不從天豈容僭哉而猶三望是犯天威而必於僭也其可乎三望之說諸儒紛紛惟岱濟淮者是也石林曰呂不韋之書曰此平王之末造惠公請於周而假寵於周公是平王爲之也然猶有降殺焉故郊不以日至而以上辛禘不以祖之所自出而以文王望不通方望之祀而以三望門不兼五門之制而以天子臯門爲庫門應門爲雉門雖爲之別而孔子不與曰魯之郊禘非壇也周公其衰矣止齋曰諸侯





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故曰秦襄公始列於諸  
侯作西時祠白帝魯之郊禘惠公請之據邵氏經  
世書惠公實立於秦襄公祠白帝之年然始欲用  
之者僖公也向者莊公觀齊社曹劌諫曰天子祀  
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  
佐之受事焉見惠公雖請之而魯未嘗行也記禮  
者以爲魯用天子禮樂皆成王賜之按衛祝鮀之  
言分魯以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  
田陪乾祝宗卜史備物典冊官司彝器成王命伯  
之宮而始降登舞廟公降來聘魯有魯形也而  
辭不敢受齊武子來聘饗之賦湛露彫弓而曰其  
敢干大禮予以見魯之僭尚未久故上自天子之  
宰下至鄰國之鄉苟有識者皆疑恠遂謝而魯人並  
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愚按破明堂位成  
王賜魯以天子禮樂之說自劉敞始以史角之事  
爲據至木訥述用之甚明石林與止齋參考之甚  
備故悉錄於此明堂位之說出於漢儒在秦書呂  
覽之後其不足據亦明矣但木訥三望之說主岱  
濟淮以魯言也恐不若戴岷隱謂魯僭用天子禮





國居東方親祭泰山濟水而望祭西南北三方之

山川其理尤白繁音繁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木訥曰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今又來求婦杞亦有君乎何朝覲婚姻皆出於婦人也伯姬亦悍哉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齊侯城楚丘以遷衛蓋三十年矣齊威未沒狄已侵衛僖十三年之役是也至十八年二十一年又侵

伐之今又整兵而圍之衛不得已遷帝丘以避晉

蓋不救蓋也衛侯朔年而即世馮蘭之說師曰衛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文公也立四十五年卒捷公羊作接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狄有亂衛侵之狄請平焉明年晉又敗狄于箕自是衛無狄患者十餘年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文公生十有七年而出奔在外十有九年而入國入國五年而霸一戰勝楚再朝王所傳之襄公悼公平公定公皆能嗣其業以宗諸侯天下賴晉垂





二百年使齊威既沒而不有晉天下胥而為夷矣  
故霸業惟齊為盛惟晉為久惟齊威晉文為可以  
言霸世稱五霸者非也霸之為言王室既衰方伯  
出而攘夷狄以安中國齊威晉文是也宋襄狂愚  
戕中國而結夷狄霸之反也秦穆楚莊以夷狄而  
脅中國霸之變也皆不可言霸也霸惟齊晉安有  
五哉故孔子於春秋言其事則齊桓晉文蓋春秋  
之世主之者齊威晉文耳孟子勸時君行王道其  
力詎相文者有為之言也後之讀春秋者弗察也  
沈氏文公指以為威文之罪嗚呼獨不觀威  
公甫沒天下之亂又如何文公霸而天下又定矣  
此春秋之世生民倚之為司命周之宗社所恃以  
不泯不滅而顧以為罪可乎特其行事皆出智力  
苟焉隨世以就功名而世習既漓諸侯卿大夫之  
殺奪僭竊者終不可盡錄故孔子作春秋筆削以  
裁之曰其義則其竊取之爾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秦穆公千里襲鄭事不成而中道滅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魯自僖公二十六年伐齊取穀至二十八年公子  
遂始如齊越今五年齊始聘魯或謂此報聘也或  
謂晉文方沒諸侯無所適從而締交也或謂晉文  
既沒齊恃強欲主盟而修舊好也皆未知然否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初秦晉同圍鄭秦私及鄭盟爲置戍於鄭反又私  
約其戍爲內應而千里潛師以襲鄭知鄭有備滅  
滑而還滑北鄰於晉者也原軫於是勸晉襄公邀  
于殽敗之匹馬隻輪無返孫氏曰晉文卒未逾年  
秦由僻陋乘中國之無伯越數千里以伐鄭其無  
晉也甚矣書曰敗秦師所以甚秦之惡而與晉之

勝也高氏曰秦輒興兵以加中國既入滑又伐鄭  
秦亦張矣楚惠未已而加之秦中國則殆矣書曰  
敗秦所以惡秦而予晉之勝也夾漈鄭氏曰襄公  
之不替伯自殺之後始晉之終於伯亦自殺之後  
始愚按諸家多罪晉襄公秦納晉文之恩及罪其  
屠憂而興戎先師王貫道嘗言魯自秦啓曲不在  
晉使襄公懷先世之恩及拘尋常則晉不可繼伯  
而秦橫矣

癸巳葬晉文公





勝秦而歸乃葬猶不失五月而葬之禮

狄侵齊

左氏曰因晉喪也東萊曰文公一死便來侵撓春秋時若非霸主時復整頓如何成中國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杜氏曰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高氏曰升陘之敗十餘年此年因晉喪而報之岷隱曰升陘之敗魯固然邾然君取其邑臣伐其國報亦甚矣木訥曰僖公在位三十有三年敗邾者三親伐邾取邾邑者二又以公子遂帥師伐之邾本魯附庸自列五至溫之會以諸侯圍之然卒不至故翟泉之盟亦不與今襄公以三國伐之而許終不服蓋恃楚也

僖公於十二公之中見稱賢君者也然世之稱其賢者以詩有僖公之頌而穀梁釋春秋書不而為公之閔雨書雨為公之喜雨也然頌乃臣子頌禱之亂皆無其實春秋書雨書不雨者特以其關民事而書後之讀春秋者因詩有頌以賢待公而意其為閔雨喜雨爾亦豈有其實也哉若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





伐齊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皆其不賢之實而始僭禮小郊則春秋所書尤不賢之大者也詩人反以郊爲誇尚可以詩頌爲據而意度春秋之書雨雪不雨爲褒也取木訥趙氏以詩頌其美而春秋載其失也折衷而爲之說曰僖公中材庸主也其先任公子友則賢其後任公子遂則否天下有霸主則僖有以自固中國無霸主則僖無以自立方齊威之霸也服強楚定王室僖嘗與其功及宋襄之敗也楚人盟于齊盟于薄公亦與其辱方晉文之未興也僖以楚等爲讓後不屈於魯故必欲服制制終不服也

晉人敗狄于箕

左氏謂狄伐晉及箕晉敗之子箕然則此亦乘晉之喪而晉襄再勝外侮也岷隱曰狄爲中國患至甚前此未有敗狄者晉實始敗狄于箕獲白狄子此卻缺之雋功也木訥曰狄自伐邢之後至是垂四十年矣諸侯無小大皆受其毒不敢以一矢加之前年衛不忍其虐而侵之狄屈而求盟焉今又侵齊齊不能討伐晉晉敗之故其後屢侵齊而不敢犯晉則知制夷狄果不可以示怯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今年春齊使國歸父來聘臧文仲勸公朝齊謂親有禮社稷之衛也故今公如齊然報聘而親之似過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燕寢也路寢為正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岷隱曰皆時燠之災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氏曰討其貳於楚也木訥曰晉文之霸獨許不

師伐齊為楚人成衛實蒙惡名及晉文之既興

也兩會諸侯兩朝王所亦獲善譽初任公子友

也敗莒于鄆以責保慶父之罪如齊涖盟以求

與伐楚之功友之如齊以修事霸王之禮此雖

出於友而僖實享其榮終之任公子遂也乞師

于楚以伐鄰國帥師入杞以虜小邦如京師而

遂如晉則不忠於周既取邑而又伐鄰則納君

于惡此雖出於遂而公亦蒙其罪因是知僖公

為中人也其他闔門不肅而夫人會齊侯于卞

季姬遇鄆子于防典禮不經而用禘致夫人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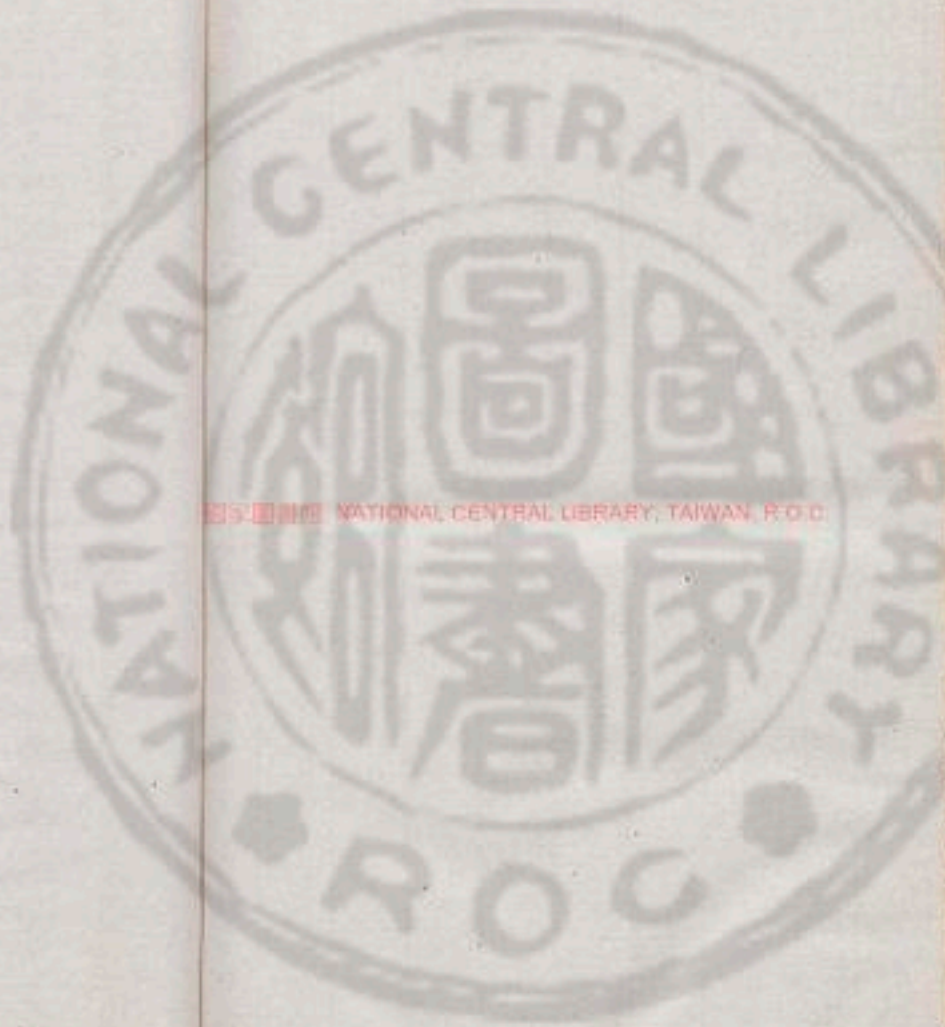




牲猶三望此又中人之德性有所不至智有所不及者也愚謂木訥折衷之論也錄之以俟來者考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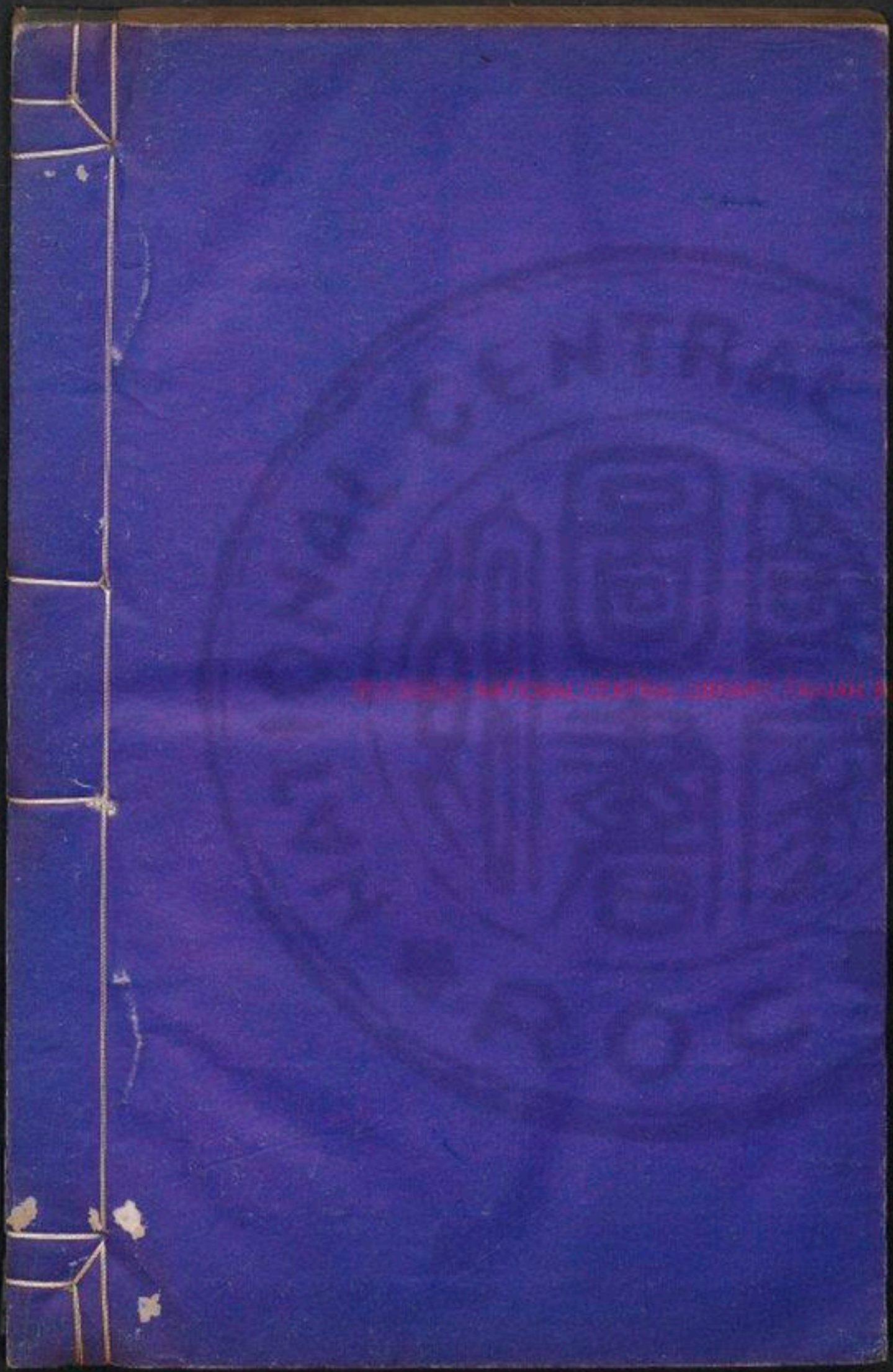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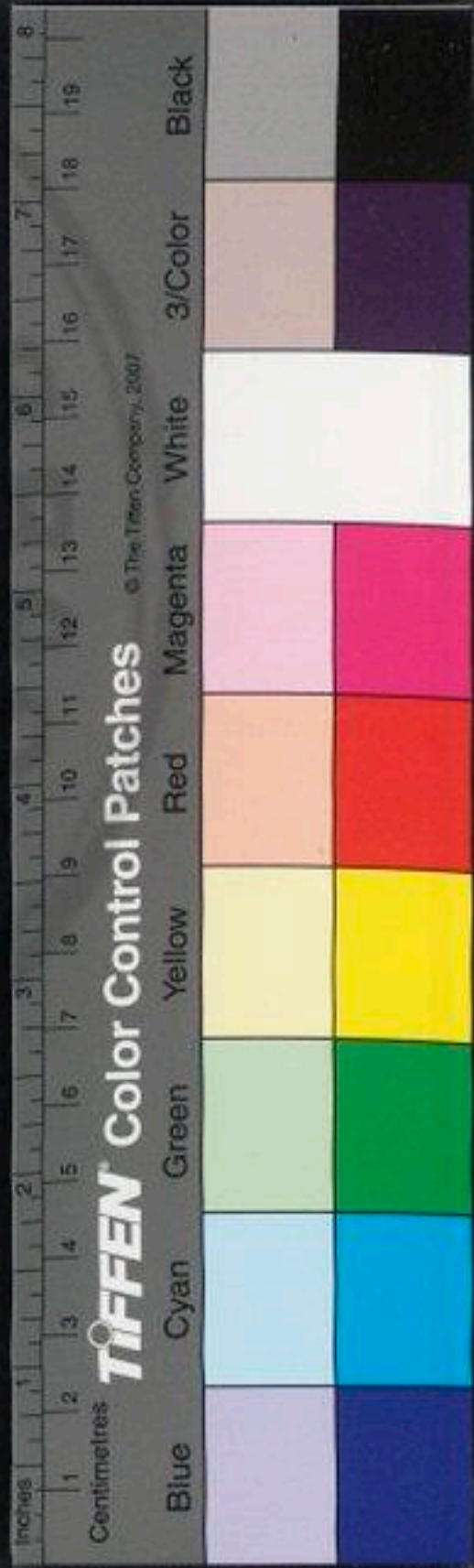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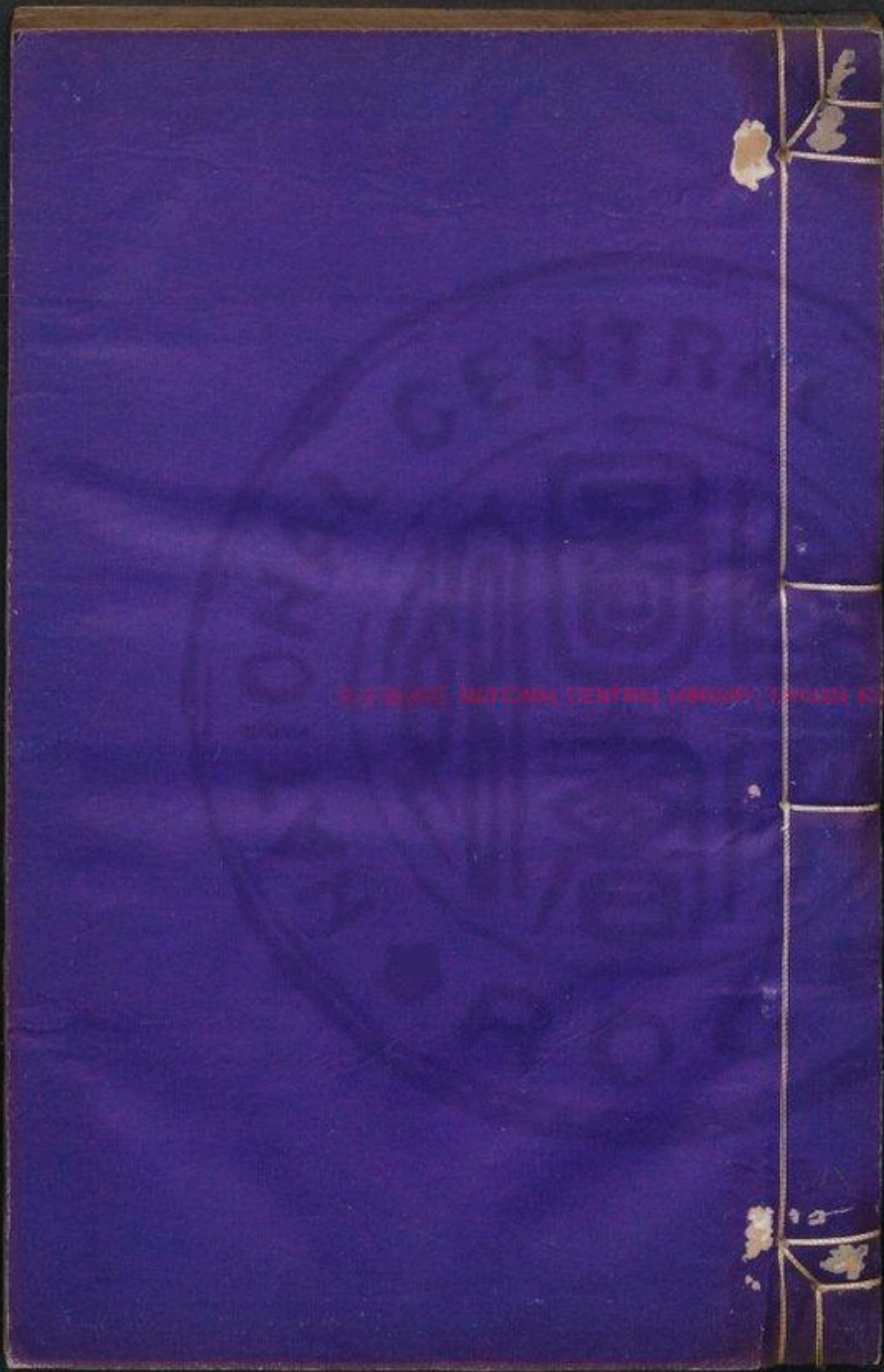




THE NATIONAL 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369439 v.8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

讀春秋四

文公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道法慈惠愛民曰文忠  
信按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行即位之禮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不書朔失之也公羊本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公羊謂會葬禮也先儒多謂弔賻可也會葬非禮也未知孰是要之王室微諸侯強每事反下之耳或又謂五月而葬今三月而來會亦早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五月而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或謂知公之不請命而反先焉蓋事勢陵夷上之每每屈以就下如此晉侯伐衛

晉文公季年衛晉而侵鄭襄公告於諸侯而伐之先且居勸以先朝王故襄公朝天王於温而使先且居胥臣伐衛此左氏說也石林燕曰經言晉侯伐衛則非先且居胥臣矣或曰因討衛而後朝王非朝王而後伐衛故著其伐而沒其朝愚按此亦據左氏而評之合且以經文為正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叔牙之孫如周拜錫命也先儒謂公不親往拜而遣得臣非也然於經亦無遣使之文

衛人伐晉

衛孔達也不知自反而反伐霸主為義不諛謂是





亦犯上蓋既無王復無霸則天下胥為夷矣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敖慶父之子穆伯也晉伐衛取戚田而疆之敖往會焉禮樂自大夫出始此木訥曰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侈前乎此大夫出會者皆君命至此而始專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夏倫

商臣後為楚穆王頹則楚成王也書商臣稱世子以見其有父之親書頹稱君以見其有君之尊商臣無父無君大逆無道禽獸不若也唐太子洪授

左氏春秋廢書而嘆曰聖人何書此耶率更令鄭

瑜對曰春秋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惡名不

滅洪曰實不願聞願受他書瑜遂讀禮張氏洽曰

頹在位四十六年更齊桓晉文之時僭王猶夏力

爭諸侯齊桓既沒益肆憑陵執宋戌齊毒被中國

及晉文敗之城濮聲勢消沮欲易世子謀及婦人

自取篡逆蓋夷狄積惡之應如此後世如匈奴曼

頭魏拓拔珪唐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本朝西夏

曩霄皆受禍於其子頹公穀比自作髡

公孫敖如齊





注云始聘通嗣君也本記諸諸侯世相朝必三年  
喪畢公教如齊非禮也專也文公即位一歲之間  
朝會皆出於得臣與敖何以爲國乎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  
績

秦報轂之役也

丁丑作僖公主

先儒謂練而作主十二月也今十七月後時

三月乙巳及晉陽處父盟

左氏謂晉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使陽處父盟  
以取之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晉討衛故也石曰內大夫專盟自敖始外大夫列  
諸侯會自士穀始隴公穀作斂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記災異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僖公閔公之庶兄而閔公先立僖嘗臣之今文公  
欲尊其父故躋僖公於閔公之上傳以爲逆祀  
又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報彭衙之役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先儒謂未終喪納幣非禮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氏曰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

夏五月王子虎卒

翟泉之盟王人王子虎也是爲王叔文公來赴弔如同盟交滌曰文公於襄王猶周公於成王也成

王弱有管蔡之變襄王微有叔帶之難輯諸侯寧

王室文公之略也

秦人伐晉

秦再敗於晉今此焚舟之戰也晉師不出秦封殺尸而還

秋楚人圍江

江近楚自齊桓貫澤之盟江從中國今楚有窺中國之心故先圍江

雨多蟲于宋

記異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岷隱曰晉侯使陽處父盟公已而自知其非禮復請改盟然召而盟之魯之弱可見矣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胡氏曰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宜大會諸侯聲罪致討庶幾震怒而江圍可解乃遣一軍豈能濟乎

四年春公至自晉

往盟於晉而歸也

夏逆婦姜于齊

左氏謂則不行非禮也貴聘而賤逆之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穀梁謂其曰婦姜已成婚於齊也或曰有姑之辭也木訥謂不稱未人以微者逆不以夫人之禮待之也

狄侵齊

許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間晉有秦楚之難也

秋楚人滅江

陽處父以偏師救之又直救江而達伐楚故江卒滅





晉侯伐秦

報焚舟之役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俞即甯武子衛之賢者也當衛侯出奔復歸之時納橐餽以從君於囚貨醫衍以免君於死俞有勞焉至是晉以孔達歸衛故衛侯從來脩舊好魯侯享之歌彤弓及湛露俞不辭又不荅賦魯東周禮有媿於俞多矣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啖子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伊川曰

仲子始僭猶不敢同嫡蓋風氏即成風僖公之母莊公之妾也未訥辨以爲僖之妾以秦人來爲僖公成風之繼爲證謂成風繫之僖公猶以仲子繫之惠公也未知然否後書葬我小君似亦主僖言之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

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禮葬

珠玉曰含車馬曰賵含贈死賵贈生既歸含賵又使會葬是天子成其妾母爲夫人非禮也禮庶子爲父後者爲母總不書天王止書王者諸家以爲





貶木訖以為闕文召伯般梁休毛伯

夏公孫敖如晉

公方歸自晉敖即如晉或疑其諂事晉以內固其權

秦人入郟音

郟楚屬也叛楚即秦又貳于秦故秦入郟

秋楚人滅六

六稟陶後今屬安豐軍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喜公也立三十三年卒終身事楚晉文公圍之而

不服晉襄公伐之而不率者也

六年春葬許僖公

自十月至今計亦五月而葬

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謂臧文仲使其睦陳行父因娶焉是意在求昏而託聘以往木訖曰陳未有聘於魯魯豈先聘小國如陳者行父之私也敖嘗如晉行父與敖一體之人故亦如晉仲氏季孫爭交於晉三家之張自文公始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三月而葬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音亦音夜

於傳則狐射姑怨處父以趙盾易已之班使續鞠居殺處父而奔狄崔氏曰從三家之論則處父之選任而告於君者忠矣未可以爲罪也稱國以殺知處父有他罪明矣而傳或失之晉殺處父而射姑出奔豈處父之罪有累於射姑故耶射姑殺梁作夜姑狐偃之子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陸氏纂例曰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

其朔日至廟拜謁而已木訥曰常月曰告朔閏月曰生月文公不達此以爲天無是月而弗告焉猶幸其朝于廟岷隱曰禮天子頒正朔諸侯受而藏之禰廟每朔以特羊告宗廟謂之告朔既告然後出而視政謂之視朔文公末年四不視朔則荒怠于政雖非閏月亦不告矣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當自文公之後魯公不親告朔矣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郟

句其韻反郟音吾

僖公嘗伐邾取須句其後歸之令文公聞晉之難復伐而取之郟魯旱因伐邾之師而遂城之以





備其陵震小國不卹民力直書自見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宋成公立十七年而卒昭公未即位先欲去君卒公子故國人攻昭公殺及二大夫傳謂公孫固公孫鄭也崔氏曰嗣君未立而國內亂大夫有以衆死者知非公命故曰宋人殺木訥曰九君卒而大夫殺非廢置有不順必不能於嗣君者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冷狐晉先蔑奔秦

秦力

左氏載晉襄卒靈公幼謀立長君趙盾使先蔑迎公子雍于秦穆嬴抱太子曰啼于朝盾乃拒秦

而先蔑奔木訥曰晉襄之卒於是其年襄公之葬久矣豈晉至是始謀立君左氏之說必不然也且左氏初言先蔑如秦則蔑在秦次言先蔑將下軍則蔑在晉蔑既逆雍于秦則必不肯將兵以拒秦苟已將兵拒秦豈容復奔秦耶理無可通者皆失之誣也秦晉自敵凡五戰今晉襄秦趙盾皆即世晉靈秦康之立可以一洗舊憾趙盾乃修先君之怨以爲是戰晉辭爲曲蔑不用命而奔敵矣愚按據經文之次第則傳文誠不足憑蓋全與經相背也狄侵我西鄙





間秦晉之爭也。木訥曰：魯有狄患，未嘗有狄患。狄蓋遠於魯，今狄越齊衛而侵魯，其患深矣。岷隱曰：戎嘗為魯患，至莊公伐戎之後，戎患少息。至是狄患方興，侵我西鄙，其後魯獲長狄，僑如、狄遂、少戢治夷狄，固不可以無威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許氏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大夫而主諸侯盟？自扈之盟始也。君子惡之，崔氏曰：是時晉侯新立，諸侯相與會，旱晉地而聽事焉。晉侯不能降禮，乃使大夫抗禮而盟諸侯，此諸侯之恥而晉之罪也。故不罪諸侯，不名晉大夫，以略之。愚按：比前後九書盟會，此誠夫子之特筆。諸家皆祖左氏，以為公後至而諱之，殊不可曉。且夫子明書公會，後世安得自以為公後至耶？惟許氏、崔氏據經為說，故特錄之。然此時靈公尚幼，事皆趙盾之為，二氏以責靈公未審耳。是歲中國始無霸主，又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蒞盟。

木訥曰：魯有徐患，舊矣。春秋服齊，相之令不敢仇諸侯，霸主不作。徐將為魯患，今其伐莒，公孫敖於是往盟于莒，修舊公洸向之好，協謀以備徐。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立三十二年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

遂會雒戎盟于皋

雍於

趙盾專有晉大國雒戎與魯有疆場之交公子遂當國而專故往與之盟衡雍與皋皆鄭地故越晉而可兼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孫敖穆伯也如京師者將弔天王之喪不至而復丙戌奔莒者穆伯嘗為襄仲娶莒己氏美而自娶之仲欲攻之惠伯平之穆伯已還己氏至是逃奔己氏也其惡可知

各

書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大夫孔叔公孫鍾離也司馬公子邛也司城蕩意諸也初宋昭公未立先欲去羣公子嘗致亂今既立不禮其祖母襄夫人又致亂故大夫司馬死之而司城來奔黎氏曰司馬典兵之官而被殺則威柄奪矣司城扞禦之任而來奔則主勢孤矣宜昭





公卒死於獄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岷隱曰襄王在殯猶未葬也從魯求金亦可念矣  
木訥曰諸侯不貢而致天王下求雖金非所以貢  
魯然王有闕則諸侯均所當供

夫人姜氏如齊

此出姜也杜注以爲歸寧木訥曰文公並妃匹嫡  
變於敬嬴生倭嬴龍而倭將貴夫人如齊謀於父  
母其歸寧蓋有故存焉聖人書之爲十八年歸齊

張本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得臣莊叔也如京會葬也岷隱曰魯成風之喪王  
使榮叔歸含贈叔服會葬今襄王之喪公孫敖如  
京不至而復魯魯遣大夫往繼可也遷延不行而  
毛伯求金已而得臣方會葬亦晚矣崔氏曰天子  
之葬魯侯親之者也乃遣大夫木訥曰猶愈於不  
會葬者愚謂周衰諸侯強禮之倒置甚矣魯僅齊  
周於諸侯而周之下禮於魯反過於交鄰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氏載先都怨先克沮已不獲登軍殺先克晉





人遂殺先都胡氏謂晉政在趙盾先克者盾之黨  
是則討先都之亂者盾必主之也國亂非君命故  
曰晉人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崔氏曰夫人不寧于魯故終以見出是行也夫人  
其幾於出乎故殆其牲而喜其反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士穀箕鄭與先都同亂者也故併殺之木訥謂先  
都既殺其黨其自新可也盾必誅之亦知已之  
專而懼士穀之伍不屈於已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  
楚於是伐鄭孫氏曰楚自城濮之役不敢加兵於  
鄭今伐鄭者晉文既沒中國不振故也張氏曰趙  
盾爲晉當力懲其始以振中國之威乃緩不及事  
諸侯之師及鄭楚已囚鄭公子去矣木訥曰晉靈  
少且不君權專於盾楚商臣大逆之罪晉不能聞  
至是復窺中國兵行鄭郊楚之進退視中國強弱  
中國無霸何以安之

夏狄侵齊





張氏曰楚得氣去而秋交侵矣

秋八月曹伯襄卒

共公也立三十五年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道靜動為異

冬楚子使椒來聘

張氏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愚按此事諸家皆謂書楚子書椒以其以禮交中國而進之也木訥辨之曰楚執宋公以伐宋春秋亦書曰楚子豈進其書中國耶宜申謀為不道而見殺春秋亦書曰宜申豈進其謀逆耶書楚子書椒從其國之稱書其實而已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衣服曰襚以贈死者成風之卒今五年矣張氏曰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穆晉猶楚欲圖北方而聘魯也吹子曰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何殊傳謂兩人誤矣木訥曰此特歸成風之襚爾不曰僖公無以別其為僖公之妾成風為僖公之妾於是明矣非謂兼從二人也

葬諸其公

音





八月辛亥而葬計亦五月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臧文仲

夏秦伐晉

傳載晉伐秦取少梁秦伐晉取北徵是交怨不已  
經止書秦豈以兵端在秦耶

楚殺其大夫且申

傳載且申謀弑穆王而見殺經但書殺其大夫木  
訥謂穆王弑君父故且申之謀弑以無罪書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旱可知

及蘇子盟于女栗

女音如字

諸家多祖左氏說謂頃王新立而盟以盟天子之  
大夫與周下盟諸侯爲非惟戴岷隱曰僖公十年  
狄常滅溫溫子奔衛溫即蘇子也今與魯盟豈非  
既復其國而求與魯盟邪

冬狄侵宋

高氏集註曰狄侵諸大國獨宋未耳自宋亂之後  
狄始侵之

楚子蔡侯次于礮貉





左氏載其將伐宋先儒謂睥睨中國耳（啟貉公執）  
作屈貂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九倫反

杜注討前年逃（啟貉會）

夏齊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錫去）  
道反

左氏曰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杜氏注九年陳鄭及  
楚平十年宋聽命于（啟貉也）先師謂此亦霸者事  
大夫豈得而專之（木訥曰魯獨會之者蓋大夫之）  
專自魯始（霸主之令亦出於大夫此魯所以悅從）  
者歟（彭生叔仲惠伯也公子牙之孫）

秋曹伯來朝

左氏謂始即位而來也

公子遂如宋

左氏謂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  
賀楚師之不害也（木訥曰彭生會晉公子遂如宋）  
魯君安在哉（大夫專恣各事大國以固私黨）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氏曰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得臣追之吉敗  
狄于鹹獲長狄僑如木訥曰狄八年之間三侵齊  
而侵魯宋者一得臣出其不虞而敗之自是有懼





心惟十三年一侵衛不敢窺齊魯之藩籬則賊之  
役不惟有功於魯且有功於天下也得臣莊叔也  
最善射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公羊曰失地之君也岷隱曰按左氏邾太子以地  
來奔魯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邾伯誠如所言邾太  
子未嘗為君春秋豈得以邾伯書蓋必嘗為君迫  
於不得已而出奔非其罪也孫氏曰按莊八年師  
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此而  
來奔齊所逼邾邾公羊作盛

杞伯來朝

始朝公也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謂嫁杞而杞絕之公穀謂許嫁杞而卒今  
皆不可知趙子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  
之女也愚按以此釋經文足矣

夏楚人圍巢

岷隱曰前日楚伐麇中國不能救於是又圍巢中  
國無霸王諸侯何恃哉

秋滕子來朝





滕昭公也亦始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將伐晉也木訥曰九年秦將伐晉則來歸僂公成風之遂今將為河曲之戰則有術之聘

天子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自殽至此九六交兵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音

諸與鄆二邑名木訥曰諸鄆莒魯之衝也七年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泚盟莒魯蓋締交也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奔莒教之奔蓋不能於魯而莒容之行父疑敖之在莒為驪場患故帥師以城焉張氏曰前此莒未嘗與魯有爭今行父首帥師城三邑以啓爭端魯自此與莒為仇而爭由鄆始先師嘗言二邑近費而介於莒他年宿伐莒取鄆叔弓疆其田費於是始大然則此行父自為封殖之計也鄆公羊作運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陳共公立十八年而卒皆夏從夷者終其具其子平國立始自拔於夷狄以從新城之盟是為靈公

邾子貜卒

其居反





邾文公立五十年卒子攬且立左氏載文公十遷  
絳利民不利君公遷而卒

自正月不雨至子秋七月

旱可知

太室屋壞

太室魯公伯禽之廟不修故壞書不共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  
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會于棐自請平于晉其還也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  
于晉公皆成之未訖曰狄復侵衛者衛侯出會棐

虛而侵之也又曰晉之不能宗諸侯者權在趙盾  
也諸侯之不肯從晉者不屈於盾也中國無霸主  
而楚人伐麇圍巢無復顧忌寔寔然兵及衛鄭故  
衛因公之如晉而會公于沓鄭因公之還自晉而  
會公于棐蓋謀晉之霸也然衛鄭不敢直附晉而  
問交於魯者以魯深睦於晉而知晉強弱從違之  
計卜於魯焉故明年遂為新城之盟公之一出晉  
實因之而復霸諸侯楚實懼之而終文公之世不  
侵中國則亦不為無益於天下愚謂此適投諸侯





求晉之機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去冬十二月與晉盟而今歸魯也

邾人伐我南鄙叔孫彭生帥師伐邾

左氏載邾文公卒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故惠

伯伐邾余氏曰居喪而伐人與伐人之喪罪一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昭公也立二十年卒孝公名昭而潘又謚昭非禮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

酉同盟于新城

左氏曰從於楚者服也伊川曰同懼楚也愚按從

楚者宋陳鄭許也自楚荐食中國諸侯無所依去

年冬衛鄭會魯皇皇然求晉晉趙盾又方有求諸

侯之心交相求而適相濟是以同盟新城宋地今

年新城之盟列叙諸侯明書晉趙盾者西疇崔氏

謂新城之盟出於諸侯而魯之盟晉大夫主會也

不言癸酉會諸侯先言會諸侯然後書癸酉同盟

者夾滌鄭氏謂諸侯之會非一日而皆集必待其

集然後同日而盟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星之冷氣也光芒直上而如彗則曰彗光芒四出而勃勃然則曰孛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故曰入也左氏載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二年宋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七年晉弑靈公唐李淳風始算孛星行度謂此星在角由初入斗是月自此而入晉居北齊宋居晉之東故晉齊宋當之斗數七故云不及七年胡氏曰此三君皆違道失德而死於亂符叔服之言

新城之會方告至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長子獲且齊出也次捷菑晉出也獲且已立晉又納捷菑見辭而還納者左氏稱趙盾公羊稱卻缺穀梁稱卻克捷菑公羊作接菑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初敖如京師棄君命而奔莒以從己氏魯立其子穀是爲文伯敖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聽朝命復而不出三年又盡室適莒文伯卒立其弟難是爲惠叔敖又重賂以求復惠叔





以爲請許之將來而卒於齊教者慶父之子孟氏也謚穆伯適莒而卒于齊者又奔齊以求歸也高氏謂書此以著典刑之壞且爲明年齊人歸喪起齊公子商人弑其君告

左氏載魯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以傾之昭公卒舍立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父矣

宋子哀來奔

左氏曰宋高自蕭封人升爲卿不義宋公而來奔之也左氏居諸傳之先宋昭又不道之君且當從左氏耳但子哀一以爲字一以爲名不可考孫氏曰宋公族子姓哀名也黎氏曰子哀必宋公之子經有子同子糾未知孰是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左氏謂單伯周大夫也子叔姬者文公之女嫁齊生舍舍立見弑叔姬不安於齊魯請於周使單伯使齊歸之齊不道而皆執之也公穀謂單伯魯大夫其并見執者淫也愚按書齊人執單伯書齊人執子叔姬兩書齊人者正不欲以姬繫於單伯而





嫌於淫也此當從左氏而公穀所傳殆齊人誣而  
執之之詞歟若單伯之爲周大夫或魯大夫則不  
可知也莊元年單伯逆王姬去此已七十餘年若  
以爲魯大夫不應父子祖孫皆以名氏稱單伯伯  
似爵而周畿內諸侯也若以爲周大夫則此不明  
書請于周而明年書單伯至自齊於周無關也世  
遠不可質言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爲單伯與子叔姬執於齊故也

三月宋同馬華孫來盟

木訥曰宋昭不君惟前年同新城之盟宋嘗聘魯  
前日子哀以不義昭公來奔疑子哀間宋魯而魯  
有以議宋故來修好而又盟以質之神不書使非  
君命也已專盟也

夏曹伯來朝

曹伯十一年來朝今再至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敖以奔死於外魯不許其歸齊人飾棺置堂阜其  
子難請于魯故歸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禮也說見莊二十五年

單伯至自齊

齊釋其執也或謂行父如晉晉詰齊而齊歸之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獨不與故討之蔡自獻舞入楚至晉  
文敗楚而後來歸踐土溫翟泉皆與會晉文沒復  
從楚者十五年然蔡無以自立故也今安能得蔡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傳齊人侵我故行父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亳

尋新城之盟謀齊難也以無能為故略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或疑亦行父請晉而得釋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侯再侵者謂諸侯不能也伐曹者以曹兩朝魯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魯以齊兩見侵而求盟齊以行父兩謀齊於晉而  
不肯與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朝





自二月至五月也穀梁謂厭政甚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鄆音西

行父不得盟公使遂納賂于齊乃得盟齊強魯弱也鄆丘公羊作牟丘穀梁作師丘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聲姜僖公夫人文公母

毀泉臺

公羊謂泉臺即築子郎之臺也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左氏謂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聲姜薨先故毀泉臺劉氏曰以為祥而毀之非明民之道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氏載楚大饑戎與麋交伐之庸帥羣蠻叛楚楚議徙都阪高為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遂滅庸岷隱曰秦楚相遠其所以得伐庸者由巴蜀以通道木訥曰楚成王穆王求諸侯直與中國爭鋒今莊王之興西連巴秦繞出周晉之後西南既合而北趨晉則中國諸侯在其掌握矣然則賈為賈之謀乃轉敗為成而饑饉兵革之來適為莊王強楚之資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襄公夫人王姬欲通公子鮑使甸弑昭公書曰宋人弑其君者先儒謂昭公無道國人所共棄若眾殺之然也杵臼公羊作剷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文公蓋即公子鮑也木訥曰宋之弑君以公子鮑之厚施得民奉以爲逆也今諸大夫伐宋卒立鮑而還則安在其爲討罪哉或宋之亂而已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九月而葬左氏謂齊難故緩劉氏曰聲姜既葬而後有齊師耳高氏曰九月而葬慢也聲姜作聖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

齊伐魯魯公子遂以賂得盟于鄆丘齊猶以公不親盟復來討焉公子遂請盟公乃親盟于穀諸侯之會于扈平宋也公以齊難不及與胡銓集善曰文公立十有八年大夫盟會十八九獨此書公盟亦見大夫之張也高開集註曰穀本齊地僖二十





六年公以楚師伐齊齊以是憾魯今公不與邕之  
會而強盟齊于穀苟免齊難而已岷隱曰文十五  
年書諸侯盟于邕至是書諸侯會于邕其事正同  
始也魯文公後至晉侯取賂於齊無功而還故春  
秋略之不列序諸侯今邕之會文公不與諸侯成  
宋之亂而不能討其罪故春秋復得而略之  
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臺下者泉臺之下也其臺毀矣而下屋存焉薨于臺下非正也

秦伯筮卒

秦康公立十二年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商人者懿公也弒君篡立四年則邢歆之父而使  
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駮乘故二人共弒之齊  
人迎立其兄公子元是爲惠公止齊曰職歆微不  
稱盜而稱齊人所以罪商人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五月而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

公子遂襄仲也叔孫得臣莊叔也子者立未踰年之稱子之名左氏以爲惡公羊以爲亦蓋夫人姜氏所生也初文公之妃敬嬴生倭是爲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欲立之仲請于齊齊許之故襄仲殺惡及其弟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遂歸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姜不

遂及得臣如齊而子卒子卒而夫人姜氏歸于齊其義隱而彰矣行父之如齊張氏以爲告宣公之立也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蓋是舉也惟叔仲惠伯名彭生者不可公子遂矯太子惡之命召而殺之莒弑其君庶其

莒子生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故僕弑逆而以其寶玉來奔傳載行父逐而出諸竟曰如鷹鷂之逐鳥雀者也

木訥趙氏鵬飛曰三家之強雖自僖公而僖公





之世未嘗敢專也。至文公之世，孟氏則公孫敖為戚之會，垂隴之盟，叔孫氏則得臣會晉伐沈，敗狄于鹹，季氏則行父如陳，如晉帥師城邑。至東門氏則襄仲見於經者九九，非會則盟，非盟則如。非如則伐，其橫尤甚於三家。然極其源皆由文公怠懦不君也。即位之初，霸主之會鄰國之好，未嘗親之。率以大夫往，閏月不告，月常月不視朝，怠惰庸昏，不出寢門，何以爲國。宜諸大夫互結私援外事大國，內懷國人而自封植，公室寢弱而權移於人也。一身未瞑，二子爲戮，妃妾不能相保，終春秋之世，權不能復收而魯遂以微。文公不能道其真也。

宣公

名倭，或作接。文公庶子，襄仲爲其妾母敬嬴殺嫡而立之。謚法善問周道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岷隱曰：魯之威宣皆繼故而立，無所畏懼，偃然行即位之禮。春秋即其實而書之。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岷隱曰：宣公執親之喪未一年，遽遣人逆女，道





廢矣木訥曰諸侯娶元妃以奉宗廟非苟結不黨以濟其惡也弑太子立宣公絕姜氏皆仲遂與敬嬴之謀今謀既濟矣獨虐姜氏在齊有以謀魯也故宣公即位坐席未溫而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其為謀豈不迫哉蓋齊惠亦負篡弑之惡故不暇責魯特患姜氏有言於惠公也今既逆齊女而歸則惠益親魯姜氏有言惠有所不信爾故得歸姜則宣公之位定敬嬴公子遂可以無虞故書曰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書公子遂者娶齊之謀本於遂也書婦姜者婦有姑之稱敬嬴以妾母專政娶齊之謀遂與敬嬴同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傳曰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胡銓集善曰宣纂立未列於會故如齊納賂以請會其下書齊人取田則納賂明矣行父之惡如此而室無私積近於公孫之皮被木訥趙氏曰拜成婚也前年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令夫人婦姜至自齊季孫行父復如齊前日絕其姑今日賀其婦婦姑均齊女也姑惡視之母則絕之婦優之夫人則





賀之倭諸大夫立之也惡及視謀大夫殺之也殺者絕而立者賀其謀皆出於大夫大夫之橫一至是耶愚按行父今此如齊古說皆以爲請會未訥獨以爲拜婚二說皆通而拜婚之說則於經文之比事尤切然其爲行父之邪謀則一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甲父之見放左氏以爲河曲之戰不用命然人古已七年矣胡氏曰放猶羈置母去其所木訥曰天子四海爲家大臣有罪而法不至死則放之于荒裔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國安得荒裔而放之今放之于衛衛鄰國也使甲父而賢則是借賢與人若其不賢則衛豈肯容之晉放之衛釋之晉何以責衛衛豈肯容之氏曰春秋之時列國相與藏奸匿怨負罪於此而見用於彼孰能必其禁錮哉

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氏謂會于平州定公位也公子遂如齊拜成也取濟西田者魯以賂齊也春秋之世弑君篡國者已列于會則諸侯不得致討故公子遂爲宣公賂齊以求會既會而齊取其賂也胡氏曰篡弑之賊





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  
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成夷棄  
人類為禽獸此春秋所以作也戴氏曰威公之立  
也不義以許田賂鄭宣公之立也不義以濟西田  
賂齊懷慚抱愧制命於人亦可哀矣趙氏曰魯致  
賂而書齊取齊欲之也既為平州之會而取濟西  
田則出姜之恨無所伸惡視之寃無所訴矣

秋邾子來朝

本訥曰邾自僖文之世屢為魯所虐至是因宣公  
取邾而滅之焉故春秋然十年而公孫歸父伐邾  
每視齊為向背今魯與齊好所以來朝相安十年  
恐亦來朝之力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蕪林伐鄭

岷隱曰晉楚二國不務德而力爭陳鄭一彼一此  
皆不足以得二國之心鄭伯以晉人受賂之故而  
受盟於楚陳人以楚人無禮之故而受盟於晉故  
楚鄭侵陳及宋而晉亦救陳陳宋怨鄭者也故復  
與衛曹會晉伐鄭本訥曰楚莊天下英雄也前日





滅庸首結秦巴以侵中國之西今日侵陳侵宋又  
結鄭以侵中國之東未得秦巴則不及庸未得鄭  
則不及陳宋必秦鄭既復東西之勢合羽翼之謀  
成而後趨中國時霸者不作楚方跋扈盾不救則  
陳宋為楚矣然經書救陳而左氏以為救陳宋蓋  
意之耳楚之伐宋必越陳而後及宋故救陳則宋  
自解趙盾救陳未返而次于栢林四國之君會之  
伐鄭盾以大夫尸諸侯之事必責正義而誅之則  
諸侯何所宗中國何所恃故春秋不得已而予之  
上齊曰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  
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  
分為晉楚之從矣南北之勢於是始故謹書之也  
又齊趙穿帥師侵崇

岷隱曰穿言我急崇秦必救之吾以求成焉侵崇  
之役最為無名木訥曰穿盾之黨也崇秦之與國  
也穿見盾主諸侯而已無寸功以為秦於晉世仇  
也於是帥師侵崇蓋無事生釁以立己功媚盾而  
固其寵焉公羊以侵崇為侵柳云柳者天子之邑  
劉氏嘗辨其非

晉人宋人伐鄭





高氏集註曰宋怨鄭與楚侵我復請晉伐鄭晉亦以前救之無功遂連兵伐之木訥曰趙盾何德服人而力又不足伐之卒不能得鄭而為宋生敵故明年有大棘之戰而華元被獲於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載鄭受命于楚伐宋宋敗贖華元于鄭而華元逃歸木訥曰大棘宋地鄭伐宋也楚未嘗伐鄭鄭繆無勞而從楚晉再伐之而不反今又為楚伐宋附夷狄而伐中國可勝責乎歸生雖勝卒為弒逆之賊華元雖敗不失為賢大夫信乎聖門不遺

戰功也石林曰華元盡力於戰不以獲取華元善之也

### 秦師伐晉

左氏謂報崇之役也張氏謂穿欲求成而反召兵趙氏謂秦晉自河曲之戰于今七年無疆場之虞蓋亦厭戰爾趙穿無釁而侵崇秦於是報怨之師穿之罪不勝誅矣

###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氏載秦圍焦趙盾救之遂自陰地侵鄭趙盾救





鄭而盾去之胡氏謂盾之去理由去也趙氏議塞  
宋之請姑爲黽勉之行侵鄭而已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君夷臯

傳載晉靈不君趙盾驟諫晉靈先使鋤甕賊之甕  
不忍又飲盾酒伏甲將攻之盾逃而穿弑靈公盾  
未出境而復位又不討賊故董狐歸獄於盾而書  
盾弑君程伊川曰聖人不言趙穿何也曰趙穿手  
弑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  
知也胡康侯曰盾僞出境而實聞乎故高貴鄉公  
之諫由成濟智謀者實流富國者司馬昭也  
陳恭謙升首谷指曰則盾爲首惡所矣愚按凡皆

據傳而釋經者也劉侍讀曰左氏叙孔子之言曰  
惜也越境乃免非也安在越竟則君臣之義絕乎  
吾以爲此非仲尼之言胡侍郎銓曰盾弑逆之迹  
見於不討賊所以正其罪不得言爲法受惡葉石  
林曰左氏載孔子之言稱盾能爲法受惡爲良大  
夫而許之以越竟乃免此非孔子之言也弑君天  
下之大惡使其與聞乎弑雖在四海之外無所逃  
安取於越竟便不與聞雖在朝如晏子誰敢責之  
趙未訥曰弑君者趙穿而春秋書曰趙盾弑君者





穿之手而看之心爾裴度當國蘇佐明弒金宗度亦不討賊誰以罪裴度趙看弒君之事既白學者胡爲廢經任傳妄以賊爲賢耶愚按凡皆據經而折傳者也胡安定曰三傳皆謂趙看弒今經書看弒若言非看是憑傳也歐陽公曰趙穿弒君大惡也看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讎而失刑二者輕重不較可知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然則夷臯孰弒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看弒之也西疇崔氏曰春秋謹名分別嫌疑令加弒君之罪於人不爲異辭以見之恐非聖人之意傳或失之愚按凡皆離傳而言經者也此大事也故兼錄使來者考焉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在位六年崩弟瑜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張氏曰此又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也趙氏曰魯之僭郊天不從而魯必爲之郊牛之變皆天示之譴也卜而不從者四鼯鼠食牛者三牛口傷者一魯不自答其僭必將用之凡郊之不從在之





變故皆非人力所能爲也愚按魯僖始欲僭郊而天不從今魯宣再欲僭郊而天又不從魯惠雖請僭郊於平王至今不可得而僭天道之可畏如此不郊而猶三望趙氏謂不得僭於天而僭於地天地豈有異理天所不享地安得享之

葬匡王

四月而葬速

楚子代陸渾之戎

岷隱曰陸渾之戎近在伊維中國不能問而楚人伐之然楚意不在戎也觀丘天子之疆而問鼎之大小輕重其僭亂若此木訥曰楚莊於此蓋未離乎夷也霸業以尊周爲義貪尊周無以令諸侯而莊王首犯天下之忌其不能霸諸侯而徒爲戎曹無足怪者陸公羊作賁公穀無之字

夏楚人侵鄭

傳載春晉伐鄭鄭及晉平夏楚侵鄭鄭即晉故也胡氏曰不書晉之伐楚之平者仲尼削之也晉成新立鄭皆僭歸霸反之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之罪書侵鄭則鄭及晉平可知矣趙氏曰楚莊之興兵未嘗及鄭而鄭歸之今楚觀兵于周而鄭叛楚





歸晉信乎德義者霸王之基也既以不義而失鄭乃區區以兵侵鄭是侵掠中夏而已

秋赤狄侵齊

赤狄狄之別種孔氏疏云謂之赤狄白狄者俗尚赤衣白衣也地譜洛州春秋赤狄之地木訥曰僖文之世歲有狄患至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之于鹹狄患頓息狄衰而赤狄興焉赤狄隗姓潞甲及留吁皆赤狄也今其侵齊始見于經許氏曰楚侵其南狄侵其北此中國大過棟撓之時戴氏曰他

宋師圍曹

傳載宋文公即位蓋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今宋師圍曹者報之也胡氏集善曰宋文弒立已為亂階而欲治人之亂故春秋不書曹師而特書宋師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鄭穆公名蘭左氏所載夢蘭而生刈蘭而卒者也立二十二年卒木訥曰葬不月闕文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胡銓集善曰邾莒有怨公黨於邾而偏於莒此莒  
人所以不肯平又伐莒而取其邑左氏謂之以亂  
平亂也岷隱曰莒大而邾小故平莒爲難平邾爲  
易邾之於魯有伯姬之親故宣公主乎是平莒不  
肯之辭傲然而不顧也故宣公不勝其忿伐莒而  
取向昔魯威公欲平邾邾辭平而威公至於伐  
宋其事正與宣公類夫二公皆以不義得國諸侯  
誰其信之不能省躬而逞怒於人滋益罪矣崔氏  
曰向吾故邑相十六年城向是也豈魯與莒有奸  
故向在莒至是莒不肯平然後公復取向歟張氏  
曰若出於公不必假齊一語而服今挾齊爲重莒  
尚不肯

秦伯稻卒

秦共公立四年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歸生者子家也左氏載公子宋以染指龜鼎之故  
鄭伯將殺之宋與子家謀先子家懼其譖而從之  
書歸生殺其君者權不足也胡氏曰歸生爲正卿  
嘗統大兵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  
耳石氏曰歸生不從則子公不弑靈公不死凡鄭





之亂歸生爲之也木訥曰左氏載食龜之事其跡甚誣世豈有一饌之際而弑君哉

赤狄侵齊

以齊之強連年爲狄所侵齊不能報狄故再至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木訥曰公七年之間五如齊蓋齊取濟西田屢屈而朝齊者請是田也十年濟西之田歸而齊侯元卒公復如齊拜田且弔焉頃公在位則不復如齊矣愚謂此亦臆度以其事之前後恐然爾

左氏曰鄭

伐爲有辭張氏曰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九

五至十一年盟鄭于辰陵而鄭又徵事晉於是十二年圍鄭入之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人之不振有自來矣然則鄭之從楚豈得已哉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高固齊大夫也叔姬宣公之女也公穀皆作子叔姬別其非先君之女也左氏傳因公如齊高固使齊止公以求婚也叔孫得臣者公子牙之後莊叔





也其卒不書曰諸家皆生義例未必其然或云闕  
文者恐近之也岷隱曰宣公連年如齊卑辱已甚  
今因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以求叔姬無乃太甚  
乎前此魯女多爲諸侯夫人今下嫁於大夫固已  
少屈矣宣公又自主昏是以大夫自處也高固之  
逆與子叔姬之偕來具書於春秋益可耻矣向者  
莊公之時莒慶來逆叔姬其後僖公及莒慶盟于  
洮皆魯之耻也胡康侯曰禮嫁女留其送馬及朝  
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  
有行戒一婦寧不見逆未易戒反姬來亦非禮  
也

楚人伐鄭

鄭三年三被兵不爲楚屈而晉不能庇之東萊曰  
楚伐鄭而陳服楚矣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鄭從晉三年三被楚兵故陳畏而從楚晉時有難  
趙盾僅與孫免侵陳岷隱謂示諸侯以爲名而已  
非能回陳人從楚之心也木訥謂晉楚爭陳自此  
始

夏四月秋八月螽





書災也

冬十月

書備四時也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氏謂良夫者孫栢子來盟者謀通晉也木訥曰魯宣以援立之賜事齊而外晉晉成將求諸侯以興霸業惟衛久睦於晉九伐宋鄭侵鄭侵陳無役不從而魯宣未嘗與今晉將為黑壤之盟故俾衛求魯結盟以示信

夏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震

大旱

書災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胡銓集善曰自文公以來中國無盟主終晉靈之世未嘗一合諸侯至此成公立五年始有黑壤之會而大夫不與焉聖人皆書其爵庶幾諸侯復相文之業攘夷楚而尊中國也愚按此會左氏謂魯公見止於晉以賂免而不得盟故止書曰會木訥





趙氏辨之曰陽穀之會齊不肯盟季孫行父則書齊侯弗及盟平丘之會公不得同軌則書公不與盟今經無其文左氏妄生此說當以經爲正岷隱戴氏亦曰誠如左氏所言則春秋當以公不與盟書豈得闕而不錄

八年春公至自會

去年冬會黑壤今春來歸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幸黃乃復

下書遂卒于垂此蓋以疾而返也禮聘未至不幸而卒則以口造于朝介將事無反也今以疾返是發君命故不書葬惟書至黃乃復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人臣之卒當祭則不告終祭則不繹繹者明日又祭也今仲遂卒與祭同日則明日之繹不必講也猶繹可已而不已也萬舞名也八則用之籥管也有聲故去之曾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上書公子遂此云仲遂者承上文也仲字也戊子夫人嬴氏薨

嬴氏宣公之妾母也稱夫人自成風始嬴公穀作熊





晉師白狄伐秦

木訥曰秦晉自河曲戰後父已厭兵至晉趙穿生  
車侵崇秦嘗報晉今秦共晉靈晉沒然已易世而  
晉復修然伐秦岷隱曰昔襄公與姜戎敗秦師于  
殽今成公又與白狄伐秦內外親疎皆倒置矣張  
氏曰白狄秦同壤之國今銀夏之地  
楚人滅舒蓼

杜氏注舒蓼二國名木訥曰舒蓼一國也舒同宗  
而異國曰舒蓼曰舒庸曰舒鳩皆舒也所謂羣舒  
亦猶狄約曰狄而異種也舒蓼之黨而舒庸在  
中國舒滅則中國失南門矣胡氏曰是時楚人滅  
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憂矣蓼  
穀亦作戮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食之既則為變大矣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  
克葬

葉石林曰諸侯之葬為雨止禮歟禮也古者庶人  
縣窆不封不樹不為雨止潦車載篋筮蓋士之禮  
然言不為雨止豈固有為雨止者乎諸侯殯見





子雨霑服失容雖入門猶廢而况送死之大乎鄭  
夾滌曰雨不克葬雨已乃葬葬必以禮雨不成禮  
且以孝子之心雨且葬是欲葬其親也胡康侯曰  
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可冒雨不待成禮而  
葬乎崔西疇曰禮既葬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  
日離也今日中而克葬則僅及乎是日虞也若日  
下具克葬則不能乎是日虞矣其克葬所以志日  
之蚤暮木訥曰或謂嬴氏殺嫡立庶天譴故雨不  
克葬此附會之說爾葬定公亦雨不克葬豈亦天  
譴耶嬴氏之惡不種於椒薑矣嬴氏之惡不種於椒薑矣  
奪嫡為小君而雨不克葬譏無備耳愚按春秋惟  
書事實而善惡自見讀春秋者自多意度之耳譏  
且未必而况可指雨為天譴耶敬嬴公殺作頃熊  
城平陽

高閔集注曰懼晉故也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  
民力

楚師伐陳

左氏載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木訥曰舒  
蓼楚之與國也無罪而見滅宜陳之懼而反楚也





然晉成亦無足依者故楚師伐陳而陳復為楚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氏曰公於齊則冒母喪而往於天王則待召聘  
而往胡氏曰歲首月公朝齊夏使大夫聘京師戴  
氏曰公自即位已親如齊者三天子召聘則仲孫  
蔑一至京師而已愚按比事而觀則輕重先後之  
倒置可知召聘事見左傳蔑即孟獻子也

齊侯之萊

高氏曰狄北侵齊齊不敢報萊不犯齊齊亟伐之

畏強凌弱河觀齊德矣饋糈人以兵以爲齊侯則齊

之屬齊者自來矣

秋取杞牟

杜預曰根牟東夷之國公羊曰根牟邾婁之邑戴  
岷隱斷之曰書根牟而不繫於邾知其爲國明矣  
此一說也翟氏曰根牟萊邑齊取之也趙氏曰以  
職方考之東萊有牟牟又有東牟則根牟即東牟  
耳經書牟人葛人來朝公孫茲如牟皆曰牟不曰  
根牟豈可以根牟爲牟國蓋根牟萊邑也萊逼於  
齊齊伐之而取其邑至襄六年齊卒滅萊萊之弱





而亡自取根牟始此一說也高氏集註曰根牟蓋萊邑也七年公會齊侯伐萊此齊侯再伐萊公雖不與伐而乘危取之昭八年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或又曰齊念魯之勤已伐萊割根牟以與之也此又一說也愚按世遠皆不可考所可考者昭八年根牟屬於魯則謂魚取根牟者近之也

八月滕子卒

滕昭公

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廩

左氏曰會于廩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廩乃還胡氏曰會于廩以待陳陳侯不會然後伐之幾於自反而有禮矣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荀林父兼將之則其師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陳惟楚之即夫豈義乎趙氏曰陳蓋以晉不足依而從楚然鄭尤逼於楚而一心事晉亦足以安陳歸中國豈不得為鄭乎高氏曰齊與諸侯不睦而魯獨事齊故公不與會晉侯之卒亦不會甚愚按晉侯者成





公也立七年晉自靈公不能繼文襄之業中國無與主盟會皆出大夫至成公方會諸侯于黑壤又會于扈中國賴之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成公立三十五年卒而穆公立方魯僖三十八年成公嘗執于晉故平生事晉甚謹

宋人圍滕

伐喪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谷梁疏云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乃從楚今此卻闕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棼國人皆喜惟子良獨憂患按楚莊之立加兵於鄭者凡四而兩書楚子說凡例者紛然愚意書楚子者君為將也書楚人者大夫為將也夷狄僭夏何可褒而以書楚子曲生意義耶

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靈公淫乎夏姬洩冶以諫死洩冶公穀皆作洩治張氏洽曰洩左氏本作洩因唐人諱世字雖偏





傍亦然故改泄為洩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魯君臣交至於齊殆無寧歲故齊懷其媚悅之意而還其所賂之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杜曰不書朔官失之

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齊惠公立十年卒而頃公立木訥曰惠公卒而崔氏奔則崔氏寵於惠而不容於國人久矣左氏乃

謂崔杼有寵而高樹威其福俛則其禍隨之也

之弑蓋百歲矣何杼如是之壽耶蓋附會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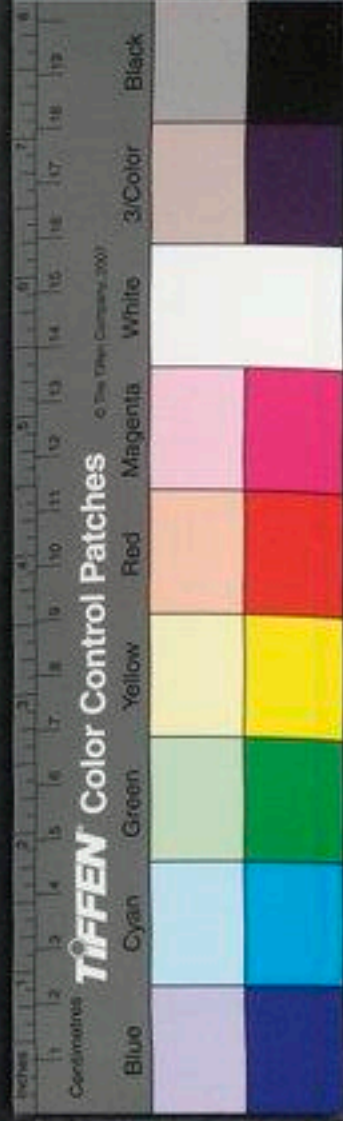
左氏謂奔喪也蓋魯宣之事齊如此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氏載徵舒者夏姬之子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故射公殺之靈公立十五年見弑而成公

立

六月宋師伐滕





木訥曰前年宋圍滕滕不服今又伐之以滕之小  
安能事二國事魯則宋伐之事宋則魯伐之宋成  
纔免晉楚之虞曷不以已處晉楚間之心爲心乎  
左氏謂滕恃晉而不事宋以職方考滕越齊衛而  
後至晉安能越二國事晉哉蓋事魯而不事宋晉  
魯有亥豕之似左氏誤附會矣

公孫齊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公子遂之子所謂東門氏者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而晉又伐之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報仲孫蔑之聘也任氏曰宣公即位十年未嘗一  
覲天子而於齊五朝未嘗一問京師而於齊六聘  
及天王召聘仲孫僅往而王季子已來戴氏曰自  
是周室日衰天子之使亦不復至魯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歸父蓋自廣其邑也東門氏之強豈減季氏哉夾  
漈曰邾魯之間繹山多矣邾文公遷于繹是邾都  
也非此繹也繹公羊作繹





大水  
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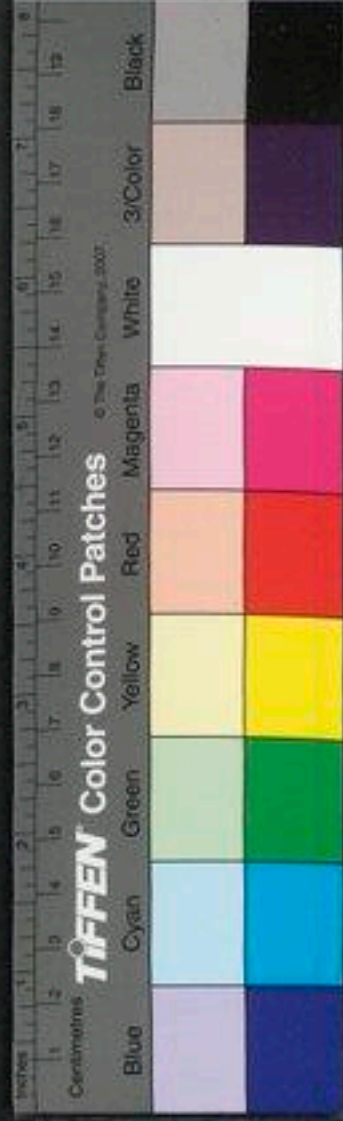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氏傳季文子初聘于齊謂頃公初立也子家如  
齊伐邾故也謂取繹而往謝也國武子來報聘謂  
報季文子也岷隱曰齊侯之喪宣公既親如齊矣  
公孫歸父繼往會葬而行父歸父又皆如齊一年  
之間魯之君大夫接踵在齊齊不得已僅一報聘  
歷觀魯十二公其求媚大國未有如宣公之甚者  
也愚意不待宣公若行父歸父之行亦各以其

饑

岷隱曰宣公即位十八年春秋兩書其饑始以大  
水而饑繼以蝗生而饑

楚子伐鄭

左氏載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遂楚師于潁北諸  
侯之師戍鄭呂東萊曰自宣四年以後鄭遂南北  
兩屬子良曰與其來者可也鄭終始謀策只出於  
此子產所謂玉帛以待于二竟惟其強者從之與  
此說一般趙木訥曰鄭一失身餌楚五受楚兵從





楚者六歸晉者五乍晉卡楚不幸而處晉楚之間不能自立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氏載楚又伐鄭鄭用子良之言而從楚向惟陳服楚今鄭與陳同服楚辰陵之盟蓋楚得中國二諸侯矣辰陵穀梁作夷陵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齊魯嘗平莒郟之怨莒不肯而魯伐之取其向矣今復挾齊伐之此又見歸父之橫而附齊之固也

強弱判矣內失陳鄭而外求狄得狄何益中國哉張氏曰晉侯為盟主而往與狄會舍夏徵舒之罪以遺楚討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諸家多以討賊譽楚愚按楚子初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氏者夏徵舒之祖子夏之名也已乃入陳而縣之是以盜賊之行給而取之也討賊者如是乎徵舒弑陳靈者也公孫寧儀行父與





陳靈昏淫致陳靈之弑者也。以法則徵舒之罪重。以情則公孫寧儀行父之罪尤重。今殺徵舒而納公孫寧儀行父討賊者如是乎。善乎張氏洽之言曰。孔寧儀行父必因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縣陳。微申叔時之言則陳遂亡矣。愚因張氏之說而推之。則楚子受孔寧儀行父之奔。故殺徵舒為二子報私忿。欲因而利之耳。諸家與楚以討賊何過耶。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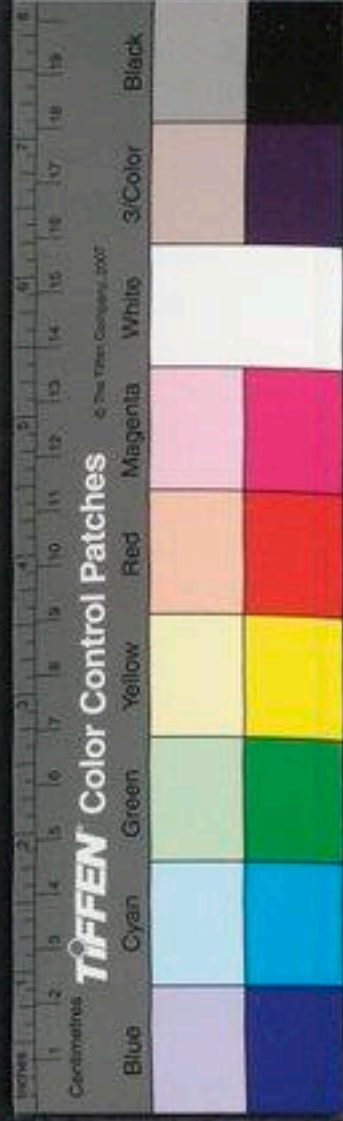
靈公孫寧儀行父奔楚而葬其同為淫亂之臣子靈儀行父奔楚而葬之前此國之人不葬也

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

邲晉師敗績

邲夫必反

左氏以此舉楚滔滔數千言竊意此楚人之言也。陳與鄭皆服楚盟于辰陵矣。未幾楚先叛盟入陳而欲滅之。若以為討徵舒之罪則徵舒之弑在宣十年之夏辰陵之盟在宣十有一年之夏弑已及年此時何不討若果討賊何為因欲滅人之國楚自叛盟而行無道於陳如此陳鄭一體鄭尤新盟





則鄭亦如之何不背楚而歸晉是楚之伐鄭者非也鄭伯肉袒以逆楚既舍之晉欲退師獨以先穀違衆取敗晉師雖敗中國救鄭之義豈與之俱敗是晉之敗於楚不足為辱也世多以成敗論人故舉楚而貶晉爾春秋但書楚伐鄭而以晉主戰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楚莊入陳伐鄭敗晉滅蕭憑陵中國甚矣左氏於滅蕭尚歸曲於蕭之殺二囚而歸美乎楚之拊三軍大氏左史楚人而左傳多楚人之言也木訥曰

觀今日滅蕭之舉則前日之復陳復鄭果真情乎知陳鄭之禮未易絕爾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此以邲之敗而諸國同盟以相保然先殺正致敗者也主盟則非其人矣清丘衛地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陳方復國宋遽伐之故衛渝盟而救之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岷隱曰向也魯會齊伐莒今焉齊自伐莒莒言去齊為近齊人志在吞併始猶欲具助於人終則自尊於己木訥曰齊魯嘗同平郊莒莒不肯而伐之魯





有向之獲而齊未有所獲也故齊又再伐之伐莒  
公羊作伐衛

夏楚子伐宋

陳叛中國而從楚清丘之盟陳不至而宋伐之故  
楚子伐宋蓋為陳伐之也

秋螽

書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氏載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又晉人計邲  
敗敗績清之宜也歸罪於先穀而後晉之獲其族也  
其族過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氏載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  
苟利社稷請以我說乃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  
免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曹文公立二十三年卒

晉侯伐鄭

十二年晉救鄭不及鄭已從楚而晉徒敗于邲今





敗未兩年復興爭鄭之師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載楚使申舟聘齊而不假道於宋宋殺其使  
楚遂圍宋愚按楚滅蕭宋救蕭故楚已伐宋又以  
不假道挑釁以殺其使為名而圍之木訥曰伐宋  
而宋不屈繼之以圍其必宋之服也審矣楚將橫  
行中夏許蔡已從陳鄭已服則次及於宋宋中國  
之門戶也得宋則齊魯以之此楚所以必於服宋  
歷三時而圍不解卒得宋平而後已

楚曹文公

五月而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木訥曰歸父父子事齊倚齊以專魯于時宋入楚  
則齊魯以楚為讎穀之會謀楚也故明年歸父會  
楚子于宋夾漈曰公孫遂雖卒而魯國之政猶在  
其子故歸父今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氏傳孟獻子言於公曰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  
而獻物若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  
之公說春歸父會楚子于宋木訥曰歸父會楚子





于宋謀自安之計耳說者徒見繼書宋及楚平遂  
以為歸父平二國之憾蓋不稽其實也歸父春會  
楚夏五月宋楚始平豈緩頰數月而後能平之魯  
於楚無一日之好安能犯其怨而為宋謀若果與  
魯為鄰宋去則楚兵至魯矣魯見宋之危而諸侯  
畏楚無敢救也故懼而求服迎楚子之意而預弭  
其兵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氏載晉欲救宋以伯宗之議而不敢乃使解揚

如宋揚言晉師悉起矣解揚為鄭囚而獻於楚晉  
侯反其言不可楚已欲歸申叔時救以築室及耕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而起之曰  
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炊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  
斃不能從也子反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乃平  
公羊氏載華元告子反以易子析骸之急子反亦  
告華元以僅有七日之糧莊王怒子反曰以區區  
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乃引師而  
去之岷隱曰宋華元楚子反親自結盟兩國息爭  
春秋之所予也木訥曰楚之圍宋九月於此矣不  
惟宋告憊楚之兵力亦疲矣今宋能以情分生靈





楚亦能以情而復之不盟不誓言釋然而平是誠春秋之齊詔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氏載潞子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故晉滅潞酆舒奔衛歸諸晉而殺之岷隱曰向者狄爲中國患其後赤狄繼之今晉能滅潞氏執其君長而歸亦可以爲功矣木訥曰晉景公立適當楚莊之霸無所施其謀外不能制楚而內滅狄焉雖若總小功之察然猶愈乎總小功之俱廢也而滅者以滅其國虜其君爲甚且虜一戎猶勝一方之民於春秋以中國夷狄獲一戎猶

終春秋之世諸侯不復有狄患者晉之賜也

秦人伐晉

木訥曰晉自八年以白狄伐秦今歷八年秦桓乃修舊怨君子不尚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傳謂爭政而交相殺也杜氏注曰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木訥曰王氏也札子字也與王季子同皆食采於王城而因地爲氏者也未知孰是





秋螽

書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岷隱曰高固娶子叔姬嘗與叔姬來魯未智是會高固借公事爲私行與其繼公孫歸父會叔之好歟斷道之會高固逃歸意其人必專輒而不用命者自是而後齊魯之好踈矣無婁公羊作牟婁初稅畝

公羊曰稅畝者復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岷隱

曰八家共耕公田得其地利以共公上此之謂什一而藉令其公復於私田之中復畝而稅之其取

於民也比舊增倍至於後世遵用之哀公所謂二吾猶不足是也按此謂於公田之外復稅私田也胡氏曰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初者志變法之始也木訥曰耕者助而不稅今宣公廢助法而用稅稅者責其粟而已不計公田私田之出豐凶肥瘠之異也歲不幸而凶必責豐歲之入地不幸而增必用私田之貢雖其法未離乎什一而民苦於凶歲之苦輸境田之重征此初稅畝之弊也宣公既稅畝至哀公又用田賦稅古也又粟賦





出車乘始為兼取而有二吾猶不足之說愚按亦  
訥之說雖覺寬平但賦出車乘乃自昔富兵於農  
之法恐於稅民不相干難以此方為什二耳晦菴  
先生注二吾猶不足云周制井田大率民得其九  
公取其一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為  
什而取二矣此說簡明當從之也

冬蠛生蠛悅反

蠛蠛子也秋蠛矣冬又生子冬非蠛生之時所以  
為異

秋多蠛冬蠛歲所以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注曰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成隱曰去年滅潞氏猶  
曰治豐舒之罪今又滅甲氏及留吁則太甚矣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者洛之東都也宣榭先儒謂宣王講武之屋  
也人火曰火

秋邾伯姬來歸

見出於邾也

冬大有年





穀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岷隱曰春秋書饑書大饑一饑猶足以病民而況於大饑乎。其書大有者憂之甚也。春秋書有年書大有年有年已足為民喜而況大有年乎。其書大有者喜之甚也。愚按宣公六年蝻七年旱十年水十三年冬蝻十五年蝻連年凶荒今忽大有年聖人云胡不為之喜。世儒反以為譏貶者何忍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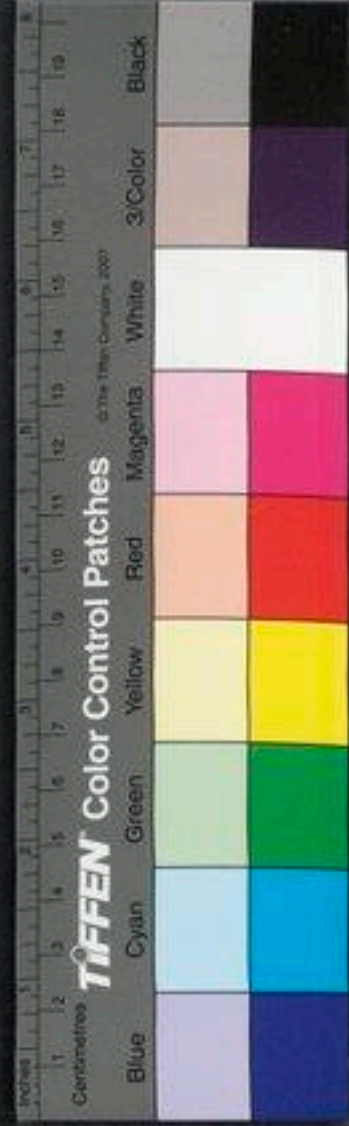
許昭公立三十年卒蔡文公立二十年卒許蔡三公皆背中國而從楚者也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不書朔官失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

時宋為楚得中國危甚而衛復反為中國使晉不為是盟恐曹衛復背而南嚮故晉侯為是盟以固魯衛曹邾之心。胡康侯乃因卻克徵會于齊。齊婦人笑其跛齊大夫赴盟而見執遂以此明要為謀齊不思徵會乃在末見笑之先豈預知其司大夫故





爲之會以謀之耶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眚卒

穀梁傳載叔眚不義其兄以弑子赤而立織履不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木訥謂書公弟而且字之老秋惟此而已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亡齊

齊自恃霸國未嘗服晉惟晉文公之霸齊嘗懼而從之晉粵四世嗣霸齊未嘗從也諸侯之強齊之次宋而已今宋與楚平故晉欲得齊以壯中國之勢及故會而齊婦人笑其使者又不預會而使大夫來故令卻克得政然其我笑而伐之

公伐杞

木訥曰杞世婚於魯杞桓公魯出而且娶魯僖文之世各一來朝宣公殺惡及視以自立杞伯未嘗與宣公憾之故躬自伐之

夏四月秋七月杞人伐鄆子于鄆

岷隱田邾人嘗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此人理之所無者今復伐鄆子于鄆親至人國賊其君而殺之春秋以來亦無是事也木訥曰鄆未嘗有一日之隙於邾徒以邾鄆爲鄰邾欲廢之以自廣爾以邾





之小而肆毒于節曾無一人詆訶之信乎其為春秋之世也

甲戌楚子旅卒

楚莊立二十二年卒公羊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也旅穀梁作呂木訥曰世之稱五霸者其論荀孟聖人初無是言也孔子曰齊威公正而不譏晉文公譎而不正言威文而已初不及宋襄秦穆楚莊吳闔閭越勾踐也而荀孟之所謂五霸者亦所取不同各循戰國一時之稱慕而主論爾孟子之所謂五霸則威文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荀子之所謂五霸則威文與楚莊闔閭勾踐為五如前七君者皆見乎春秋而聖人獨於威文有實子之辭首止葵丘之盟踐于温之會召陵城濮之役王室賴之諸侯賴之兆民賴之聖人所以予幸天下有威文而不必為夷也君宋襄固無成而秦穆楚莊闔閭勾踐皆為中國患聖人何忍長其冠哉闔閭勾踐皆逞兵以闢其私君子不道也秦穆三敗而不退孟明其悔過之誓得列於書楚莊得陳得鄭而不有哀宋之危而隨許其平二君者以為夷狄之賢君則固也遂與威文同列





則鵬鷺無別矣秦穆之誓特其詞有足觀聖人取其詞而已悔其敗而益阻兵是豈聖人所望故書於左人皆擠之九泉之下無一字之褒若楚莊者尤爲中國之害又非秦穆之比秦穆聞私怨於晉而尤實不敢陵諸侯也楚莊之興直犯中國滅庸行滅蕭宋陳鄭聖賢之後皆被其毒假伐戎之行以觀兵于周仗討罪之名以肆虐于陳圍鄭圍宋皆必其面縛請降不斥告病而後已賢者固如是乎嘗怪後世不審孟荀之論槩以五霸爲賢吾故辨之暴秦楚之惡以存中國非私意也春秋意也愚按孟子所言五霸亦注者疏列之耳又成二年左傳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周伯齊相晉文此亦五霸之一說與前說不同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

筮遂奔齊

左氏載公孫歸父以其父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相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亮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文仲之子臧宣叔名許者怒曰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臯子欲去之乎請去之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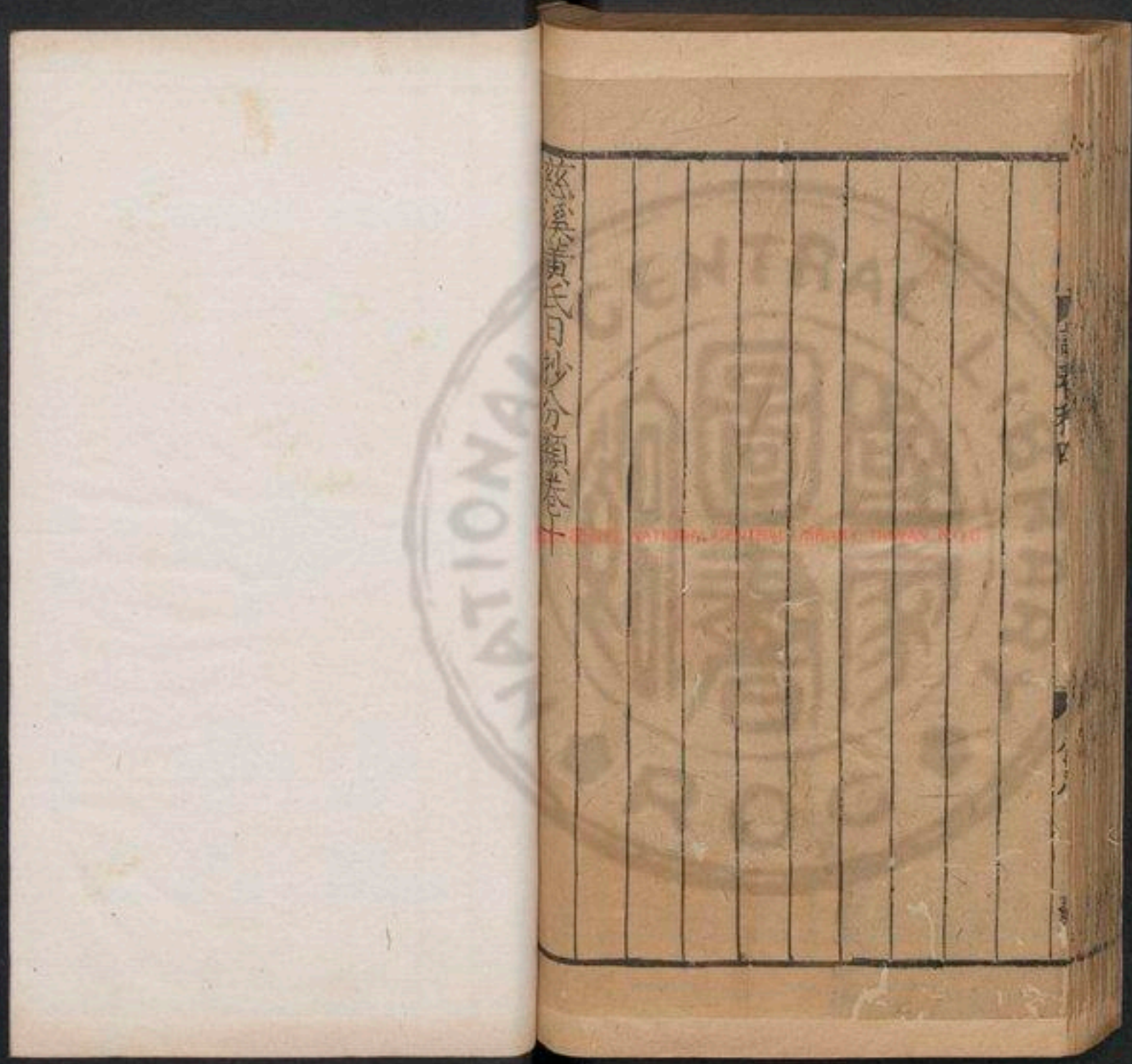


逐東門氏歸父還及筓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  
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鄭夾淶曰奔齊者  
串三國之討也愚按僖文之世三桓擅政東門氏  
亦強至宣公之立出於東門氏公孫遂東門氏益  
專魯政公孫歸父以子繼父而三桓反不若東門  
氏矣至是東門氏與宣公謀欲徵晉以去三桓未  
及復命而公薨故三桓首逐東門氏季孫行父者  
三桓之尤黠者也故主其謀事勢翻覆固有必然  
者然三桓若出則東門氏專全東門氏逐則三桓  
專皆非魯自之利而歸父也季孫行父也皆私心也  
筓公穀皆作榘

公孫遂賂齊殺嬀而立宣公故宣公平生內倚  
公孫遂及歸父父子均外事齊絕不與諸侯交  
晉之所以王夏盟不能堅楚所能奪陳衛鄭宋  
而有之由齊魯私自相親未嘗預中國之公也  
齊惠公卒魯宣公方事晉欲倚之以去三桓則  
宣公薨而歸父之族亦遂矣然則魯宣之徇私  
一物魯之所以衰亦中國之所以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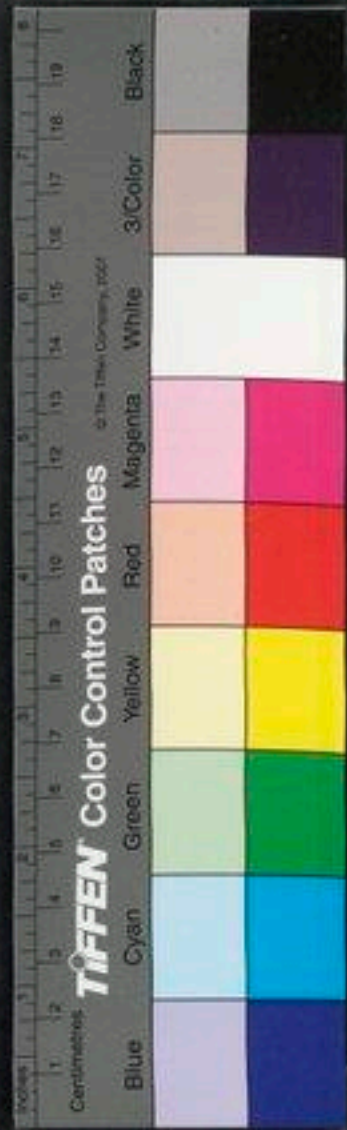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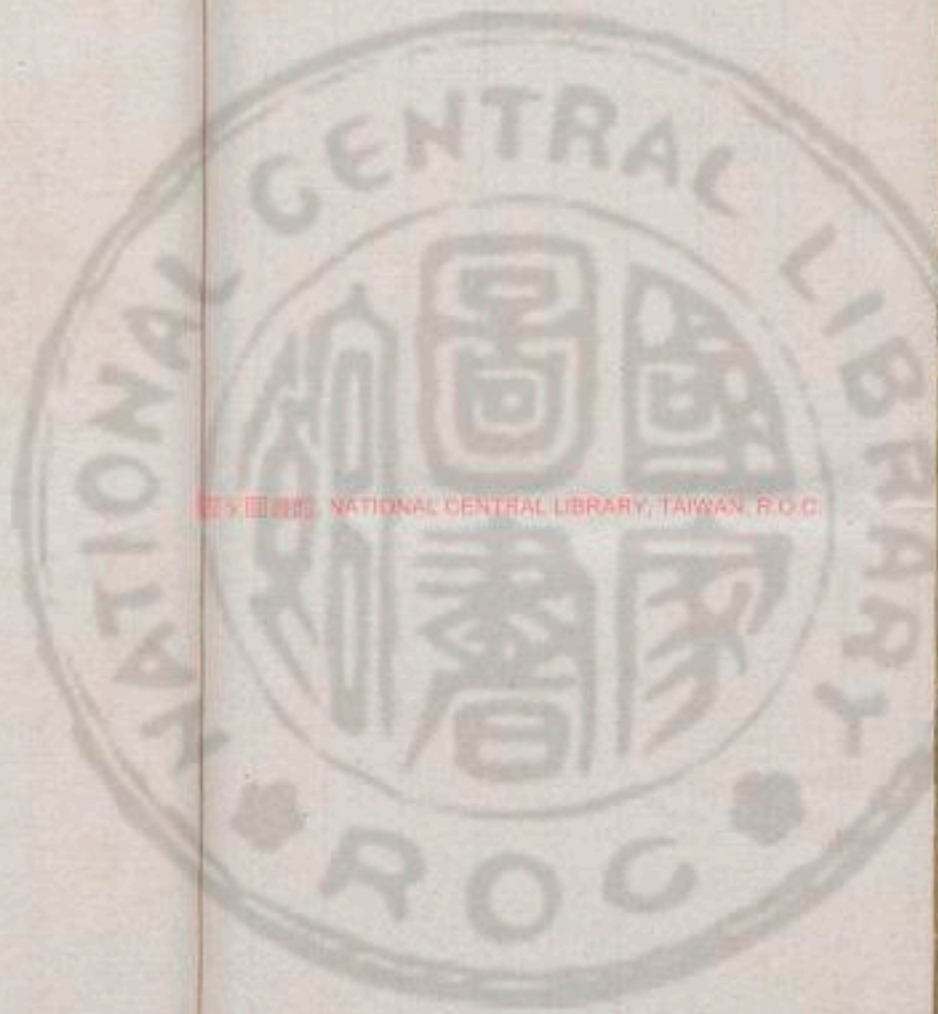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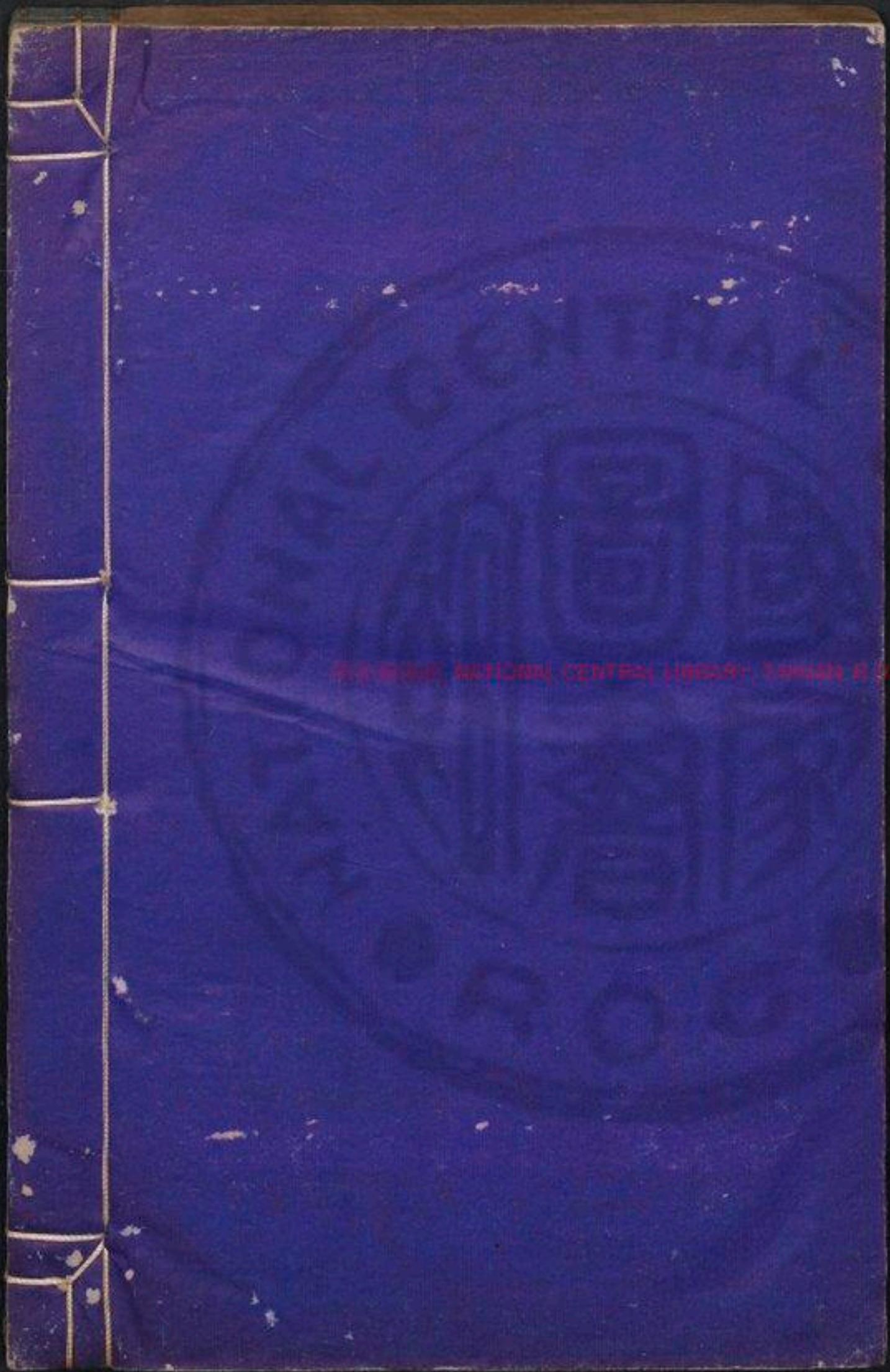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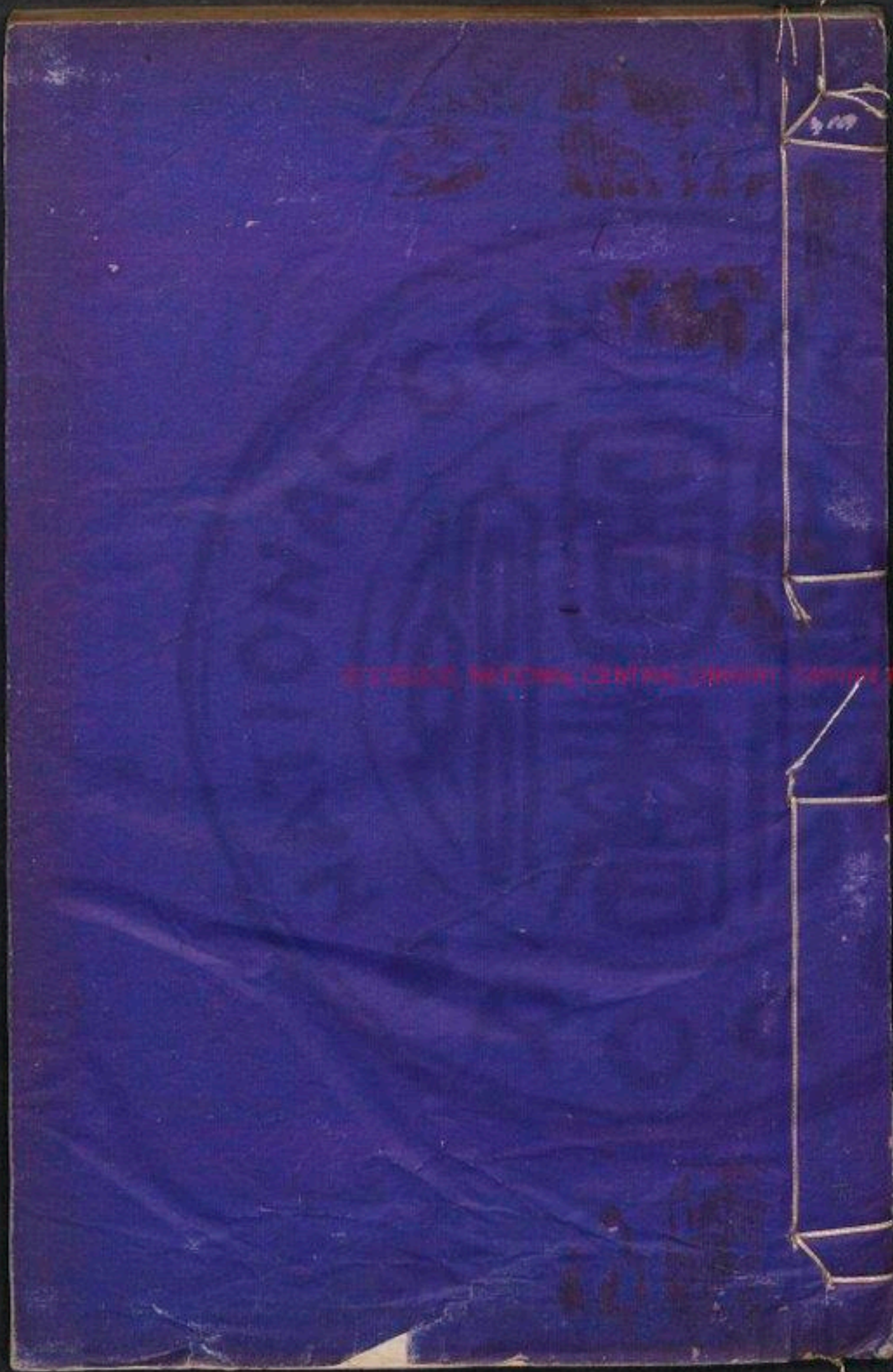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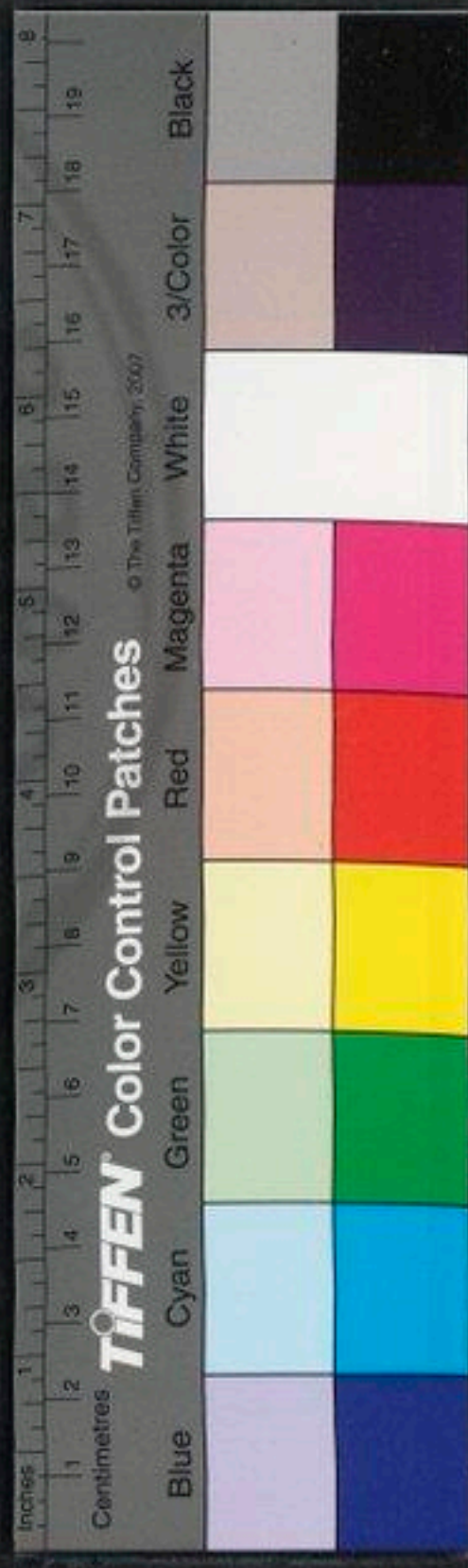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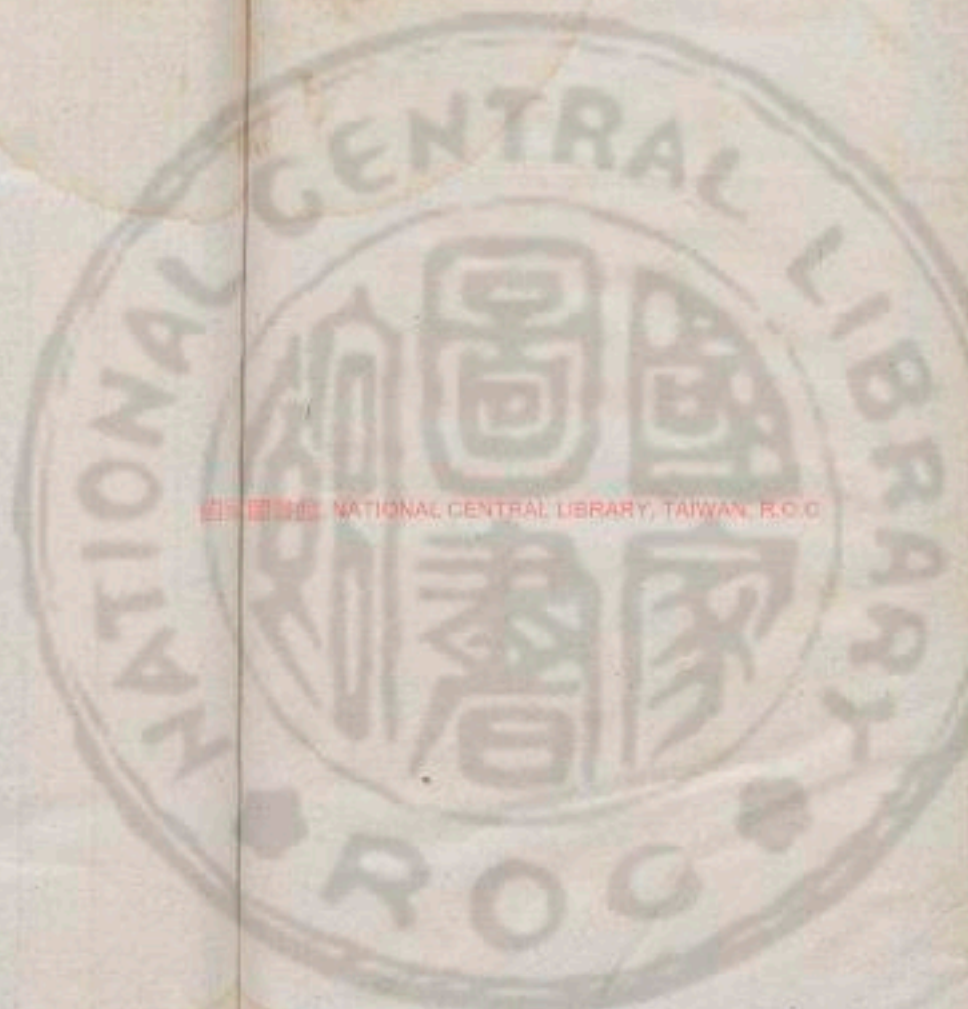




STANDARD MATCHES CENTER (PRINTED) TOKYO, JAPAN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60 459872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一

讀春秋五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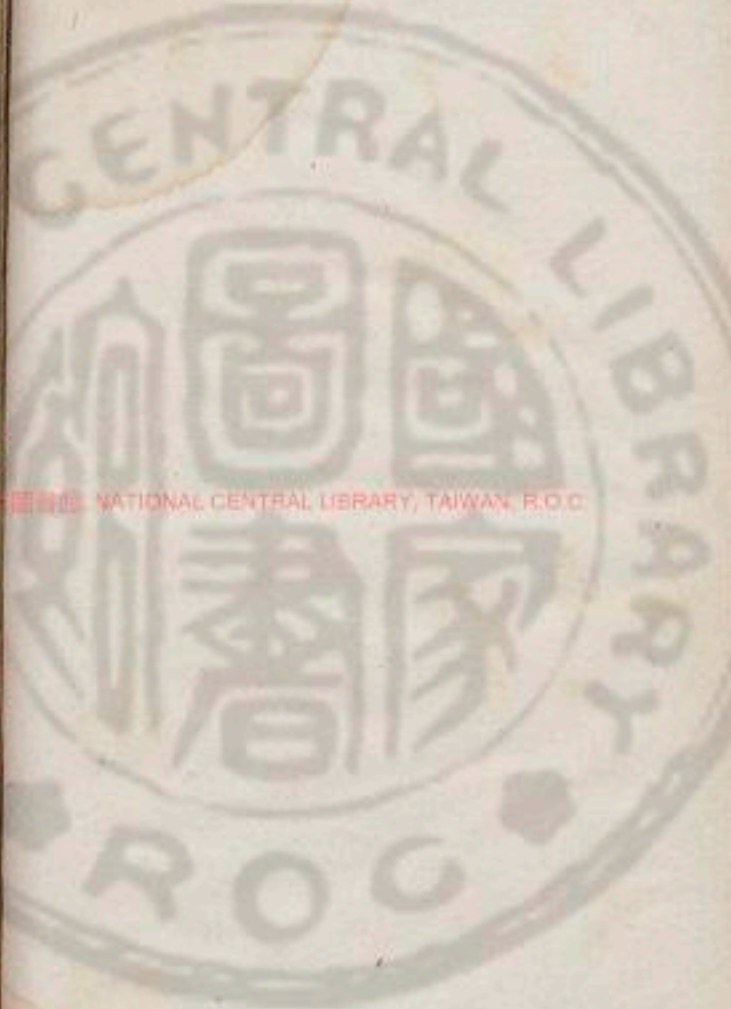
行即位禮也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五月而葬

無冰

岷隱於相公十四年春無冰講義云詩三之日納





冰今正月也四之日獻羔祭韭而出冰今二月也  
左氏所謂西陸朝覲而出之者今三月也大要十  
二月取冰且取且藏至正月而畢二月出冰至三  
月而用春秋書春無冰者去年十二月時燠無冰  
今年之春無冰可出春秋於是時而書之也

三月作丘甲

周制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一  
甸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共出車一乘甲士三  
人今作丘甲是一丘出一甲一甸出四甲矣變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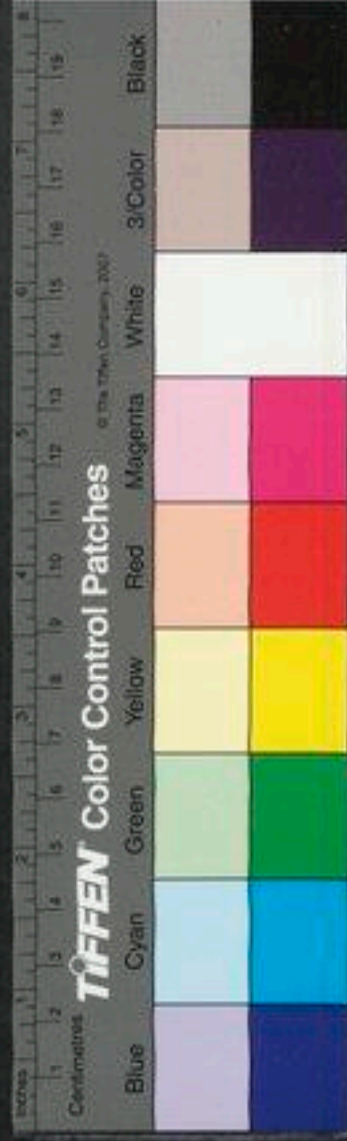
增賦故事

夏爾孫許魯大夫臧文仲之子

臧孫許魯大夫臧文仲之子号宣叔赤棘晉地去  
歲公孫歸父如晉謀去三桓未返而公薨臧孫許  
爲三桓去歸父之族而歸父奔齊今三桓懼其見  
討故作丘甲以謀伐齊盟赤棘以止晉兵皆三桓  
爲已計而主之者行父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傳載晉侯平戎于王劉康公邀戎而伐之遂敗于  
徐吾氏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若曰王師自敗云  
爾茅公穀並作質





冬十月

備四時之首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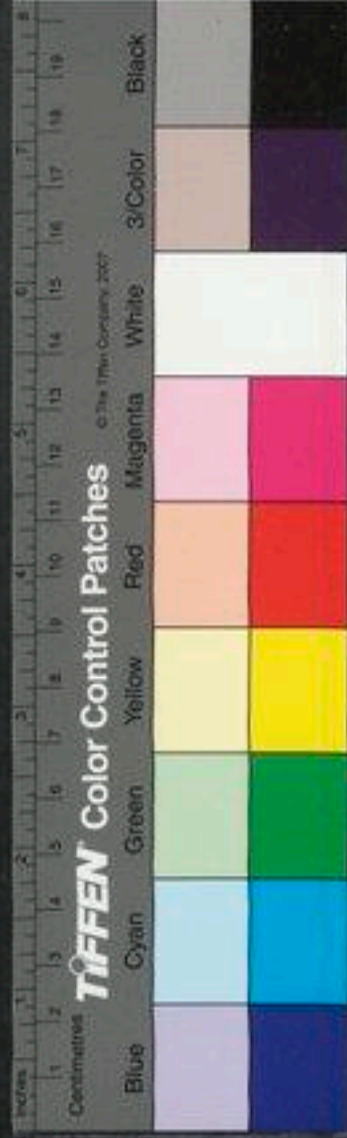
岷隱曰宣公在位十八年與齊爲好至親且密成  
公即位首與齊爲仇斷道赤棘之盟將謀伐齊齊  
安得不伐我愚按斷道之盟晉本徵會于齊而適  
有齟齬耳赤棘之盟則歸父謀去三桓不逐而奔  
齊三桓怨歸父故謀伐齊齊侯輕躁故先伐魯觀  
寧之敗可知齊侯之爲人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傳載衛使孫良夫石稷侵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  
良夫不可故敗按新築衛地恐齊亦來伐衛而與  
之遇於新築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  
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  
齊師敗績

季孫叔孫怨歸父欲去已不遂而奔齊力謀伐齊  
晉郤克怨齊婦人笑其跛父欲伐齊衛孫良夫新  
敗於齊遂會師以伐齊若曹公子則役於大國者





也故行公得以四國七大夫之師伐齊魯頃驕蹇  
自恣臨戰有滅此朝食之語故及於敗曹公子首  
公穀作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晉欲質齊侯之母及使齊隸東其畝國佐請皆城  
借一乃得盟自袁婁至袁婁近奔五百里袁婁穀梁  
作袁婁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遫卒

宋文公立二十二年卒傳載其始厚葬衛穆公立

此本魯地也今晉使齊人歸之

楚師鄭師侵衛

楚以魯衛受盟於晉而伐齊故救齊而先與鄭侵  
衛木訥曰時楚共新立未能和諸侯晉不於此時  
反陳鄭於既夷和齊魯以抗是乃修一朝之忿助  
魯衛以敗齊則楚鄭之侵衛實晉致之也晉失此  
機而楚得盟諸侯於蜀矣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  
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





于蜀

楚侵衛則兵將及魯故公懼而潛服于楚以逆弭  
楚兵左氏謂之匱盟言畏晉而竊與楚盟也然昔  
之盟于晉者今皆盟于楚矣可不悲夫蘇氏曰蜀  
之盟諸侯從楚者十一國晉不敢爭其後四十三  
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于宋然後晉楚之從得  
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于晉晉又許之然  
後諸侯始從楚皆蜀之盟啓之也蜀魯地是會也  
魯倡之楚主之

宣十二年鄭伐楚依晉則晉子必故今晉伐之復

載復爲鄭所敗獻捷于楚木訥曰諸侯不從楚而  
春從晉冬盟鄭而春伐鄭何諸侯之不自安不自  
信也霸王之不作也鄭之從楚久矣使晉有志於  
抗楚而服鄭曷若移鞮之役於今日乎移七大夫  
之勢以迫楚楚必怖移七百乘之兵以伐鄭鄭必  
服今兵力旣盡於齊諸侯旣屬於楚而區區援諸  
侯於從楚之餘以伐鄭宜其不得鄭也

辛亥葬衛穆公

及六月而葬





二月公至自伐鄭

從晉伐鄭而歸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宣公之廟也崔氏曰稱新宮者當時之辭也  
三年喪畢始廟祭矣哀痛之故三日哭也

乙亥葬宋文公

八月而葬

夏公如晉

傳云拜汶陽之田也

岷隱曰左氏載許慎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甚  
矣鄭之不度德也鄭方得罪中國晉帥諸侯伐之  
鄭當恐懼謝罪顧以許不事已遷至興師至及復  
伐許木訥曰楚越許而後至鄭許弱不能抗楚折  
而歸之今鄭無謀亦折而從之又連年伐許是自  
撤藩籬以開楚寇也

公至自晉

謝得汶陽田而歸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汶陽之邑齊以歸魯而棘不服故圍之先儒謂





本魯故邑而今不肯歸者畏稅獻丘甲之苛政也  
大雩

禱雨之祭大者僭也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廬谷如廬在良反

晉滅赤狄其餘民散入廬谷如故伐之廬穀孫作

牆公羊作將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二大夫同時而聘魯方畏晉待其大夫不敢與列

國故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程氏曰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傳曰通嗣君也蓋宋共公初立

三月壬申鄭伯聖卒

鄭襄公立十八年卒

杞伯來朝

將黜叔姬先來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宣叔也臧文仲之子





公如晉

傳載晉侯見公不敬公欲叛晉季文子不可曰晉侯必不免張氏曰晉景公勝齊而驕故魯欲叛之也

葬鄭襄公

三月卒夏而葬速

秋公至自晉

夏如晉而今歸也

及城鄆

新城也定公四年齊人歸鄆於魯齊將為邑於鄆魯人欲去之  
邑者汶陽之田也魯既得汶陽故城鄆以為固左氏謂欲叛晉而城鄆者非也木訥曰西鄆近齊以為懼齊之復見奪則然矣左氏以為備晉則鄆去晉遠矣鄆公羊作運

鄭伯伐許

鄭於是三伐許矣况今悼公居喪未逾年親自伐許石氏曰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內女見出自來歸





仲孫蔑如宋

蔑孟獻子也如宋報前年華元之聘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氏曰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注穀齊地也岷隱曰魯畏晉故其大夫逆女而僑如饋之首公羊作秀

梁山崩

梁山韓地晉滅韓故屬晉左氏傳晉召伯宗伯宗以輦人之言告以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

書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周定王立二十一年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氏載許靈公親鄭於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故請成于晉岷隱曰鄭之貳晉久矣一旦請成于晉晉所甚喜故會諸侯以同盟以修鄭人之服晉景公於是驕恭之心矣蟲牢鄭地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去冬同盟羸牟而今歸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岷隱曰按左氏云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如左氏所言則武宮者猶邲之戰潘黨請楚子欲築武庫之類也公羊之說則不然以武宮爲武公之宮按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岷隱蓋兩存其說木訥曰魯祀周公爲太祖伯禽爲太室記禮者出於春秋之後見魯立武宮遂有武世室之語蓋不經矣鄭夾祭曰武宮講武之宮自鞶之役四州出而大得志故立武宮備戎事也是不以爲廟也然愚按武公名敖伯禽九世孫成公十一世祖若果世室不應中毀木訥夾祭之說似矣然昭公十五年有事于武宮注云武公廟成公復立則謂武宮非廟不可也或者季孫行父以伐齊爲功故立武宮以誇如前一義皆謙之歟

取鄭音

左氏傳注鄭附庸國也公羊以爲邾邑未知孰是然諸家多從左說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氏載晉帥鄭衛侵宋晉師過衛欲襲衛伯宗止  
之師還衛人登陴葉石林曰與經絕不相類且晉  
衛侵宋而反欲襲衛亦首尾自相戾愚按此止當  
依經文衛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邾父不朝本朝以修好

公孫嬰齊如晉

嬰齊者叔肸之子子叔聲伯也高閔集注曰晉召  
之欲使魯伐宋也蓋本左氏說

壬申鄭伯賈卒

黃憚公立二年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氏謂受晉之命而伐之也然去年蔑方報華元  
之聘今遽為入役而伐之又二子各私其軍潛師  
侵掠且宋一辭會晉既命衛伐之又命魯伐之皆  
非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計其從晉且鄭新喪而伐之此其為楚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傳謂晉遷新田而賀之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氏載欒書出而楚還趙同趙括欲戰欒書力遏之亦還岷隱曰晉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卒收救鄭之功主將善御下也救公羊作侵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孫炎曰鼯鼠如鼠狼鄭夾滌曰草鼠而微黃愚聞之師曰甘口鼠也噬人畜不知痛木訥曰改卜牛而又食其角天示譴也說者以爲養牲不謹非也

天豈厚於哉

吳伐鄭

吳今平江府郊今淮陽軍下邳縣相去本陽江淮二水而伐之者吳始大也於是季文子有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之憂初吳本受盟於楚自楚之申公巫臣沮子重所請之賞田拔子反所欲之夏姬逃於晉而子重子反殺其族巫臣自晉適吳通吳於晉教之射御戰陣以叛楚蠻夷之屬於楚者吳盡取之至是而又陵中國矣楚之患漸定而吳之擾方始岷隱曰荆之始見也入蔡吳之始見也伐鄭中國莫之問故駸駸焉交亂中國





夏五月曹伯來朝

曹無魯好者再世矣今宣公來朝修舊好也

不郊猶三望

不容郊天而猶祀地此襲用僖公之繆舉也三望之義已見僖三十二年

秋楚公子嬰襲齊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

岷隱曰楚再伐鄭晉再救鄭晉侯爲之大會諸侯

亦能因楚之鄭公鍾離以獻於晉其勢可以有爲矣伊川曰同盟于馬陵者諸侯同心病楚也時莒

初服莒舊服于齊今齊來而莒亦隨之也

吳入州來

州來今壽州下蔡縣故蠻也楚人取之爲邑而吳今入之吳楚之爭自入州來始蓋入州來則吳近楚

冬大雩

穀梁曰冬無爲雩也或者雩本旱祭魯亦俗用爲他祀歟

衛孫林父出奔晉





孫良夫專兵而林父世卿故定公惡之而奔七年而晉侯強反之於晉終以戚叛則定公惡之是矣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二年行父從晉伐齊取汶陽田齊既敗而事晉故晉又使魯歸之於齊七年之間一子一棄皆制於晉行父私於韓穿曰汶陽敝邑之舊也然不敢爭晉驪書帥師侵蔡

蔡迫於楚自翟泉與盟之後未嘗從中國盟會文十五年晉郤缺伐之不能反前年晉驪書救鄭因

公孫嬰齊如莒

左氏謂聲伯因聘而逆婦

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來聘者聘共姬也宋公使來納幣者宋公自主之也共姬魯成公姊妹爲宋共公夫人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禁石林曰趙朔晉侯之壻朔死而同括之弟嬰亂其室同括不請於君而放之齊於是朔之室譖於晉侯使欒氏卻氏證同括將爲亂而殺之愚按同





括嬰皆晉之弟朔盾之子武又朔之子隨朔之室畜於公宮祈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爲趙氏後是無程嬰杵臼之事也安有晉侯外孫畜於公宮而待外人抱匿之者哉况殺趙氏正朔之室之謀非欲殺朔之子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岷隱曰魯十二公獨文成二君身受王命文公拜命之後猶能遣叔孫得臣如京師成公無是也後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氏曰來歸自杞故書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

邾

士燮來聘者以邾成於吳而請伐邾也魯於邾爲親賂使緩兵士燮脅之行父懼而使宣伯會伐邾士燮曰邾蕞爾小邦何足以煩二國之謀而重勤





四國之師哉非難於邾難於吳也薛氏曰吳伐邾不能救邾服吳則伐之諸侯無所措手足矣  
衛人來媵

諸侯娶一國則二同姓之國往媵之國三人凡九女伯姬將嫁故衛來媵伊川謂伯姬賢故書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孫覺經解曰叔姬者杞伯之出妻也杞伯生絕其妻死歸其喪春秋以其非禮書之趙氏曰叔姬絕於杞而卒於魯則宜葬於魯

傳謂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而會于蒲張氏曰自此執鄭盟魯紛紛甚矣蒲衛地今屬開封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岷隱曰伯姬之賢魯人尊之故既歸宋復使上卿致女以撫問其已至晉人來媵亦媵伯姬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齊頃公立十七年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自邲之戰從楚者十年自蟲牢馬陵之會楚方備吳未暇爭鄭鄭在晉者亦五年今年蒲之會鄭方從晉楚以重賂求鄭鄭復會楚于鄧故晉執而伐之然非禮甚矣適以激鄭之貳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五月而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莒今密州在吳魯之東楚越吳魯而伐之國小而潰鄆者莒魯所爭之邑楚又乘勝入鄆

秦令秦桓亦以白狄伐晉狄介秦晉之間惟強者用之

鄭人圍許

時鄭伯方執於晉而鄭反圍許傳謂此公孫申之謀示不急君也岷隱曰豈有君見執外示不急之意反興師以伐人有如激晉侯之怒其不重為君累者鮮矣按明年鄭伯歸殺申以鄭用其謀改立君也

城中城





注中城東海邑木訥曰楚伐昔入鄆逼近魯故城中城以備不虞或曰魯之內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氏曰晉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天之不享僭禮如此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用公孫申之謀置其被執之君不問立子繻見殺又立髡頑晉欒成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

何益也不知我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趙氏曰晉景公欲圖其君不與不與欲殺其君不與不服故圖

齊人來媵

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孺卒

孺乃侯及

晉景公立十九年卒許氏曰當景之世楚莊入陳圍鄭圍宋敗晉于邲中國大絀徒從事赤狄潞氏迨楚莊沒始得為鞏之役以服齊僅不失霸岷隱曰晉景嗣霸數勤諸侯相與同盟一曰斷道二曰蟲牢三曰馬陵四曰蒲蒲之盟以歸汶陽之故諸





侯貳晉爾木訥曰晉自蟲牢始得諸侯宋公一言  
不順即命魯衛伐之既而晉以齊厚於己反前日  
所取於齊以予魯之田復以予齊故諸侯貳晉  
秋七月公如晉

公如晉年喪傳云晉止公送葬諸侯無在者先儒  
謂奔喪會葬臣子之事也公自取辱蓋晉以反魯  
汶陽之田而疑公故辱之

冬十月

書備四時公羊傳無此三字

公羊傳無此三字

晉侯使欒來聘已丑及郤欒盟夏季孫行父如晉

公自汶陽之田歸齊欲貳晉而不果然嫌隙已  
開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左氏謂公請受盟而  
後使歸郤欒來聘且泣盟季文子報聘亦泣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傳云宣伯聘齊以修前好張氏謂迫於晉之辱而  
不得已者也岷隱曰晉使我歸田于齊齊未嘗遣  
使至魯是德晉而怨魯也今僑如修好未幾而求





昏齊卒無報聘則魯為齊弱矣

冬十月

書備四時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傳載周公楚惡惠襄三族之逼又與卿士伯與爭政怒而出奔王使劉子復之二日復出奔晉是自絕于周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傳載晉使楚囚鍾儀歸求成於楚宋華元因是合

者魯衛而已左氏載宋合晉楚之成鄭人聽成考之於經無一毫合不知何年之事而左氏誤附也愚謂止憑經文足矣瑣澤公羊作沙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傳載狄侵晉晉敗之于交剛岷隱曰春秋時狄患最重齊霸之初狄方為患威公不能治也晉霸之衰狄人微弱晉乃能屢勝之春秋於晉敗狄之事纖悉備書幸中國之猶能自強也

冬十月





書備四時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二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廬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傳載秦栢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故晉使呂相絕秦而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張氏曰晉以私怨報秦甚義不足以令諸侯故卑辭以乞師諸侯已絕迹於京師一百餘年今因伐秦過周因講朝禮故不爲朝王也戴氏曰公無朝王之心道過周而得已而行朝王之禮書公自京師書息至自伐秦見初心之所存而終事之不可掩也曹伯廬卒于師傳曰閔之也蓋曹宣公立十七年爲晉役而死于行不得其所也

冬葬曹宣公

傳載子臧逆宣公之喪公子負芻居守乃殺其太子而自立既葬宣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負芻懼告罪且請焉子臧乃反而致其邑子臧賢公子季札所慕而效者也負芻是爲成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張氏曰莒季作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林父奔晉已七年衛侯如晉晉侯強見林父定公不可既歸而晉使卻犢送之衛獻之出奔禍根往此衛自元咺以臣抗君皆晉爲之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張氏曰逆公夫人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許四年伐許九年圍許今又伐之晉不能救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稱名不稱氏者一事再見因上文也稱婦有姑也于時穆姜尚存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衛定公立十二年卒

秦伯卒

高閼集註曰秦桓公也立二十八年卒史失其名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五月而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初東門氏公子遂立宣公有寵其子歸父繼世專政謀去三桓未遂而宣公薨三桓逐東門氏歸父奔齊魯立嬰齊以後東門氏杜氏注曰立為襄仲子歸父之弟襄仲即公子遂之字以字為氏故曰仲嬰齊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至自會

討之義張氏曰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

夏六月宋公固卒

宋共公立十三年卒

楚子伐鄭

木訥曰前年鄭公子喜無故而伐許許楚之與也鄭昔嘗伐許而楚不問以鄭亦在楚耳今鄭從晉而伐楚之與國楚能不惡鄭乎故楚子伐鄭為許也鄭有以招之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氏曰葬宋共公於是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蘇氏曰華元將討之而力不能故出奔奔而國人許之討然後歸故其討之也族人莫救劉氏曰元自晉歸使國人攻相氏殺蕩澤山黜魚石國然後定蓋說者謂山即蕩澤之名而魚氏與蕩氏皆相族也木訥曰左氏載元之奔也魚石止元于河上而經實書奔晉又載魚石請討山既討山則魚石何用

異但當信經凡依傳而生說以釋經者不必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

傳始通兵也注鍾離楚邑淮南縣吳始來通晉帥諸侯之大夫會之故殊會趙氏曰先會晉而後會吳殊會也高氏曰吳實夷狄反安坐于鍾離以待中國之會葉氏曰成公之末楚浸衰而吳驟強天下所恃者晉而已反率諸侯而從之一會而合七國再會而合十三國三會而合十二國天下無不





聽於吳焉鍾離楚邑今濠州

許遷于葉

避鄭依楚也傳云楚遷之葉今汝州葉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范甯曰雨著木成冰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左氏傳滕文公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公子喜穆公子子宰也侵宋伐喪也鄭叛晉從楚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書災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鄢陵鄭地也是役也晉呂錡射楚共王中目楚師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公子側鄢陵之敗帥也楚

故殺之自晉敗于必楚師橫行中原公厲公戰

而勝之洗中國二十餘年之恥岷隱曰鄢陵之戰與城濮同功然厲公所以異於文公者一勝之後

無以居之觀沙隨之不見公季孫行父之見執節





公之志驕矣愚觀晉既敗楚范文子立於馬前  
何以及此君其戒之蓋知厲公非保功之君也果  
難從鄆陵鄭地今開封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公至自會

謀欲伐鄭鄭未服也魯叔孫僑如與君母穆姜謀  
作難公至後期故晉不見公沙隨宋地

公會丑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注曰丑子王卿士也木訥曰晉侯敗楚鄭之師于

鄆陵鄭地今開封

曹伯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晉侯執而歸之京師欲  
改立賢公子子臧子臧不肯盡致其邑與卿而不  
出故負芻復得歸鄭木訥曰曹成殺世子而自立  
幸晉有尊周之心不自裁處而歸曹伯于京師王  
苟因是而用其威福之柄天下孰不震懼人乃置  
而姑息之諸侯判然知王法不復行其何忌而不  
為亂臣賊子哉吾於此重為周王惜之愚按曹伯  
復歸而不書名諸家說各異竊意突忿卒立故  
出入必書名以為別曹成之位已定三年不待





名為別耳恐無他義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告之于莒晏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欒黶盟于禚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叔孫僑如與穆姜謀去季孟而取其室使晉因季孫在晉殺之而已殺孟獻子於魯故晉執季孫而舍之若丘萑丘晉地也公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故晉與季孫盟而還之叔孫僑如謀不遂而出奔公歸而刺公子偃偃者公之庶弟穆姜謀亂首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氏以為衛救晉也不訥曰使晉被鄭兵而衛救之則有援霸主之功何得不書而書侵耶愚謂此經文之所無但據經文謂衛侵鄭足矣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

葉石林曰單子王之中大夫也王大夫前未有二人臨諸侯者此言尹子單子鄭恃楚不服晉復請於王而益之也王命而行一人可矣命而不行雖





益何補趙木訥曰以七國之衆加以王師而鄭未  
反故遂與柯陵之盟戴岷隱曰前此諸侯屈天子  
之卿為會者有之未有屈二卿者屈天子之卿為  
盟者有之未有同盟者厲公之志驕僭甚矣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氏載慶克通于靈公母聲孟子蒙婦人衣乘輦  
而入鮑牽見而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克  
以告夫人怒及國于相靈公會而歸孟子諧高鮑  
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且諧國子亦知其謀故公

木訥曰魯之下郊自成公始而用郊自成公始蓋  
前此雖以史遜請之平王得用郊猶疑其僭而卜  
之未遽用也成公七年卜之不從乃免牛十年又  
嘗卜之五卜不從遂不郊今成公懼卜而不從則  
終不得郊故不復卜而直用之聖人書曰用郊蓋  
前此未嘗用也至定哀之郊則不復書用蓋書不  
在定哀其用之始於成公用與用田賦用致夫人  
同謬者求其說而不得遂以為用人其支離一至  
是哉





晉侯使荀瑩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傳載諸侯伐鄭楚救鄭諸侯還晉至此再假王命

三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服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服

狸力之反

公孫嬰齊叔躬之子子叔聲伯嘗請行父於晉者

也與前仲嬰齊同名耳卒于狸服者從公伐鄭還

而道空服公羊作軫穀梁作蛋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獲且立四十年卒

晉殺其大夫卻鞫卻擊卻至

左氏載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

夫而立其左右晉童嬖而怨卻氏請必先三卻遂

殺之皆尸諸朝又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穀梁

曰禍於是起

楚人滅舒庸

任氏曰舒庸東夷偃姓之國左氏曰舒庸以楚師之敗道吳人圍巢故楚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兩蒲

傳載樂書中行偃殺胥童又使程滑弑厲公而迎立周子年十四是為悼公蓋胥童晉道厲公殺三卻又親劫樂書中行偃故二人殺胥童繼弑厲公近世張洽受春秋於朱文公者也其集註謂聞之師曰稱國以弑者眾弑其君之辭也曷為不言二臣弑之孟子論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厲公之過大矣昵用小人殺戮無事舉朝請即不保者願書偃晉之世臣以社稷為心尚可行身位之權不遂殺之夫二人嘗以君事

之矣故稱國以弑分其惡於眾也悼公遂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偃非里克竇喜之比故也木訥趙氏曰厲公之興咳然修文襄之業敗狄伐秦既如其志當具楚並興欲抗吳則畏楚欲抗楚則慮吳遂合諸侯以會吳于鍾離蓋疑吳楚合則中國無以抗之也吳既我附明年遂與鄢陵之師大敗楚鄭謀亦深矣然晉雖得志而鄭不反是時不退而修德乃遷怒魯之後至沙隨之會不見公既而上屈王師下連諸侯三疾于鄭鄭不能得忿無所洩





內疾娜佐立其朝者儼然如不終日故中行藥氏  
之逆成嗚呼剛暴之君可不監哉愚按張氏詳其  
一時取禍之患趙氏詳其平日勿霸之勤故并錄  
以備參考

齊殺其大夫國佐

慶克通乎君母君母怒國子之謫克也諸國子既  
而慶克以君命圍高弱於盧國子往殺慶克于盧  
師以穀叛齊侯與盟于徐關而復之既叛而復仕  
其朝故齊侯殺之于內朝之宮然齊侯使慶克之

晉悼公嗣位而朝之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宋華元討栢族而魚石奔楚故魚石借楚之力伐  
宋而復入彭城彭城宋邑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公方朝晉晉隨使范宣子來謝其朝晉悼公交鄰  
有道如此

秋祀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

傳稱祀栢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邾宣公初即位





而來見

築鹿園

杜氏注築墻爲鹿苑

巳丑公薨死于路寢

正也

又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于有二月仲

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讎

旁打批

晉謀救宋也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晉侯新

穀絜爲桐盤

五月而葬

成公立以正薨以正世適承嗣國家無事魯

春秋以來惟成公一人而已然作丘甲始用郊

其失不少又內制於行父掃四大夫之師以報

歸父謀去三桓之死外制於強晉得汶陽之田

而復見奪弔景公之喪而輒見止如沙隨之會

而不得見亦惴惴度日爾

襄公

名午成公之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於是襄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魚石自宋逃楚楚伐宋而納魚石於宋之彭城此去年之夏也至冬又復侵宋蓋既已納魚石據宋一邑因爲荐食之謀未已也時晉悼公以十四歲新立即會諸侯之師以救之師至而楚師還宋因辭諸侯而請其師圍彭城至是晉大夫帥諸大夫共圍彭城楚師還魯以歸而後蔡穀大夫在彭城叛討逆霸主事也悼公之與首合諸侯之大夫爲宋圍彭城討魚石得其職矣宜列國和會而願奉其職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鄭從楚伐宋者也晉既救宋矣故以次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鄆者爲之援也鄆鄭地也楚之侵宋者攻晉之所救也胡氏曰楚人釋君助臣事已悖矣晉降彭城以魚石歸遂伐鄭而以諸侯次鄆援之





放義而行者也戴氏曰韓厥身自伐鄭而諸侯不  
與焉亦見晉悼公圖霸之初使大夫身親其勞不  
敢勤諸侯之師若此宜其能成霸也趙氏曰中國  
伐鄭屢矣必連諸侯之師今悼公之圖鄭亦可謂  
有謀矣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  
兵不出則一韓厥足以敵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  
國之師足以闚楚而不懼此皆所以謹用諸侯而  
不忍輕闕其民也許氏曰楚人侵宋攻晉所救而  
諸侯之師卒不爲動則有以量楚力之所至矣韓

簡王在位十四年崩

邾子來朝又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岷隱曰歷考十二公即位之初朝聘鄰國者有矣  
鄰國未有先來聘者獨襄公爲然意晉悼初立屈  
己交諸侯當次鄩之役晉侯衛侯實次于戚以爲  
之援故謀而聘魯然愚按先儒皆以天王崩不奔  
喪而朝聘於魯爲非此又正本之論而春秋時習  
俗之所不識者也若邾之來朝則高氏謂公方四  
歲安能以禮相接然則此殆禮之贅又非來聘者





比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速天子七月而葬

鄭師伐宋

左氏曰楚令也木訥曰鄭成公爲人固而不知機彼鄭文鄭襄不幸無霸主楚兵脅之姑從楚以紓國患而已成公之初堅附中華一折而從楚則至死不變晉厲敗楚師三以諸侯伐鄭鄭可歸矣反受役於楚以戕中國愚謂晉厲猶以力服之也今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夫人齊姜也

六月庚辰鄭伯論卒

論古

成公立十四年卒左傳載其臨死不忍背楚之言高氏曰不言葬者以成公背中國諸侯不會其葬也許氏曰鄭豈以中國爲終可畔既蒙楚之德遂不可反是以君子貴謀始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木訥曰侵淺事也合三國之師於鄭郊而侵之要





其服而已非志於伐也說者以爲鄭方在喪伐喪  
爲不義吾以爲鄭成終身陷於左衽而不反以楚  
之誘之也今新君即位苟一朝乎楚爲楚所化則  
亦未易歸也故以兵侵之要其速從中國而已非  
伐喪也愚聞之先師亦曰三國成師以出不以伐  
而以侵者正避鄭之喪也晉悼公豈伐喪者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于戚

左傳載會于戚謀鄭也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  
之會齊滕薛小邾皆至遂城虎牢木訥曰合六國  
之大夫而不加侵伐謀所以服之之術而已晉所  
以皇皇然速於得鄭者蓋鄭僖初立儻一爲楚所  
羈則未可以文告致是機會不容失者不然一  
歲之間三合兵車何諸侯之不憚煩哉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

杜氏曰齊蓋也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左氏曰通嗣君也杜氏曰豹僑如之弟也木訥曰





叔孫氏自公孫茲叔孫得臣再世為卿至叔孫僑  
如其橫滋甚反譖成公及季孫行父于晉事敗奔  
齊叔孫氏之黨沮矣今襄公即位幼未能君盟會  
征伐專於仲孫蔑者子孟獻子而季孫行父為正  
卿則董矣故季氏復出而任聘問之事豹得臣之  
次子也

冬仲孫蔑會巫易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齊滕薛小邾聞知武子之言故皆來會既城虎牢

鄭人仍城虎牢曰城虎牢所以服鄭而拒楚也

不繫之鄭陸渾曰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

聖人許其取而不繫之鄭張氏洽曰虎牢所以不

繫鄭者鄭背華即夷黨楚以為中國患悼公動天

下之諸侯以討之而負固自若故從孟獻子之謀

城其巖邑以制之以伯主討不服之國地非鄭之

所可私此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木訥趙

氏曰安一國之功小安天下之功大晉悼初圍宋

彭城為宋治叛臣爾其利不及天下此一國之功

也晉楚爭鄭五十年乍叛乍服惟強是從鄭成一





叛入楚而終身不復反以一鄭不服天下諸侯爲之不寧兵車之會無日而置今晉悼謀制鄭之策而城虎牢虎牢古號國鄭得之爲制邑至是爲虎牢在漢爲成皋今爲孟州汜水縣巖險開於天下楚鄭倚之以抗中國今晉率十國之大夫取而城之虎牢旣非鄭有鄭何恃以抗中國哉故雞澤之盟鄭不伐而自至八國之君同泣是盟而天下無兵車者六年則虎牢之城誠有功於天下此天下之功也愚按此役諸儒多責鄭不能自守其險而致贖此險則可據楚以安中國議儻必爲此說者豈不知夷夏之辨耶何不責鄭之不從晉反責鄭之不守險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載公子申爲令尹多受小國之路以逼子重子辛故楚人殺之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傳載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而吳取其駕獲鄧廖駕良邑廖亦楚之良所獲不如所亡木訥曰夷狄相攻中國之福稽其故則自晉厲公會吳





於鍾離實有謀焉鍾離一會而吳無仇晉之心楚有患吳之意故楚之伐吳以吳不與已而與中國也楚之兵力既分於吳而不能專向中國此諸侯之患得以少綠吳既受楚兵則亦不能無求於中國故五年戚之會吳不召而自至自是天下之勢遂成鼎足晉吳楚是也吳既附中國則楚實孤終春秋之世楚無一日安枕者吳倚其東也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樸公至自晉如晉者朝霸主也公時方六歲相其行者孟獻子也長樸在晉地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

本訥曰悼公晉之賢君也其所以霸諸侯之效在得陳得鄭而已陳鄭即楚久矣今與虎牢之役隻矢不遺而鄭來陳見鄭來而取獨為夷亦遣袁僑如會然鄭以君會而陳以臣至雞澤之盟以諸侯盟鄭之君戊寅之盟以大夫盟陳之臣蓋鄭伯之來既與盟矣袁僑至而無以質之則懷附之心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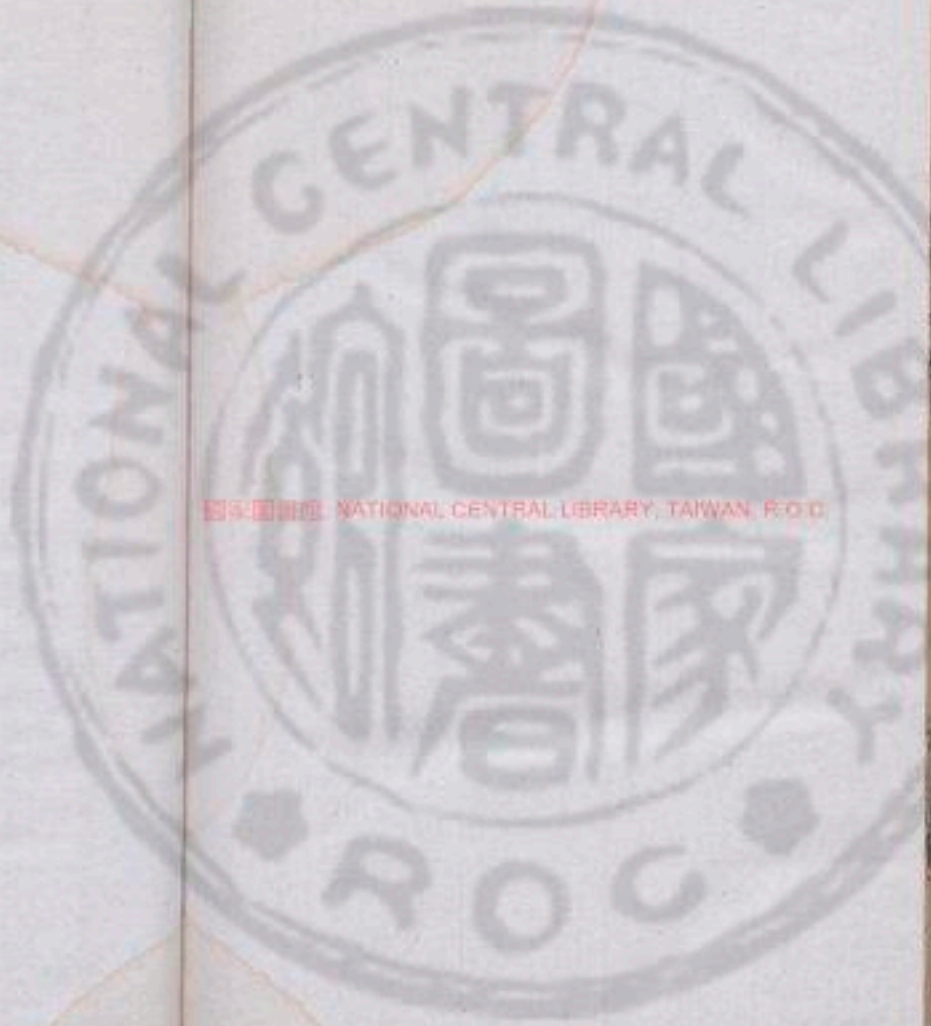




固苟復自與之盟則表僑實抗而霸權不尊故以  
大夫盟之則晉無屈已之辱僑無抗君之罪禮甚  
安而分甚明此吾所以見悼公之賢也論者乃謂  
諸侯在而大夫盟爲大夫之專不知大夫奉君命  
而盟表僑何得爲專愚按此役說者至具其不當  
盟單子竊意齊桓始假王人爲重故首止葵丘會  
王人而不敢同盟世變日降晉厲之世王人之同  
盟屢矣久而自同於列國今不待請而自至習俗  
旣成雖以悼公之賢不知革其非此可爲世變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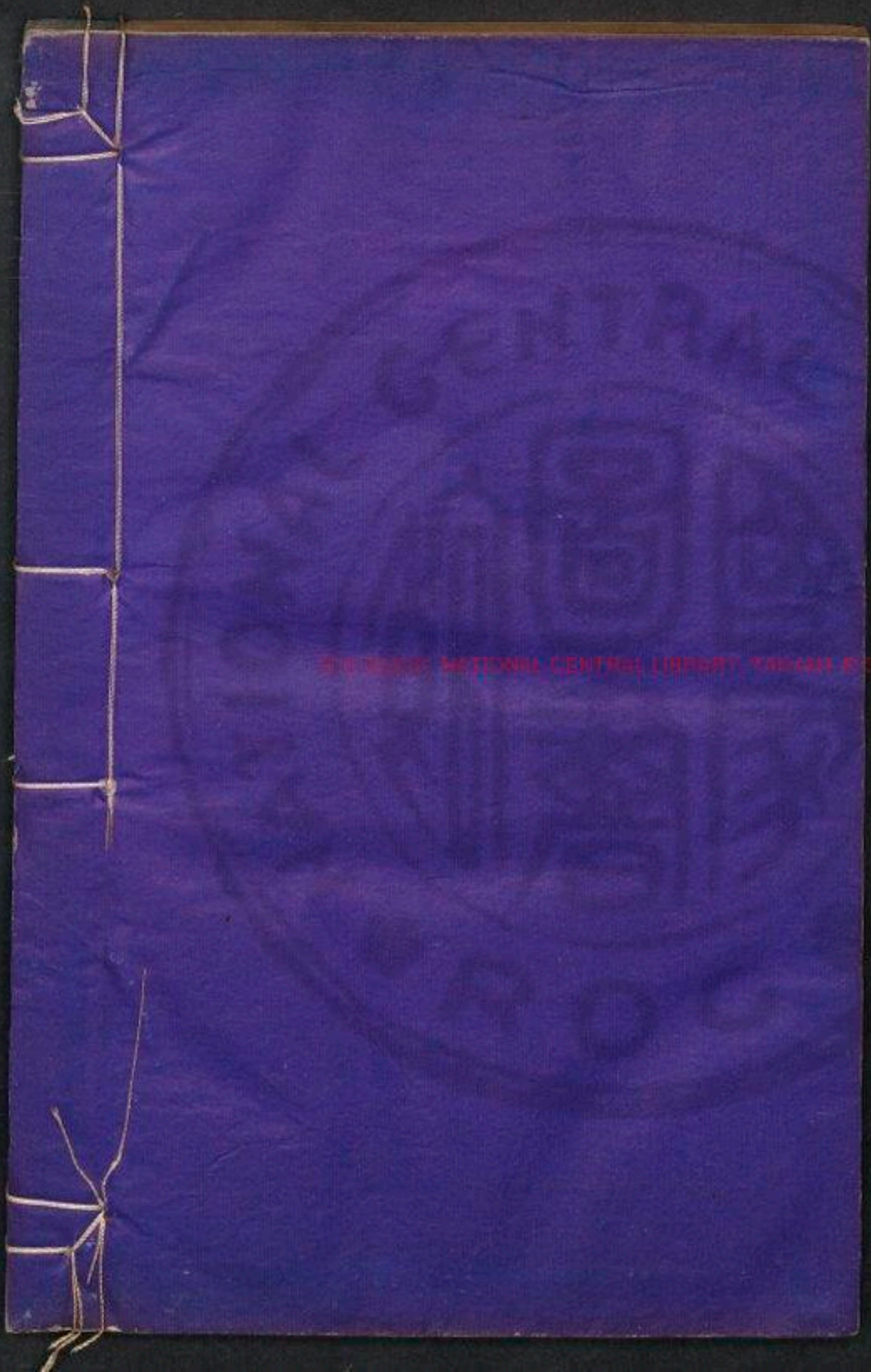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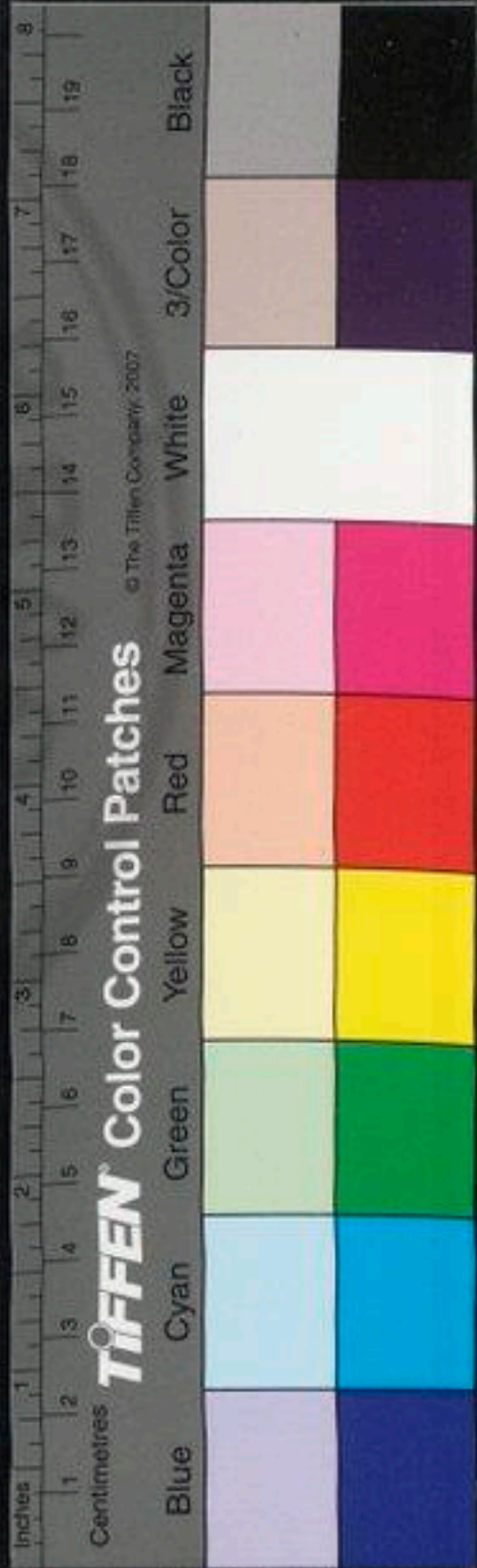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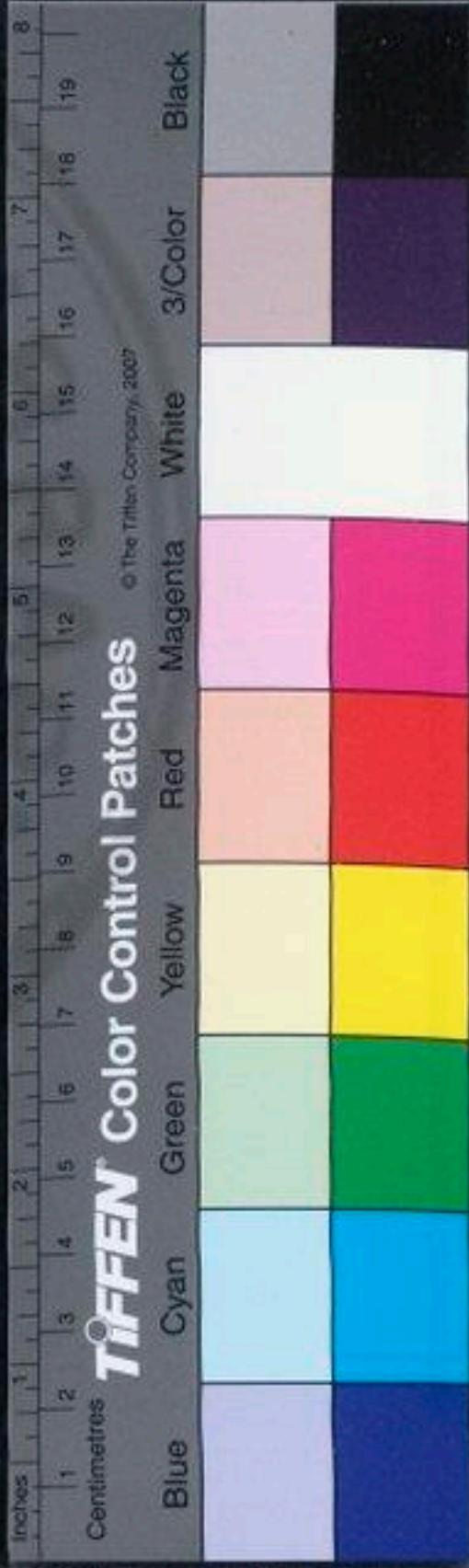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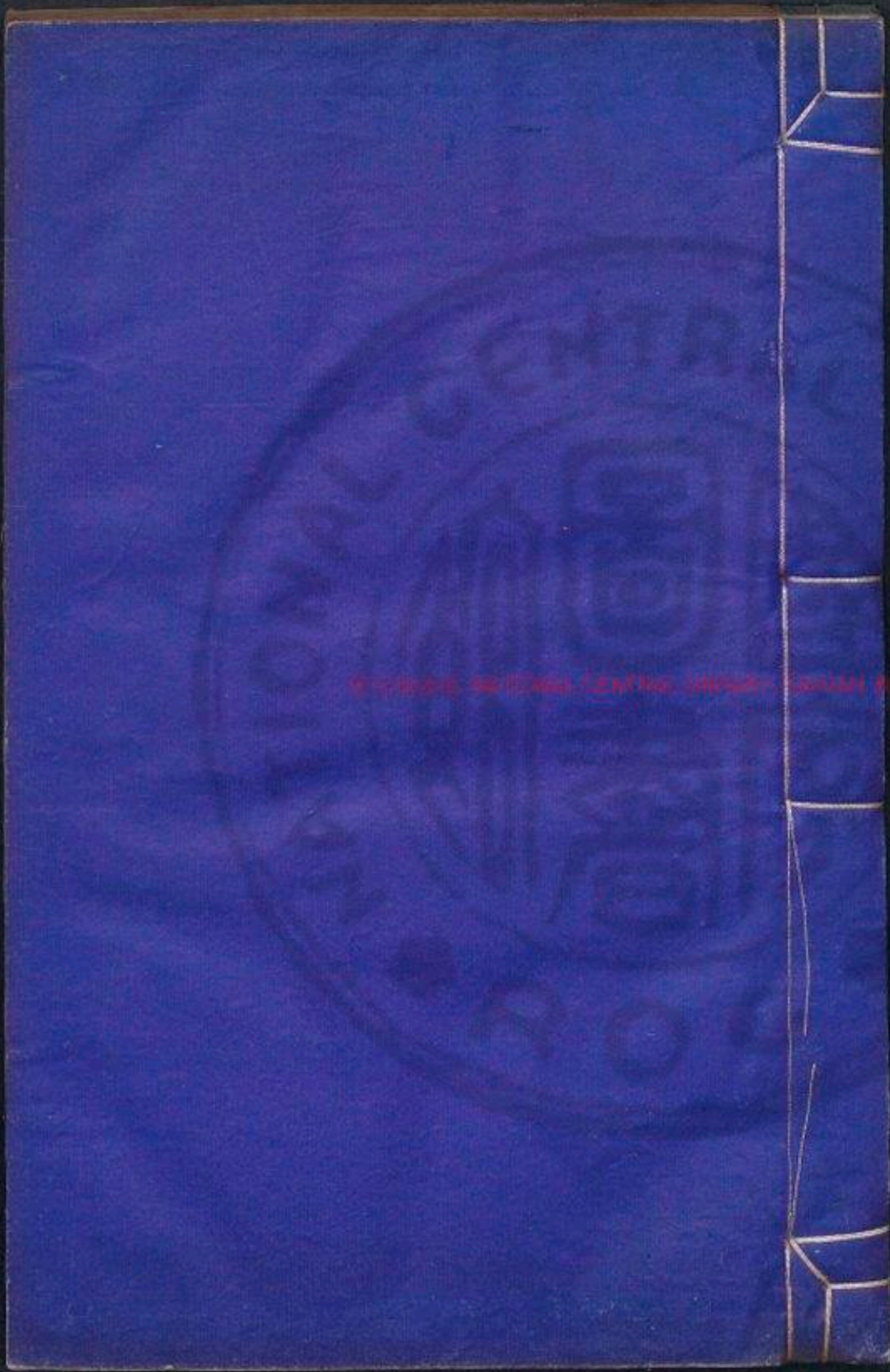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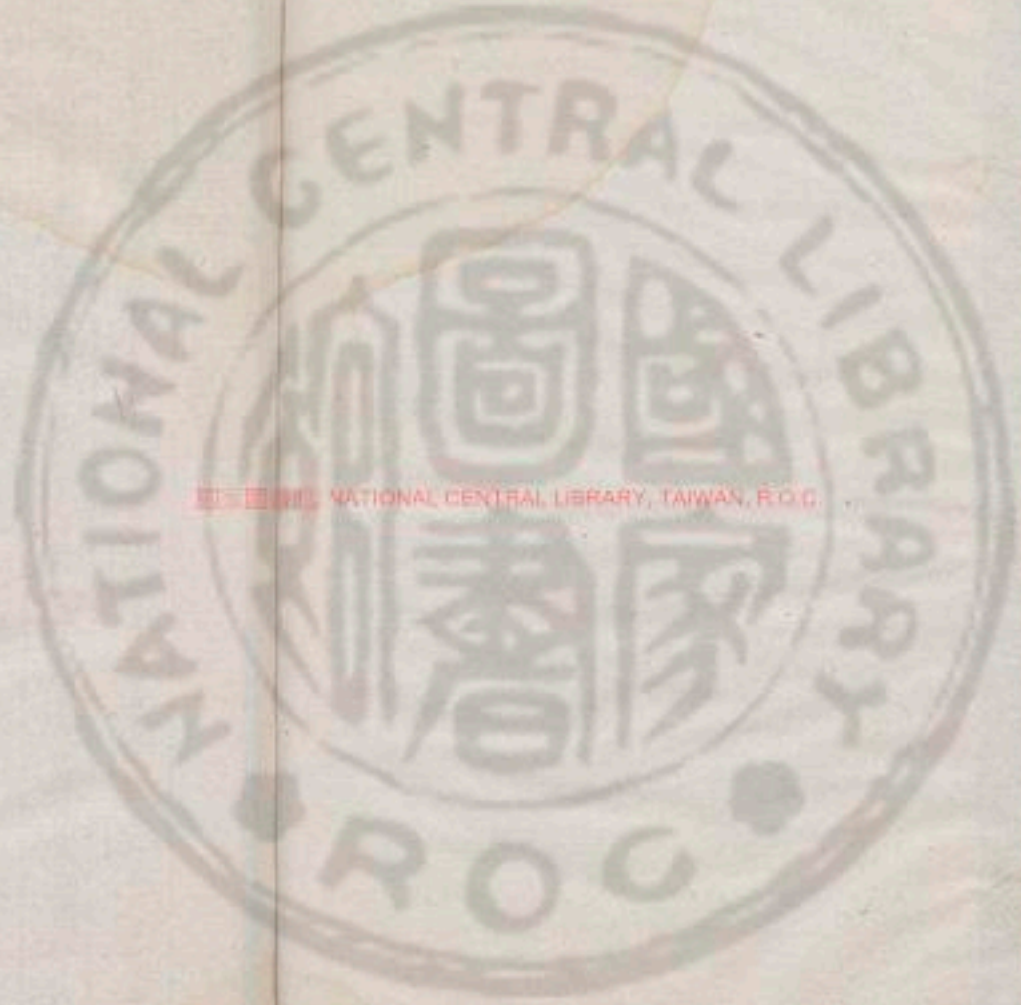








344621 v.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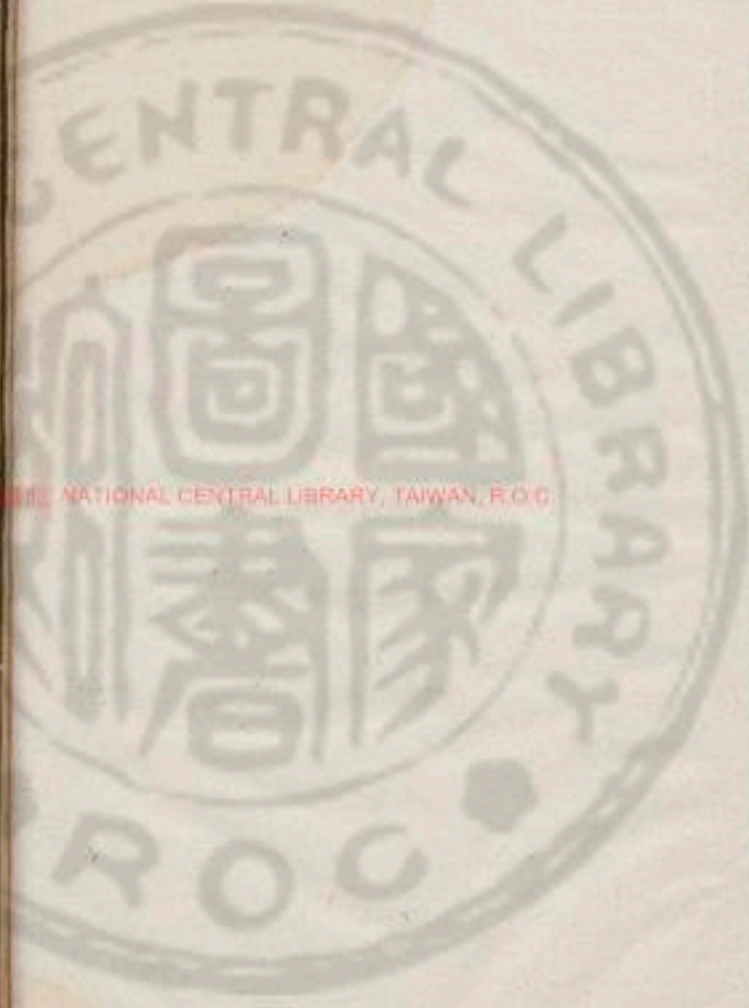


友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自新城以來不預中國盟會四十餘年矣今晉以陳鄭既復而伐許木訥曰許爲鄭虜遷于葉以避葉逼楚倚楚爲重必不能近叛楚而遠事晉晉必能興召陵之師以服楚則許可得不然徒伐之無益矣

四年春王正月己酉陳侯午卒

陳成公立三十年卒木訥曰陳成歸而卒於中夏諸侯會葬之賢於鄭成遠矣高氏集註曰玄經有言日月之逝改于口尚未晚也陳成公既爲羅澤





之盟而卒則是國已變於夏矣曾子曰吾何來哉  
夏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妣祀姓襄公妾母也妣公羊作弋注莒女也

葬陳成公

五月而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妣

杜氏曰定謚也踰月而葬速許氏曰傳載季文子不欲以夫人之禮葬定妣志復古也不得已於人

言而卒夫人之觀此踰月而葬蓋禮略也鄭來澄

曰既君則母同正矣然適母薨而後可得伸其尊

也妣公羊作弋

冬公如晉

左氏載請晉以鄆屬魯也時公方七歲蓋代其言者孟獻子也

陳人圍頓

頓小國也傳載楚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

頓木訥曰頓楚之與也陳初從中國而遽圍頓故

明年楚伐陳





五年春公至自晉

去年冬如晉求郟今始歸魯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公子發者子國也子產之父鄭僖新立使來通好叔孫豹郟世子巫如晉

去年冬魯求郟於晉故今穆叔率郟世子向如晉以成屬郟此左氏說也公羊則謂郟迫於晉故魯自率之通晉愚恐兩說俱有之

仲叔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左氏載吳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故魯衛俱

受晉命往會之善道公穀皆作善稻云吳地也木訥曰吳晉將為戚之會而魯衛實鄰於吳故晉命以通好焉許氏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

秋大雩

旱祭之僭者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僇陳之復歸于晉也魯令尹子辛之侵欲於陳故殺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郟人于戚公至自會

左氏曰會吳且命戍陳也木訥曰鍾離之會書會以會晉率諸侯性會吳也戚之會不殊會吳晉兩欲而為是會也陳鄭歸晉楚方內憤殺公子壬夫將有疆場之事此晉所以願求於吳也吳既與晉楚公子嬰齊晉帥師伐吳此吳所以願交於晉也吳晉同欲故十四國之君歡然相濟

冬戍陳

知楚將伐陳故諸侯以兵戍之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諸侯雖戍陳而楚猶伐之故諸侯又親救之楚殺其令尹而出兵晉范宣子預有失陳之憂諸侯以兵戍陳已非上策戍又不足以禦則事亦極矣  
卒未季孫行父卒

行父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左氏稱其忠於公室然行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弑君立宣行父實再為之如齊納賂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植其為妾馬金玉也多





矣柄及其子益專且叛然則小廉者乃其大不忠之飾歟向使淫侈如齊慶封適足以殺其身烏能成其私也哉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高氏集註曰自僖公二十三年杞子卒後杞桓公繼立九七十有一年呂東萊曰杞入春秋至此始名邾滕杞微國其卒或名或不名國微不備禮乎夏宋華弱來奔

左氏載華弱與子蕩少相狎長相優文相謔子蕩以弓楛華弱于朝平公見而逐之亦逐子蕩

秋葬杞桓公

杞始書葬始能通也

滕子來朝

左氏謂滕成公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

鄆間於魯莒之間前此邾莒伐鄆魯救之有狐貍之敗前年魯請於晉以鄆屬魯叔孫豹嘗以鄆出子同如晉矣去年秋復以屬鄆為不利而辭之蓋以力不能及鄆也至今莒遂滅鄆呂氏曰莒鄆小國自相滅亡晉悼公為時盟主亦莫之卹蓋是時





禮義衰絕，滅國弑君，皆目見之，孰不以爲甚異？故雖晉悼號爲賢君，亦莫能正也。愚按莒之滅鄆，春秋具有本末，穀梁乃以鄆立莒之子爲子，謂神不歆異姓之祀，爲滅雖胡安國獨宗其說，而劉氏孫氏戴氏皆嘗辨其非，劉曰：若鄆取莒爲後，罪在鄆子不當，但責莒人孫曰立異姓而遂書滅，不惟於義不明，亦何以爲訓！此蓋莒人因鄆不順其立異姓而滅之，爾戴曰：鄆請屬于魯，則鄆之勢迫矣。莒旣滅，鄆季孫宿如晉，見魯之不能救鄆也，莒人滅鄆，勢所必至。

冬叔孫豹如邾

左氏曰：穆叔如邾，聘且修平，謂平四年狐駘之戰，季孫宿如晉。

宿，季孫行父之子也。左氏謂莒滅鄆，故來討，宿遂如晉，然魯雖嘗請屬鄆，旣而辭之矣。滅鄆者莒也，晉不問莒而反問魯，何耶？木訥曰：宿父喪未暮而執使命，知世卿以固位而已。襄公幼弱，蓋非公意，宿自爲之，愚聞之，師亦謂宿嗣執政，往見以植私交。

十一月齊侯滅萊





齊國萊以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遂滅之萊姜姓  
例稱滅同姓書名齊滅萊不名則例之說不通  
矣

七年春郊子來朝

郊自出伯姬不通於魯成公嘗會是魯伐之今始來  
朝公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孟獻子歸咎於既耕而下蓋不知天之不畝其僭  
也

小邾子來朝

此小邾穆公也其先鄭穆來鬪項之後王命爲小  
邾至是三朝魯

城費

費音

季武子城其私邑以自強定公十二年所欲墮之  
而不可得者也費今沂州費縣

秋季孫宿如衛

傳以爲報子叔之聘然子叔之聘七年矣宿初執  
政疑自締私交也

八月螽

也書災





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氏謂報季孫宿之聘且尋孫良夫之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鬲頑如曹未見諸侯  
丙戌卒于鄆陳侯逃歸

鄆于切切  
鄭七切切

楚圍陳諸侯謀救之陳侯畏楚而逃故不成救鄭  
伯卒于行三傳皆以爲見弒然且當以經爲正此  
鄭僖公也立五年卒頑公穀作原鄆作操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云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五月而葬王氏曰傳載子駟弒公然諸侯方會其  
郊子駟其敢然乎觀九年與晉爭盟詞不少屈而  
晉人不以爲討其不爲不義可見矣蓋子駟爲政  
多殺羣公子疾之者衆因公卒于外而誣之黎氏  
曰若君實被弒以疾赴遂從而書之則弒君豈有  
以實告者乎趙氏曰若實弒而書卒是春秋庶逆  
賊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燹

僖公方薨鄭乃侵楚之與國以挑釁此子產所以





獨憂而不旋踵致楚之師變穀梁作濕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公  
至自晉

趙氏曰晉既失陳而爲是會以觀諸侯諸侯皆以  
大夫聽命晉之霸業墮矣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  
晉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宿會襄公微弱政在  
季氏也

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曰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鄙田蓋鄙在魯東其  
田接於魯而經界不明故伐我以正之魯既無鄙  
世有莒患矣愚按此莒人以兵滅魯明矣孰謂以  
其子繼鄙爲滅魯耶

秋九月大雩

爲旱禱也大則僭矣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討其侵蔡也自是鄭又與楚平玉帛待于二竟惟  
強者是從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曰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  
鄭





九年春宋災

天火曰災

夏季孫宿如晉

報范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成公之母襄公祖母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楚子伐鄭戲許

左氏載諸侯伐鄭將脩器械盛餼糧歸老幼居疾

于虎牢鄭人恐乃行成然子駟爭盟欲唯有禮與  
強者是從既盟而楚伐鄭鄭又與楚平蓋王帛待  
二竟此鄭之素謀子駟尤力主從楚之說也先師  
嘗謂其無夷夏之辯趙木訥則謂晉欲得鄭當先  
制楚制楚當先結吳以倚楚楚忌吳之斷其後必  
不敢長驅鄭郊吳請鄭處晉楚之間亦難矣晉不  
幸而遇楚之強謀所以安中國亦難矣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  
滅偃陽公至自會柤莊





相楚地吳子壽夢在相晉悼公會諸侯以往會之  
先師謂晉方患楚欲通吳而吳道多阻今會於彭  
城之相所以道吳之來路趙氏謂會吳所以倚楚  
倚楚所以爭鄭相之會吳既向晉楚恐吳之議其  
後故晉兩合諸侯以伐鄭鄭果如蕭魚之會石氏  
曰蕭魚之後楚專車吳不復爭鄭矣偏陽姪姓小  
國左氏載晉取之欲以封宋之向戌向戌辭而以  
歸之宋許氏曰涉楚會吳而因道以滅人之國中  
國之禮義盡矣何以昭格荒服

楚公子貞鄭公孫轅帥師伐宋晉師伐秦

木訥曰楚既得鄭則兵及於宋勢也楚鄭伐宋晉  
不救宋而伐秦以報私怨非所以霸也先師則曰  
楚取彭城欲以梗晉晉滅偏陽則楚不得而問彭  
城偏陽歸宋故楚連鄭師以伐宋去年秋秦嘗乞  
楚兵以侵晉而楚為之援今晉師伐秦亦悼公制  
楚之規模也覺此說尤長

秋莒人伐我東鄙

鄆為莒得故莒再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鄭黨楚伐宋故晉侯率諸侯伐鄭鄭不服故再伐  
虎牢齊世子光人臣也而今位滕薛之上以其先  
至而躋之也非禮矣

冬盜殺鄭公子駙公子發公孫轅

盜一日而殺三大夫鄭無政刑矣左氏載子駙侵  
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田故五族聚君妻不逞之人  
而殺之子駙駙之字也趙氏謂子駙當國鄭受兵  
無虛歲宜其禍生肘腋張氏謂鄭之從楚以勞中  
國皆公子駙之罪公子發公孫轅惟駙是從惡積  
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所謂上慢下暴  
而致寇至孔子以爲盜之招也所以不稱殺其大  
夫駙公穀作斐

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左氏載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鄭及晉平楚子  
囊救鄭晉荀盞曰我實不能禦楚鄭何罪不如還  
也楚人亦還前城虎牢不言鄭此城虎牢而繫之  
於鄭者黎氏云城則取而城之故經有城楚丘城  
緣陵皆不繫之國戍者以兵守衛之故經有戍衛  
戍陳皆繫之國先師王氏云城虎牢不繫之鄭者  
時鄭從楚中國取其虎牢而城之爲中國守險以





制鄭非爲鄭而城之也。成虎率而擊之鄭者時鄭已從晉中國恐楚伐鄭故置兵守衛以拒楚是爲鄭而戍之也。此說尤明白。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此季氏欺襄公幼弱始三分公室而三家各有其一也。然周禮有大國三軍之說諸儒多謂三軍乃魯之舊而今以爲作劉氏意。林曰至襄而作三軍明襄之前未有三軍也。及其舍之也。又曰舍三軍明二軍猶在也。孫復發微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以次國而作三軍亂聖王之制也。此一說也。謂魯舊止二軍今始分而三之也。葉石林曰僖公之

詩曰公徒三萬此三軍之數也。至成公而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貜齊以四卿見於鞏之戰則有加於三軍也。鄭夾滌曰宣成以來魯有五卿卿專一軍及季氏逐東門氏而立顯齊又將逐臧孫紇而立臧爲東門與臧氏二家弱而不能軍其民故三家分爲三軍而專之。此又一說也。謂魯舊不止三軍今始并而三之也。二說未知孰是。然前一說以周之舊制言後一說以魯之強僭言恐春秋時無復守周制若強而僭者則魯卿大夫之





實也在來者考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崔氏曰郊之用辛也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三卜不從則已矣四卜過也然崔氏之說以郊之常禮言而魯之卜不從乃天之不敵其僭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按左氏所載鄭之侵宋者鄭子展謀欲從晉故伐宋以致諸侯之師而後與之也諸侯伐鄭而同盟于亳城北者時鄭方行成故盟諸侯使毋貳也楚子鄭子又伐宋者楚未知鄭之陰已附晉尚率鄭以伐宋而鄭姑從之也晉又會諸侯伐鄭而會于蕭魚者鄭於是始決於從晉也楚執鄭行人良霄者鄭已從晉使告于楚楚無以制之而姑執其行人以泄憤也夫鄭自公子驂公子發公孫轅三人





決於從楚故鄭歲歲受晉楚迭至之兵三子既爲盜所殺子展當國改謀從晉知所嚮背矣然不即安於晉必伐宋致師待晉師再伐已而後藉以絕楚恐非謀國之要策若晉悼極力求鄭卒成蕭魚之會則霸功之盛也趙氏曰蕭魚之役楚疲於外鄭服於內寸兵不折隻牲不殺悼公所以制楚服鄭之功豈下於威文耶戴氏曰蕭魚之會晉赦鄭囚納斥瘞禁侵掠是舉也可爲春秋盛德事比於召陵有光焉書楚執良霄於蕭魚之下見鄭人之心已服楚人之力不競晉悼之功爲不爭也程氏曰鄭不可信晉悼公初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自此鄭不背晉者三十四年師氏曰諸侯之無時暫寧者皆鄭之由也至悼公用魏絳之謀和戎以收五利之功息民以致三駕之勝遂能再合十二國之師以肆伐而鄭之君臣始無二志拔諸夏之威奪強夷之勢是可嘉矣按去年秋會諸侯伐鄭者晉悼公之初駕也今伐鄭而盟于亳城北者晉悼公之再駕也伐鄭而會于蕭魚者晉悼公之三駕也左氏曰晉侯謀所以息民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者此也宣公穀作京





冬秦人伐晉

報去年之役且秦宣公之妹爲楚共王夫人故爲  
楚伐晉然楚旣無以爭鄭秦亦安能當楚左傳書  
晉敗績而經不書者無傷晉之大體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  
師救台遂入郟

莒五年之間三伐魚魯未殺治之今又圍魚邑故  
季氏旣救吾邑遂入莒邑以報之也自穀梁稱受  
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郟諸家自此爭攻季孫之  
生事夫季孫固可責也然魯皆季孫爲之也入郟  
固不受命救台亦果受命者乎放飯流歎而問無  
茲決穀梁之謂矣魯小夷也滅郟而遂伐魯歲歲  
不已季孫之施報方略與相當此事莒可罪而於  
季孫固未暇議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鄭人旣服遣使以謝伐鄭之師此晉悼公待諸侯  
有禮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壽夢立三十五年卒吳至壽夢始大楚畏吳之  
議其後始不敢肆擾中國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鄭不可得而楚姑世憤於宋楚於是無能為矣

公如晉

拜士魴之聘比事霸之禮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去冬如晉報聘而今始歸也

夏取郟音

郟附庸小國也左氏稱郟亂分為三魯師救郟遂取之先師謂季氏柄國兼地自廣也許氏曰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不報魯取郟不討取無大亂而而已郟公羊休詩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共王立三十一年卒自以嘗敗于鄢欲謚以靈若厲

冬城防

高氏集註曰防臧氏之邑也厥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城防者畏齊也木訥趙氏曰魯有二防一近宋隱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是也魯既事晉而外齊懼有齊師故城防以備之明年齊卒有圍成之役用是知城防





以備齊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叔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蔓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時吳壽夢已卒所會者吳新君諸樊也左氏載吳敗於楚告于晉向之會為吳謀楚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任氏曰晉侯始汲汲會吳將以謀楚也鄭國既服楚隙亦解故諸侯不會但使大夫自是之後歷襄昭之世不復與吳會然則會吳非晉所欲也趙氏曰卓、公賢君豈安於事夷狄哉方內有所賴勢不得已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書災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比宮括鄭公孫蔓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氏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木訥曰用諸侯之兵以報己怨非也然自是一伐秦終春秋之世秦不敢復侵晉

己未衛侯出奔齊

傳載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而弗食二子作亂





立公孫剽公出奔

莒人侵我東鄙

注曰報入鄆也木訥曰季孫宿入鄆非兵首也而莒猶以爲憾侵我東鄙報入鄆之役焉彼夷狄之酋安辯曲直之理至十六年魯訴於晉溴梁之會晉人執而釋之然後少悛故二十年爲向之盟而魯始無東鄙之患戎狄之情非威無以制之也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石林曰經書楚伐吳而已傳稱吳敗楚師于皐舟不足據木訥曰楚康即位修先君之怨謂楚不得志於中國者其實爲之梗故置宋鄭不問而首伐吳其謀尤出共王之上矣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萬嘗人邾人于戚

左氏載衛孫林父逐衛獻公衎而立剽晉侯以問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故會于戚以定剽戚衛地也林父之邑也木訥曰釋賊不誅反定剽位何賴於霸王哉愚按荀偃本亦弑賊故爲逆賊林父謀而成其亂於林父之私邑凡今年春列國之會于向者大半不至亦可見人心之公而





晉悼坐荀偃之誤不少矣自是至剽弒而衎歸衛  
有二君者十年皆晉實爲之也以悼公之賢而有  
此惜哉蓋公怠矣明年遂薨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  
于劉

傳稱向戌來聘且尋盟許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  
劉崇向戌也公弱甚矣張氏曰劉魯地

劉夏逆王后于齊

注劉夏天子之士也傳逆王后卿不行非禮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  
帥師城成郭

成孟氏邑也崔氏曰公叔成比至遇齊侯或已解  
圍而去故公不進傳謂畏齊不敢進似誤矣若實  
畏齊不敢進當書次不書至也戴氏曰齊圍成而  
公親救既而二卿城成郭用見孟氏之強公不敢  
不出而二卿合比以弱公室也葉氏曰前圍而公  
救之固過矣今二氏復各以其軍爲之城著三家  
之自爲政也先師嘗言三家私相封殖城費則叔  
仲以媚季氏城成郭則季叔以私孟氏愚按魯自  
作三軍魯國已盡爲三家之有而成又孟氏私邑





諸家反責襄公不能救成致乳壞而非時以城者  
殆腐儒之談不能尚論其世者也郭外城也孟氏  
蓋因是益固其守至定公十二年公圍成而不可  
墮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書災

邾人伐我南鄙

邾黨於莒而附齊故齊伐我北鄙邾伐我南鄙魯  
告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許氏曰  
魯自文襄失政齊與邾莒交伐其國由民分於二  
相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晉悼公生十四年而立立十五年而卒壽甫三十  
其經營楚鄭時年方二十四五功視桓文而德則  
過之嗚呼盛哉木訥趙氏曰晉室中饋三郤誅厲  
公弒悼公以公族自外入繼即位之初慨然思復  
文公之業一為宋圍彭城而得諸侯再奪鄭虎牢  
而得陳鄭外抗強楚內連東吳蕭魚之會不戰不  
盟楚不敢爭鄭不忍叛雖召陵之役不是過也其  
功業直將俎豆文公於百載之上襄成靈厲有慙





德矣以傳觀之悼公之所以成霸業者抑亦內外  
兩治者歟其爲國也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墜  
乏困救災患禁活隱薄賦歛宥罪矣舉不失職官  
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偏官民無謗言  
所以復霸若傳裏無溢美則悼公直出威文之上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澳梁  
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通右

晉悼公將爲魯討邾莒未果而卒晉平公初立即  
速葬其父會諸侯于澳梁執邾子莒子以歸自謂  
討有罪能繼父志矣然因欲速反使其父悼公以  
中夏霸主下從大夫三月而葬之禮又身方居喪  
而速會諸侯以諸侯晏行歌詩之事諸侯咸在而  
反使大夫專盟邾莒皆諸侯而反使大夫得執之  
以歸故高厚逃歸而齊怒滋甚又侵我北鄙矣晉  
平之不克繼如此

五月甲子地震

記災異

叔老會鄭伯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戴岷隱曰許侯欲遷于晉許大夫不從許之勢甚迫許之請可念也晉人歸諸侯而獨使大夫伐許猶未其怒也獨許鄭有宿怨鄭伯身從諸侯甘心於許故以鄭亭晉上為鄭主乎是師也趙未訥曰許為鄭害遷於葉以依楚中國失許實鄭之由今晉不察復聽鄭伐許故十八年楚公子午伐鄭許故也悼公在位十五年置許不問以得許無益而徒犯楚怨為宋鄭之患也今平公聽鄭伐許無得而失則多矣

大齊伐我北鄙圍郟  
故也故齊益伐我至於圍郟

大雩

旱而禱也大則僭也

冬叔孫豹如晉

以齊伐我故也齊自恃霸餘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使大夫聽命使世子抗禮以魯服晉而伐之伐魯所以貳晉也故今穆叔往晉告急曰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邾宣公立十八年卒。經公穀並作囁。

宋人伐陳

高氏集註曰：七年鄆之會，陳哀逃歸。自是十年不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侵宋，宋於是請於晉而伐之。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孫林父之子孫蒯由于曹而見逐，故石買為之伐。之曹人愬于晉，故明年晉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齊侯伐晉以重賂，晉公又一旦執其相與伐我之宋，所以重賂之怒，而其晉之禍嘗三伐北鄙。再圍成。今君臣又分攻其二邑，蓋楚方不撓中國而齊以中國反自撓中國矣。

九月大雩

旱祭而僭者也

宋華臣出奔陳

傳載華閱卒閱之弟華臣，虐閱之子阜，比賊殺其宰。華與宋公已因向戌之言而舍之矣。國人逐瘞，狗入其室，華臣懼而奔陳。木訥曰：華臣奔而乃奔其君之讎，君可疾乎？





及邾人伐我南鄙

邾宣伐我已為晉執邾悼新立又復修恐此叛晉也此與齊也此祝柯之會所以復見執也

十有八年春自狄來

公羊曰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為石買無故伐曹而執之也然不當因其為行人而執之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負芻空于師

齊魯婚姻之國今怒晉而泄之於魯三年而五加兵宜諸侯之所共怒也故同圍齊岷隱曰春秋未有書同圍者而此獨書見齊之得罪者多而諸侯之同心者衆也

曹伯負芻空于師

曹成公弒立工十三年而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石氏曰楚自蕭魚之會師不出者已七年今鄭子孔欲去諸大夫而專政召之來也故明年鄭討子孔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公  
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漵水季孫宿如晉

盟于祝柯之諸侯即同圍齊之諸侯也故不再叙  
晉執邾子者以邾之為齊伐魯也公至自伐齊者  
圍齊後復歸魯也取邾田自漵水者晉怒邾之伐  
魯不已故取邾之田以予魯自漵水為界也季孫  
宿如晉者拜其為魯伐齊且取邾田以予魯也然  
晉救魯可也動天下之兵以執邾子而取邾田不  
可也未足以服齊也柯公羊作阿

葬曹成公

言亦五月而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  
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齊未服而再伐之齊侯卒而還不伐喪也齊靈公  
立二十八年卒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蔑者孟文伯之子孟獻子孟子稱其有友五人者  
齊殺其大夫高厚

齊之權臣崔與高也齊靈公死崔杼立世子光高  
厚傅公子牙光立執牙故杼殺高厚米訥曰高既





以罪誅齊之權在崔而已故不旋踵而有崔杼之  
逆高之殺崔之幸齊之禍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傳載子孔之為政也魯國人患之子展子西帥國  
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其所以伐之之辭曰盜  
殺鄭三大夫時子孔知而不言也前年楚師至純  
門子孔召之也然此其辭也專殺而又分其室者  
私也子孔死子產於是始為卿嘉公羊作喜  
冬葬齊靈公

秋七月卒至冬葬計亦五月

左氏曰懼齊也齊嘗伐北莒伐東邾伐南矣故今  
備西

叔孫豹會士匄于柯城武城

齊伐魯魯恃晉令齊以晉不伐喪而與晉平故穆  
叔聘晉且城武城為備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仲孫速孟獻子名蔑之子孟莊子也莒自五年鄭  
屬莒而明年莒滅鄭其後八年十年十二年十四  
年常伐魯魯趨于晉晉嘗執莒子前年諸侯盟督





揚以和解之故今孟莊子始與之結盟迄二十年  
莒魯不交兵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

會

澶淵市  
然反

左曰齊成故也木訥曰齊靈公卒晉士句聞喪不  
伐振旅而還齊人德之求成于晉晉合十三國戰  
血于澶淵小大協和天下賴之愚按圍齊之役十  
二諸侯環其郭靈公至欲遷避而終不服今因感  
其不伐喪而求服其天禮之可以服人也

仲孫速帥師伐邾

傳稱邾屢伐魯魯以有諸侯之事弗能報今孟莊  
子報之然晉已為魯伐邾取田畀魯澶淵之會魯  
又方與邾同盟矣不宜更伐之也子孟莊子父喪方  
新而盟莒伐邾專橫如此急於擅魯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  
出奔楚

傳載蔡文公欲改事晉畏楚不果而卒公子燮求  
從先君以利蔡蔡人殺之燮之弟履遂奔楚陳之  
慶虎慶寅專政誣公子黃與燮同謀黃亦呼於國





而奔楚愚按澶淵之會獨陳蔡不與必諸大夫志在楚也

叔老如齊

齊魯既同澶淵之盟於是釋怨而修好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書災

季孫宿如宋

傳曰報向戌之聘也宋人重賄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魯軍圍於齊邾莒今晉爲平齊而執邾莒故往謝之也

邾庶其以濼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也濼與閭丘邾之二邑庶其盜之以奔魯也左氏載季氏妻庶其以公之姊妹其從者皆有賜藏武仲謂之賞盜岷隱曰昔莒僕以寶玉來奔季文子使出諸境甚矣季武子之有愧於其祖也木訥曰今一受庶其之叛其後莒牟夷邾黑肱接踵而至曲阜之地匯爲賊淵愚按此所謂春秋三叛臣者也然魯之受之皆非君命襄公如晉而庶其以濼閭丘來昭公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





茲來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然則實為賊淵者惟季氏歟

夏公至自晉

如晉拜師踰時方返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氏載欒盈之母欒祈與其老州賈通懼欒盈之討也愬於欒祈之父范宣子誣欒盈將為亂宣子信之使盈城境而逐之盈遂奔楚木訥謂盈將倚楚以入叛也按欒書弒厲公而免於討欒厲汰而以為亂亡其家盈奔雖非其罪而積惡有自來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襄陵許氏曰比年食今又比月食蓋自是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徂徠石氏曰此年九月十月日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日食三年之內連月而食者再諸儒以為曆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高二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天道遠接交會之度而求之亦難矣

曹伯來朝

曹武公即位既除喪而始來朝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子商  
任音

左氏曰錮欒氏也木訥曰一大夫出奔動天下諸  
侯以錮之盈亦何能為哉蓋懼其脅楚以入爾岷  
隱曰欒盈實奔楚非晉所得錮也商任之會非徒  
無益而又害之高氏集注曰范鞅欲使盈無所容  
於世故盈發憤卒興大亂此以私敗公足為戒也  
公羊穀梁皆於是年附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癸丑師于鞌

注子叔齊之子也蓋叔肸之孫聲伯之子其子弓  
嗣是曰子叔敬子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時欒盈自楚如齊范鞅知之故復為沙隨之會以  
錮之師氏曰欒盈非有犯上之罪徒以范氏私怨  
再會諸侯以錮之是宜起其惡心而有曲沃之事  
夾澹曰齊侯陽會晉而陰納欒氏故齊晉之仇復  
興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者，令尹子南也。傳載觀起有寵於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遂殺子南於朝，輟觀起於四竟。蘇氏謂罪不至死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書災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匄音及

杞孝公立十七年卒

夏邾界我來奔

再我者邾無其之黨也。既納其叛邑，又納其叛人。

晉平公之母舅，故魯會其葬而書杞始此也。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十陳傳載二慶專陳，公子黃奔楚，陳侯如楚楚用黃之愆，使慶樂往殺之，而黃得歸。楚木訥曰：黃以君之弟而見逐，陳哀侯僅免為衛，衛魯昭幸矣。今能殺二慶，黃之謀楚之力也。

晉欒黶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欒黶自楚如齊，齊因媵晉嫁女，竊載黶入于盈之舊邑。曲沃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兵





敗奔曲沃晉人圍之按傳所載先入沃後入晉其次第與經不同或者疑之孫氏曰此藥盈以曲沃之甲入晉敗而後奔入曲沃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

榆

雍於用反

齊自恃霸餘素不從晉晉靈之世衛嘗為晉伐齊齊故伐衛以報其役志實在伐晉也豹救之而次于雍榆者孫氏謂不救則懼晉之討往救則畏齊之強也木訥曰齊莊即位德士句之不伐喪姑與衛齊及慎濼濬者嬖臣伐亂腹我齊以報平陰之樂禍者宜其不善終也

己卯仲孫速卒

此孟獻子之子子孟莊子也莊子無適嗣公鉏長而而愛其幼子名統故臧武仲為之立統是為悼子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邾下沒反

臧武仲阿季氏意為之廢長立少其長公鉏既見廢亦為孟氏廢其長秩而立其少羯以激怒孟氏蓋孟氏素惡臧氏者也孟氏遂告季氏謂臧氏將





爲亂臧武仲斬關出奔孟椒盟之曰無或如臧孫  
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武仲如防請後魯立臧爲  
而臧紇致防奔齊孔子謂其要君者也

晉人殺欒盈

傳載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不書殺  
其大夫者黎氏謂前書出奔已非晉大夫次書入  
晉則晉之寇此書殺欒盈則討賊之辭也

齊侯襲莒

傳載齊侯還自晉而襲之也趙子曰掩其不備曰  
龍襲也從自盜賊之事難攻仲於其後晉亦云  
亂而後作抑君似鼠鼠晝伏夜動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豹如晉賀克欒氏也羯侵齊爲晉故也木訥曰豹  
如晉以雍榆之次爲功晉照其僞而有言焉故羯  
侵齊以悅之魯若移其侵齊之役於雍榆之次則  
豹不必往羯不必侵也岷隱曰豹之如晉賀克欒  
氏羯之侵齊爲晉復怨夫當事而救不能致力既  
事而聘何益於晉當齊伐晉不能擊齊既退而侵  
何損於齊君子是以知其爲文具也





夏楚子伐吳

左傳載楚爲舟師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木訥謂楚怨吳之與晉今雖吳與晉不交者已十年至是凡三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食之既災之甚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

木訥曰齊以盜竊之計龍奪實無得焉故崔杼因復伐莒成君之惡而已得行其姦岷隱曰君子是以知崔杼有異志助其姦爲害矣

書災也許氏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被者廣非特魯之災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食之既矣而又連食尤其災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

左氏謂謀將伐齊以水不克岷隱曰會于夷儀欲伐齊不克乃使楚人伐鄭以牽制中國木訥曰楚





未嘗一日忘鄭特觀中國之學舉而已今晉不能和  
諸侯以制楚而乃按諸侯以伐齊且勝齊孰愈於  
制楚哉夷儀之會無損於齊徒爲鄭招寇也

陳鍼宜咎出奔楚

傳謂陳復討慶氏之黨故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傳載齊城王城之郊穆叔如周賀城許氏曰自宣  
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始有叔孫豹  
如京師以罕書也自是不復聘王矣

饑無先具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  
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傳載崔杼見棠姜美而取之莊公通焉杼欲弑莊  
公故伐魯將致晉師弑君以說于晉而不獲遂歸  
而弑之夷儀之會將伐齊以討崔杼之弑齊賂之  
而還木訥曰諸侯不能討逆反冕弁端委以乞賂  
於盜爲辱大矣齊莊公立凡五年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氏載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隊者并堙木刈鄭人怨之故今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

傳曰齊成也按晉此行欲報齊莊朝歌之師也岷隱曰舍崔氏之大罪復莊公之小怨况又納賂焉何以宗諸侯愚按重丘之盟列弑君之齊不惟不克伐齊適以成其亂爾

衛侯入于夷儀

夷儀在衛南衛侯入于夷儀後歸于衛之都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傳載舒鳩叛楚吳救之大敗故楚滅舒鳩木訥曰羣舒近楚為楚蠶食至是盡矣成十七年滅舒庸宣八年滅舒蓼及是滅舒鳩其先本與楚俱張荆舒是懲是也而今皆併於楚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傳載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按鄭之再伐甚矣以子產獻捷于晉子產辭辨而晉受之故恃此而再伐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傳載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自隱于短牆而射之卒，吳諸樊立。凡十三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伋復歸于衛。

傳載衛孫林父甯殖逐衛獻公而立剽，甯殖後悔之，垂沒屬其子喜，復獻公喜許諾，至是獻公自夷儀與甯喜言，於是甯喜弒剽，孫林父元逐獻公而立剽者也。故入于戚以叛，蓋戚其私邑也。剽弒林父，君初獻公，甯殖逐衛侯，而甯喜逐剽。

弒衛歸衛有二君書名以別也。

夏，晉侯使荀息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澶淵，市。

傳載晉黨衛之孫林父、召公同會澶淵，取衛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愚按孫林父衛之叛賊也，晉平公反為之封殖如此，鄭良霄獨書名者，胡氏謂鄭伯為衛侯，故如晉知其不助孫氏也。時趙武主會，止書晉人。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才承反。





傳載痤美而佞向戌惡之寺人伊矣事痤無寵誣  
痤與楚客盟將為亂向戌曰固聞之痤求其弟佐  
為請向戌聒而與佐語故使佐失期痤無救乃縊  
已而公知其寃烹伊矣愚謂此向戌之罪也

晉人執衛甯喜

傳載晉人執喜語之曰曷為納君而伐孫氏則是  
為叛賊之異已而執之非以其有弑君之罪而執  
之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

後葬也按靈公立四十五年為讎鄭而死蠻荆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景公初即位慶封得政欲善於諸侯於是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魚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左氏載宋向戌善於晉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

木於是合晉楚于宋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甯喜既弑刺迎復獻公而專公患之公孫免餘為





公殺之初喜之謀復獻公也謂公不信欲得其果  
縛之言以為信喜以縛之言而返公今公殺喜故  
縛出奔然身不仕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向戌會十四國盟以弭兵上文惟序九國者注云  
齊秦不交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地主與  
盟不待序也是役也楚衷甲爭盟晉讓楚先獻書  
先晉者貴信也鄭夾深曰宋之會大成也未有合  
晉楚之成而大夫專之者也然自宋之盟四十年  
此猶不絕其盟數戰鬪洎泲梁之戰則諸侯皆盟  
憚於一盟遣大夫以為盟是諸侯之急非大夫之  
專也大夫專盟未有如宋者也春秋書宋之盟特  
言諸侯者明君臣之義特先晉人者正夷夏之分  
孫泰山曰自宋之會天下皆大夫專之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書災也左氏謂再失閭劉氏權衡辨其不然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三之日納于凌陰今正月也去年常燠故今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傳載討蕞氏之黨故惡出奔

邾子來朝

邾悼公舊每伐魯自魯愬之晉而執之取其田納其叛邑邾宜無以自立今其來朝蓋屈服也

秋八月大雩

旱祭之僭

仲孫羯如晉

傳爲宋之盟告將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遷飛盧於海濱而遷朝與慶封之子慶舍於海濱以爲內實封伐之弗克遂來奔齊人來讓奔具兵與之朱方富於其舊

十有一月公如楚

秋既使鳩告於晉公乃如楚傳載公及宋公陳侯鄭伯如楚岷隱曰率天下朝楚明告于晉晉不得而辭也尚待以宋之盟爲晉趙氏之功乎夾添曰爲宋之盟故從楚之諸侯皆朝于晉從晉之諸侯皆朝于楚謂之交好魯君之如晉屢矣自周公以來於今始朝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周靈王立二十七年崩

乙未楚子昭卒

楚康王立十五年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

岷隱曰當正月之言身在夷狄之國左氏以為釋不朝正于朝公羊以為存君穀梁以為閔公皆得之矣木訥曰成十年襄四年昭十五年公皆如晉在齊不朝由書正月昭在乾侯公在乾侯在齊則事亦危矣此所以書公之所在也其書公至自楚蓋楚止公以送楚之葬九月乃得歸穀梁謂殆其往而喜其返也

庚午衛侯伋卒

獻公立通前二十三年嘗為孫林父所逐者十年

閔弒其子餘祭

則戒

左氏傳載吳伐越獲為馬以為閔使守舟餘祭觀舟闐以刀殺之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





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杞晉平公母家也故合諸國城之士鞅杞子之來皆謝城杞也

吳子使札來聘

公羊盛言札之賢而進之劉氏質夫曰札不稱公子以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張氏曰季子爲其父之所立其兄之所屬違父兄之命徒以潔身而去爲高觀宗國之危亂僚與光之相殘若秦人視

城者也是悲札有爲靖識者皆謂札賢矣夫札之賢也

而待之言曰非我生亂君子殆未之信也劉質夫

之傳得聖人之旨矣趙氏鵬飛曰彼其來聘豈情

也哉窺中國而已愚按春秋書吳札之來聘與書

楚椒秦術之來聘同而史載其後闔閭弑僚札爲

之使東諸侯其窺中國可知矣公羊言札終身不

入吳國者亦妄也苟不義其爲如曹子臧猶可也

胡爲而爲之來聘爲之來聘而云不入其國可乎

公羊因其逃國而高之故過爲之辭凡前諸儒之

說皆正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

五月而葬

齊高止出奔北燕

高止高厚之子北燕召公之後今始見於經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稟公孫萬公孫鼫放之而奔木訥曰自高止奔之而燕以亂燕伯奔齊齊侯伐燕皆基於高止然愚恐亦意之爾

左氏謂此年士鞅來聘而報之也

左氏謂此年士鞅來聘而報之也

齊侯集註曰公孫鼫奔齊齊侯伐燕皆基於高止然愚恐亦意之爾

罷以報之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以閨門之惡也固者景公也立四十九年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伯姬以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逮乎火而死蓋惡死而不失其節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周景王初立僖信搆亂欲立佞夫佞夫不知而王殺之子瑕佞夫之與也故奔





秋七月成弓如宋葬榮共姬

叔弓者叔老之子使之共葬賢伯姬也謚共從夫正也

鄭良霄出奔許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氏載良霄者伯有也強子哲使楚而嗜飲不戒子哲攻之伯有醉奔許許者鄭仇也伯有復還以其甲入駟帶帥國人伐之伯有死於羊肆良霄不稱大夫者戴氏謂其出奔已絕於鄭

及于月葬於魯京公

晉如齊人糴於齊人晉人糴於齊人勝人糴於齊

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澶淵市延反

公羊曰卿不憂諸侯崔氏曰直為宋災之故而為會其無補於宋明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如楚七月不知取又歸而效之作楚宮薨於是宮非正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立而卒傳以為毀也

巳亥仲孫貜卒





慶父之後孟孝伯也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成公來會葬非禮也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慶父

傳稱公子展輿弑其君自立而經書莒人當以經  
為正

襄公四歲即位權在仲孫蔑叔孫豹季孫行父  
及其子季武子作三軍以分公室然自即位至  
十五年皆晉悼公再伯之十五年國以無事悼

公既報制於齊邾莒建及之師齊與楚為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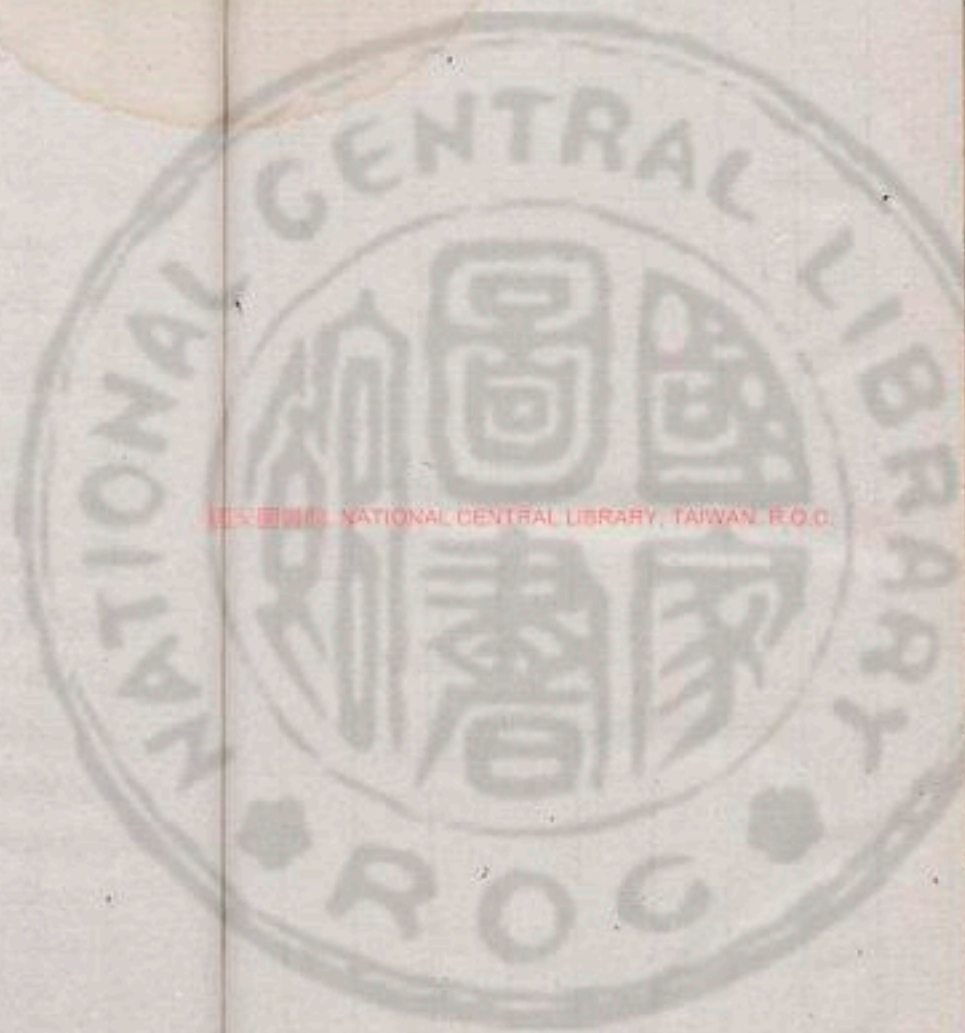
與楚弭兵楚遂橫行中國公兩事晉楚見辱  
於楚得脫而歸不自痛憤反効夷言作楚宮  
卒没于楚宮是豈能自立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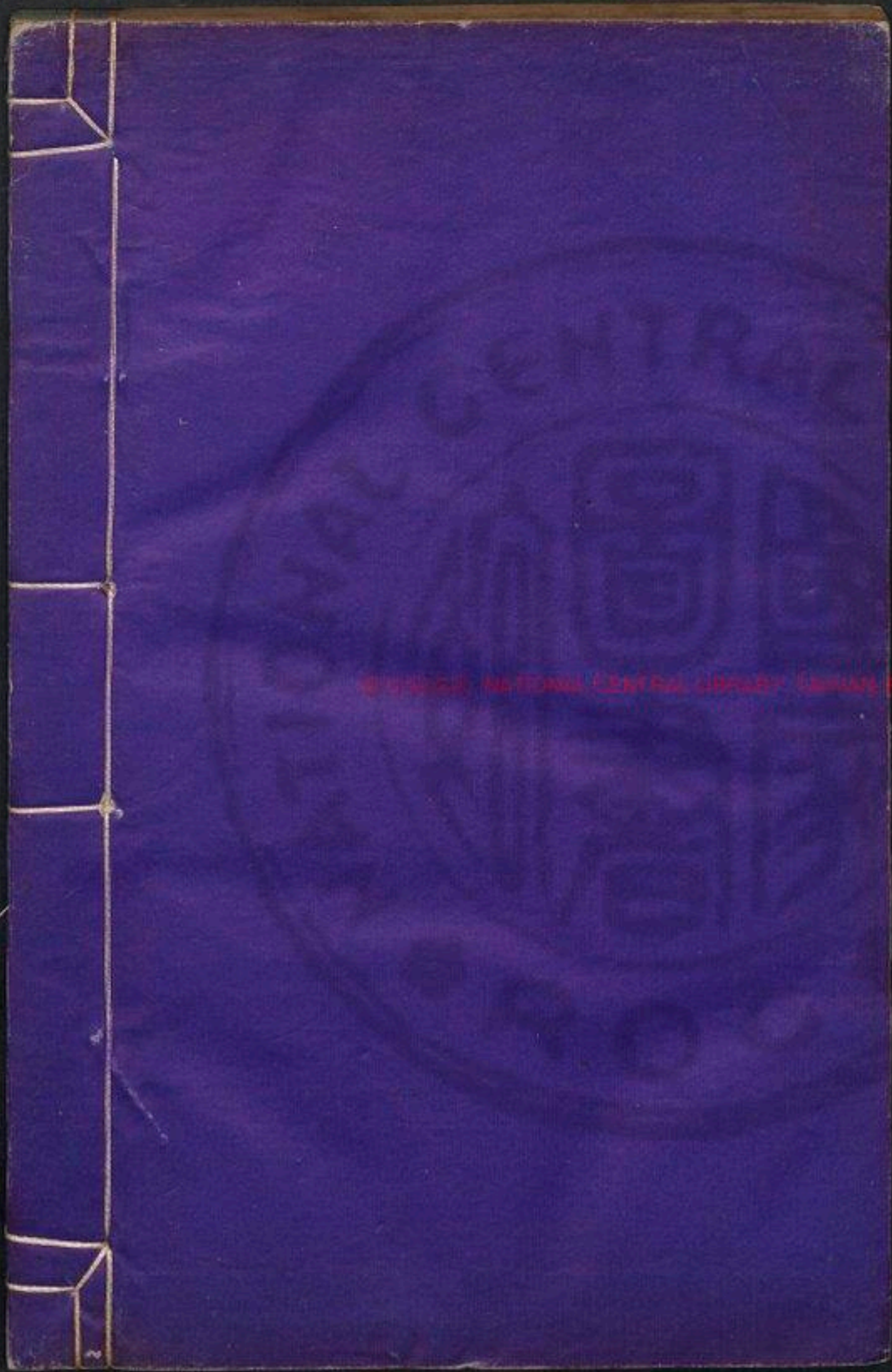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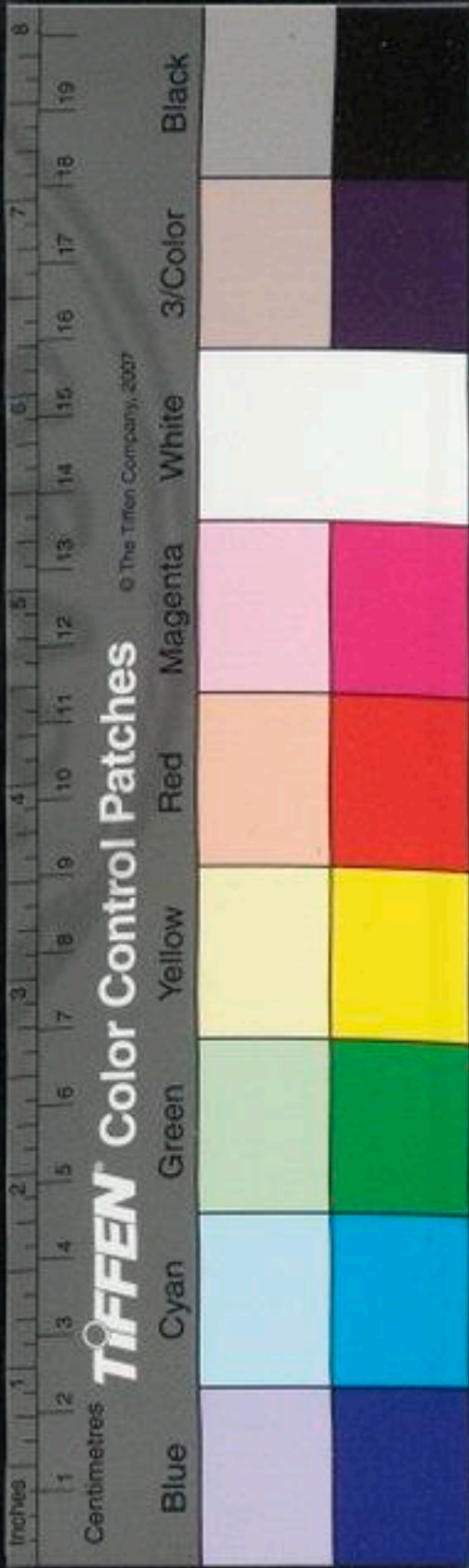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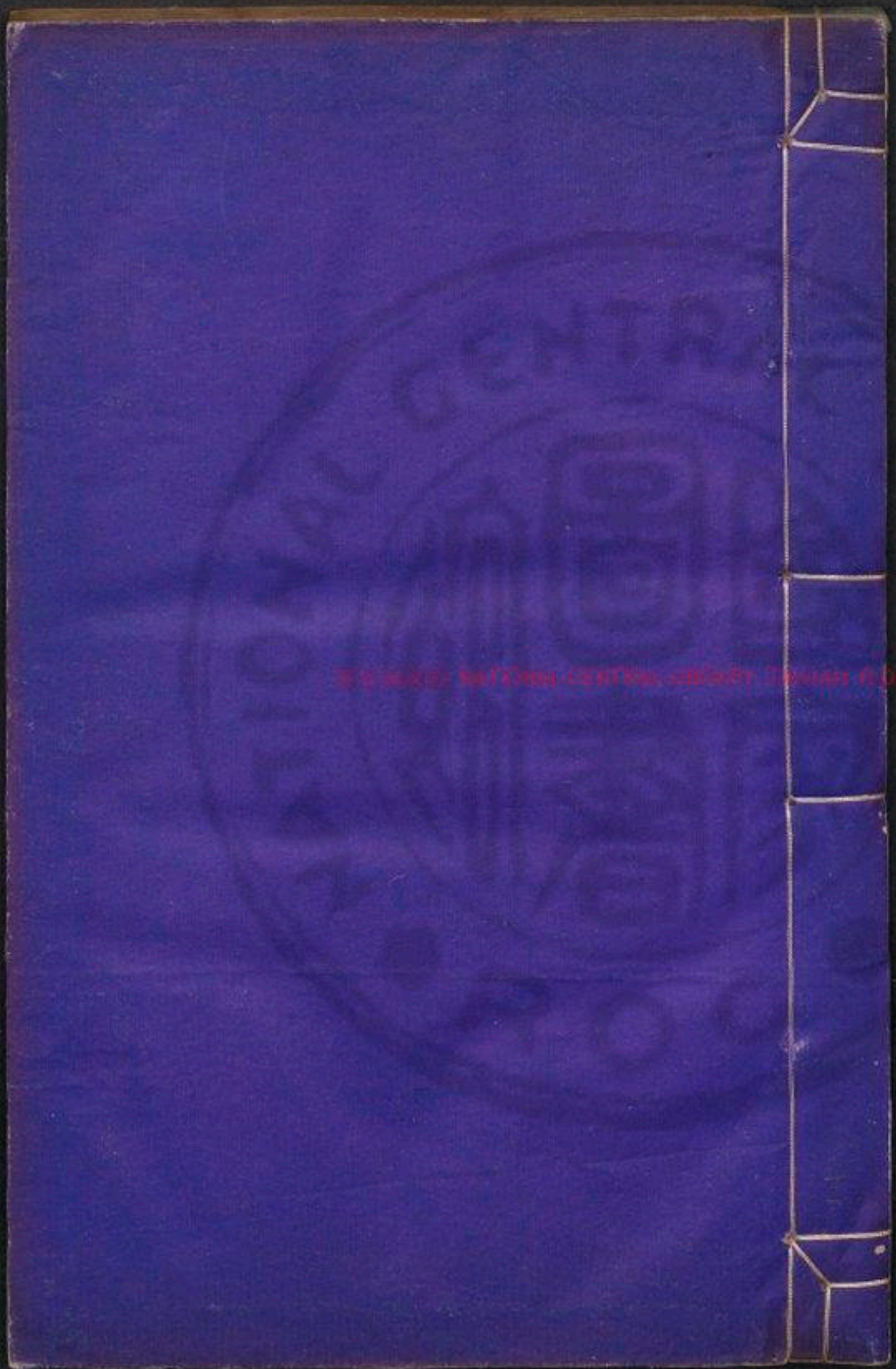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Digitized by eGangotri, Gurukul Kangri Vishwavidyalaya, Dehra D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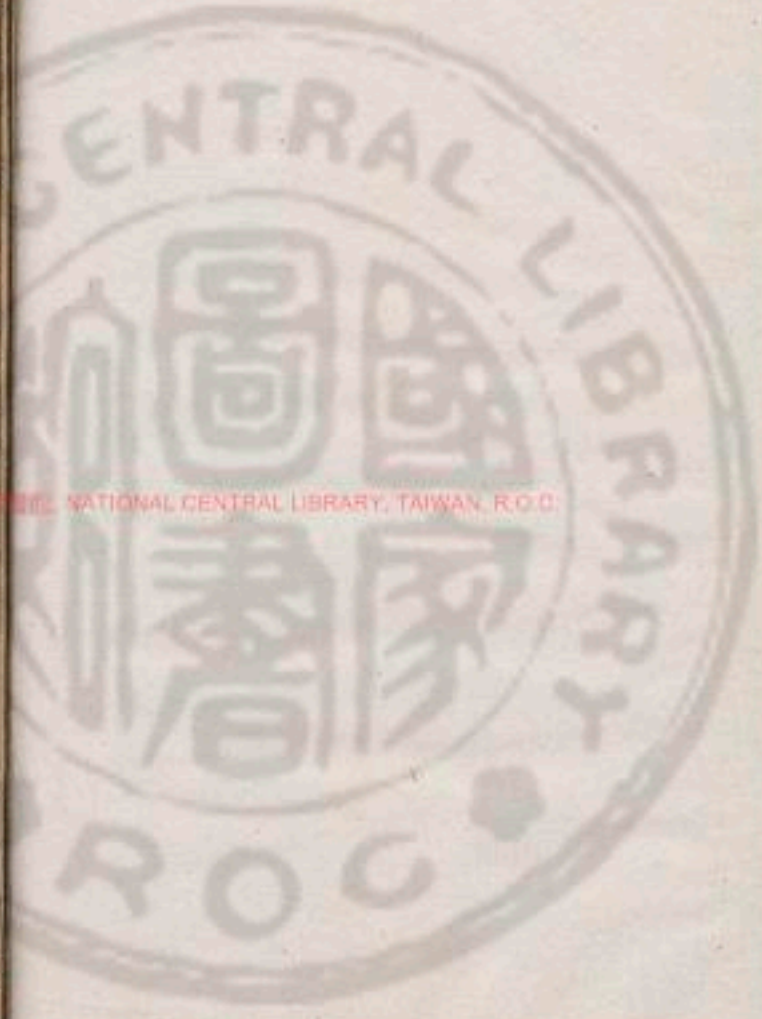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第十二

讀春秋六

昭公

名稠襄公之子母齊歸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襄公四年即位權在仲孫蔑叔孫豹季孫  
行父及其子宿作三軍以分公室然自即位  
至十五年皆晉悼公再伯之十五年國以無  
事悼公既沒困於齊邾莒是歲之師晉平公  
爲之平齊而執邾莒稍吐氣矣及平公與楚  
盟于宋與楚弭兵楚遂橫行中國公兩事晉





楚見辱於楚得脫而歸不自痛憤反效夷言  
作楚宮卒於楚宮是豈能自立者哉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行即位禮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左氏載楚公子圍氏于鄭因會虢以尋宋之盟昔  
宋之盟楚已先晉今懼晉之先也讀舊書加于牲  
上而已木訥謂趙文自為宋之盟以弭天下之兵  
于今六年內外無干戈之役今又盟于虢以申前

好此雖出於大夫而為天下之利大矣岷隱則謂  
楚公子以僭侈無君之心偃然欲專中國之盟會  
尋宋之盟復居晉上趙武無以辭雖偷安數年亦  
可謂無策者矣王氏又謂虢之會次楚而先書晉  
者趙武專尚實德不事虛爭損諸侯之幣受子產  
之責九年之中再合諸侯三合大夫師徒不頓民  
無怨讟皆武子之力而聖人善之也愚謂晉不得  
已而與楚共盟誠為無策一時天下賴之以安則  
不可少之也尚論其世則諒之可也然楚自此專  
中國流弊實始此也





三月取鄆

傳載季武子伐莒取鄆蓋取以附益其私莒愬於楚叔孫豹代之被執以辨得歸然季武子以而後出見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有寵於相如二君於景公故毋使之出奔有車千乘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邾悼公五十五年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夾滌曰晉既盡赤狄之餘復有事乎羣狄天鹵即大原也華曰太原夷曰太鹵胡康侯曰太原在禹服之內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祭詐誘而敗之襄陵許氏曰亂世逐爭奇變滋起兵車重遲寢廢兆此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前歲莒子密州見弒其二子長曰去疾次曰展輿展輿立去疾奔齊至是展輿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入莒而展輿乃奔

叔弓帥師疆鄆田





叔弓叔老之子季氏私黨也乘莒之亂春取鄆而秋疆之必用師者鄆民不順也叔弓為季氏植私也

葬邾悼公

僅四月而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經書卒而左傳稱公子圍縊殺之經傳不同當以經為正木訥曰楚麇卒而比出奔則比者必麇之孽有所不容於嗣君耳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

起韓宣子也新得政其來聘以昭公初立也觀易象與魯春秋之時也叔弓如晉報聘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黑即子皙也傳載其將作亂而疾子產數其伐伯有兄弟爭室薰隧之盟矯君位凡三罪不速死大刑將至乃縊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氏載晉少姜卒公弔之晉辭以非伉儷乃還季孫宿致禭焉泰山孫氏曰公不能以禮自重取困辱也穀梁則謂公如晉不得入而季孫得入書惡





季孫也孫氏又謂待昭公反季孫之不若亦晉侯之惡也

三年春王正月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左氏曰叔弓如滕葬成公杜氏曰魯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邾穆公來朝以公即位故也季武子欲卑之穆叔不可乃止

八月大雩

旱祭也雩以大則僭也

冬大雨雹

書災

比燕伯欵出奔齊

傳載燕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嬖寵故燕大夫比而殺其外嬖公懼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戾氣也陰魯陽臣魯君之象也去冬大雨雹今又大雨雹災之甚也

夏楚子穀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





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傳載楚使椒舉求諸侯於晉晉不敢爭而許之遂主諸侯之會愚按晉主夏盟正以抗楚也楚日以強而晉通吳於會正結之以倚楚也自宋向戌謀弭兵合晉楚之成宋之盟楚已先晉號之盟楚用舊書至今申之會晉遂不敢復出而盡遜之楚矣皆宋之盟啓之也楚昔之所仇者在晉今晉既遜之爲盟主則所仇者吳耳故一出而執徐子者以徐子爲吳之出也伐吳而殺慶封以慶封吳所封也而又滅賴亦以示威於吳也春秋之有霸主正以楚之害中國今反遜楚爲中國霸主此莫大之變也

九月取鄆

岷隱曰魯嘗屬鄆未幾而莒滅鄆今者莒人有亂魯遂乘勢而取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豹卒

傳載豹遇庚宗之婦生子長而歸之曰豎牛豎牛讒殺其二子孟與仲亦絕豹之食豹以餒死豎牛





乃立昭子，昭子朝其家，臣曰：「豎牛殺嫡，立庶必速殺之。」豎牛奔，孟仲之子殺之。王氏曰：「穆子見微，知幾，歷事二公，執政三十二年，出入晉楚間，常觀國之盛衰，人之情偽，而預為之備，其識固遠矣。然不能早救豎牛之禍，豈非天歟？」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魯初二軍，襄十一年季氏始作中軍，為三軍，與孟孫叔孫三分公室。今又舍中軍，分公室為四，而季氏取其二，蓋乘叔孫穆子之死也。反以書使杜洩告叔孫之殯，杜洩投其書，既葬而行。張氏洽曰：「季孫自行，父為政，即城費以保障私室，為竊兵權之計，自作三軍，叔孫豹已知其必改，而以盟詛要之。今豹卒而更改前制，蔑公室歸私家矣。岷隱曰：名雖為舍，實增之也。公羊以為復古，穀梁以為復正，惑其名，不察其實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傳謂疑其貳於兵也。然此楚之無策也。時吳方張公如晉。

傳載其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女叔齊言是儀也，不可謂禮。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魯三歲之間取莒之鄆取莒之郕今又納其叛臣之二邑莒日削而季氏日強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傳載晉侯以莒之愬欲止公范獻子不可乃歸之是幾爲季孫所累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秋蚡反

傳載莒人來討而敗之蚡泉蚡泉魯地也

秦伯卒

秦景公立四十年卒高氏集註曰史失其名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高氏曰楚再合諸侯伐吳也越始見於經趙氏曰吳自襄十四年至是凡四受楚兵吳養鋒戢銳栢舉之役一戰及郢愚按自合晉楚之成諸侯雖不爲晉伐楚而常爲楚伐吳未見兵之可弭徒爲夷狄役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此杞文公蓋晉平公母之兄弟也

葬秦景公

秦入春秋至此始書葬善盟往會葬也





夏季孫宿如晉

傳謂拜莒田也高氏集註謂謝前年取莒牟夷叛邑也然則宿之營私無禮甚矣左氏以其辭加邊為知禮何哉

葬杞文公

往會葬也

宋華合比出奔衛

傳載太子佐惡寺人柳華合比曰我殺之柳乃坎用牲埋書誣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矣公使視之有焉乃逐華合比按宋平信寺人伊戾之譖殺太子而亨伊戾矣今不知戒復信寺人柳之讒

秋九月大雩

旱祭而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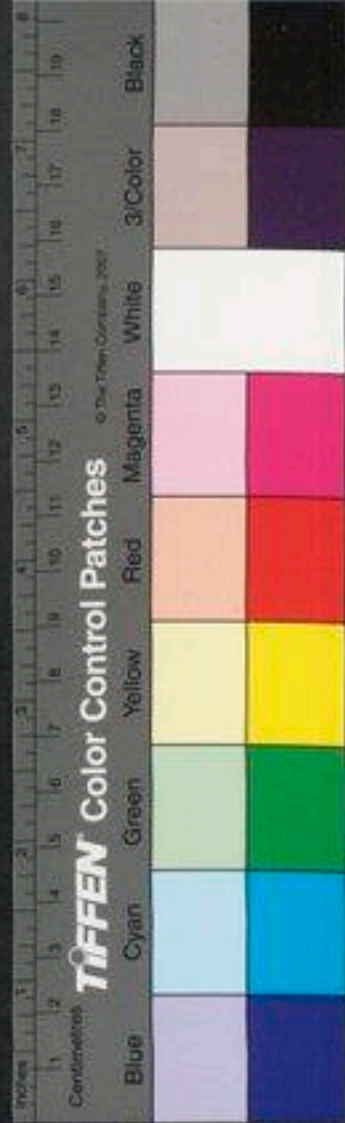
楚薳罷帥師伐吳

楚於是伐吳者凡五傳載其敗于房鍾

冬叔弓如楚

木訥曰諸侯兩事晉楚季孫宿如晉則不得不以叔弓如楚愚按弓即宿私人兩事晉楚皆季孫專之此時公已無預乎魯政矣

齊侯伐北燕





將納北燕伯然取賂而還

七年春王正月既齊平

左氏謂燕與齊平承上文也自穀梁以後諸家皆謂魯與齊平岷隱以定十年乃齊平爲比木訥以下文叔孫婁如齊涖盟爲證高郵孫氏謂襄二十四年我侵齊二十五年齊伐我齊魯之好遂絕至是和平之後叔孫婁如齊涖盟足明齊魯爲此平也武夷胡氏謂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蓋齊求之而許之平也說皆有理惟陳止齊說同左氏姑兩存之

三月公如楚

傳載楚子欲諸侯落成章華臺遠啓疆召公而往叔孫婁如齊涖盟

集註謂以暨齊平故往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陰干陽也記災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衛襄公立九年卒衛孫林父以戚叛歸晉晉嘗爲林父執襄公今襄公卒晉恐失諸侯乃還其田

九月公至自楚





三月而往九月方歸此行也傳載孟僖子不能相禮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宿者季友之孫季孫行父之子友以賢稱行父以儉稱至宿橫矣自友受費而始封及行父城莒之諸鄆二邑而費始大至宿四分公室取其二傳其子意如逐昭公廢國儲而魯幾皆為季孫之有矣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五月而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氏載陳哀公元妃生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哀公疾二妃屬司徒招與公子過殺偃師而立留公憂恚而縊

叔弓如晉

左氏稱賀晉成虎祈之宮也史趙曰可弔也而又賀之岷隱云時楚師滅陳晉不復問乃成虎祈之宮而魯復遣賀甚矣中國之不競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干氏也徵師名也陳使以良公之死赴于楚陳公





子勝翹于楚楚詬哀公死之故而殺之然於行人  
無預楚殺之將求魯以滅陳爾公子留越次而立  
懼討故奔

秋蒐于紅

左氏載秋大蒐于紅自牟根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諸儒多言春蒐也而秋興之非時也木訥曰此三  
家既分公室故藉蒐田之禮以數軍實也春蒐者  
獵之淺秋獮者獵之深姑淺獵而寡獲以示不貪  
於弋獵其實則數軍實而已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招與過同殺太子偃師今歸罪於過而殺之招自  
洗也

大雩

旱祭之僭者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奭葬陳哀公

楚乘陳之亂而威之公子招殺偃師致亂者也反  
放之陳孔奭不聞其罪也反殺之既滅其國而又  
葬其君是其君無罪也楚之不道甚矣皆始於向  
戍謀弭兵中國不得復問而恣夷狄之爲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氏載叔弓宋華父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許氏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故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自往會之

許遷于夷

傳稱楚遷之也蓋避鄭也自葉又遷

夏四月陳災

陳既亡矣火作其國陳雖滅而名存故曰陳災左氏載鄭裨竈謂此陳復興之祥也

秋中孫纘如齊俱縛

木訥曰纘蔑之子速之弟速無適子以弟纘後纘幼速庶子羯攝之襄三十一年羯卒纘乃嗣爵今始見經齊既平魯故纘修聘杜氏註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始修聘

冬築郎園

相四年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又築爲園許氏謂危辱已兆而築園非時見公之志荒張氏謂季孫意如逢君以耳目之娛而日竊其權也郎在魯南門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樂施來奔





傳稱欒高陳鮑皆齊大族至是欒高二氏以嗜酒  
信內取敗為陳鮑所逐欒施高彊來奔陳鮑二氏  
分其室陳氏始大註云高彊不書非卿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

此季孫欲自封殖也諸家以三卿並出多謂魯舍  
中軍止存三軍惟陳止齋曰此四分公室叔弓為  
如意氣也木訥亦謂叔弓別族乃叔老之子叔賂  
之孫不在三家之數伐莒之師季孫將上軍叔弓  
佐之獲為戎右爾魯乘莒亂取郟田納牟夷而得  
羊裘及防茲無陸莒有紛泉之師也叔弓且乘其  
不備而敗之矣今又三大夫並出此固皆意如之  
為也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婁如晉葬晉平公

晉平公立二十六年卒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宋平公立四十四年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集註謂鄉會諸侯之葬為過禮禮惟使大夫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  
疾帥師圍蔡





按傳蔡般雖弒立而楚虔在申誘至般醉而殺之  
刑其士七十人卒圍之滅其國夷狄行無道已甚  
先儒謂春秋所以各斥其名此理曉然不待言凡  
例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註昭公母胡女歸氏

大蒐于比蒲

比音蒲

諸家皆以大蒐爲越禮木訥曰非也天子六軍魯  
安得六軍以僭天子哉大閱大蒐皆田獵教兵之  
名天子諸侯所同特論其所以蒐之故蓋三家數  
軍實以傾民心非爲田獵以共宗廟賓客充君之  
庖也愚按說者譏昭公居母喪而蒐亦非也兵已  
不屬昭公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侵祥

侵子  
爲反

初邾悼公屢困於魯不得已而襄二十八年來朝  
昭元年悼公卒莊公立未通於魯故貜與之修好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  
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魚斬  
反

傳謂謀救蔡也晉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許氏曰  
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此韓起之罪也趙





氏曰于時楚實暴橫晉人不極聖人不責其不能  
救護其無實而取名也愚謂晉一切遜楚楚屢滅  
國而晉不問此平公之爲也今昭公初立猶知蔡  
之當救而力未能其志可念未必以此取救之名  
其弊蓋自盟宋弭兵來矣惜哉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謚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傳載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師氏曰春秋書  
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愚謂滅人之國執其  
人以代牲豈有人道而可責也哉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高偃高侯之孫也陽燕邑也齊桓公昔嘗爲燕闢  
地燕伯今失國謂齊爲大國故來奔也石氏曰以  
三年奔齊六年納之弗克受燕賂也至此又六年  
矣再納之不曰于燕未能得燕也然則燕伯十年  
于外不知其所終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鄭簡公背楚歸晉子產相之弭兵之後兩事晉楚  
在位三十六年民不被兵春秋之賢諸侯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通嗣君也亦報叔弓之會葬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穀梁曰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木訥曰昭公如晉者七至河而復者五說者皆謂得罪於晉蓋昭公之世政出季氏季氏疑公如晉有以議已故以公待命于河晉辭公而已如晉此季氏之奸也至五年公如晉公必有以言其故自五年之後季氏亦不敢如晉疑晉聽公以治已也然晉實不治季氏以魯貢出於季氏也故其後公如晉晉皆却之及公末年迫於季氏則寧奔齊而不敢奔晉

五月葬鄭簡公

三月而葬速子產知禮而若此不知何也

楚殺其大夫成熊

傳謂其爲若敖之後而殺之以宣四年鬬椒之亂也然成熊於得臣爲四世孫雖與鬬氏同出若敖已遙遙矣楚之濫刑乃如此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敖出奔齊

楚反

敖與南蒯謀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敖還及衛聞





亂遂奔齊劉氏權衡曰此則季氏之仇而魯忠臣  
矣止齋曰然則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歟惟有奔  
焉耳

楚子伐徐

楚謂徐吳姻也怨吳之深故既執徐子今又伐之  
晉伐鮮虞

傳載荀吳偽會齊師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木訥  
曰晉昭嗣伯楚滅蔡不救鮮虞未嘗犯晉而懷詐  
伐之何為者哉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音

費季氏邑也南蒯欲去季氏以強公室以其費歸  
晉叔弓季氏之黨故為季氏圍取之據傳費人皆  
叛季氏季氏欲見費人皆殺之治區夫教季氏懷  
費人以德三年然後復得費以知南蒯之謀雖踈  
而欲去季氏雖季氏之邑人亦同此心也岷隱曰  
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蓋弗擾叛季氏非叛  
魯也凡叛季氏者皆以張公室為名其意雖未必  
然其辭則正天子之告子路曰夫召我者而豈徒  
哉是蓋春秋書圍費墮費之意也愚又按南蒯之  
初奔晉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次張公室罪莫大焉





竊意此時大夫皆執國命晉大夫亦惡南蒯之言  
害已故非之爾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  
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傳載楚靈王虔初弑君自立其弟公子比出奔晉  
公子黑肱出奔鄭公子棄疾亦其弟也虔滅蔡以  
棄疾爲蔡公虔無道棄疾因觀從召公子比歸立  
黑肱爲令尹使觀從師于乾谿曰君立矣先歸者  
復其田里後者罪故衆潰而虔自殺棄疾乃又殺  
比而自立是爲平王按靈王虔立十二年晉欲得  
天下卜天不吉而詭天滅陳滅蔡遷六小國於荆  
山無歲不兵天若不假手以除之中國之患未央  
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  
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傳載晉成虎析而諸侯貳叔向謂不可以不示威  
乃治革車四千乘以徵會諸侯齊不服脅而盟之  
魯以邾莒許其侵伐則辭公而執意如皆示威也  
木訥曰晉平公不出楚用橫行天下今天勦其惡





內自魚肉晉昭公乘其機以復收諸侯會十三國之君于平丘而以劉子今之夾祭曰晉以城祀之役于今十六年不得齊自雞澤之盟于今四十二年不勤王是盟也晉昭公欲修文襄之業帥諸侯以承天且服齊也止齊曰晉之合諸侯止此鄆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愚按晉久替之餘猶幸有此然叔向始謀不過欲威諸侯烏能復霸其辭魯昭而執意如不過因邾莒缺貢由魯之故初非以公義治意如之罪故岷隱謂威文之霸先屈意交魯公平公欲復霸必先治魯為非晉之主盟止於此亦理勢然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滅蔡在十一年今蔡侯廬即太子有之子楚滅陳在八年今陳侯吳即卅子偃師之子左氏以楚平王復陳蔡為有禮穀梁以晉會平丘復陳蔡為有功木訥曰陳蔡之復雖楚復之實晉之力晉乘楚亂而合諸侯于平丘故楚懼而復陳蔡陳蔡之廟復血食者晉也然愚按聖人但書曰歸蓋國本其國失而復得曰歸盡之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蔡滅五年今虜復國故靈公始得葬虜者靈公般之孫

公如晉至河乃復

高氏集註曰晉不與公盟又執其卿公復朝之無耻甚矣豈欲因晉之執而請季氏之罪乎然季氏在晉宜其不見納也木訥曰公將請意如乎抑將除意如也晉將釋意如所以卻公也愚按先是公子慤欲去季氏以告公而從公如晉事雖不遂公之欲除季氏明矣季氏見執而公復如晉者非無耻也謂此除季氏之機也然晉之執季氏特以邾莒告缺貢之故志在利而已耳晉之大夫亦魯之季氏同惡相莩豈有爲魯除季氏之事哉

吳滅州來

注州來楚邑也劉氏權衡曰非也滅之名施於國非縣邑所得亢也州來小國世服於楚趙氏曰州來近楚吳乘楚亂平王新立而滅之耳傳載平王謂未撫民人不敢爭其後吳以州來封季札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傳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而得歸胡氏曰其始執之爲之邾莒之供其終歸之爲土地猶大所





命能具，晉惟以利，故平丘之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愚按平丘之會，叔向主之也，乃以威始之，以利終之，惜夫。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

曹武公立二十七年卒。

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傳載莒著丘公卒，其子郊公不感，國人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以意恢為郊公所善，先殺之，故郊公奔齊，庚輿既立，虐而好劍，立十年，國人逐之，齊人

內郊公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夷末立十七年卒，欲授其弟札，札逃去，乃立其子僚，吳以兄弟相及，正欲致國於札，札當君矣，而逃，故僚立，而夷末之子弒之，吳遂以亂，札之為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高郵孫氏曰：武宮者廢廟也，成六年立之，於是有事焉，而大夫卒，去樂卒事，則合禮矣，然武宮之事，則不當有者，春秋因變禮而推言之，岷隱曰：禮有出於變者，可以義起，若此去樂卒事是也，故三傳皆以為得禮，然公穀皆以為叔弓卒在外當祭而





告則君有祭祀大夫之喪不以告禮也左氏以爲  
叔弓泣事籥入而卒是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蔡大夫也費無極讒於楚而逐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記災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傳載晉伐鮮虞圍鼓鼓人或欲以城叛荀吳使鼓  
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之三月鼓人請降亦不許  
必待其食竭力盡而後叛之胡氏謂以殄滅爲期  
而無惻隱之心愚意不納叛可也不許其降必難  
之至盡者忍也且其不納叛亦知鼓可必得旣欲  
得鼓之利又欲得不納叛之名也荀吳僞會齊假  
道鮮虞而就伐之此盜賊之行而又欲竊君子之  
稱荀吳真小人之尤者也

冬公如晉

木訥曰公屢如晉晉却之以季氏故也今晉方執  
季氏而釋之公無所憚晉無所蒞故許公一朝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傳載齊師取甲父鼎之賂而還孫昭子歎諸侯無





霸而齊君無道張氏曰齊景公立二十餘年矣崔  
慶相殘樂高復敗不能自強其國而爭霸圖宜國  
為陳氏之有也晏子雖隨事諷諫所謂以其君顯  
者抑末矣趙氏曰徐自齊威之霸內從中國宣成  
襄之世不見於經蓋從楚爾昭四年申之會為楚  
所執為其貳於吳也自是比於楚今齊乘楚亂而  
伐之僥倖其或從不自量爾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號賢而誘殺蠻戎此其為夷狄也

夏公卒自晉

踰年而返左氏謂其為晉所止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晉昭公立六年卒

九月大雩

左氏曰旱也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三月而葬速蓋六卿不忌其君也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傳載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書記災

秋郊子來朝

傳載公與宴而昭子問其以鳥名官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傳載晉請於周爲稱祭雒與三塗而潛師襲陸渾滅之幸襄弘覺而使劉子爲備不然周室亦危也木訥曰辛有見伊川被髮之祭曰不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爲陸渾之戎逼近成周然倂而投之海外可也滅之亦酷矣夾漈曰陸渾本惠公自西裔遷之周世事晉今貳於楚故滅之先師謂陸渾本瓜洲之戎秦晉遷之伊川世爲周患惠謂豈非爲周除害蓋討其貳已而反驚周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氏謂彗除舊布新大辰火星宋衛陳鄭皆火公羊謂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先師謂孛非星名沴氣所發孛孛然大辰非火蓋角宿正屬辰天道起東方角宿尊故曰大辰辰爲鄭旁及卯卯爲宋餘氣及漢爲陳衛故四國當之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傳載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又大





敗楚人取餘臯以歸木訥曰長岸楚地此吳伐楚也吳屢受楚兵襄二十五年吳雖伐楚門于巢卒兵亦未及楚也今王僚始為長岸之戰其後楚日削而吳日張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曹平公立四年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同日災記異也

六月邾人入郟

音與

郟姓小國傳載邾人藉稻邾人襲郟木訥謂邾失戰失郟失濟東田而僥倖於郟以此償彼蝻蠹毒也愚按左氏稱六月藉稻則春秋用夏正也若改四月稱六月則四月安有稻之可藉乎

秋葬曹平公

五月而葬

冬許遷于白羽

避鄭也白羽一名折楚邑也傳謂楚遷之也許遷葉遷夷今又遷白羽是楚不足庇之楚亦忌鄭也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傳載邾入郟郟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戌請於





宋伐之而返其俘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經書弑三傳皆謂世子非弑趙木訥曰學者不信經而信傳反從爲之辭若果傳實是春秋誣人以大逆矣歐陽子固嘗攻之西疇崔氏曰不嘗藥之過小而加弑君之罪大豈先王法哉且春秋所以爲法也向使聖王在上豈遂以弑君之罪殺止耶其不然明矣夾漈鄭氏曰是何言哉臣弑君子弑父何容易加人乎止齋陳氏曰世子誠不嘗藥爾何罪而奔晉愚按三傳雖皆以爲非弑而其說亦不同左氏曰飲太子之藥卒太子奔晉公羊曰止進藥而藥殺也穀梁曰世子不知嘗藥君卒而哭泣歎粥未踰年死竊意左氏公羊之說皆是也世子藥殺其君春秋故書弑穀梁晚出因二氏有藥之語增附不嘗藥之說凡後來爲之辭者又皆惑於穀梁故因鑿之以飾義例耳本無可疑也春秋書弑而左氏公羊稱藥殺亦弑也

巳卯地震

地道安靜震乃其異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齊景棄晉楚之弱侵欺小國志在代興

冬葬莒悼公

木訥曰書葬初不計討賊不討賊及實弒與否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鄭莫反

會子臧之後也鄭會之邑也舍邑而出奔劉氏謂

其待放賢於臧武仲之據防遠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張立反

縶以廢疾不立蓋衛靈公之兄也盜指齊豹傅稱

縶奪豹之司徒與郵而豹殺縶也任公輔曰齊豹

非即故曰盜春秋於非即者皆書盜討止也齊豹也公孫翩也陽虎也皆大夫也張洽曰靈公受國

於有疾之兄而盜殺其兄書盜殺衛侯之兄深罪

之也趙鵬飛曰責在衛侯而不在盜則盜在不必

名左氏謂求名而不得未聞殺人犯上以求名者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傳載宋元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向殺公之黨八

人而劫公交質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故三子奔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鄭夾祭曰蔡平公歸立八年卒明年費無極取貨

於公之弟東國逐公之子朱而立東國是為悼公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五月而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註晉頃公即位通嗣君木訥曰即位今五年霸業  
既墜無求於諸侯聘好所不急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註南里宋城內里名傳載華登以吳師至賴齊成  
烏枝鳴與厨邑大夫濮力戰及晉以諸侯兵至始  
大敗華氏蓋三叛入宋之都期於得宋非以邑叛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記災也傳載梓慎言日食分至非災者星翁語爾

八月乙亥叔輒卒

注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出奔楚

傳載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謂蔡人曰楚將立東國  
蔡人懼出朱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載晉有鮮虞之役故辭公岷隱曰晉豈無以待  
賓乎季氏之強昭公之弱晉助其臣而不有其君





久矣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齊再伐莒莒子行成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傳載楚助叛諸侯之成怠於守而懼楚故逸之使  
得奔

大蒐于昌間

如音

許氏曰允書蒐刺大夫強而公失其政木訥之說  
見十一年比蒲之蒐

景王立二十五年崩叔袂而京師葬景王

葬景王以卿行木訥謂猶愈乎不會者三月而葬  
速杜氏謂亂故

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  
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

木訥曰周景王太子壽早夭壽之母弟曰猛次嫡  
也王寵長庶子朝而立之景王崩二子角立劉子  
單子挾猛尹氏召氏立朝參商交抗迄五年而後  
定實景王爲之也岷隱曰自入春秋以來王室蓋  
三亂矣其禍皆生於父子兄弟嫡庶不明惠王寵





子帶幾危世子齊威公盟世子于首止而位定襄  
王復寵帶出居于鄭晉文公納王王室遂定白微  
二霸周室之亂豈減敬王之時然則春秋書王室  
亂者憫周室之微弱嘆威文之不復有也悲夫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書災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癸丑叔鞅卒晉  
人執我行人叔孫婁

物畧反

傳載武城人斷木不殊推而蹙之取邾師邾愬于

晉故若如晉見執然取邾者武城人於婁何罪故  
書曰執我行人鞅則叔弓之子也

晉人圍郊

王子朝在郊晉爲敬王圍之也郊周邑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東國賂費無極而得立今卒于楚或役於楚而卒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庚輿好劔劔成試之人故烏存帥國人逐之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

逞滅獲陳夏徵舒

父音甫

楚帥六國之師救州來爲吳所敗見滅者二國而





陳大夫見獲夏鬻者徵舒玄孫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天王者王猛之弟名旬敬王也亦次嫡也當立其居狄泉避子朝也天王立矣尹氏又立庶長之子朝亂也)

八月乙未地震

地再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將請叔孫婁以疾不果

三對有西旌、簪、旌、衽、衽、衽也。當。獲卒。獲俱。子事天子學禮。

婁至自晉

婁見執，婁不受辱，不以貨免。晉不能屈禮而歸之也。公羊作叔孫舍胡氏從之，嫌其以罪去氏也。呂氏曰：「諾不言叔孫前見也。」此說得之，不惑於凡例去氏之說矣。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記災

秋八月大雩

旱祭之借者





丁酉杞伯郁釐卒

力之反又音東

杞平公立十八年卒自城杞以來倚晉獲安者也

及吳滅巢

傳載楚爲舟師畧具吳踵之滅巢及鍾離沈尹戌曰幾如是而不及郢註巢楚邑劉氏謂書云巢伯來朝則國也愚意古雖國而今屬楚爾又按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則巢乃吳之讎也見滅亦勢矣木訥曰吳將謀楚先滅其與國滅州來滅巢滅徐滅沈滅頓皆楚之與也

春秋左傳卷八十月至冬言亦葬而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

傳言往聘且爲季氏逆女也然婁爲正卿而爲季氏逆女非禮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謀王室也然王室之亂已四年趙鞅感鄭子太叔發不恤緯之言始爲此會又約明年將納王卒墜空言後二年敬王始入成周王自入也劉單之功也時列國諸大夫各謀弱公室以爲己私姑爲草





次之會息人言爾

有鸚鵡來巢

周官鸚鵡不踰濟魯未嘗有來巢為異說者謂飛鳥得氣之先世將亂氣自北而南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曰再雩旱甚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十二月齊侯取鄆

凡此昭公謀法譁哉秋克而獲國之事也時魯兵已屬三家隸法譁哉秋克而獲國之事也時魯兵

二氏皆釋甲公遂孫于齊次于陽州待齊命也唁

于野井齊返之境上而後逆之也叔孫婁之卒方

公與季氏戰叔孫婁在闕歸而責季孫季孫有異

志媿不能返公而祈死也宋公佐之卒如晉謀納

公而卒于行也齊侯取鄆鄆者魯邑齊取之以處

公蓋無心納公而然也春秋先五書公如晉至河

乃復蓋晉以政不在公不若厚季氏之為利其後

兩書公如齊三書公如晉三書齊晉唁公五書居

鄆四書在乾侯以至於薨嗚呼悲夫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元公立十五年卒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晉子  
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鄆鄆音

齊取鄆以處公故至齊不可而居盡成者孟氏私  
邑與季氏爲黨公圍之者以齊師圍之也盟于鄆  
陵齊謀納昭公也傳稱季氏使申豐賂齊之子猶  
沮齊侯不行公至自會居于鄆者謀之不遂復退  
處鄆邑也

平環與換不無齊信費無禮殺仇者父子而逐水

子亂萌兆矣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  
楚

(天王)敬王也成周王城之下邑今洛陽也子朝之  
亂王居狄泉今以劉單之力借晉師得入而王朝  
奔楚矣亂蓋五年乃定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自鄆求齊不遂而復歸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吳壽夢諸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札札賢欲立之不肯自諸樊餘祭夷末以次相授必欲致國于札札終不肯而夷末傳之子僚諸樊之子光曰札不立則我也使鱄設諸殺僚而自立

楚殺其大夫卻死

於阮反

傳載卻死直而和國人說之費無極辭令飲令尹子常酒且辭之出甲因譖于子常使殺之而滅其族國人不和亦滅無極而後定

秋晉士鞅宋樂祈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僂僂今成周且譖紂公也宋衛皆國譖紂之士鞅

取貨於季氏辭小國而還岷隱謂樂祈犁北宮喜其在宋衛非華向孫寗比也故猶欲納公士鞅專晉同惡相濟宜乎不肯木訥謂鞅方有分晉之心特未得其間其會諸侯姑以是感季氏而結死黨爾愚按鞅之譽季氏以辭小國者甚悉則木訥之論非刻也得其情也

冬十月曹伯卒

曹悼公立九年卒

邾決來奔





木訥曰邾來奔者四竊邑來者二季氏實利之爲  
逋逃主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傳載齊飲公酒以宰獻而卑公明年遂如晉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註六月而葬緩

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晉邑子家子勸公待于竟不從晉使還竟上  
而後逆之次于乾侯不得入也岷隱曰公之在國

說文晉者猶不得入也對家故能晉處有盟也

貨于季氏今其忍背賂以傷其類哉故徒次于乾  
侯而不得入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鄭定公立十五年卒註三月而葬連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滕悼公立二十五年卒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求晉不得入又退而歸魯之邑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不納公而來唁公已非矣况又稱之以主君是辱之也非唁之也豈以其舍齊求晉晉不偶而復歸故憾之耶然使齊能納公公何辱於晉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高氏集註曰叔詣欲納公而卒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無公也非我罪也觀意如此言逆節甚矣宜公之不能忍也先師席亦嘗謂昭子之卒則曰天之奔魯叔詣之卒又曰無公天命也季氏之無君無天於斯爲甚

此隱曰昭公葬魯一國而居其邑猶不能容相率而叛之豈非畏季氏之暴而不顧乎西疇曰公適去鄆而鄆潰見魯之民皆畏季氏而不敢寧公也先師謂齊取鄆居公鄆畏齊不敢叛既舍齊而之晉故鄆亦叛之自此一邑亦無有而終于乾侯矣悲夫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向於鄆書居以鄆猶魯邑也今於乾侯書在以鄆潰而適晉之乾侯則公已無魯特於歲首書其所存以存公實悲之也恨隱曰坤上六嫌於無陽故





稱龍焉公在乾侯固嫌於無耶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晉頃公立十四年卒未嘗親盟會會黃父謀周會  
扈謀魯皆大夫具文爲之晉以是衰三月而葬亦  
大夫之簡其君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傳載楚受吳掩餘燭庸二公子之奔吳故怒而滅  
徐徐楚之出也伍員教吳爲三師更迭肆楚以罷  
之楚遂病

干道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十五 春秋左傳卷一百一十五

公在乾侯晉地也季氏會魯恐晉之納公也季氏  
與晉大夫同惡相濟蔑公而植私傳載晉侯欲納  
公范獻子召季氏如晉使納公然經書會于適歷  
則非晉都謂季氏請罪於晉侯恐未可信果如所  
載亦晉定公初立有意納公而士鞅荀躒輩姑爲  
和君臣之說以欺之耳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高氏集註曰入春秋以來惟莊三十一年書薛伯  
及此始書名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穀梁曰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秋葬薛獻公

亦始書葬

冬黑肱以濫來奔

（里肱邾之別子也）濫邾之別封也以濫來奔竊其邑以叛也邾庶其莒牟夷與今黑肱為三叛臣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書葬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存公所以誅季氏

取闕反口暫

註謂公取之公羊謂魯取之則季氏也蓋如取鄆取邾之比二說未知孰是夾滌曰魯羣公之墓在闕公將見先君取之木訥曰闕魯羣公墓隧之所在公在乾侯不得祭于廟姑取墓隧之地以寓孝思定元年葬昭公季氏使役如闕將溝焉則昭公亦葬於闕昭公無乃知其將終於乾侯取闕以為死所乎愚按此說考究為精





夏吳伐越

木訥謂吳將報楚越楚之與也故先伐越然不若姑結其心以離楚黨今先伐越故入郢未反而越亦入吳矣其結怨連禍始此

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齊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岷隱曰周營洛邑其居九鼎者曰王城其遷頑民者曰成周平王遷于王城至敬王入于成周晉率諸侯之大夫以城之蓋於是周再遷矣既而為東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昭公立三十二年攻季氏不克而在外者八年卒客死乾侯蓋季氏之專政四世矣民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君矣事至此極豈不悲夫然史墨對趙簡子反譽季氏而謂君臣無常位此非君子之言蓋借季氏以逢趙氏之惡爾

昭公十九歲猶有童心既立事晉晉以政不在公寧失公而不可失其大夫七如晉而五不得入及不勝其憤而攻季氏寧如齊而不如晉卒之齊晉皆莫救而客死乾侯嗚呼悲夫





NATION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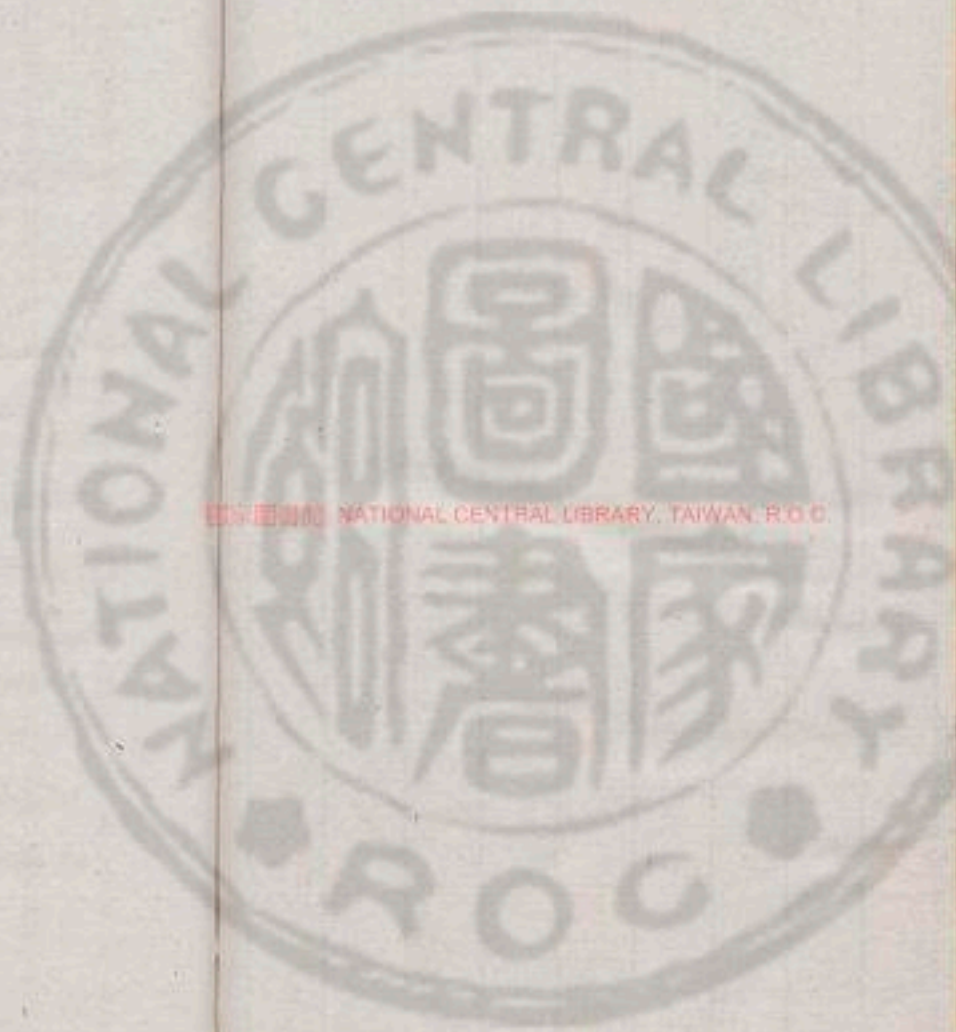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二

卷十二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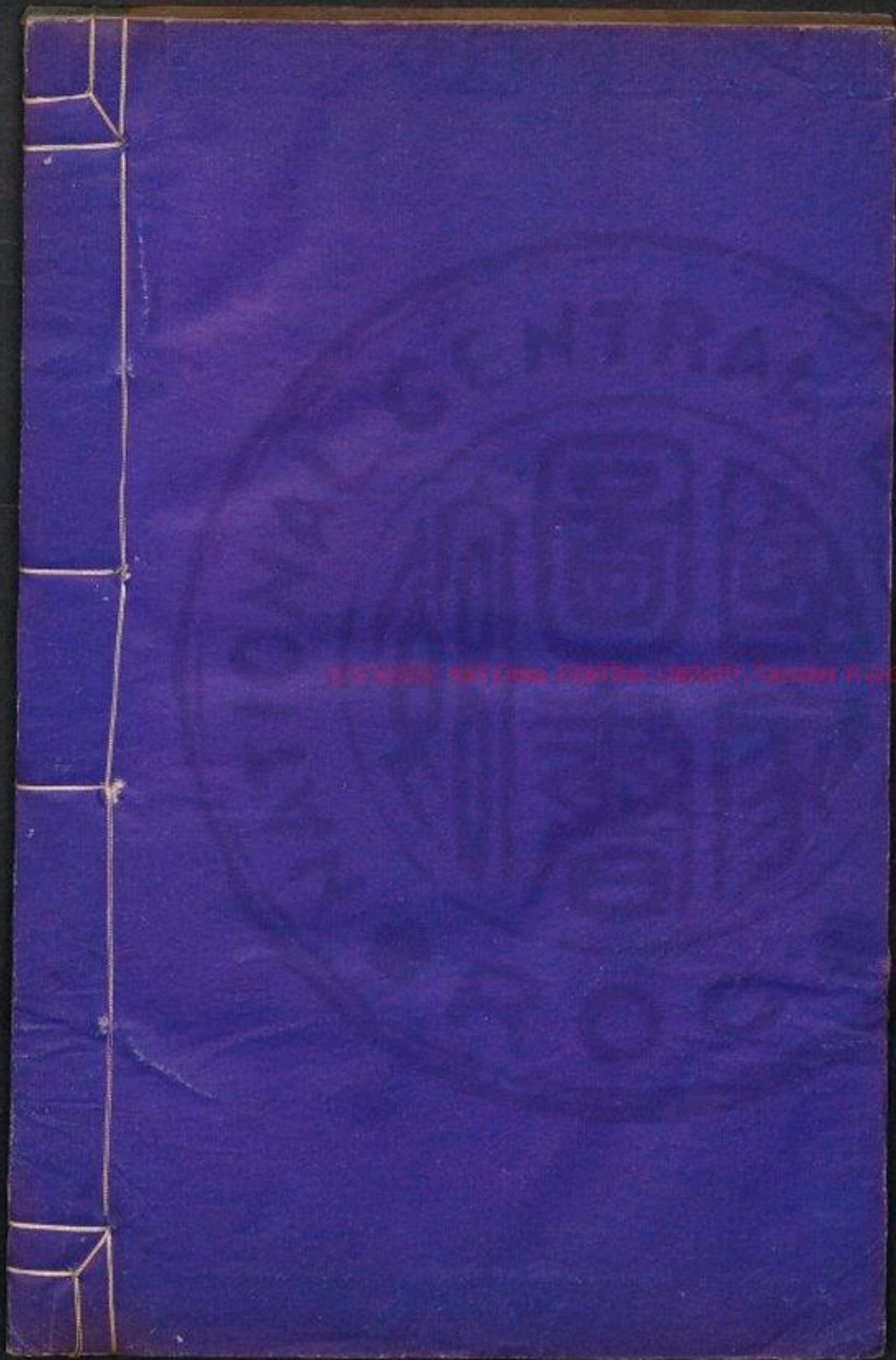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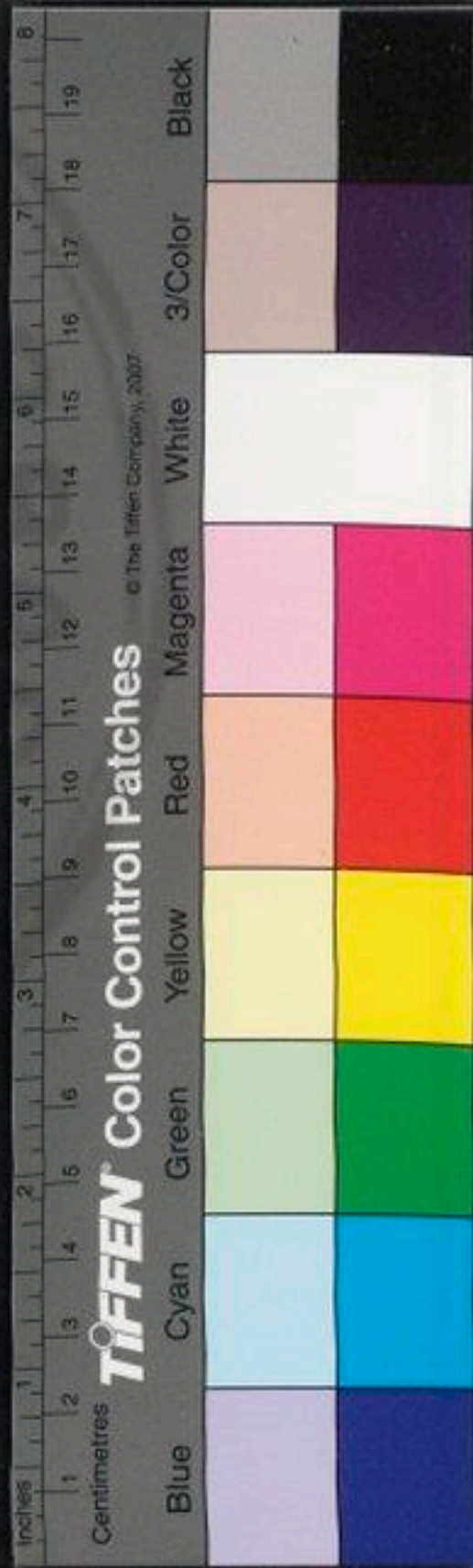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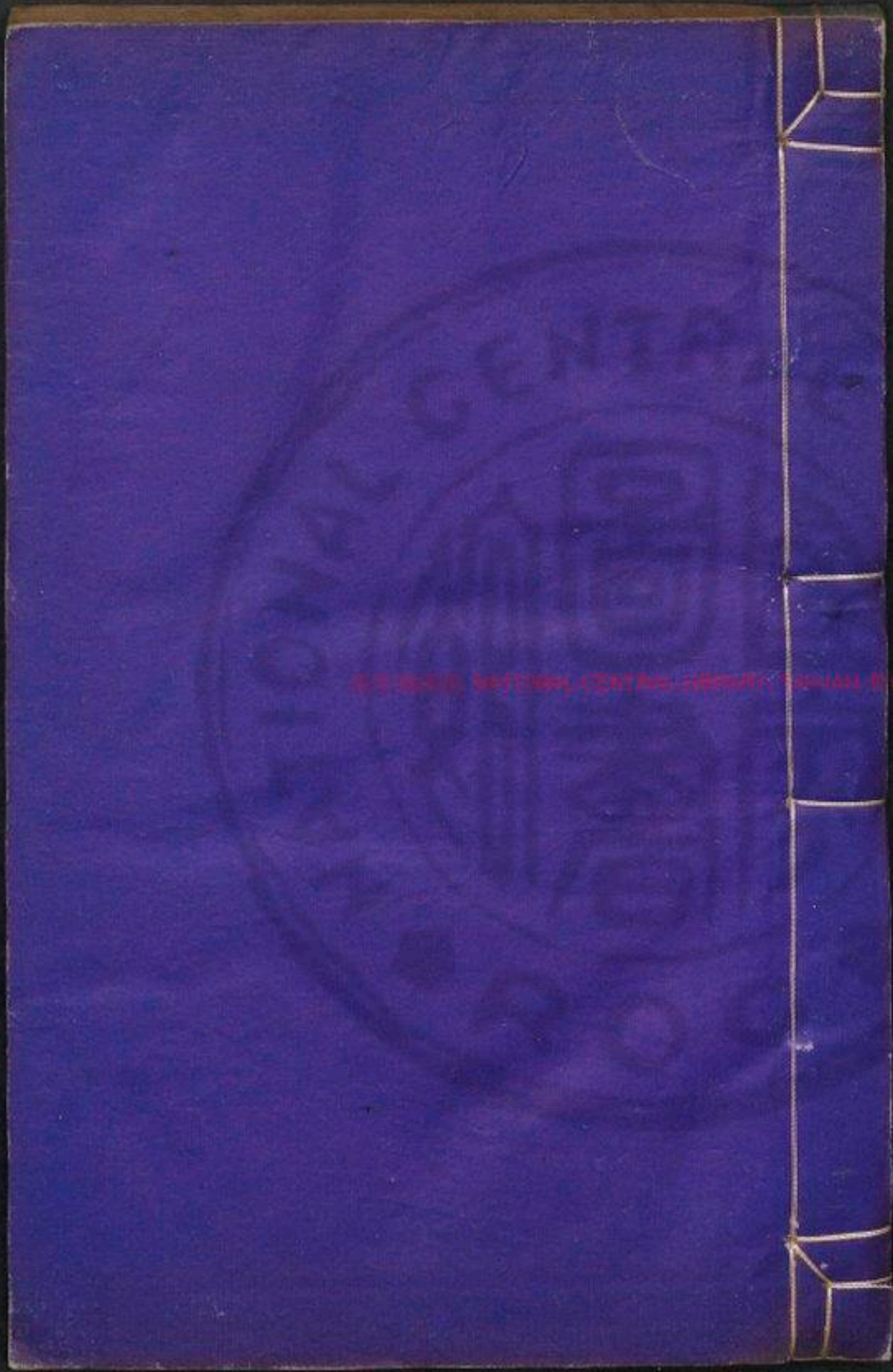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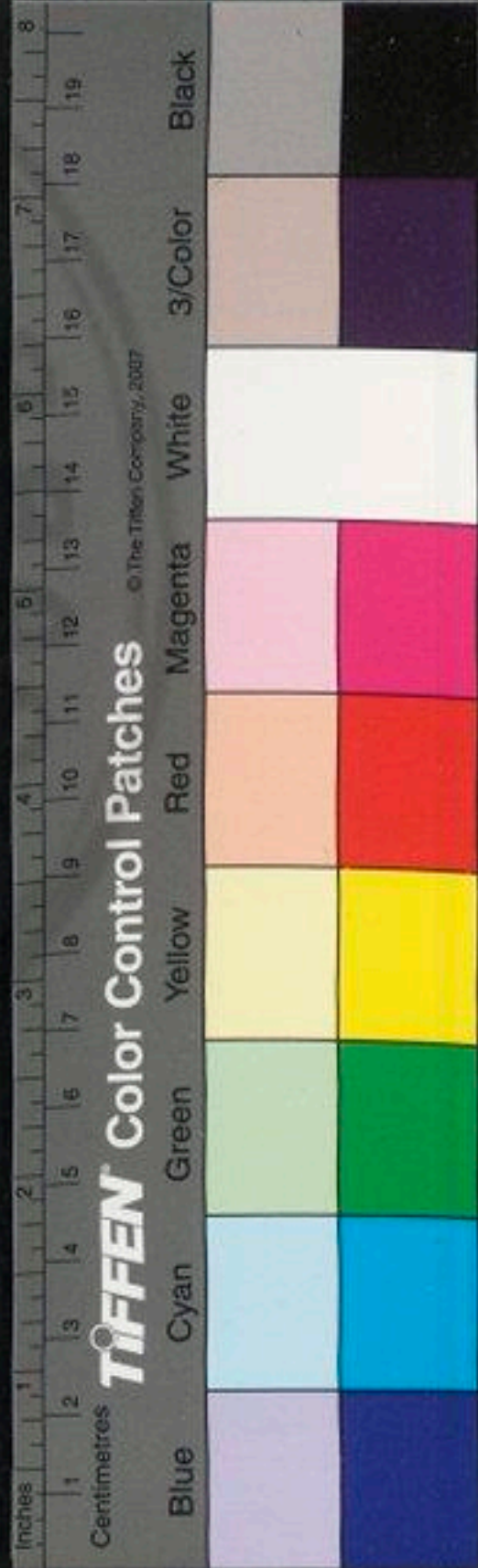
Digitized by [www.scribd.com](http://www.scribd.com) at [www.scribd.com](http://www.scribd.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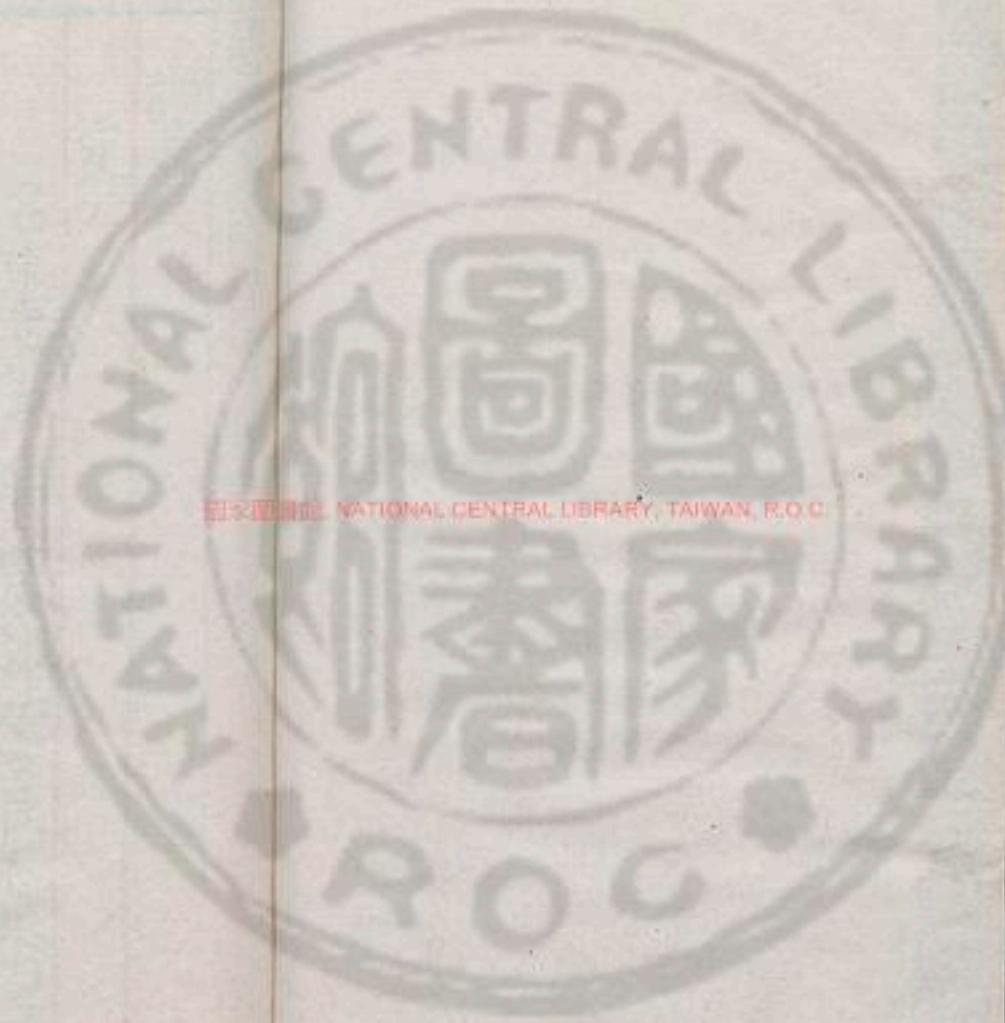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三

讀春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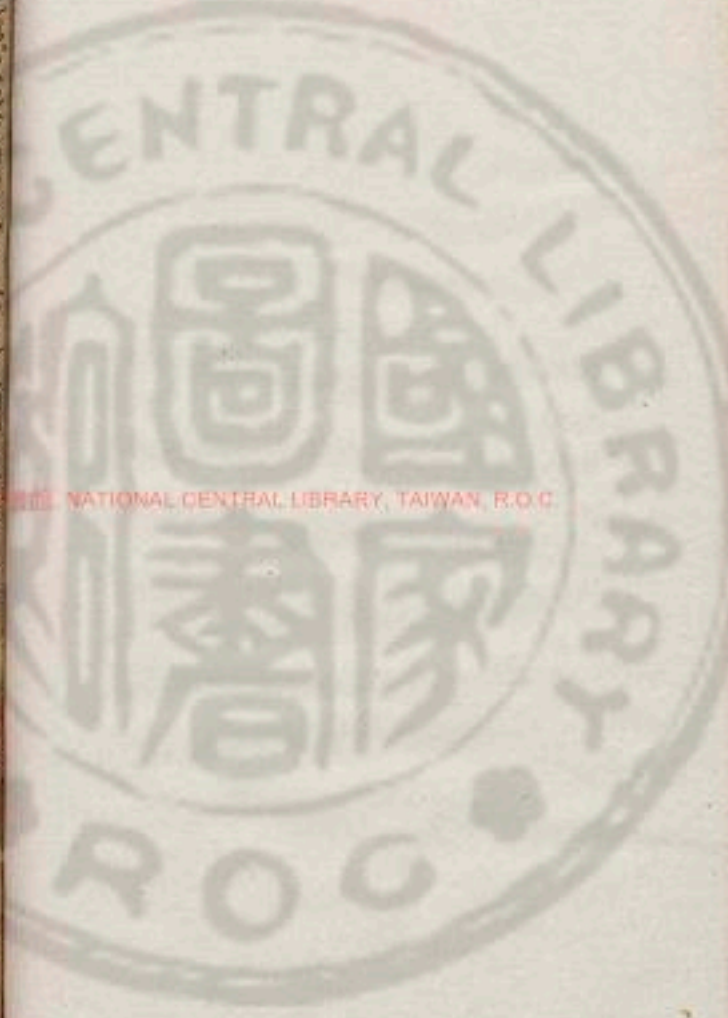
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

獨不書正者昭公去年十二月薨于乾侯定公今年六月方立時無國君正朔無所承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載諸侯城成周宋不受功也先儒謂宋人於天子之側罪反大於不受功者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月  
癸巳葬我君昭公。

木訥曰昭公死於乾侯。九六月而後喪至。喪至六  
日而後定公立。存沒之命皆制於季氏。定公襄之  
子昭之弟季氏廢昭公之世子衍及務人而立之。  
宜其久而不決也。昭公八月而葬。其故可知矣。愚  
按左氏載季氏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為司寇始  
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立煬宮。

張氏曰。雩。旱也。昭公之出也。以求公之  
薨。秋。孫之卒。歸之天。及昭公之薨也。季氏大雩。以  
為媚立煬宮。以為報。蓋昔者昭公之逐。季氏兩嘗  
大雩而不克濟。季氏嘗致禱于煬公。故小人得藉  
口以求媚。而致報焉。愚按。岷隱之說。雩。雖祈雨古  
禮。春秋世變。往往非時。而雩或者轉而為祈福之  
祀歟。若今季氏之雩。又類淫祀。神之所吐。名雖雩  
而實則非矣。木訥曰。小人為惡。內有不安。則誦鬼  
神以要福。季氏逐君。天地所不容。何有於煬公。煬  
公伯禽之子。自煬公昭二十世矣。神靈何在。季  
氏疑得罪於周公。禽故為之祀其子。所謂媚竈。



者也宗廟有常制之廟已異矣成公立武宮固已違制今又立煬宮是曰祀八世也天子七廟而魯之廟八其可訓乎愚意季氏果以私禱而立煬宮未必增附羣公昭穆之廟或者武宮煬宮皆非禮創立亦同淫祀耳名雖煬而實亦非矣

冬十月隕霜殺菽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註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者闕也門其主闕其飾

傳載吳誘楚致師而敗之克巢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魯習而不知其僭也天既災之又新作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伊川曰晉以季氏上不告天子下不告方伯而私立公故辭其朝愚恐待晉之過厚也不獨晉無此意當世亦未嘗有此說也夾滌曰晉以昭公之子已長而定公不應且朝事有稽故辭公愚謂此以其事而度之也隱曰晉之不仁甚矣昭公屢





如晉不得入故有季氏之難定公新立至河而復  
不得入使定何以自立於魯乎惠謂此以其義而  
責之也木訥曰晉以魯權在季氏得公之朝不若  
得大夫之聘故寧屢却昭公定公即位非不知之  
徒以三年一朝之禮不可不講晉果郤公故終定  
公之世不復如晉者懲此之辱也定公之爲人知  
恥於昭公遠矣愚謂此以其情而察之也合此三  
說其理乃備而伊川之陳理尤高亦所當知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

註云六月而葬緩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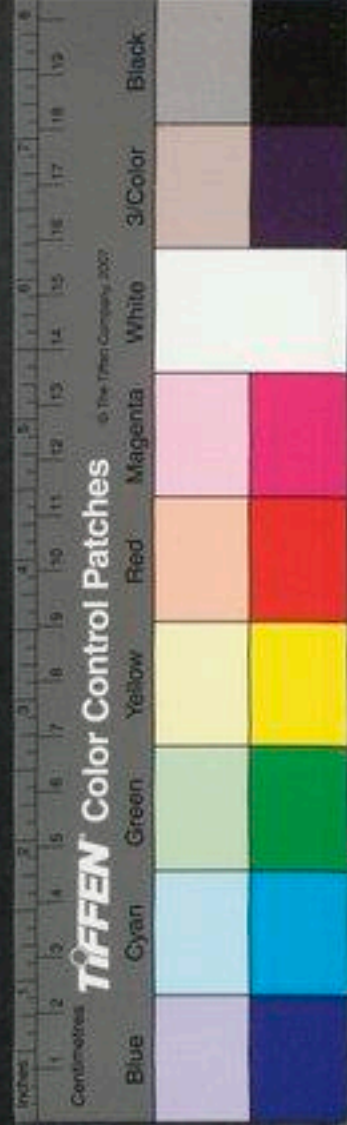
皮八反

左氏謂修舊好也先儒謂邾隱新立居喪而出盟  
非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陳惠公得國於已滅之餘幸晉楚交病立二十二  
年無事而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茲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  
曹伯莒子邾子頓子杞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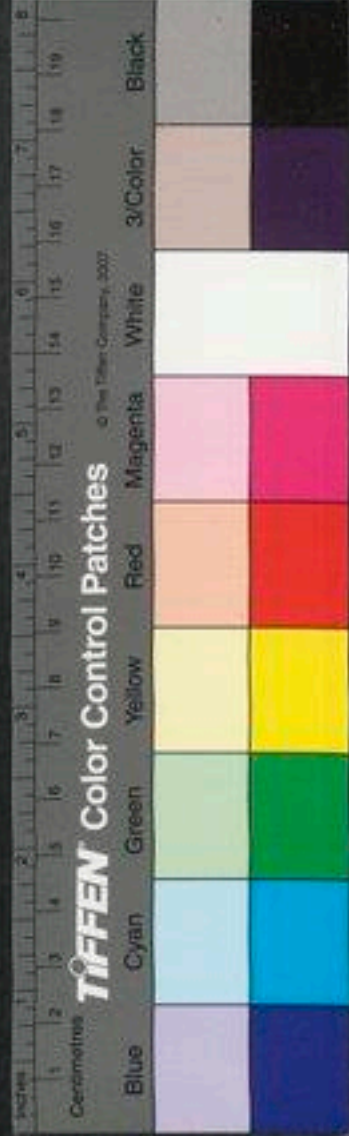




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  
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由又反

左氏載楚子常求蔡昭侯一佩不得拘之三年既  
獻佩得歸如晉請伐楚故晉爲是會以侵楚沈者  
楚之與國既滅而復封蔡滅楚故滅而殺之蓋遷  
怒也盟于臯鼬即會于召陵之諸侯前目後凡故  
不再序戴岷隱曰自鄢陵之後晉楚不復有大戰  
一旦有召陵之役六七年間無此舉也天子之  
老元戎啓行中國諸侯大抵皆在未有若此其盛  
之難矣此機也

天下之勢折而入於吳中國之霸於是絕矣悲夫  
趙木訥曰威文以還會盟侵伐未有如此之衆且  
盛者晉定公非健主也一會而十有八國從之楚  
昭昏庸四鄰不親諸侯叛之於內具議之於外故  
晉定一揮而諸侯雲合一舉而清南服誠反掌矣  
然晉攻已移於六卿晉定公直一偶人六卿懼公  
勝楚而歸功冠五伯而權不及已故乞賂以離蔡  
假髦以賤鄭用散諸侯之心以墮其君之功而固  
其私至以十八國之衆纔侵楚而已齊威以八國





伐楚而楚來盟晉文以四國戰楚而楚大敗今三  
倍於威五倍於文纔一侵而退定公蓋制於六卿  
而不能進也卒之救蔡敗楚之功乃歸於吳終春  
秋之世諸侯不振吳越爭長其機實失於此胡康  
侯曰所惡於前無以先後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  
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  
木訥又曰昭公庸懦權出季氏未嘗得一會諸侯  
今臯鼫之盟定公得預聖人特書公及諸侯幸魯  
侯之復得及盟也

六月葬陳惠公

陳懷公以劉文公之命衰經從戎反役而後葬  
許遷于容城

高氏集註曰至是四遷微弱可知

秋七月公至自會

至自召陵之會

劉卷卒

註即劉蚡蓋文公也獻公之子定敬王伐楚不竟  
而卒蓋公忠者也





葬杞悼公

卒於行役以喪歸葬

楚人圍蔡

爲其滅沈而報之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木訥曰晉伐楚諸侯之利而六卿之害故忌其成功晉伐鮮虞晉之害而六卿之利故荀氏士氏趙氏交伐以顯其績註鮮虞中山也

葬劉文公

集註謂魯往葬之而書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兵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晉合十八國不能救蔡蔡求救於吳而吳救之大敗囊瓦之師而囊瓦奔囊瓦即子常也已而入郢鞭平王之尸無禮備至蓋又子胥用於吳爲父伍奢執私仇也申包胥初與子胥言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至是乞師於秦七晝夜哭不絕聲秦師乃出岷隱曰楚陵犯中國二百年中國不能制假手於吳國幾亡然去楚而吳繼之此聖人之所傷也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公羊作正月集註曰正月亦辛亥朔

夏歸粟于蔡

杜氏註蔡爲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趙氏曰歸粟于蔡懼吳也十八國諸侯不能救蔡而吳救之蔡圍既解魯南逼於吳以徐爲障昭三十年吳已滅徐蔡若有言於吳吳兵一出直指魯郊此魯不得不賤蔡以悅於吳也不然蔡無一日之好於魯魯何乃踰宋陳二國輸粟以餽之高氏集註曰魯非濟其難而賙其無也蔡與吳爲援而敗楚故魯畏而賂之也

於越入吳

杜氏註於發聲也范甯註於越夷言也劉氏曰於越其自稱也高郵孫氏曰越見於經九六其三在昭公時皆稱越其二在定公時其一在哀公時皆稱於越蓋越有數種有東越南越閩越甌越木訥趙氏曰於越從其國之稱如於餘丘之類是也先師嘗以於爲發語聲者爲是蓋前說雖知越有數種不知孰爲於越也先是昭三十年吳嘗伐越以賈怨故今吳入楚而越亦乘虛入吳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此季平子逐昭公者也。凡例之說，以書卒爲盛事，因謂定公以上卿葬之，書卒以罪定公，愚謂死則書卒，魯諸卿皆然，意如之惡於逐君，自見未必於士大夫有賢不肖，未嘗不書卒，此乃其常爾。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叔孫婁之子，叔孫成子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木訥曰：士鞅前日伐鮮虞，今復圍之，鞅欲立功，鮮虞何罪。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隱十一年，鄭莊公嘗滅許，其後得復，九四遷以避鄭，常依楚自存。今鄭獻公復乘楚之亂而滅之，甚矣鄭之不仁也。哀公元年，許復從楚圍蔡，則楚又復之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左氏載周僭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作亂，鄭伐周六邑，晉於是戍周，公之侵鄭，爲晉討也。止齊曰：自宣公季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書公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歟。木





訥曰魯自舍中軍之後三軍皆隸三家公無一旅之衆人意如死定公粗有立復自將而一侵鄭其後侵齊會晉圍城皆以師行收兵之原蓋始於此愚合二說觀之則魯君之無兵三家之專也魯君之再有兵陪臣又強而三家不得專也其暫復兵權正其下陵上替魯之變愈降爾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斯者季孫意如之子桓子也何忌者孟孫糴之子懿子也傳稱斯之如晉爲獻鄭俘何忌之如晉爲陽虎強之往報夫人之幣也岷隱謂季孟不相下

同倫相介意林謂二子爲陽虎曾請於霸國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傳載祁犁賂趙簡子楊楸六十范獻子忌而執之冬城中城

木訥曰魯既侵鄭聘晉而不與齊懼有齊警故城中城備齊也中城在海州海州齊境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鄭

齊取魯鄆以處昭公今魯圍鄆欲取之齊也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盟于沙





齊景乘鄭之怨晉而撥鄭與盟又乘衛欲叛晉偽  
執其行人侵衛假求平之迹而竊與衛盟時景公  
即位幾五十年歷晉平晉昭晉頃未嘗敢出爭諸  
侯今見晉定庸弱六卿擅政而耄年妄作凡再盟  
而得二國適開禍端爾止齊曰此相盟也諸侯無  
主盟矣故石門始相盟志諸侯之合鹹再相盟志  
諸侯之判蓋石門之後鹹之前皆有盟主非參盟  
則同盟無兩君相盟者也

大雩

旱祭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蘇氏曰魯事晉而齊叛之故伐我許氏曰東夏諸  
侯惟魯事晉故齊伐之然則齊不自量欲諸侯前  
日之事晉者皆事齊以繼伯業也

九月大雩

一時而再雩趙氏以爲瀆

冬十月

書備四時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  
月公至自侵齊





註曰報前年侵我西鄙未得志再侵木訥曰非苟報西鄙之伐亦以鄆之在齊也然今日侵齊明目侵齊何益哉深其怨而已

曹伯露卒

高氏集註曰此曹靖公也自曹悼公卒其弟聲公野立五年而其弟通弑聲公代立隱公立四年而弟露又弑隱公代立是為靖公幸保首領餘皆略不書靖公子陽立遂為宋所滅

夏齊國夏帥帥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齊報公之辱夏晉師伐我而公會之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榭卒

陳懷公立四年卒此陳再復國之第二世也能聽逢滑之諫不從吳子之召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鄭衛叛晉從齊故也木訥曰臯鼫一盟之後晉不能一出而主諸侯及齊乘隙盟鄭與衛晉方以兵爭故雖受兵而叛晉益堅冬又為曲濮之盟不事晉也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

曹五月而葬陳三月葬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魯事晉為晉侵衛衛鄭叛晉益堅事齊之盟然齊  
未必能為謀主特諸侯散而私相敵耳

從祀先公

公穀及左傳註皆曰從者順也謂文公躋僖公於  
閔公之上為逆祀至陽虎為政改而順之諸儒多  
從其說惟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蓋  
季氏逐昭公公薨于乾侯及歸葬又絕其兆域不  
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則其主雖久未得從  
祀也昭公薨於乾侯及歸葬又絕其兆域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則其主雖久未得從祀也  
季孫斯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尊者季氏之  
罪以取媚於國人此惟胡康侯趙本訥從其說二  
說未知孰是然馮山之說不必改從為順公穀之  
說不獨改字於事情亦遠若杜註特述公穀者耳  
盜竊寶王大弓

左氏載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王大  
大弓入謹陽關以叛穀梁謂寶王者封圭也大弓  
者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者也非其所取  
而取之謂之盜杜預註盜謂陽虎家臣賤故曰盜  
寶玉夏后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鄭獻公立十三年卒嘗當僭翩以伐周邑罪人也得寶王大弓

公羊曰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崔氏曰不索而獲曰得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也

六月葬鄭獻公

三月而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欲伐晉而次者自疑也或曰謀魯也張

氏曰晉實大國未可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至哀公元年而後伐趙氏曰景公欲

脅區區之衛以干大國亦見其非所以謀霸妄圖而已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秦哀立三十六年救楚兵歷晉三霸不犯中國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平者平其前日侵伐之怨也既平而會以禮相與也左氏載是會也孔子相却萊夷辭野享齊人謝過歸其侵疆





晉趙鞅帥師圍衛

以其前日與齊師次于五氏而圍之也晉得其勇士涉佗執之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殺涉佗衛之從齊於是愈堅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鄆齊所取以居昭公者也謹陽虎所挾以入齊者也龜陰則龜山之陰也三田皆魯之有而齊所侵齊既與魯平而歸之也左氏謂孔子却萊夷所致葉石林云夾谷之事匹夫之勇智者所不為而謂

忌帥師圍郕

音

郕叔孫氏邑也州仇叔孫武叔也何忌孟懿子也

傳載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嘗固諫公若為郕宰武叔既立遂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既殺之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不克秋復圍郕不克賴郕工師駟赤以計給侯犯以地易於齊侯犯奔齊齊乃致郕愚按郕叔孫邑費季氏邑成孟氏邑皆自封植於魯而其邑皆叛之昭十三年費叛至是郕叛明年成叛出乎爾者反乎爾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

傳載宋公使大心往盟晉而逆樂祈之喪偽辭以疾樂祈之子譖其將亂而見逐宋公入奪公子地之馬以子向魍地扶魍而奪之公弟辰使地出竟以爲君禮於是皆奔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集註曰三國皆叛晉而會此蓋結謀也

叔孫州仇如齊

州仇叔孫武叔也侯犯以其郕邑奔齊而齊歸之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宋公嬖魍奪公子地與公弟辰先使公子地出境而辰爲之請公弗止地乃奔辰曰是我廷吾兄也乃及其二大夫亦出奔宋景以一向魍而失二弟二大夫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氏曰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魍故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蒞盟





崔氏曰平六年伐鄭之怨既平然後泚盟趙氏曰昔魯親晉而鄭附齊故為晉侵鄭今魯與齊平而鄭睦於齊故為齊平鄭魯雖反覆齊晉之間然能塞怨室忿平齊平鄭以成鄰國之好蓋亦休焉注

還叔詣曾孫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

薛襄公立十三年卒

叔孫州仇帥師墮郟

左氏載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

郟

高氏集註曰諸侯叛晉而齊不能一之故衛伐曹木訥曰霸主不作小國相侵曹與衛何憾二年之間凡再伐曹其後宋出而乘之哀八年宋人入曹以曹伯歸衛實啓之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氏載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惑於僞不知之說陰與公斂處父比成既方命而  
聖人去魯豈非天哉戴氏溪曰公羊謂孔子行乎  
季氏三月不違於是墮郈墮費學者承舛皆言夫  
子欲墮三都嗟夫使聖人而欲墮三都也成卒不  
墮費幾生變則聖人之謀踈矣綏來動和之果  
安在乎左氏言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是果出  
於仲由之謀無可疑也由勇而無謀率意所爲不  
顧其難也故幾於亂當費人攻公及于臺下微夫  
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豈不甚危哉說者猶以  
三家患之與墮三都國三家之利也是以季路一  
言而叔孫墮郈季氏墮費而說者乃以爲孔子爲之  
噫聖人豈如是之謬哉公山不擾以費叛召子欲  
往蓋將教公山氏臣於季氏教季氏臣於公教公  
朝於天子以魯先之天下皆然是東周之從而興  
也豈苟爲季氏墮費而滋季氏之勢乎此好勇不  
顧之謀蓋出於季路審矣故夫墮三都者爲三家  
除患爾何益於魯三家病則魯之利三家之患除  
則勢復張墮郈墮費謂之忠於二家則可謂之忠  
於魯則不可至於圍成則失計大矣得之未必歸





公失之實損於魯，郈費之墮，說者以爲孔子，此豈亦孔子爲之歟？愚按叔孫邑郈季孫邑費孟孫邑成此三家，植私以弱公室也。侯犯以郈叛，公山弗狃以費叛，此又家隸效尤以背三家出乎爾者，反乎爾也。仲由乘其機，建議墮三都，故叔孫季孫樂於墮，郈墮費不幸成之，公斂處父私於孟孫，孟孫亦中覺而不受其墮。墮三都之事，於是乎不及竟。三都若盡墮，豈惟三家除跋扈之臣，公室亦除三家之窟，所謂惟禮可以已之若善行之公室，可復張也。郈費

孫比而孟孫自不欲墮之也。墮三都固子路之謀，三都果墮亦孔子之願，不幸事不竟，世因以責子路，譏定公而力言非孔子之心，皆以成敗論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註：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爲援。木訥曰：九年次五氏，今又次垂葭，晉實大國，齊不敢犯，而必爲是次，何益哉？

夏，築蛇淵囿。

許氏曰：圍成弗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趙氏曰：成





公築鹿園昭公築赤郎園定公築蛇淵園一國而爲  
園者三且築而虞之芻蕘雉兔者何爲哉

大蒐于比蒲

地音

三家分軍蒐闕軍實以自固詳見昭公八年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集註曰衛比伐曹以其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  
旅不知以禮爲國故亟戰如此詳見十二年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氏載趙鞅以求貢不獲殺鄆邾午午荀寅之甥  
讀曰晉平定公也

鞅與荀氏士氏交惡而相攻懼不敵入私邑據甲  
以抗之據邑取甲是乃爲叛聖人書叛傳者乃以  
爲非叛吾所不曉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高氏集註曰二子因攻趙氏幾亂公室鞅既奔晉  
陽荀躒言於晉侯請皆逐之二子反以兵攻公不  
勝遂入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荀士者鞅之仇也二子既叛鞅遂以歸木訥謂鞅





之歸非善也機也按韓魏為請而鞅歸三晉兆矣  
薛弒其君比

薛襄之後比立不二年見弒必有得罪於國者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傳載公叔戌以富見惡於靈公戌又將去夫人之  
黨夫人誣其將為亂故衛侯逐戌與其黨戌奔魯  
而趙陽奔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  
詳歸

頓世受於楚定四年晉乘楚亂合諸侯頓亦背楚  
而從之故今楚滅頓

夏北宮結來奔

公叔戌之黨也木訥謂于時諸大夫紛擾三五而  
奔三五而叛宋華亥向寧華定奔陳復相率而叛  
邾庶其異我及黑肱相踵來奔或竊邑以來樂大  
心一出四子從之其叛也五子為旅趙鞅一叛而  
三大夫角立其歸也二子出叛今衛之亂叔戌趙  
陽歧途而奔繼而北宮結奔魯公子孟驅奔鄭是豈  
一一得罪於君相扼不勝魚貫而出又風俗之一  
變也





五月於越敗吳於雋李吳子光卒

雋李吳地吳伐越為越所敗傳載吳王闔閭傷將指而卒其子夫差使人立於庭出入必謂已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哀公元年吳遂入越棲越於會稽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張氏曰齊景公欲求霸合謀以救晉之叛臣范中行氏趙氏曰欲伐晉則不敢欲因荀士以攻晉則畏諸侯之譏首鼠不前徒會而返許氏曰齊宋魯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公羊曰熟曰膳生曰脰劉氏曰膳脰以親兄弟之國受脰禮也歸脰非禮也蓋魯不助祭而天王反遠使人歸脰王室益微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靈公之子也以靈公之妻南子辱國欲使戲陽速殺之不果而奔此左氏所載也劉氏權衡謂夫人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余耳宋者南子之家也使真有其事蒯聵何敢奔宋常山劉氏曰靈公聽南子之譖致其出奔張氏洽曰





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考二劉之言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非當時之實錄也未訥曰不幸而為蒯聵亦難矣其奔也雖違父之命而不遺父之惡

衛公孟彊出奔鄭

蒯聵奔宋衛盡逐其黨故公孟彊亦奔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及四子皆入蕭以叛亂謀不遂是以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魯之蒐皆三家自設軍實亦費既會公蒐而邾來會知公在行也

城苕父及霄

集註曰公叛晉而反助范中行氏故懼而城此二

邑未訥曰一時而城二邑勞民甚矣不書夏缺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此邾隱公即去冬會公于比蒲者或謂欲來朝正

故先會或云以會為未盡敬故來朝然此皆不可

知

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高氏集註曰魯不當郊郊牛死傷廢牛可也而改





卜牛是違天也戴岷隱曰魯之僭郊自僖公始其說蓋可信僖公之前春秋未嘗書郊此其證也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則知請郊于天子亦如其作頌也然而魯之先公猶畏天災故因災而不郊者間有之若定之終哀之始連年麤鼠食郊牛宜可以不郊矣而卒不免郊蓋玩習既久雖天災亦不知所畏矣張氏曰唐趙伯循言上元二年因避地放於會稽時牛災小鼠噬牛纔傷皮膚輒死

三月辛酉楚子滅胡以胡子之豹歸左氏載楚之入吳胡子盡俘楚之近胡者楚既定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故楚滅胡高氏集註曰昭二十四年胡爲楚伐其吳敗其師殺胡子髡於是豹立而背楚楚之入郢也胡又俘楚邑楚人以是滅之而以其君歸先師亦嘗謂以小事大謂之畏天胡以小犯大而反諉存亡於命是紂謂我生不有命在天也紂且不免况胡乎

夏五月辛亥郊

木訥曰五月非郊之時以改卜牛也帝牛在滌三月至是養牲始成故五月而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宮名非正寢也路寢則正寢也木訥曰定公承昭公之後政在季氏粗能攬國柄親盟親會親兵魯民粗知有君賢於昭公遠矣一用孔子相夾谷之會齊人沮屈來歸侵疆惜乎用之不久抑亦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孔子既行三家復張蓋權移於下已奕四世定公安能一旦而取之然比襄昭之世已十得三四不為無益於魯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直居反

而鄭能困之則桓魋之為也齊衛救之而次渠蔭不誠於救也木訥曰宋鄭未嘗有隙今鄭伐宋左氏以為宋之公子地在鄭故鄭為公子地伐之也然地果叛宋而奔鄭宋不伐鄭幸矣鄭反醜正黨惡而伐宋乎終春秋之世宋鄭交兵自罕達之師始也齊衛欲救之而不前蓋齊景初求諸侯鄭先附之既而得衛得魯皆鄭媒之最後宋亦附齊前年洮之盟是也今鄭伐宋欲救宋則失久好之鄭欲勿救則失新附之宋故觀望二國之間待其勝





負而隨爲之媚此齊侯之姦謀也不然渠蔭之次  
勿救不伐欲何爲哉聖人惡其佞也故書次不書  
救不予其無實而求名也

邾子來奔喪

木訥曰諸侯奔天子之喪子奔父之喪邾奔魯喪  
過矣然邾自昭公之世爲魯所虐定公爲拔之盟  
終其世不犯邾邾人德之故來會來朝又來奔喪  
禮雖過而情則真也大之比小春秋鮮能定公行  
之而邾子奔喪滕侯會葬推此以達之天下文王  
收重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木訥曰定公之妾哀公之母也母以子貴哀未踰  
年未成君故母不稱夫人不以小君禮治之故葬  
不稱小君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記災

九月滕子來會葬

使大夫會葬禮也諸侯親會之非禮也是以事天  
子之禮事鄰國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具乃克葬。  
高氏集註曰：葬不爲雨止而不克葬者，無備也。宣  
八年雨不克葬，日中葬。今日下具乃葬，則僅葬而  
失虞之時也。禮以葬日虞。

辛巳葬定妣。

子未成君，母不稱小君。

冬城漆。

漆，蓋邾邑，庶其以來奔者也。今城之疑其貳於邾也。

定公當昭公夫，獨之後，見正，或見會，則亦見

戰，公薨而哀公立，三相復橫然，則定公其十

哀公。

名蔣，定公子，母定妣。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正行即位禮。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柏舉之役，蔡以吳師伐楚，入郢。今楚圍蔡，報之也。  
隨自楚武王見伐之後，不復見者一百四十餘年。





柏舉之敗楚王逃隨而隨庇之故楚今復列之諸  
侯定六年許已為鄭所滅此復見者亦楚封之也  
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神不歆其僭而魯強用之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景晚年拔衛欲抑晉以代興次五氏次垂葭會  
于牽又次于渠除皆不敢伐晉今助晉之叛臣范  
氏而伐之圖回數年而行之又不以正可羞也許  
氏曰晉受眾伐霸統亡矣春秋之變至是而窮

之好實出定公諸大夫不欲也故公未瞑目而城  
濼哀公即位席未溫而何忌伐邾明年三大夫並  
出而取其田以邾近於魯利其土地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取漵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  
邾子盟于句繹音亦

斯季栢子也州仇叔孫武叔也何忌孟懿子也木  
訥曰哀公懦弱庸三家復張季孫將上軍叔仲佐之  
取邾漵沂之田田既入魯疑邾告於大國以加討





故復要以盟之，三卿將兵而盟止。二卿者，季氏強，不屑與邾盟，惟叔仲與盟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衛靈公立四十二年卒。

滕子來朝。

公新立故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衛世子蒯聵以南子之譖出奔宋，靈公卒，南子欲立公子郢，郢辭立蒯聵之子，輒趙鞅納蒯聵于戚。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鄭既叛晉從齊，故轉粟以餉范氏，助范氏以抗晉。晉趙鞅者范之仇也，遇鄭于鐵，敗之，獲齊粟千車。書鄭師敗績者，晉本世伯藉文襄悼公之遺烈，善其勝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七月而葬，父子爭國故緩。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元年蔡以楚之圍請遷于吳中悔吳因聘將龍之  
蔡故殺公子駟以說言不時遷者駟之爲也許氏  
曰蔡自殺駟上下危疑遂以禍敗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衛輒以子拒父而又圍其邑大逆也此衛事也而  
先齊人罪齊人之主之也木訥曰晉爲盟主而納  
蒯曠齊爲盟主反助子輒以圍戚逆順判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記災

二穆與太祖凡五廟則桓僖當祧父矣父而不祧  
三家之意也季仲叔皆桓公之子而季友實桓僖  
公叔仲之後皆僖公立之故三家尊桓而德僖宜  
毀而不毀而天譴以災非譴桓僖也譴三家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高氏集註曰魯懼晉故城啓陽自是連年四城木  
訥曰晉越齊衛而後至魯魯何虞而備晉蓋地在  
今沂州地近邾元年伐邾取邾田疑邾之伐我故  
帥師城邑以脅之此備邾也非備晉也





宋樂毅帥師伐曹

曹介於宋衛之間前年衛兩伐曹而不能克宋虜其卒併之也故亦伐曹其後宋再伐而圍之卒入其國執其君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栢子也庶子肥嗣是為康子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以其為公子駟之黨而放之也木訥曰蔡能保其止於吳乎保吳之為蔡拘獵乎不保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前年伐其國奪其地盟其君今又圍之虐邾甚矣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左氏載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文之錯後至射翩殺之遂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或疑蔡殺公子駟放公孫獵翩必駟獵之黨也殺駟放獵諸大夫又恐其再遷則左右前後皆盜也木訥曰宣十七年書蔡侯申卒葬蔡文公至是方五世不宜與五世祖同名恐傳





者誤也

葬秦惠公

五月而葬

宋人執小邾子

宋景公乘齊晉之衰陰有求諸侯之志故伐曹執邾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公孫辰之黨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國而聽命於夷狄也

城西郭

註備晉也木訥曰備邾也義見三年

六月辛丑亳社災

范氏註亳即殷也殷都于亳武王克殷班其社於諸侯以爲亡國之戒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然則惟其屋所以有災也孫覺曰諸侯建國皆立兩社其一亡國之社故左氏曰閭于兩社爲周室輔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滕頃公立二十三年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蔡亂故葬緩滕五月葬

五年春城毗

註曰備晉也木訥曰備邾也義見前蓋晉未嘗伐魯

夏齊侯伐宋

先師嘗言宋景伐曹執小邾欲圍伯也齊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集註曰衛不受蒯賁且助范中行氏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齊景公立五十八年晚年因晉楚之衰勞於圖伯然助范中行氏則以臣而制君偕衛圍戚則以子而制父悖理甚矣世子蚤死及疾屬陳乞立其子荼致羣公子皆出奔家亦不理矣此景公問政

於孔子孔子對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歟木訥曰齊景之世崔氏田氏高氏國氏皆橫而田氏尤專景公之爲景公特魯昭爾景公得一晏子而任之





故能忍昭公有一子家子而不能用故以忿而失國張氏曰景公身死國亂未十年陳氏移其社稷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叔還會葬也自九月併理閏月爲五月而葬木訥曰喪以年計者言替不言閏以月計者閏亦月也六年春城邾瑕

邾瑕者邾之瑕邑而魯城之也木訥曰魯城邾邑奪其險以要其服如城鄭虎牢之類也今城邾瑕而冬伐邾明年又伐邾以邾子來邾失其險無以

抗魯也  
晉趙鞅自魯伐魚虞

高氏集註曰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故趙鞅伐之治范中行之亂也木訥曰晉之伐鮮虞者五未見鮮虞之病晉也鮮虞逼於晉晉利其土地耳然五伐而卒不得則鮮虞亦非弱國也

吳伐陳

左氏載吳之入楚也嘗召陳陳以逢滑之言不從及夫差克越嘗修舊怨而侵之今又伐之以其在楚也故楚救之于城父趙氏曰吳固仇楚未嘗伐中國雞父之敗敗楚也今伐陳與楚爭陳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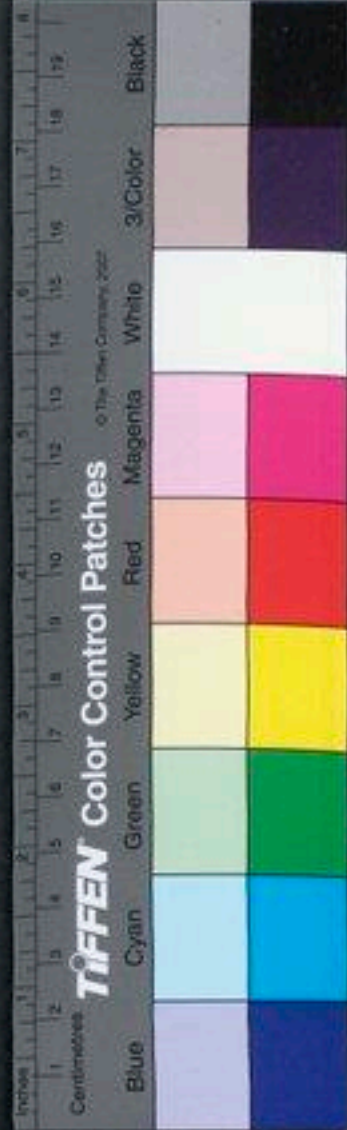
蘇氏曰齊景無適子使國夏及高張立荼公卒陳乞將立陽生乃與諸大夫謀先逐國高許氏曰必奔國高而後陳乞弑君之謀得肆高氏集註曰國高從先君之亂命發長立幼既又不能全其嗣君張氏亦曰力不足衛委君而出奔

叔還會吳于相

趙氏曰吳既伐陳魯懼兵之及我也故往會之按叔還聘吳吳伐陳還至相叔還遂致命于相也許氏曰叔還會吳之不以與吳親君子知魯之將有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王立二十七年卒其初委政囊瓦寵費無極使賢人誅戮諸侯怨畔入郢之禍宮汙冢發賴中包胥之忠鬬辛由于之力迄得返國社稷再安及其死也不移疾股肱不越墜祭河且兄弟多賢不以國為利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蓋其初子西先讓國於昭王故今昭王復讓國於三弟然公子啓亦終不取與申結立昭之子是為惠王亦盛事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陽生雖長而荼少然荼已受景公之命為君矣陳乞乃召陽生立之而弒荼伊川謂此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陳乞即陳僖子陽生則齊悼公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元年伐邾三年圍邾今又伐邾三家同利邾而何忌為甚蓋何忌雖受其父僖子之命學禮於孔子彼其所志在威儀進退所謂此儀也非禮也初志已非雖親聖人而無益

宋何忌帥師伐曹

衛之間衛先伐曹宋乘齊晉之衰又妄意霸圖恐曹為衛所得故再伐曹以逞後竟入其國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侵于

鄭罕達侵宋七年矣齊次萊蔭不伐不救宋知齊之不我救為厚於鄭也故不敢報今齊景既沒宋妄意霸圖故既伐曹而又侵鄭報罕達之師且求諸侯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晉納蒯聵于戚衛輒以子而拒之今六年矣晉不





能正其名納之而徒以兵侵非伯略也

夏公會吳于郟

傳載公會吳具徵百牢予之蓋邾具之與也魯將伐邾而會之然自是吳伐我矣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傳載入邾晝夜掠以邾子獻于亳社因諸負取邾茅夷鴻請救於吳吳伐我齊亦取讎及闡不訥曰失讎失闡岌岌乎懼齊兵之臨其城也而亟歸之則不若初不滅邾之無是辱也

宋人圍曹魯鄭四公帥師救曹

曹無雋介之好今遽救之報宋侵鄭之役也然則宋固爲利鄭亦非爲義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氏曰曹伯陽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獻白鴈言田弋之說說之言政大說之使爲司城言霸說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伐之晉不救宋將還曹人詬之反滅曹蘇氏曰此滅曹也其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止齊曰檜云東周之始也曹云春秋之終也夫子刪詩也係曹





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吳伐我

左氏曰吳爲邾故伐我景伯造萊門吳人盟而還孫氏曰直曰我者兵加於都城也胡氏曰盟于城下也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

夏齊人取讎及闞

齊之取讎闞及歸讎闞左氏皆以爲季姬適齊悼

公之故公穀以爲因公伐邾之故齊人取讎闞

及闞及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讎及闞葉石林嘗辨左氏說非人情而公穀爲近實

歸邾子益于邾

魯取邾吳旣伐之齊又取其二邑魯得不償失故復歸邾子于邾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杞僖公立十九年卒

齊人歸讎及闞

齊爲邾故而取魯邑魯旣歸邾子齊亦歸其邑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三月而葬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雍於勇反

傳載鄭罕達發許瑕欲外取邑以與之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鄭罕達救之又大敗故宋取鄭師趙子曰九悉俘之曰取劉氏曰覆而敗之不遺一人之辭也岷隱曰隱公時三國之師伐戴鄭莊伐取之左氏以為取三師公穀以為取戴由春秋書法觀之取戴為是入春秋有餘制故不致大敗及其未年用師無以修此行

以襲取愈變愈下矣

夏楚人伐陳

左氏曰陳即吳故也蓋時吳與楚爭陳頃吳伐陳楚嘗救之楚子卒陳無所依而即吳楚又伐之也秋宋公伐鄭

鄭圍宋雍丘宋已取其師今又伐之甚矣

冬十月

書首月備四時也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傳載邾子益無道，吳人討而囚之，使大夫奉太子  
革爲政，益遂來奔，益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

高氏集注曰：吳欲求霸，怒齊不服，故伐之。公會夷  
狄伐親鄰之國，是助吳爲虐而致齊之亂也。先師  
王宗諭嘗言：魯爲吳伐，盟于城下，今又會吳伐齊，  
是不能令而受命也。僖與宣嘗用楚伐齊，今哀又  
會吳伐齊，用楚伐齊，猶借之以釋憾。今會吳伐齊，  
直爲吳之役而已。助夷賊夏魯，周公伯禽之風於

是爲也。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齊悼公立四年卒，子壬立，是爲簡公。悼公之卒，左  
傳以爲齊人弑之，孫覺葉石林趙本訥皆不信其  
說，蓋旣謂吳伐齊，齊人弑悼公，以說于吳，則吳子  
安得三日哭，無此理也。九經傳不同者，但當信經。  
夏，宋人伐鄭。

宋取鄭師，又再伐鄭，不義愈甚。

晉趙鞅帥師侵齊。

趙鞅以齊嘗黨范中行氏，故侵之，然伐喪甚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會吳伐齊而歸也

葬齊悼公

不及五月而葬國有兵寇而簡也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公子孟彊以蒯聵之黨見逐晉納蒯聵于戚十年未得歸衛而公孟彊反先自齊歸衛木訥疑其叛黨事仇先師嘗言彊歸則蒯聵歸之漸也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薛惠公立十二年卒

陳公孫結帥而伐陳故楚再伐陳而吳救之傳載吳

之救陳者季札也札謂楚子期曰民何罪我請退以爲子名乃還杜氏註札者壽夢少子壽夢以襄十二年卒已七十七年札此時能讓國至今當九十餘矣劉敞曰推驗其年札僅百歲以彼清高寧肯將亂國之兵耶似異時事傳附着爲說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齊報去年春魯伐齊之役也傳載冉有用示故能入齊師及孟之反奔而殿皆在焉

夏陳轅頗出奔鄭

應破可反





傳載較頗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  
人逐之故出註大器鍾鼎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傳載國書帥敗身亡及公孫夏間立明陳書東郭  
書皆亡子胥諫吳王得齊猶石田而越之乘吳亦  
基於此木訥曰魯再會吳伐齊招夷以戕中國爲  
惡大矣然公與會而不與戰吳強魯弱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魯世穆公位六年卒

世叔齊傳謂之太叔疾云疾娶而嬖其嬖孔文子  
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又誘其初妻之娣寘於棊  
如二妻文子怒遂奪其妻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  
退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然則文子攻太  
叔使出奔已甚也初使出其妻而妻之既又奪之  
曲皆在文子也高氏集註曰時政在大夫各欲自  
專故相攻相逐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左氏載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三發不





對而私於耒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  
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是矣若不度  
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  
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  
訪焉弗聽葉石林曰賦不以田用田而賦舉丘之  
賦而加之田非正也陳止齋曰以丘賦一乘爲未  
足又以田賦之也故曰斂從其薄以丘亦是矣田  
賦之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  
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事在僖十五年襄陵許氏曰先王  
之法也夫爲井田者必以賦爲不足於

是更用田賦籍井而取之不待及丘此非禮也蓋  
古者田有稅丘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愚按經  
書田賦而三傳不言其詳諸家之說甚多惟前三  
說與左氏所載仲尼稱以丘亦足以田將又不足  
之說合故錄之泰山孫氏謂賦者斂其財木訥趙  
氏謂賦以斂泉貨當馬牛車甲之入東萊呂氏謂  
哀公之用田賦又改法而重賦甚於稅畝丘甲之  
爲允此三說亦可與前三說參考何休註謂田謂  
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若今漢家斂民錢以





田爲率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  
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  
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愚按此三  
說可與前三說參考蓋賦本車甲而左氏載仲尼  
之言云若貪冒無厭是于財貨而言不干車甲而  
言或者一井不能自備車甲馬牛之類而計田以  
率其泉貨賦西疇崔氏曰賦與稅異稅以田爲差  
賦以人爲等鄉大夫謂國中自七尺以及七尺  
五皆征之鄭康成亦謂賦者口率出泉若漢之筭  
賦也錄之以俟來者考焉東萊呂氏曰自宣公初稅畝  
井田之法由此而壞故言初至成公作丘甲丘甸  
之賦益以改作而民病甚矣至哀公用田賦又改  
法而重賦重於稅畝丘甲之爲也此又通言魯加  
賦之始末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子者宋之姓昭公娶於吳同姬姓故諱而謂之子  
崔氏曰不稱夫人而曰孟子者當時之辭也春秋  
從而書之以見其實焉





公會吳于橐臬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高氏集註曰會于橐臬尋鄆之會也會于鄆亦為

吳故也木訥趙氏曰吳夫差躬敗齊師于艾陵魯

故也魯以為惠故會吳于橐臬修鄆之好也鄆在

今泰州吳地公既睦於吳而吳將圖伯故為之會

宋衛于鄆合宋衛以從吳也齊固晉之仇今魯宋

衛亦折而從吳晉其殆哉故明年為黃池之會晉

好於吳非爭霸也紆吳患也然晉之屈吳之雄諸

侯東嚮事吳者皆魯為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

侯東嚮事吳者皆魯為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

侯東嚮事吳者皆魯為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

侯東嚮事吳者皆魯為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

侯東嚮事吳者皆魯為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

侯東嚮事吳者皆魯為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

侯東嚮事吳者皆魯為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

侯東嚮事吳者皆魯為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

侯東嚮事吳者皆魯為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

侯東嚮事吳者皆魯為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

侯東嚮事吳者皆魯為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

侯東嚮事吳者皆魯為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

侯東嚮事吳者皆魯為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

宋向巢帥師伐鄭

傳載宋鄭之間有隙地曰岳戈錫子產與宋人為

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

城岳戈錫以處之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

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圍宋師木訥曰

宋鄭之怨於是十有三歲矣雖其兵端啓於鄭罕

達然六年之間宋四伐鄭明年鄭罕達遂取宋師

于岳逞兵不戢亦可戒哉

冬十有二月螽





木訥曰春秋書螽十有八皆在夏秋之交獨哀公  
之世書螽者二皆在閉蟄之後禮仲秋行夏令則  
蟄虫不藏孟冬行夏令則方冬不寒蟄虫復出此常  
燠之證也燠而冬生災異兩興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品

傳載宋相黉救其師罕達徇曰得黉者賞黉逃歸  
遂取宋師于品泰山孫氏曰報雍丘之師也二國  
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石林葉氏曰鄭取宋師  
獲其二大夫以六邑爲虛則宋之免者無幾矣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之會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公羊曰吳主

會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胡康侯曰東  
萊皆曰言及者會兩霸之辭也陳止齊曰書公會  
晉侯及吳子雖兩霸之辭不書吳晉之盟終不以  
吳晉同主盟也愚按晉自定四年召陵之會合十  
七國不能救蔡不經見者已二十四年吳自是年  
冬救蔡入楚旣而救陳伐齊得志中國亦已二十  
四年是時晉弱吳強固也然吳方在會而於越入





吳之報愆至，吳子倉荒，刎其報者七人，則內惕而不復固爭其先。晉人恐誠有如左氏之言，春秋所書之次第，乃其實也。不必求之春秋之外也。木訥趙氏曰：晉侯婢然在會，諸侯無一介從之，而吳亦纔得魯而已。何以霸為？晉之所以會吳者，非以為霸也。忌吳之強也。吳之所以會晉者，亦非為霸也。交中國也。黃池之會，固中國之厚，然會以交華夷之歡，弭兵革之苦，是亦無惡焉。故內外皆以爵書，無貶辭也。愚按：趙氏之說是也。春秋不列叙諸侯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嘗以子期伐陳，而吳救之，故陳與楚絕，而楚畏吳強，無如之何。今乘吳之出會，又使子西伐焉，於越入吳。

吳出會黃池，越乘其國之無備而入之也。是年冬，雖及越平，二十年圍吳，二十二年滅吳矣。吳自棲越於會稽，越日夜思報，子胥勸吳伐越，弗聽，而反殺之，故及也。胡康侯曰：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既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





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子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豈欺也哉

秋公至自會

至自黃池之會也

晉魏曼多師帥侵衛

高氏集註曰蒯賾在戚十二年矣晉不能致討以納乃以范中行故而數侵之襄陵許氏曰師雖數出能侵而已盡玩而劫矣此王霸道盡之時

葬許元公

卒於夏葬於秋不書月日略也或史缺也

九月螽

書災

冬十月一月有星孛於東方

泰山孫氏曰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入于大辰此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可知也





盜殺陳夏區夫

高氏集註曰夏區夫者微舒之後也凡書盜者以人皆可得而執之也盜殺蔡侯申盜殺陳區夫當春秋之季世變之甚至於盜興而專殺國君卿大夫則亂已極矣區夫公羊作驅夫

十有二月螽

高氏集註曰去歲十有二月螽今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為災甚矣愚按左氏傳凡十二月螽皆以為司歷之過若以此月為蟲猶未螽則以秋為冬差一時也民時亂而農功失矣司歷之過一至此乎天下寧有此理哉况螽乃火異非候蟲之常以時而螿者也螽即蝗也蝗蝻在地冬雪乃深入今冬煥而有螽將蔓延為來歲之災尤災之甚者也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氏載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賁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杜氏註大野在魯西故曰西狩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張氏曰麒麟





之於走獸猶聖人之於人出類拔萃爲人物之法則者也故聖人之生必以四靈爲首包犧書卦而龍馬出大舜作樂而鳳皇儀周公告召公曰苟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孔子白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夫子生於周末而麟出於大野以仁聖之君子天錫仁獸之應乃理之當然無足疑者韓愈氏曰麟爲聖人出也聖人必知麟是以西狩之獲必夫子觀之而知爲麟也然氣數之不偶固異於堯舜之盛而王霸之道方窮亦非文王

麟出之時是以麟雖爲天子出然獲於沮洳而謂爲不祥以貶虞人然後取之其與明王不與而天下不能宗夫子何以異哉鄭夾添曰麟獸之異者

麋身犍尾狼題馬蹄五采黃腹一角肉腮春秋何以終獲麟適終也仲尼以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而後述成舊章猶有詩書禮樂之事春秋其後及者也於是魯史之記適至獲麟爾仲尼取而述之踰一年而卒故於獲麟之後不及他事焉

右哀公十有四年經終十六年仲尼卒二十有七年哀公薨杜氏注春秋止於獲麟故小邾射以句繹來奔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





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併錄  
以續孔子所修之經蘇氏曰自隱以來諸侯始  
專而五伯之形成獲麟之歲田常弑簡公專魯  
後二十八年韓趙魏滅智伯分晉而戰國之形  
成左氏傳春秋止於智伯之亡東萊呂氏云左  
傳終此溫公通鑑始此通鑑繼左氏傳而作也  
程子曰春秋因魯國之史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  
以察其變遷而紀其差忒者無一略也中國夷狄  
之廣莫所以紀其交際而別其典禮者無一遺也

以區區一魯史而紀周魯晉宋諸國之事其尊卑  
小大緩急之序秩然無毫髮之不清蓋書治忽失

得陵替賊亂之變森然一循乎條理而無一之非  
法故曰非聖人誰能修之也蘇氏曰春秋始於隱  
終於哀何也自周之衰天下三變而春秋舉其中  
焉爾始也雖幽厲失道而禮樂征伐猶出於天子  
諸侯猶不敢肆春秋將何施焉其中也平王東遷  
而周不競諸侯國自為政陵夷至隱之世習以成  
俗矣然而文武成康之德在人心未忘也故齊晉  
相繼而起秉大義以尊周室合盟征伐以王命為  
首世雖無王法猶在也故夫子作春秋以繩之及





其終也定哀以來齊晉既衰政出於大夫繼之以  
吳越橫行中國天下靡然日入於戰國是以春秋  
終焉由此觀之春秋作於五伯之始止於戰國之  
初隱哀適其時耳

右先儒論春秋之大指也朱文公嘗謂十二公  
各不同隱桓時王室新遷號令不行天下皆無  
所主莊僖時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  
公時楚莊盛強夷狄主盟成公時晉悼公出楚  
始退聽繼而吳楚又入爭伯定哀時政自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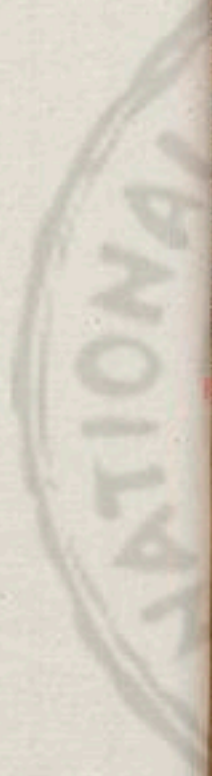
始也變也若士公之文於世者隱公初與宋伐

鄭後因齊之求反受鄭賂而伐宋此反覆以樓諸  
侯之始也桓公成宋督之弑亂助鄭突之篡奪又  
不自量六求宋以平鄭宋卒不許復轉而仇宋其  
所交於當世者顛倒滋甚矣莊公忘父事讎以求  
昏於齊致哀姜復踵文姜之惡身死國亂二子殲  
焉固無足道閔公八歲而為慶父所立再歲而為  
慶父所弑真可閔而無可議者也僖公遭值齊桓  
晉文之霸會盟征伐一惟霸主是從文公昏且凡  
霸主之會鄰國之好皆委之大夫會於是始衰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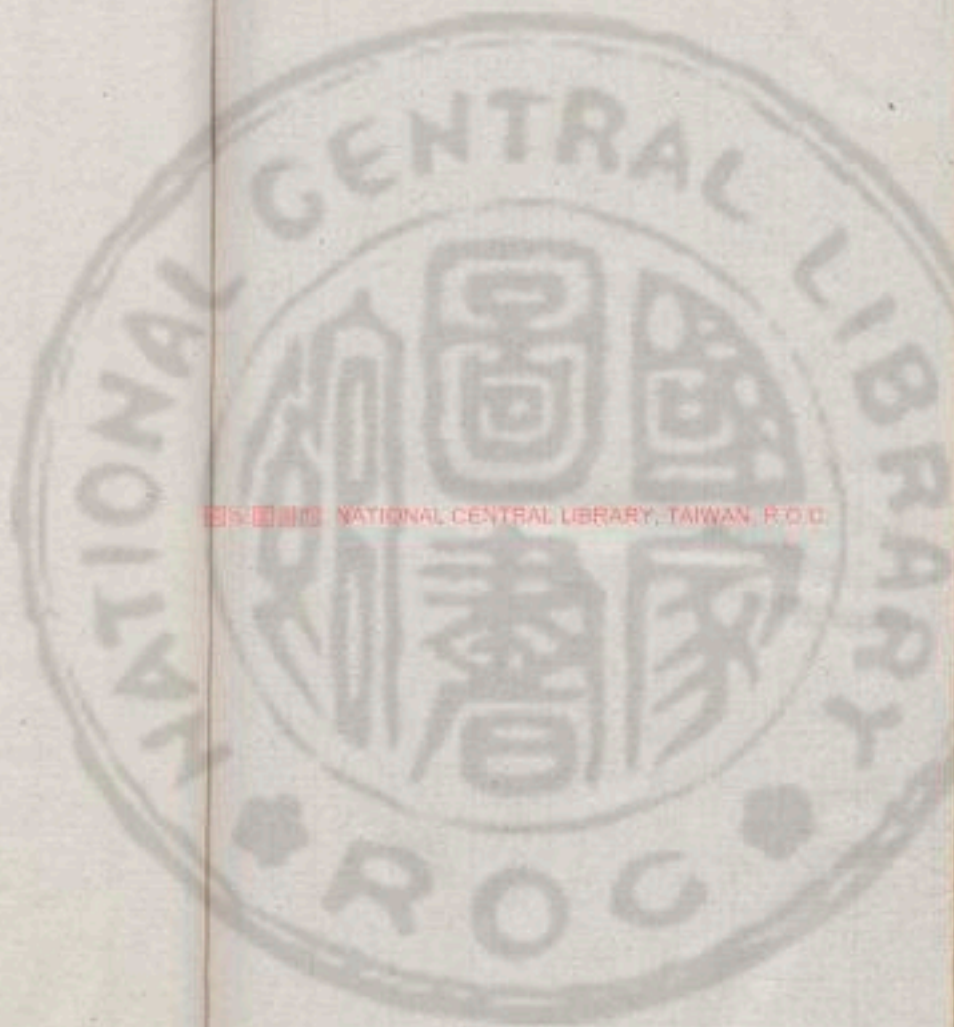




公以公孫遂賂齊立己之私恩終身事齊絕不與諸侯交成公以行父有歸父謀去三桓之私怨大舉伐齊盡反前人之事齊者以事盟襄公困於齊與邾莒之師晉悼公爲之伐齊執邾莒晉平公與楚弭兵魯又兩事晉楚昭公伐季氏不克如齊如晉皆莫之救卒死乾侯定公用孔子會夾谷用子路墮三都盟伐皆親之差強人意惜其事之不克終哀公時楚衰吳強魯始改事吳九十二公之交於世者如此而其強弱始終之變亦可考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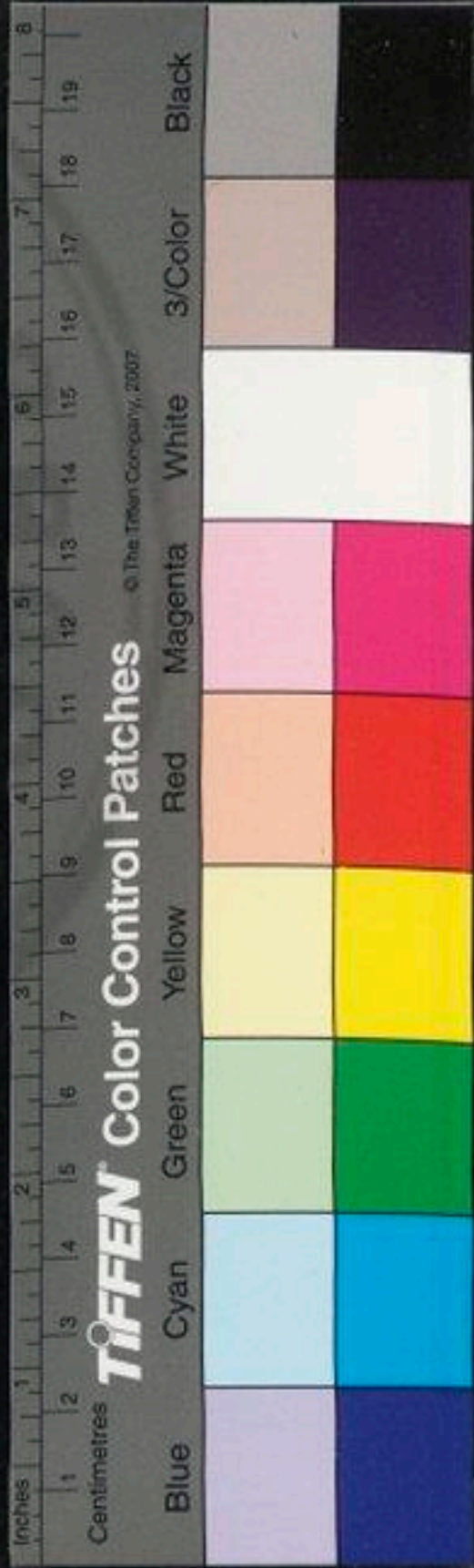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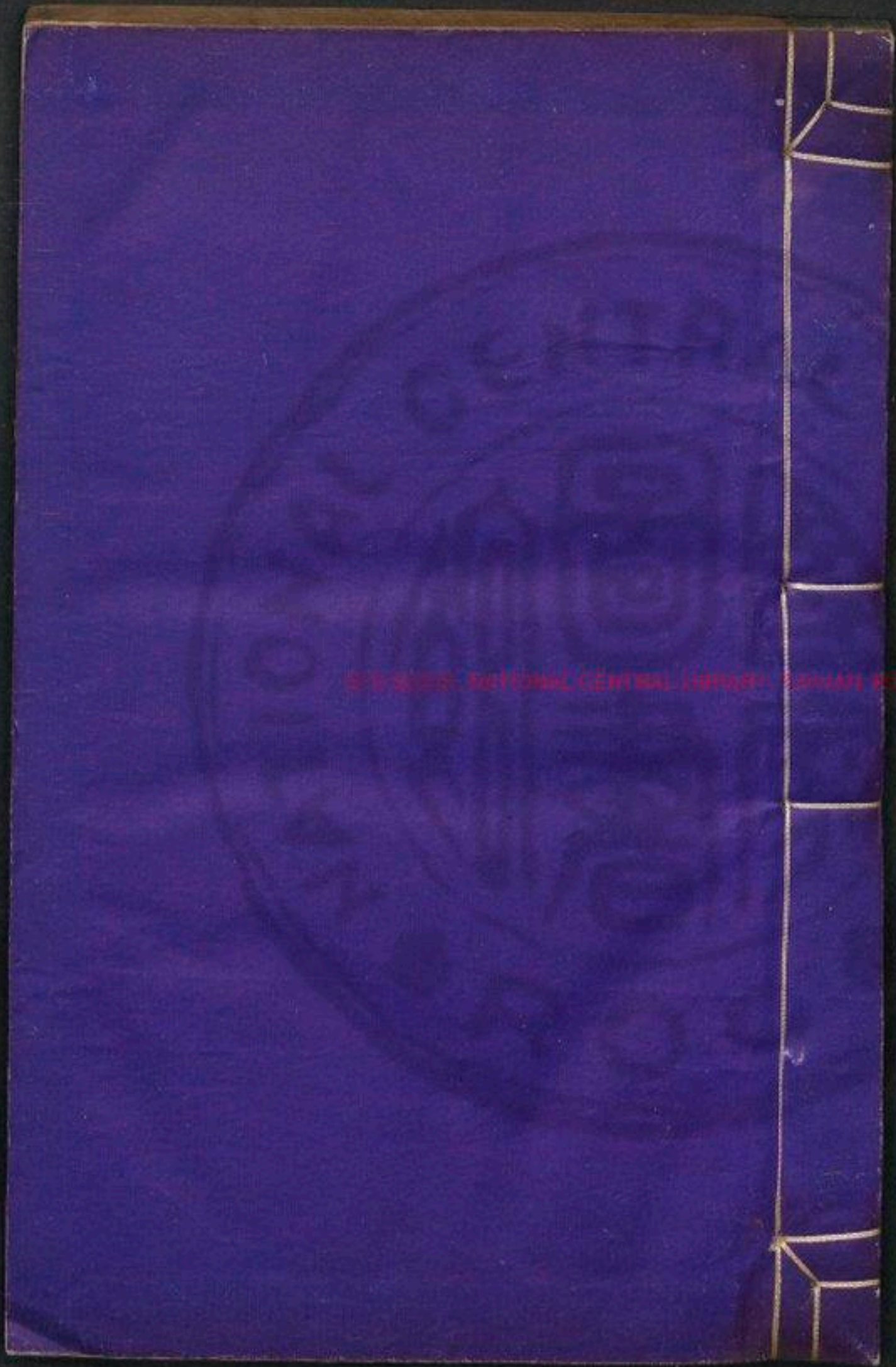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ST. JOHN'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BISHOP'S ROAD, COLOMBO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四

讀禮記一

吳郡衛湜集禮記解自鄭康成而下得一百四十六家惟方氏馬氏陸氏有全書其餘僅解篇章凡講義論說嘗及之者皆取之以足其數其書浩瀚惟嚴陵郡有官本岳公珂有集亦然皆未易徧觀天台賈蒙繼之始選取二十六家視衛岳爲要而其采取亦互有不同其書又惟儀真郡學有錄本世罕得其傳今因并合各家所集而類抄之昔呂氏讀詩記簡要而又爲姓氏





所隔高氏春秋集注文成一家而不知元注之  
姓氏爲誰僭竊參用其法使諸家注文爲一而  
各出姓氏於下方間亦節錄或附己意然所謂  
存十一於千百不過老眼便於觀省後生志學  
之士自當求之各家全書云

曲禮上第一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曲禮禮之細也所謂曲禮三千者也毋禁止辭主  
一之謂敬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審  
也哉數美辭。毋不敬正其心也儼若思正其貌

也安定辭正其言也安民哉正己而物正也毋不

敬總言主宰處儼若思敬之貌安定辭敬之言安

民哉敬之效

右本呂氏  
及晦庵說

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繼五報反  
音洛

矜已凌物爲教逐物縱已爲欲志指其虛大而言

樂指其逸樂而言四者教尤凶德。教不可長欲

消而絕之也欲不可從欲窒而止之也志不可滿

欲損而抑之也樂不可極欲約而歸於禮也四者

皆克己之事克己始能復禮

右本馬氏  
戴氏說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口口口善





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近而習之曰狎心服曰畏積謂蓄積散謂賙救安  
安謂已今安此之安遷謂圖後有患則不敢安今  
之安。狎而敬之則交可久畏而愛之則情可親  
愛憎私情也善惡公義也不以一己之愛憎易天  
下之善惡故是是非非兩不相奪積而能散者以  
財發身安安而能遷者義之與比舊說謂君子之  
於賢者如此晦庵謂此正主賢者而言六句皆蒙  
賢者二字為文言唯賢者能之耳舊註非是

母質直而勿有分扶問反

很忿重分所分之物物與人共者質謂臆決而果  
言之直謂理在我母禁詞勿戒詞。母苟得見得  
思義也母苟免見危授命也母求勝懲忿母求多  
平施疑事母質缺疑也直而勿有者理雖在我一  
有恃直之心是亦好已勝故戒之也右本論語及胡  
氏說而補其餘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

若夫發語辭尸謂祭祀之尸齊謂祭前之齋言謂  
酌時之中以義起使謂使於他邦俗謂風俗不同  
○坐如尸立如齊盡其敬也禮從宜使從俗





時也古之君子律已甚嚴而

之行右集呂氏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葉氏曰親疏位也嫌疑情也同異事也是非理也

陳氏曰兩物相似為疑以此兼彼為嫌禮主乎

辨參差而不齊疑似而難明可否而莫之定者皆

取證於禮禮者理也右集歐氏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柴踰節不侵侮不好狎說音

妄說謂佞媚辭費如躁人之辭多節謂理之則不

可過侵凌也侮慢也狎親熟也。不妄說人說之

以道不辭費辭達而已所以養其正大簡易不踰

節不狎侮於人所以致其謹審莊敬右本毛氏葉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踐履也言道言合於道質猶本也。言無不善身

未必能行能脩身以踐其言則善行矣行脩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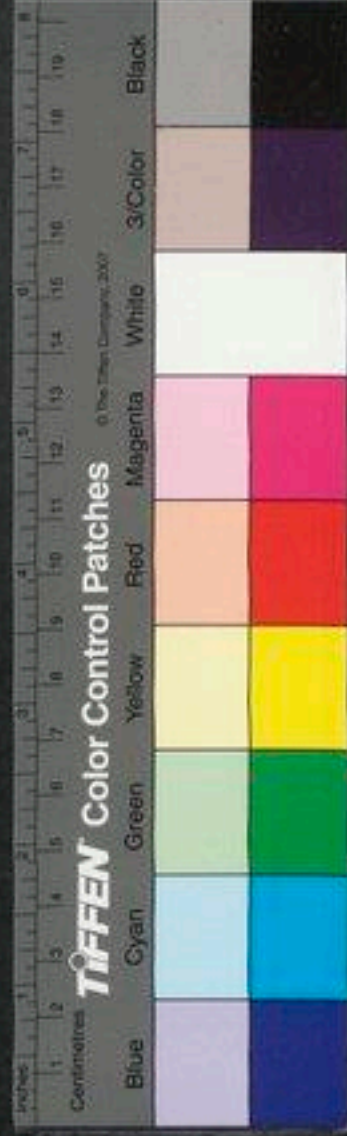
合乎道言行相顧是為禮之質苟徒禮文外焉而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下如字

取於人謂就師求道取人謂屈人從己。禮聞取

於人不聞取人主學者言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主

教者言學者當屈己從人發者不下如字就人右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成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  
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宴事師  
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治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禘祠  
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摯節  
退讓以明禮。

成謂節文以成之官謂學為仕學謂學道藝求福  
曰禘求得曰祠摯有自抑之意。此七者皆有待  
於禮恭敬明禮之實摯節明禮之文退讓明禮之  
用七者之禮必備此三者然後可明也。

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  
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  
於禽獸

此章言人而無禮與禽獸無異所以甚言禮之不  
可無也聚麀父子之配無別補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  
亦非禮也禮去

此章言世非太古人之交際不可無禮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

昌氏





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富  
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此章言有禮者能自立而以自卑為本負販者必  
有尊古者班白不負戴於道路老者先而少者後  
老者輕而壯者重是負販者必有尊也况富貴之  
人乎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  
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  
老而傳八十九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  
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幼學陸農師點幼字為讀幼言時學言事也其餘

弱壯強艾耆期字做此艾髮蒼白色如艾也耆稽

久之稱稽久而將入于老也指使指事使人也耄

昏忘悼憐愛期者人生以百年為期頤養也晦庵

曰期當音當宜反與替字同周匝之義也。此章

備舉自幼至老每十年一變之節每十年必異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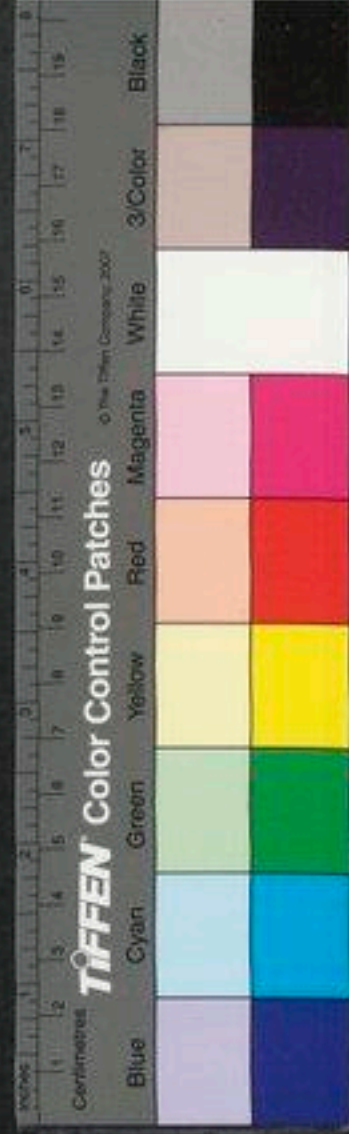
名至其時必異其事自始至終未沒之前皆行道

之日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者無躡進之

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耄者敬而安之悼者矜

而懷之孝弟之風形天下

右呂氏坊紙  
毛氏藏坊紙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則必告之以其制。

**致事**，老而致其職事還於君。几，坐所憑。杖，行所扶。**安車**，坐乘小車。越國而問，謂有事越在他國。他國問之也。制，法度。此專為在官者言。人君優老尚賢，不許其謝事，以几杖。婦人安車安養其氣體。在國及出皆得用之。本鄭氏說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儀行

從就操執持。長者處未必無几杖，操以從之，敬之至也。少當問長，今長者反問之不辭讓而對，則非禮。曾子曰：參不敏，辭讓也。右呂氏說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禮友

**醜**，衆也。夷，猶儕也。人子事親之禮，冬則溫之以禦其寒，夏則清之以辟其暑，昏則定之以奠其居，晨則省之以問其安。此心常存，雖在醜夷，所以不爭。蓋貴賤相臨，則有畏懼等夷，最易起爭而爭者，危父母之事，惟孝子頃刻不敢忘親，雖易爭之地。





亦不爭也

本方氏  
呂氏注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三賜鄭氏按周禮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石林謂君賜無不受之理此蓋爲父之未爲大夫者不受車馬不敢受大夫之位也叔孫婁叔孫豹之子也豹已死其四從兄季平子未三命而婁先之叔仲子曰媼三命踰父兄非禮也海菴謂叔孫豹玉賜之路豹以上無路而不敢乘疑此不

及車馬亦受之而不敢用耳。不敢受重賜者仁心也。而五者備有焉五者之稱不同各以其所見言之也。州閭鄉黨見其敬親故稱孝兄弟親戚充切近見其愛故稱慈僚友與同處見其氣象和順故稱弟執友與同心知其孝心之本原故稱仁交游泛交故見其信父執者父之同心見之進退問答不敢專爲况於父乎廣孝也

右呂氏說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爲人親者無一念而忘其子故有倚門倍膳之望  
爲人子者無一念而忘其親故有出告反面之禮  
有常有業緣親之責欲知之不敢自老恐傷親心  
也用戴氏說補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  
則有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長以倍與吾父之年相若所以父事長十年與吾  
兄之年相若所以兄事有隨者與之行而差退不  
敢與先生並行也出不可與並行居可與同席乎

故羣居五人必推其長者異席以敬之古者也故  
橫席容四人若五人會則推長者異席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食饗不爲槃祭祀不爲尸

奧室之西南隅槃量也裁食饗之饌具尸祭祀代  
神居尊位。奧中席皆尊者所居中道中門皆尊  
者所由爲槃爲尸皆尊者之事人子皆不敢當蓋  
無往不寓敬親之意

鄭氏  
應氏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些不苟笑  
視聽於無聲形常若親之有教使然專心致志也  
登高臨深危道也苟些言苟笑厚道也孝子常以父





母爲心故每事謹戒如此

本鄭氏

孝子不服飾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不有私財

服事於閭閻之中爲卒有非常許友以死雖父母不

在亦不可蓋記禮著漢人雜取後世豪俠之言人

子膚髮以上皆親之有豈敢私其財

氏鄭氏呂氏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

采禮諸

純緣也孤子謂年未三十雖除喪不志哀

幼子常見母莊童子不從喪常定必正方不負恩

視今之示字常視無誤自必習之正也童子體熱

不宜着裘又應給役不使着裳故惟緇布襦袴未

成人故服亦未備也立必正嚮一方不傾聽左右

習之正其容也

鄭氏孔氏呂氏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咄而詔

之則掩口而對

亦奉勇反禮四反

鄭曰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辟咄詔之謂

傾頭與語口旁曰咄呂曰負劍即佩劍或旁挾之

如負劍然掩口避口氣就而攜之則捧其手近而詔之則掩口而對皆事長之禮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應才反  
(先生)齒長而有德之稱從之而不越路與人言一其敬也遭之而趨進拱立恐其有教令也與之言則對不與言則趨而退進退應答不敢專也馬氏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嚮長者所視敬長且備或有問也不指不呼為惑人本鄭氏說

將適舍或入母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屢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八戶奉為視瞻毋

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履母踏席摠衣趨隅必慎唯諾問音問踏在亦反惟于發反

舍主人家固固必之固單下曰履聞聲聞于外為關戶之木一云門扇上環鈕戴曰入戶而為墜則慢心實為之陸曰奉為謂小啓之以兩手奉戶置為處也踐踏躐躐隅角也唯應諾許也○適舍求母固隨主人有無上堂聲必揚敬言內言聞入視必下不干掩人之私奉為敬也亦開亦闔不以後來變先闔而勿遂止作闔勢示不拒後入後入者不





得躡先入者獲不踏席者從下而升掘提前蒙趨  
席下角慎唯諾者不先舉見問乃應鄭氏孔氏  
及黃氏說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

闕門擬闕門限。臣統於君故由闕古不敢爲實  
也不踐闕不敢履高也孔子之於事君也立不中

門行不獲闕鄭氏  
馬氏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  
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容而入主人入門  
而右客入門而左

爲席敷席也肅容待客以禮之也及門而趨入  
及階而趨登交相讓進退不皇於此乎可以觀  
禮矣

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  
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

降等卑客也不敢亢禮故就主人階復就西階復  
其正鄭氏  
孔氏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  
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鄭曰拾當爲泚聲之誤也呂曰拾更也拾級者左  
右足更上也射者拾發投壺者拾投與踊者拾踊





皆更爲之也。拾級聚足此等事但敬事自至如

此非着心安拱先右先左以相鄉爲敬也

橫梁及鄭氏說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  
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帷幔也薄簾也行而張足曰趨武迹也文上武下

足在體下故曰武綏在冠下亦曰武接武謂迹相

躡行而張拱曰翔。凡見尊者以趨爲敬帷薄之

外不見尊者故不趨堂上迫近故不趨執玉虞失

跌故不趨接武者行速堂上不趨故接武布武者

行速堂下必趨故布武室中不翔亦以迫也授立

不跪爲煩其俯鄭氏

凡爲長者養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

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于海反鄭古

除物之棄曰糞本作攢袂袖也扱斂取也鄭氏讀

曰扱藍田呂氏曰扱謂箕扱於糞中以糞也讀如

口扱以扱祭羊鋼之扱謂箕扱於糞如扱扱於鋼

也。加帚於箕得兩手捧箕謂初執往將糞時也

以袂擁帚之前且掃且迂使塵不及長者謂糞時

也以箕自向不以棄穢鄉長者謂收糞時也皆恭

也人有血氣未有安於事人者古之童子未冠爲





長者役而安焉所以存其良心折其傲慢之氣然後可與進德矣

鄭氏孔氏呂氏

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任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

禮音向

橋古之井上桔槔胡氏應氏謂即橋梁而衡即橫

席坐席也任曰席也鄉面也趾足也上謂席端也

奉席如橋之衡左昂右低請席請任順尊者所

安坐問鄉坐為陽面亦陽也卧問趾卧為陰足亦

陰也布席無常四方異鄉蓋堂室之面勢或不問

陽坐任陽則貴左坐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

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故南鄉北鄉皆以西

為上東坐是陽其左在南西坐是陰其右亦在南

故東鄉西鄉皆以南為上

本鄭氏孔氏及應氏說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

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禮胡南反

函容也文王世子云遠近間三席席三尺三寸三

分之一則三席是一丈撫謂以手按止之再辭曰

固辭○席間函丈地寬足以揖遜回旋講授亦足

以指畫惟飲食之客欲便於勸酬而促近耳主人





為客正席而客辭客徹主人所為客設之重席而  
主人辭客坐主人乃坐賓主之相敬如此

合鄭氏  
孔氏應

氏說而  
補其說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毋作兩手摳衣去齊

尺衣毋撥足毋蹶

蹶音各國半末  
反蹶音各國半末

作愧赧不安尖之野也摳提挈齊謂裳下緝撥發

揚貌蹶行遽貌。客自外來主人宜先問客初就

席顏色宜莊將就席時以兩手挈裳使起令裳下

緝去地一尺恐衣長而躡履之也衣毋撥者收飲

不使旁有觸也足毋蹶者不勿蹶使之躡也

氏說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

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頰長者不及毋僂言正爾容聽

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禮津忍反僂  
勦反勦初交反

僂僂互不齊蓋雜之也勦擊取也則法也。先生

書策琴瑟或當已前跪坐而迁移之戒勿踰越虛

坐必就其後之盡處欲其寬廣且不敢近前謙也

食坐必就其前之盡處欲其親近且免濺汗席也

坐毋動搖執守其顏長者言未及不得乘其未及

而雜之惟正容而謹聽毋擊取其說毋雷同其說





必法則古昔稱述先生勦說徇已雷同徇人惟古

與稽可也取孔氏應氏說而補其餘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諾者應之緩唯者應之速諾者許而未行唯恭於

諾。終則對不敢錯亂尊者之言也請業請益則

起尊師重道也父召先生召皆無諾事師如事父

也唯而起聞召即往也本鄭氏呂氏說

侍坐於所尊敬母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

上客起獨不見後尊客之前不起狗讓食不唾

跋趾也。母餘席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見同等

不起無二尊也燭至起未卜夜也食至起為盛饌

變也上客起不敢專其席也五者于客侍所尊而

言也燭不見跋將至跋而更示不厭倦也不叱狗

嫌若風去之也不唾嫌有穢惡也三者于主人侍

客而言也用鄭氏孔氏方氏說而補其餘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視日蚤暮侍坐者請

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

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後反





禮仕讀反 禮音

志疲則欠體疲則伸撰持也間從音間呂氏謂間隙也屏者退而自隱之謂。欠伸撰杖履瞻視庭影皆尊者倦而欲起故請出不敢勤君子也問更端起而對因事有所變而起其敬也人俟間而有復則屏以待不敢于其私也呂氏

母側聽母數應母淫視母怠荒遊母倨立母跛坐母箕寢母伏飲髮母髻冠母免勞母袒暑母褰裳平反

賦波義反 徒細反

擊舉一足一足踞地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也

髮也以纒韜之不使垂餘如髮也。母側聽頭容

直母數應聲容靜母淫視目容端母怠荒氣容肅

遊母倨足容重立母跛立如齊坐母箕坐如尺斂

髮母髻冠母免勞母袒暑母褰裳正其衣冠也人

患徇其意之所安此於視聽游行坐立卧起衣冠

之際而自克蓋禮者筋骸之束也本呂氏游氏說

侍坐於長者履不上於堂解履不敢當階就履跪而

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履跪而遷履俯而納履

履云解履有繫也就猶著也。解履必屏於側取





履必隱辟，納履而鄉長者，遷之必跪，納之必俯，則  
履之脫納皆有儀矣。氏陳

離坐離立，母姓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兩相麗之謂離，三相成之謂參。併坐併立，恐密  
有所論，故戒。姓參預，當已行路則避之，不干人之  
私也。

男女不雜坐，不同掩栲，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  
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  
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

本又作謂

掩可以栲衣者，諸母謂父之諸妾有子者，梱門限  
也。纓，女子許嫁繫纓，以五采爲之，姑尊行，姊妹同  
行，女子子單行已嫁而反，不過是。三等，故舉以爲  
言。女子子重言子者，鄭云別於男子，胡氏謂云女  
子已別於男子，重云子者，衍文也。愚意重云子者，  
豈又云女子之子乎？若然，則姑也，姊妹也，女子也，  
女子之子也，通四世，廣言之矣。○凡皆遠別也。

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  
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





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取七住反，見費適反。

父子不同席，尊卑異行而前後各席也。男女有行媒，至召鄉黨僚友重婚姻也。取必問姓，妾不知姓，則卜重宗也。寡婦之子，非卓有著見者，弗友避嫌也。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其羞。

羞進也。昏禮有嗣代之序，故不賀，作記者因俗之名稱賀。答曰昏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羞者佐貧者不以貨財，則禮者不以財力為禮。

不責人之所不能備，不貴人之所不能行。鄭氏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為後之人，難諱也。

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嫁笄而字。冠古反，笄反。

異長亦示別也。字以尊名，男冠女笄，皆成人而字。惟君父之前則名。

凡進食之禮，左殺右馘，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醢醬處內，葱溲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









凡稱侍者少賤之於其長毋敢視賓客親饋之則拜呂氏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歡毋啜

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

黍毋以箸毋啜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歡醢客絮羹主

人辭不能享客歡醢主人辭以糞濡肉齒決乾肉不

齒決毋啜炙禮放端反 禮扶說反 禮直應反 禮他谷反 禮尺慮

反刺七亦反 禮初怪反 澤手援莎也禮飯以手共飯而摩手人將惡之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

席而飲長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醕子

尊所謂陳尊之所飲盡辭曰醕古之飲酒少者無

不及故此侍飲者亦長者親酌授之然必長者卒

爵然後飲呂氏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此明凡受賜禮所謂不敢辭者義所可受不敢以

辭之也禮有一辭再辭各稱其事孔氏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所君賜餘









羹而已。齧以口，此削瓜等級，亦以辨上下也。微之不敢忽，所以為大之必謹也。呂氏  
父母有疾，冠者不擲，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食肉多則變味，齒本曰矧，大笑則見。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不擲不翔，憂不為容也，不惰憂而知謹也，不御憂不在樂也，不變味變貌，憂不在飲食也，不矧不詈，憂常在心而動有節也，疾止則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側席坐不安也，專席不與人共坐也。呂氏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鬻者，執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鮑魚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許六反，七刀反。量音亮，齊子兮反。

佛，灸也。為小竹籠，以冒之，使喙不害人畜，養也。畜鳥馴，故勿佛。執與操，皆謂手所舉以告。策，馬杖。綏，登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策綏易呈，呈之則知有車馬也。甲，鎧也。名甲者，言如龜鼈之有甲也。冑，鞬





鑿也。甲大胄小者易舉，故執以呈杖之末者，地  
有坩汗，故自執之，且便於受獻者之執。民虜謂征  
伐所獲，右袂右邊袖也。左手操其右袂，右手以防  
其異心。粟稻粱之屬，未為米者，右契契合同之物，  
以右為上，左契無用，所以老子云：執左契以泄天下  
故，獻人以右契量斗斛之數，量鼓器各容十二斛，  
米可即食為急，故獻者執量粟，可以儲為緩，故獻  
者執契。醬與齊所用以食，書致謂圖書於板丈尺  
委曲書之，而致於尊者，獻田宅者然也。水潦降

儀其首飾者，不必獻，則獻必見其時也。獻鳥者，

甲獻粟，獻米，獻食，獻由宅，此六者皆不可手執，則

執一物以舉其要也。

集呂氏陳氏說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籥，左手承  
弣，尊卑垂悅，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  
客之左，按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

亦反辟拜之聲，音拜。

還手貴反，對音。

敵體相贈曰遺，弓張之時，嚮內，筋在上，弓身曲嚮  
下，弛之時，反張嚮外，筋在曲內，角在曲外，弓身亦  
曲嚮下，弓有弛張，遺人者皆令其下曲，隤然順籥。





弓頭頭稍刻差邪以簫故謂簫又謂鞘簫鞘聲相  
近右執簫客覆右手執弓下頭也附弓把把音爾  
以左手承中央之把使受者便於執也悅佩巾垂  
悅至地授受之儀尊卑皆稍整折故皆垂悅也還  
辟猶逡巡退卻也辟拜不答執弓不得拜也受由  
客之左尚右以尊賓也接下承附下就客所承之  
附敬受之也鄉並客然後受敵體相遺皆南鄉也  
。射以觀德故弓之授受必謹為禮者親其勞而  
不以勞施於人躬其辱而不以辱及於人受賤受  
者與人懶賤者如斯則可執其事長執者親事而受  
可以羣居可以行世胡氏

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鏃後其刃進矛戟者則其  
鏃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  
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績受珠玉者以掬受弓  
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劍苞首簫筒問人  
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胡氏  
在困反對反  
對反  
子于反  
進者以物供尊上之用效者呈見於尊上之前而  
非進也問者問安否因有物遺之以表其意首謂  
劍環客在右主人在左劍以首為尊以尊處進之





也。戈鈎子戟也。刃當頭而利，故不以向人。鐔在前而鈍，嚮人為敬。矛如鋌而三廉，戰兩邊皆安。橫刃鐵矛戟柄尾，以平嚮人敬也。銑底曰鐔，平底曰鏃。拊者去其塵，馬羊多力，人右手亦有力，故用右手牽制之。犬吠嚙，故左牽而右手防禦之。犬曰犬未成，毫為狗，禽首陽也，故左其首，謂橫捧之。主人在左，而以鳥首授之，飾覆也。繡畫也。畫布為雲氣，以覆羔鴈為飾，掬手中受珠玉，以掬恐墜落也。受弓劍者，不露首，取之承以衣袂。玉爵，玉杯也。揮振去

藉器而贈物，簞籩，飾也。以尊尚也。受命而

往，將操以遺人，先習其威儀，進退如使之容。進

兵者，後其刃敬也。效物者，細別其宜，一物必有一

宜也。自飾羔鴈，至飲玉爵，又叙其飾物之文也。終

而總之曰：凡以弓劍苞苴，簞筥，問人舉其凡以該

上文所列之目也。

集呂氏  
應氏說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

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若使人於

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受君命而不宿於家主，將君命者而言，君言至而





拜受拜送主被君命者而言使人於君所而拜送  
拜受主臣下使人於君所者而言三者不同而敬  
君命之心一也補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  
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多能而守之以謙篤行而繼之以勤君子之成德  
如此故能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反  
已常若不足則與人常能有餘也補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

以爲尸者具其孫也  
弔乘運  
反

禮曰述舊禮語也此言作記者釋舊禮之言也王

父祖也尸祭時代神者也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

主之北下下車也式車中俯首處也車箱長四尺

四寸而三分之前一後二橫木下去車牀三尺三

寸謂之式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較去

車牀五尺五寸乘車者立則憑較有所敬則俯而

憑式凡者所憑以養安尸之乘車則用之齊者祭

之前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齊一其心以交神明也





○孫與祖同昭穆昭與穆間一世祖昭則孫亦昭  
祖穆則孫亦穆故孫爲祖之尸孫幼亦抱之爲尸  
尸在車則君與大夫士皆下之尸在車以式爲敬  
凡爲安齊者不樂不弔不以憂樂動其齊之志也

本孔氏  
呂氏說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  
不當明陲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  
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  
十不致毀瘠不形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不減性也升降出入常若親存沐浴飲酒食肉皆  
以權制否而不勝喪則比於不慈不孝矣不致毀  
以下皆所以養老人人五十始衰也集鄭氏呂氏  
說補其餘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與猶數也一曰許也猶期也○生與來日三日成  
服以死之來日爲始生者之事也死與往日如三  
日而殯以死之日爲始死者之事也呂氏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  
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人恩各施其所知也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惡口惠而實不至也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非所以惠人之道也

適墓不登龍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

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春不相里有

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

具存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情不失色於人

反用息其反辭音辭

龍象紼引棺索相送杵聲介甲。雜記吉凶舉動

威儀之事各有攸當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撫猶據也乘車而俯憑式者示敬也下車也

下車之敬重於憑式所敬遞降一等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

庶人愚且賤不可以待君子之事責之大夫賢且

貴不可以待小人之法辱之故制禮自士始而大





夫有罪則議以八法刑人而在君側輕身之道也

品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建戈刃曰兵車取威猛曰武車皆謂革路德車謂  
玉路金路象路木路旌車上旗旛綏垂舒之結收  
斂之○兵車不式猶介冑不拜尚威也發揚者武  
之事故旌之垂曳象之斂藏者德之事故旌之收  
結象之

游氏  
呂氏

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

聖則載

史國史筆書具士史之有司有司藏書故載言以  
備討論師行宜警衛人衆難傳道前有變異則爲  
物色旌旗之上舉類示之使爲之戒載謂建之於

車

孔氏呂  
氏方氏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下惡  
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音古

行師行也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以是四  
物畫之于旗立于軍之左右前後以象天體之周  
旋招搖北斗第七星指四方之宿不差者軍中舉





之以指正四方旗本並作七星而獨云招搖者舉指者為主也急繕其怒者作而致其怒進止有法

部分不亂

孔氏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凡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不反兵謂常執殺之備不待反家取兵此論親踈復讎之法謂無故而殺人者君誅之君誅之不得則子報之子報之不得則兄弟報之兄弟報之不得交游報之報兄弟之讎則殺於父報交遊之讎

士之辱也

壘軍壁。此明食其祿所宜任其事

孔

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筮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祭主敬故不惰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埋焚之祭服人所御故焚器惟鬼神所用故埋祭於公者助君祭自徹俎者不敢勤君之職

事

張氏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一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





王父母不違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諱辟也卒哭乃諱敬鬼神之名也嫌名聲相近。

死而不諱則安忍而忘親二名而均諱則易犯而

難辟卒哭而諱所以盡愛敬之心不諱嫌不偏諱

所以適言語之便父之所諱子亦諱之故違事父

母則諱王父母

本陳氏  
呂氏說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

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

質猶質也。無私諱有公諱尊歸於君也詩書臨

文不諱為其失事正也廟中有所事於高祖則不諱

曾祖呂氏謂君前臣名父前子名也婦諱不出門

故夫人之諱雖對君之前亦不諱也大功小功之

親不諱恩殺也問禁問俗問諱皆為敬主人也

氏呂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

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外事郊外之事內事郊內之事剛日甲丙戊庚壬

陽日也柔日之丁巳辛癸陰日也丁巳辛癸陰日也丁巳辛癸陰日也





吉事人情之所欲故先近日喪事人事之所不忍故先遠日

集孔氏

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踐古作善今如字

曰為日而下命龜筮辭假因也爾指著龜也泰大中之大也褒美龜筮為泰也有常言吉凶不僭也

之猶與弗非無非之者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者卜日而行事則必踐用其日

集鄭氏陳氏呂氏說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軫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趨

丁反亦反  
繩證反并必政  
亦反  
軛仕救反

僕御車者也執策立馬前監駕車虞省視也軛軛頭轡也效白於君也貳綏者僕登車授綏有二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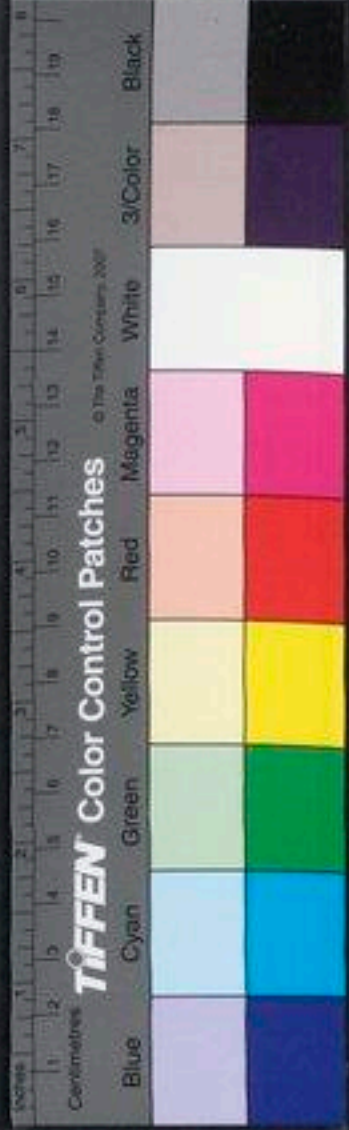
緩君所執以登車貳緩則御與車右所執以登車也。跪乘者僕試車時君未出未敢依常而立故跪也。執策分轡者御者六轡在手今以一手執馬杖以三轡置空手中以三轡置杖手中也。驅之五步調試之也。并轡授緩者并六轡置一手中以一手取正緩授君使登車也。左右攘辟君登車而使左右從者避之也。車驅而騶者君已登車而行左右疾趨從之也。至大門而君撫止御者令車右登車。車右勇力之士立車之右以衛君備非常者也。明

至此下車而步新安王氏謂馬行爲步。僕御

君車其節有五將駕車執策立馬前一也。已駕展軔效駕二也。先上車執策分轡驅之五步三也。君出就車并轡授緩四也。車至大門君撫僕手顧命車右就車五也。昭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緩。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撫古反

僕人爲人御車也。故授登車者以緩然必御者降等乃受若敵體則主人宜謙而不敢受其緩又御者雖降等亦必撫其手少止之示若不敢受以示





謙若敵體不受而御者必以授則當卻手從御者  
手下自拘取之示終不敢受也用孔氏說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

大門最外之正門。客車不入大門敬主人也。婦

人不立乘從安也。犬馬不上於堂賤畜也。婦

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式黃髮敬老也。下卿位尊賢也。入國不馳馳則人

不得而辟也。入里必式先人之居在焉也。合鄭氏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大夫士必自御之。積

發猶言有所技拄謂着甲而拜不利屈伸也。合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祥車葬之乘車曠左空神位也。乘君之車者王者

五輅君乘其一餘四輅皆臣下乘之不敢曠左君

存惡空其位也。左必式不敢安君之位也。合鄭氏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

手而俯

進左後右使形微相背遠嫌也進右後左以相嚮

而俯以敬也合鄭氏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效，不妄指，立視五雋。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爾反居

音以 勿音沒 馬惠圭反 爾

奇車，奇邪不止之車，廣效，高聲大效，驕矜驚衆，驚規也。車輪轉一周為雋，策彗，策取竹帚帶葉者，晦菴云：疑謂策之彗，若今時鞭末韋帶耳。今從其說，蓋未必國中別易一策之帶竹葉者也。卹，勿播摩狀，謂以策微近馬體，不欲令疾，軌車轍也。○不廣效，為驕矜，不妄指，為感衆，立視五雋，不至於逾，或視馬尾，不至於偏下，顧不過轂，不掩後人之私，馬車血，勿不使塵飛，示國中，以氣象，聞暇也。氏方

其餘補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綬。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皆反

齊牛祭牲也。路馬君之馬也。步路馬習之也。齒謂量其年誅罰也。君敬宗廟，臣敬君，乘路馬步路馬，教敬蹙其芻，誅齒其年誅預遠不敬。補

曲禮下第二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奉芳 勇反





奉者承以二手提者挈以一手奉必仰手當人提必屈臂當帶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綏音

衡謂與心平上衡則高於心彌敬綏之謂下於心提之又又在綏之下。人愈貴則執其器愈恭方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整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左手在下防失

磬折身曲折如磬也倚謂佩附於身小俛則垂元俛則委於地此明持奉手足之儀及授受時禮臣常愈恭於君也本鄭氏

執玉其有藉者則揚無藉者則襲

左袒曰揚掩而不開曰襲。王之用錐珠其有藉則一禮言有藉則揚無藉則襲何也王有以纁爲藉有以束帛爲藉纁藉所以飾之束帛藉所以將之此說特施於束帛之藉揚者尚文與有藉相稱襲者尚質與無藉相稱用馬氏說補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  
相長妾。

卿老上卿也。世婦謂兩媵次於夫人。貴於諸妾。世  
臣父時老臣姪妻之兄女娣妻之妹。皆從妻來爲  
妾者。家相助知家事者。長妾。士有二妾。長妾當爲  
娣。臣妾之長者不名。別貴賤也。蓋以禮敬之。而  
不敢慢。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予。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  
自稱曰嗣子。某敢與世子同名。

天子之稱曰天子。諸侯之稱曰某侯。大夫之稱曰某大夫。士之稱曰某士。皆與世子不同。故稱曰予。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敢與世子同名。蓋以禮敬之。而不敢慢。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射男子之事。古者人人能之。偶不能則以疾辭。不  
敢以不能辭。負薪賤者事。士云者謙辭。言疾而憂  
無力負薪。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顧望坐中。不敢率爾先對。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  
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因其俗之故常而行禮則不煩而易爲力所謂國  
之故者言其故之所自來皆有祖述特在乎謹修  
其法而審行之使不失其故爾勝氏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見弟宗  
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  
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有列於朝謂已雖去國已久而君不絕其祖祀復  
立其後也詔猶告謂與卿大夫凶吉往來猶赴告  
也宗後大宗之後有事反告于宗後不忘親也興

謂起爲卿大夫若本國已無列無詔亦必仕於新  
國而後從新國之制厚之至也皆所以重其本也  
用鄭氏  
禮氏說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名父所命已孤更之不忍也謚者列平生德行作  
美號暴貴不爲父謚者子事父無貴賤忽爲父謚  
似鄙父賤非所以敬親也

合鄭氏禮  
氏呂氏說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  
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各於其時鄭氏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





振去塵也端正也筮有本末故曰倒龜有背面故

曰側皆謂用省視之。臣不豫事皆宜誅責禮

龜筮几杖席蓋重素衿絺綌不入公門苞履扱衽厭

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禮白表

反厭於涉

龜筮嫌問國家吉凶几杖嫌自長老席所以坐蓋

所以禦日與雨皆燕安之具重素衣裳皆素衿單

也衿絺綌肉露見為不敬故不入公門苞履也扱

上衽孝子未成服之飾厭猶伏也吉冠有纒有梁

而纒者死之物用於棺也

器謂棺凡謂臣妾有死於宮者不告於君則不以

入公門

公事不私議

《公事》公言補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凡家

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無田祿者不設祭

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

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禮詳尚反解音

《家造》大夫始造家事也犧賦古注謂以稅出姓胡





氏謂總言牲爾。稿意養犧牲所賦用之器具。故總於家造。次於祭器。歟。粥。賣也。丘。冢也。言禮者必以祭祀為先。營宮室者必以宗廟為先。造器者必以祭器為先。始有田祿者必以祭服為先。此言富貴首念祖先。不粥祭器。不衣祭服。不斬丘木。此言雖貧亦堅忍。而不敢違祖先。謂。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

覬已復還鄭

大夫士去國。覬。言為置位。鄭國而哭。不衣素裳。素。謂衾也。覬。復素。無乘。馬。不。發。髮。則。不。食。不。說。人。以。無。

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莫。曆。反。鬻。音。毛。鬻。音。爪。

鬻。音。子。淺。反。

韞。獲。無。絢。之。菲。絢。求。俱。反。絢。之。言。拘。用。繒。一。寸。屈。之。着。獲。為。行。戒。也。素。篋。以。白。狗。皮。為。覆。篋。也。鬻。馬。不。鬻。落。也。蚤。讀。為。爪。治。手。足。爪。也。鬻。剔。治。鬚。髮。也。大夫士失位去國。無祿以祭。故以喪禮處之。為壇位而哭。衣冠裳以素。輿馬不飾。食不祭。內不御。心喪之禮也。以已無罪而說於人。則君有罪矣。君子不忍為厚之至也。昭。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辟，婢反。

還辟，逡巡也。嫌與君亢賓主之禮。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相見貴於相下，相下貴於相先。

馬氏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

非弔喪及見國君凡拜皆答又惟非其臣及男女則相答拜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

麇，鹿子。此明貴賤田獵不同，皆禁盡物，位愈卑者禁愈嚴。春，方字。乳之時，尤在所禁。

孔氏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樂，音。

膳，美食名。盛食必祭。周人重肺，故先祭肺。馳道，如今御路。除，謂除治草萊也。縣，樂器。鍾磬之屬。縣之而擊者也。梁，加食也。大夫食黍稷，以梁爲加。不





瑟

祭肺不殺也不食穀芻秣而已也不除道為妨民  
示簡省也祭不縣食不加梁雖飲酒而不用樂凡  
謂君大夫士皆為歲凶自貶損憂民也合鄭氏  
君無故王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

玉謂佩縣謂樂故謂災患喪病。憂樂不相干鄭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  
后對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  
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告猶子於親出必告反必面止言告者不必有獻  
也君勞問必拜亦起敬也呂氏陳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大夫曰柰何去  
宗廟也士曰柰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  
士死制

衆謂軍帥制謂君教令所使為之。臣民各止其  
君使勿去忠厚之至也以社稷宗廟墳墓為言者  
皆指其所本也君之有社稷受命於天子大夫之  
眾士之制受命於君故皆以死守之呂氏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  
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其。外事曰嗣王其。臨諸侯。眡  
於鬼神曰天王其。南忍反

眡古注致也。呂氏曰。眡於鬼神。猶眡眡之相接。然  
言交際也。方氏眡蓋田間道祭於眡。謂之眡。猶祭  
於郊。謂之郊。著若巡守望秩山川也。君天下曰  
天子。言天無所不覆也。朝見諸侯。分人以職。任人  
以政。任人以功。曰予一人。謙抑自卑。猶言孤與寡  
人也。內事宗廟。故云孝。外事郊社。故云嗣。其為天  
子名。鬼神在諸侯。莫內天子不親祀。曰天王其。南  
者。有司不敢名君也。孔氏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子登假。措之  
廟立之主曰帝。假音

復始死時招魂辭。遐遠也。呂曰。假至也。猶詩謂來  
假莊子亦云。登假於道。先儒以假為遐。音恐未然  
也。立主曰帝。同之天神。呂氏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適嗣於初喪未忍。即受天王之稱。生死皆名之曰

小子王。

孔氏  
呂氏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妾。有妾。





右後也廣後嗣也右以配天子夫扶也扶持於君也夫人視三公故名與諸侯之妃同婦服也服事君子也世婦視大夫故名與大夫妻同妻齊也進御有齊同之義也御妻視元士故名與士之妻同嬪婦人美稱九嬪於昏義視九卿位在世婦上此在世婦下者異代之制也妾接也得接見於君子也

孔氏  
呂氏

天子建天官先六犬曰大宰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

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

此殷制也殷人尚神大宗以下皆事鬼神奉天時之官總謂之天官大宰代天工者也天宗掌事鬼神者也天史掌正歲年者也大祝所以接神大士即周之司巫所以降神大小主問龜所以求神者也又置地官以象地之五行司徒之衆六鄉六遂也司馬之衆六軍也司徒之衆百工也司寇之衆士師司隸也司士於周爲夏官之屬此別出司士爲一官以掌羣臣之版及卿大夫庶子之數所統亦





衆也而承之以六府六工則變化養吾民者莫不  
備矣六府與藏六者之入六工飭六者之材以爲  
益貢功也享獻也歲終則司徒以下五官各致其  
功以獻於王故謂之享然則六府六工皆屬於五  
官者也用鄭氏曰曰天  
劉氏之說補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  
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伯長也二伯爲內外官之長雖主治諸侯而處於

內是職方者言二伯於是職主當方之事如周公  
左召公右各主治其方也二伯則屬之

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者乃殷人之制猶周官  
立三公三孤於六卿之上者也續者傳辭於天子  
之人更者治事之稱謙辭也天子謂之伯父伯舅  
尊辭也老者年長之稱亦謙辭也公以爵稱君以  
位稱內外之辨也用孔氏方氏曰  
氏而補其餘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  
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牧養  
也言能養一州之人實一州之長也內之長五官





者統爲之長外之長九州者各爲之長稱曰叔父  
叔舅次於內之伯也侯其本爵君其臨本國之稱  
魯鄭氏孔氏  
亦氏之說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  
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此謂九州之外之長也故雖疆域之大爵不過子  
自稱不穀者謙辭穀猶長也不稱寡人辟中國諸  
侯也自稱王老榮中國之命以鎮乎四夷也鄭氏  
呂氏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亦九州之外也以其非長故曰庶方以其非大故

曰小侯於外曰子者稱之以爵出外則伸故也自  
與其臣民言曰孤孤者特立無德能之稱謙辭也

用方氏孔氏說華氏以爲附庸恐非恐  
附庸不自達於天子亦無子男之辭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  
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於堂反見費  
通反珍呂反

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

書爲斧文亦曰斧依依即袞也宁者正門內兩塾

間曰宁於門外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曰宁宁即  
著也當依而立秋覲也秋主犖斂故入而當依諸





侯一於北面不布散也當宁而立春朝也春主發散故出而當宁公侯分於東西布散兩處也公位尊古立於西以賓禮待也侯位卑立於東臣統於

君也

孔氏陳氏方氏處氏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郤丘逆反

郤謂竟上閑郤之地會於此不以病主國之人也

○遇不期而會其禮略會期而會其禮詳久無事則聘聘問也誓約之淺盟約之深盟非治世事也

九皆諸侯交鄰之禮以言春秋之世本孔氏說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

臣君前之稱上某指國言下某指名言臣某侯某

如曰臣齊侯小白也寡人寡德之人謙辭用孔氏說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其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適音

適子明其嗣孤明在喪外事謂社稷山川曾孫謂

是父祖重孫孔氏

死曰薨復曰其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蓋曰

類

復曰其甫呼其字以招魂冀復生也既葬見天子





與請謚皆曰類以非朝聘之常故謂之類如祀天  
而非郊者曰類于上帝之類故古注以類為象陳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禮於色

老以年長稱比於家臣之長亦謙詞本品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惟惟

穆穆雍容深厚貌濟濟修飾齊一貌蹌蹌翔舉舒

重且舒卑者輕且適氏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

庶人曰妻冠芳非反

妃配也諸侯以下通有配義故以妃字冠之后有

君道夫人有為小君而人事之義孺言屬婦言服

妻言齊合孔氏方氏說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

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

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公侯賤於天子無后與嬪去上中降殺以兩自稱





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也自稱於諸侯謂饗來朝之時小童若云未成人姬之言卑於父母自名似亦主婦人而言名自幼名父母所名故不敢有他稱用鄭氏呂氏說補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陪重也天子臣諸侯諸侯臣大夫故諸侯之大夫於天子曰陪臣某士之某國名也某士如云晉士起也外謂他國使者自稱曰某以其為陪臣之使

故所稱如此孔氏陳氏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  
滅同姓名

此春秋傳九例之說而漢儒祖之於春秋經不盡合補愚按趙鵬飛春秋僖公二十五年衛侯燬滅

邢解云春秋滅同姓者有矣未嘗名楚子虔蔡侯殺之此非同姓何以反名春秋書名自有褒貶非謂滅同姓也且書滅其惡自著而同姓非同姓後世自辨不在書名而後知此傳授之誤而後世公之曲禮遂曰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蓋小

漢儒雜說其書出於三傳之後有援春秋三傳而





立文者如王制稱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  
彼見吳楚之強春秋皆書子爾而北燕在北狄秦  
本西戎何以書伯此附春秋以立文而不合者一  
也曲禮稱諸侯失地名彼見穀伯綏來朝鄧侯吾  
來朝傳曰失地之君也而郕伯來奔郕子來朝傳  
亦曰失地之君何以不名此附三傳以立文而不  
合者二也又稱天子不言出彼見天子居于狄泉  
不書出而天王出居于鄭何以書出此附春秋以  
立文而不合者三也又曰諸侯不生名彼見蔡侯  
考父鄭伯寤生之類皆卒而稱名而衛侯朔鄭伯  
突何以未死而書名此附春秋而不合者四也又  
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彼見傳釋書遇之說曰  
遇者不期也而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亦可謂未  
及期乎又曰相見於郕地曰會彼春秋之會無常  
地因曰郕地而會于齊于宋亦郕地乎况春秋會  
遇非治世之禮非周禮所謂因朝而會遇者也特  
侯度不謹時出以謀其私而豈可以春秋諸侯會  
遇爲法哉此附春秋而不合者五也其他固不殫  
舉今衛燬滅邢而曲禮舉以爲典訓又誤之大者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二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





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君臣義合不可則去父子天合不可逃號泣而隨

以冀改悟

鄭氏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國不

三世不服其藥

慎疾也

儼人必於其倫

儼魚起反

儼猶比倫猶類不以其類則戮

鄭氏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

年長曰能從示朝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從矣幼曰未能御也

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若干數未定之辭孔氏謂若如也干求也言事不定常如此求之也方氏謂干猶數也數其多少故

曰于方約其數故曰若御射御之御古註以為主其事典謁典主請謁。天子不可斥言故言衣之

長短則知其年之長幼國君以下皆言其能凡皆謂幼小新立遠人未知而有問者設

本鄭氏曰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





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數色主反

有宰謂有采邑之宰食力謂食民之賦稅○數地以對山澤所出蓋國君制賦有常惟山澤所產無常故數其所出以對曰有宰見其不親猥務曰食力見其不爭民利曰祭器衣服不假見其不侈於奉已而厚於奉先士以車數見命賜之厚庶人數畜見畜牧之勤君子不苟於求富問對之間有深意寓焉應氏

天子祭天也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遍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四方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  
方祀各祀其方五祀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  
雷秋祭門冬祭行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謹常祀而毋瀆禮陳氏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於

反白

犧純毛肥養於滌索求得而用之以肥則不必犧





索取具而已又不必肥以羊豕者或以羊或以豕

鄭氏方氏說補  
豕養性官也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氏

九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肥膾  
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  
脯曰尹祭彘魚曰商祭鮮魚曰脍祭水曰清滌酒曰  
清酌黍曰薺合梁曰薺其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  
豐本鹽曰鹹醴玉曰嘉玉幣曰量幣脯特勿反  
反脍他俱反

元頭也武也豚豕也翰音飛鳴也羹獻者大

下牲其形聲不足言羹之而獻則犬之肥也疏趾

者雉肥則兩足疏開也明視者兔肥則目開而視

明也自牛至兔八物皆取其肥尹祭者脯截截方

正而用之尹正也商祭者乾魚商度燥濕得中而

用之薺乾也脍祭者鮮魚煮熟直陳之也合言氣

奠言幹菜言實蔬言苗犬鹹曰醴量者度量禽

獸之獻以肥膾為美魚腊鮮彘以得宜為美水與

酒以清滌為美黍稷稻粱以馡香明潔為美韭以  
苗之盛為美鹽以味之厚為美玉以不瑕為美幣





以可制為美。祝辭皆舉其美而言。言於物不敢不盡。禮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舊音

**崩**者若天形墜下之名。**薨**者崩之餘聲。**卒**終也。全而歸之之義。不祿傷其不幸之辭。**死**之言漸精神。漸盡。死本尊卑之所同。尊者嫌。藪而異其名。至庶人窮矣。不可有異名。而直曰死。**尸**陳也。**柩**窆也。呂氏說

羽鳥曰降。四足曰墮。死寇曰兵。降落也。鳥飛物死則降落。清謂相染漬而死。兵者死於寇難之稱。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婢亦反。

**王父**祖父也。**王母**祖母也。**皇君**也。尊之有君道考成也。言德行之成也。妣比於考。辟法夫者妻所取法也。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折市設反。

**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蚤死曰**祖**。中絕曰**折**。生





主親死主敬老而死則盡也少而死不幸用陳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

視音五步九視上於面則教下於帶則憂傾則教音

委音袷音袷交領也綏視下於面上於袷衡視平面視以

下為柔天子至尊故臣視之目不過袷國君則上

於袷大夫平視士則可旁視五步九視仰則教俯

則憂傾則心不正禮氏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

朝言朝禮氏肄習也言議也官公家府九府庫武庫朝朝廷。

肄習所行之事各有其處志無所分政無不舉禮氏

陳氏

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朝者人臣早見君之稱受朝之所必有廷故謂之朝廷固謂野陋。朝言惟在政朝事惟敬在君朝

巨無所不用禮本禮氏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大饗冬至日祀天夏至日祭地日月素定故不問





卜掃地而祭陶匏結席故不饒富

用呂氏說方氏謂饒賤賔客葉氏

九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

童子委摯手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

之摯椶榛脯脩棗栗

音至也依注音椶也椶俱羽反

摯至也以物告至也鬯釀黑黍爲酒芬芳調暢也

圭者玉有圭有璧圭銳以象天之用璧圓以象天

之體諸侯惟公侯伯用圭不言璧該之也纓馬鞅

拾射籥矢箭也椶白石李脯脯肉脩肉加薑桂乾

之天子無客禮惟用鬯於鬼神以告至諸侯執圭朝王及相朝聘以表至羔羊羣而不羣

鴈飛翔有列大夫執之雉以死守士執之匹爲鷩鷩

鷩不能飛騰庶人執之童子之摯束脩委而退不

與成人爲禮也野外軍中或纓或拾或矢隨所有

婦人惟初嫁有摯以見舅姑椶榛取其循法度脯

脩取其治已齊家棗栗取其夙夜在公而謹肅禮

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

故貴至於邦君賤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

見不依贄不足以爲禮贄而不稱德不足以爲義

鄭氏呂氏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

備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過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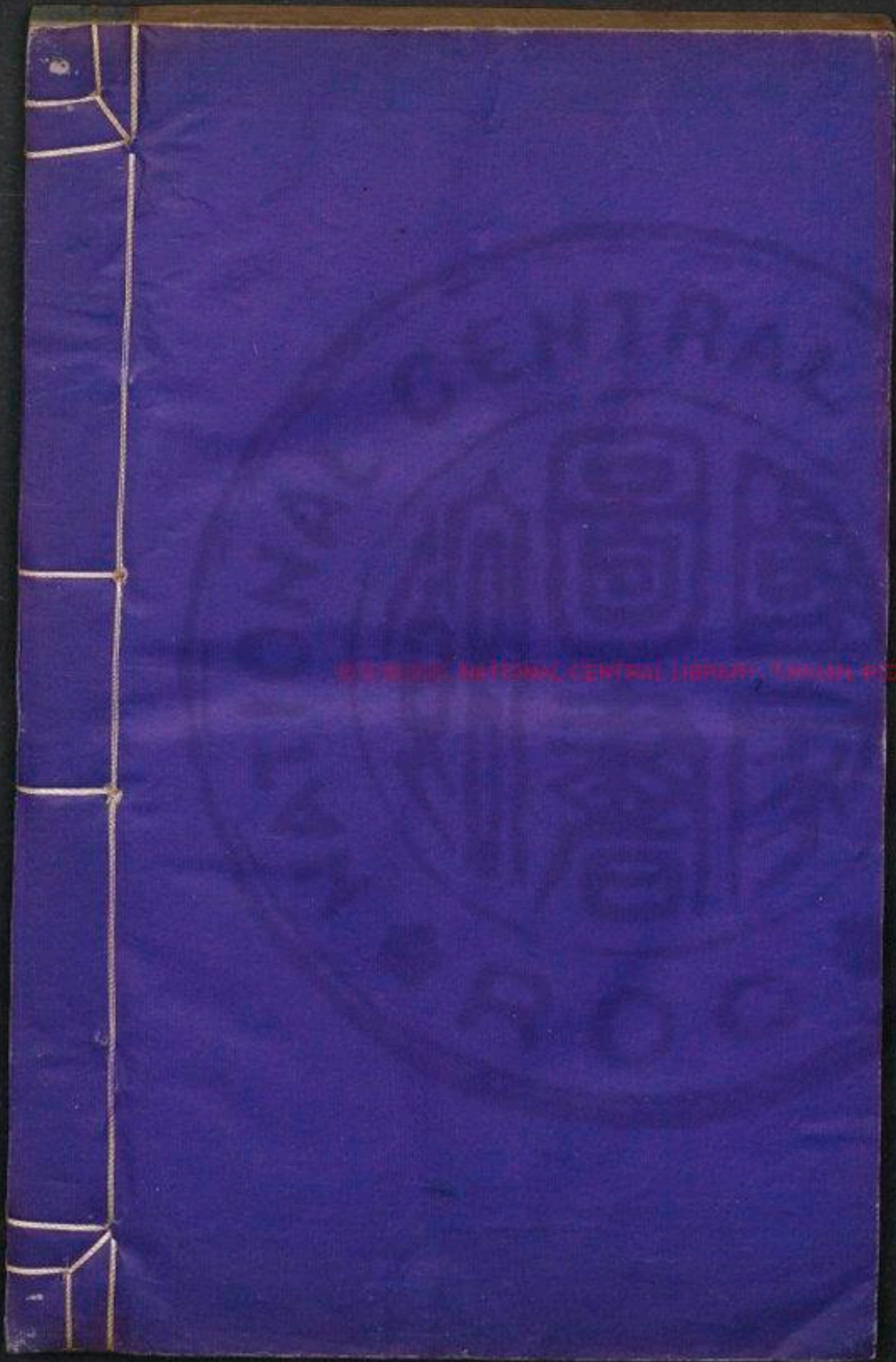
不敢以伉儷自期願備媵妾之數謙辭也於諸侯  
惟酒食是議於大夫願為箕帚妾愈降愈自卑備  
者備其乏凡皆致女於人之辭鄭氏凡九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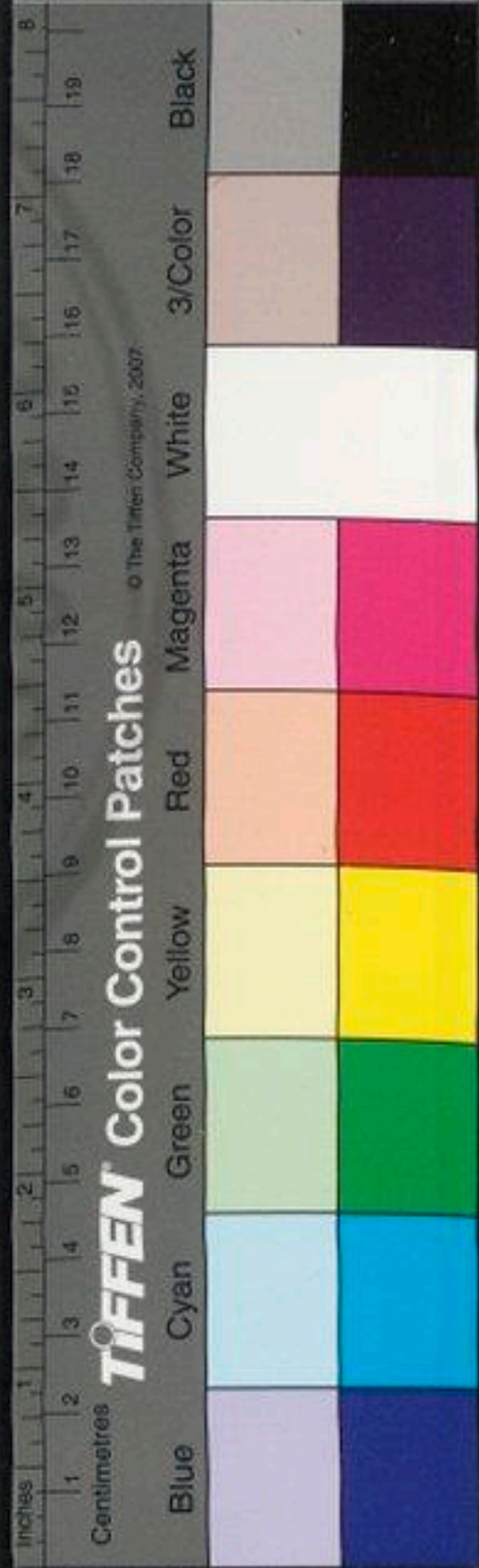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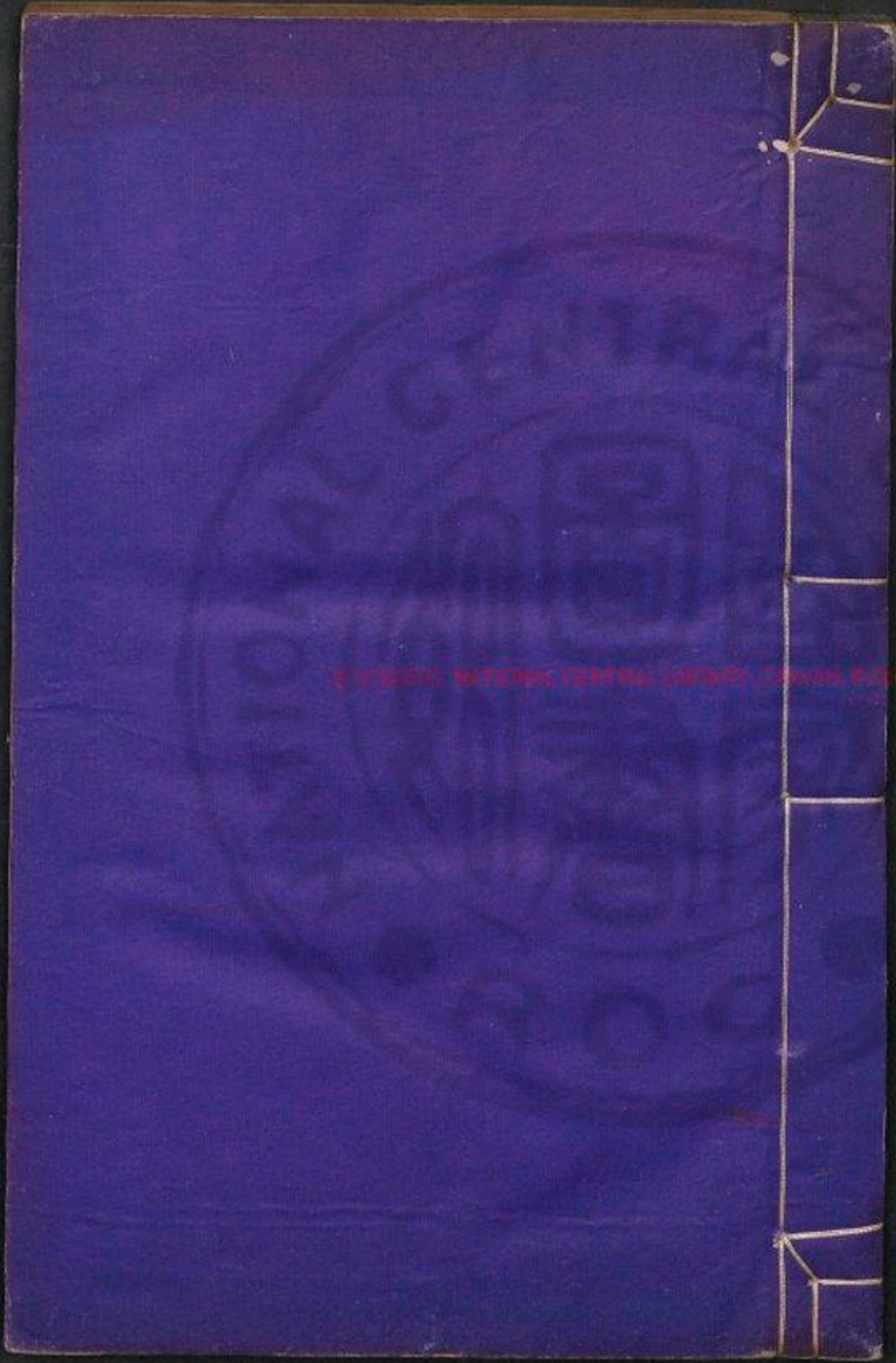




STANDARD MATERIALS CENTRAL LIBRARY, TORONTO, ONTARI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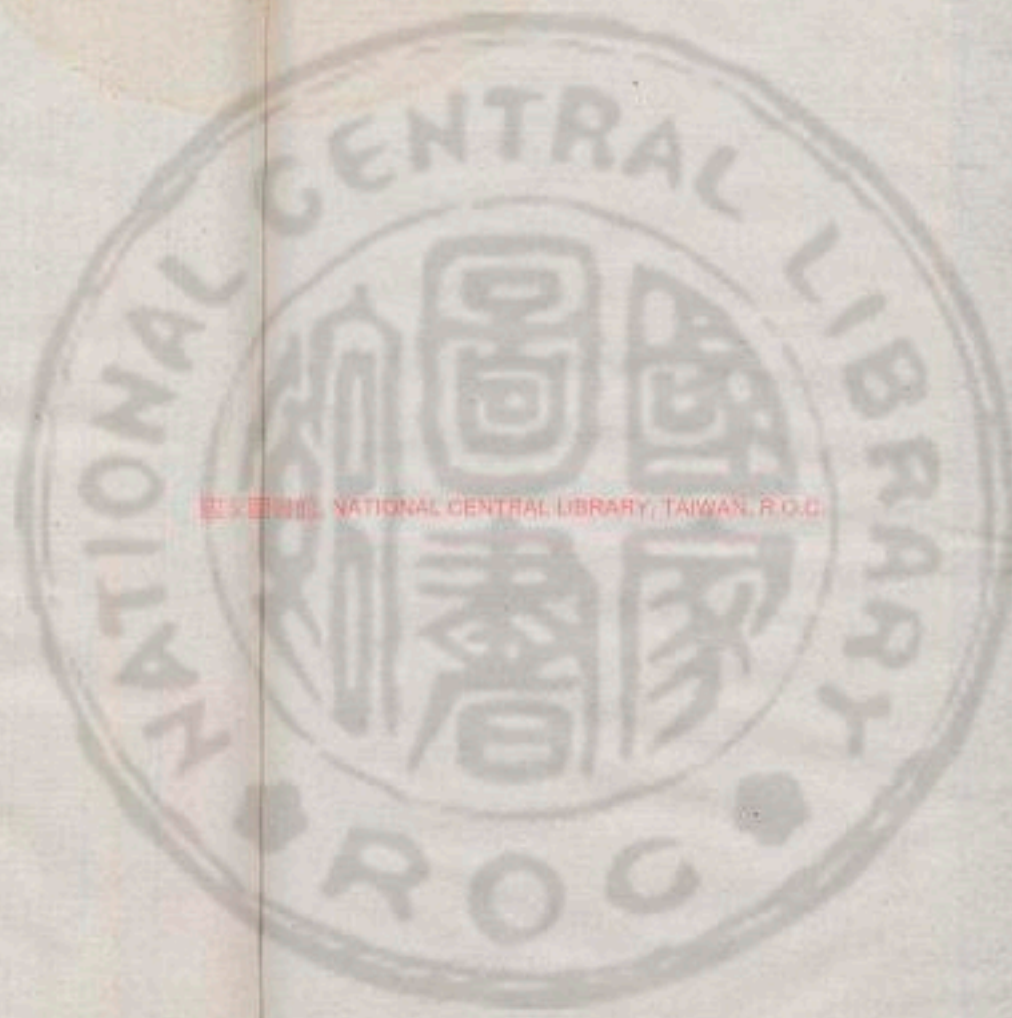








3494445 v14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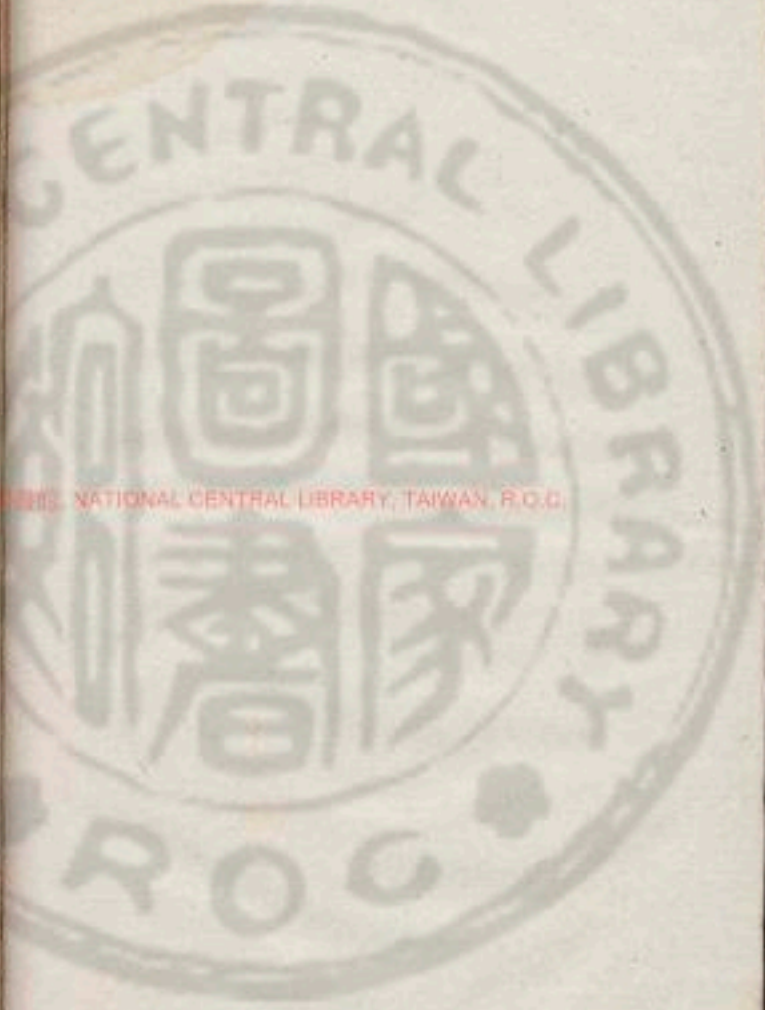
讀禮記

檀弓上第三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  
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  
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  
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  
孫臚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  
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免音問舍音捨  
孫音孫如字

免五世親之服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





上又御向後繞於鬻菽魯閭語助子服伯子魯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古者死他邦去親則朋友為之袒免。仲子舍嫡孫立庶子檀弓譏其父兄不能正猶無親也。故為之服以示其親而問焉。伯子為其親隱故謂行古道。以武王微子為證。然文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行殷禮也。孔子曰立孫據周禮。用鄭氏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

三年

養以

隱謂不言其過犯謂犯顏而諫方猶所致喪也至也。方喪比方於父也。於親致喪恩厚而服重也。於君方喪資於事父而敬同也。於師心喪如父喪而無服也。於養言左右則養無所不至矣。於勤言至死則勤無時或已矣。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事親幾諫事君直諫父師之養無方隨其所至君之養有方以事之者非一人不可侵官此則各稱其情而不同。本鄭氏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





入官而不取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  
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

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許其大謂聽其  
葬階下許其細謂命之哭。季武子夷人家墓以  
爲宅及杜氏欲合葬則文過謂合葬非古我成寢  
之時以此冢墓不須合葬故平之以爲寢今合葬  
則許之許其葬矣亦許其哭

本鄭氏  
孔氏說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  
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  
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  
從而汙汙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  
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  
始也

子上名白孔子曾孫子思名伋之子汙猶下。禮  
爲出母期爲父後者不服孔子許伯魚喪出母子  
思不許子上喪出母聖人則與情子思則守禮子  
思答門人之問自諉於道有隆汙不能及聖人

楷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頌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手頌乎  
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音  
義





稽顙頭觸地無容。拜而后稽顙，先致敬也。稽顙

而後拜，先致哀也。三年之喪，當先稽顙。田氏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

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

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

不脩墓。反朝

土高曰墳，聚土曰封。先反脩廬祭也。孔子以不

常在鄉，慮久而還，不知葬處，故封之高四尺，以記

偶雨而崩，故傷之而流涕。用孔氏說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

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衛出公輒之變，子路死之事，見左傳。哀公十五年

有弔者而拜之，孔子為之主也。聞子路醢而命覆

醢，不忍食也。鄭氏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宿草，陳根謂經年。生物既變，慕心可已。為師心

喪三年為朋友期也。方氏鄭氏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橫渠亦謂其殯周密如葬皆得之矣鄭氏改慎爲引蓋感於野史鄙說不知孔子決無飾僞爲鈞鉅之術以不言疑反揚父母之過也補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綏相去葬綏又

相以聲相助綏冠纓所謂蟬有綏亦作綏。不相

不歌助哀不綏去飾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翼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聖子栗反槨音

火熟曰聖聖周謂燒土治以周於棺以木爲槨周

於棺如城之有郭牆柳衣也牆以帷柩而周圍如

牆翼羽扇也翼以飾棺而翼蔽如羽蚤死者十六

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

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易繫辭云古之葬

者厚衣之以薪有虞氏始用瓦棺至夏后氏廼以

聖周殷人尚梓始以木爲棺槨周人又飾之以牆

置翼爲美觀蓋世愈久而禮愈備長殤而下死者

愈少則禮愈殺鄭氏孔氏

夏后氏尚黑大事歛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





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

斂用日出。戎事乘駮。牲用騂。力駮反。騂力知反。

大事謂喪。翰白也。馬。三代所尚色不同。夏尚黑。

殷尚白。周尚赤。喪與戎祀皆大事。色各如之。用孔氏補。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

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

達。布幕衛也。終幕魯也。音容。音終。與消同音。

穆公魯哀公曾孫。曾子名申。曾參之子。有聲曰。哭

無聲曰。泣。為母喪。為父斬。厚曰。饘。希曰。粥。幕。覆棺

終練也。父母之喪。貴賤不殊。所以自天子達。若

布幕用布而已。終幕則有旌。以參之者。兼言營衛

欲其以文質自參酌而用之也。氏方。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

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

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

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

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

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

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

首乃卒。是以為其世子也。力知反。重耳直龍反。蓋音去。詩召反。難乃旦反。再。





茶音

驪姬獻公所獲驪戎女申生母蚤卒驪姬嬖焉重耳由生異母弟後立為晉文公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子少謂驪姬之子奚齊不出謂狐突自伐皇落氏反後懼而稱疾驪姬欲立其子奚齊故譖卍子申生將殺之重耳勸其自辨又勸其行皆不肯而繼謚曰恭謚法敬順事上曰恭○申生於親可言而不言懼傷公之心於義可逃而不逃謂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以至忘其躬之不闕而且卹其國之多難可謂恭矣然不免陷父於不義故未得

為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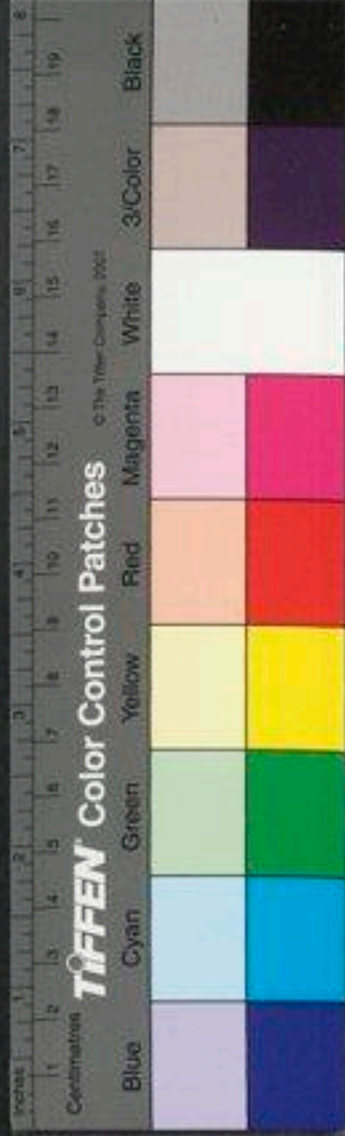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莫音慕已天音扶

釋謂喪二十五月大祥天語助辭朝祥莫歌子路笑其太速時人行三年喪者希故孔子抑子路以善彼人然恐學者致惑待子路出後更以正禮言之云所爭月日又非多但踰後月禫而後歌即

善惜其不少俟也

集鄭氏孔氏說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下國為右馬驚





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下也縣黃父曰他日  
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  
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  
也重繩益反駭音玄賣音奔反音甫隊直類反誅力說反

乘丘之戰在魯莊公十年縣下皆氏右車右勇力  
者爲之此時公敗宋師公非敗績此云馬驚敗績  
者止是馬驚敗不預軍之勝負釋文作馬驚敗無  
績字佐車乘公之貳車者公馬驚敗佐車授公以  
綏而別載之末之猶言微哉責御者卜國之無勇  
也故御與車右皆赴敵而死白肉馬之股裏肉也  
圍人浴馬見流矢在白肉知馬中矢而驚非二人

之罪誅其赴敵之功而謚之○敗績非二子之辜  
死敵實二子之勇豈以士之賤而廢其善之實莊  
公以義起而謚之非過後世因之不改則非故記  
其始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  
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篋與子春  
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皖大夫之篋與曾  
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篋曾  
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且請敬易





華紀  
力反

病謂疾困子春曾參弟子元申曾參之子華畫也

皖謂刮削節目使皖然好贊古謂床第橫渠謂必

簞席之類以其可易華而皖必陳之在上顯露也

呼虛憊也吹氣聲革急也姑息苟容取安也。童子

以其非禮而發問事師以義也曾元見其疾革而

不忍易事必以恩也曾子必易簞席而即設雖死猶

勤於禮也懼然而呼者意曾子聞童子之言而吹

氣有嘆而然之之意再曰華而皖大夫之篋歟童

子又言之以荅曾子曾子即命曾元起易之也陳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懼懼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

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郭反

親始死叫地號天無所迨及故曰如有窮既殯尸

柩不可復見冀其聲容之髮髯不可得忽焉失之

矣故如有求而弗得殯猶在宮既葬於野則遠矣

入門弗見也上堂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皇皇無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曰。爾母從從爾爾母。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爾音爾。扈音扈。蓋音蓋。榛音榛。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闕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之女。從從高貌。扈扈天貌。上爾字汝也。下爾字語助。蓋者未定辭。笄所以簪紒。或用櫛。或用榛。故稱蓋。長者度長短曰長。總者束髮之布。垂爲飾。夫子以其兄之女而誨以髻之法。母太高廣。又誨以笄總之法。吉笄尺二寸。齊衰之笄一尺。斬衰之總六寸。齊衰之總八寸。皆以二寸爲差。

禮之變也。氏補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邾音邾。婁音婁。復音復。戰音戰。於音於。升音升。陘音陘。始音始。昔而禘。廓然寥寞。心記孝子容節。氏補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髻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臺音臺。駘音駘。始音始。邾婁邾子之國。復招死者魂。戰於升陘。魯僖二十二年。鬻凶事去纜。而露紒纜所買。反用黑繒。鬻髮廣幅。長六尺。紒音計。敗於臺駘。魯襄四年。臺當爲壺。春秋傳作狐貽。復本以衣。全戰死無衣。故復以矢弔。本用衰。令家各有喪。故鬻而弔。古者戰陣以禮殺者。所止殺人之多。自升陘臺駘始。不特記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禫大感反  
比必利反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比及也。既禫可作樂而寢於內，獻子禫祭設縣而不作樂，比可御內而不入寢，故夫子稱其加於人一等，所謂賢者過之也。

說氏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祥之日，鼓素琴，故孔子五日而彈琴不成聲，哀未忘也。徒月樂，故孔子十日而笙歌成者，哀已殺也。

有子蓋既祥而絲履組纓

風音祖

方氏

以絲爲屨之絢，以組爲冠之纓，服之吉者也。有子服之於既祥，失之早也。

有子，孔門高第，疑或不然。記者或得於傳聞，故曰蓋焉。獻子過，有子不及記。

者，舉孔子於中以明祥禮之中制。

方氏  
季氏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厭于甲反

畏懼而死，厭於巖牆而死，溺水而死，三者皆非正命，故不弔。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





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行道謂道路之人。言除喪有期。雖行道之人亦

弗忍。除聖人設爲中制。賢者當抑情而就之。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

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

仁也。

比及也。丘狐窟穴也。首以首向之也。禮樂皆重

本。五世反葬。重本也。故引禮樂爲證。又引古人遺

言。謂狐死亦正向丘窟而枕其首。是亦不忘本而

古人舉此以明仁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

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

蓋祔音

蒼梧。南越地。祔合葬也。舜葬蒼梧。三妃未從。未

祔之葬也。謂祔葬自周公始。然舜卒於鳴條。蒼梧

時在要荒之外。事未必然。堯妻舜二女。三妃亦無

所考。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變室。妻之室於此視。饗。禮死浴於適室於饗室則變蓋曾元之禮。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業。學業。誦。口習。廢業。恐管思志哀也。誦其已熟者稍而可也。孔氏說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申祥子張之子。終以道之克盡言死以形之。澌盡言子張自幸其得終。庶幾君子之道。故以語其子。亦猶曾子吾知免夫之意。平生學力於斯見矣。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人老及病。飲食不離寢。近置室裏閣上。人之始死。以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舊。故就以閣上所餘脯醢為奠。合孔氏說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位以親疏叙列而哭。委巷委曲之巷。猶言陋巷也。言思子游之子。嫂叔無服。娣姒小功。故子思之哭嫂。其妻倡踊而已。隨之。申祥哭妻之昆弟言思。





亦然言無服之喪猶且爲位以明小功之不爲位者非也然哭妻之昆弟禮以子爲主非以妻倡踊

合孔氏方氏馬氏說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衡音

縮從也衡橫也古尚質冠之吉凶相似而惟縮縫之同今尚文冠之吉凶相反而有衡縫之異言衡縫而繼以喪冠非古知衡縫之爲喪冠也

氏

曾子謂子思曰彼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

言者三日而後能起

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

曾子言已執喪以疾時人之不然子思以曾子爲難繼故以禮抑之孔子曰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

傷生

鄭氏方氏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他

反外

小功五月服最輕者日月已過始聞喪而追服曰

稅遠兄弟謂相離遠者小功日月不多遠兄弟聞

喪常晚。小功不稅服最輕也曾子篤厚疑聞喪晚而不追服是小功終於無服爲不可按禮聞遠





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斯  
為中制然小功雖不必稅而稅之者亦禮所不禁  
韓子嘗作小功不稅書亦曾子之意從厚也用劉氏馬

補氏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

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後色更反

冉子見孔子使人未至先代以束帛乘馬而行禮

以冉氏之物而欲將孔氏之誠故孔子謂徒使我不

誠於伯高夫禮所以副忠信也合孔氏方氏鄭氏說

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吾哭諸兄弟吾

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

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

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音

烏氏音扶赴告也夫主伯高言之也由因也。廟祖父所在

兄弟父祖之遺體故哭於廟父之同志於廟門外

由父推之也寢我所安師成我者故哭於寢朋友

於寢門外由師推之也所知者泛交故哭於野子

高親非兄弟分非師友情又不止於所知原其由





子貢而來見故以義起而哭於子貢之家使子貢爲之主且教以爲爾而哭者拜之爲伯高而哭者勿拜異於喪之正生也用方氏陳氏馬氏說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滋謂香味薑者草之滋桂者木之滋以爲薑桂之謂記者釋曾子之言○居喪有疾得食美味慮其不勝喪也  
孔氏方氏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

曾子弔曰爾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

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

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

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喪明之喪息

喪明之喪息

喪明之喪失也明目精也索散也洙泗魯二水名

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道莫尊於師恩莫隆於

親子夏退老使民疑於夫子是不尊於師而尊於

已也喪親未有聞而喪子喪其明是不隆於親而







隆於子也。曾子數子夏三罪稱其名。女其人若父師焉。曾子不以爲嫌。子夏安受其責。至於謝過服罪。此所以爲友道之盛。方氏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方氏

大故謂父母之喪。晝陽夜陰。陽動陰靜。故晝必居外。夜必居內。惟居喪。室中門之外。晝夜在外。惟致齋。不接外物。與寢疾。晝夜居內。方氏

子臯孔子弟子。名柴。泣血。言泣無聲。涕如血出。未嘗見齒。言不笑。君子以爲難。言人不能然。本節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七番反

衰喪服也。物指布之精麤。若周書所謂朝服八十物。七十物。皆猶應也。謂人服衰而心貌無哀感之實。與衰服之物不相應。邊偏也。不邊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大功雖輕。亦不可着衰服。而服勤勞之事。謂褻喪服也。合鄭孔黃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  
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  
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  
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說地活反

驂許亮反驂音  
體爲鳥路反

舊館人前日置館舍於己者驂車之駢馬在服馬  
之旁者賻助喪用涕出淚。脫驂之禮疑於重是  
時客行無他物孔子欲副此涕淚之實遂行之說地活反

氏馬

孔子至衛宿於舊館而夫子觀之曰善或爲喪乎足  
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  
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  
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說地活反

慕如嬰兒之慕疑謂傍徨不進哀親之在外不知  
神之來否子貢意葬畢豈如速反虞祭以安神靈  
夫子善其哀慕虞祭雖遲不害曰我未之能行抑  
已以實彼之可法也用孔氏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饋遺也祥肉祥祭之肉彈琴散哀本鄭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





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拱)又手尚右。以右手在上。喪尚右。右陰也。孔子以姊之喪尚右。二三子不知而倣之。以孔子之言而復正。  
用鄭氏橫渠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後有欲欲實於梁木之上。則首在梁也。殺人償於兩楹之間。則與實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子。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反方

(負手)曳杖。反手卻後。以曳其杖。消搖。消釋。搖曳也。曳杖消搖。蓋既病閑適之德。容放猶依也。噲發聲也。孰能宗子。言無人尊已之道。註謂尊爲人君失之。孔子以三王之禮占已。夢世漸文。殯死之所逾遠。殷殯兩楹之間。孔子殷人。夢坐奠兩楹。既無宗師其道。知其將死而殯也。  
本黃氏胡氏方氏說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無服師之禮，故疑所服。子貢以夫子施於門人者，還以報之，定為心喪三年。以鄭氏方氏補。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妻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施夏也。按披義反，與吐刀反。

公西赤，字子華，志為書記其禮。牆，障柩之柳衣，綵以布衣，木高二尺四寸，廣三尺方，兩角高，白布畫

畫，麻也。長五尺，而兩角高，與衣同。行於棺者，有以

之制，綢練，旌之杠，旌之流，緇飾，廣充幅，長尋，白旒，旌載於柩車，此夏之制。門人尊夫子兼用之，或云用三代大夫之禮耳。鄭氏孔氏。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

公明儀，子張弟子。褚，覆棺似幪，蟻結，畫文如蟻行，往來交錯。以丹質布為褚，不牆，不妻，畫褚之四角為蟻結。此殷士葬之飾。子張學於孔子，倣殷禮。

鄭氏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  
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  
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  
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  
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兩之。煇反。衛音咸。反。從才用。

苦草干盾不反兵而鬪者。身常帶兵。魁猶首。父  
母之仇常若居喪。誓不復生。無所往不執兵。昆弟  
之仇。衛君命則不鬪。從父昆弟之仇則陪從其主。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

經喪之首服。出謂適外。雖出外亦首經。門人於

孔子然也。若常禮。惟羣居則經。出外則否。舉常禮

以明聖明之加厚也。

易墓非古也。

易。以。或。反。墓。說。如。字。

後世不用昭穆族葬而別葬親於他所。

用陸氏說。古注。易。夏。木。治。草。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  
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





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喪主哀祭主敬

鄭氏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子出祖者

禮也並如字推昌佳反禮才用反斂音餘斂頗晚反斂力驗反

負夏衛地祖謂遷柩車向外爲行始而設祖奠以

餼謂謂是餼餼者則餼重而踰地塞于池餼者始

死之含以用米故謂之飯多者委曲之意子者親之之辭出祖者指負夏主人而言。負夏之喪已出祖將行榮曾子之來弔再推柩返內而受其弔禮既祖而婦人降蓋柩東南出階間既空婦人得降立階間今因返柩婦人避之復升堂從堂更降而後行禮故從者怪而問之曾子爲主人諱言祖者且也且則何爲不可返從者又問子游子游告以自始死至葬皆即遠以明無返之禮曾子聞之又言多矣乎子負夏主人之出祖者蓋謂其委曲之





過終不欲明指其失忠厚之至也

合孔氏應氏說補之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天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天音扶下如字

掩而襲衣。謂之襲。裘露以裼衣。謂之裼。裘矣。天上助語之辭。下丈夫之夫。猶言此丈夫也。弔。禮主人未變服。弔用吉服。主人既變服。始加經於武。又掩其上服。若友朋。又加帶。曾子惟知臨喪無飾。一

服義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予羊次反。和之音禾或胡郎反。

見。謂見於孔子。二者雖情異。善其俱順禮商也。

不及今。乃不敢不至。蓋學之之力也。然家語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衍衍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切切而哀。與此不

同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以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爲之爲子爲反題丁歷反

司寇惠子衛將軍文子也。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牡麻卽雄麻。牡麻絞經與齊衰經同。彌牟者惠子

之弟。子游故爲重服以慰之。惠子不悟而辭。又趨。臣

位以深感之。惠子始悟而扶適子復位。子游乃趨而復客位。  
用麻氏說

將軍文子之喪。旣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丁仲反

越人遠國之人。主人指將軍文子之子簡子瑕。卽下文將軍文氏之子也。深衣謂旣祥之麻衣。緣以布曰麻衣。緣以采曰深衣。其制一也。練冠。柔祥之冠。自目曰涕。自鼻曰洟。猶無也。中謂當於禮之





變節。既除喪而弔者來。文子之子深衣練冠周

凶服之變。待于廟受弔而不迎賓。本無此禮。以義起

而爲之。禮中於禮之變。

合鄭氏  
孔氏說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掘

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大門。殷

道也。學者行之。

禮記

霤室中也。古者復穴而居。開其上以取明。而兩霤

焉。故後世名其室宗廟也。行者行神之位也。殷人

殯於廟。葬則毀廟門。西邊墻而出于大門。故曰毀

躐行。神位也。所以謂其躐行也。所以謂其躐行也。

又所以敬其字。死謚則又以易其名。凡皆周道也。

周人浴死用盆。故不掘中霤。綴足用燕几。故不毀

竈。殯於正寢。至葬朝廟。出正門。故不毀宗。躐行掘

霤而使浴水入坎。毀竈取甕以綴其足。使溫。毀廟

墻。告行神躐其壇而出。此皆殷禮。孔子殷之後。學

於孔子者皆行之。

合方氏  
孔氏說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

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

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





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其兄。具謂葬之器用粥。

去也。賻布賻喪之泉。布即錢也。古謂錢為泉。布取其流通。不粥人之母葬其親。不以賻布之餘具。

祭器皆子柳貧而守義。能以兄弟為念。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謀軍師敗則死之，否則陷衆而死，而獨全身不可也。謀邦邑而危則亡去之，危者尚可安避，賢使之

之。

公叔文子升於瑗。血。瑗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遽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于卷反

公叔文子名拔。衛獻公之孫。瑗，遽伯玉名。二人皆

衛大夫。文子樂瑕丘而欲葬其地，伯玉以其妨

人之田，故以請前。譏之。

本節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

為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孺子泣言無節，傳主在己言。難繼故聖人制為哭踊之節，然雜記言哭無常聲。





如嬰兒失母此亦言襲斂之後可以禮制禮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  
冠似髮子游曰知禮

(武叔)公子牙六世孫名州仇嘗毀孔子者括髮在  
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袒括為欲奉尸也武  
叔奉尸後出戶而始袒括不知禮也子游謂其知  
禮蓋反言以譏之本孔氏說

扶君上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注音

字如

大喪與係人謂尸應後謂前死後史謂皆在  
左右似不必改方氏謂師殺也扶舉非二人所能  
勝故以師言之師非長也。十人右射人左皆切  
近之職病以是扶死以是舉男子不死於婦人之  
手也合應氏游氏說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

曰同襲總

從木用反夫人之  
音扶總于篤反

(二) 從母母之姊妹舅之妻母之嫂也此據外甥稱之  
(三) 夫人猶言此二人時適此二人同居死相為服  
此禮古未明言或謂二人既同襲服總亦可義本正說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

凌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

君蓋猶猶爾總古音猶爾古大考反

縱縱戒其遽而放之舒也折折懲其緩而約之疾

也鄭氏以折音提證以詩之好人提提似改字矣

恐非也凌躡也止容止之止詳緩之意也騷騷太

疾鼎鼎太舒猶猶疾舒之中喪事易失之遽放

之使縱縱故雖遽而不至凌節否則太疾騷騷爾

而野矣吉事易失之緩約之以折折故雖止而不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不忍死其親故恥具非倉卒可為者不得已而具

一二日可為者弗預為之具用方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

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

者也遠于

弟之子期姊妹出適大功○或引或推重親

遠別姑姊妹嫁後薄欲一其心於厚之者唐通典

載魏徵議請嫂叔小功五月報制可程氏曰今之

載魏徵議請嫂叔小功五月報制可程氏曰今之





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以哀戚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  
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  
弔焉

徒謂客之旅次舍也北面弔同國之禮。客之徒  
不敢發喪於人館曾子使反哭於館而弔之者禮  
館人使專之如已有然用禮

生者不知死而不敢死也。死者不知生而不敢生也。  
不成斂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  
簋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禮音替味音沐虞音

之往也謂送死也。竹籩簋之屬古注味當作沫。沫  
饋也謂洗面蓋謂瓦盆不可洗面也。愚按瓦陶器  
也不成味不可盛飲食也。恐不必改字無簋虞不  
縣也。橫曰簋植曰虞。忍於死之而不設器為不  
仁。真以為不死而必備可用之器為不智。故明器  
雖設而不同於生人之用。神明待之仁智之盡也。

補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  
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  
聞之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  
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  
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  
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  
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  
速朽爲相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  
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

曾子曰有子之言也曾子曰有子之言也曾子曰有子之言也

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  
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  
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喪失位也相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魍靡後也敬叔

魯孟僖之子仲孫閱嘗失位去魯而得反中都魯

邑名孔子嘗爲中都宰爲民作制司寇者諸侯三

卿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五大夫司空之下立小

司寇小司空魯有臧氏爲司寇夫子爲司寇乃小

司寇貧朽非人情所欲孔子之言特爲二子而





發爾有子乃能以中都與荆之事驗之可謂知言矣

方氏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謂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音木音有  
變反

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束脩一束之脩為

獨則來歸葬之禮也

不敢不為之哭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當哭之廟必哭諸縣氏以其禮之所由起此禮變也

鄭氏方氏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

然乎其  
不也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

死其親乎

仲憲原憲也。明器祭器各用亦三代之所兼用非獨周兼用之也故曾子重言其不然示民無知之





語尤非所以訓故又專言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

補

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間也

木五樹切又音朱

同父母既服期同母宜降等服大功或謂大功已過子游曰其大功乎疑所服也而況於齊衰其非

禮明矣

鄭氏孔氏橫渠補

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子思母嫁衛柳若衛人此言爲嫁母服也嫁母之服期然以此言觀子思蓋有行之而不備者矣尊統於父故父在爲母期以厭降於父母出嫁而其禮之行有所不備以爲母絕於父財所以備禮無其時勢不可行孟子言不得不可以爲悅者也

游氏方氏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瑣縣子名降者降服周禮已貴則降賤者之服古

謂殷時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

從子從孫之流滕伯文殷時滕君名文滕伯文為

諸侯而服其叔父皆齊衰殷不降服也方氏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

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易以政反

后木魯孝公子惠伯輩之後外內易謂斷削外內

使之平易此后来述縣子之言以屬其子也鄭氏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

仲梁子魯人。人死其惡之矣未設飾而帷堂

人之惡也記者併存仲梁子之說以傳疑方氏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

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士喪禮小斂之奠設於尸東以萬物生於東未忍

死其親也變而在西方魯未世失禮也大斂奠於

堂乃有席始死之奠未暇備禮曾子以為斂斯席

亦非方氏

縣子曰給衰纁裳非古也纁者

給纁葛纁布之細而疏者。五服一以麻各有升





數若以紛為衰以總為裳則取其輕涼而已故曰

非古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滅者子蒲名或疑非名但以死有滅絕之義呼而

哭之子臯高柴也。哭呼名非禮子臯非之乃改

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相息亮反

相贊禮者也沽略也方氏謂即沽酒之沽以非自

致故訓略也。孝子悲迷禮須贊相杜橋居母喪

無之故謂其於禮為略。孔氏

不以弔

始死即易去士服不特喪者易之弔者亦所不服

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士子游曰有無惡乎

夫子曰有母過禮苟云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

人且有非之者哉。斂尺證反。三音無齊才細反。又

稱猶隨也。祿言多寡之齊還便也。言已斂即葬縣

棺謂不設碑絛手縣而下之封者復土以閉瘞之

口不必改為斂字。富而有者毋得過禮貧而云

斂其首足不令露見即葬之。此有無之齊也。補





子貢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

次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傳音

士貴人名襲謂歿死者以衣沃自殮也。子游之

言合禮而縣子譏其汰者以其不稱先王而專輒

諾如禮出於己本孔氏義

季公葬其夫人醯醢百舞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

實之

神明之器當虛也

子魯學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子魯子魯大夫中終魯司徒其家臣旅下士布泉布

未若班諸兄弟之貧者為善故聖人止以為可方氏

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以利冒死曰贖。古者奠而不讀周則既奠又讀

焉故曾子非之以為再告古禮祖而讀贖方

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

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

吾雖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

不食之地葬我焉紀力反于季反

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慶遺者慶封之族





不食之地謂不可耕墾者。死且不忍妨人則生之愛人可知矣。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

食。行爾衍甚且反。

術。爾自得貌。喪雖輕。惻隱不至。則有之。未有居

之而樂者。子夏矣。問。夫子是以不答。山陰陸氏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生於我館。死於我殯。朋友始終之義。方氏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

微衣。以飾身。棺。同於衣。槨。同於棺。土。同於槨。反。壤

壤封土為墳。樹種木為表。子高言葬期人之不

得見。豈可反封樹以表之。然周官以爵等為丘封

之度。為其樹數。此言古始。非周禮也。鄭氏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

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與合平聲。上合。讀。

言若聖人葬人。庶有異聞。若人之葬。聖人與常人

何異。而子觀之。王氏

盲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

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





之謂也。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

或

若堂形四方而高，若坊形旁殺而長，坊埏也。若覆夏屋形旁廣而卑，覆謂茨瓦，夏屋謂門廡也。若斧形旁殺刃上而長，俗名又謂之馬鼠封，功愈易而虧愈難矣。三斬板作墳法也，安板兩邊用繩約板，令直納土板中，築土令與板平，斬所約板繩，更置其上而再築，一日之功如此者三，而墳之封築已成。此子夏既告燕以人之葬，聖人子何觀復述從夫子之志，此亦答其來而難之意也。

婦人不葛帶

葬後卒哭變麻，易葛帶。婦人質所重在要帶，故不易用葛帶。至期竟除之。民

有薦新如朔奠

薦時物之新，如月朔之奠重之也。民

既葬各以其服除

禮三月而葬，若三月之服應除者，不待主人卒哭

用

池視重雷





迎者柳車之池重雷者屋之承露以木爲之承屋  
雷入木中又從木中雷於地故名重雷屋時既屋  
有重雷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之於車覆鼈甲之  
下幘帷之上織竹如龍衣以青布承鼈甲名池天  
子四面諸侯三大夫前後二士唯前一各視生時  
之重雷孔氏

君即位而爲禭歲壹漆之藏焉禮記

禭禭也親尸者歲十漆示如未成藏焉惡人見孔氏

方氏

復招魂也榱齒用角柶柱其齒使舍時不閉綴足

用凡綴其足使獲時得真飯舍也設飾襲歛也五

者並作於帷堂之時已而父兄使人往赴告於人

合鄭氏  
陸氏說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復始死而招其魂也小寢高祖以下之寢大寢始

祖大祖之寢小祖高祖以下之廟大祖始祖大祖

之廟復必於寢朝人死必反本故也庫門生時所

出入也四郊魂氣無所不之也人君禮備故復處





多皆他日所嘗有事之地也鄭氏孔氏方氏

喪不刺奠也與祭肉也與餘音

刺猶保喪祭必巾覆之不裸露者謂祭肉易受塵

垢脯醢則否孔氏方氏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既殯旬殯後十日也布班也班布椁材與明器之

類為葬備用孔氏說

朝奠日出文奠逮日

朝奠象朝時之食文奠象夕時之食逮日者及日

父殯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使古說謂出使而告反馬氏謂哭者聲也聲為陽

所以能使魂氣之反方氏謂哭者所以求其反哭

之無時欲使死者必知其反而已未知孰是然古

說於經文不甚協

練練衣黃裏線緣蒼要經繩履無絢角瑱鹿裘衡長

祛祛裼之可也練七指反容悅綉友愛一通反其俱反也此練文細條上作橫華彭夏極起集反

練小祥也練衣者正服不可變練其中衣以承衰

也黃裏者中衣以黃色為袷裏也線緣蒼線淺絳

色緣謂衣領及衰緣以淺絳色為領袖緣也蒼要





經者小祥男子去首經唯餘要葛也。繩屨者始死管屨至小祥用繩麻屨也。約屨頭之飾吉有而喪無約也。角瑱者瑱以玉充耳初喪去之。至小祥微飾以角爲之也。鹿裘者冬時吉凶衣裏皆用大鹿皮爲之也。衡長祛者祛謂袖緣袂口小祥前裘狹而短袂又無飾小祥後更爲之裘既橫廣之又長之且爲祛加此三法也。禴謂裘上又加衣所以表裏有祛而楊之以見鹿裘之美備飾也。袒而有衣白楊。此明小祥後外仍用衰衰內有練中衣練

衣

中衣內有楊衣楊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家有殯則於弔喪不輕往總最輕也兄弟雖總必往親骨肉也鄰最近也非兄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所識謂非兄弟又非疏外乃平生識知往來之人今若身死者兄弟雖不同居亦就往弔之成其

死者之恩舊也

鄭氏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地棺一梓

棺二四者皆周

禮記



四重者水牛兕牛之革以為棺被革各厚三寸共六寸此為一重地棺者槨棺也為一重屬棺大棺皆梓為之屬一重大棺一重凡四重皆周匝也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槨以端長六尺

棺束者古無釘用皮束合之為固也縮二者縮縱也縱束者二行也衡三者衡橫也橫束者二行也衽每束一者衽小要也兩頭廣中央小謂鑿棺邊及兩頭合處作坎形以小要連之令固也柏槨以端者積柏材作槨葦端頭從下壘上木頭相向作四阿也長六尺者其木每束長六尺也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紼或曰使有司哭之為之不以樂食

爵弁即韋弁其色如爵經衍字也天子至尊服麻不加於采紵衣即緇衣。此言諸侯薨於國天子適哭之為之食不舉樂

天子之殯也葢塗龍輜以槨加斧于槨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

葢叢也葢塗用水叢棺而四面塗之也輜喪車也龍輜者畫龍於輜車之輶也以槨者題漆叢木而象槨之形也斧謂繡覆棺之衣為斧文也先葢四





面為樽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以棺衣從樽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于樽上斧覆既竟又四注為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天子之殯如此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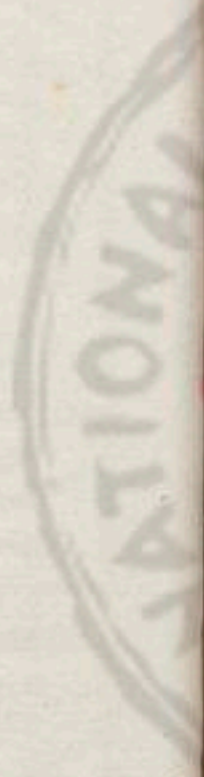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別姓列切

同姓異姓庶姓各相從為位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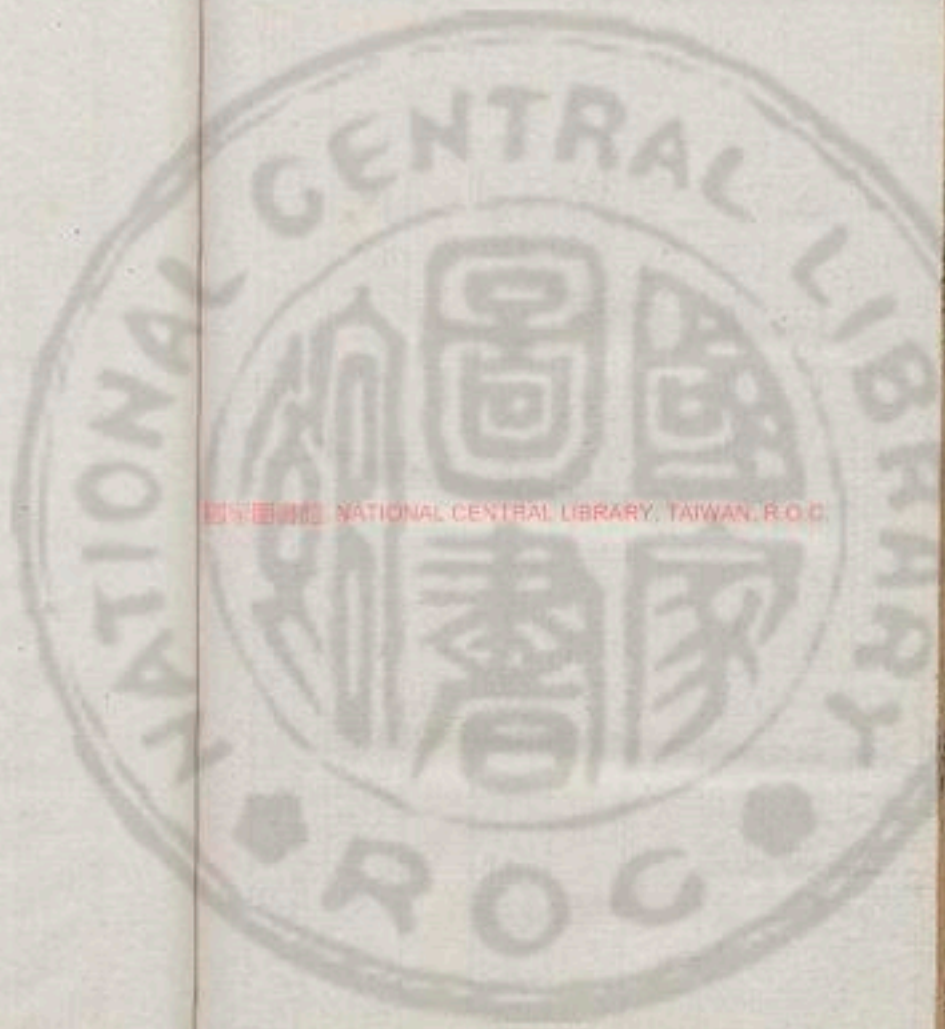
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左傳所錄有屏余一人之語今記脩之如此氏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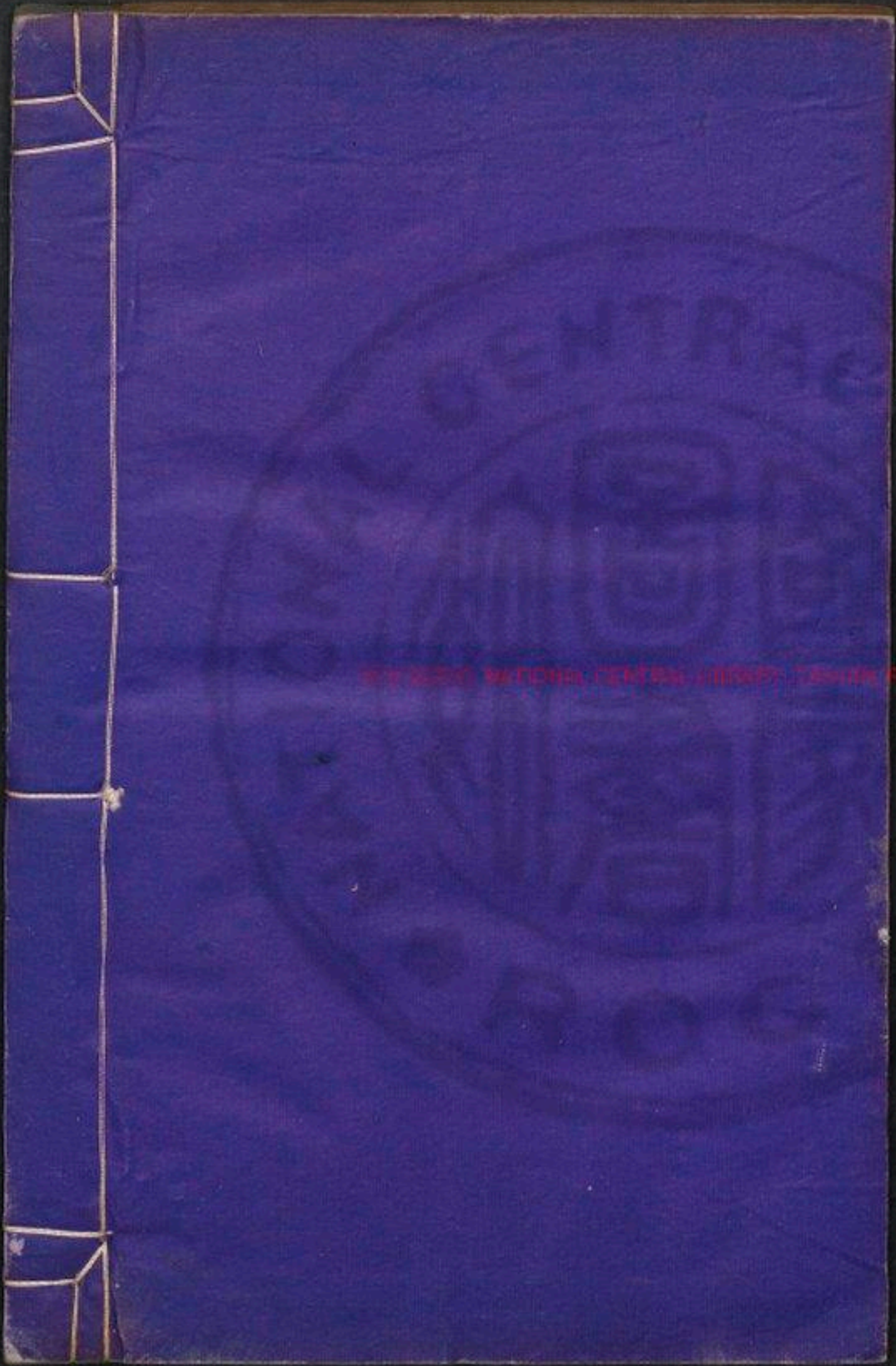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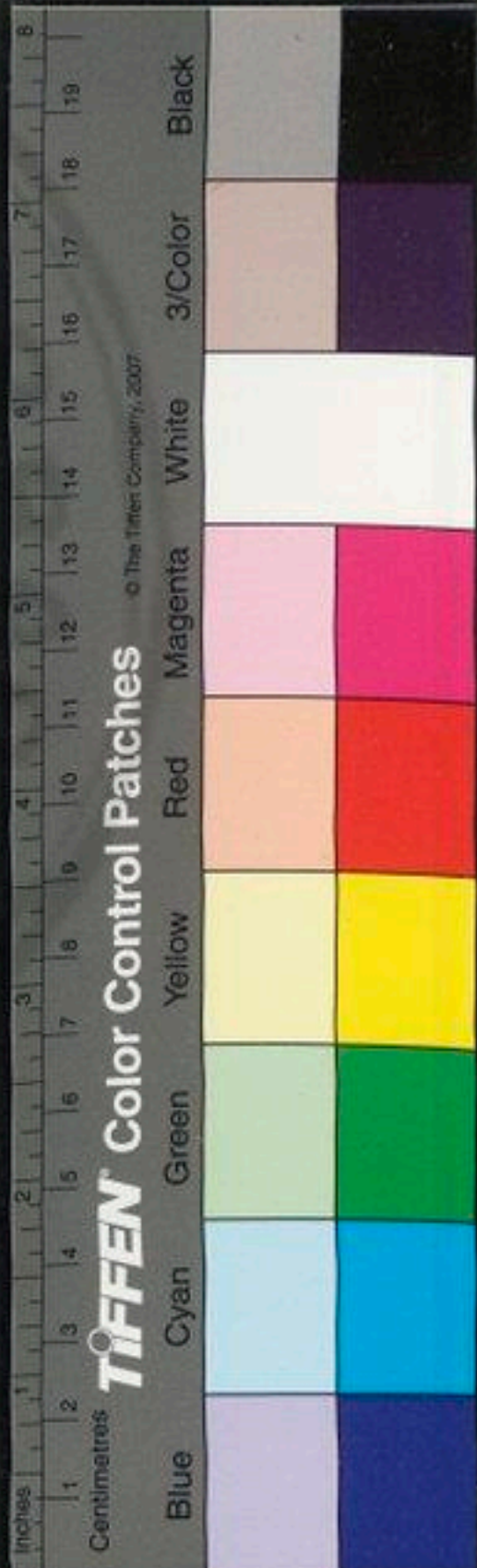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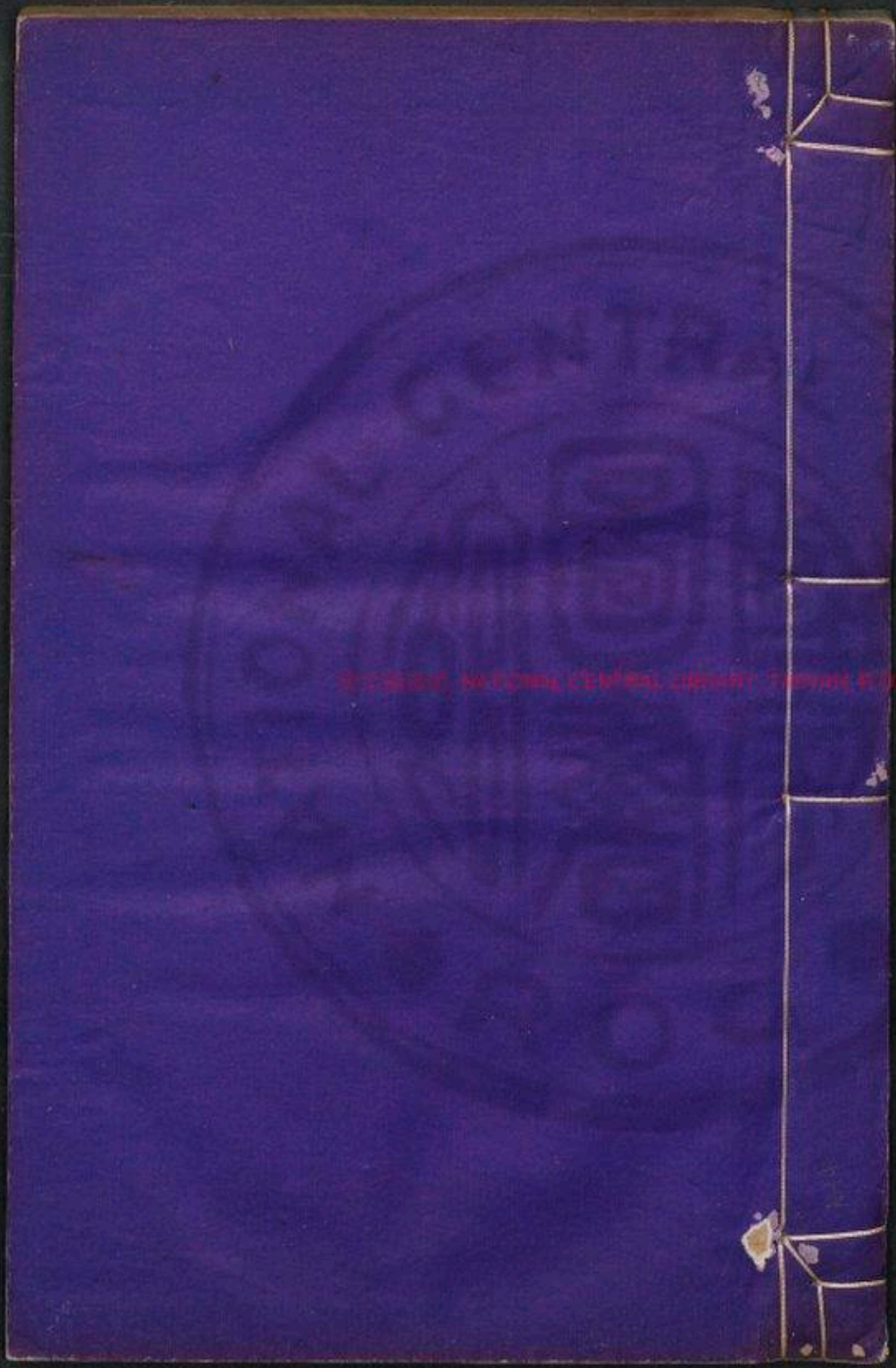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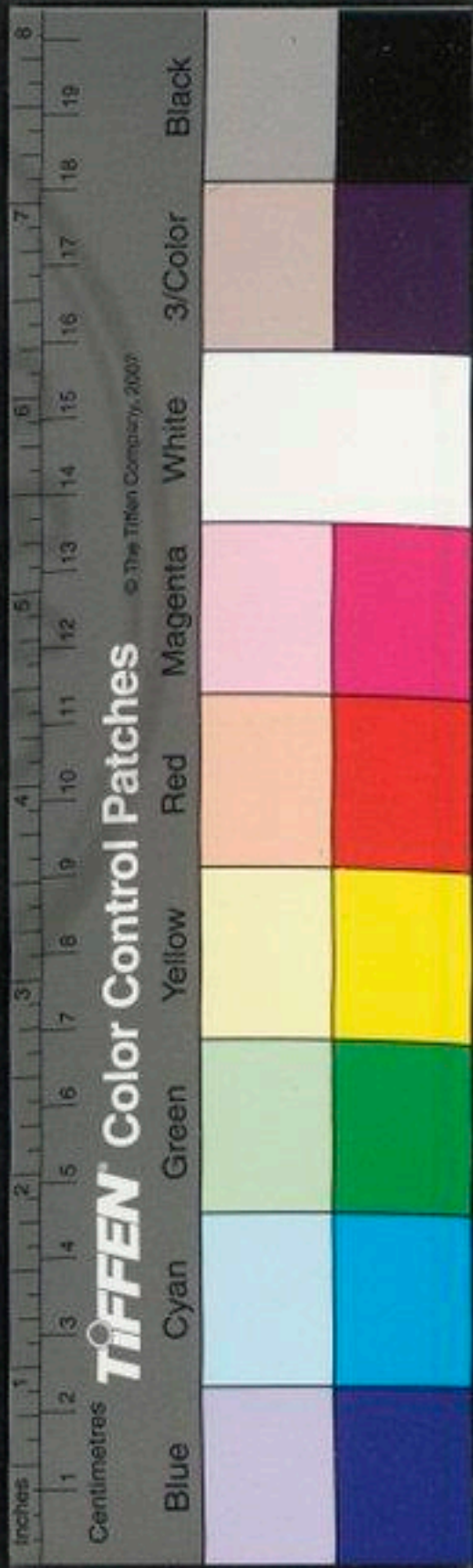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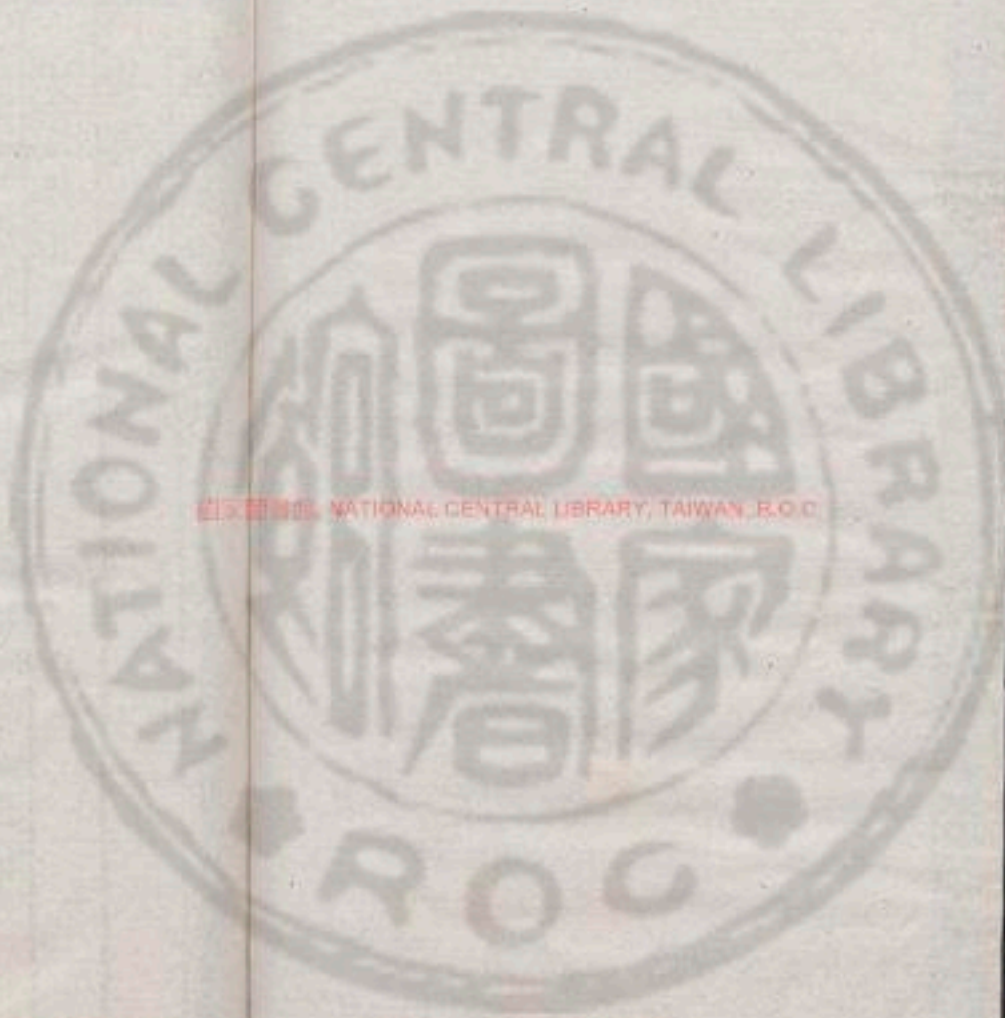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3494726 v35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厭冠喪冠舉樂

師敗失地以喪禮處之

孔子惡野哭者

惡烏路反

哭非其地謂之野哭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稅人謂以物遺人

文釋

士備入而後朝夕踊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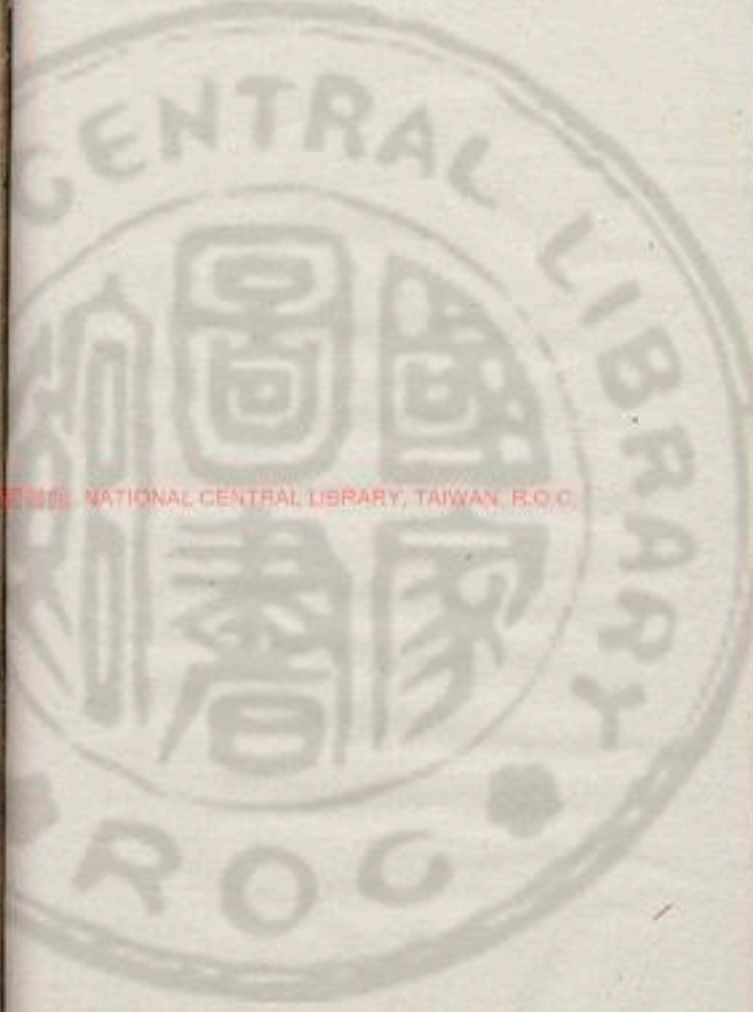
士卑最後入言諸臣畢入乃偯踊大祥而縞冠是

月禫祭踰月樂作

孔氏說

君於士有賜帝

帝小幕以承塵士惟恩賜乃得有





檀弓下第四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

長殯車一乘。適丁廢反。下丈反。

皆下於成人也。車謂殯車。載遺奠祭牲送亡者。鄭氏

氏孔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杖長下丈反。

達謂得自通於君者。鄭氏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

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官猶官。朝謂返朝。而將發之時。次待賓客。次舍

君於大夫將葬而弔。孝子攀號。君命引其柩。使

行。奪孝子之情。使出葬也。如是者三。而君退。或弔

於朝廟之時。及弔於次。會皆然。凡孔氏補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五十始衰。不徒行遠弔。鄭氏

季武子寢疾。蟻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

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

其喪也。曾黜倚其門而歌。居表反。死結反。

季武子魯大夫。季孫風強僭如君。時人畏之。入其

門者皆說衰。蟻固不脫衰而問其疾。且謂者衰入





大夫之門此道將亡武子不得已佯善之表明也  
謂斯道之微君子能表明之。季孫夙之疾螿固  
不說齊衰而入見示之以凶而欲其死也季孫夙  
之死曾點倚其門而歌示之以吉而樂其死也季  
孫強僭二賢疾之如此不畏強也陳氏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大夫弔於士士當殯斂之事則辭以告

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  
飲酒食肉焉

哀樂不同曰婦人無外事

手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殯皆執紼

車索曰引紼索曰紼引唯行路用之下壙執紼方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  
君承事主人曰臨

公弔臣喪須往拜謝若無主後友朋同州里及喪  
家典舍之人皆可往拜弔者曰助執事謝者曰辱

降臨禮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遇凡民之喪於路亦弔之君於民有父母恩也禮

士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避嫡也凡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

適室正寢也來者來弔者也。妻之兄弟子之舅也子於舅服總麻故使爲主夫即其子之父對妻而言故曰夫其入門右者以辟爲主之處示無二主也哭則鄰里聞者來弔故使人立門外告以哭之由若狎熟者來則使入哭俱哭父在哭於妻之室不以私喪干尊之義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遠兄弟謂異國而居者也哭于側室遠殯宮也哭于門內之右不居主位示爲之變也凡皆不得而往哭故也若同國則往哭用方氏說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與音餘

或人以曾子於子張無服而非之曾子答以我非弔乃以朋友哀痛而哭之耳愚按齊衰者曾子爲





母服非爲弔子張而服也往哭者友朋哀痛之情  
特就因其服而往非特以此服行弔禮也諸家乃  
以曾子之言爲文過夫曾子乃以魯稱於禮文之  
末未必盡合然曾子於子張之死也乃用情於或  
人之答也乃言情曾子豈文過者哉補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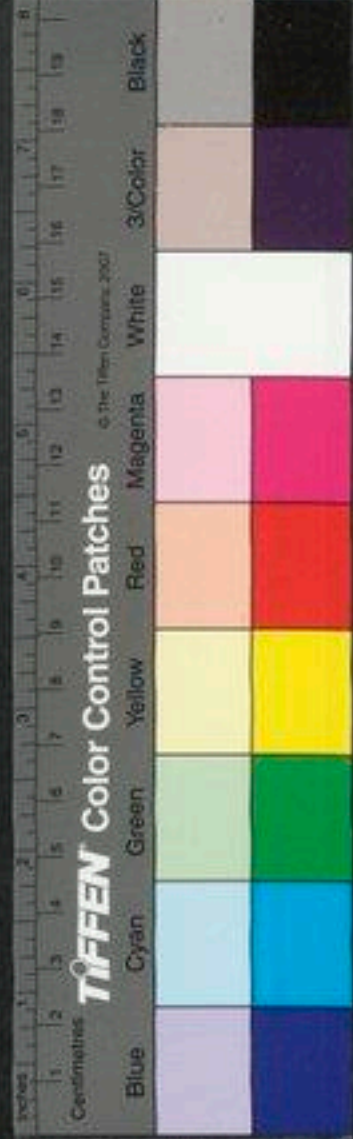
悼公魯哀公之子擯相禮者在主曰擯在客曰介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主居右而擯相者由左子  
游如左是知禮也孔氏方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夫或曰由魯家文爲  
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故爲之服

注云當作  
告聲誤也

王姬周女齊襄公夫人穀即告告者以喪告也莊  
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天子女下嫁諸侯必  
以同姓諸侯爲主此王姬所以由魯而嫁以其嘗  
爲之主故喪則必告告則必爲之服而或以爲外  
祖母故服故兼錄之傳疑也用方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  
之亡國怕於斯得國怕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  
中喪亦不可父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





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久無寶仁親以為寶父  
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  
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  
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  
心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  
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  
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  
私則遠利也禮亦息淚反後同與  
於音餘(爾)呼端反

喪謂失位舅犯重耳舅狐偃也晉獻公殺世子

申王重耳避難王羅獻公死秦穆公使人就焉之  
欲納之重耳問於舅犯不辭其不因其喪而利其

國故終能復國而霸補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穆伯魯大夫季悼子敬姜其妻也禮朝夕哭不帷

敬姜遠嫌始帷本孔  
氏說

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始猶生也始而生之者親也哀之至喪之正也

節哀者念父母生已不敢以死傷生也本鄭  
氏說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

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復者招始死之鬼，有禱祠之心，冀其復也。復者北  
面而呼，北為陰幽，求諸鬼神之義，冀其復從幽而  
還也。用韻

什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稽音

指顙首觸地無容隱痛也。

飯用未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飯反

死者飯之，不忍虛其口，不用飯食之道，而用米與  
貝，用其美者也。孔比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

新錄之矣。敬之所盡，其道焉耳。重，主道也。殷主綴重

焉。周主重徹，其美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

凡銘所以為名，明旌謂之銘。以死者書名焉。死者  
無形貌，可以識別，故書之於旗，以表之。旗，即銘旌

愛之，故錄其名。敬之，故無所不盡其道也。重，亦木  
為之，如木主，重設於始死之時，有柩而又設之重，

故謂之重。主立於既虞之後，有廟而必立之主，故  
謂之主。殷既作主，猶聯綴其重，以縣於廟，不忍弃

也。周既作主，即徹重而埋於門外之道，左不敢瀆  
也。奠祭悉用素器，以表哀素之心。木方





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此言祭祀未必神之來饗。惟當盡齊敬之心。然愚恐非所以訓孔子曰祭如在。

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盛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齋哀之節也。

撫心為辟跳足為踊。男踊女辟。哀痛之至也。一踊

三跳。士則三踊。此有筭數為之節文。恐其毀滅性

也。袒去其衣。括髮去其髮。其常也。慍而至於辟。踊又哀之變也。去華飾變其常也。去飾不至於袒。括髮又去飾之甚也。袒而復髮。又以節哀也。

氏方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哱而葬。

厭冠麻經居喪之禮也。至於葬則以弁。易厭冠以

葛。易麻經者。喪致哀親之也。葬則有敬心焉。喪事

遠以神明待之也。周之弁猶殷之哱。皆象祭冠以

易喪冠而葬也。

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歎歎也。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  
之長相，三者皆大夫之家，貴為其哀劇而病也。故  
親喪三日之後，君命食之，食之者使之歎弱也。本

氏說補

反哭并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  
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  
其殺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殺已慤，吾從周。

羊商反弔音變

此言既葬而反哭也。主人升堂求諸其舊所行禮

之。見其親其痛於身，為甚於身，弔之。魏南葬而即

弔於壙，則已質。殷周待其反哭而後弔於家。孔子

從之。用方氏補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北方，國北，北首嚮北。三代皆然。北，幽故也。上之字

訓，往下之字語助。用古注補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

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

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音揮離力智反

贈以幣，送死於壙也。宿猶戒也。以事戒之曰戒，以



期戒之曰宿凡以依神筵坐神席也舍釋也奠置也。既窆而贈則虞祭有期矣故祝先反而宿戒。虞尸主人既反哭而省視虞牲留有司別祭墓以禮其神而主人即於葬之日歸虞祭於家以代未葬時朝夕之奠。用方氏孔氏補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禮也。

禮之後卒哭而祔成事也祭以吉為成祔于祖父也

也。古人之祔非遠徹几筵故有日祭猶定省之禮

如親之存既除喪而後主遷于新廟。鄭氏曰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桃辟惡茢菴掃也掃不祥戈所以刺故君臨臣喪

巫執桃祝執茢小臣執戈以先喪有死之道而惡

之也。然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而乃惡之非

禮也。周之末造也。合孔氏劉氏說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





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殯力  
朝謂將葬以柩朝廟。○人子出必告死。將葬亦朝。  
廟順其生時之孝心也。又死者神靈悲哀棄離其  
室。故至祖考之廟辭而後行。殷朝而就殯於廟。周  
殯於賓階。將葬方朝。朝而遂葬。孔氏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  
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歟乎哉。其曰明器  
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  
爲芻靈者。善謂爲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以人形備者。木像。生人之形者也。○明器備者。

不可用芻靈。似而不爲人。後世明器改而用生者  
之器。芻靈改而用木偶之人。故流而至於用生人  
殉死者之葬。孔子推其漸而哀之。用孔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  
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  
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  
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爲千爲反與  
音餘隊音墜

戎首。謂爲他國主兵來攻伐。○子思對魯穆公與  
孟子告齊宣王略相類。蓋世衰道微。君多虐其臣。





彼此之情渙散不屬故警其君以上下相為感應之理若其所以自處不容如是之薄也應氏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母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變大音扶食食上如字下音粥

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季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孟武伯之子名捷三臣孟孫叔孫季孫不能居公室不能以臣禮事君也。無事食食以養生居喪

曰不能而為之謂陸氏說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敬子公子許之後。弔必候主人改服乃經鄭氏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個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於喪反





不謂所包遺奠牲體之數七介五介謂以牲體折  
為七段五段遺車七乘五乘以牲段折而分載之  
一介一乘也。晏子一喪三十年儉於已可也大  
夫遺車五乘晏子之父晏相子大夫也葬之遺車  
止一乘儉於其親不可也曾子以晏子恭敬為知  
禮則是以晏子之儉為知禮則非宜乎為有若之

所難台陳氏  
方氏說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  
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

曰安位也  
人從男子皆西鄉也

國昭子齊大夫子孔子意不籍聲母禁止辭斯沾  
古以斯為漸盡之斯以沾為規視之規云齊之大  
家有事人盡視之不獨兩字皆改經文而且上文  
之母曰與下文之專之義不相貫竊意皆合如字斯  
此也沾爾者沾沾然之類率爾而專輒為之也國  
昭子不聽子張西鄉東鄉之說而自主皆西鄉之  
說故先之曰母謂我之喪而率然自專之也禮分  
賓主而男女皆西鄉者賓主之禮也。禮重男女  
之別雖在喪紀莫不各正其位司徒敬子之喪夫





子爲相固嘗行之而國昭子徒爲賓主之辯曾無男女之別失禮不亦甚乎方氏

穆伯之喪敬姜書與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穆伯於敬姜夫也喪上晝哭文伯於敬姜子也喪晝夜哭孔子以爲知禮方氏

文伯之喪敬姜擯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

未嘗就公室言未嘗至公室擯其牀內人妻妾皆

哭行哭泣之禮。朋友諸臣不出涕而內人皆哭失聲則平日所好可見故其母敬姜不哭上云晝夜哭此不哭者暫時也方氏

季康子之母死陳蓑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蓑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敬姜者康子從祖母以康子失禮命徹之方氏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壹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





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  
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  
矣品節斯斯之謂禮猶古音極  
夕如字

微情者微殺也謂節哭踊以故與物者興起也謂  
立衰經之制直情徑行謂哭踊無節衣服無制猶  
今讀如字若君子蓋猶猶爾之猶。有子欲去踊  
節直若孺子慕者子游謂其直情徑行非禮道也  
然此章言人情之喜極而至辟踊辟踊豈生於喜  
者哉清江劉氏謂此有缺文喜至舞蹈是一節愠  
也今誤以舞其為舞其愠似後之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篋  
翼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梓行遣而行之既  
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  
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  
訾也惡鳥路反倍與音同  
音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似斯反

絞衾尸之飾篋翼棺之飾子指有子而言刺讖也  
謂有子譏踊節訾病也。人死爲人所惡見其死  
而無所復能則爲人所倍喪之有飾使人勿惡祭  
之如生使人勿倍子之所譏非禮之病也然孝子





補 之於饗祭非特爲人惡之倍之而設此特一端爾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一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及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其無名乎

上音扶下切  
位反嚭音務

吳侵陳以魯師也嚭謂新其帥也

之於民物可知也大宰嚭本吳臣此云陳大宰嚭孔氏曰此大宰嚭與吳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鄆陽洪氏曰大宰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行人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大宰嚭問之乃善。吳既斬祀殺厲於陳陳使至吳吳問其師謂何陳使者以殺厲事微諷之吳許以反地歸其子陳使者即誦其師之有名使終其善意

補

用方  
氏說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顏丁魯人慨慙貌也謂心與形俱息此論孝子

哀殺有漸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時君無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

氏方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好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

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

其爲子卯也夫矣曠也犬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

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執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

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

則必母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知音智蕢音蕢去聲如字謂之鼓反

知悼子晉大夫荀盈晉昭九年卒平公晉侯愍侍





與君飲也。鍾樂作也。杜蕢三酌皆罰也。曩者爾  
心或開予謂向意爾必開發我我固不問今汝趨  
出而不言故問之也。子卯不樂者紂以甲子日死  
桀以乙卯日亡王者謂之疾日不舉樂變也。忘  
君之疾疾憂也與。知防謂以宰夫而與知禁防之  
事。侵官宜自罰也。解酒器揚醴舉爵於君也。謂之  
杜舉表此爵杜蕢所舉也。○知悼子在殯而晉平  
公作樂故杜蕢罰飲其侍者且以越職自罰。平公  
服善亦自罰且名其罰爵以詔後世也。補

國之饑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  
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  
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  
文子。

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接謚著誅其行以易名君謂  
衛靈公難謂魯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擊也時  
齊豹作亂公如死鳥班言上下之次制言多寡之

節

石駘仲卒無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





浴佩玉則兆。王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祈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祈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龜丁來反

駘仲衛大夫石蜡之族。六人莫適立。故卜爲後者。沐浴佩玉則兆。言齊戒則得吉兆。石祈子六人之獨以居喪不斂爲之。而反獨得吉兆。故衛人謂龜爲有知也。龜氏方氏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

弗果用。音刑

養去聲

子車陳大夫子亢。子車之弟孔子弟子。下謂地下。宰即家大夫。子亢度非可以口舌爭。故使二人身自爲殉。二人懼而自止。西門豹止嫁河伯事。略類此人能以人之痛痒反而切諸身。則害人之事息矣。補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禮音施





啜菽飲水。以菽爲粥而啜之也。飲水更無餘物也。還速也。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以其所以葬葬之至。補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杜榘。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杜榘。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母乃不可乎。弗果。班從才反

獻公名衎。以魯襄公十四年奔齊。二十六年復歸。羈以絡馬勒。以控馬。以其從奔。故言執羈勒。居

莊諫而止。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禭居力反。音遂。音玄。

董急也。禭。贈也。以衣贈死者。遂而不反。故謂之禭。襄縣潘皆邑名。當祭而告疾。亟則失之。遽不釋服而往。禭則近乎褻。獻公爲之。君子不以爲非者。恕其有心也。心也。心也。





陳乾昔寢，公命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音干，反。

陳乾昔之子不從父之亂命，不陷父於不義，記者

善之。陳氏鄭氏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其卒在魯宣八年。繹者，正祭之明日，又祭，如繹，絲續而不絕，故名繹。萬，

但去其繹之棺，禮者故曰非禮也。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管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管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般音紐，對音變，其母之。音無方，如字，今從之。

公輸若，匠師方小者，其年尚幼。斂，謂下棺於椁。般者，公輸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尚幼，欲代之而設機關，以下窆。公肩假，止而不詐，謂魯自有始，初舊制。豐碑者，斲大木如碑形，植於椁之四角，穿角穿，闕為廡廡，下棺以絳繞，此天子制也。詩





諸侯也。子禮而公室視之，相楹者，楹者亭郵之表柱，四植謂之相，斲木大如相，楹下於天子之禮。碑此諸侯制也。時三家僭諸侯禮而三家視之，此魯始初之制。公輸般索何欲以人之母嘗試已之巧，亦豈不得已乎。已作以古字通用也。其母以人母嘗巧則於汝病者乎，言不得嘗巧豈於汝有病公肩假更噫以傷嘆於是衆人遂止。凡皆鄭氏孔氏之說，以豈不得以絕句。方氏云般欲以人之母嘗巧，何不以已之母嘗巧則病矣。此說不於以字以其母文意相叶，今從之。之說補。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負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旣言矣，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馬音遇，爲干爲反。重作董，錡魚錡反。

郎魯近邑。戰于郎。謂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禺人魯昭公之子。春秋傳作公叔務人，負杖入保者，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以避齊師之人也。息者困而止息也。使謂徭役，任謂賦稅。君子指卿大夫。





夫鄰重汪錡重作童鄰之童。汪名錡。郎之單。公叔禺人遇避寇而入保者。因言錡役使人病困。賦稅責人煩重。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於理不可。既言之。遂與鄰童汪錡赴齊師而死於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敵。欲勿殤。而以成人之喪治之。問於仲尼。仲尼言其可用。孔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展謂省覓也。謂由立有屋。獨者。子路問去之禮。顏淵告以去與與。及與。獨者。子路問去之禮。

禮。子路告以過墓式車。過祀下車。子路行者。顏淵居者。去主哀。居主敬。互相問。交相輔。如此。補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其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韋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補

工尹楚官名。陳棄疾。楚公子棄疾。後立為平王。初楚縣陳而封之。故曰陳棄疾。商陽不忍傷人。公





疾命之弓始弓命之射始射。斃一人而韞弓每斃一人而掩目及斃三人而自謂士之賤不與朝燕已足反命而不復射。故孔子謂其於殺人之中尚有禮補。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會諸侯請舍使之襲。舍胡反。

春秋魯成公十三年。曹伯廆卒于師。此云會廆。謚

宣。此云桓。恐皆誤。請舍。朋友有相食之道也。使之

襲。則非襲賤者之事也。本鄭氏說。胡氏說。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

朝楚。楚強之襲。本以人臣之事待襄公。襄公以挑

芻拂除而臨之。反以人君之禮臨楚。故楚悔之。陳

氏說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弁。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滕成公喪在魯昭三年。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子者。男子之通稱。叔者其氏。故冠以子叔。進書者。奉君之弔。書。惠伯。慶公之孫之子。名。叔。在





副也。懿伯者惠伯之叔父，忌者怨也。敬叔嘗殺  
惠伯之叔父，名懿伯，故舊有怨忌，常為防備。今敬  
叔使於滕，惠伯為介，既及滕郊，是由滕之主人平  
日防備不復在已，故忌其報仇見殺而不敢入。惠  
伯遂開釋之，謂今奉君命政令，不報叔父私讎，敬  
叔乃敢入。此一節明不以私廢公。

孔氏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塗，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  
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  
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  
執君之臣，免旌罪，既終，齊人之誨廢，不報。

獲奪旌外反與公同

奪，隊也。春秋傳：魯襄二十三年，齊襲莒，杞植華邊  
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與奪聲相近，即隊也。杞植  
即杞梁也。○魯哀公使人弔蕢尚，遇於路，蕢尚畫  
地為宮，象而受之。齊莊公使人弔杞梁之喪於路，  
杞梁之妻辭之，禮不弔於路，故曾子因蕢尚失禮  
而證以杞梁之妻知禮。

補

孺子韜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  
君之三臣。

柳曰：天子弔韜而禮，禮諸侯，韜





而設櫛為粥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輜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禮吐孫反輜勳倫反呂審反申丁中反

籟魯哀公之少子撥以撥發榆汁洒於道使輜車

滑而易行者也三臣魯三家孟孫和孫季孫輜殯

車天子畫龍於輜為龍輜諸侯不畫龍止稱輜屬

覆也天子之殯以最木為椁而櫛之諸侯無椁設

櫛而已榆沈者榆木名沈即瀋蓋汁也水澆榆白

皮汁○哀公欲設撥有若以三家之設為比顏柳

以三家之設為非蓋天子諸侯之殯以輜車之重

也故為輜車以備其重也輜車之重也故為輜車

之無輜則無所沈沈則無所輜之目也輜車之

可廢而不知撥之不可設是竊取禮之不中者故

顏柳戒哀公之勿學也

氏方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齋長有若曰為妾齊長禮與

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于婦反

悼公之母哀公之妻也惟大夫貴妻總諸侯於妾

無服哀公服齊長非禮有若畿而問之哀公文過

謂魯人以我無夫人皆以為我妻不得不服也

氏孔

季子皇葬其妻已人之未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皇





曰孟氏不以是罪子。朋友不以是棄子。以吾君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延丁反

子臯孔子弟子高柴字子臯論語作子羔申祥子張之子庚賈也。申祥請償民之禾是也。子臯特為邑長而謂犯民之禾無傷非也。葬妻私也。公事猶不可妨民而况私乎。且謂孟氏不我罪朋友不我弃而肆焉。矢為長惟當恤民豈為人之罪我弃我而後為之哉。謂後來為難繼尤順非而澤者也。子臯未必然。或記者傳聞爾。補

仕而未有禄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之饋而君薨弗為服也。

違去也。仕未受禄未純為臣故君饋不曰賜而曰獻使命不曰君而曰寡君君違而去之他邦君薨不為之服。氏方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捨音

已語辭古注始已為句舍故謂高祖之父當遷庫門魯之外門百官及宗廟之次咸使知之。二名不偏諱天子之世名數在言在不稱數言獨不





稱在

夫子曰不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此言在不稱徵  
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此言徵不稱在坊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橐鞬

物亮反

○憂謂軍敗庫門外門案申文戰弓衣。車曰赴車  
若告喪也哭於庫門外以喪禮處之而志在外不  
志敵也赴車不載橐鞬示兵不戢不志報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新宮火魯成公二年新宮宣公之廟也

孔子嘗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之而聽  
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  
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  
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  
於虎也

直用反

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舅○泰山婦人寧遭虎之累  
傷不忍捨政之無苛楊雄論酷吏曰虎哉虎哉角  
而翼者也與此同意

此方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  
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





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蒞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天音符佳買反

而曰不可者周豐辭哀公之摯見而不敢當也我其已夫者哀公疑其不可遽已於是又使人問焉也周豐舉墟墓宗廟起人哀敬者以明人心自然不待告詔故君之臨民當以忠信誠懇為本民心亦付自然而感也然為誓師誓非始於殷周會塗山會非始於周周豐言此特舉世變之後徒為

盟誓而信不由中者謂始於殷周之衰爾補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不慮居謂以廟為慮不以居室為慮不危身謂恐親之無後不敢以死傷生毀不滅性也用方說補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具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





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  
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廣古廣反  
延陵季子，吳公子名札，居延陵。嬴博齊地，深古去  
聲讀謂掘土使深也。不至泉言掘不甚深也。時  
服古謂時行之制，竊意用當時所著之服，如夏用  
夏之服，不更增以夏衣為斂也。廣輪古注輪從也。  
方氏謂廣言其擴，猶戶之東西輪言其從，謂車以  
直行為順，竊意古注廣作去聲，是廣為度其廣狹  
之稱。廣輪揜坎者，言量度其廣闊，僅及一車輪之  
地，揜其坎其封之也。不開大也。意古注廣也。  
蓋猶孟子隱几之隱，謂高四尺而手可據也。左袒  
者，吉事左袒，季子達死生變吉，以自寬適。左袒訖，  
乃右行，圍繞其封三匝，且號且言而遂行，不少留  
也。坎深不至於泉，則不至於太深，斂以時服，則  
不至於太厚，廣輪揜坎，則不至於太大，其高可隱，  
則不至於太高，左為陽，故袒之以變吉，右為陰，故  
還焉，以示凶。骨肉為陰，則降而聚，故言復歸于土。  
魂氣為陽，則升而散，故言無不之。夫骨肉之復歸于土，  
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然季子號之止  
於三號訖，遂行不少，遂緩則臨喪之哀為不足矣。





禮為長子三年喪其服如此之重則哀感不可不稱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喪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今謂其葬於禮為合所以譏其哀不足也曰其合矣乎又疑辭也亦未必於禮盡合也夫延陵之言蓋老莊之徒也合方氏王氏說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早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也我先君歸土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嘗久也

不敢忘其祖附反易以敬反

邾婁考公者邾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為定

徐君徐國僭王號者也容居徐君之臣也坐含者

坐而親實含王於亡人之口進侯玉首徐自比天

子謂邾君為已之諸侯言進侯氏以三也上句寡

君使者徐君使來含下句其使者令邾國使已得

將命而含也易謂臣禮易簡易也于謂君禮于舒

大也韓文于于然而來駒王徐先君僭號濟渡也

西討渡河魯魯鈍也自明不妄含不使賤者君

行則親含大夫但致命以含王授主人徐君僭王





其臣容居欲親會葬考公故邾之有司拒之謂臣  
行臣禮君行君禮未聞雜之者容居執事猶自守  
其先世僭王之說用鄭氏孔氏說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  
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  
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子思之母嫁母也庶氏所嫁之家也媯母與廟絕

子思初哭於廟非也聞過而改哭於他室是也補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  
三月天下服真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  
不至者廢其祀勿其人

祝佐含歛力勞而先病故先服言祝則子可知此

主人臣言之耳官長大夫士也國中男女王國之

內庶人也天下諸侯之國也自三月而至七月不

特恩有重輕服有先後亦以地有遠近則聞計有

早晚也虞主山澤故斬百祀之木以共棺槨之用

必取祀木者神祀處多樹木常時所不斬天子崩

則幽明之所共哀故斬取之也然亦姑言其制云

爾天子棺槨未必待遠取諸百祀不至而廢其祀

則其人亦恐記者言之過本苟不至豈神之罪而





廢其祀雖人之罪亦何至於死苟其行此民將不勝擾豈所謂死無害於人者耶補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甘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其廉反而食奉食音

蒙袂以袂掩面不欲見人也輯屨輯斂其屨力備不能履也貿貿困病而不明之貌嗟來食雖聞而呼之非敬辭微與者微猶無蓋止其在喻之辭言無得如此也○蒙袂則顏之厚輯屨則行之艱貿

貿然來困餓殞死較一言之失至於自傷其生非中道也曾子所以嘆其微而折衷之以嗟可去謝可食也然嗟而不去不謝而食世之有媿於餓者多矣身雖一死操存千古使施小惠者不敢挾之以自矜傲竊幸苟生之人脅有善夫之輩聞其餘風心寒股栗豈不盛哉苟從曾子之言謝而復食

其餘能幾合張氏黃氏補

邾婁定公之時有殺其父者有司以告公即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1



九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九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  
壞其室洿其宮豕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紀具反

定公名驪且魯文十四年即位弑父官字孔

氏作在宮九在官者殺無赦謂官府亦坐豬猶洿  
言洿其宮而潄水。春秋時唯邾無大逆之事故

定公聞其事而驚既自引咎教化之不至又極言  
大逆無道之罪宜盡除其迹也補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  
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

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至要領以從先大夫於  
九京也此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也善稱美也

反原音原

文子趙武也曰獻文子者恐趙武謚獻文也發謂

以禮落成之也發與落皆有始意輪言廣大奐言  
煥爛九京九原也晉卿大夫墓在九原善領謂張

老之言善稱謂文子之言。張老見文子宮室飾  
麗故佯美之使終始未定於此勿復更造文子亦

覺而順述其言若得保此善終得從先大夫於地  
下幸矣乃拜以謝本孔說

仲尼之畜狗也子貢理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





爲埋馬也。敝蓋，一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善於其封也。亦子之席，母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蓋許

封使

敝帷蓋埋大馬，各隨其小，大無蓋，用席以義起。補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閻人謂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閻人曰：「御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閻人辟之，涉內雷，鄉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內音納，御許亮反，雷力又反。

脩容更在布也。台音猶，御許亮反。雷力又反。

禮容之不可不飾。補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陽宋國門名。介夫，衣甲之衛士。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扶服猶匍匐手行也。獨約云而已。助語辭。子罕宋之卿，相介夫至，賤子罕一哭之哀，而民咸悅之。一國覘之，不敢伐，孔子謂雖非匡國。





之強天下亦能當之此明為國以得人心為本孔氏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兼氏  
不入

經君之葛經也不入庫門葬畢即吟之也麻羣臣  
之麻經也不入亦不入庫門也言思君臣忘哀之  
速皆不行三年喪也方氏胡氏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  
木曰父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  
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  
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  
失其為故也卷之禮從才用反

沐治也所以修潔之也木槨材也椁木覆槨木材  
之上也託寄也叩木以作音謂遭喪以來父不得  
託之音聲也狸首之斑然言木之美女手之卷然  
言功之巧為弗聞也而過之佯不知也○原壤在  
喪而歌從者見其無禮止夫子母為治槨夫子若  
不聞以全故舊之恩孔氏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  
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  
不沒其身其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





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  
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  
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咄咄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  
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  
焉父音甫行下孟反并心正反橫直  
吏反短音晉咄如除反聲皆弱

趙文子晉大夫趙武也叔譽即叔向晉羊舌大夫  
之孫名肸羊舌者邑名也陽處父晉襄公之太傅  
事見魯文公六年并猶專也植者剛直而自立者  
也不沒其身者陽處父剛而專已為狐射姑所殺  
不能以理終其身是知不足也魯陽也晉文公  
之舅名犯事見晉僖二十四年見利不顧其君者  
舅犯隨文公辟難至反國及河而詐請亡要君以  
利是仁不足也隨武子者士會也食邑於隨利其  
君不忘其身者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夫子之家事  
治言於晉國無隱情無隱情利君也家事治不忘  
其身也謀其身不遺其友者文七年士會與先蔑  
俱迎公子雍於秦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及還亦不  
見懼其同罪而禍及故不見之也謂文子知人者  
見其所善於前知其所舉於後也管鍵也庫物所  
藏管庫之士寸藏之吏也生不與之交利死不與





其子爲屬九官主其舉士而言焉賢爲國非爲交  
利非爲子孫計也。○叔譽以陽處父與舅犯爲可  
與歸文子謂處父不足於智舅犯不足於仁不若  
隨武子之愈武子既有利君之仁又有不忘身之  
知異於處父之知不足稱矣既有謀身之和又有  
不遺友之仁異於舅犯之仁不足稱矣文子身退  
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口而其所舉  
足以盡衆賢蓋管庫之士賤而難知七十有餘家  
衆而難辨文子所舉雖賤不遺雖衆不繆是亦合  
於知與仁也

叔仲皮學子柳

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

如字

叔仲衍以告請繆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  
如斯木吾禁也退使其妻繆衰而環經

如字

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叔仲其氏皮其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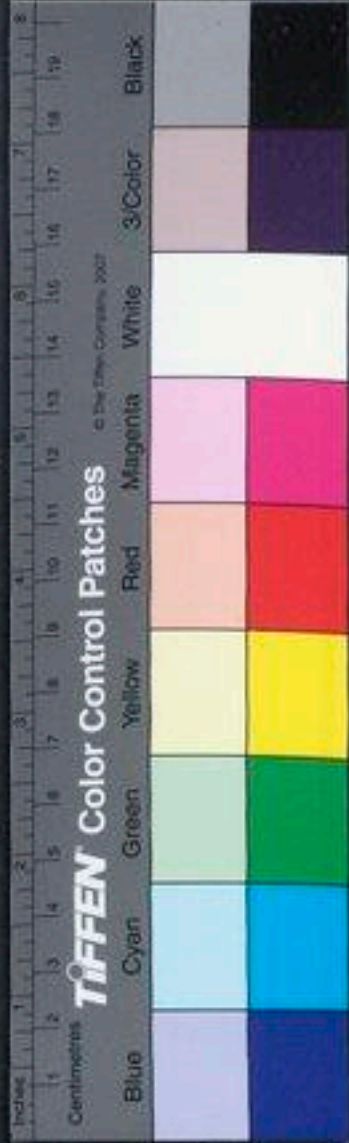
也子柳叔仲皮之子也叔仲衍者仲皮之弟子

柳之叔也其妻子柳之妻魯人魯鈍人也衣古讀

爲齊衣衰者齊衰也繆舌讀如膠木之膠然方氏

謂兩股相交網繆故名繆經則當音網繆之繆此

服之重者也繆衰之布細環經則一股回環而不相





網繆此服之者也子柳之妻魯懿爲其舅叔仲  
皮服重服是也子柳惑於叔仲衍之言反使其妻  
改輕服非也是子柳雖受教於其父曾不若愚婦  
人之所爲也此鄭氏以來之舊說而諸家從之者  
也惟陸氏云據文子柳乃叔仲皮之師其妻乃皮  
之妻妻爲其夫叔仲皮衣斬衰而繆經而叔仲衍  
以告子柳請以其妻爲兄總衰而環經且言其妻  
嘗爲吾姊妹亦服總衰小功之服然禮於夫之姑  
姊妹有服夫之兄弟無服仲衍之請非也省室  
爲戮衣字不必以爲衰繆字不必改爲繆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  
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  
死而子臯爲之衰

成邑各孟氏食采之地子臯孔子弟子性至孝親  
喪泣血三年范蟬也蠶蠶也○成邑人有不爲兄  
服衰者聞子臯至將爲邑宰始爲其兄服衰故  
成之人譏之曰絲必盛之以匡蠶績絲作蠶而無  
匡蟹背殼似匡是蟹反爲之匡冠必飾之以綏蟬  
頭上有物似匡無

喙長以綏是蟬反爲之





綾兄死宜為之教而不

我反因子阜而為之哀

用鑄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鑄音

子春曾子弟子情真言實也惡猶於何也○禮親喪三日不食子春勉強至五日以非真情而悔之不欺也曾子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而不悔者非勉強故也孔氏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庭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乎然則吾欲暴庭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音

去

問然之然古注然焉也陸氏曰問其所以然也者面仰天巫者主接神暴之於日觀天哀而雨之也巷市者哀而罷市有急須之物於里巷之內市之也○求雨而暴巫廷皆虐而不可為惟徙市以致哀感之意為可耳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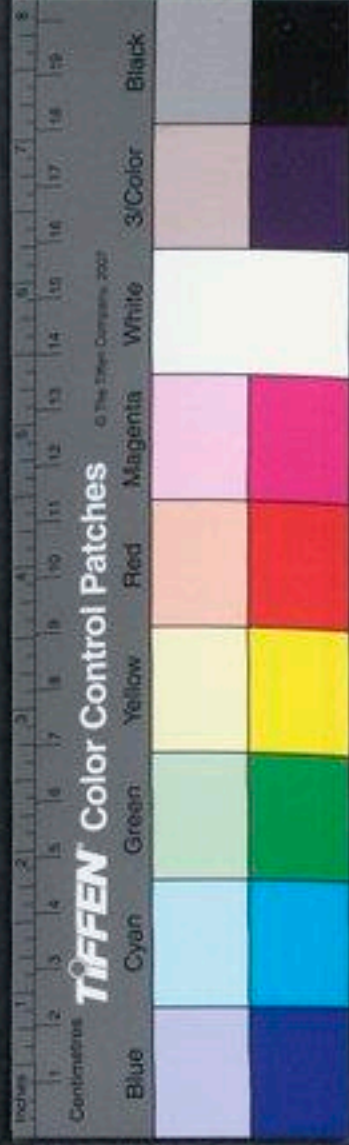
孔子曰衛人之於也難之而人之耐也合之善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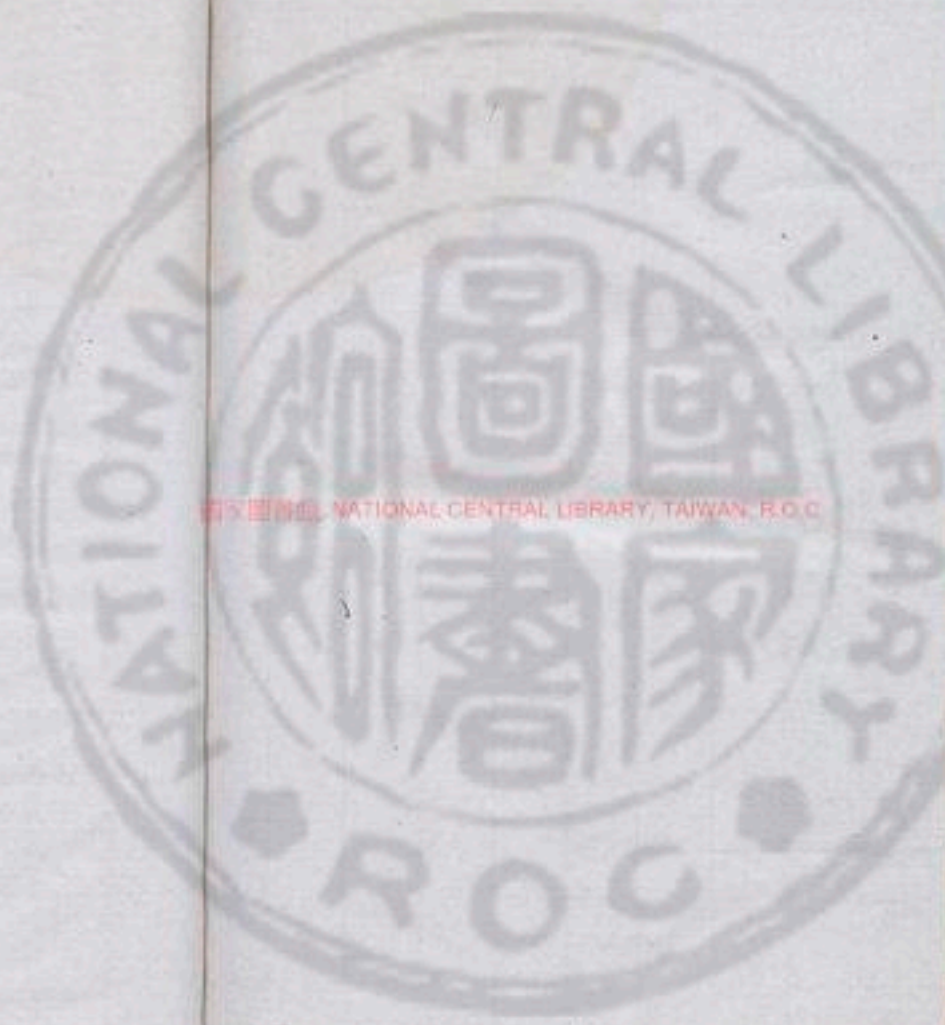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五終

附謂合葬離之者有以明其樽合之者兩棺并置  
於樽善夫者善善人者也附葬當合葬孔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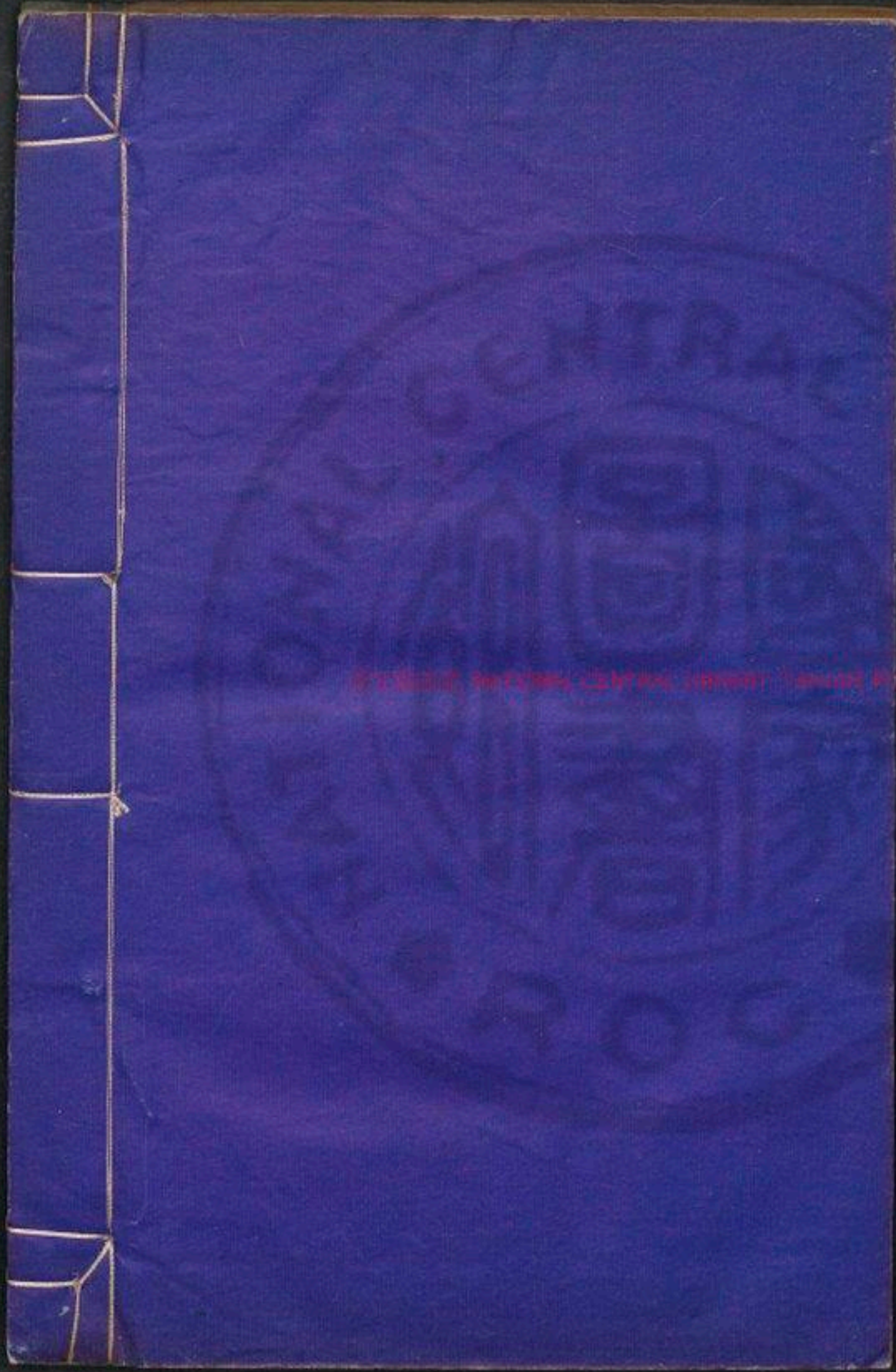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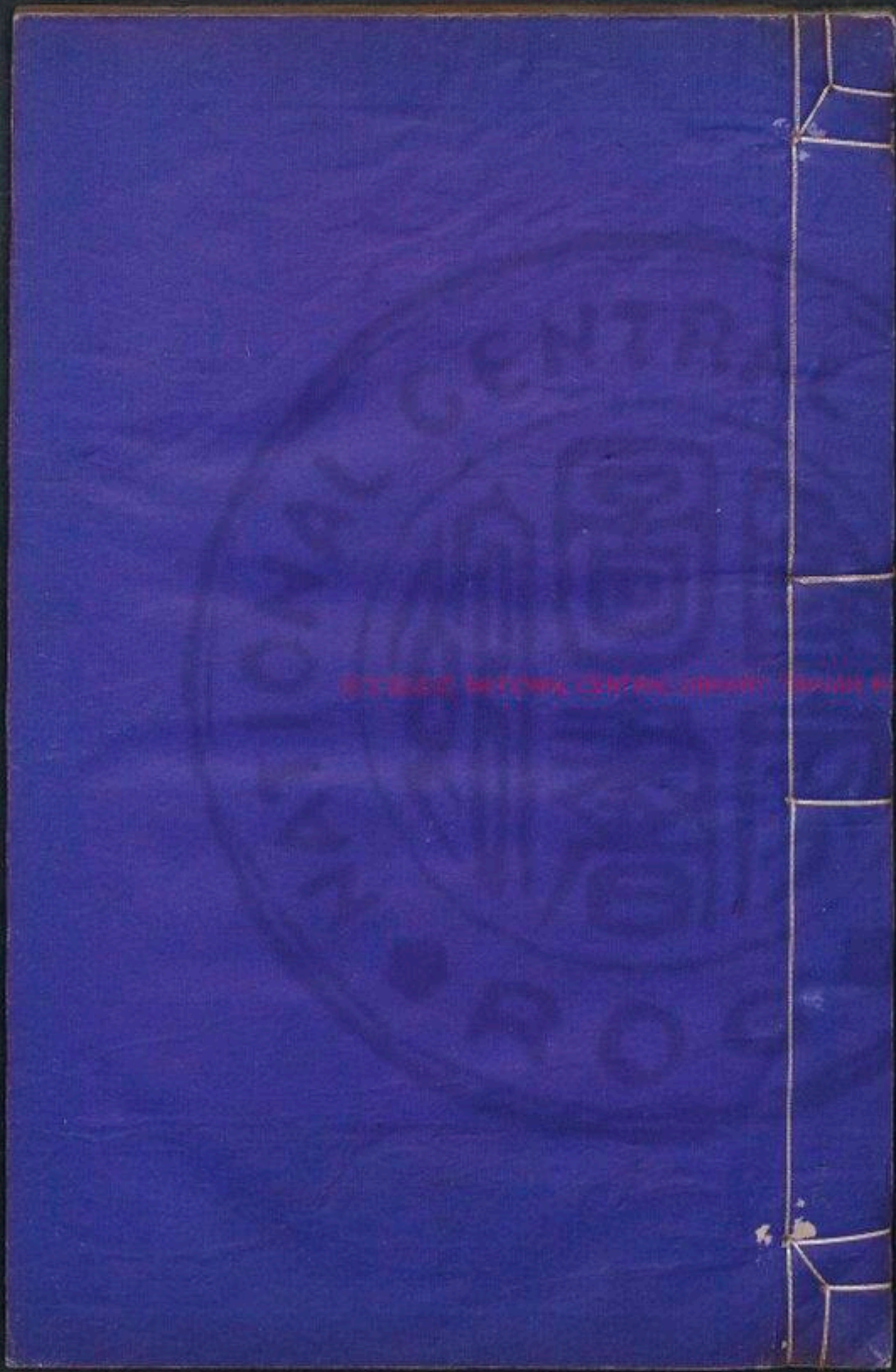




©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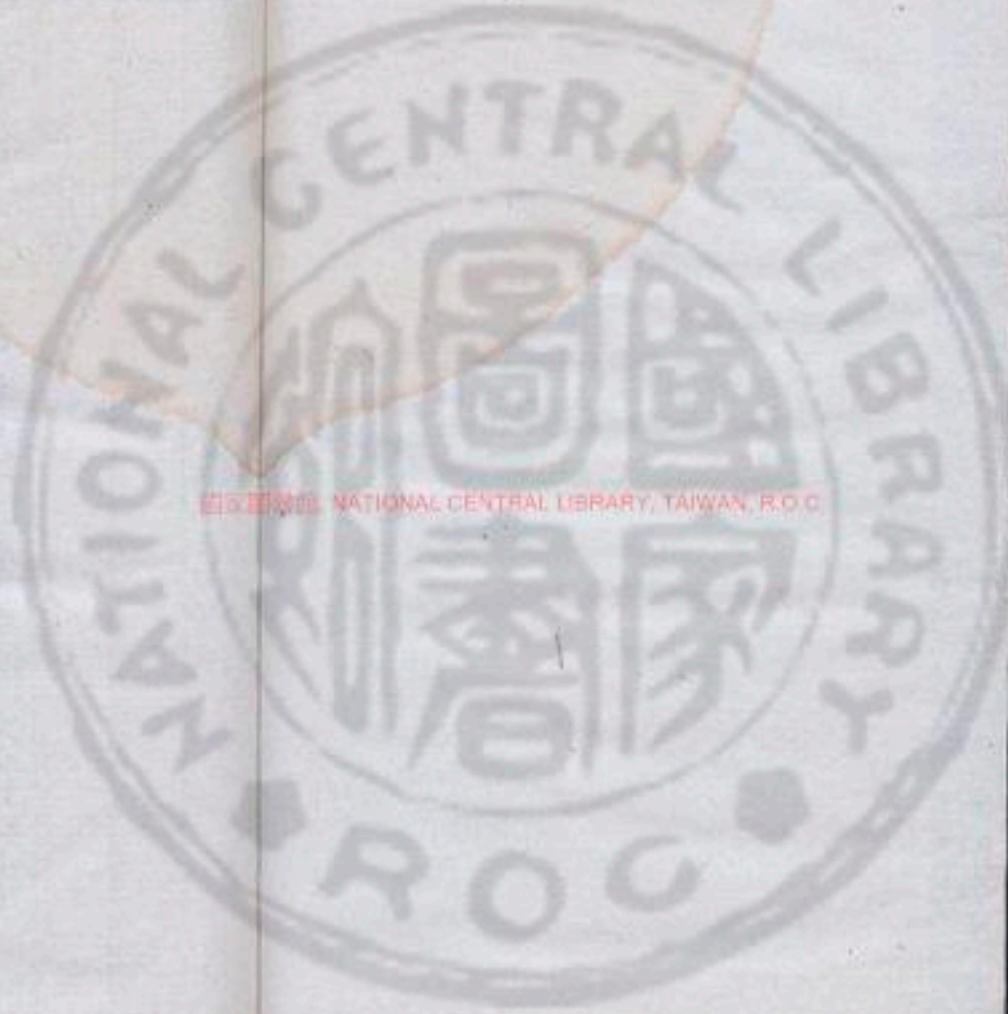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9th. 6/10/2002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六

讀禮記

王制第五

漢郊祀志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  
議巡守封禪事江陵項氏安世曰王制之言爵祿  
取於孟子其言巡守取於虞書其言歲三田及大  
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則皆取於公羊氏其言  
諸侯朝聘之節則取於左氏其餘必皆有所授石  
林葉氏夢得曰九州之地近於誕朝聘之禮疑  
於晉文所制馬氏曰漢雖有五博士未嘗有六





經之名郊祀志卷六經意後漢追為

此論而不計其實况孟子公羊氏皆不在六經之列惟巡見於虞書為列於五經然其書昭白正不待別為王制而後可知其實周室班爵之

制孟子生於周末其詳已不復可聞况漢人耶王制既與孟子不同周禮出於漢末之劉歆又與王制不同今諸儒之說禮者乃欲強三者之不同以為同回護條析動累萬言今皆不錄而惟以先出之孟子為正餘則取其折衷而不曲說者附之

王者之制承爵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之上大夫

鄉下大夫采中士衛下士甸士男天子之田方千里

公侯田六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上大夫卿謂上大夫即卿也不合謂不朝會也

此書先言天子之制祿爵之事公侯伯子男以下爵也天子之田以下祿也然與孟子不同孟子曰天

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則其爵不同又曰天子之卿受也相受地視伯





元士受地視子男其祿亦不曰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上農夫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

夫問反食音初佳反

此言授田之法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按孟子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補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下士大夫倍上士鄉大夫祿君十鄉大夫祿君十鄉小國之鄉倍大夫

祿君十鄉祿

此班祿尊卑之差也必本於上農夫者示祿出於農等而上之皆以代耕者也按孟子大國地方百里君十鄉祿鄉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鄉祿鄉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鄉祿鄉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以代其耕也補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次國之上卿至下當其下大夫此臧宣叔之言見左氏傳成公三年永嘉徐氏謂春秋特士大夫以爲周制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特是藉口故每以臣而敵君偃然主盟會而不辭於是垂隴之盟三國之君在焉而士穀專之新城之盟七國之君在焉而趙盾專之未幾而樂林之師以四國之君會晉大夫而不以爲勦敵之戰以大夫而敵齊侯梁之盟以大夫而傲其君皆始於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之說也而君臣之分紊矣要之國雖有小大君臣之分安可紊也哉其有者不常有之辭中士下士或有之則制祿之數當居上士三分之一

用徐氏及邵氏說補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閭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方百里之國一千里之國





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公十三國名山  
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禄士以爲間甲九九州千七百  
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音班

晦菴曰封國之制漢儒止是立下一箇筭法非准  
施之當今不可行雖求之昔時亦難曉設如夏時

封建之國至商革命若地多者削其國以予少者  
彼未必服或以生亂延平周氏曰州二百一十國

與內縣九十三國非實有其國特計其地之所能  
容慈湖楊氏曰九州合爲千七百七十三國以應

周千八百諸侯之數牽合可笑人詳生天地間皆  
有血氣心矢不能以無欲欲則爭則鬪則傷則殺

其天性之美稍公且正者則足以服其比鄰比鄰  
歸之凡百取平焉則五有長十有長百有長千有

長其德愈大所服愈廣是故有小國之君又有大  
國之君其爲君爲長者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間

有聖人出焉舉天下咸歸服之是爲帝爲王夫所  
謂爲君爲長者皆諸侯也大小之數多寡數豈

得而預定又豈能立新法更易之增損之以合王  
制所言之數耶武王克商滅國五十爾餘率因其

舊漢儒乃爲是等筭差差不可增損之制亦





不思甚矣集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共御音

(百里)謂近王城五十里合四面相距為百里(千里)

謂去王城各五百里合四面為千里(官)謂官府所

須(御)謂進御所須此言以田稅共給其用也然豈

以近者供官遠者供御乎豈官府之供止百里服

膳之供必千里乎似當合王府之財而通其調度

乃可也馬氏陳氏王氏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

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

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二十

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

為左右曰二伯

(屬)連比卒(伍)州聚也(正)帥長八伯之屬八伯又

二伯之屬。千里之外設方伯連帥故宜有之五

國十國二十國亦宜或然但州必二百一十國恐

不必然也王氏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甸)則禹貢所謂甸(采)也采則禹貢侯服之百里采

流則禹貢荒服之一百里流也甸者天子所自也





采主侯服之近也。流主荒服之遠者言采者食

采流者流放罪人之地也。陳氏李氏說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自三公至元士皆以三數遞增之義取陽數窮於

九九也。陳祥道講義曰。孔子聞郊子之言謂天子

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孟子答北宮錡之問謂其詳

不可得聞。諸侯已皆去其籍。此書所載與書之周

官及明堂位所載建官之數各不同。不必切切求

合。愚按此書與明堂位皆漢人之文。但當以書之

周官為止補。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

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

人。上士二十七人。

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大國欲其權不侔上。故三

卿皆命於天子。小國欲其權足以制下。故二卿皆

命於其君。次國處大國小國之間。故二卿命於天

子。一卿命於其君。大夫言下不言上。以上大夫即

卿。士言上不言中。下以中下士有時而缺。卿

天子使其大夫為二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方伯專征權重每國立三人爲之監先儒以三公之孤當之孤亦一人耳大國三卿既皆命於天子夫孤者王朝之所遣三卿者王命之所置木共爲三人歟方氏與應氏補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內諸侯必禘者不棄賢者之後外諸侯必嗣者不絕功臣之世若內諸侯使其地則權移於下而人主孤立矣外諸侯不使之專其國則藩屏無助而人主亦孤立矣陳氏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卷音

制特爲之制也三公一命卷者三公八命服鷩冕加一命則服衮冕也卷即衮畫龍於衮也龍能躍能飛或屈或伸故曰卷猶雲門謂之大卷也天子畫升龍三公有降龍而無升龍若有加則賜者三公在內八命出封則加一等從九章而衮冕也不過九命者八命加一命爲九也若七命則自鷩冕以下五命則自毳衣以下三命則希之衣一章公三章爲三再命則玄衣黼裳





一命則玄衣纁裳也。按虞書作服自日月星辰以下九十二章鄭氏謂周升日月星辰於旗其衣服止自龍以下九九章林少穎謂周亦十  
二章也鄭據左氏三辰旂旗為言然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則十二章皆備鄭氏乃指為魯禮豈周止九章而魯反十二乎秦溪楊氏謂公既九章推而上之則天子十二章可知若君臣同服必無此理賈公彥云鄭氏九章此無正文乃以意解之前乎鄭氏漢  
用帝用欽賜於魯天子備十二章猶用周制自鄭氏說行古制始失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此言官使民之有材者論擇辨定任以爵祿也其後則言進士之賢者焉此說方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弗故生未詳方氏曰使然為故弗故生不使之生也胡氏曰困苦不若弗故生欲其改過未知孰









諸侯出於虞書。臣言刺經而作餘於漢文時五經  
未知何據。然問高年陳詩可也。求市賈恐襲而擾  
耳。縱因市賈而知民好之。淫辟可於一時革之否。  
耶。巡守者巡諸侯之無變法。易令苟諸侯無變法  
易令則其餘皆諸侯能舉之矣。似不必屑屑也。補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  
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紕以爵。變禮易樂者爲  
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  
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律古法也。謂命服等皆法。樂石木以律爲樂。終  
以彰德。未知孰是。○凡言巡守時賞罰之事。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  
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  
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

此刺虞書而爲之。父廟曰禰。特者一牛。晦菴曰。巡  
守亦是立法如此。若一歲間行不遍。則去一方。近  
處會一方諸侯。集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  
社。造乎禰。禰。七  
報反。

類宜造皆祭名。者非郊而祭天。故曰類與郊相





類也或曰類其神而祭之宜者告以其事之所宜

行造者至也即而告之鄭氏東氏馬氏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

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

設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

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禮記方于反

祝設皆所以節樂祝狀如濼簫中有推將作樂先

擊之設如小鼓長柄旁有耳搖之還自擊圭瓚瓚

者鬯之爵以圭爲柄鬯者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

之草謂之鬱鬯言祭者賜也宮縣之樂備其

作也以柷先之故則諸侯軒鼎之樂不備其作也

以設先之故賜伯子男將者持其所先以致天子

之命而衆器從焉八命作伯賜弓矢乃得征上公

九命賜鈇鉞乃得殺賜圭瓚亦上公九命未賜者

則資鬯于天子而用璋瓚禮記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

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頴宮

命之教然後爲學主諸侯言之也小學八歲所入

之學教以洒掃應對進退者也大學十五歲所入

之學教以格物致知至治國平天下者也辟雍者





注云辟明黜和羣宮類班也班政教也詩傳雖水之外圓如璧類者半之補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禰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讖告

造乎禰以上凡出皆然故前於天子將出言之自禰於所征之地以下則惟征之時爲然於其所征罵焉謂之禰若武成告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謂殷王受無道是也受成受成謀也讖斷其耳以

其無聞也訊者生致之問其罪也釋奠于學禮先師也奠康成始分釋奠爲二說謂釋爲釋菜謂

奠爲奠幣後世因其說又分釋奠釋菜爲二禮謂釋奠之禮三獻謂釋菜之禮一獻是鄭說既異於王制之本文後世行禮者又異於鄭氏之本說矣然釋奠一事分爲二說而乃輕重不同王制之言釋奠豈輕重異禮一時兼行者耶愚按釋奠即舍采蓋天子諸侯視學及始立學天子出征反告于學其所行之禮凡三皆言以采而非言以菜皆獻以三而非獻以一與士之始入學而止以菜爲祭者其禮全不相下鄭氏因月令誤以采字爲菜遂





亦誤以士始入學之禮釋王制天子反告于學之禮耳。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周禮曰春入學舍采合舞。月令出於呂氏之月紀。月紀之元書曰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凡此三者皆天子諸侯視學之禮。高誘注云舍猶置也。置采帛於先師之前以贄神也。是釋奠即舍采而非釋菜也。此釋奠之禮一也。文王世子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行事必以幣。此始立學之禮。是釋奠亦即舍采而非釋菜也。此釋奠之禮二也。舍此王制謂天子也。征反釋奠于學。此即天子反告于學之禮。蓋釋奠之禮也。與前所釋奠無以異也。奈何鄭氏既註以為奠幣。又註以為釋菜。耶。鄭氏之誤。蓋自月令之誤始也。月紀本云入舞舍采。月令訛為習舞。釋菜。天子諸侯祭先師。豈但用菜祭祀合樂。侑食豈方習舞。入舞之入與習聲相近而訛以入為習。舍采之采與菜字相近而訛以采為菜。漢儒傳焉。月紀既誤。鄭氏因而分注釋奠之釋為釋菜。則誤益甚矣。且釋奠非特於先聖先師然也。山川廟社皆用之。養老之禮於先老亦用之。檀弓之載葬禮亦曰有司以





几筵釋奠于墓左彼其祀山川廟社與先老與墓  
地亦豈用菜者耶賢見必先用幣故事神亦先奠  
幣名曰釋奠釋奠云者釋置采帛而奠安於神位  
之前此蓋取交神之始禮之最重者言也若菜則  
菹也物之薄而禮之末也後世雖因鄭氏之說間  
行釋菜之禮亦未嘗不用腥牲脯脩而獨用菹也  
豈有捨禮之重者不以名反以禮之末陳爲名耶  
若祭獨以菜則有之蓋士始入學見先師之禮學  
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是也人無生而貴者世  
釋菜始入學亦然故在士曰與器用幣然後世子  
釋菜是也

祭菜故繼之云教世子也喪禮載君弔大夫亦釋  
菜以禮其門神蓋禮之至輕者也若王制乃天子  
告先聖先師之禮鄭氏不當例注釋奠之釋爲釋  
菜天子諸侯未嘗獨以菜祭先聖先師也補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  
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干音

無事謂無兵喪之事三田公羊氏謂三時有田惟  
夏不田方氏謂乾豆賓客君庖三事與易田獲





三品同乾豆謂上殺而中心者腊之為祭祀豆實  
次殺死差遲以供賓客下殺死最遲以供君庖不敬  
謂簡祭祀略賓客。先神而後人先人而後已其  
序如此方氏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  
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如字

田車有綏田者所執以升降田車有佐田者所用  
以驅馳於大夫言佐則天子諸侯用正車可知殺  
則不復驅車故之也不合圍不掩羣殺  
而下其綏止其佐車皆不悉多殺也以大綏言天

子小綏言諸侯佐車言大夫重輕之別佐車止而  
後百姓獵尊卑先後之序用方氏說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  
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  
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謂音射

表反天  
鳥老反

獺祭魚十月月令在正月豺祭獸九月鳩化為鷹入  
月草木零落十月蟲蟄九月虞人掌山澤之官  
絕水取魚者祭魚祭獸謂豺獺聚魚獸以祭其先





罰小網火田以火焚之而田獵麋芻胎夭四者皆  
未成物重傷之巢仰上覆則毀。天生萬物以時  
聖人贊之以德地生萬物以氣聖人贊之以禮所  
以輔相天地而文萬物有道也。騶氏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  
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  
爲出祭用數之仞

冢宰者冢以位言其高宰以職言其主也制國用  
者如今度支制其多少之用也杪者木之末以喻

擬爲儲積三分爲當年所用則所留已一分二年  
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可爲  
一年之蓄通三十之率當有十年之蓄也仞者古  
注以爲十之一方氏謂仞謂卦之仞則四之一然  
恐槩以餘數言之耳。集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  
年之仞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  
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  
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





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禮記

喪不祭不以吉事于凶事也唯祭天地社稷不以

所親廢所尊也越躡也紼輶車索也未葬前當屬

紼於輶以備火災今祭天地社稷故越躡此紼而

往祭所也暴猶耗澆猶饒不奢不儉常用數之仍

也國有常蓄民無飢民天子乃日舉樂以食程氏

謂古人居喪百事如禮廢祭可也令人百事皆如

常獨廢祭不若無廢為愈晦菴謂卒哭之前不得

已而廢祭哭之後以哀服持已於几筵之前以思

哀常祀於家廟不讀祝不受用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

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

達

尊者舒卑者速父母之喪無不同

用鄭氏說

庶人縣封葬不為兩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

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縣封之

喪不貳事謂哀不暇他及喪從死祭從生即中康葬以士祭以大夫之類補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





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禮如

太祖之廟西方。東向。子孫之廟南北相向而對列於太祖之廟前。太祖之子北方南向。取其向明。故曰昭。太祖之孫南方北向。取其深遠。故曰穆。曾孫則復為昭。玄孫則復為穆。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卅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不見。昭而內有以

各全其尊。故昭與穆為列。而無嫌乎。子加於父。穆與穆為列。而無嫌乎。父加於子。天子子。諸侯諸國。世

服已窮矣。然猶總也。五世同姓已殺矣。然猶免也。

至於六世。然後親屬絕。故止於三昭二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其餘降殺以兩。

集何氏晦  
巷方氏補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杓。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物余  
若反

禘薄也。春物尚鮮薄也。禘次第也。物雖未成。依次

第而祭之也。嘗者新穀熟而嘗之。烝者衆也。冬時

物成者衆也。或以杓言酌。禘言審。禘集孔氏  
方氏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









冬薦稻。韭以芻。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牢**，圈也。畜牲之所。天牢，具牛羊豕，以其大曰大牢，少牢，羊豚而已，以其小曰少牢。祭備庶物，薦以時物，庶人之薦，取其易得者而已。陳方氏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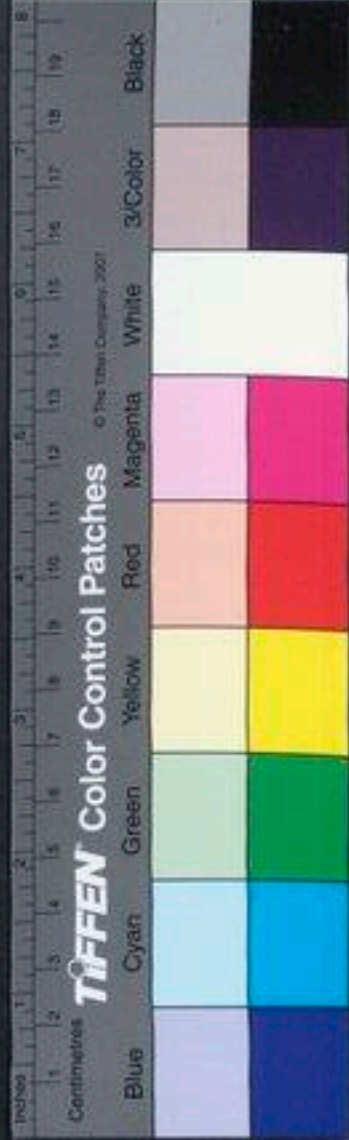
**繭栗**，牛角方生，其形似之也。角握者，手可握，角尺

者，長及尺，凡用牛不謂以純而夫，故者為上，無故謂不祭，祭者養而後殺，凡言不踰者，皆奉已不敢過奉先之禮。

用鄭氏補周氏補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藉，杜亦反。音鹿。

**藉**，借也。借民力以治公田而不稅，民所自治之私田。**廛**，市宅也。賦其市地之廛而不稅，其交易之物。**關**者，竟上門也。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取商賈之人。麓，山足。水流者曰川。鍾者，且澤以時入，如獺祭魚，然後入澤梁之類，而無禁也。圭，潔也。鄉以下必有圭田以奉祭祀，圭田無力役布帛之征。**夫**





發語辭古注訓治字林集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粥音

粥賣也○役不過三日所以寬其力田里不粥所以定其居墓地有常不請求餘處所以寧其親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與

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上度如字

通將處反上

食字者嗣

司空冬官掌民事者執度之度丈尺也度地之度

量廣狹也沮澤浸潤之處山川沮澤時四時者隨

地有氣候之不同也山川沮澤所以辨地宜時

四時所以修天能量地遠近與事任力所以均人

力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寬其力而饒其食也

陳氏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川大谷異制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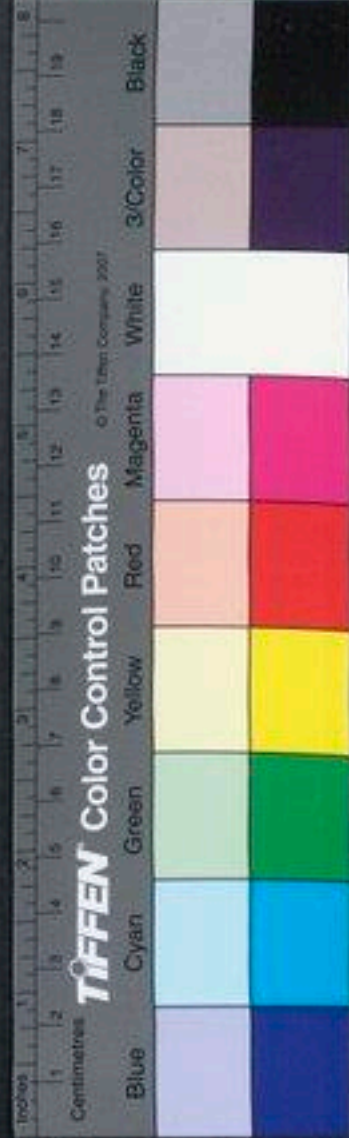
其間者異俗剛柔重輕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

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胡反

胡反民材謂其氣性材藝異制謂川谷之形勢異齊讀

如五齊之齊謂其性情緩急不同異和謂其嗜好

不同○天地之氣所至不同民生其間與之不同





故居處民材亦隨其所不同惟各因之而修其教  
齊其政而已齊亦修之義非強其下使齊一也故  
曰不易其宜補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  
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  
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  
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  
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  
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  
狄謂北方曰譯

謂是者則亥也是密也謂則亥其密以丹青澤之  
交趾者趾足也南蠻卧時頭並向外足在內而相  
交夷易也蠻慢也戎好兵狄善守或曰狄辟也同  
穴無別行邪辟也寄象謂譯者皆轉通言語使與  
中國相領解寄者寄傳內外之言象者倣象內外  
之言觀之言知譯之言陳也。五方之民性不可  
推移地氣使之然也東南之地卑而蛟龍鍾焉故  
俗之所尚者文身雕題西北之地高而鳥獸羣焉  
故俗之所尚衣皮羽毛不特其俗尚亦寒燠之勢  
異也曰有不火食有不粒食言僻遠之地間有之





而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其事雖異無不自足其足聖人欲達其志通其欲故又各爲之置

通言語之官孔氏陳氏馬氏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

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度大者反參七南反(第)音洛

參相得者以地邑民居相參使無曠土游民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者民富而可教也孔氏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敬孝恤孤獨以逮不

司徒地官掌邦教者六禮冠昏喪祭鄉與相見凡

六七教者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凡

七八政者一飲食二衣服三事爲四異別五度六

量七數八制六十曰耆七十曰老無父曰孤無子

曰獨淫過侈也逮及也簡差擇也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

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

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

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





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與音

鄉者六鄉之老也。以告者告于司徒也。庠鄉學也。

習鄉謂鄉飲也。郊者鄉之外。遂者郊之外。有司

空以富之矣。有司徒以教之矣。而猶不帥則鄉老

以告于司徒。會耆老習射。習鄉習射上功以示之。

行能習鄉尚齒。以道之孝悌。有不變移之。左移之

右。又移之郊。又移之遂。四變然後屏之遠方。重絕

人以惡也。

周氏陳氏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

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

鄉即鄉老也。學大學也。征徭役也。秀於一鄉謂

之秀士。中於所選謂之選士。其俊德謂之俊士。其

成德謂之造士。將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天

子之學者不征於司徒。次第優賢也。

陳氏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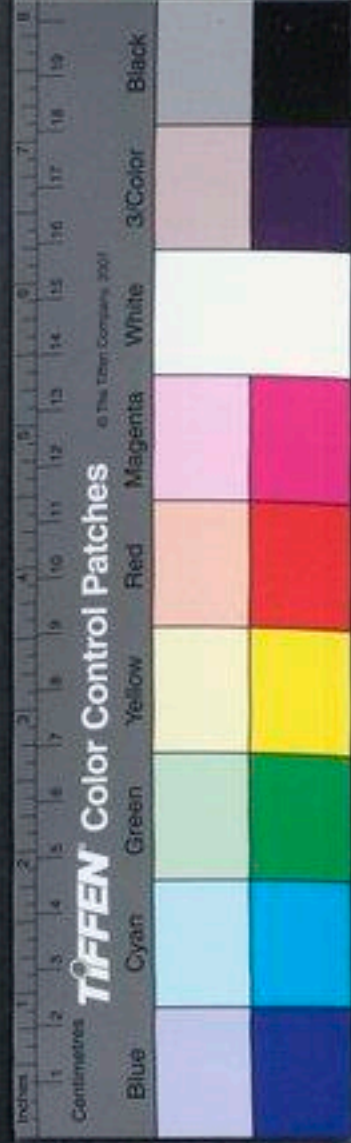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

鄉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適丁歷反  
造七到反

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者也。四術詩書禮樂





也。四教春秋教禮樂冬夏教詩書也。然四教不可  
一日缺。豈分四時凡入學必以齒序者。王太子至  
俊選不以貴賤而以長幼也。鄭氏降氏胡氏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  
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  
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  
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將出學注謂九年大成之時也。小胥大胥小樂正皆樂官之屬也。不舉者食不舉樂也。棘者欲其悔過之速。寄者示其有遠。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南北太遠也。前章言長之。不帥教者屏之遠方。

終身不齒。夫屏之遠方。極惡之人。罪必不可赦者也。人之資稟有高低。而偶不可教。則亦出之於學。聽其為庶民而已。既出而有犯于有司。然後加之罪。未晚也。何至屏之遠方。夫既疑已甚矣。此章又謂屏逐之罪。雖王子不免焉。不其又甚也耶。且德行枉平。日豈一視學之頃。所能變而於此乎。決為已甚之罪耶。王制漢人之文。不知於古何據。屏之而曰寄。亦與終身不齒之義似相反。王制必刺經而作也。當曰扑作教刑。奈何舉四齒之罪。以為不





帥教之罪耶凡王制多漢人傳聞之言而未必古  
有其事也補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  
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  
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司馬夏官掌邦政凡入仕者皆司馬主之進士者  
將進而用之之名故自掌教之樂正移名於掌政  
之司馬自秀士選士俊士造士凡四等自論定而  
官官而爵爵而祿之凡四等其謹如此補

大夫發其事然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以其不能任大夫之事不惟與之於其生而又與

之於其死鄭氏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有發謂有軍旅事而發士卒也以司徒教之者以  
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補參  
鄭氏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  
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  
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執技論力適四方言執技藝論勇力而適四方者  
羸股肱謂羸露以宣手足之力決射御謂決勝負





於射御此以力言也技不惟射御而止凡祝也史也醫也卜也及百工之人以技事上者皆技也不貳事不移官皆使專於所業也然藝成而下惟鄉黨則與序齒出鄉則不得與士齒仕於家者僕之類也亦然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放從重

司寇秋官掌刑者辟法也必三刺者一訊之羣臣二訊之羣吏三訊之萬民刺本訓殺必三訊而後定其可殺與否故曰三刺事見周禮三刺之官有旨無簡不聽者旨意也簡凡書得簡也雖未得其

旨意而無誠實之狀亦不敢論定其罪比附於法者從輕法若赦之則從重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制制而用之也五刑墨刑劓宮大辟也必即天論者刑本天討有罪故以天意論罪不敢容已私也郵過也郵呂刑所謂五過罰呂刑所謂五罰皆罪輕而在五刑之外者麗於事謂各附麗於本事不假別事為喜怒而遷其罪也

凡听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汎。華劍反。必利反。

汎。廣也。與汎愛之汎同。此附也。○原父子之情。以恩掩義。立君臣之義。以義掩恩。輕重言其罪。淺深言其情。大小言其辟。悉其聰明。則得其情。致其忠愛。則哀矜而勿喜。獄疑與衆廣謀之。衆以爲疑。則赦之。小大之比。即呂刑所謂上下比罪。權之別之。盡之矣。然後成之。而決焉。陳氏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成獄辭。訊獄之辭已成也。史司寇之吏掌官書者。周禮鄉士史十有二人之類是也。正長也。此書既言大司寇。又言正。則正謂小司寇也。棘木之下。外朝之地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周禮注謂棘者取其赤心而外刺也。三又者。審之又三也。古注以又作宥亦通。○獄辭既成。史以告于正。正告大司寇。大司寇聽之。而後告





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而後再告于王王又親自  
審之者三然後制刑謹之至也補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  
變故君子盡心焉刑音

凡作刑罰者雖輕無赦所謂刑故無小懼赦之則  
犯者衆也上刑是刑罰之刑下例是例體之例刑  
之已成而不可變猶例之已成而不可變死者不  
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故君子最盡心焉刑補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  
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爲而堅言爲而游學非而專  
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傷於鬼神時日以疑衆殺

此四誅者不以聽

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故正道爲右不正之道爲  
左○析言則離於理破律則壞於法亂名則失其  
實改作則反其常執左道則背正理而爲巫蠱妖  
術之事凡皆亂政故殺淫聲惑民聽異服惑民視  
奇技奇器惑民心凡皆疑衆故殺言行僞而不由  
於誠學順非而不由於是與夫假鬼神以禍福惑  
人假時日以災祥惑人假卜筮以吉凶惑人凡亦  
皆疑衆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以其非過誤而情





不待於聽也。合方氏馬氏周氏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  
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  
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  
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  
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  
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  
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  
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陽音育中音衆）  
（暹音夷禽音志）

禁以法示衆使之遵者也姦色亂正色如紅紫亂

朱之類關關門之禁也赦之則犯者多故雖過亦不赦圭璧至戎器上所  
用在私者粥則慢禮用器至正色上所制違制者  
粥則亂政錦文至飲食粥則靡俗五穀不時至禽  
魚不中殺粥則傷物故治市之法皆禁之闕者市  
物所由入之門故先譏呵之并出入之異言異服  
者用李氏補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烏路反

天史之官典掌禮事執簡冊所記之言奉進先王  
之諱及所惡忌之日若子卯日不用者用鄭氏方氏說





天子齊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齊則皆反

會古外反  
力報反

齊以齊其內心之動。戒以防其外物之侵謹之至。而神明其身者也。司會者冢宰之屬。掌計要之官也。成者計要也。質之言平。平其計要也。市司市也。

百官司徒司馬司空三官之屬也。歲終羣臣奏歲事。議其正以一年中所得改修之事。又齊戒

而受之。司會以一歲之計要質於天子。冢宰亦齊戒而受其質。大樂正人材之所主。大司寇民命之所繫。司市國貨之所出。三者皆要而重。亦以其成從司會而併質於天子。大司徒司馬司空又齊戒而受其質。司徒司馬司空之屬。總曰百官者。又各以其成質於長其長。各轉以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者。古說謂天子平。斷畢報百官復齊戒而受之。山陰陸氏謂百官各又自受其質也。然則歲終以其一歲之成質於天子者。凡三司會一也。樂正





司寇司市之三官從司會以質二也司徒司馬司  
空受百官之質以質於天子三也若百官則各又  
受其在下之質自上達下各見其成然後蜡祭飲  
酒以休老勞農成歲事以計今歲之所入制國用  
以待來歲之所出按冢宰司徒司馬司寇司空五  
官皆齊戒受質惟宗伯不與以典禮有常無可損  
益也

參泉  
說補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  
周人脩而兼用之

俞音

饗禮殷然於粗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  
而已食禮不飲酒享太牢以禮食之其禮以飯爲

主

孔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  
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贊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年彌高養彌厚八十者使人致其養九十使人代  
受

集

五十異振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  
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國陟  
良反

振糧也膳善食也珍奇美食也隨年爲口思愈老





愈備然豈必人人及於是哉

孔氏方氏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給衾

冒死而后制

發戶交反  
經其轉反

凡皆謂送死之具年愈高則備之愈宜數歲制謂

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時制謂一時乃辦衣物之

難得者月制謂一月可辦衣物之易得者日脩謂

棺衣已辦但日日脩

九十日脩不保月也

八十月制不保時

也七十時制不保歲也若絞給衾冒一日二日可

為必死而後制君子弗忍預為之也凡預為之者

皆非倉猝可辦不得已而為之者也創其始曰制

治其壞曰制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

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五十始衰自此食肉衣帛皆所以扶其衰九十衰

之極養之尤宜無所不至

方氏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杖者所以扶其力而優其禮也九十就其室問之

又以珍羞從而就養之謂非復杖之可扶難使之

造朝也

用方氏補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不俟朝謂揖君即退不立以俟朝禮之畢也。月告

存謂君使人每月問存否而老者告云存也。秩常

也。日有秩日有常膳之賜也。

用鄭氏  
胡氏說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

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力政力役之政也。服戎兵戎之事也。賓客擯相之

事。齊喪齊戒與喪紀之事也。力政服戎此免於公

者也。賓客齊衰此免於私者也。蓋代之以子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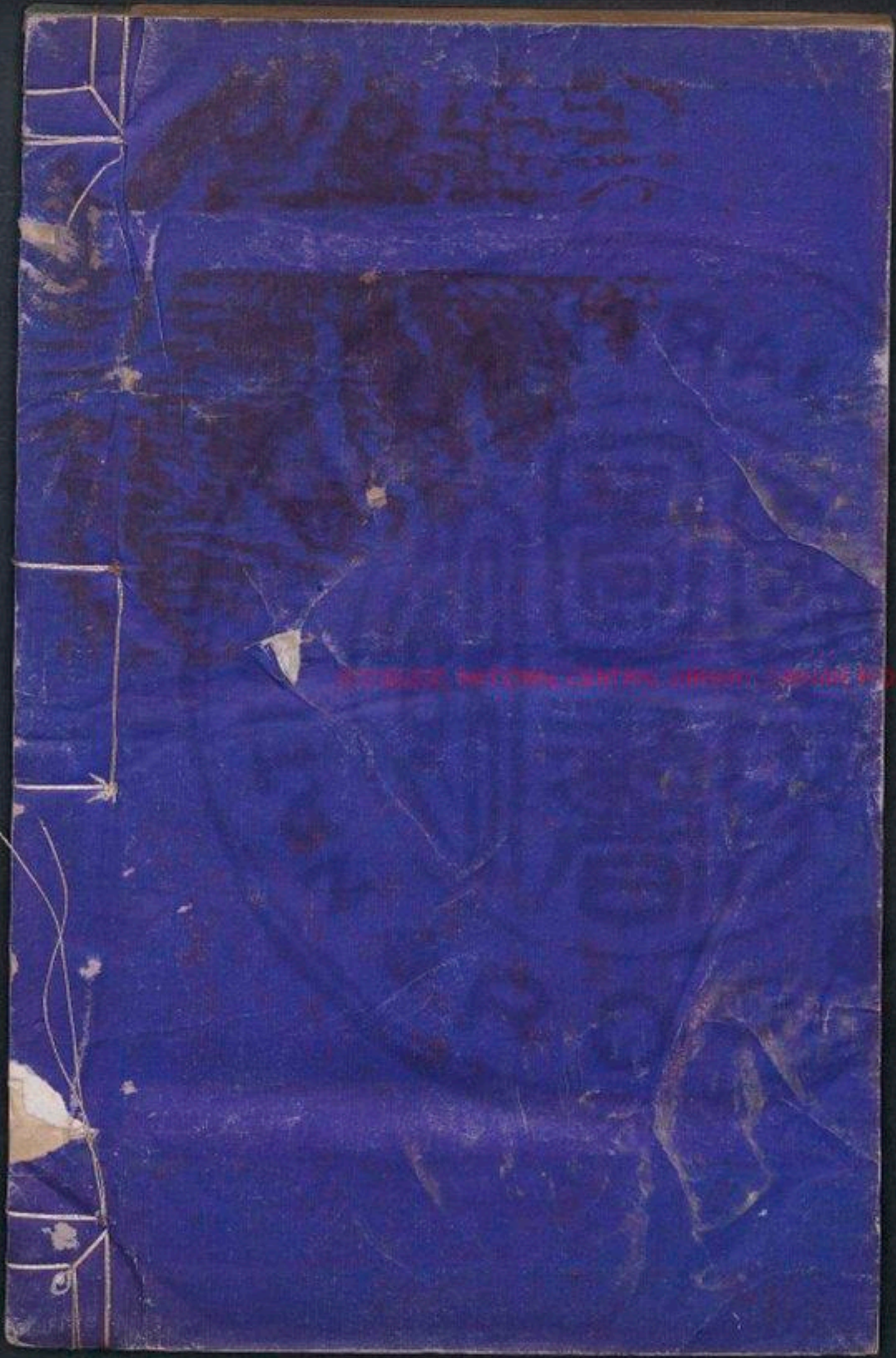
方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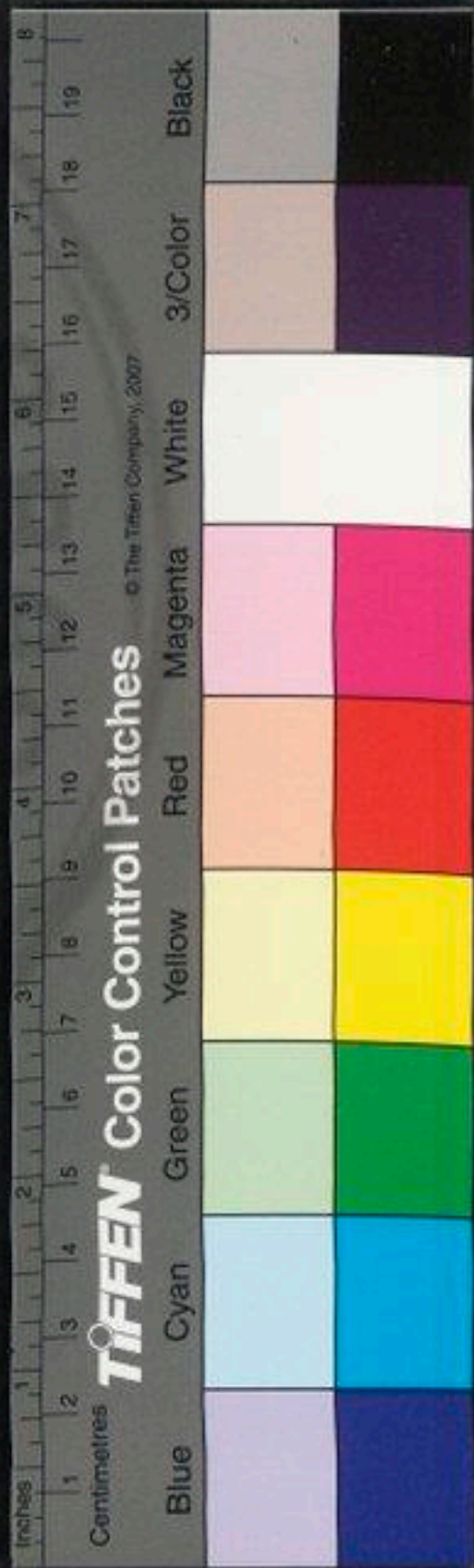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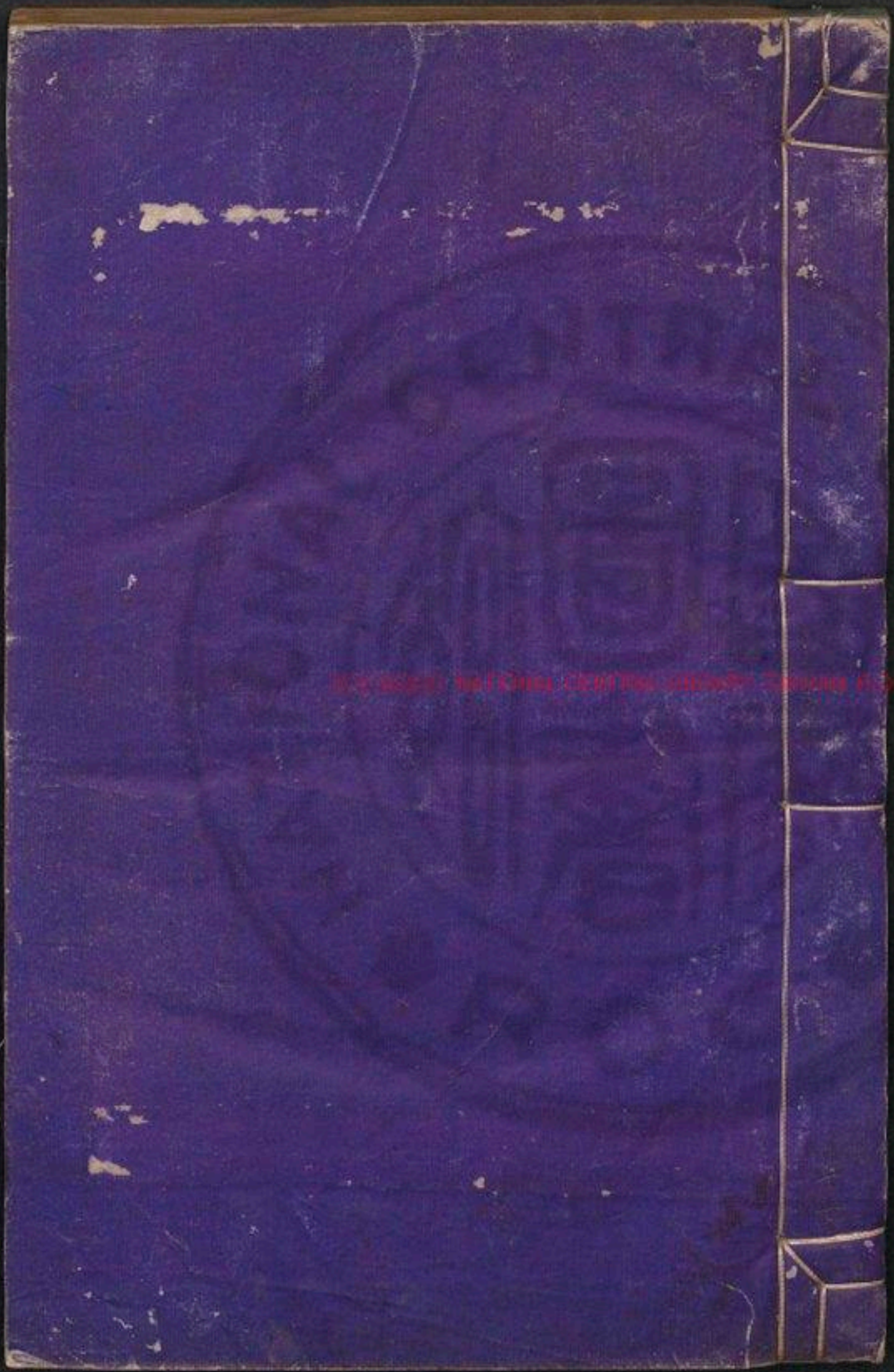














3694448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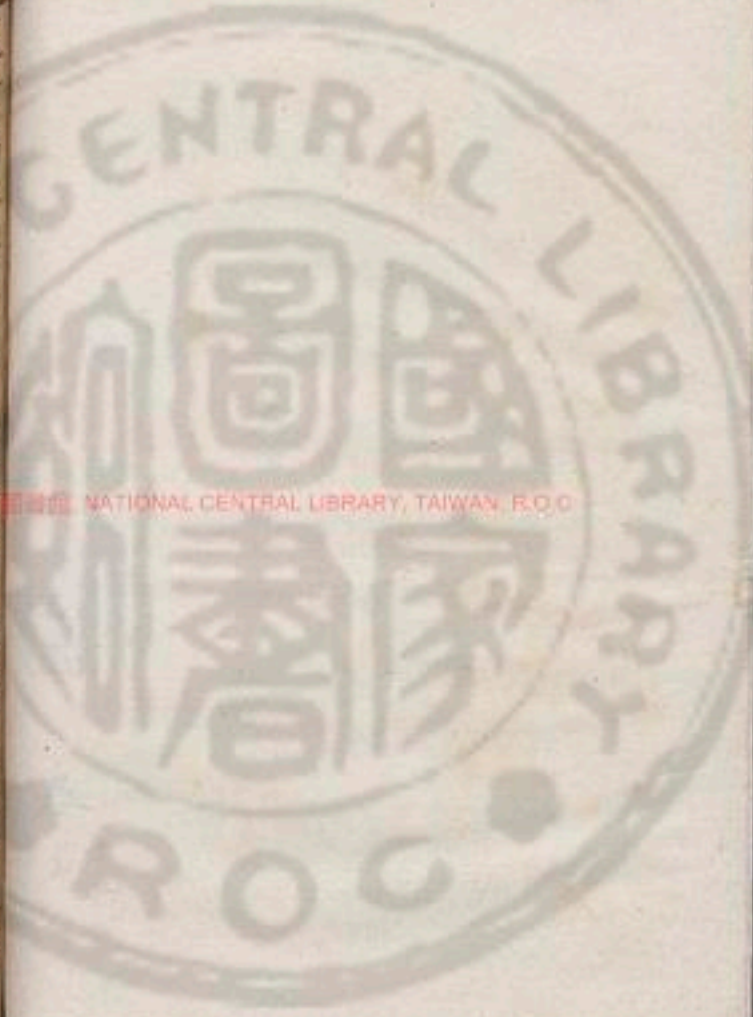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爵謂賢者命為大夫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致政  
還其職事於君衰麻為喪與曲禮七十惟衰麻在  
身同義方氏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  
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  
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  
在國之西郊

國老鄉大夫致仕者庶老士及庶人在官致仕者  
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為大學養庶老者為小學蓋





因王制之言而意之皆無所考然上與下東與西  
右與左自有差次已明不必更添大小為說用馬

菴說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  
養老殷人哻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  
養老呼况甫反

皇冕屬畫羽飾焉鳳皇之羽五采也夏收殷哻皆  
冠名收言收斂髮也哻之言幪所以覆飾也深衣  
上衣下裳相聯深邃也夏尚黑燕衣黑衣也殷尚  
白鶴衣白衣也玄亦黑也祭言冠冠在首尊之也  
養老言衣衣在體親之也亦氏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引其年之高下以為養禮之隆殺方氏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  
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  
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  
侯來徙家期不從政期音基

一子一人若不從政則老者廢疾者有所養皆喪  
不從政則生者得以盡其哀戚將徙者不從政所  
以寬之也始來者不從政所以安之也周氏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餼廩也。鄭氏

瘠。躄。跛。躓。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躄彼我反。必亦反。

瘠不能言。龍不能聽。跛躓不能行。斷者支節斷絕。

侏儒短人。○先王之時。瘠者以之實土。躄者以之

司火。剛者以之守園。剛則跛躓斷者之類也。侏儒

以之扶廬。扶謂扶持。廬謂戟柄也。所以使在下者

無廢才而人人各得其養。在上者無虛用而事事

各極其精。故曰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器者隨

義也。孔氏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地道尊右。故男右女左。在車患阽危。故從中央。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

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

食。行戶

父之齒。年長以倍者。兄之齒。十年以長者。行行列

也。任指擔負言也。并者少壯代老人并擔之。重則

分擔之也。不徒行。必以車。不徒食。必以肉。陸氏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大夫有田祿祭器當自具祭器未成不造燕器者  
當先神而後人方氏周氏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  
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

此自方里為井井九百畝積而至天子之地方千  
里以開方法筭千里內畝數補

自積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  
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遠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  
而遠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  
千里而遠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  
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  
十萬億一萬億畝

此因王畿千里開方畝數又總計天下開方畝數  
然亦以數約之耳補

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  
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此又以諸侯百里之地而計之然地勢不齊未必  
如是之斬斬也亦言筭法云耳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此以周八寸爲尺與漢十寸之尺展計補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者。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其有能封者。歸之。間田。

此因三代封建之法而推衍算法如此補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一。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以天子縣內千里筭開方法亦其實有此國也

用周  
氏補





子  
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食音  
此用孟子君十卿祿一章筭數補  
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三監即首言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其邑亦湯沐之邑。惟方伯得視元士。元士五十里。若諸侯皆有之。

盡王畿其足以容之乎。方氏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謂世子世國

之初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者。懼其專也。用方氏補

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

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鄉鄉飲鄉射也。相見賓禮也。事為奇。立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量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





也制布帛幅廣狹也

月令第六

秦相呂不韋集儒士使著所聞為十二月紀名呂氏春秋每篇首皆有月令此書即其文也其衣服器皿官名雖多雜秦制然能仰觀日月星辰霜露之變俯察蟲魚草木鳥獸之化以修人事以授民時庶幾虞書曆象之遺意故君子有取焉至其以五行分配五帝蓋本鄒衍五運相生之說從而推行一一分配天子南嚮所居自有定位乃每月而各異其處天子五路所用自有異且乃每月而各拘其色猶物一也時各變其所先務服一也時各變其所尚五穀六畜日用飲食之常也亦隨時而變弱翦焉若不可以相通則未免於拘矣且五氣布而四時行盈天地間無乎不旺若四時各得其一機絨不運塊然窮獨何名造化何分配若是其拘而冬行春令之應亦豈能一一盡合耶大抵秦漢之書多以先王遺說為本而雜以後世煩碎為博王制一篇不過因子孟子數語周禮六典不過因周官一書從而增益以廣舊聞一列於經無敢輕議往往而然不獨月令也故月令固非盡述二代之





之制亦非。安為秦人一代之制。呂不韋姑集衆聞而按時行事。若可垂訓記禮者。又從而取之。顧其文辭間有差誤。多呂氏之本文為是。而月令之傳寫為訛。月令孟春書鴻鴈來。方春非鴈來之時。呂氏云候鴈北。則呂氏為是。而月令訛也。月令迎夏還反行賞。既還則不必言反。呂氏云還乃行賞。則呂氏為是。而月令訛也。月令上丁習舞釋菜。臨祭豈方習舞。釋奠豈獨用菜。呂氏云入舞舍采。注謂奠采帛以饗神。則呂氏為是。而月令訛也。胎天之大呂氏作天。注云。舊子為天。月令乃作天。折之天。夫曰母教孫。豈胎大飛鳥。則天亦一物。甚明。此亦呂氏是。而月令訛也。燒炭之炭。呂氏作炭。注云。不欲天物。月令乃作死灰之灰。夫仲夏物長。故戒伐木燒炭。若灰則何以燒為。此亦呂氏是。而月令訛也。月令曰。母舉大事。以搖養氣。呂氏元文作蕩搖。於氣。月令曰。母發令而特以妨神農之事。呂氏元文作母發令。而于時。月令曰。神農將持功。夫神農田官之稱。而持功則幾於不名。呂氏元文曰。神農將巡功。謂將巡視之。是亦皆呂氏是。而月令訛也。呂氏云。土潤溽暑。月令訛以溽為辱。呂氏云。美土疆。





月令訛以疆爲彊呂氏云巡遠方月令訛以巡爲  
順呂氏云蟄蟲咸俯在宀皆墮其戶月令訛以宀  
爲內呂氏云審棺槨之厚薄營丘隴之小大月令  
訛以營爲塋呂氏云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藏  
月令訛以且爲沮呂氏云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  
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注云草實曰蔬此言山  
林藪澤之物也月令乃以蔬爲蔬夫蔬者植之畦  
圃豈取之山林藪澤此訛也呂氏云乃畢行山川  
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注云天曰神地曰  
祇此言天地各有其屬也月令乃獨言天地之祇  
夫以謬言天地各有其屬也月令此訛也水曰水  
以入亦訛也去漢人取呂氏之月紀爲月令己亥  
之爲三豕亦勢然也而諸家乃各於月令曲爲之  
說無有取呂氏而證之者豈真以月令之書同於  
夫子六經而呂氏春秋枉所不道邪然此實出於  
彼遡流而不知源矣可也蓋亦有呂氏本誤而月  
令爲是者孟夏王瓜生而呂氏作王善生當從月  
令季夏溫風至而呂氏作涼風至當從月令月令  
季冬雉雊雞乳今曆家以雉始雊雞始乳分而爲  
二以足七十二候之數而呂氏正總云乳雉雊亦





當從月令故併考之云補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參所林反

孟春斗建寅之月夏止之正月營室二十八宿之

室星正月中日在營室十四度參西方宿尾東方

宿是月昏旦居中甲指正南而言補

其日甲乙

春屬木甲乙木日也甲言萬物乎甲乙軋乙而生注

其帝大皞其神句芒

大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故祀為帝句芒少皞

其蟲鱗其音角

蒼龍木屬也其類為鱗故於春則其蟲鱗樂三分

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故其音角用觸

也觸地而出戴芒角也註

律中大簇中丁仲反

律候氣之管以銅為之甲猶應也候氣之法作十

二管於密室各月於其方埋之取葭灰實律管中

氣至則灰動大簇者正月之律長八寸此言正月

之時候氣飛灰應於大簇大簇之義謂萬物出達





其數八

而簇聚於上，凡皆注疏之本說如此。蔡邕謂大簇鍾名，正月之律清濁與大簇鍾聲相應，故曰律中大簇。孔氏嘗辨其非，而新安王氏主之。按高誘呂氏春秋註亦曰竹管與大簇音和。

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言八者舉成數。

本鄭氏說

其味酸，其臭羶。

適於口爲味，通於鼻爲臭。酸，木實之味也。羶，草木之氣也。此主木之臭味言，而凡酸羶者皆屬焉。

古用

其祀尸祭先脾

（戶）竒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故祀於春，脾土藏也。

方春木盛剋土，故祭先脾以土養木。

方氏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魚上冰）者冬寒魚伏，春陽魚游水上而近冰，獺祭魚者獺聚魚祭其先，鴻鴈來，呂氏春秋作候鴈北。

○此五者皆立春後氣候也，五日一候，一月六候。

一歲七十二候，皆於蟲魚草木占其時至而氣應。

補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旌，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禮音





青陽左个明堂之東向堂北頭室也駕路以鸞鈴  
在衡馬八尺以上曰龍蒼則春時之飾也食麥與  
羊是時之所生也器則疏鑿通達以象陽氣之射

出用方氏及  
高誘注補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  
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  
行毋有不當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

行宿雖不言母大史記以初爲常還音於趙息來  
大史穆官之屬掌國之六典正歲時以序事相三

公也典六典法八法也宿言宿於此離言離於彼

日月星辰之行或宿或離有定數焉大史掌之不

可差也貸忒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母失者戒

使推算明也初謂舊法常須遵奉故曰以初爲常

○還反按呂氏春秋作還乃本經釋文亦作還乃

貸呂氏春秋作忒本經古注亦音忒皆當從之月

令即呂氏春秋之文蓋傳寫誤耳補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  
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  
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加

元善也。曰主甲至癸十干爲言辰。壬子至亥十二

支爲言干屬天。故祀帝擇日之善。郊用辛也。支屬地。故躬耕擇辰之善。耕用亥也。載耒耜措之參于保介之御間者。乘車三人。天子在左，執御者在中，保衛而服介冑爲車右者在其右，其載耒耜而措之車上也。必參錯於御與車右兩人所立之間，不致近左邊。天子躬耕，故以車上地氣。置耒耜，則具於車前，使之非便也。耒耜而反公，以不皆倚而勞之以酒補。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立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上特掌反，音遂。音道，音去聲。

田謂田畷，主農之官。舍東郊，舍止東郊，監治農事。術，周禮作遂，遂小溝也。夫間有遂，遂上有徑，端其徑路，不得邪行，以敗稼穡，相視也。阪險，傾危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準，平也。直，正也。此因陽氣蒸





達可耕之候命飭農事先均地域補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  
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  
毋麇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才賜反

母用牝爲傷妊也孩蟲蟲未成如孩者胎謂未生  
天謂生而已出者然按月紀天與天字義並不同  
麇子曰天鹿子曰麇胎天指麇子爲言非天折之  
天當從月紀又按王制不殺胎不斃天則胎與天  
皆物名亦與月紀合骨朽曰骸爲腐曰齒。此月

因中春時擇真物先嘗以辨時節也

下懼傷生也母聚衆置城郭懼妨農也掩骼埋胔

推其所愛於生者以及其死者也凡皆體春生之

德也用鄭氏禮氏說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  
我始母變天之道母絕地之理母亂人之紀

謂不可逆生氣也天地人於春皆生之始也兵其  
反也補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  
令則其民大疫。秋風暴雨總至蒸暑蓬蒿並興行冬





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陽音酉，摯音至，種音更反。

（華）至也。蔡邕云：折傷首種。古說稷蔡邕云：宿麥高誘月紀注：春為歲始，稼穡應之不成，故曰首種不入。此章自鄭氏以來，皆以天之時令錯行為說。至晦菴先生始云：人行此令，則召天之災，令考高誘呂氏春秋注云：春木也，夏火也，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行，火性炎上，故使草木槁落，不待秋冬，天氣不和而國人惶恐也。木生也，金殺也，而行其令，春陽也，冬陰也，而行其令，故皆致災變，此可輔晦菴之說。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仲）春夏之二月，是月日在奎五度，弧星在輿鬼南星，昏舉二十八宿，此獨舉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凡三十三度，斗凡二十六度，其度最寬，若舉井斗，不知何日的至，井斗之中，故舉弧與建星。弧在井十六度，建星在斗十

度。

用孔氏疏及高誘月紀注。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



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仲春始至則夾鍾之律應夾鍾陰律也夾助也始  
兩水以下皆記時候鷹好殺而擊以秋陰類也化  
為鳩使鷲者能仁陰為陽所化物理如此用孔氏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  
倉王食麥與羊其器䟽以達

青陽大廟明堂東向之中也補

是月也安胡牙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  
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諒音

禁其逆生氣者補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  
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  
于高禘之前禘音焉禘大木反

玄鳥燕也高禘所求嗣之神也御侍也韉弓衣也

弓矢者男子之祥也○春分祀高禘祈嗣后妃以  
下皆從乃禮后妃之侍見於天子者於高禘祠之  
之前示以得男之象補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別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戶蟲蟄之穴也生子不備謂骸竅有虧同鈞角正皆謂平之也鈞如四鐵既鈞之鈞度丈尺也量斗桶也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權今稱錘概平斗斛者○日夜分以下皆記時候因雷發示警戒因日夜分施均平補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閭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防農之事

豈有止息之理高誘曰民春秋註謂皆耕于野少有在都邑之舍者於理近之諸家以用木為門用竹葦為扇高誘請闔扇門也蓋門戶成扇所以闔也極簡明諸家皆考寢廟之制高誘謂寢必女身廟以事祖亦簡明毋作大事竊意因出耕于野遂脩都邑居舍事之大於此者則妨農而不為補

是月也無竭川澤無灑陂池無焚山林

竭川澤灑陂池主漁者言焚山林主獵者三是為春時遂生物之理無盡類天物也用方氏及





天子乃鮮羔開水先薦寢廟

鮮，鄭氏云當作獻。

獻羔祭司寒也。開水二月四陽大壯抑其太過也。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上丁，上旬丁日也。仲丁，中旬丁日也。用丁者，馬氏謂文明故也。蓋丁屬南方火，故馬氏云爾。樂正，樂官之長也。習，釋菜。按呂氏月紀元文，作入舞舍。采注云，入學官也。舍，置也。置采帛於先師之前，以贄神也。月令皆用月紀之文，而此乃以入爲習。采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不用犧牲，是月尚生育而不殺也。更易也。皮者，鹿皮幣者，玄纁束帛，用圭璧更皮幣者，圭璧陽精之所生，皮幣陰功之所成，以陽易陰，順陽義也。

注及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

人行此令，則召天災，各以其類至。

補。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日牽牛中。

三月節日在胃星七度七星南方宿牽牛北方宿

皆以是月中於南方用高誘呂氏春秋注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姑洗素典反

姑洗陽律姑故也洗新也謂陽氣養生去故就新

高誘呂氏春秋注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

化為鴛虹始見萍始生音如

陰類之屬者遷不歸於陰也

氣雲薄漏日日照兩滴則虹生雄曰虹雌曰蜺明

盛者為雄闇微者為雌高誘注并孔氏馬氏說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

蒼玉食麥與羊其氣䟽以達

青陽右个明堂東向之南隅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

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

廟乃為麥祈實

鞠衣說者謂后服色如鞠薦此為蠶祈助然本文





未嘗明言薦之者乃天子非后妃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春皆尚青此薦鞠衣未遠舟牧主舟之官五覆反者以舟涉險故謹之至必乘舟而後薦鮪者示親漁也因而祈麥實於寢廟焉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禮賢者

以物宣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之於內故自布德行惠以下皆所以出淹滯而助陽宣物

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獵置罟羅罔畢翳饑獸之藥毋出九門通音導置干刑反罔音淨

饑於魏反

司空掌土之官獸罟曰罟罟鳥罟曰羅罔畢所以掩兔以其似天上畢星故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饑則委之以食而毒鳥故曰藥九門呂氏春秋作國門○預除水潦便民事鳥獸方乳禁傷生鄭用

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





具曲植籩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  
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  
之服無有敢惰

籩居呂反籩許亮反觀古喚反省  
景反鳥訪呂氏春秋注如字

野虞主田及山林之官無伐桑柘愛蚕食也鳴鳩

拂羽戴勝降桑蠶生之候也致曲而織曰曲取直  
而立曰植席之粗者曰遠宮之方者曰筐皆蠶具

也禁婦女無觀者戒其遊觀省婦使者省其他役  
使勸其一於趨蠶事此章言親蠶以供祭服

鄭氏  
方氏

母悖於時母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工師百工之師五庫各以類相從金鐵為一庫皮

革筋為一庫角齒為一庫羽箭幹為一庫脂膠丹  
漆為一庫審量者度其庫之所容也工師日監之

使守時制

用孔  
氏補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親往視之

樂陽聲也春陽中也大合樂必待陽中之末中聲  
之所正也

馬  
氏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游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累牛者累繫之牛騰馬者騰躍之馬游牝于牧者使之生育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其見在之數至秋畜產之時知其舊數欠少與否及生息多少

方氏  
孔氏

命國難九門磔禳以畢春氣

禳乃  
多反

命國難呂氏春秋作國人讎驅除不祥也又磔牲於門以禳於四方之神而春氣盡矣呂氏春秋此

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

人行此令則召天災

本海菴  
說備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翼南方務北方宿是月昏旦時各中於南方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夏屬火丙丁火日也丙丁言文明炎帝神農也以火德王天下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火官





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

朱鳥火屬也其類爲羽故其蟲羽徵音屬火位南方故其音徵仲呂陰律孟夏氣至則仲呂之律應

馬氏高誘注并鄭氏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

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其數七火味苦火臭焦用

說

其祀竈祭先肺

火王故祀竈肺金藏也夏火盛克金故先祭肺以

蟻蠃蛙也凡皆言氣候五日一候補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人良菽西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左个者南堂之東偏以春言之曰青陽以夏言之曰明堂其實一也夏屬火故色尚朱色深曰朱色淺曰赤菽水菽雞水菽夏食之以減執氣器高以粗者象火炎上補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錯

還反行賞。按呂氏春秋作還。乃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作封侯。慶賜。然封侯非常典。亦恐姪豆之耳。補  
乃命樂師習人。禮樂。命大尉督桀。後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大尉。秦官。贊贊白之也。遂達也。舉用長大之人。謂秀出於衆者。補

是月也。繼長增高。母有壞墜。母起土功。母發大衆。母

即所以繼之增之也。用高詩及馬氏說

是月也。天子始絺。

初服暑服。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母或失時。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母休于都。

夏則農。若田間之廬舍。夏則歸都邑之居。今當農作。故使母休于都。補

是月也。驅獸。母害五穀。母大田獵。

夏田曰苗。驅獸使勿害苗而已。不大獵取之也。補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彘水畜。以嘗麥者。水勝火。先薦寢廟者。一食不敢

忘親。

鄭氏方氏胡氏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聚畜百藥。蕃廡之時。毒氣盛也。靡草。薺亭歷之屬。以其枝葉靡細。故曰靡草。靡草至。陰之所生。故不勝至陽而死。麥秋至者。物成於秋。而麥獨成於夏。於時。雖夏於麥。則為秋。靡草死。麥秋至。而斷決薄。

一以給郊廟之服。

收繭稅者。命婦就公桑而蠶。以繭為稅。桑多稅多。

桑少稅少。稅皆十一。

鄭氏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又也

酎。春醞重釀酒也。

高氏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

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蟲蝗

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鄭氏

人行此令。則天災各以其類至。

用轉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日危中。

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元東方宿危。北方宿是月。

昏旦時。皆中於南方。

孔氏及高誘注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

蕤賓。

蕤人

蕤賓陽律。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陰始生。為主

而陽為賓。陽至午。向衰。草木蕤矣。故名蕤賓。

高誘注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螂

生。鳴始鳴。反舌無聲。

謂之反舌。一陰生而慝作。螳螂鳴。皆陰類。或感微

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詩七月。鳴鵙者。龜地寒氣

晚也。反舌感陽中而發。故感微陰而無聲。凡皆記

五日一候。

高誘呂氏春秋注及鄭氏馬氏方氏說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

赤玉。良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養壯佼。

古卯反

明堂大廟。南向堂之居中者也。壯。言形之大。佼。言

色之好。夏養壯佼。冬養耆老。可知。

方氏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七戚。戈羽。





調竿笙篳篥筋鍾磬祝敔大乃反亦作靴反音池亦作篳呂昌六

樂師樂官之長脩均鞀調箛五者皆治其器物習

其事之言鞀即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

自擊鞀禪也以禪助鼓節奏鼓者鞀也應聲者擊

也皆所以節樂也故脩之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

絃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絃管長尺圍寸如遂而

小併兩而吹之簫編二十一管長尺四寸凡所以宣

音也故均之干盾也戚齊也戊戟長六尺六寸羽

一孔上出寸三分橫吹者以竹爲之竇者笙竽之

名氣鼓之而成聲九吹竹者故調之鍾金磬石祝

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木椎左右

擊以節樂鼓未虎背上刻七十二鉏鍤以長尺之

木標之而成聲凡皆金石木之器故飭之高誘注及孔氏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

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名山大川百源所出能興雲雨者故爲民祈之雩

者吁嗟以求雨之祭也天子大雩帝故用盛樂百





縣謂畿內之邑百辟卿士謂生有益於民者死亦  
能有益於民故命之雩祀以祈穀實天子之雩及  
於上帝百縣之雩及於百辟卿士此重輕之別也

辨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  
寢廟

雛雞也含桃櫻桃鷓鴣鳥所含食故曰含桃果之先  
成者也羞者以美物進之曰羞孔氏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

燒炭注云爲草木未成不欲天物毋暴布謂是月

炎氣盛猛暴則脆傷門閭陽氣布散也關市

不索順陽敷縱不搜索民之隱物也挺寬也寬重

囚而又益其囚之飲食也

高誘注  
又鄭氏

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游牝別羣以陰生不欲耗陽也繫騰駒者防其相  
蹄齧也馬政謂養馬之政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  
毋躁上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





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禮記反  
伊見反

日長至者日長之至極死生分者陽主生陰主死  
進謂進御也和謂致五味調和之也靜事毋刑者  
不欲動而有為也晏安也陰德安靜叔氏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

皆候也鹿陽類感陰生而角解半夏藥名夏半而  
生故名半夏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  
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仲夏行冬令則雷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  
令則五穀晚熟百勝時起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  
早成民殃於疫

人行此令則召天災

晦庵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日奎中

六月節日在柳九度火大火即心星也心東方宿

奎西方宿是月昏日時皆中於南方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  
林鍾





林鍾陰律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材衆也鍾聚也萬物之蕃茂止於此矣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温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

温風始至而下皆候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鬻高以粗

明堂右个南向之西偏鄭氏

命漁師伐蛟取鼈登龜取龜命澤人納材葦

可繕爲薄必擇其材者故名材葦命澤人納之生於澤也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必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

四監者天子畿內分百縣縣有四郡各置大夫爲監秩常也百縣供芻有常數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

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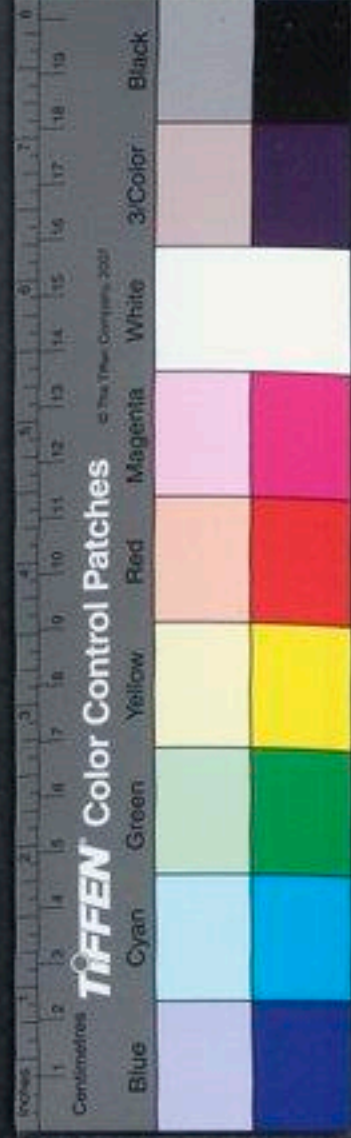
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音二又

婦官者婦人善別五色故命其官使采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赤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音法故法者常法故者舊比也實正也良善也非其質爲詐非其良爲僞殯章即詩織文鳥章之章貨呂氏春秋作成高誘註方氏馬氏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

之按呂氏春秋作播蕩於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說者謂預出徭役之令以驚民按呂氏春秋無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神農將持功說者謂持有守意將持功謂秋成在後按呂氏春秋作命神農將巡功高誘注昔神農能殖嘉穀後世因名其官爲神農此因水潦盛昌而命其巡行堰畝脩治之功補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王潤厚暑說者謂土爲火所蒸故潤既潤則水勝  
火火反辱焉按呂氏春秋作土潤溽暑是水氣當  
暑蒸潤而然耳燒薙其草以水浸之可美土疆說  
者謂疆如強梁之疆王疆謂土之不可化者以燒  
草而化之使美也按呂氏春秋可以化土疆是疆  
即疆界之疆非強梁之強也月令即呂氏春秋之  
文而字偶訛誤說者即曲爲之辭九當以呂氏春  
秋元文爲正補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效民乃遷徙行秋

鮮落未待黃而落也多女災以純陰之氣過盛而  
反傷之也

中央土其日戊己

戊言戊己言起萬物至此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  
起因爲日名。五氣順布而四時行木火金水分  
主四時而土氣則無往不在故四時之間戊己日  
各有九先儒謂之寄主焉火生土土生金季夏之  
末在火金之間故於此言中央土此即坤在西南  
致養之地間於離兌離火也兌金也坤在其間中





中央也

用橫案說補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黃帝軒轅氏以土德王天下后土共工氏之子句龍其蟲倮

倮者六月土王之時物轉壯大露見不隱藏也凡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

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凡聲數多者濁數少者清黃鍾數最多季夏主土聲最重故黃鍾於律位雖屬子而季夏之氣至則黃鍾之宮應鄭氏

其味甘其臭香

鄭氏謂土之臭味也然土安得有臭味竊意土爰稼穡稼穡作甘而其氣則香爾補

其祀中雷祭先心

雷者古人穴地而居開其上取明故兩雷之後世開闢象中雷之取明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因名室為中雷。祀中雷祭先心皆中也補

天子居大廟木室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閔





大朝天室南向之中央黃土色稷牛皆土屬圓象  
土周布於四時闕象去呂物呂氏春秋闕作揆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建星在斗牛之中北方星  
畢西方宿是時昏旦中於南方補

其日庚辛

秋屬金庚辛金日也庚言更辛言新萬物至秋更

改新成因為日名本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

涼氣至物備寒生旃毛商屬金夷則陽律孟秋氣

至則夷則之律應夷言平則言法也鄭氏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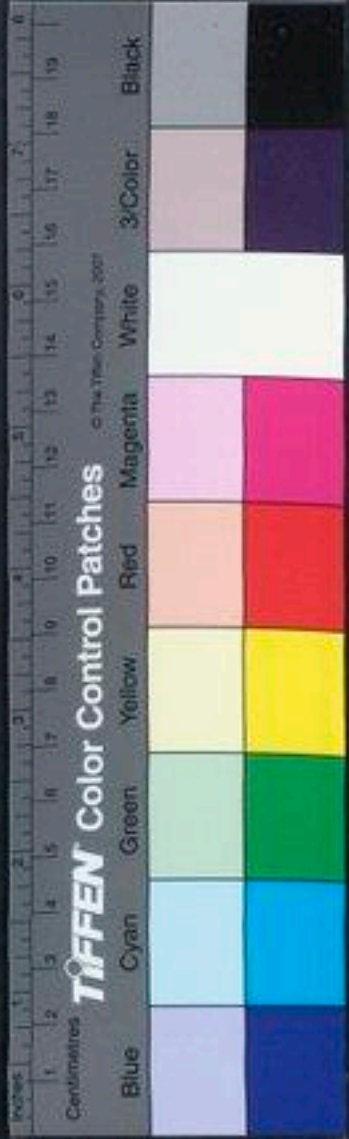
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九金數金味辛金臭腥孟

秋始內由門入故祀門肝屬木金克木故祭先肝

以養金鄭氏及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涼風至至雁擊鳥皆記候鷹擊鳥於大澤中先四





而陳之而未食也謂其祭先是時始行刑戮順時

氣

高誘曰氏春秋注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駟載白旂衣白衣服  
白王食麻與犬其粟藜以深

總章即明堂之西向秋則居之各總章者西方總  
成萬物章明之也左个蓋其南偏戎屬秋白金色

麻實有文理屬金天金玄黑廉深麥陰閉藏高誘注

總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  
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還反呂氏春秋元本作還乃順彼遠方元本順作  
巡巡行也○凡皆順肅殺之氣言之非必誅伐誅

伐因事不得已而行豈因時舉行之常典哉補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  
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  
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音

此頃秋氣而修刑也理者獄官皮曰傷肉曰創骨





曰折骨肉皆絕曰斷傷者瞻之而已創則察折則  
視斷則審此蔡邕高誘之說或以審斷屬下文以  
審斷決為句亦通但下文獄訟必端平於上下文  
不類若以審斷屬上句則決獄訟必端平文稍協  
耳贏解也贏者縮之反蓋有餘之名天地始肅故  
當以戢斂為務補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  
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牆垣補城郭

毋步  
回反

幣是月也母以封諸侯立大官母以割地行大使出大

幣凡非收斂之事皆所不宜行方紙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  
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  
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瘡疾魚反

介蟲敗穀謂蟹食稻越語云令具稻蟹無遺種孔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鬲觶中鬲子斯反

八月中日在角十度牽牛北方宿觜觶西方宿是





月昏曰昏中於南方鄭氏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

南呂

南呂陰律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呂助也南呂者贊陽秀物鄭氏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盲閉暗之稱玄鳥燕也羞謂所食養之所以備冬藏。自盲風以下皆記候

總章天廟明堂西向之中補

是月也養耆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陰氣發老年衰故共養之高誘注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大小度有短長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司服主衣服之官上曰衣下曰裳表畫文裳刺繡以至小天之制長短之度皆主衣裳言之禮服也

衣服有量言所受各有量各循其故法此主燕服及他服言之也冠帶有常無苟變於昔示民有常





也。九皆因寒氣將至而備衣服及之。

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有司理官也。申重也。孟秋既命之令。又命之也。以直爲曲曰枉。以是爲非曰撓。撓亂之也。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宰宰牲者。祝祝神者。純色曰犧。未殺曰牲。食草曰

難。即難逐不祥也。達秋氣使不滯閉。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犬金畜也。麻始熟故嘗之。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窬窰。脩囷倉。

藏而留。尤曰竇。盡藏之曰窖。實曰囷。方曰倉。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乃勸種麥。無或

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蓄菜所以御災。種麥又以續食。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壞戶。殺氣浸盛。陽氣





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用斗

甬 坏音

坏以土增益尤之四旁使通明處稍小十月寒甚

乃閉之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以其尤重而內實

故謂之石甬呂氏春秋作齊用孔氏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

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

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易以

易關市謂輕其稅大數謂陰陽凡舉事必順天道

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

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數所

收雷先行雷已收聲又先時而行也補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九月節日在房五度虛北方宿柳南方宿是月昏

旦中於南方鄭氏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

無射音

無射陽律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萬物無射也

無射音陽律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萬物無射也





氏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鴻鴈來賓爵  
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皆記時候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  
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右个北偏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  
之藏無有宣出

倉祇敬必飭

要謂多少之總數藉田所耕千畝供上帝之藉田  
也神倉以其供神故曰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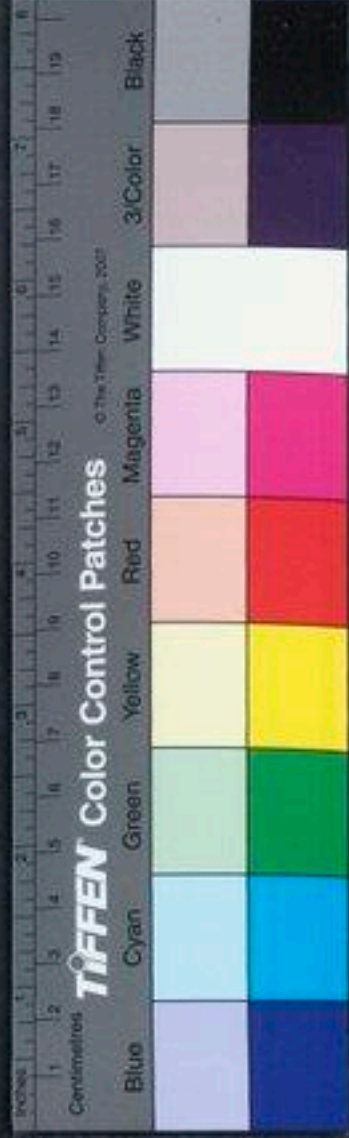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

力不堪其皆入室

百工休寒而膠漆不堅也入室冬之事此預戒也

鄭氏  
方氏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皇帝嘗犧牲告備  
于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朝日與諸侯所稅





於民輕重之法貢賦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天去聲

習吹秋冬重吹也嘗者宗廟之秋祭以其犧牲告備于天子秦以建亥月為歲首故於季秋預備來歲之事

力氏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

及七驕咸駕載旌旌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摺

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

禽于四方

郭普此反

五戎謂五兵也謂弓矢也馬政謂齊其色也

天子之馬六種則六騶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為

七析羽為旌龜蛇為旒級謂正車副車之等整設

謂列而陳設之屏謂田所門外之蔽摺插也扑榘

楚也厲飾謂嚴厲其容飾主祠典祭祀者也祭禽

謂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此因田獵教兵命僕

騶咸駕車各以等級整設于天子之屏外司徒臨

誓之天子乃親射命主祠者祭神以報獲功而終焉補

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螿蟄咸俯在內皆墮





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  
宜者

在內呂氏春秋作在允謹謂以土塞之祿秩不當  
謂私恩所增加供養不宜謂非常之膳求不可得  
者。草木黃落與蟄虫咸俯候也。因草木黃落而  
伐薪為炭斧斤以時入山林也。因蟄虫咸俯而趣  
刑殺氣已至不敢留獄也。收祿秩之不當謹於養  
人收供養之不宜節於奉已允所以順斂藏之義  
也補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飢噎行冬  
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  
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飢音求噎丁計反  
音塘噎古買反  
○飢鼻窒不通師興不居不得居止也呂氏春秋作  
師旅必興

孟夏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十月節日在尾尾十度危北方宿七星南方宿是月

昏旦中於南方鄭氏

其日壬癸





冬屬水壬癸水日也壬言任癸言揆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因爲日名高注鄭氏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德王天下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相代爲水官高誘曰氏春秋注云少皞氏之子曰循未知孰是其蟲介

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鱉之屬鄭氏其音羽律中應鍾

用數四十八屬水數最少聲最清應鍾金律之五之氣至則應鍾之律應者其種類其數六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六舉其成數用鄭疏其味鹹其臭朽

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氣若有若無曰朽及鄭氏用尚書其祀行祭先腎

行門內地各守在内故祀之鄭氏據檀弓躡行之說謂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腎屬水自用其藏不以所克者爲養意一歲終於此也集補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蜃大蛤。晉語曰：雉入于淮為蜃。雉火屬，蜃水屬。冰陰凝也。凍陰氣閉而陽不能融也。雉為蜃，陽不勝陰而為其遷也。虹以陰于陽而見，是月陰壯故藏不見。凡皆記候也。

鄭氏馬氏高注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王食黍，與彘其器，闕以奄。

玄堂左个，即明堂北向之西偏。鐵驪，黑馬色如鐵。玄淺黑深黍，屬火。彘，水畜相資也。器闕以奄，象閉藏。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某月也，以立春。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先人有以國事死者，賞之恤其孤寡。

鄭氏

是月也，命太史讞龜筮，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讞者殺牲以血塗其隙，物有讞隙則祇作以牲血。厭其變焉。蓋除讞之謂也。周禮龜人：上春讞龜，秦以十月為歲首，故於此言之。筮者筮之著理，不待讞連言之耳。兆者龜之繇文，是察者是正而審祭之獄吏。阿黨者罪。

用鄭氏孔氏補





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脩鍵茂，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後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坐白氈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及塞先代，反下，（塞字悉則反）及塞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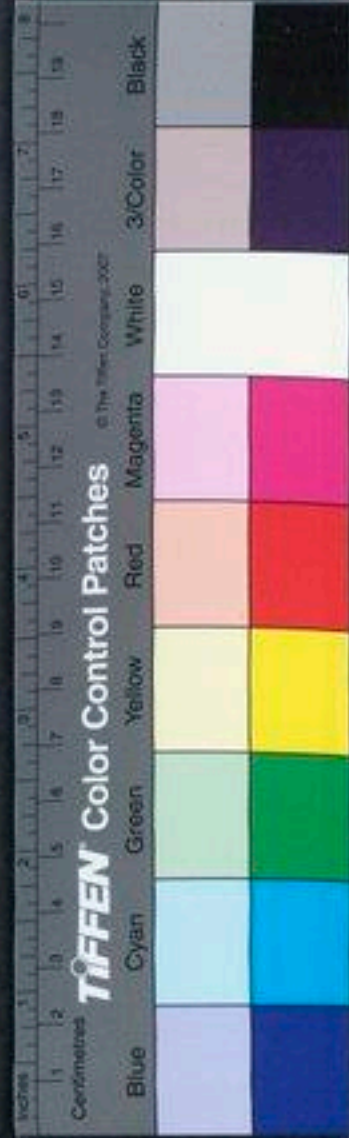
**蓋藏**謂倉囤藏其中而蓋其上。鍵者門扇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為孔，閉者謂將扃關門以內孔中。要塞者邊城要害處喪紀者以禮數紀之。坐呂氏春秋作營。謹蓋藏以下奉時之閉塞也。飾喪紀以下喪者人之終。冬者歲之終亦順天時也。馬氏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工師**工官之長。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功致者功力極其至。每物之上刻勒所造工匠之名以考其誠。誠即功致者也。功有不當即不功致者也。鄭

氏方氏補

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





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大飲烝與羣臣飲烝謂物之可薦者衆也。天宗謂日月星辰公社謂以上公配社祭然愚意公社別民社耳。臘謂以獵所得肉而祭之。五祀門廟中雷竈行也。角者力相抵。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水虞澤虞也。漁師獻人也。此謂收水澤之賦而

又禁其擅殺然恐不若澤梁無禁之相安也。

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災各以其類至。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

十一月節日在斗十二度。東壁北方宿軫南方宿

是月昏日皆中於南方。

鄭氏及高誘注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

黃鍾律之始。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黃者中之





色天子之德也。萬物黃萌，聚於黃泉之下，故曰黃

鍾鄭氏及  
高誘注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冰益壯，地始  
坼，鵲旦不鳴，虎始交。

鵲旦，求明之鳥。陽物是月，陰盛故不鳴。虎，陰物，感  
陽生而交。冰益壯以下，皆記時候。

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  
玄王食黍，與日媿，其器闕以奄。

玄堂大廟，北向之中。

飭死事

古注謂飭軍士必有死志，自表民謂死為過，亡未死

孰是。按呂氏春秋無此句，而此句亦無所屬。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眾，  
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為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

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氣自內而外為沮，自下而上為達。天地壅蔽，萬物

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氣沮泄，是為發。其房暢充，  
也。謂萬物充實不發動。按呂氏春秋沮泄作且泄，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  
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禮所單反  
孔作咸省





奄尹王領奄豎之官奄謂精氣閉藏尹其正長也

○九因閉藏申嚴宮禁之事補

乃命大酉秣稻必齊麴釀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

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酉要之母有差貸

絲音迷子廉反貸也得反

大酉主酒官用麥曰麴用米曰釀湛漬也熾炊也

火齊生熟之中也六物秣稻至火齊九六貸昌春

秋作或用孔氏補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成盛德在水故編祀之用馬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穡聚者馬牛豕犬獸有放佚者取

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

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不自斂藏者聽人之取以警之能取食林澤者教

之侵奪者罪之補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

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

所定居避反

日短至短之至極也諸生萬物之生蕩者生意之

動事欲靜者凡重靜以待定補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芸與荔皆百草。荔挺生也。結者蟄初向下。今宛而上。故屈結也。麋澤獸得陽氣之初而角解。○凡皆記仲冬之候。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陰盛而堅也。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凡以應天地之實。

塗闕廷門閭築園囿。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順時氣。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不旱。氣鬱實。其國不發。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癩。

兩汁兩雪雜下如物有汁。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中。

十二月節。日在婺女。入度婁。西方宿。民東方宿。是月昏日昏中於南方。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

大呂。陰律。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大呂助陽。宣





物類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鴈北鄉鵠始

巢雉雞乳雉古

鴈北鄉順陽而復也此月方鄉北後月建寅云候

所在於是來歲之氣北矣故始巢雉火畜感於陽

而後有聲雞未畜麗於陽而後有形皆季冬每五

日之候雉雞乳呂氏春秋作乳雉雞補并集方

天子居玄堂右不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

命有司大難勞磔出土牛以送寒氣難乃多反

難難也大難盡逐陰隱為陽導也勞磔者披磔其

牲禳除陰氣於四方之門也出土牛者牛屬丑土

勝水故出是以送寒氣此驅除之終事又農耕之

始事也後世土牛之法以歲之幹為首之色甲乙

青丙丁赤戊己黃庚辛白壬癸黑以歲之支為身

之色寅卯青巳午赤申酉白亥子黑辰戌丑未黃

以立春日之幹為角耳尾之色支色為脰納音色

為蹄以立春為策牛人前後立春在十二月望即





策牛人在牛前示農早上春在十二月晦或正月

朔即當中立春在正月望即近後孔氏方氏

征鳥厲疫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征鳥厲疫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反鷹將復為鳩也此候也帝之大臣謂句芒之屬

天之神祇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天神地祇

而此言天之神祇者總言之皆統於天也然昌氏

春秋作天地之神祇○殺氣候畢故備祭以報而

父及其佐補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饗廟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水

寒極而冰盛腹堅則其堅達於內非特形於水面

而已命取水者非特將以備暑亦以達陽氣用方

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

器

（冰以入）呂氏春秋作冰已入五種五穀之種耦耕

古者多以人耦耕詩稱十千為耦論語長沮桀溺

耦而耕蜡祭之報迎猫迎虎而獨不及牛古未以

牛耕也至冉伯牛名耕則此持必有以牛耕而字





之斂耒以木爲之長六尺六寸底長一尺一寸中  
央直者二尺三寸句者三尺二寸底謂耒下向前  
曲而接耜者耜以鐵爲之廣五寸耒耕者所推耜  
以入土。太寒氣過農事將起終則有始也鄭氏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合古谷反  
吹者人氣故用以迎陽氣大合吹即罷可以知其  
無燕矣王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鑿

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日所舍爲次一月一移次七年季冬次玄枵今年  
季冬復次於玄枵故曰窮于次月遇日相合爲紀  
紀謂月繫於日也亦去冬會玄枵而歲一周故曰  
窮于紀二十八宿更見于南方而歲一周故曰星  
回于天幾終者近於終更始謂來年正月農事將  
起預戒專一無他役使孔氏方氏  
及高誘注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  
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其皇天上帝  
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朝之芻豢心歷卿





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其山林名川  
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  
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次次第之也。歷猶次也。○歲終預議來歲之事次  
諸侯之犧牲以事上帝同姓之芻豢以奉寢廟卿  
大夫庶民以事山川又總以民咸獻其力示民力  
之普存也然犧牲之用幾何要各有司存所謂民  
力之普存謂民皆得盡其力然後舉以事神無愧  
耳如必盡天下之供輸以爲祭不幾於擾也哉此  
皆後世推測之言耳補

令則胎天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  
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疾久而不瘥曰固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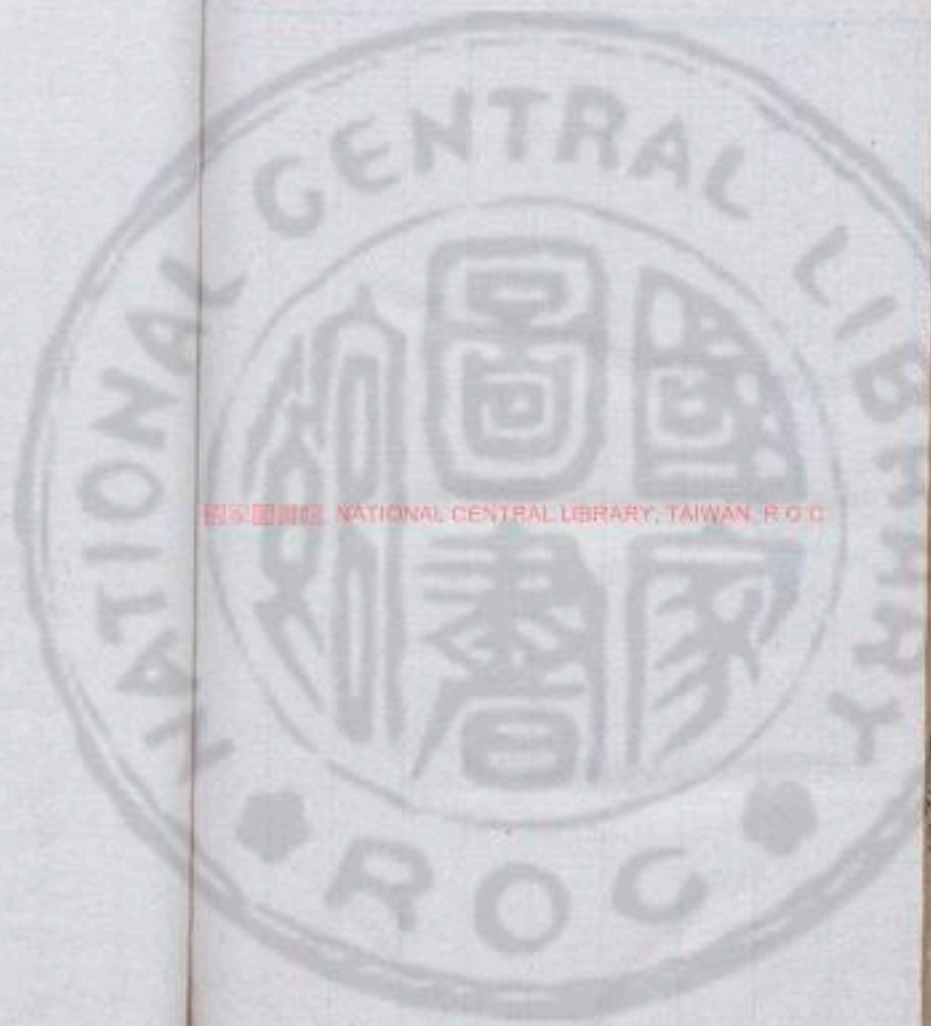


NATIONAL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十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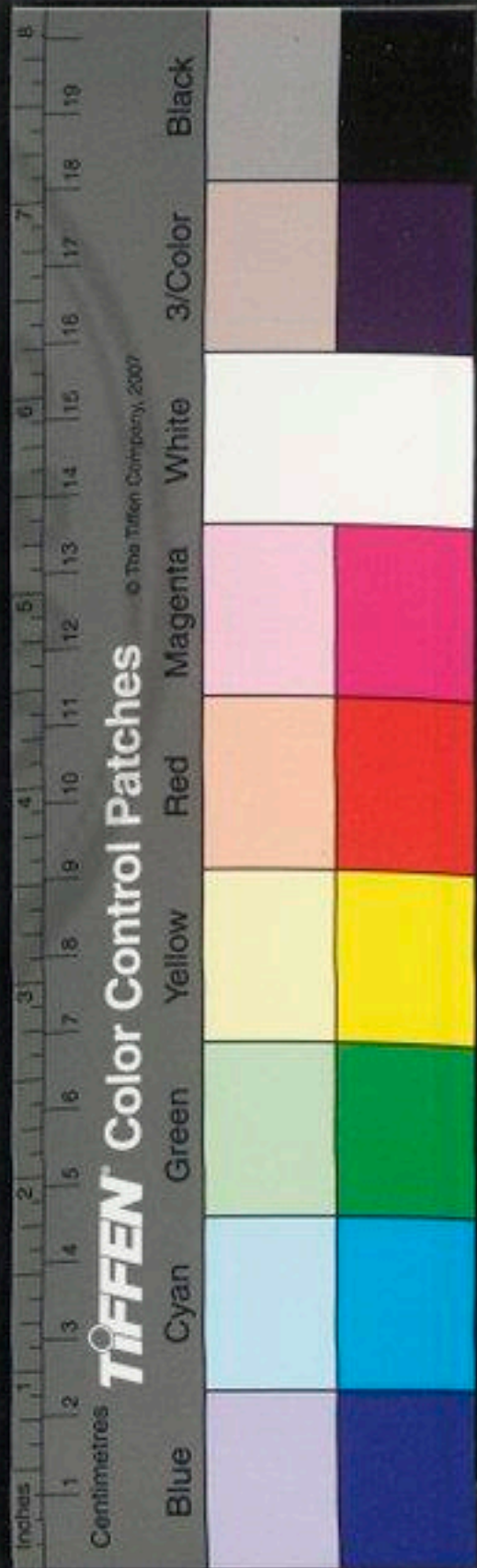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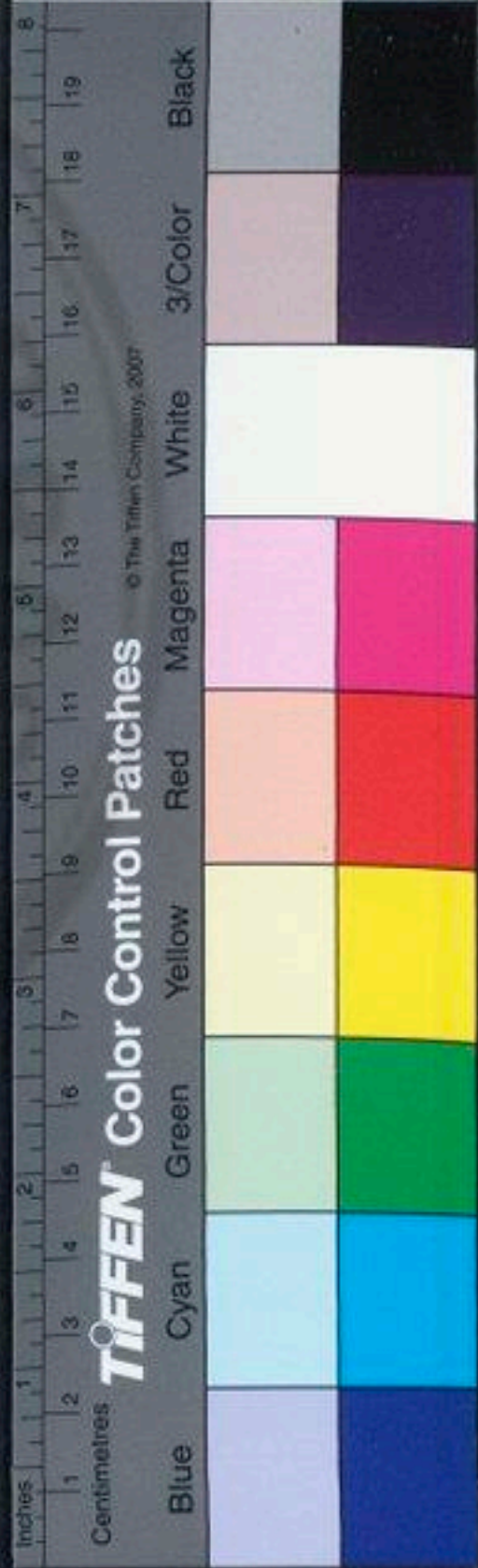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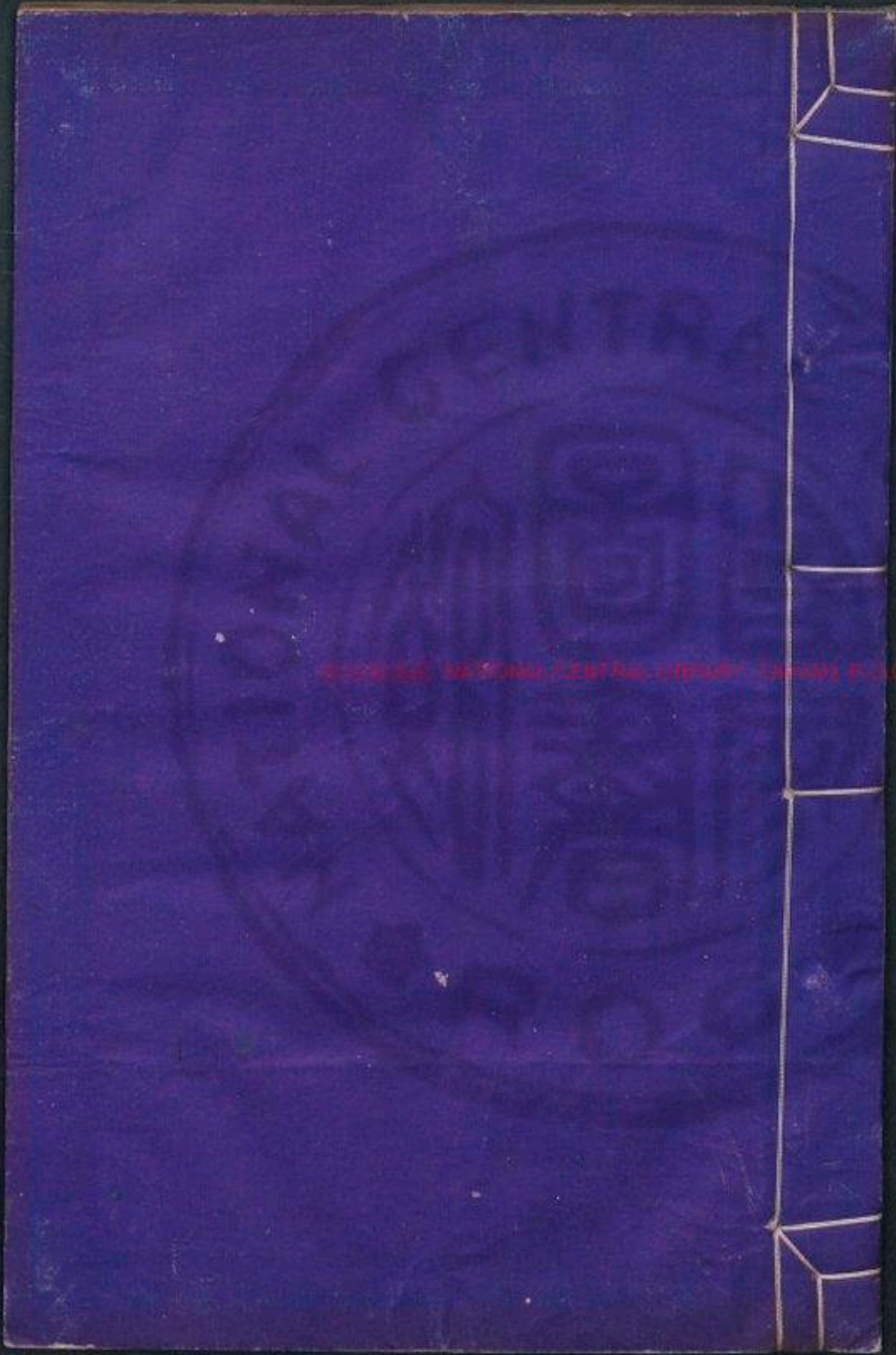




Digitized by Google









3486249

218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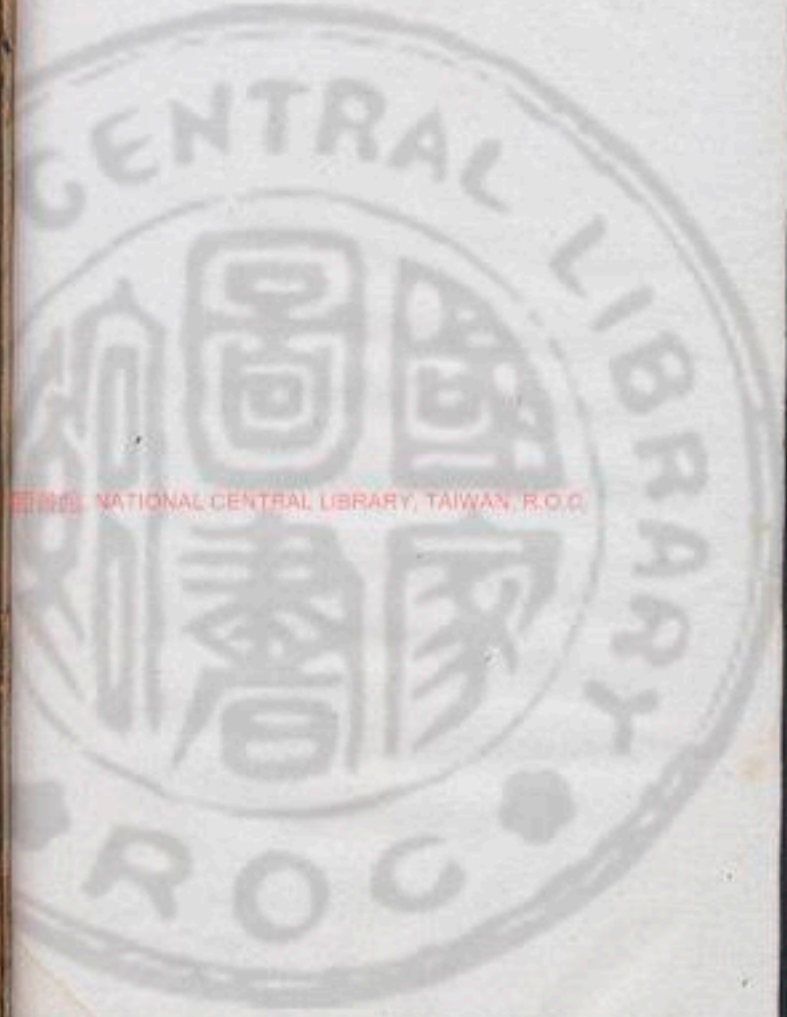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七

讀禮記四

曾子問第七

此篇多著處凶禮之變曾子所問三十七子游一  
子夏二故以曾子問名篇文類檀弓不知誰所集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  
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禋冕執束帛升自西階  
盡等不升堂命母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  
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中皆哭  
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棺





攝主謂上卿代君聽國政者禫也者天子六服大  
裘爲上其餘爲禫言禫者取其績績天也禫衣而  
冠冕接神則吉服也祝聲三者以警神也凡筵於  
殯東明繼體也反位反朝夕之哭位也舉幣者舉  
而下埋之階間也。此論君薨後世子生而告殯  
之禮禫冕吉服以告既告而後衆哭反位補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  
皆禫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  
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  
三日其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

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降東反位皆袒子踊

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編  
告于五祝山川奉芳勇反哀七雷反  
才用反見賢通反

三日世子生之三日也如初如告生之時也天宰  
主教令之官大宗主宗廟之官少師主養子之官  
哭踊三者三每踊三度爲一節如此者三故曰三  
者三。此世子既生三日之後以名見於殯之禮  
宰宗人皆贊君事者子拜稽顙奉子者拜哭也踊  
襲衰杖成子禮也言北面著子雖幼莫一臣也言  
師著不可一日無師傳也戴氏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  
犬宗從犬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禰禰告及  
社稷宗廟山川

君已葬而世子始生則告于禰禰父之主也父在

三月而見始名故亦三月而名於禰禰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莫于禰冕而出視朝  
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  
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  
亦如之

五官五大夫典事者道而出祖道而出出必告

于祖莫于禰反亦如之事死如事生也又及於社

稷山川者推事親之道以事神也諸侯受命于天

子為宗廟社稷山川之主將暫違去以適天子之

國禮宜洞達周徧若此

氏用方補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  
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  
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五廟太祖與二昭二穆五官五大夫此言諸侯  
適異國見諸侯告行告至之禮視適之禮為

殺補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至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先重而後輕。禮也。音賓

並有喪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葬是奪情故先輕者奠是奉養故先重者次者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之次。凡極車出葬至次則孝子哭盡哀。今爲先葬輕者故自啓殯及葬皆不更新奠。行至次亦不哀。以重者尚在殯於其輕而先葬者殺禮也。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此謂先葬輕者而反然後奠。禮而告於未葬者之殯。遂脩後葬之事。鄭氏改殯爲賓。謂告語於賓。諸家皆從之。蓋以反葬不復可言殯也。不思葬以輕重分先後。此正輕喪先葬畢。然後再舉重喪而告於重者之殯。不必改殯爲賓。補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宗子大宗子雖老無有無主婦者。謂承祭祀也。故雖七十猶娶。然此謂無子孫者。若有子孫則老而

傳孔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





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餼而婦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有冠醴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冠者謂賓贊冠禮醴重醴輕三加冠每一加一醴醴則三加後總一醴醴是古之酒故重酒是後代之法故輕若因喪而加喪冠則服除不復行冠禮不改冠乎。曾子再問也。天子賜弁冕歸設奠而服更

不改冠。夫子引類言之也。父沒而冠之禮併言及

之也。

用孔氏補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旅酬者尸止爵之後主婦致爵于主人次主人致爵于主婦尸致爵于主人主婦主人酬賓及獻長兄弟衆兄弟內兄弟于房中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此所謂旅酬見於特牲者





也。小祥不旅。謂莫酬於主人。主人酬於賓。賓不舉主人所酬之殯。至大祥則旅。酬矣。昭公小祥而旅。酬孝公。大祥而不旅。酬過與不及。皆非禮。方氏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饋奠謂在殯時與。謂執事不足。謂月朔殷奠有牲。牢黍稷。用人多。朋友加麻。故士奠用朋友。○天子諸侯斬衰者奠。以服重者與祭。所以重其喪也。大夫服斬衰者不與。避正君也。士齊衰者不與。避大夫也。曾子疑身重服而與執事爲輕。喪重祭。故夫子答之如此。方氏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





前所謂喪服者與祭蓋喪祭也此所謂祭蓋吉祭也故雖總麻之輕亦不與也

用方氏補

曾子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廢猶除也已方除喪而後與他人之喪祭不可擯

相非行事之正於禮或可用方氏

孔氏補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其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父喪稱父以弔母喪稱母以弔各以其敵也世母即伯母無父母則稱伯父母以弔不得嗣為兄弟言遭喪不得成昏為夫婦有兄弟之義未成昏故託兄弟為辭遭喪之餘無望生全故以此辭於女女不敢嫁而待之服除而後成昏壻之於女氏父母死亦然

補

曾子問曰親之人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





曰迎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  
母死則女反

布深衣深衣之麤者縞白絹總束髮長八寸縞總以縞為總。女嫁在塗聞壻之父母死即變服而往聞已之父母死即反而奔喪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曾子疑初昏遭喪不成禮喪除更為昏禮孔子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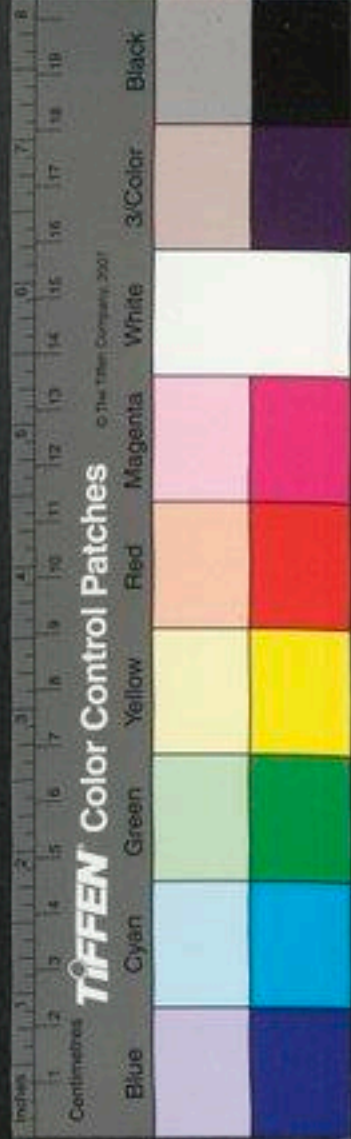
祭禮奉祖先尚不追償昏禮飲生人不復可知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不息燭將遠父母兄弟也不舉樂親之代謝感世變也廟見謂舅姑沒者稱來婦始來歸也祭於禰

以婦有共養之禮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遷朝廟也。皇大也。皇祖姑壻之祔。同昭穆者。菲草履歸葬女氏。以未廟見不得婦姑之命。鄭氏曾子問曰。取女而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以嘗請期故齊衰而弔。然未成婦故葬而除服也。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為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

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與音餘。亟起吏反。許亮反。

僞猶假也。用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以主之命行。齊桓公假為主以行。歸而置於廟。遂為二主。哀公答衛公拜。康子亦拜。是為二孤之始。鄭氏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禘祭於祖。為無主耳。





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戒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齊則皆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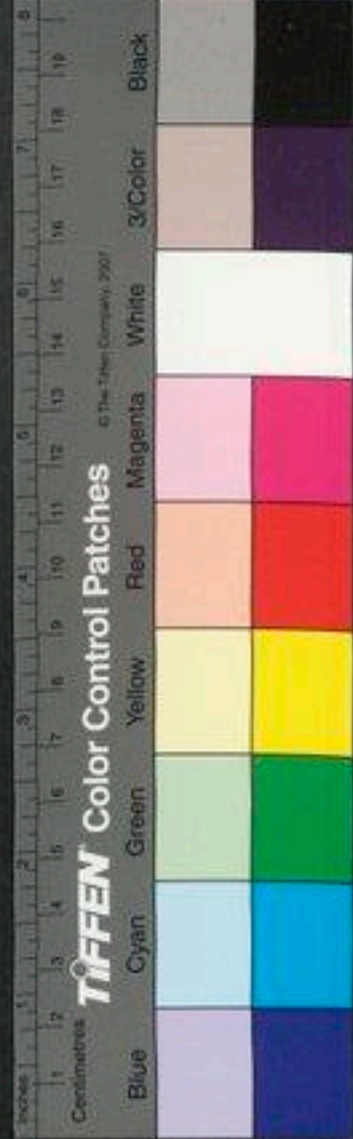
**齊車**。金路。示有齊敬之心。天子崩。諸侯薨。則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而聚也。君去國。以廟主從。鬼神依人而行者也。主。木主。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祝迎主。祝接神者也。**蹕**。止行者。老聃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爲周柱下史。或爲守藏吏。

鄭氏孔氏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主命**。受命于主。主在廟而受其命以行。不以主行也。補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言也。言爲之服。





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感容，又安能不忍於慈母？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其言又非也。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鄭氏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

孔氏

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自食后之喪，雨霑衣，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

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

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自食后夫人之喪，雨霑衣，失容則廢。

諸侯之廢禮，增天子崩與夫人喪，并天子之廢禮。

四爲六補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嘗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接祭謂接續行事，遇變而遽不暇，尋餘也。本方氏說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于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讀音胤

三飯者尸三飯告飽則止若常禮則祝侑尸再飯天子之禮至十五飯今殺禮故三也醕者以酒滌口飯畢主人酌酒醕尸今殺禮故不醕也酢者主人酌尸尸酬主人今殺禮亦不酢也畢獻者攝主之禮也。天子初崩哀感未望祭祀既殯而後祭不得純如吉禮既葬則祭彌從吉周禮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葬比至于殯自啟至于反哭奉帥天子

補帥循也諸侯待既葬而祭亦如前章天子之殺禮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邊且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犬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之中之事





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室中之事謂獻尸祝佐食耳大夫以喪廢祭者九士併緦不祭則小功亦不廢所廢凡十一於死者無服謂舅與舅之子及從母昆弟凡皆已之母親於已則服緦於已所祭之祖禰則無服。位尊則以事而廢禮者少位卑則以事而廢禮者多重輕之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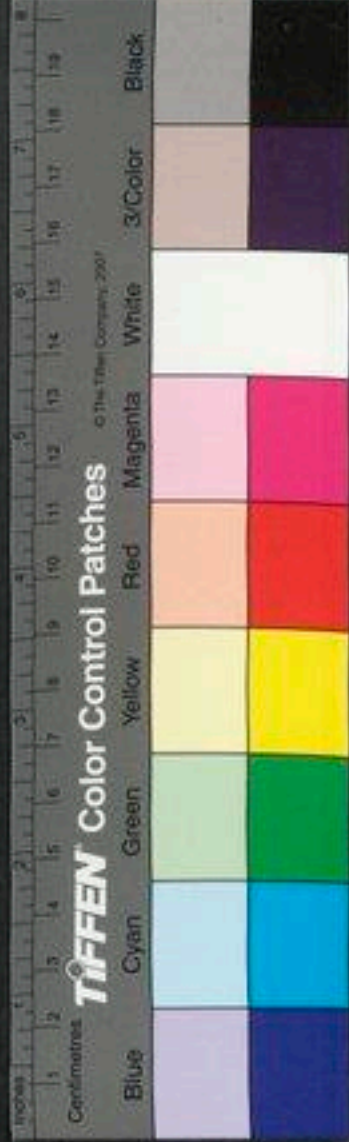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不羣立旅行恐與人苟語而忘哀也已有喪而弔人之喪若為彼哀則忘已之親若為親哀則哭彼為虛

本鄭氏說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私喪私家之喪殷祭三祥之祭殷者其禮盛也。初為君服不敢為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為親





行二祥祭以伸孝心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曾子承前章問私喪可除。遇有君服而弗除。及君喪既除。則於私喪但行殷祭。而不再行除喪之禮。是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答謂時已過。而不再舉。因及祭不追補之事。為證補。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殷事。謂望禭新之奠。君喪既殯。而無事。父母新

喪而有事故。常在家。惟朔望奠。則往君所。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

君已啓殯。而遭私喪。歸哭而反。送君。君未殯。而遭私喪。歸殯。而反君所。

補

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大夫卿之總稱。內子。大夫之適妻。此承上文在





君所時其家使人攝祭大夫妻於君之喪亦之君  
所朝夕否者君所朝夕之奠大夫有私喪者不與  
補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  
相誄。非禮也。誄力水反

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幼賤不誄  
貴長嫌諛也。天子稱天以誄明非欺也。諸侯不相  
誄防私也。禮當誄於天子。補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禭從。君薨其入如  
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跣。衰非杖入自闕  
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杖入自門升自西階

君大大士一節也。押薄音反共音蔡免音問

戒猶備也。禭周身小棺也。其殯服謂君已大斂殯  
服謂布深衣苴經散帶共之以待其至子嗣君也  
其子麻弁經衰杖者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  
闕觀闕也喪歸殯客位故入自闕升自西階此言  
已大斂於外而歸殯者也如方小斂歸而後大斂  
則其子惟加免於首亦未麻弁入自門升自西階  
使如生還。補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





遂既封而歸不俟子

雖古音也

既引謂喪在塗封封土於墳子謂嗣君。君喪在塗而聞父母喪遂送君喪封墳即先反不待其嗣

君

鄭氏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葬時着免聞君喪則待葬畢改袒括髮而往

鄭氏說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

薦其常事

爲于

丁惟大夫少不富也有助義。牲從貴祭從節

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

庶子之貴者攝祭仍用宗子主名

補

攝主不厭祭不故不假不綏祭不配

禮於禮反

厭謂厭神旅謂旅酬嘏謂受福綏祭謂既祭而藏

其減毀之墮配謂祝辭以某妃配某氏。庶子爲

攝主不敢備禮

禮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





布奠謂主人酬賓布此奠爵於賓薦之北賓奠謂  
賓取薦北之爵奠於薦南而不舉此方酬之始而  
即不舉謂止而不行旅酬之事也亦承上文攝主  
不備禮而言所以釋不旅之義用鄭氏  
孔氏補  
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其辭  
攝主不敢如常禮歸助祭者肉故辭以宗子在他  
國不得備禮也此亦承上文補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  
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  
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  
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  
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哉者以無正文疑而度量之辭身沒而已者以宗  
子死而代之祭終身不敢稱孝以自同於宗子至  
身沒而子繼則子可稱孝矣若順也首本也誣猶  
妄也○宗子在他國而庶子無爵者攝之祭不敢  
祭於家避宗子也宗子死而代之祭雖祭於家而  
不敢稱孝亦避宗子也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用  
之順於義也今之祭者不本於義妄而已也補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





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

祭成人必有尸尸以象神蓋侑食而使之飫者也殤未成人祭之無尸直設饌食以厭飫其神故謂之厭也適殤陰厭祭於奧而其地闇也庶殤陽厭西北隅向戶而其地明也曾子疑立尸以人代神遂問若厭祭不用尸亦可乎孔子謂祭成人而無尸是殤之也不可補

曾子曰殤不附祭何謂陰厭陽厭

祭成人亦有陰厭陽厭今孔子於殤亦言有陰厭陽厭故曾子疑而問之然成人之祭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名陰厭尸起之後徹俎敦設西北隅是名陽厭陰厭陽厭蓋兼用之也祭殤者適則陰厭庶則陽厭禮不兼用名同而禮則異也孔子復條析之如后補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為陰厭凡殤與庶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其音





吉祭者從卒哭後之祭也用特牲者尊宗子從成人也不舉者不舉肺也所俎者尸所食歸餘之俎也玄酒者元酒用水也利成者利謂養而其禮成也凡陰厭者皆無此禮也嘗羹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處此謂陽厭而其禮又殺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塋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塋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

天子見日而行建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建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店患吾聞諸老聃云柩音古反音從速使色吏反音莫始占反

塋道塗也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停柩在道東北嚮以對南嚮而行來之人使之相左凡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柩處右而使行來者相左也已止也數讀為速舍奠每將舍奠行主也店病也柩行不見星懼姦慝也日食未知還明之時安知其





不見星若冒行是以人之親病於危云之患故老子戒其止不行而孔子述其言補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空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復者始死招魂。曾子疑使者所舍皆公館安有私館不復之禮。孔子謂士大夫自相停舍爲私館。公家所造之館與公家所爲使之停舍者爲公館。

公館情伸可復私館妨其主人情屈不可復補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也與機而後殤也故也

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丘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棺者

王周者望周夏之瓦棺也園者墓園有草木處不遠葬於墓也與機機者尸之狀與謂抗舉之以繩與舉其牀以適於園就移入土周不斂於室也史佚者周成王時賢史下殤不斂於宮中以葬於園路近也曾子問若啓袁當如何孔子述老子之





言謂昔史佚下殤路遠召公勸斂於宮中不敢謀  
之周公以為可而行之矣用棺衣棺謂宮中用棺  
早斂至墓又衣以棺也集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  
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  
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受宿。謂受宿齊戒也。既受宿而有齊衰之喪。出舍  
公館待事畢然後歸。哭孔子因併言尸出之禮

氏孔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泣哭金革之事無辟也。有禮也。  
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數  
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  
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  
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  
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國音

子夏問居喪而事金革禮歟。始於有司之命歟。孔  
子告以古禮居喪則致其事。子夏因又問然則居  
喪而事金革者非歟。孔子又述老子之言。謂伯禽  
居喪而伐徐戎者。國事之急。有為為之也。今貪人  
士地利而為之者。吾不知其可也。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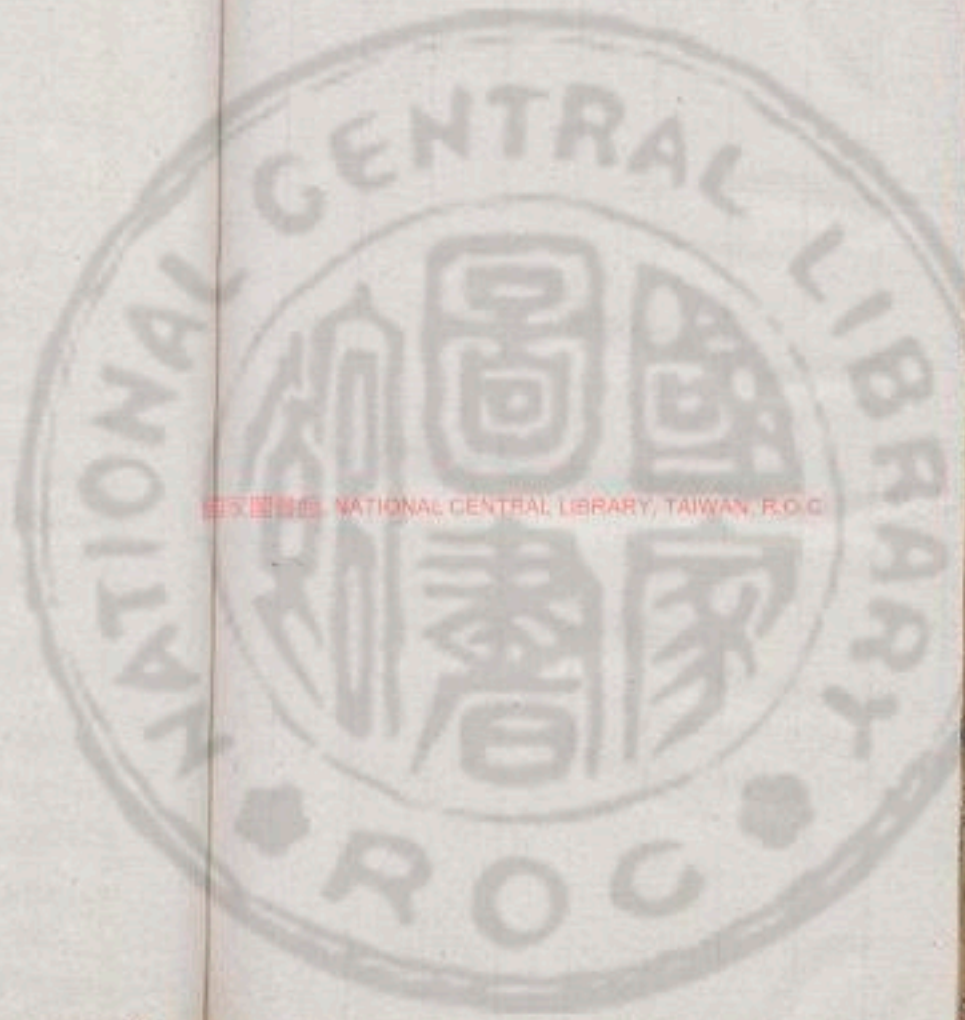


NATION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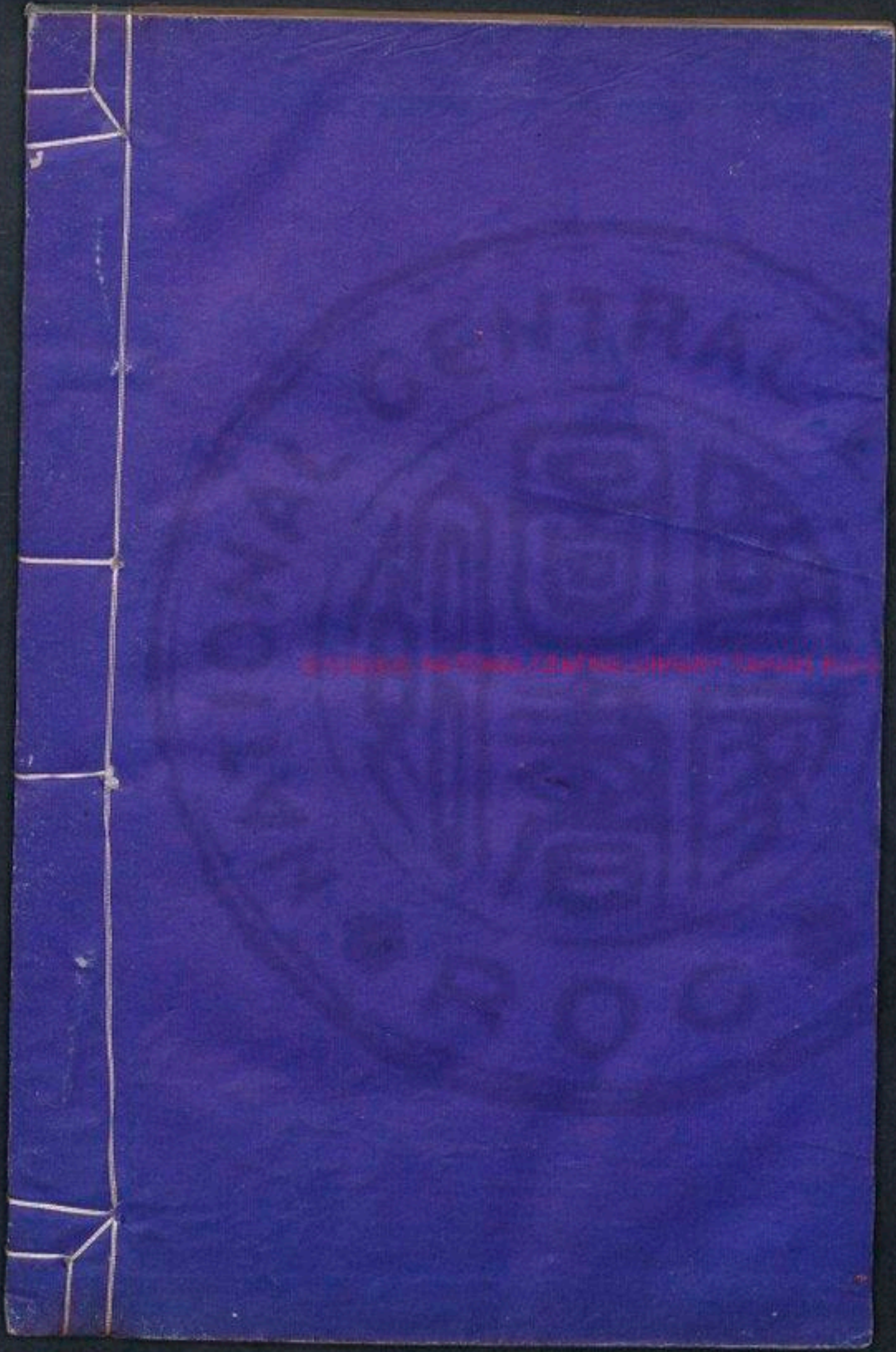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七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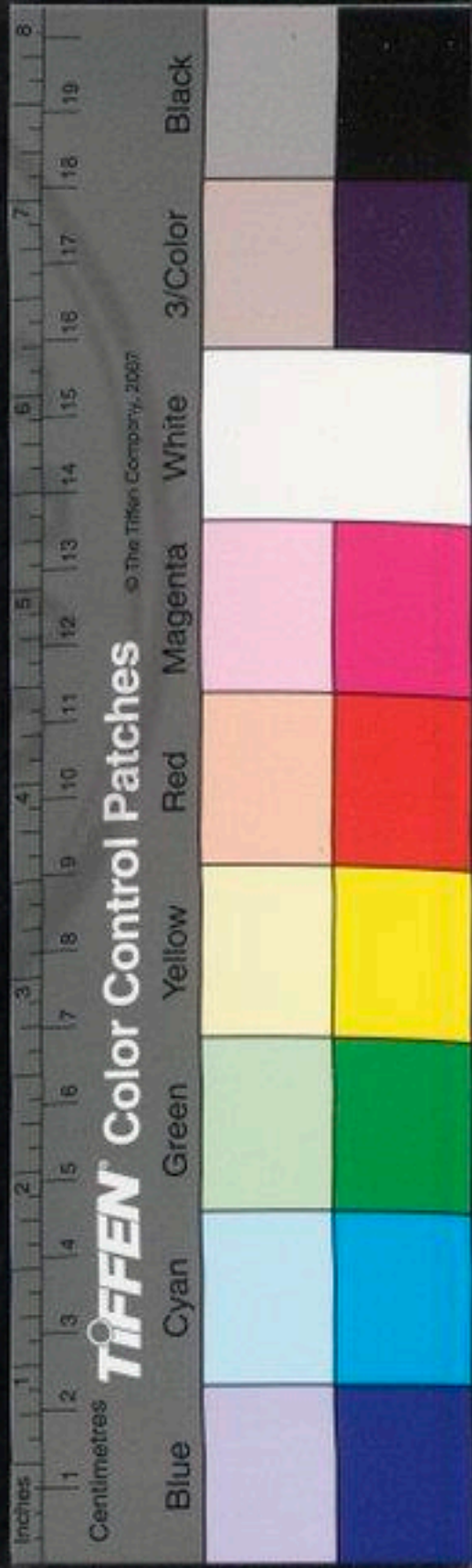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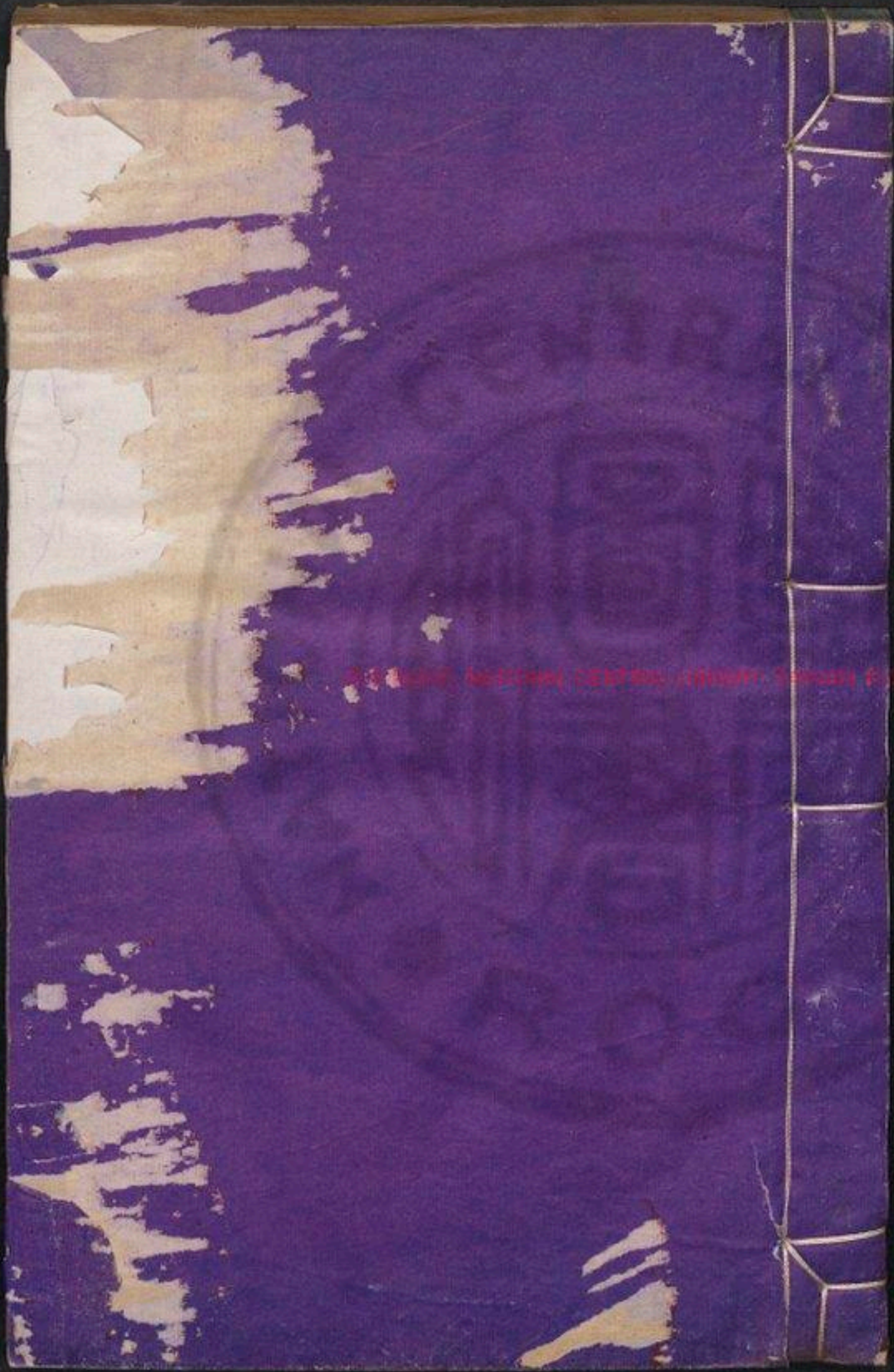














349490

67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八

讀禮記五

文王世子第八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





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注反豈音養食上之上特掌反  
說音脫養羊尚反間去聲讀

內豈小臣掌通內外者御如今小史直日御於君  
所者不安節謂失常而疾生食上謂進食食下謂  
徹食在謂察末猶勿也原再也如原蠶之原末有  
原戒勿以其餘再進也間猶瘳也疾痛在身無少  
間隙疾寬減爲間。此言文王孝養王季武王復  
孝養文王補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  
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

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

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國人壽之數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齒年老而齒

落齒亦謂之齡謂年齡者謂年爲齡也。年齡無

可移之理君王乃戰國之稱其傳之妄歟用胡氏  
葉氏補

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

禽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

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

蒞阼臨朝也阼謂主位阼階武王崩時成王方十  
一歲故云幼不能蒞阼周公相之而踐阼方氏謂蒞









龜陽故於春夏禮由陰作書以言事故於秋冬然  
此言春誦夏弦秋讀禮冬讀書王制言春秋教以  
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其時其法皆不同恐皆漢人  
誦聞古昔之言未知孰是要之學無時而不習難  
各以時爲拘也

用方氏  
陳氏補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祭謂饗天地社稷宗廟養老乞言謂養三老於學  
而乞其誨言合語據鄭氏謂鄉飲鄉射之屬孔氏  
謂養老乞言自然合語則又綴於乞言之下劉氏  
然則合語後經禮記經說所以知同以成言所以來

大樂正學舞于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學舞之樂  
戶孝反

戚斧也語說合語之說也乞言乞命者乞言王事

也數爲篇數也于戚語說乞言三者皆大樂正授世  
子及學士以篇章之數爲之講說使知義理也

鄭孔  
陸氏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大司成即大司樂論說若後世講說

王氏  
陸氏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間終則負牆  
列事未盡不問

問如字又  
古辭反

等三尺三十三分三席之間共留一丈所謂席間





以又可以助者以聲足相聞又不至大逼也負墻  
卻就後致竦敬列事未盡不問不敢錯雜長者之  
語所謂毋勦說也用鄭氏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官謂禮樂詩書之官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敝中凡  
釋奠者必有合也國有故則否

合謂合樂國有故謂喪紀凶札之類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遂謂因而行之也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選或以事舉或  
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有焉乃進其  
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酌於上尊也  
語于郊謂論說于在郊之學取賢斂才謂於此辨  
論官材德進事舉言揚三者之外雖曲藝之士亦  
誓戒之以待又語于郊而再考之若於德進事舉  
言揚三者而有其一則為之進其等使出於曲藝  
之流而升於三者之列謂之郊人遠之者名之為  
郊學之人而尚遠之言未入天子之學也然成均  
以及者成均者天子之學天子飲酒於成均禮亦



及郊人使得取堂上之尊以相旅所以榮之也上  
尊者堂上之尊凡飲酒則尊者酌堂上之尊卑者  
酌堂下之尊用鄭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  
饋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前章言始立學者釋奠于先聖先師比四時常禮  
之釋奠為盛事此章則謂始立學而告祭器之成  
也興器古注改作費器近世謂新置器恐亦整起  
而將用之之意耳用幣則用采帛贊神如生者初  
即幣今說者謂用幣禮重釋菜禮輕恐無輕重一  
時兼行之理亦無先行重禮方才行輕禮之理陳氏  
禮書又以釋菜為弟子見師之贊以婦人用棗栗  
贊舅姑為比不思男女異贊男子見師豈同婦人  
而事師之禮至微者猶以束脩束脩亦乾肉而非  
菜也弟子事師貧而不能備禮者猶用束脩國家  
立學以禮先師無貧而不能備禮之患也何至反  
用菜哉且世之言菜者以蘋蘩藟藻為說也按采  
蘋蘩直此言婦人助祭之末非言君大夫祭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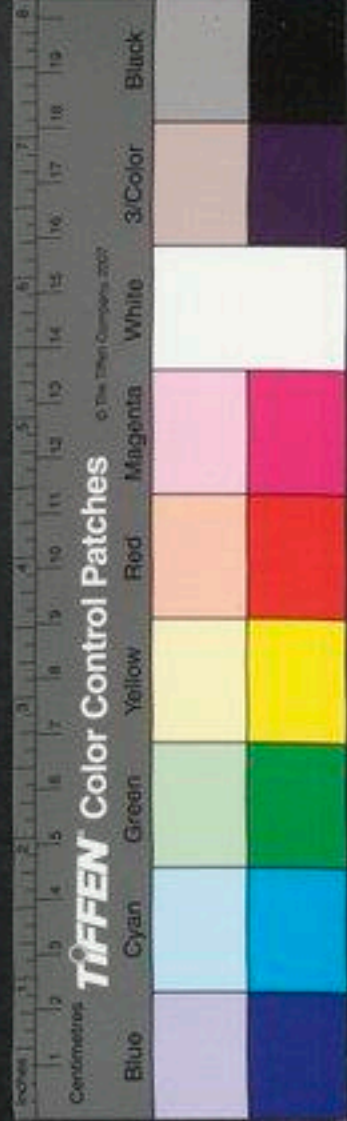




正之氏言盥在誠信而不在物故借以明誠信非  
以言祭禮也豈有事神而以菜為重者自昔事神  
必于其所重而不敢于其薄牲牲必侈言其肥膾  
酒肴必侈言其嘉美悅神之理當然也禮雖一獻  
亦未嘗不用牲脯何至反于其薄者而獨以菜為  
名故事神必先奠幣而祭以釋奠為名禮也菜菹  
最為事神之末而祭反以釋菜為名於禮未見其  
當也此章然後釋菜之語恐漢人誤以采為菜而  
失之耳不舞不授器謂不舞而不授以舞者所執  
實器如祝幣之類也禮記卷之八  
介助無祝語凡皆謂告祭器之成而其禮略也然  
以理揆之亦未必其然也補

教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  
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  
懌恭敬而溫文

九學立於禮成於樂故教世子必以禮樂樂由中  
出故以脩內禮由外作故以脩外然樂雖脩內未  
嘗不發形於外禮雖脩外未嘗不交錯於中故樂  
之成也悅懌禮之成也恭敬而溫文





立大信少傳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傳  
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傳奉世子以觀大傳之  
德行而審喻之大傳在前少傳在後入則有保出則  
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  
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  
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  
唯其人語使能也

傳者傳之德義保者保其身體師者道之教訓疑  
擬其前丞承其後比我而相之謂之輔據我而相

教謂教也疑謂疑也丞謂丞也據謂據也

下述古記之言語使能一句作記者解之也語猶

言也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  
之謂也

君子成德之名故謂君子曰德德成而至官正國

治然後能為君故曰君之謂也

用陸氏  
方氏補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  
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  
川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是故知





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于其身古注以于為迂。胡氏又以于為廣大蓋欲以于其身與殺其身對言也。然只如本音義亦通。以為世子則無為也。言成王已為君不可為世子。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





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周公踐阼學文之  
物事也行一物謂世子齒於學三善得謂知父子  
君臣長幼父子天性故言道君臣義合故言義長  
幼有等故言節三者得而國治故世子之教為急  
結以周公踐阼謂周公踐阼時之教如此然周公  
未嘗踐阼冢宰總政乃古禮云踐阼亦漢人誦聞  
之言用補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  
之義長幼之序

禮記卷之五十五 祭義第五十五 諸子教行於上以孝弟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貢者以齒其在外  
朝則以官司士為之

內朝路寢之庭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北上尊在內  
也司士掌班朝之位。內朝以齒公族有所伸外  
朝以官公族有所屈氏馬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

宗人掌禮又宗廟蓋有族則有祀有祀則有宗虞曰  
秩宗殺曰太宗周曰宗伯其義一也登謂登堂殺





謂尸起而嗣子食其餘獻謂嗣子酌奠而尸受受爵謂尸執奠而嗣子受方無事時嗣子在堂下餽則登獻則登受爵則登上嗣則君之適長子也。宗廟如外朝之位則以官也故宗人授百官以事以爵之尊卑與官之職位其登堂餽獻受爵則以君之適長子此皆宗廟之行事以官不以齒如外朝也補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庶子即前章掌公族之官治謂治內朝之禮允者

序齒別席而獨坐在賓之東今此內朝則雖三命

亦不踰父兄

用孔氏補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公大事謂公喪。此謂君喪而庶子官掌其事服

輕者䟽服重者親故以精麤為序雖有庶長父兄

次主人之下

用孔氏補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異姓為賓族不自為賓主也膳宰為主人君尊不  
獻酬也公與父兄齒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叙族  
而食親者稠而疏者希以世次為差也本鄭  
其在軍則守於公櫛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  
之無事者守於公官正室守大朝諸父守貴官貴室  
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公櫛謂行主出疆之政謂朝覲會同公族無事  
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正室謂適子官謂所居室  
謂廟室貴官下官正寢燕寢也貴室下室皆親廟  
櫛謂櫛也

太廟以諸父分守貴官貴室以諸子諸孫分守下

宮下室

用鄭氏  
胡氏說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  
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同罰  
之至于贈賻承含皆有正焉

免音問禮考鳳反  
賻音附承讀作贈

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第謂六世以後無服者免  
謂五世親盡而祖免者車馬曰贈布帛曰賻珠玉  
曰含摠謂之贈承請作贈長樂陳氏從本音謂承  
於身者謂之承凡玉可為渠有疏璧者皆承也正





謂正禮。此論族人雖或至賤言凶必須相告第

賜含贈皆當有正禮庶子掌焉孔氏

公族其有死罪則磔于甸人其刑罪則織剝亦告于

甸人公族無宮刑織音絨之林反剝音反

甸者王所自治之地甸人則掌其地之官也磔者

縊殺之其縣如磬以公族不忍刑於市朝故縊於

甸人也織織刺也剝割也謂非死罪而止於刑罪

者其鍼刺刺亦告于甸人而行之惟無宮刑不

敢絕公族之世也用鄭氏說

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

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

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

親哭之亦及于僑反

讞言也不舉不舉樂也倫謂親疏之比如其倫之

喪而無服謂公族之在罪者或親為功總則公素

服不舉為之變動亦一如功總之喪但以其有罪

而不為服功總之服耳。此謂臣執法宜堅君用

刑宜寬也然三宥不對而走公又使人追之對以





無及此事使人君偶有哀矜不忍而救之無及可也若立爲此法示欲宥之而不能是虛文相欺不可也且臣有罪而君必赦君有命而臣不受於理皆未安恐亦漢人誦聞古昔之傳或如此耳補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

此釋前章其朝於公一段體謂以心體之也補

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餼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

此釋前章其在宗廟之中一段補

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

戒反色

此釋前章其公大事至公與族燕一段

戰則守於公櫛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此釋前章其在軍則守於公櫛一段補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事臨聘





賜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通詩反

此釋前章五朝之孫至皆有正焉一段補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剪其類也。遠于反

此釋前章公族有死罪至親哭之一段術法也。體百姓言不以親而私之必體百姓之心行法同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養賢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養賢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養賢也。

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斷音欣

○天昕，日初明。鼓徵，鳴鼓徵召。興秩節，猶言舉常禮。

○天子晨視學，觀有司行禮，非爲學士報先聖先師，必視學者學，所以教養人才，不可不身親之也。

孔氏陳氏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





之徃也始之養也猶言始至養老之處謂既視學  
畢而始至東序養老也東序即學宮之東序地道  
尊右神祀尚陰故西爲廟宮所以尊先聖先師東  
爲黌舍所以處國子俊造而其地謂之東序也三  
老五更鄭康成謂各一人蔡邕謂三老三人五更  
五人按秦漢置三老鄉一人則非必三人而後爲  
三老也其義則鄭康成謂知三德五事者宋均謂  
三老知天地人事五更知五行更代似皆意之耳  
惟左傳昭三年杜預注以三老爲八十以上上中

老而更事耳然議者謂三老皆復授爲養不過謂其

至後漢元魏此禮方行後漢竟以三公爲三老大  
夫爲五更矣發冰謂以樂納之適饌省醴蓋互言  
之皆適其所而省之也退脩之以孝養者三老五  
更即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脩孝養  
之禮執鬯而饋執爵而酌也用鄭氏應氏  
方氏說補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  
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  
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  
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





反謂反席語謂談說獻養老畢而反席然後工登歌既登歌清廟又談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以成之此所謂合德音之極致而禮之大者也下謂堂下之樂與登歌堂上之登對言也下而立於堂下以管奏象武之曲而庭中舞此大武之舞於是大合衆以歌舞其樂以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以興起武王受命之有德使衆前歌後舞也正君臣貴賤而上下之義行皆于大合衆而言之也闕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至此而既終也德莫盛於文

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羣吏鄉遂之官也王自養老又命諸侯州里皆行之是終之以仁也廣其施之謂也補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

慮之以大謂先本於孝弟之道紀之以義謂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終之以仁即上文命諸侯歸養老





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曰念終始典于學。

喻猶曉兌當爲說典常也鄭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齊玄謂心致齊而身服玄也。此章約篇首文王爲世子之法量損之而爲尋常世子之禮。然所謂有喜色所謂色不滿容此出於人情之自然安得立法以使之。聖人人倫之至聖人之所行即天下之所法人之氣稟不同而不能如聖人者固多矣。薄待天下而下聖人一等以立之法是聖人爲有異於人而人不可以望聖人也。寧有是理哉。且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是子竟不得親待其父。





之疾始終但得之於內豎之口亦非人情矣嗚呼  
是真漢人之言也補

禮運第九

禮運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移之道故  
以運名雖思太古而悲後世其主意微近於  
老子而終篇混混爲一極多精語如論造化  
謂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如論治  
謂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論  
人則謂人者天地之心謂天地之德陰陽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  
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反稼

蜡索也歲十二月之祭各言遍索鬼神之有功於  
民者祭之以報也賓者助祭之臣助祭者必有欲  
食以勞之故謂之賓也觀者闕門英謂俊選之尤  
者○此記爲夫子與言偃問答謂聖人思欲還上  
古之風不可得而猶思其次也下文蓋詳此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  
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  
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  
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  
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  
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  
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  
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  
知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

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  
在勢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紛扶問反

大道之行指五帝時男有分謂各安其分貨不藏  
於己力不必爲己謂無各竊之私謀閉謂謀之祕  
密是謂大同總結大道之行尊五帝也大道之隱  
指三代時天人諸侯也父子相傳曰世兄弟相繼  
曰及以賢勇知以勇智爲賢也以功爲己以爲己  
者爲有功也著有過謂用禮以明民之罪刑則也  
刑仁謂仁者以禮賞之以爲則謹讓謂爭奪者以





禮講說之使推讓在勢謂在位者去謂罪退之眾  
以為殃言眾人皆以為罪此主不由於禮者言之  
也是謂小康總結大道之隱單三代也。大道之  
行為大同天道之隱為小康以道之隆污升降係  
平時之不同而已天下為公天下為家傳於賢禪  
於子皆天之所與非人力之所能為也五帝三王  
何與焉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則近於墨矣各  
親其親各子其子則近於楊矣聖人豈揚墨之道  
乎老有所終至廢疾有所養三王未始不同也豈  
也謂禮三致讓讓而不與為也五帝三王未始不

之盛時莫不齊然謀用是作則兵由此起五帝以  
來亦未始不如此而以彼為五帝之大同以此為  
三代之小康皆記者立論然爾且稽之論語吾夫

子固未嘗若是其費辭也

用陳氏  
馬氏補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  
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  
必本於天發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  
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又扶





下同  
又平聲

殺效也方氏讀如字殺猶肉之有殺以其物之相雜天以一在上故曰本地以二在下故曰殺上數語言禮之功用以明夫人生死之所由係下四語總禮之體用以明天下國家治亂之所由別也大原出於天故推其所自出而本之效法之謂地故因其成法而效之列於鬼神者充塞乾坤之間昭布森列而不可紊也達於喪祭至朝聘者人道交際之用周流上下而無不通也

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求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杞夏後宋殷後夏時夏四時書名坤乾殷陰陽書名以坤為首周官太卜掌三易二曰歸藏者指此先坤後乾有交泰之義○夏時坤乾二書皆不行於世所當闕疑而以今夏正建寅與周易乾坤為

正耳  
烟馬補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杯飲賁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





號告曰臯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

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

初釋下麥反通為華反說步候反對反又苦各反釋音神為首智意手又反釋音亮反

押擗也潘黍押豚者古未有釜甑釋米押肉加於

燒石之上而食之汚尊鑿地為尊挾飲手掬而飲

搯鼓槌也蕢草也蕢搯謂以草為槌主鼓謂築土

為鼓升屋而號招鬼也臯緩其碑而引聲某稱死

者名復使死者之魂復歸其身飯腥謂含用生米

象上古未有火化之法苴孰謂遺奠包熟肉象中

而燔擗以為食壘酌未設而汙挾以為飲聲樂未

備而蕢土以為歡以此而接乎鬼神自其一念之

誠而施之有餘也乃若升屋之號臯復之告飯腥

苴孰以繼其孝養之事天望地藏以發其悽愴之

思則雖禮教未備而天理之發露於人心者亦自

然如此此其為禮之初也氏將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

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

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





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絲麻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音曾又作增

范金謂鑄合土謂陶炮裹燒燔加火上亨者炙貫之火上醴酪蒸釀之也朔者創始為初終而有始為朔。此原古始以明聖人制作之功蓋取十三卦之義

補

故玄酒在室醴醢在戶。案醢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脩其祝嘏以降上

玄酒水也色黑為玄太古無酒此水當酒在室者貴重古物設之於最內也醴謂醴齊醢謂齋齊醴言甘盎言翁翁然葱白色在戶則稍南而近戶案醢即醢齊為齊不止於案舉案以該之案即稷也澄酒謂清酒祝者代人之辭以致告於神嘏者代神之辭以致福於人上神天神也。此承上文事鬼神上帝而言備禮之用

補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穀與其越席疏布以爨衣其滌帛醴醢以獻薦其燔炙君與





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禮音

祝號謂祝於神祇牲幣各有嘉號以尊神顯物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以法上古孰其殺謂體解而爛之以法中古越席藉席疏布籠布幕覆齊帛練染以爲祭服嘉祭也合莫謂以此精誠而求神於冥漠之間也。前章言備祭之物此章言致祭之用然後退而合尊體其大豕牛羊實其簠簋豆鉶羹以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合莫大器衆物而尊之鉶盛和羹器形如小鼎。此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嘗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爲大假

大假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各有分守今乃以諸侯用天子禮而祝嘏皆莫敢易其辭竟以天子之辭而用之諸侯之國假竊莫大於是是爲大假此章本嘆非禮而先儒誤以大假爲正說。前章旣詳五帝三代之禮至此更端而明天子嘆魯





之意謂魯之郊禘非禮也而未嘗言魯郊禘之所始至明堂位謂周公有大勲勞成王賜以重祭說者遂以為據然按呂覽載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考之春秋則僖公始用郊是成王未嘗賜周公未嘗受也補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醜學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祝嘏皆有辭說藏於宗祝巫史而君不知有故為幽暗之國醜學殷辭皆先王之辭而諸侯有用之者君以獻尸尸以酢君故曰僭君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私家藏之故曰魯君官事不攝聲樂皆具非禮明矣并以祭器不假為非禮未安。此承上章析言禮之失補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期居其切





臣對君之稱僕對主之稱。喪者所宜哀其凶昏者所宜慶其嘉故皆期年不使以優之今反以衰裳入朝或與家僕雜處夫國之臣與家之僕雜處故曰君與臣同國氏古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采食采之邑。人莫不有子孫而自天子以下處之則異是之謂制度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

禮

禮記卷之八

金其祖廟謂金於諸侯之祖廟也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雖尊舍於人之宗廟猶有敬焉若諸侯無故而入諸臣之家是為誹也鄭

是故禮惟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備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備謂接以賓禮。禮惟為大柄則能別嫌於難辨明微於未彰幽可以備鬼神明可以考制度別仁義以至於治政安君也禮以節文仁義各使中禮





故曰別

陳氏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上下乖離俗敝刑肅皆國之病故云疵國

鄭氏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報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禮記卷之五

祖尊義也故命令由祖廟而下者謂之仁義山川有草木鳥獸可作器物人君法山川以興作其物故命令由山川而下者謂之興作五祀中雷門戶竈行也小大形制各有法度故命令由五祀而下者謂之制度政之大理本之天地及宗廟山川與五祀故人君得藏身安固也

凡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





過之地也

以政本天而般地故聖人參於天地以降于祖廟山川五祀故聖人並於鬼神天地祖廟山川五祀皆禮之至理所存聖人因其所存而處之以定體是即為禮之序道德仁義興作制度皆良之良心所樂聖人因其所樂而玩之且不紊其條理是即為民之治天時地生財人則父生而師教人君位天地之中居父師之上夫何為哉以正用之而已以正用其時奉之而不違以正用其財理之而不易以正用其生厚之而不夭以正用其教立之而不廢正用者順其自然之理而不過所以立於

無過之地

地方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指人之失謂之明人君納天下之諫則人之所明而非明人者也予人以食謂之養人君享天下之奉則人之所養而非養人者也奉人以勞謂之事人君役





天下之羣動則人之所事而非事人者也故禮行  
分定則人皆見危致命愛死節而耻偷生

用陸氏  
馬氏胡

補氏說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

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

變變音智  
變音辯

此章大意不過謂人才難責其全取其所長棄其

所短自說者必欲于其義理之精嫌於仁者之有

貪也各自為說而去本旨逾遠惟晦庵云人之性

易得偏仁善底人便有好便且底意思此通論也

蓋仁不必皆指其極致者然後為仁貪亦非必殞

化貨而後為貪也變舌音辯謂辯猶正也方博士從

本音而訓權亦通然死於宗廟難以權言死必以

正豈有以權宜而死者哉若從本音而以變為變

故之變亦何不可補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

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

為之耐音能辟  
婢亦反

耐古能字音心所思慮辟開也。天下非一家而  
能以為一家中國非一人而能以為一人在知其





情情之所合則措天下之異而歸於同情之所離  
則天下不可得而強一辟於其義而教之明於其  
利而興之達於其患而去之此皆知其情之謂而  
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也周氏陸氏  
陳氏補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  
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  
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  
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  
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七者感物而動無非自然十者人之大倫故謂人  
義此義既形此情遂定於是講信脩睦而人利興

此義不立此情日亂於是爭奪相殺而人患起制  
情之義興利去患納天下於相安相養之域惟禮

可耳樂馬氏  
孫氏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  
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  
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愛

之惡  
之惡  
如字  
鳥路及美

莫非欲也飲食男女為大莫非惡也死亡貧苦為  
大心隱於內而不可知也聖人揆之以禮而制之





飲食我所欲也。觴酒豆肉，遜而受惡，男女人所欲也。非受幣不交，不親死亡，貧苦人所惡也。而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君子仕而不稼，田而不漁，食時不力。珍馬氏方  
王氏將氏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天以覆為德，地以載為德。人生於覆載中，則其形之所自生，固天地之德。獨陰不生，獨陽不成。人因其交會而生，始具則其形之所自生，固陰陽之交。

氣者神之所居，神者氣之所聚。氣與神聚則生，散則死。人因其會聚而生，始具則其形之所自生，固鬼神  
之會。五行之氣，散布於萬物，而人得其最靈，故其生為五行之秀氣。德言其無間，交言其混會。言其合秀，言其特異。德以理言，交會與秀皆以氣言。理與氣合而為人，人所以為人者，蓋天地陰陽鬼神五行交相參而成者也。人其可不自貴哉！然五行即陰陽鬼神，即陰陽二氣之屈伸，而天地即陰陽之成形於上下者也。故理與氣未嘗不俱，而人與天地並立為三。用孔氏王  
氏說補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





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天者陽氣之所積，故曰秉陽。地者陰氣之所積，故曰秉陰。陰氣合陽於天上，則為日星，是以其光下垂。陽氣合陰於地下，則為山川，是以其竅上通。山川者五行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於地中，則升為四時；地之氣凝結於天上，則降為五行。播者分布之稱也。天一生水而播於冬，天三生木而播於春，地二生火而播於夏，地四生金而播於秋，天五生土而播於四時之間。自天一至於天五，奇偶合而

成其數，數之至於三五，則為五行。生數之極而月

所以盈又積之，至於三五，則為五行成數之極而

月所以闕也。

長樂劉氏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

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還音旋和戶計反

相竭相克而成。如水王則金竭，木王則水竭，五聲

宮商角徵羽六律，謂陽律十二管，謂陽律六陰呂

六各一管，還相為宮者，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

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為





宮五味酸苦辛鹹甘六和者四時四味各有滑有  
甘爲六五色青赤黃白黑六章者兼天玄十二食  
即周官鼎十有二衣即舜之十二章鄭氏孔氏周氏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  
生者也

天地有人如人有心以其居天地之中而生意之  
所鍾聚凡果實之心皆名曰人字亦作仁故天地  
之心亦名曰人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人之  
名蓋出於此萬物莫不鍾五行之氣以生而人受  
其氣之秀故曰五行之端新列者五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  
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  
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  
故事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  
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  
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爲質故  
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  
故人以爲與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六反  
天地以至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





石也四靈其徵報也以天地為本則萬物皆末本  
得則末斯從之故物可舉陰陽者萬物之情以陰  
陽為端則情可探而見故情可睹以四時為柄則  
人順時之後先因時之動靜不敢辭焉故事可勸  
以日星為紀則書之所參夜之所考各得其序故  
事可列月以為量則興事造業各有數以致其能  
故功有藝五行以為質則代發代興皆周而復始  
故事可復四靈以為畜則人之日用者皆易致焉  
故飲食有由也鄭氏

可謂四靈者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則人  
不念鳳以為畜則鳥不獲麟以為畜則麟不獲  
為畜故人情不失  
音審爾况必  
反况越反

鱗魚驚而水動猶驚飛兒我驚走兒。鱗體信厚  
鳳知治亂龜兆吉凶龍能變化故謂四靈魚從龍  
鳥從鳳獸從麟龍鳳麟既來為人之畜其屬見人  
自不驚逝飛走龜知人情既來應人故於吉凶善  
惡皆不失方氏

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續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  
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田牲曰瘞幣帛曰續宣猶揚也祝者主所致禱於





社殿者神所致福于主辭說者祝嘏皆有其辭說也設制度者辨上下定民志也故國必其有禮官各御其事事各有其職禮各有其序不相奪倫氏

補劉氏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饋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主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也宗索及後者禮物樂人陳設備創實而致之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脩猶飾藏謂禮在其中。此申言上章之義補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天一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以形之始而言謂之太始以其數之始而言謂之大一大一天地之始凡有數者莫不出於其間故分而爲天地之位





而為陰陽之道變而為四時之代謝列而為鬼

神之魂魄莫非此禮發露於自然聖人本其自然

發露者制禮以命天下故曰其降曰命亦未嘗不

本之於自然故曰其官於天

孔氏陳氏周氏蔣氏方氏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

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

喪祭射御朝聘

列而之軍事詳則禮詳變而從時時異則禮異協

於藝不強其所不能虞氏

禮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實也故唯聖人為知

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禮義內可治心外可脩身可養生送死於其明可

禮義內可治心外可脩身可養生送死於其明可

事鬼神於其幽聖人所能保其國家與人民知禮

之不可已爾眾人反此而禍患隨至

陳氏方氏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藥魚

列反

善為酒者戒其為醕務其為釀善為人者戒其為





小人之務其為君子輟樂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此以農喻聖人之治人情也人情感物而動必有梗吾和平之化者故脩禮以治之謂之耕禮由義起其初未有淺深厚薄之宜故陳義以治之謂之種學足以辨其是非謂之耨仁足以滋其盛大謂之聚樂足以樂其成功謂之安耕

文禮之有義起也義起者禮之節也禮之節者仁之體也  
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謂禮者義之實又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是禮之

資於義者多也謂藝之分仁之節矣又曰義之本

順之體是禮之資於仁者重也禮出於義則在我

有自然之強禮出於仁則在我有自然之尊耕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耨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





食而弗肥也

此承前章以人情爲田之喻而每節反明之以見  
缺一不可補

四體既正膏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  
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  
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  
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  
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此承上章食而弗肥之諭因以身之肥充黃至天

故事大積纒而不頽後胡在纒新謂健於頽纒纒  
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  
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於於

死積而至鬱滯之意也事大積累亦一一處置有  
條理於小事亦不失凡皆言其順之實而治之形  
也守危謂能居安如危守而不失如易所謂危者

安其位

用鄭氏  
葉氏補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  
弗敬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





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天孽之疾

所戒反  
丁浪反

禮隨貴賤不同而各得其豐殺之中干以持情而使之正合危而使之安居山居川居渚居原各順而安之使各保其業不至困敝合男女必當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致順如此故國無災艱無疾

孔用

氏陳  
氏補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故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

實也音

器車鄭氏以器為銀甕丹甑孔氏謂不揉治而自圓曲為器車按器車與馬圖對言豈古嘗出此物如河圖之類歟郊極在郊之極宮沼在宮之沼卯胎俯見謂不驚避無故謂非有他事使然。天不愛道以其道與我地不愛寶以其寶與我不愛情以其情與我此豈有私與哉亦以積累之厚如上所云也甘露醴泉而下皆言其證應陸氏

禮器第十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  
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  
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  
饗德

禮器謂禮之用成也是故者承前篇禮運而言自  
前篇禮運所陳至是禮之大體全備若成器然故  
曰禮器大備其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者不能為  
故又釋之曰大備盛德也回邪筠謂竹之青皮○

私欲頹弊竹謂回也禮能使之合其自道也水  
於水春風之被物所謂釋回也天與善道所謂義

質也禮之所加猶玉而山龍其文猶素而藻績其  
章所謂增美質也故措諸事則正施諸用則行如  
竹箭之有筠其外澤如松柏之有心其內堅故以  
之接人則外諧和以之處已則內無怨對物懷其  
仁而鬼神饗其德用葉氏  
馬氏補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  
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處之有經之謂理施之  
有權之謂義根於忠信為禮之本各辨於義理為





禮之文

用黃氏  
陳氏補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  
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  
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  
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  
謂之不知禮

天之四時各有所生地之分理各有所宜人居其  
官各有所能萬物委曲各有所利天不生謂非其  
時物也地不養謂非此地所生也不順其鄉之所

故必謂其定國之數以禮之

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臣

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殺色  
戒反

定國猶立國也經經常也倫倫理也殺穀不熟也  
臣猶恐也。舉國內生物多少之數以爲禮之經  
費其制禮之倫理又隨地廣狹逐年豐歉當量入  
以爲出故年雖大荒衆無恐懼則上之制禮於是  
爲有節補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  
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隼追來孝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

稱尺謹友

章急也猶道也倫即順義即宜羔豚而祭謂小祭祀大牢而祭謂大祭祀。時者天地之大運順者人道之大倫形各有辨謂之體事各有常謂之宜物各隨其分量謂之稱五者雖不同同歸乎理此章蓋先舉其凡而隨條釋之

用江氏補

龜下龜古者貨貝寶龜諸侯保土占詳吉凶故得以龜為寶圭謂五等玉諸侯之於天子猶天子之於天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天子與之玉亦謂之瑞家謂大夫大夫不得寶龜故臧文仲居祭為僭卿大夫不執玉故不藏圭兩邊築土為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門之有臺所以壯國體故家不臺門凡其得與不得各有所稱也

孔氏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





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為貴也

介副也謂介僕之介五重三重古註謂葬時抗木抗席加茵葬宜堅固故多重陸氏謂重棺。凡此尊者多而卑者少故曰以多為貴也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性天子適諸侯諸

侯以服酌天子介謂諸侯也無介祭天特性天子適諸侯諸

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

介者為賓則用介天子無客禮故無有灌獻也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食力謂燕人自食其力者也

也天路祭天之木路也繁馬腹帶也纓鞅也就著五色絲一匝也鄭氏以繁為鞶帶之鞶山陰陸氏

讀繁如字謂繁纓言其文之繁也巾車曰玉路樊纓千有再就謂之繁纓冕之玉名繁露也此同義

士曼禮曰馬纓三就所謂就者其纓而已愚按鄭





氏之說其行已久人多從之難改耳圭璋特者珪璋玉之寶而獨用之不用他物爲媿也琥璜爵者琥璜之玉劣於圭璋禮行酬爵則以琥璜之玉將幣不獨用也。天子無介祭天用特天子之膳諸侯非不能備多品也而用止一犢諸侯相朝主國非不能備豆籩也而灌止用鬯繁纓美於多就而大路一就琥璜用於爵敝中而圭璋則特九皆以少爲貴詩氏

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

門外在門內壺君尊瓦無此以小爲貴也禮文反

武音

四器之蓋也觴容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斝

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獻子男之饗禮尊酒尊缶

以筭法推之掬四爲豆積而至缶二爲鍾缶蓋四

石之名壺大一石瓦無五斗獻謂獻之於罍舉謂

舉以自飲。宮室以至丘封貴者皆大此以大爲

貴獻爵貴者以其小獻尊小者居其內此以小爲

貴補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

檟禁此以下為貴也

檟於

禁承酒尊使不動者也檟禁承酒尊之無足者也廢禁去其禁使就地也檟禁無足雖用禁而近地者也此謂以下為貴

補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

大夫黼士玄衣纁裳

音古作瑒文轉反起音活纁與素何反王

如字釋章善反

越席蒲席犧尊畫犧牛於尊疏布甞以籠布覆酒尊釋白理木禪杓以白木為酒杓而不加飾

集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清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





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省察也。謂猶普也。徧也。德產精微。謂天德之生物。其致精微而無遺也。德之發揚。徧萬物。大得其理於物。其博。此禮有以多為貴。樂其發。謂樂其發見於外也。天德產物。精微無遺。萬物皆其所生。無物可以報稱其德。故禮有以少為貴。慎其獨。慎其所以感之者也。此通結前章之意。言貴多則曰大。曰高。曰文。在其中。言貴少則曰小。曰下。曰素。在其中。鄭氏孔氏馬氏

是故君子之術。禮也。不為樂也。不為禮也。禮其術也。

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內心之所尊。則以少為貴。而不可多。外心之所樂。則以多為美。而不可寡。

此承前章覆說制禮。惟其稱也。用孔氏方氏說

是故君子犬牢而祭。謂之禮。匹士犬牢而祭。謂之攘。

管仲鑊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滌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

攘非其有而取之也。簋承黍稷器。鑊刻而飾之。朱

紘冕之飾。用組為之。從下屈而上。屬之兩旁。垂餘

為纓。朱紘則天子冕之紘也。節。柱頭斗拱。山節。刻







為山形粉梁上侏儒柱藻梳畫為藻文監謂益而無所制監謂陋而無所容。中則得禮僭則盜竊管仲過奢晏子過儉用鄭氏補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眾之紀也。紀散而眾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紀者眾自之總，禮亦百行之總。戰克祭受福本郊特牲記春蒐之禮，蒐田習戰而以其禽祭，故載此為孔子之言。此因言祭而并引之。馬氏葉氏孔氏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

事冠昏也。祭以思親，不祈福報祭，感霜露之變，不先時蚤設，為快必求其稱，故不樂器幣之葆，大而不忍其代親，故不善冠昏之嘉事。禮有以天為貴，而牲不及肥大，禮有以多為貴，而薦不美，多名器修其在中之誠而已。孔氏陳氏馬氏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

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燔音息奧古音

燔方氏應氏胡氏並如字音成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夏父弗綦魯文公時典







而言謂禮有以多文高文爲貴者也貫通並內外  
皆誠也謂鄭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  
也有順而討也有擯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效而文  
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擯所監反也方

討求也擯艾也效效法也撫拾取也直而行謂

行吾誠而無所屈若凶事不詔至敬無文曲而殺  
謂有所厭而不得伸若父在爲母期君燕不以卿  
爲賓經而等謂理之大者不可易若三年之喪自天

子葬類而擯謂艾也

賤餘之速下推而進謂推於此以進於彼若兄

弟之子而謂之猶子王者之後而得用天子之禮

放而文若天子之服象日月以至黼黻放而不致

若諸侯自山龍以下順而撫若君沐梁大夫沐稷

士亦沐梁士車不嫌拾君之禮而用之也集陳氏

氏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或素或青言質文之相變夏造殷因言前後之相

承用方  
氏補







周坐尸詔備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醪與武謂

其約反與音餘

武謂為無無方與既養無方之義同也食錢飲酒曰醪旅酬六尸謂大相尊不與子孫酬酢三昭三穆更相次序以酬九六尸也。夏禮質謂尸是人不可久坐神位故惟飲食時暫坐非飲食則尸倚立以至卒祭殷因夏禮損其不坐之禮益為常坐之法周又因殷而益之詔告勸備其尸如生時

禮義無方故旅酬於六尸如金縢飲酒於公周禮故魯子欲其猶醪與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

爛一獻孰

郊祭天也天饗饗禘祭先王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也

一獻祭羣小祀也用血非人情用腥去人情稍近

爛謂沈肉於湯為近人情用孰尚於人情最近獻

以血非近人情者也而反以事夫獻以孰乃近人

情者也而反以事羣小祀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

禮之至也周氏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治也





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三辭三讓而至。不

然則已。登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頰宮。

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

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

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德好胡反

介副也。賓相見必有介以通情。愬謂太質。變謂

太遽。惡讀為呼。呼池并州川。延平周氏以為惡池。

蓋呼沱也。配林林名。變謂繫牲戒謂散齋。宿謂致

齋。擯詔謂擯相而告詔之也。相步謂相督目者之

行也。溫知也。禮非禮。禮非禮。禮非禮。禮非禮。

皆其所由始。因而拜習之也。用方氏陸氏補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

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饗刀之貴。罍

之安。而橐韋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

可述而多學也。惡音官又音九鯽江不反

主謂本與古也。可述而多學。謂於其本與古而求

之也。凶事出於哀戚之真情。而不用擯詔朝事

出於君臣之燕饗。而必用音樂醴酒所用也。而反

玄酒之尚。割刀所用也。而反饗刀之尚。莞簟所安

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德好胡反



也而反棄執之尚曰皆反本脩古之事而禮之所  
主也故可述而學焉補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  
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  
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致至也禮者萬物之極致馬氏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  
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  
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禮盡焉

禮物而論義則流於禮者有過而後改故禮者敬而後  
明聖人為禮義則流於禮者有過而後改故禮者敬而後

物而致其義天時雨澤蓋陽和融液仁德流行出  
於天運之自然而不容止君子於此而達其禮盡  
不息之忱蓋與天合德用周氏  
應氏補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  
眾而誓之

此謂將祭而擇士又聚集其眾而誓戒之本鄭  
氏說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  
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  
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感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遠伯玉曰君子之人遠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氏孔氏補

禮以報本故反其所自生樂以彰德故樂其所自成禮惟其反本故制之以節萬事樂惟其彰德故脩之以道已志觀禮樂之得則知其治觀禮樂之

失則知其所自生樂以彰德故樂其所自成禮惟其反本故制之以節萬事樂惟其彰德故

人而人得觀之者故君子慎其所以與人

用馬氏孔氏補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

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鄉大夫從君命婦從

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

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

詔旨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爲初乎

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禮丁馨反

血以告幽毛以告金羹肉湊是熟肉或曰羹和而

後定道猶言也方有外祭牲請納牲於庭時生油





當用幣而大夫以幣從也。制祭謂朝事用血。魯尸祭神當用盞齊而夫人薦以獻也。鬻牲謂進牲孰體時薦孰當用酒而夫人以酒薦也。卿大夫從君謂從其制祭。鬻牲命婦從夫人謂從其薦。庶人薦酒洞洞質。鬻貌。鬻鬻專一貌。勿勿勉焉以望其神之歆饗貌。納牲詔于庭。即申言牽牲贊幣之禮。血毛詔於室。即申言制祭薦盞之事。羞定詔於堂。即申言割牲薦酒之事。設祭于堂正祭於廟之內也。為禘乎外。素祭於廟之外也。於彼乎於此乎。不知神之所在也。用刑。氏方。

一獻祭羣小祀。三獻祭社稷五祀。五獻祭四望山川。

七獻祭先公。質言簡文。言詳山川地道。故言祭

察致其審也。先公人道。故言神。神惡其熟也。鄭氏方氏

大饗其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東帛加璧尊德也。

龜為前列先知也。其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纒竹箭與

衆共財也。其餘無常。其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

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也。上音絳。同。賢。遠。反。肆古法作波。

天饗謂盛牲。奠俎有合。天子承上文七獻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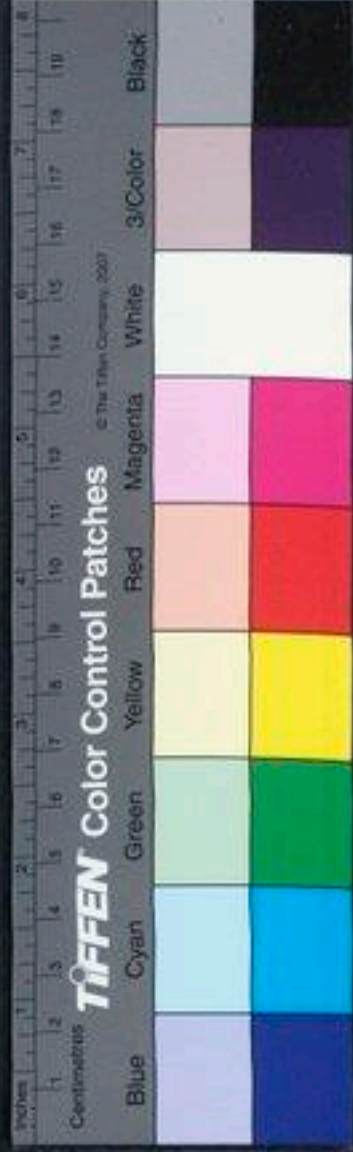
則大饗者九屬也九屬者  
牛羊豕魚腊麇魚蠃豆之  
庭實先設金也金昭物故云見情其餘謂九州外  
蕃國。天子大饗諸侯各以其方物助祭三牲魚  
腊天產也天產作陰德故以味為主而曰四海九  
州之美味蠃豆之薦地產也故以氣為主而曰四  
州之和氣備四海九州之美味者示其得四海九  
州之歡心薦四時之和氣者示其能贊於天地全  
從革從革則和故內之以示其和璧象天德故加  
以先其知金而後以物也

陸氏嘗考其詳三

情納金示和是其入在先以金次龜是其設在後  
同此一金而兩義也龜金之後布陳丹漆絲繡  
箭與天下衆人共有此財故諸侯來朝而貢之  
列在下其餘外國無常貢各以其所有貴寶爲貢  
示其致遠物也其畢而出也王奏肆夏之樂而送  
之諸侯之饗王以財而王之送諸侯以樂非爲財  
也蓋重禮也

孔氏周氏  
氏陳氏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政仁之至也喪禮忠之  
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賁客用幣義之至也





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禮為之本補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禮反質不先立於內則禮不可行於外道之為言行也

氏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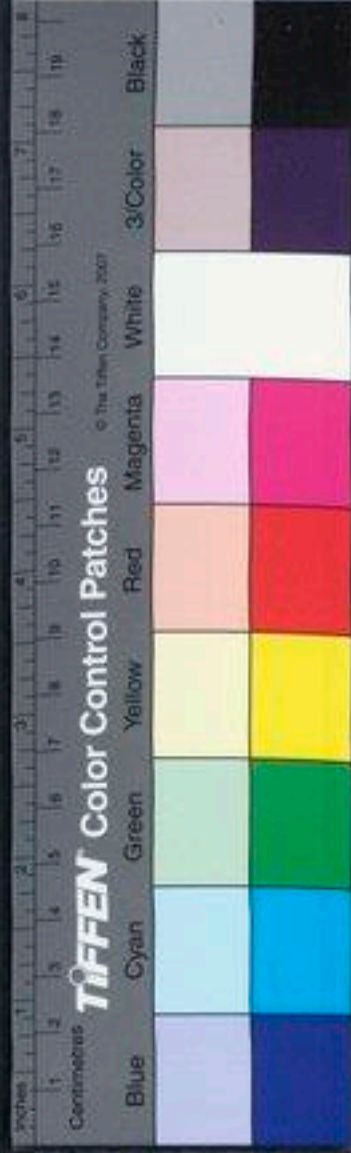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矣毋輕議禮

一獻及下羣小祀也天饗祭先王之九獻也天旅祭常祭國有大故於羣神而祭之也饗祭也天旅祭

帝也此假詩而逆尊之以明禮之重用孔氏補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力室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彼義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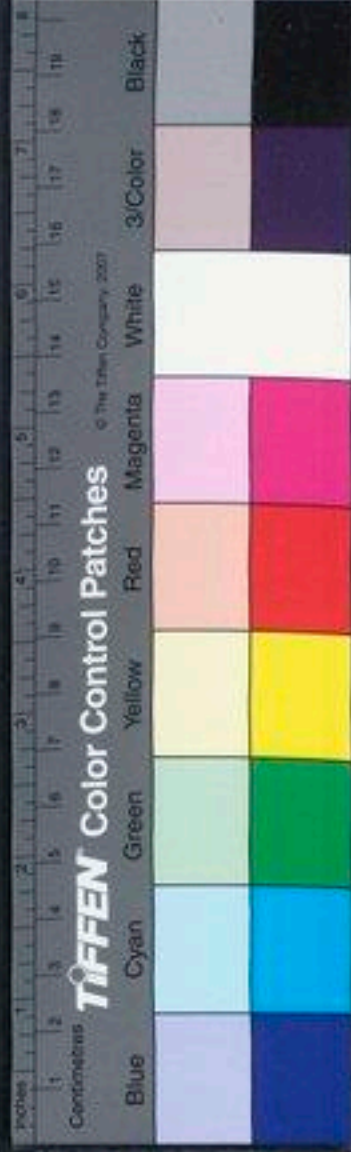
宰治邑更偏倚為跛依物為倚室事正祭堂事備人室事交于尸堂事交于階小通達連續之義質正也質明者正明有食前也晏朝者於朝為晚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八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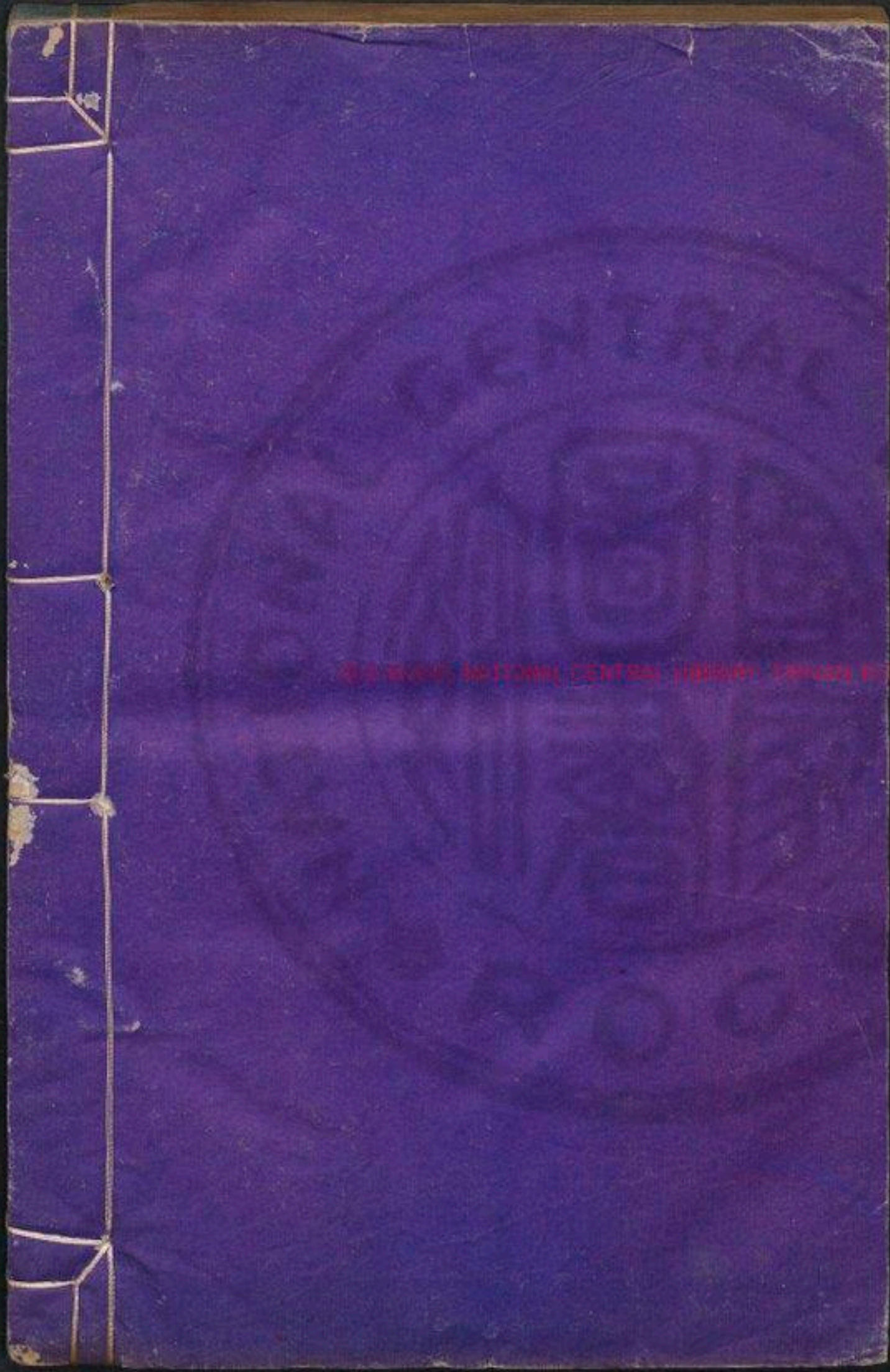
禮寧略而敬不可煩而息孔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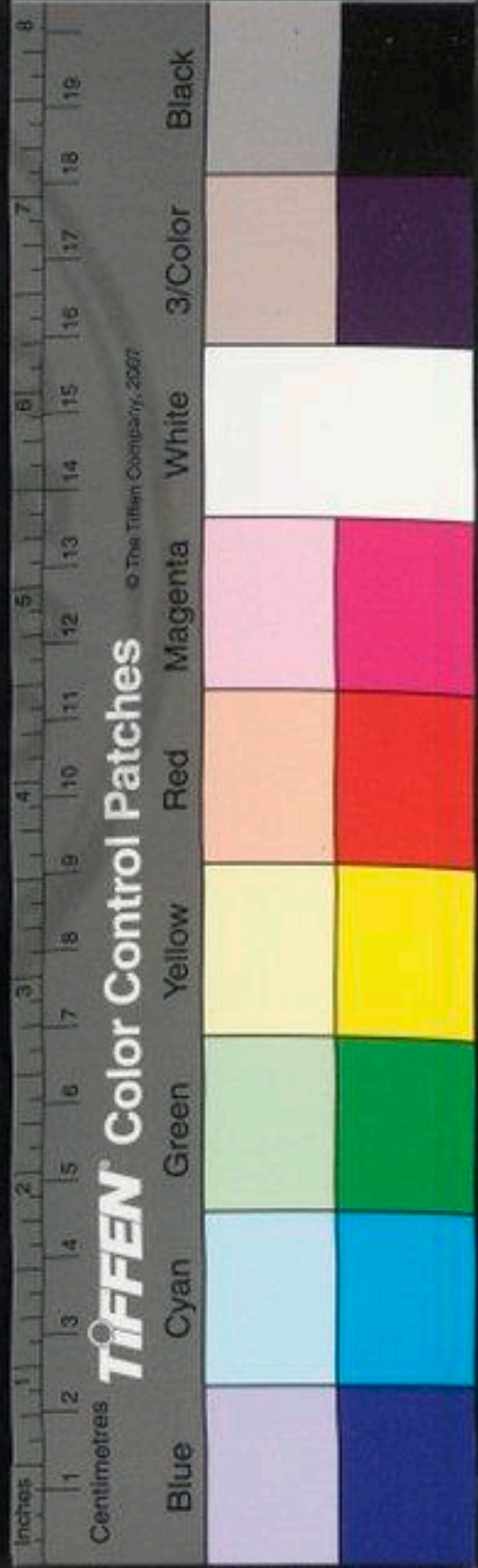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3674(5)

v.20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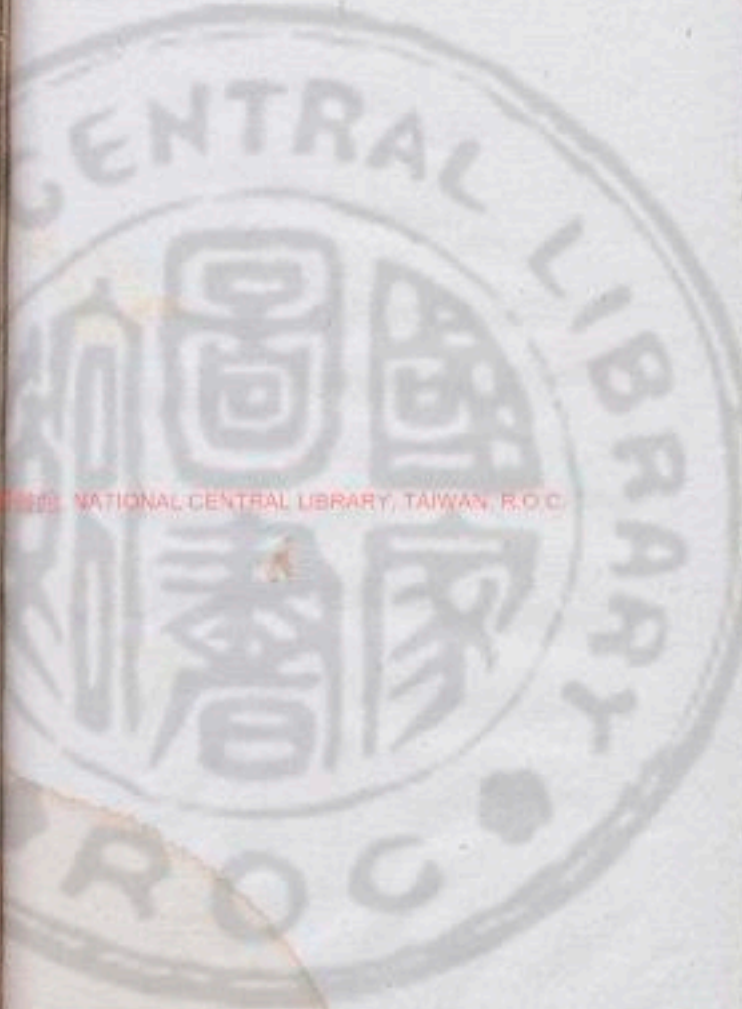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九

讀禮記六

郊特牲第七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祭天一牲。祭社稷反三牲。諸侯膳天子一牲。天子禮諸侯亦反三牲。是所貴不在物而在誠也。夫誠者純一而未散者也。牲孕則散矣。故天子弗食而祭帝弗用也。用周氏補





大路繁饗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  
獻爛一一熟至致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爲賓灌  
用鬱鬯灌用自瓦大饗尚暇脩而已矣鬱鬯步干反鬯水  
廉反瓦下與反  
天路祭天之木路繫馬腰帶纓其鞅也就者五色  
絲一匝也先路者殷三路猶質以對次路故稱先  
路三就者每加以兩也一路則五就矣禮器言次  
路七就此云五就長樂陳氏謂次路有五就七就  
者次路蓋兼草木二路五就七就庸豈一車耶灌  
猶獻也暇脩者加薑桂曰暇脩謂捶肉如暇以薑  
桂脩之。此承上文明以少爲貴鄭氏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二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  
降尊以就卑也

諸侯之席三重諸侯相饗獻酢禮敵至於他國之  
卿來聘大夫爲之介而卿禮行三獻則主君去重  
席之尊就單席而受是爲降尊就卑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  
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  
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  
氣也故每一耳凡一嘗陽也

比明飲屬陽作樂食屬陰不作樂然考於商頌周





官則食嘗未有不用樂說者遂以為夏之制然此禮文之不漢記舊聞耳不必泥也補

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邊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藜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音

神陸氏如字

邊實若菱芡豆實若芹苣甘水品邊實若藿粟豆實若菁韭皆土品水土之品非人所常食故曰不敢用藜味或土或水所取不一故曰貴多音旦明古注以為神明山陰陸氏曰旦明指裸獻之時至朝而踐則象朝時事親所進則旦當如字不必改為神也○鼎俎之實以天產為主而天產陽屬故其數奇邊豆之實以地產為主而地產陰屬故其數偶不敢用藜味所以內盡志而貴多品所以外盡物陳氏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賓指胡也而來者易言和悅卒爵酬酢禮畢也闋終也屢數也歎美也奠酬謂主獻賓實亦主又





酬賓爵已三行賓莫置其爵而不再舉也。鄉饗始於明而奏肆夏終於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屢歎美之蓋奠酬則禮成賓主之德可知工升堂上而歌清廟所以發其德也在上者以歌為主在下者以匏竹為主而歌在上則以人聲為貴也樂由陽來禮由陰作獨陰不生獨陽不成生成相濟其氣乃和和則萬物不失其性矣。陸氏方氏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東帛加璧往德也。

旅衆也馬氏曰陳也衆之所陳也幣庭實也鍾即

金貢金鑄器為鍾也。龜也鍾也虎豹之皮也東

帛也皆幣也衆陳之而無方以土地各有宜不求

於不產遠邇各有節不責之非時龜能前知陳之

最前金為鍾性和厠居龜帛之閒故云以和居參

之幣以虎豹之皮者示王者之威足以服猛幣以

璧者君子以玉比德加璧於東帛之上者示主有

德為人所歸往也

孔氏馬氏

庭燎之謂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天子庭燎百齊桓公以諸侯始僭之諸侯納賓奏  
肆夏趙文子以晉大夫始僭之用孔氏補  
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  
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  
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諸侯相朝覲大夫從行不當行私覲惟大夫受命  
出使於諸侯則行私覲所以申信也從諸侯行而  
不敢私覲者所以致敬也補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二相  
始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左皆  
不敢有其室也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

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大夫強而君殺之如齊殺無知衛殺州吁宋殺長  
萬陳殺三良大夫強君由是弱有殺之者更以為  
義其強則三家有以啓之故曰自二相始也黃氏  
曰魯宣能殺強臣故殺者降殺之義也謂大夫無  
饗君之禮三桓勢強而君政微故降殺之而為大  
夫所饗此章本記大夫饗君失禮之由非言殺臣  
之事黃說為勝集陳氏黃氏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





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宮縣者鍾虡之屬縣於椽簷謂之縣天子之制四面皆縣如宮室之有牆故謂之宮縣諸侯則去其一面猶軒車之有藩謂之軒縣。白牡殷牲殷尚白也。大路殷路殷乘木路也。凡皆天子乃得兼用之。天子乘玉轡諸侯石轡。木干殷錫者朱色爲首用金珠傳於轡首大正諸侯與亦得舞武備天子則冕

而舞臺門者築土爲臺其上立門旅道也。樹立也。樹立於旅道而立屏反坫據周書注向外室也。鄭氏云反爵之坫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丹朱中衣者以丹朱爲中衣之緣飾正服在外其中爲中衣。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相貴以等夷相覲相賂以貨利而天下之禮亂神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尊往者之賢而封其後太遠則不相及。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寓公失地之君寄寓於他國者也以其嘗南面故不臣之以其失地則不能自紹其先故不使繼世氏補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君南鄉對天臣北面對君大夫不使其家臣稽首

嫌於以君自處所以辟國君也

胡孔氏補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也

諸侯雖有君道然亦天子之臣故於大夫有相答之禮允大夫有獻於君及君有賜於大夫皆託於小臣以出入而不敢親面意謂君之答已也用方

鄉人禘孔子朝服而立於阼存室神也後近音陽

楊鄭氏謂強鬼名陸氏葉氏如陽謂讎有二名曰

讎猶襪也以禦陰為義曰楊猶襪也以抗陽為義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可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射以樂為節善其兩事相應故曰何以聽何以射言其聽於彼而射於此聽以耳而射以手妙合為難也射者男子之事始生縣弧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今既長不能射而辭以疾故云縣弧之義用方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音





齊者不樂專一其心也。三日齊而二日伐鼓祭者情

散意逸故譏而問之。

家語載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錘鼓音不絕蓋其事

孔子曰釋之於庫門內。枋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枋當在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

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

朝市當在市東偏

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夕時而市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墻下答陰之義也。

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

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

北墻使陰明也。禮意

主於此而言則曰勝社本其地而言則曰薄社薄

即亳

古者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故以朝廷執政之地為國于兩社

社祭上主陰

氣故祭社時社在南設主壇上而北面。君立北墻

下而南鄉祭之。是答陰之義也。日用甲者陽始於

甲而物生故社用甲。陰極於辛而物成故郊用辛。

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社不為屋

以受風雨霜露使天地之氣通。薄社即殷喪國之

社故屋之不使通。惟開北墻示絕陽而通陰。

方孔氏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





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  
雷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置出里。唯爲社田。國  
人畢作。唯社立。乘共染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社國所祀中雷家所祀皆土神社事祭社事置盡出  
里謂離所居社田爲社而田獵取獸供社祭畢亦盡  
作起行五乘十六井爲立出車一乘立言地乘言賦  
染稷也在器曰盛。地有其物天垂其象所謂在天成  
象在地成形載物以利民用故言取財於地垂象以  
示民則故言取法於天尊天故惟天子祭天親地故

行唯社盡立乘皆共染盛唯社爲然而他事則不

然報本反始之禮重也。

用鄭氏方氏補

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  
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  
也。而流示之禽而饗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  
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火星以春見木氣終於辰而火生繼之也。故以季

春出火焚爲燒除宿草簡擇也。歷有試之意。車賦  
即司馬法自六尺爲步積而至通十爲成出革車





一乘五伍者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軍法  
立於伍成於卒流示之禽者驅其禽而示之絡繹  
迅速如流鹽讀爲艷驅禽而示之是故艷之以利  
也不犯命者謂範我馳驅而不苟於得禽也失伍得  
禽則爲犯命矣。社必先之以焚者焚其宿草而  
後可田以田而所得之禽因以祭社故君親自誓  
社教陣訖而行田禮驅禽於陣前以流示之使之  
艷歆於其艷動之際而觀其恪守誓命不敢違犯  
誓命以詭遇獲禽是求以服士卒之心使進退如  
命而非貪其所得也。此豈非受禱夫兵者祀社以社爲其神也。故而

習殺人也故因田而教焉鳥獸魚鼈皆函血氣若  
無故而殺是暴天物也故因祭而田焉明非好兵  
也爲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爲祭祀也外章事神之  
禮而內寓不虞之備聖人以順動如此用孔氏方  
氏李氏補

天子適四方先柴

所至告天補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  
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  
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

